中華律藏

中華律藏

第二十二卷

歷代大藏經律部文獻・中國撰述（二十三）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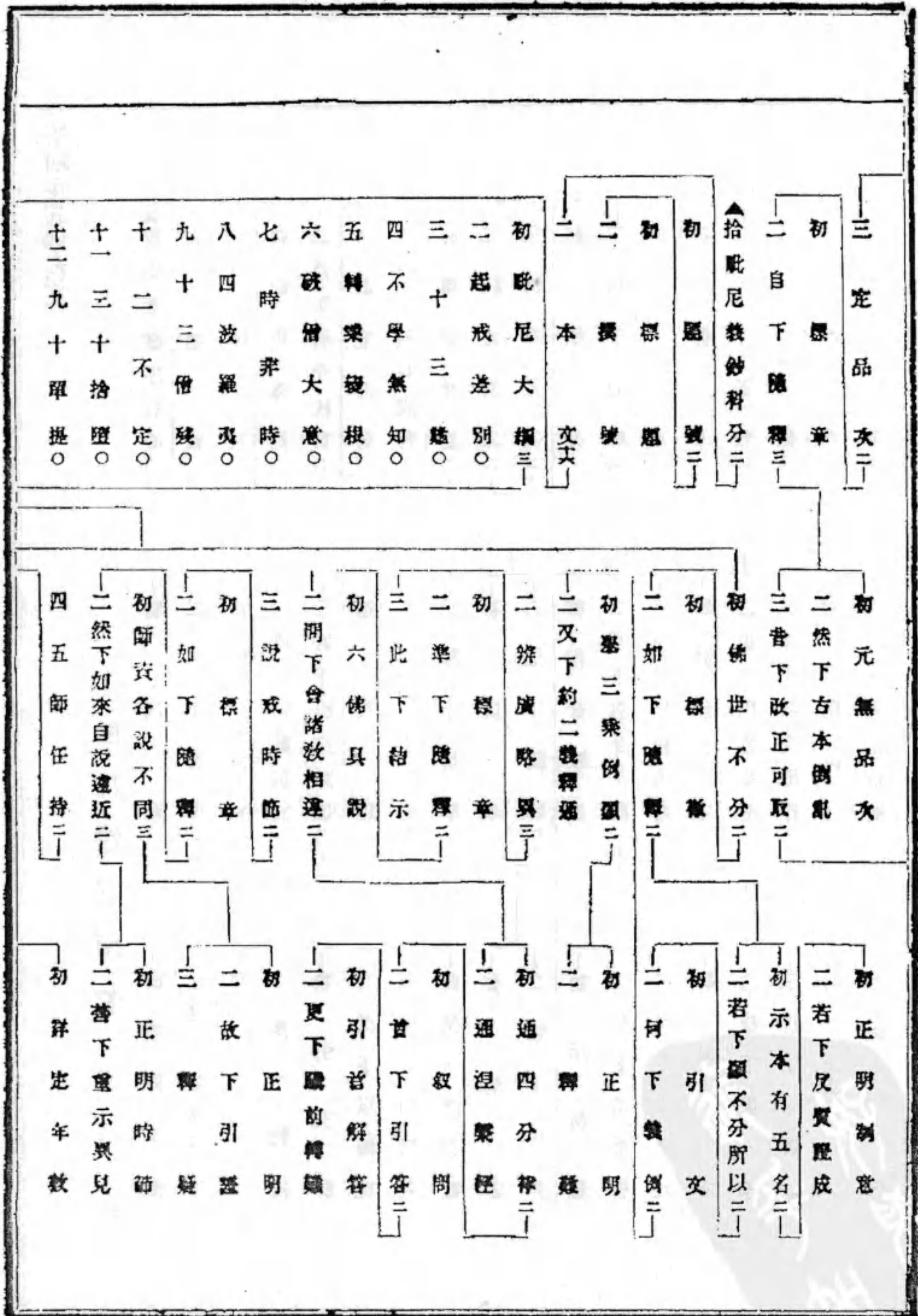
拾毗尼義鈔科文

餘杭靈芝蘭若元照錄

校勘義鈔序科分二
初題號
二序文二
初敘世傳說
二是下明今校對二
初敘意分科
二初下隨科牒釋三
初撰述來意二
二斂古異議二
三校本差五二
初標分
二初下隨釋三
初辨諸本二
初標章
二天下隨釋三
二正名題二
初標章
二此下隨釋二

初牒章
二夫下的釋三
初明今止意二
二或下別點異說
三吾下引文誠證三
初敘起
二鈔下列四
三釋下指略
初牒章
二通下隨釋二
初指昔師量
二原下明今正斷三
三用下總結示勸
初列示三本三
二後下斥古妄分
三今下明今所存
初正明題目
二又下因示撰號

初事鈔本意
二然下義鈔元由
初別示二
二是下雙結
初引文證
二又下以義證
三又下約時證
四又下憑古證
初引古
二古下斥非三
初斥初義
二又下斥次義
三又下斥後義
初見行本
二後下後古本
三近下永嘉本
初敘由
二就下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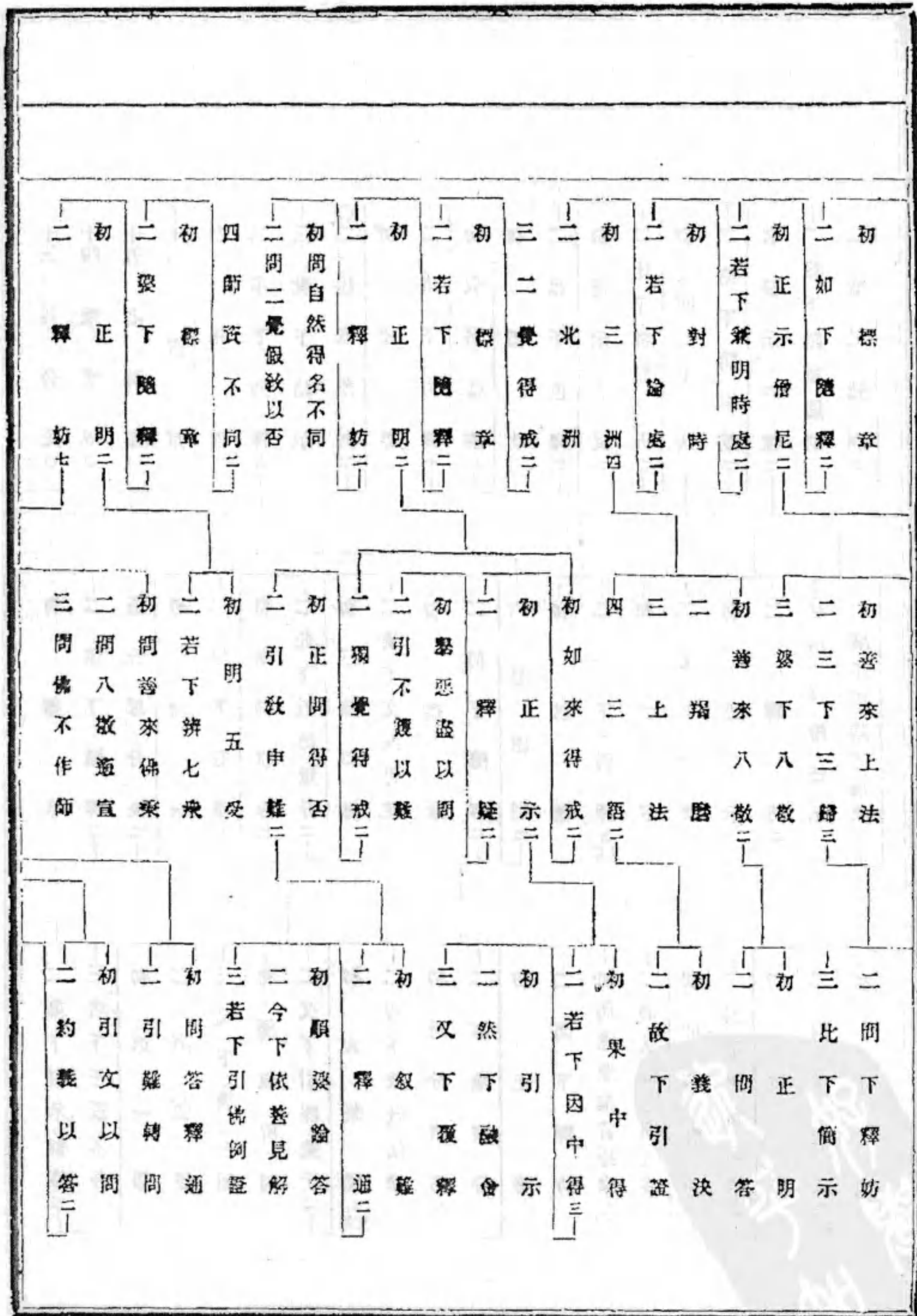


三定品次二
初標章
二自下隨釋三
▲拾毗尼義鈔科分二
初題號二
初標題
二撰號
二本文六
初毗尼大綱三
二起戒差別○
三三十三難○
四不學無知○
五轉染發根○
六破僧大意○
七時非時○
八四波羅夷○
九十三僧殘○
十二不定○
十一三十捨墮○
十二九十單提○
初元無品次
二然下古本倒亂
三昔下改正可取二
初佛世不分二
初標徵
二如下隨釋二
初舉三乘例顯二
二又下約二義釋通
二辨廣略異三
初標章
二準下隨釋二
三此下結示
初六佛具說
二開下會諸教相違二
三說戒時節二
初標章
二如下隨釋二
初師資各說不同三
二然下如來自說遠近二
四五師任持二
初正明制意
二若下反覆歷成
初示本有五名二
二若下顯不分所以二
初引文
二何下義例二
初正明
二釋疑
初通四分律二
二通涅槃經
初敘問
二昔下引答二
初引昔解答
二更下顯前轉顯
初正明
二故下引證
三釋疑
初正明時節
二昔下重示異見
初辯定年數

十三 提舍尼○
十四 衆學戒○
十五 七滅諍○
十六 四諍○
初 總標
二 第下列釋六
三 毗下結示
○二 超戒差別二
初 總標
二 第下列釋十
初 叙名略解二
初 標章
二 超下正釋二
初 通示五受二
二 此下料簡二五二
初 明上法二
二 第下簡作業二
初 分示六種二
二 然下結顯通別
二 僧尼通別二

初 標章
二 依下隨釋三
五 五部分張二
初 標章
二 然下隨釋二
初 本部初分二
二 此下五部重分二
初 三藏口傳
二 佛下文殊問經
初 標章
二 前下隨釋二
六 分總別二
初 總徵
二 一下別釋五如文
初 古解
二 又下今義
初 正示
二 釋妨二
初 引婆論總示
二 摩下引諸文別簡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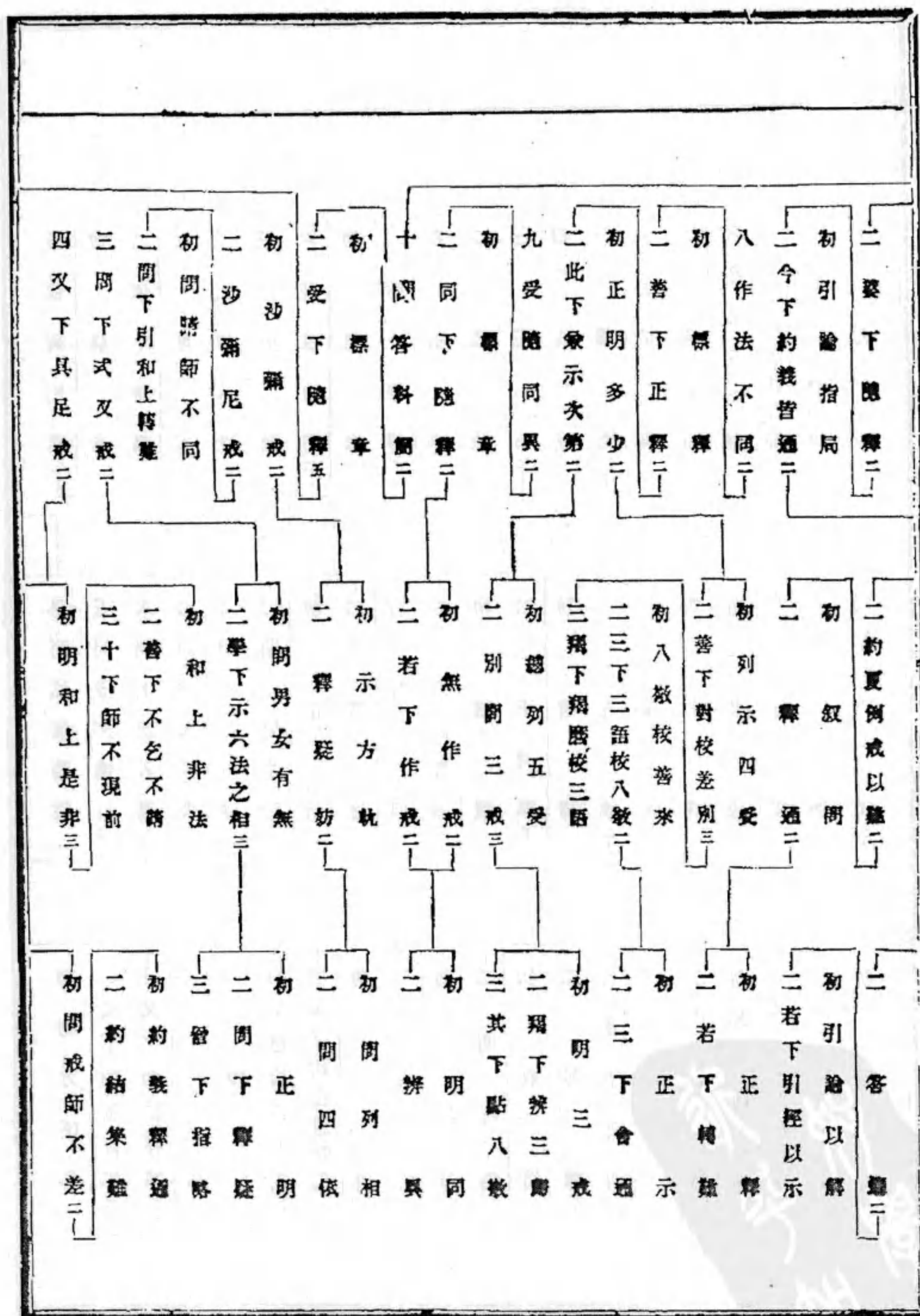
二 第下列示相傳三
三 然下正顯不分
初 第一師
二 第二師
三 又下後三師
初 通叙所因
二 又下引經委示二
初 大集經七如文
二 若下遺教法律
初 通分諸部二
二 專論四分
初 正明
二 問下釋妨
初 問邊地獨言持律二
二 問遣信不同殺盜
初 問答釋通
二 因下因問二章二
初 總問
二 解下別釋三如文
初 正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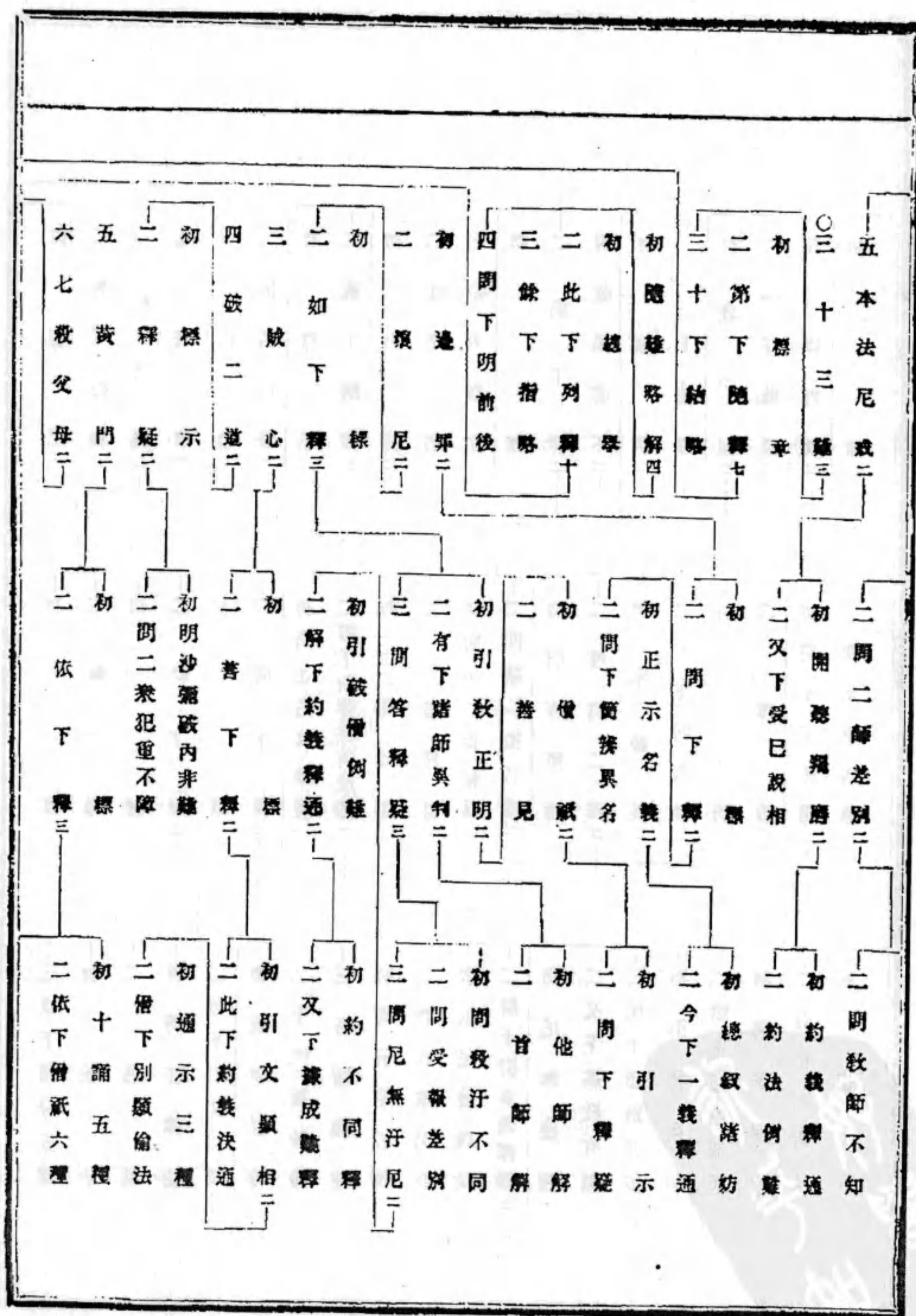


五位列凡聖二
初標章
二依下隨釋三
初善來
二三歸八敬二
三羯磨
六發戒時節二
初標章
二善下隨釋五
初善來
二上法
三三語二
四八敬
五羯磨二
初引示二解
二釋通疑妨二
初引安居例難
二問下約多義釋通三
七五受漸頓二
初標章

四問尼無諍義
五問僧無還信二
六問上法不同二
七問俗人得果二
初問經律相違
二問涅槃差別
初正示
二釋疑二
初引智論立問
二據母論答通二
初總懸
二一下列釋五
初翻邪
二五戒二
三八戒
四十戒
五具戒
初通示五受
二別簡羯磨二
初懸頓逆漸以簡二

初約方便答
二又下約俱得答二
三又下約從勝答二
初正解
二釋妨
初準婆論局內凡二
二又下約義通外凡
初正明
二釋妨
初明簡淨
二問時節三
初叙問
二答釋二
三昔下簡判
初約受歸得
二又下約說相得
初懸不結反破
二又下據所屬以分
三又下約時法以簡
初叙問


二婆下隨釋二
初引論指局
二今下約義皆通二
八作法不同二
初標釋
二磬下正釋二
初正明多少二
二此下彖示次第二
九受隨同異二
初標章
二同下隨釋二
十問答料簡二
初標章
二受下隨釋五
初沙彌戒二
二沙彌尼戒二
初問諸師不同
二問下引和上轉難
三問下式叉戒二
四叉下具足戒二
二約夏倒戒以鑑二
初叙問
二釋通二
初列示四受
二磬下對校差別三
初八敬校磬來
二三下三語校八敬二
三羯下羯磨校三語
初總列五受
二別簡三戒三
初無作戒二
二若下作戒二
初示方軌
二釋疑妨二
初明男女有無
二舉下示六法之相三
初和上非法
二舊下不乞不請
三十下師不現前
初明和上是非三
二答難二
初引論以解
二若下引經以示
初正釋
二若下轉難
初正示
二三下會通
初明三戒
二羯下辨三節
三其下點八敬
初明同
二辨異
初簡列相
二簡四依
初正明
二簡下釋疑
三登下指略
初約義釋通
二約結業難
初簡戒師不差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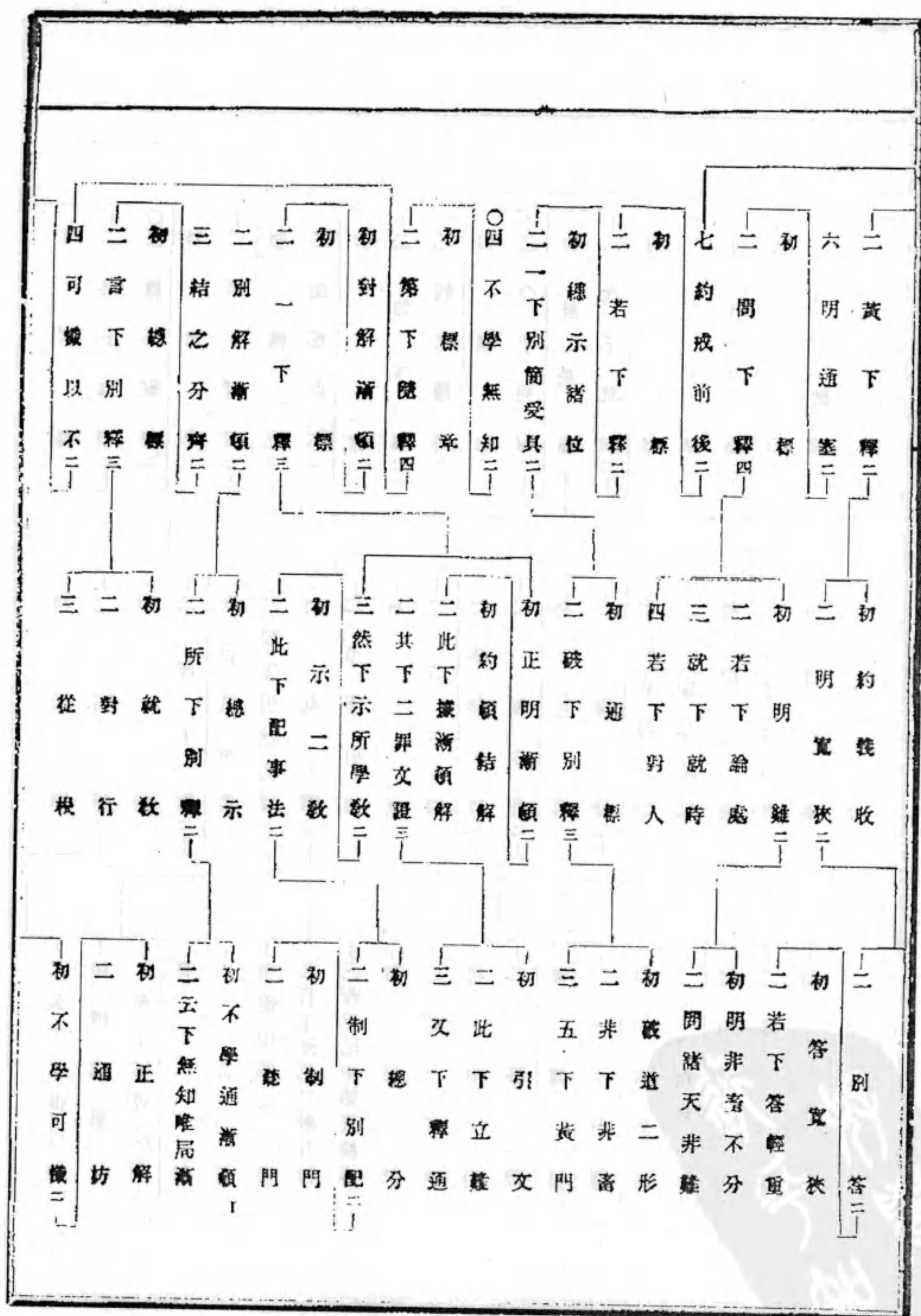

五本法尼戒二
○三十三難三
初標章
二第下隨釋七
三十下結略
初隨難略解四
初總舉
二此下列釋十
三餘下指略
四問下明前後
初邊罪二
二壞尼二
初標
二如下釋三
三賊心二
四破二道二
初標示
二釋疑二
五黃門二
六七殺父母二
二問二師差別二
初開聽羯磨二
二又下受已說相
初標
二問下釋二
初正示名義二
二問下簡揀異名
初僧祇二
二善見
初引教正明二
二有下諸師與奪二
三問答釋疑三
初引破僧例難
二解下約義釋通二
初標
二善下釋二
初明沙彌破內非難
二問二衆犯重不障
初標
二依下釋三
二問教師不知
初約義釋通
二約法例難
初總叙諸妨
二今下一義釋通
初引示
二問下釋疑
初他師解
二首師解
初問教汙不同
二問受報差別
三問尼無汙尼二
初約不同釋
二又下據成難釋
初引文顯相二
二此下約義決通
初通示三種
二僧下別顯偷法
初十誦五種
二依下僧祇六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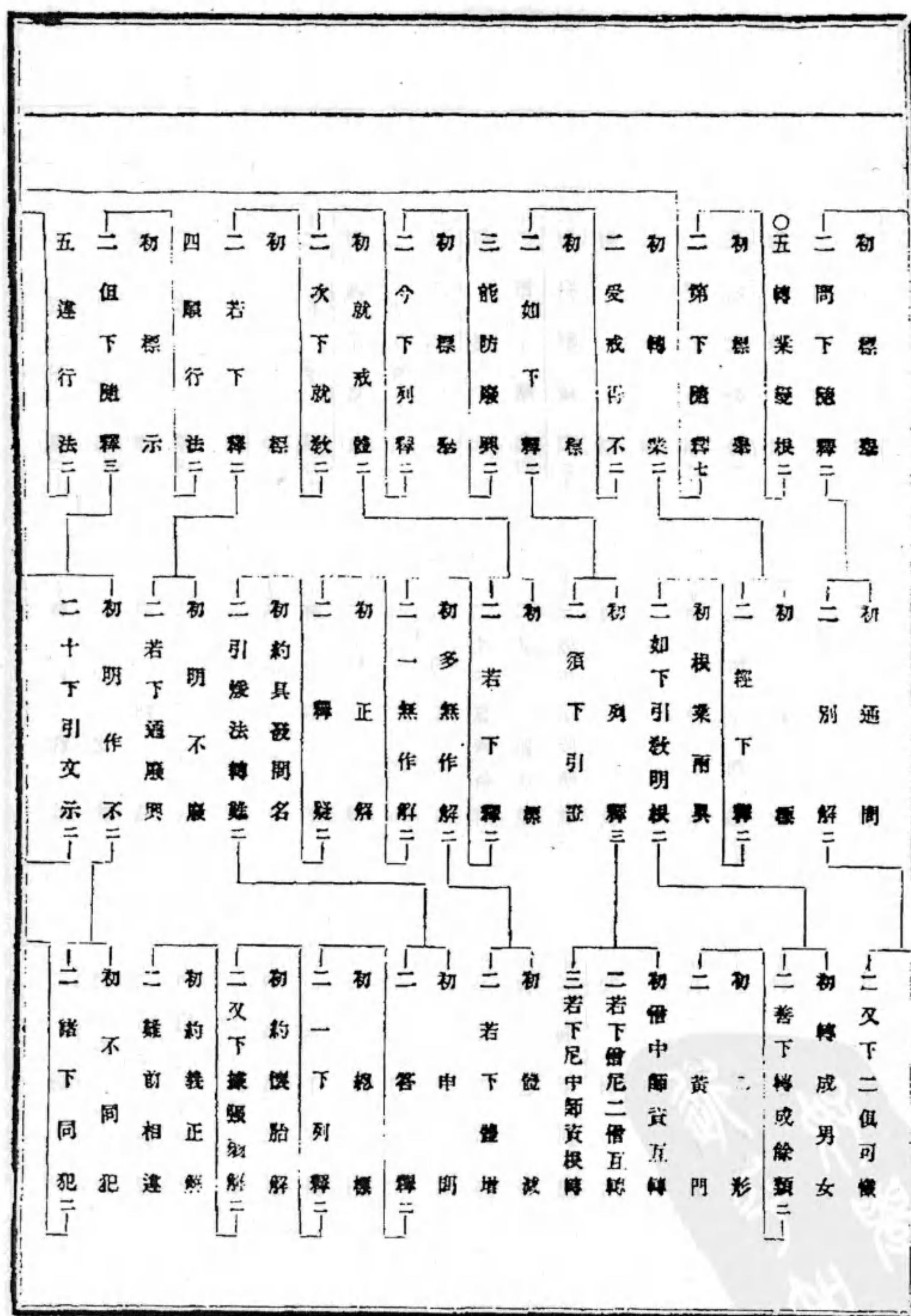
初雙標
二善下合釋
八教顯漢二
九破僧二
十出血二
二依名出體二
初標示
二黃下隨釋二
初出體二
二如下得名
三釋名廢立二
初標
二問下釋二
四收難盡不二
初標擧
二一下隨釋二
初收不盡二
二一下收盡二
五三肆對收二
初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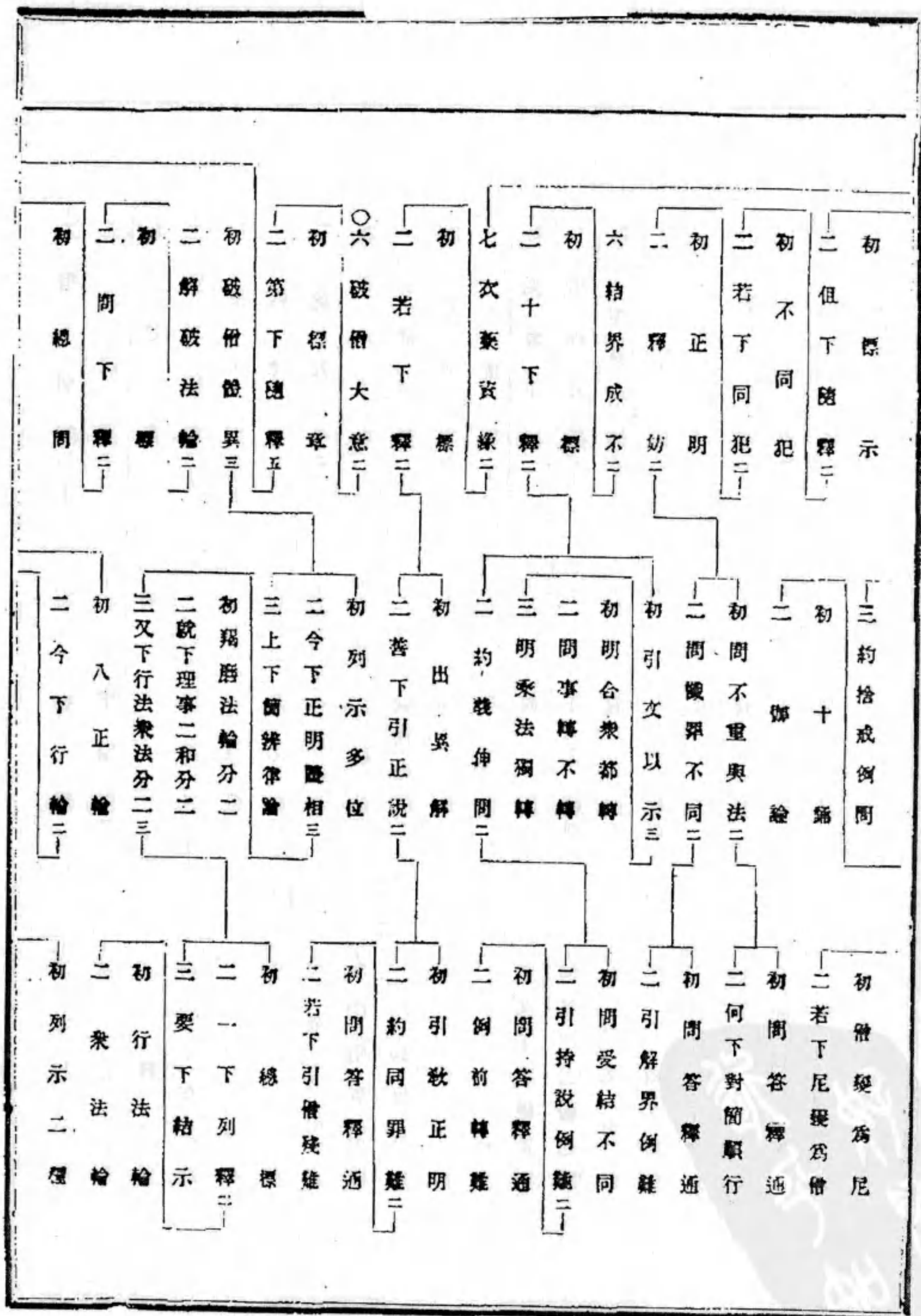
初標
二僧下釋
初標
二僧下釋二
初標
二問下釋二
初問立名異餘遮
二四下明非害何成難二
初約義出體
二問答釋疑二
初問十三獨稱難
二問第一獨名邊二
初問答釋通
二雙前二破二
初示餘難二
二多下明衣鉢
初正明
二釋妨二
初問年少非難二
二問不說入難

三依下四分五種
初正示
二通疑
初問答釋疑
二如下引文以證三
初毗婆沙論
二十住婆沙論
三菩薩藏經
初問五逆五體
二問邊逆開合
初壞尼邊類難
二解下引多義釋通三
初尼無邊義
二又下遮救有無
三又下遮別非類
初引救列相
二然下總簡須否
初問答釋通
二引和上例難
初總問




二 黃下釋二
六 明通塞二
初 標
二 簡下釋四
七 約戒前後二
初 標
二 若下釋二
初 總示諸位
二 一下別簡受具二
○四 不學無知二
初 標章
二 第下隨釋四
初 對解漸頓二
初 標
二 一下釋三
二 別解漸頓二
三 結之分齊二
初 總標
二 言下別釋三
四 可懺以不二
初 約戒收
二 明寬狹二
初 明難二
二 若下論處
三 就下就時
四 若下對人
初 通標
二 破下別釋三
初 正明漸頓二
初 約頓結解
二 此下據漸頓解
二 其下二罪文證三
三 然下示所學教二
初 示二教
二 此下配事法二
初 總示
二 所下別釋二
初 統教
二 對行
三 從根
二 別答二
初 答寬狹
二 若下答輕重
初 明非喜不分
二 問諸天非難
初 破道二形
二 非下非喜
三 五下黃門
初 引文
二 此下立難
三 又下釋通
初 總分
二 制下別配二
初 制門
二 聽門
初 不學通漸頓
二 五下無知唯局漸
初 正解
二 通妨
初 不學可懺二




初標示
二但下隨釋二
初不同犯
二若下同犯二
初正明
二釋妨二
六結界成不二
初標
二十下釋二
七衣藥資緣二
初標
二若下釋二
○六破僧大意二
初總章
二第下隨釋五
初破僧體要三
二解破法輪二
初標
二問下釋二
初總問
三約捨戒例問
初十緣
二僧論
初問不重與法二
二問體罪不同二
初引文以示三
初明合衆都轉
二問事轉不轉
三明乘法兩轉
二約體伸問二
初出其解
二答下引正說二
初列示多位
二今下正明體相三
三上下簡辨律論
初羯磨法輪分二
二說下理事二和分二
三又下行法衆法分二三
初八正輪
二今下行輪二
初僧變爲尼
二若下尼變爲僧
初問答釋通
二何下對簡顯行
初問答釋通
二引解界例難
初問受結不同
二引持說例難二
初問答釋通
二例前轉難
初引教正明
二約同異難二
初問答釋通
二若下引僧殘難
初總標
二一下列釋二
三要下結示
初行法輪
二衆法輪
初列示二標

二指下別釋三
三二破異二
初標舉
二第下隨釋九
初僧不同二
二假佛異
三就數異二
初正示人數
二引邪例難
四就界異二
五二僧異二
初據論正明
二引經立論三
初會經論相違二
二明收聖非例二
三示供養不同
六就方異
七就時異二
八就罪異二
九就報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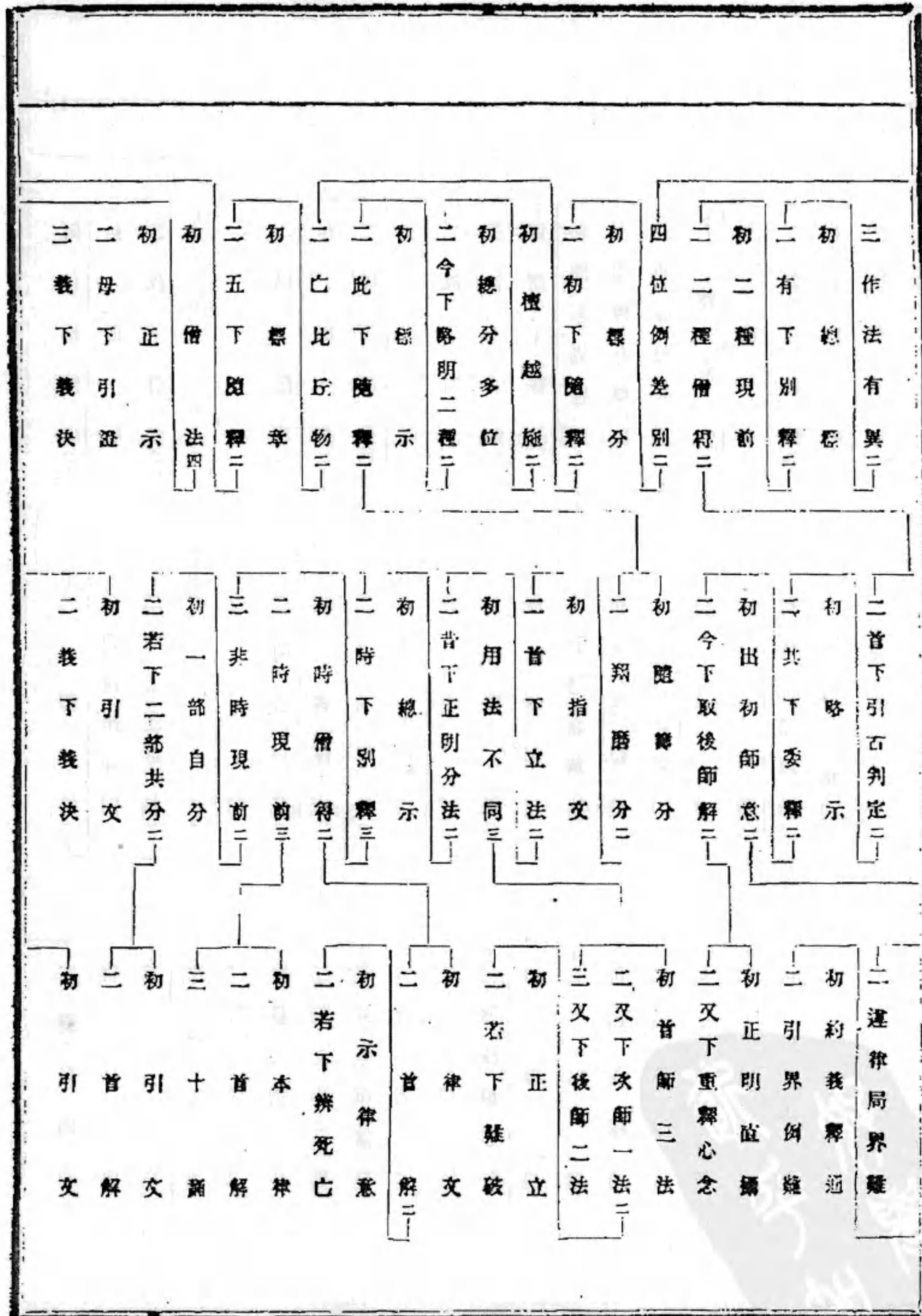
初標舉
二一下隨釋二
初一二二
二三下第三二
三若下就數二
初正示不同
二問下會通經律
初約二破解
二又下就法輪解二
初正解
二引難二
初叙問
二二下引釋四
初叙門
二引解四
初正示
二釋疑
初正示
二釋疑二
初正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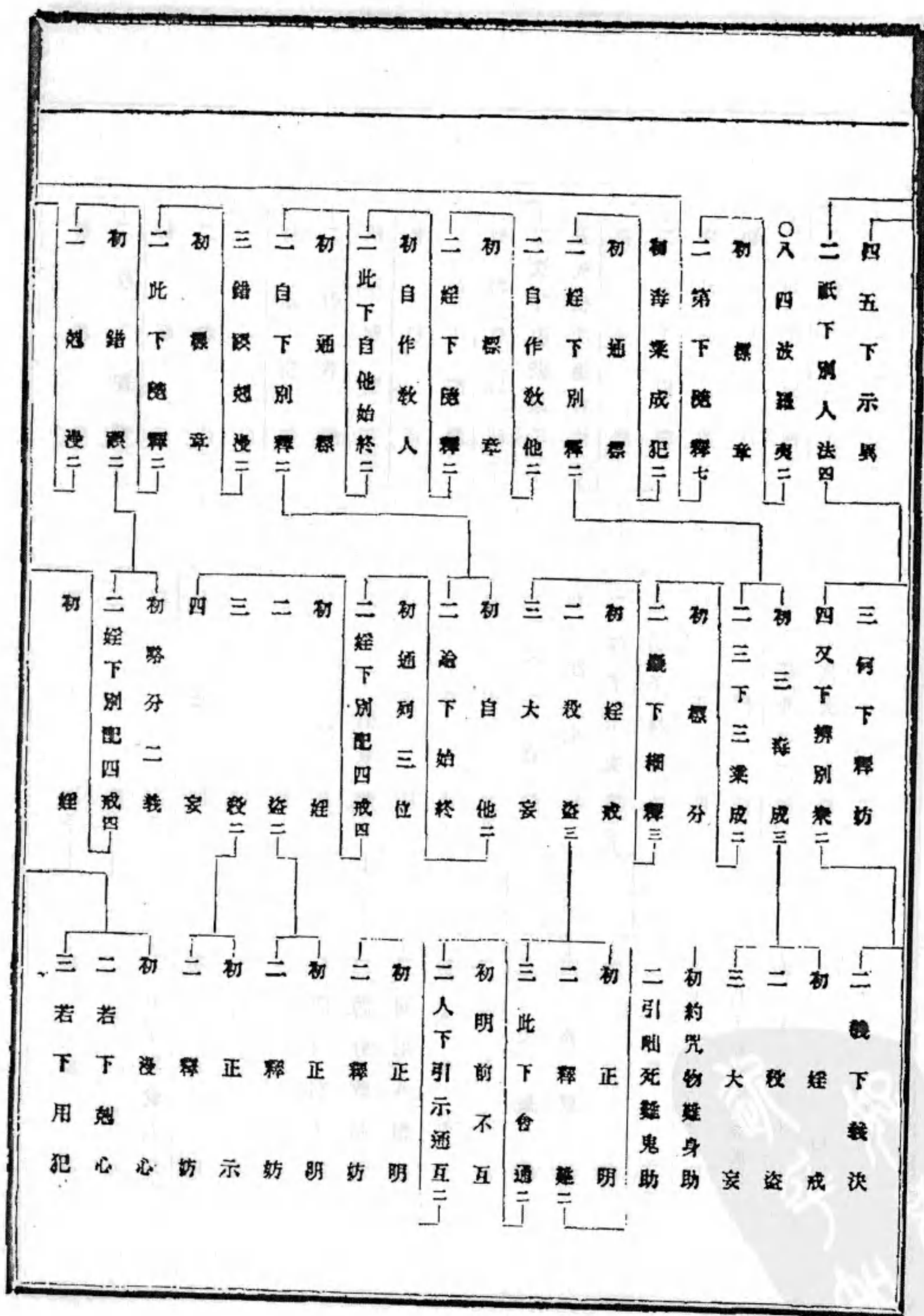
二引和以難
初正明
二釋難二
初引本律正難
二約得罪轉難
初正明
二如下引證
初問唱告不同
二問約界成局
初得解不同
二一下大小兩異
三又下二僧差別
四又下二輪通局
初可不可解
二一下障不障解
三又下兼不兼解
四又下不可壞解
初問破二結一
二問破別名僧二
初約義釋通

四破僧時處二
初正明
二故下引證二
五逆闡究竟最初二
初標示
二出下隨釋二
初出血二
二破下破僧四
初正明
二故下引示
三首下右解
四問下釋疑二
初問無逆逆制二
二問僧有成初二
三問俗犯有不二
〇七時非時二
初標章
二第下隨釋四
初立時非時
二現僧各二二

二釋妨二
初問四伴非別
二問衆法異相二
初有最衣二
初正明
二引殺以難二
初約義釋通
二躡前轉難三
二首下無鼓初二
初引解
二釋疑三
初約義釋通
二引逆諫倒疑
初問答釋疑
二問答無所以
初總標
二時下別釋二
初就一部以示二
二就下指二部類知
初列示二解

二舉殺例難
初問
二答二
初衆法異
二既下羯磨異
初殺父例同難
二犯逆非淨難
三外道滅擯難
初遣人第二難
二大妄成犯難二
三婆沙相違難
初釋通
二轉難
初約義釋通
二引緣以難
初時中二種
二非時二種
初斥後解
二引文證二
初違律相待難二


三作法有異二
初總標
二有下別釋二
初二種現前
二二種僧得二
四位例差別二
初標分
二初下隨釋二
初擅越施二
初總分多位
二今下略明二種二
初標示
二此下隨釋二
二亡比丘物二
初標章
二五下隨釋二
初僧法四
初正示
二母下引證
三義下義決
二首下引古判定二
初略示
二共下委釋二
初出初師意二
二今下取後師解二
初隨譯分
二翔譯分二
初指文
二首下立法二
初用法不同三
二昔下正明分法二
初總示
二時下別釋三
初時僧得二
二時現前三
三非時現前二
初一部自分
二若下二部共分二
初引文
二義下義決
二違律局界難
初約義釋通
二引界例難
初正明值攝
二又下重釋心念
初首師三法
二又下次師一法二
三又下後師二法
初正立
二若下難破
初律文
二首解二
初示律意
二若下辨死亡
初本律
二首解
三十誦
初引文
二首解
初引文
二義下義決


四五下示異
二祇下別人法四
〇入四波羅夷二
初標章
二第下隨釋七
初婬業成犯二
初通標
二婬下別釋二
二自作教他二
初標章
二婬下隨釋二
初自作教人
二此下自他始終二
初通標
二自下別釋二
三錯誤獨漫二
初標章
二此下隨釋二
初錯誤二
二獨漫二
三何下釋妨
四又下辨別業二
初三婬成三
二三下三業成二
初標分
二義下細釋三
初婬戒
二殺盜三
三大妄
初自他
二論下始終二
初通列三位
二婬下別配四戒四
初婬
二盜二
三殺二
四妄
初略分二義
二婬下別配四戒四
初婬
二義下義決
初婬戒
二殺盜
三大妄
初約咒物難身助
二引屍死難鬼助
初正明
二釋難二
三此下會通二
初明前不互
二人下引示通互二
初正明
二釋妨
初正明
二釋妨
初正示
二釋妨
初漫心
二若下獨心
三若下用犯

初標示
二婬下配釋三
初婬戒
二殺盜二
三妄語二
初示犯相
二引首解
四本制興立二
初標章
二論下隨釋三
初約義以明
二又下引致以示二
五先後次第對治二
初通標
二愛下別釋三
六沙彌任運二
初標章
二如下隨釋二
初約致不立二
二首下就義可立二

二盜三
三殺三
四妄二
初正明
二十下引證
三釋妨
初示犯相
二人下引異解
初正明
二釋妨三
初引文四
二此下首解
初明先後
二故下示次第二
三制下論對治
初正明
二釋妨二
初引受齋遣惡難
二約邪見失戒難
初立義

初沒心
二若下就心
三若下別就人趣三
初正明
二故下引證
三釋妨
初問對制不同
二問對改制戒
三問尼八相對
初本律盜戒
二薩婆多論
三大集經
四善見論
初正明
二釋通異疑二
初問大小列相不同
二若下縱令斷不應濫俗
初對戒有無
二若下三性通局
三若下受時得否

七略解四戒二
初標章
二背下隨釋四
初經二
二又下盜五
初定錢體二
二又下示盜處
三鼻下明非畜
四又下辨離處
五問下簡境想二
三問下殺三
初父殺緣逆四
二問下墮胎輕重
三問下殺僧不同
四問下妄四
初問佛實語
二妄下總明妄語二
初列五種
二總下簡判三
三問罪不待信三

二此下配戒三
初對五八不同
二此下辨二隨通塞三
初標示
二梵下隨釋二
三通下指略
初引示諸解
二引首師詳定
初正示五
二此下結指
初問成逆約知不知
二問得罪犯幾逆
三問疑尼例打罪三
四此下明謗法不入逆二
初明非逆
二又下顯成逆二
初總判
二若下細論
三此下定虛實
初昔解

初梵離
二其下命難四
初經
二其下盜
三若下殺
四妄下妄
初殺盜不同問
二處分非緣難
三掘地結犯難
四後心乖文難
五無關違律難
初約義釋通
二引殺例打
三疑畜例尼
初正明
二問下釋妨
初約義釋通
二引事例釋
三首師定判
初立義

四問獨安自言二
◆中卷分二
○九十三僧殘二
初牒章
二第下正釋七
初配三毒二
二配三業二
三自作教他二
初標
二先下釋三
初自作教人二
二若下教遣人
三若下沙彌任運
四配戒種類二
五持犯方軌二
初標
二唯下釋二
初總對諸戒
二二下別示雙持二
六僧尼同異二

二首解三
初題目
二撰號
初標
二牒下釋二
初標
二身下釋二
初總標
二有下別釋三
初自重教輕
二次下自教俱重
三又下自重他輕二
初標
二如下釋四
初明名體同異
二此下作持句法二
初標示
二上下列釋三
初標
二有下釋二

二問下釋疑
三祇下示異
初先分總往
二此下正配三毒二
初配戒
二祇下引證
初配身口
二意下辨意地
初正明
二釋疑二
初問漏失違諫不同
二問能所重輕乖互
初經
二二下盜
三十下殺
四十下妄
初上品一句
二中品四句
三下品四句
初漏失

初　六戒不同二
二　牒下七戒不異
七　隨難略解二
初　標
二　釋六
初　漏失
二　摩觸二
三　二房五
初　問開制不同
二　問離合差別二
三　問妨難成不二
四　問處分羯磨四
五　問過量但互
初　問處分所妨二
二　問人處相應二
三　問作法過限二
四　問沙彌重乞二
四　無根謗六
初　問謗兼妄語
二　衛尼同僧犯

初　總標
二　漏下別示四
初　制戒離合不同二
初　正明
二　釋難二
二　迭觸因果差別二
初　問二戒不合
二　難前戒不離二
初　約義釋通
二　此下點示文相
初　總問
二　別答二
初　判定
二　列難
初　正明
二　踰難二
初　敘問
二　引解二
初　約義釋通
二　舉殺例難二

二　摩觸
三　二觸
四　二房
初　引衣戒難應離
二　引同行難應合
初　約義釋通
二　首師別判
初　昔解
二　首解二
初　約義釋通
二　難前伸難二
初　舉戒遣難不成
二　約離衣難法在
三　引狂法難自失
初　約餘人造房門
二　引結界作法難
初　初師解
二　又下次師解
初　六義疊難六文如
二　一義釋通



三問境淨穢二
四問佛何不證
五云下根義差別二
六問結罪有異二
初正明
二躡難三
五四諍四
初問諍法有無
二問破僧分二
三問逆諍重輕二
四婆下問經戒差異
初正明
二躡難二
六結文
○十二不定二
初釋名二
二論體二
初標
二有下釋三
初初兩解

初見聞二根二
初問根之名義二
二問不立觸知二
初問答稱通
二躡前轉難二
初約順知難
二引小妄難
二華下疑根二
初問下三結犯同
二問諸戒多少異
三問諍說有無殊
初牒三難
二一下引諸解三
初標舉
二第下隨釋五
初標
二昔下釋二
初指非立義
二問答釋妨
初點殺

初示名
二躡難三
初引舉罪難
二約先後難
三就非舉難
初總示
二釋疑二
初難妄無見根
二問互生差別二
初正明
二引疑
初初解
二次解
三首解
初引昔解
二此下立今義二
初斥古
二以下正立
初問逆戒本
二問不擇輕重



二次師解二
三首師解五
三最初同異二
初標
二昔下釋三
四通塞同異二
初標
二一下釋五
初常業
二犯處
三默罪二
四僧別
五罪業二
初問業罪不同
二問治人差別二
初敘問
二答釋五
五僧尼有無二
〇十一三十捨墮三
初牒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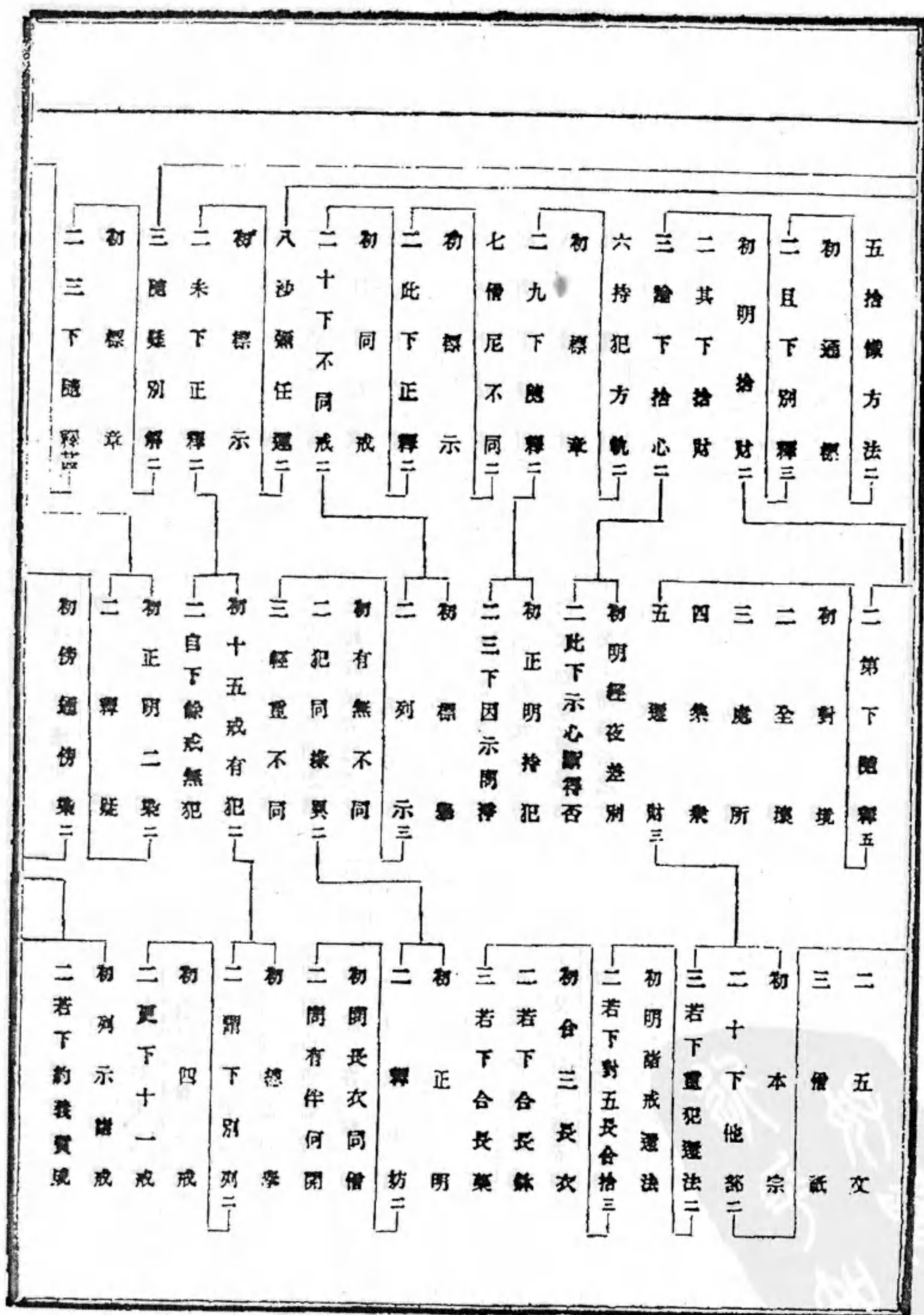
二首下立義
三若下顯非
四又下引據
五問下釋疑三
初初師解
二問下次師解二
三問下後師解二
初標
二問下釋二
初約戒本有無問
二引滅諍俱有難
初息疑除諍釋
二又下相對有無釋二
三又下近遠通別釋
四又下前後引罪釋
五又下治業不同釋二
初標
二一下釋四
初引古解三
初總示三義

三問所犯罪二
初定罪
二立難
初立義
二釋難二
初引婆論難
二舉立治難
初斥他解
二今下立正義
初標
二此下釋二
初明有三
二何下辨無四
初明自言
二此下明現前
初列犯多少釋
二互舉可不釋
三尼無獨行釋
四驅擯重輕釋
初明戒關初三

二隨釋三
三捨下結示
初釋名前後二
初釋名
二三下前後
二依位別解二
初標章
二第下隨釋八
初明捨不捨二
初標示
二凡下正釋二
二犯人同異二
初標示
二一下正釋二
初僧別對顯
二同下同活有無三
三自作教他二
四重犯輕重二
初標示
二四下正釋二

二坐下別配戒條四
三頭下料簡諸戒二
初列戒
二異下料簡三
初異資淨施二
二問下白色三衣
三高下高牀等戒二
初正示
二引難
二又下伸正義二
初難破前解六
二是下結示正義
初五戒不同
二七戒不定
三十八戒有同不同
初標示
二自下正釋二
初通明諸戒
二又下別解流染
初標舉

二財下三戒關第一二
三食下十二戒關第二
四財下八戒關第三
初正示
二釋疑二
初牒過三以問
二引販寶轉難
初正示
二釋難
初難鉢藥
二又下難奪衣
三又下難過鉢寶淨
四又下難五數具
五又下難浣染等
六若下難五數等
初通示自他
二若下別釋教人二
初十七戒直爾教人
二有下十三戒教人爲已
初十誦


五捨懺方法二
初通標
二且下別釋三
初明捨財二
二其下捨財
三捨下捨心二
六持犯方軌二
初標章
二九下隨釋二
七僧尼不同二
初標示
二此下正釋二
初同戒
二十下不同戒二
八沙彌任運二
初標示
二未下正釋二
三隨疑別解二
初標章
二三下隨釋四
二第下隨釋五
初對境
二至境
三處所
四集衆
五還財三
初明經夜差別
二此下示心顯得否
初正明持犯
二三下因示開淨
初標舉
二列示三
初有無不同
二犯同緣異二
三輕重不同
初十五戒有犯二
二自下餘戒無犯
初正明二衆二
二釋疑
初傍通傍衆二
二五文
三僧祇
初本宗
二十下他部二
三若下重犯還法二
初明諸戒還法
二若下對五長合捨三
初合三長衣
二若下合長鉢
三若下合長藥
初正明
二釋妨二
初開長衣同僧
二開有伴何開
初總學
二開下別列二
初四戒
二更下十一戒
初列示諸戒
二若下約義貫境

初長衣戒十四
初先列二
初相染釋二
二又下喜犯釋二
二婆下諸緣二
初正明
二問答
三問下總衣三
四此下長量
五又下開十日
六問下淨主
七問下著用二
八捨財二
九還財二
初問遠衣遠近
二問作法須不
十作三衣三
十一又下制前有無
十二檢開數日
十三此下淨主命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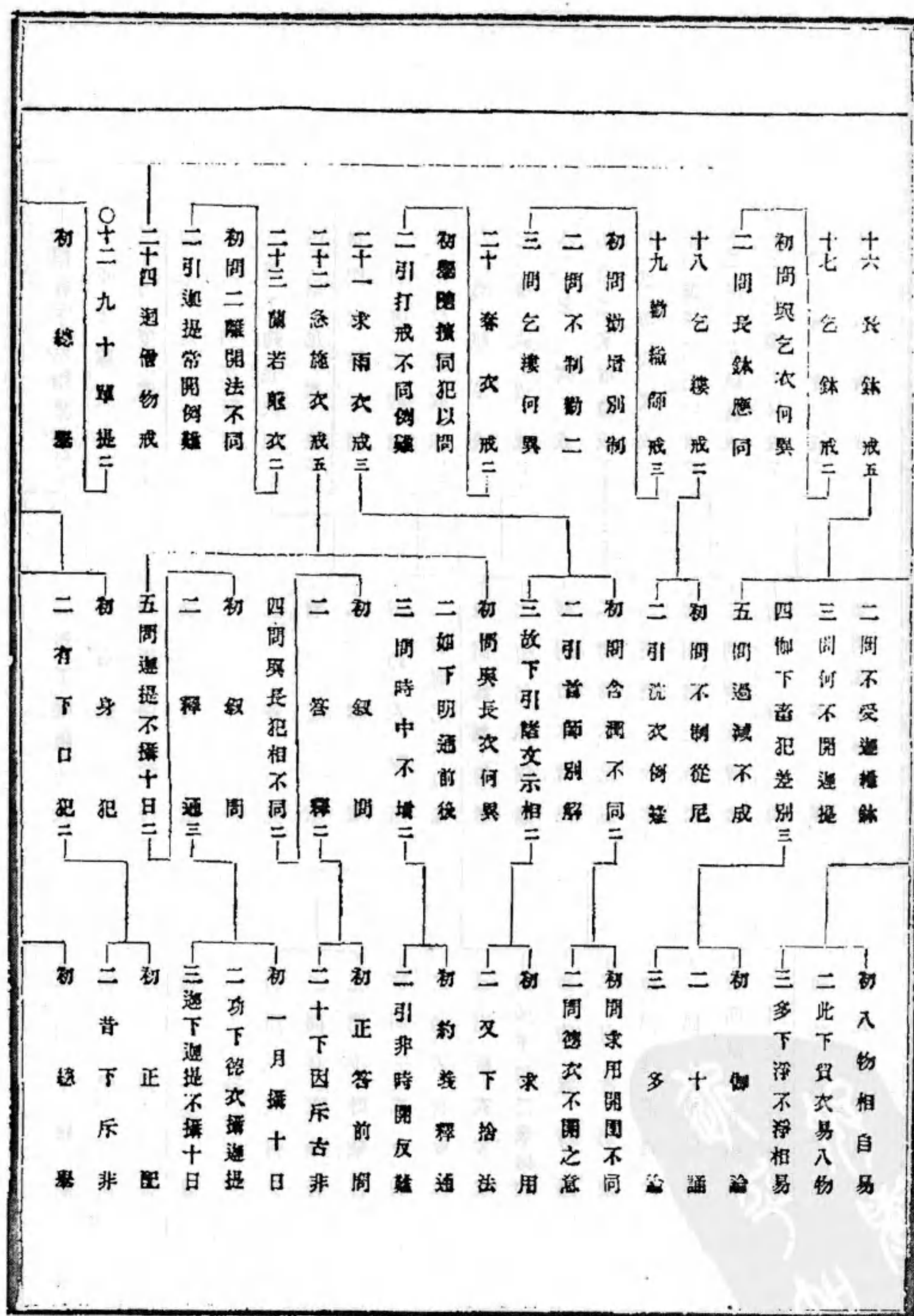
二傍下豎通豎染
初正明三
二此下結顯
初立理
二釋疑四
初問德衣五長前後
二問三戒獨開迦絺二
三約食戒不列之意
初約義釋通
二答下引二異相
初問脫著不同二
二問衣食不同二
初舉別衆雜忘物
二問下明須捨之意
初長衣開作
二重經揭分
三問制前後
初正釋
二難破
初問所離經重二

三若下釋通疑妨
初約義釋通
二以下準決三衣
初引律雖無染二
二引房衣雖販賣
三引條相雖量外
四引白色雖成受
初問答釋通
二引戒比難
初問
二答二
初畜心輕重釋
二又下內外兩資釋二
初正解
二難破
初敘問
二釋通二
初約要心釋
二約開制釋二
初正釋

十四有下重物非淨二
二更下離衣戒四
三月望衣戒三
初定時非時
二此下引文顯異三
三義下約義決通二
四取尼衣戒二
初問衣鉢不同
二問僧尼輕重二
五使尼浣衣戒四
六過知足戒
七增衣價戒二
八乞衣戒
九勸二家增價戒三
十忽切索衣戒二
十一蚕綿二毛三戒二
十二減六年臥具戒
十三不操坐具戒二
十四貿寶戒二
十五販賣戒

二若下根轉法失
三離衣不分
四所開衣時二
初僧祇
二多論
三善見
初正示
二釋疑三
初約義釋通
二引與尼衣以難
初問鉢無勸增
二引乞鉢例難
初問增不增犯
二問勸不至三
三問勸三合作二
初問綿毛捨別
二問寶藥牒捨
初敘問
二答釋三
初問鉢無過稱開

二問下轉難
初雙問
二別答二
初答所離
二十下答時長短
初問三衣何染
二問長衣染否
三問少財染否
初問三戒合制
二問不制重鉢
三問新衣非重
四又下明二衆何輕
初約義釋通
二引古爲證
初問鉢無過索
二問堅誰結罪
初問臥具互相反
二問制捨有何意二
初約義釋通
二比過譏以難


十六長鉢戒五
十七乞鉢戒二
初問與乞衣何異
二問長鉢應同
十八乞縷戒二
十九勸織師戒三
初問勸增別制
二問不制勸二
三問乞縷何異
二十奪衣戒二
初懸隨擯同犯以問
二引打戒不同例難
二十一求雨衣戒三
二十二急施衣戒五
二十三蘭若離衣二
初問二離開法不同
二引迴提常開例難
二十四迴僧物戒
〇十二九十單提二
初總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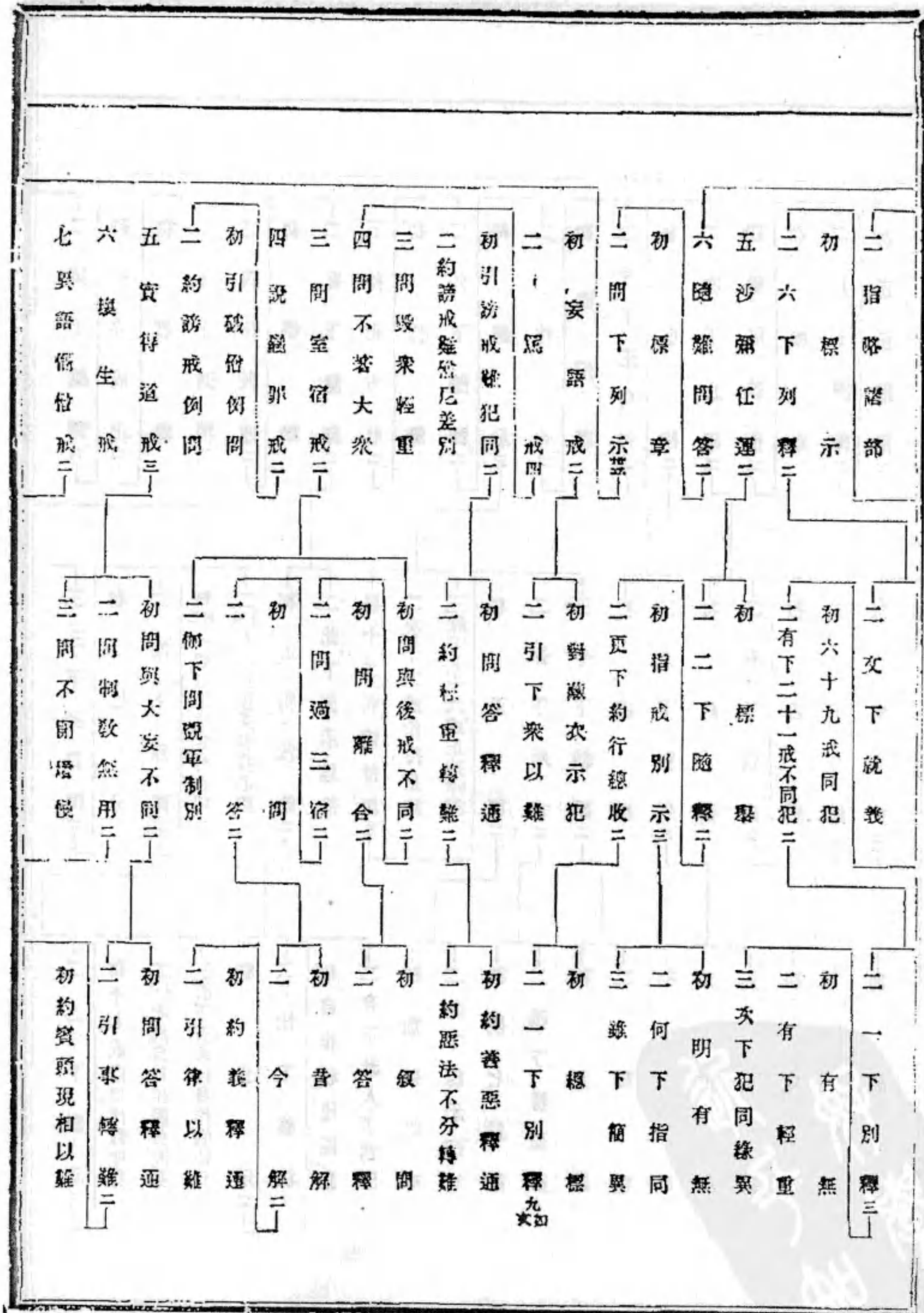
二問不受迴轉鉢
三問何不開迴提
四伽下畜犯差別三
五問過減不成
初問不制從尼
二引浣衣例難
初問含濶不同二
二引首師別解
三故下引諸文示相二
初問與長衣何異
二如下明通前後
三問時中不壞二
初敘問
二答釋二
四問與長犯相不同二
初敘問
二釋通三
五問迴提不攝十日二
初身犯
二有下口犯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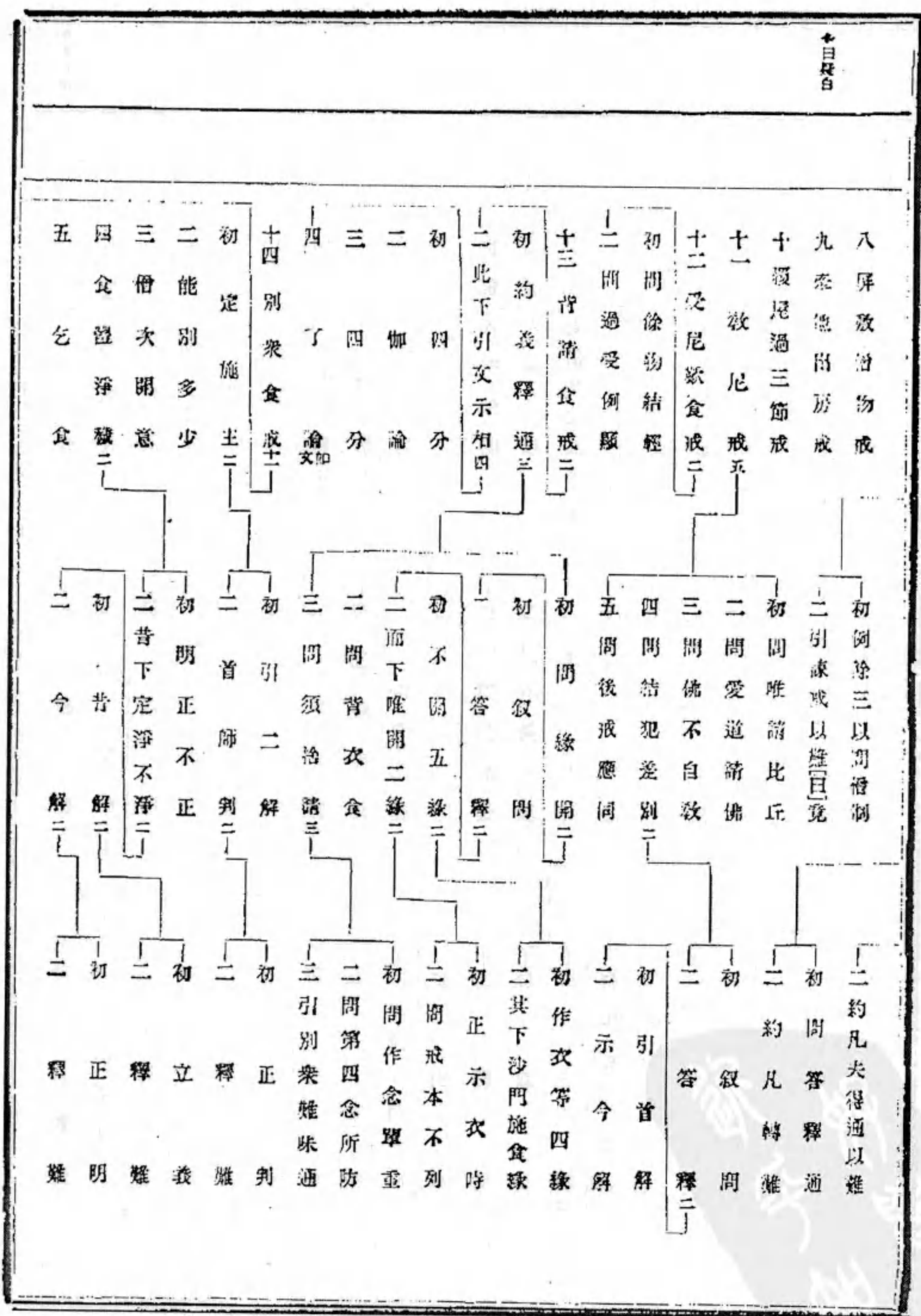
初入物相自易
二此下貿衣易入物
三多下淨不淨相易
初伽論
二十誦
三多論
初問求用開闔不同
二問德衣不開之意
初求用
二又下捨法
初約義釋通
二引非時開反難
初正答前問
二十下因斥古非
初一月攝十日
二功下德衣攝迴提
三迴下迴提不攝十日
初正配
二昔下斥非
初總舉

二 第下隨釋六
初 三業成犯二
初 標舉
二 九下隨釋三
二 自作教他二
初 標舉
二 有下隨釋二
三 持犯方軌二
初 標舉
二 九下隨釋二
初 總示三
二 作句二
初 標指事
二 今下正列句二
初 止持二
二 次下止犯二
四 僧尼差別二
初 標章
二 九下隨釋二
初 正示僧尼二

三 三下身口犯二
初 總分
二 論下別配二
初十三一戒口作業共身心犯二
二下次七戒口止業共身心犯
初 正明教他二
二 此下因示遮性
初 十二戒雙持犯三
二 次下二戒作持止犯
三 餘下七十六戒止持作犯
初 正明二
二 昔下斥古二
三 今下結顯二
初 總標
二 上下別列三
初 總標
二 有下別列二
初 古解
二 今下今解二
初 準文二

二 一下別示三
初 十九戒自口作假他身
二下次七戒自口作假自他身
三 有下五戒自身作假他口
初 正示二
二 比下義決
初 自作教他同犯
二 有下教人不爲巳
初 別列豁戒
二 此下總示四行
初 明七日藥
二 復下辨覆藏
初 正結
二 釋疑
初 上品
二 中品
三 下品
初 立句
二 以下點示
初 總標


二指略諸部
初標示
二六下列釋二
五涉罪任運二
六隨難問答三
初標章
二問下列示十三
初妄語戒二
二罵戒四
初引謗戒難犯同二
二約謗戒難證尼差別
三問毀衆輕重
四問不着大衆
三問室宿戒二
四說麁罪戒二
初引破僧例問
二約謗戒例問
五實得道戒三
六擬生戒
七異語惱僧戒二
二文下說義
初六十九戒同犯
二有下二十一戒不同犯二
初標舉
二二下隨釋二
初指戒別示三
二互下約行總收二
初對離衣示犯
二引下衆以難
初問答釋通
二約瓶並釋難二
初問與後戒不同二
初問離合二
二問過三宿二
初問
二答二
二例下問說罪制別
初問與大妄不同二
二問制教無用二
三問不開懺悔
二一下別釋三
初有無
二有下輕重
三次下犯同緣異
初明有無
二何下指同
三雖下簡異
初總標
二一下別釋九
初約善惡釋通
二約惡法不分轉難
初叙問
二答釋
初昔解
二今解二
初約義釋通
二引律以難
初問答釋通
二引事轉難二
初約實頭現相以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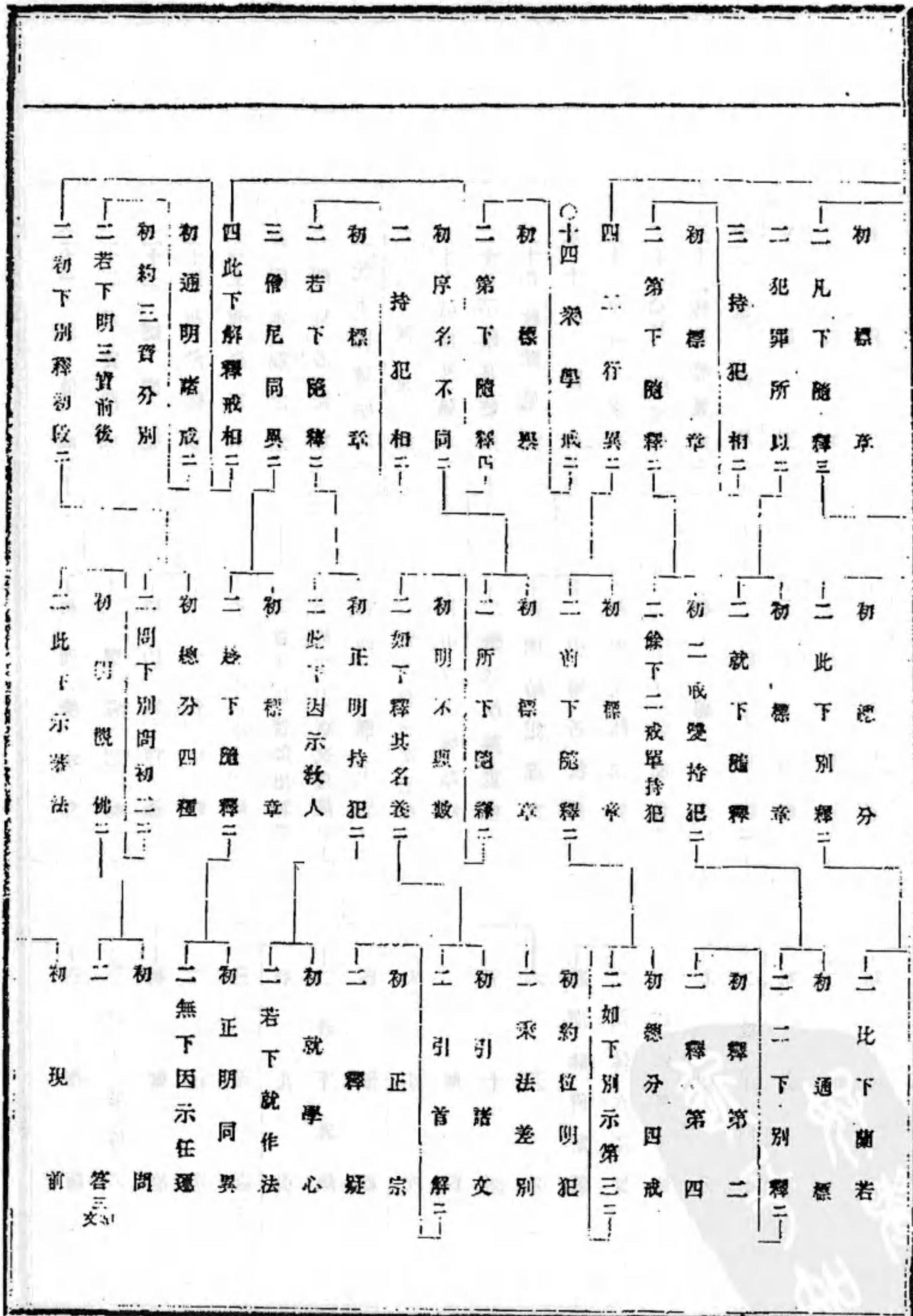

八屏敎滑物戒
九牽他留房戒
十覆尼過三節戒
十一敎尼戒五
十二受尼歎食戒二
初問餘物結輕
二問過受例顯
十三背請食戒二
初約義釋通三
二此下引文示相四
初四分
二伽論
三四分
四了論文加
十四別衆食戒十二
初定施主二
二能別多少
三僧次開意
四食盌淨穢二
五乞食
初例餘三以明僧制
二引諫戒以難[日]覺
初問唯請比丘
二問愛道請佛
三問佛不自敎
四問結犯差別二
五問後戒應同
初問緣開二
初叙問
二答釋二
初不開五緣二
二而下唯開二緣二
二問背衣食
三問須捨請三
初引二解
二首師判二
初明正不正
二昔下定淨不淨二
初昔解二
二今解二
初問答釋通
二約凡夫得通以難
初叙問
二約凡轉難
初引首解
二答釋二
初作衣等四緣
二示今解
初正示衣時
二其下沙門施食緣
初問作念輕重
二問戒本不列
三引別衆雖昧通
二問第四念所防
初正判
二釋難
初立義
二釋難
初正明
二釋難

六 一[生]食
七 憧趣送食
八 沙彌非別
九 此下法食能所三
　初 總標
　二 一一下別釋三
　　初 食有豐儉
　　二 作法不作法
　　三 損有輕重
十 九種開緣二
　初 能別
　二 若下所別二
　三 問下開緣
十一 結罪不同
　初 明九緣二
　　初 叙開
　　二 答釋六
　　　初 病時
　　　二 作衣
　　　三 施衣
　　　四 道船
　　　五 大眾集
　　　六 沙門施二
　　　　初 引論
　　　　二 釋妨
　二 釋疑防二
　　初 配時非時
　　二 引作衣比難
　　三 問別立無用
初 對時通局三
二 有緣不白二
　初 叙問
　二 答釋二
初 驅入聚例問
二 引別住轉證
十五 足食勸足二戒五
　初 問獨開餘食
　二 問不開六緣
　三 境想不同
　四 獨立勸足
　五 問教勸開合
十六 非時食戒二
　初 明二方時限
　二 伽下引伽論以證
　　初 依祇律在內
　　二 據婆論明外
十七 殘宿食戒
十八 與外道食戒三
　初 問道俗輕重
　二 問九十六種二
　　初 示實數
　　二 以下列算法四
　　　初 胎
　　　二 閏
　　　三 須大
　三 示尼犯相
十九 四月受藥過戒
二十 違諫戒二
　初 引僧諫例同
　二 舉勸學以難

二十一浴池戒二
二十二與實淨戒
二十三疑惱戒
二十四謗僧殘戒
二十五覆麤罪戒
初問本制之意
二問疑心犯重二
三此下開墮胎閏三
二十六減年戒三
二十七隨擯沙彌戒二
二十八不攝耳聽戒二
二十九致毘尼戒
三十鬪諍戒二
三十一非時入聚戒
三十二過量尼師壇戒
三十三佛衣等量戒二
〇十三提舍尼二
初標舉
二第下隨釋四
初作四所以二

初問緣示意
二舉殺以難
初約義釋通
二引造房難
初示今昔二解
二首下依首師出算三
三故下引諸文證成六
初明三舉不同
二僧下會諸文示相
初引安居難結犯
二舉不學難重輕
初問結犯違文
二引兩舌較異
初問衣鉢制異
二問鉢何制量三
初總分
二就下別釋二
三而下示罪
初托內起過二
二托外起過二

四布薩
三計下顯得不
初御捨
二五分
三母論二
初正引
二義下義決
四僧祇二
初引文
二解釋
五十誦
六五分
初問鉢何定量
二問佛衣定量
三問鉢無等量
初總分
二就下別示二
初私屏
二若下衆中
初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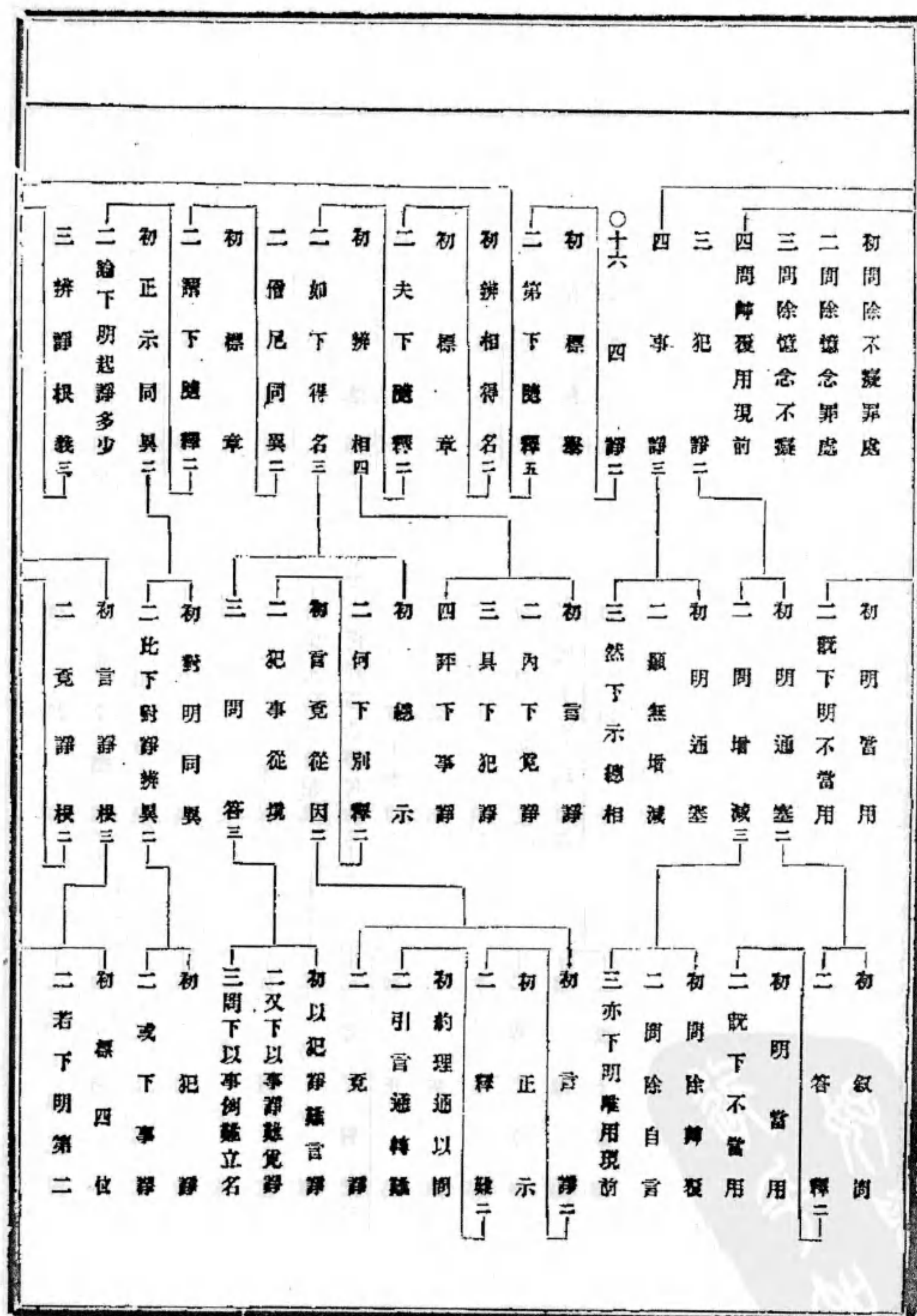

初標序
二凡下隨釋三
二犯罪所以二
三持犯相二
初標章
二第下隨釋二
四二行異二
○十四衆學戒二
初標數
二第下隨釋四
初序名不同二
二持犯相二
初標章
二若下隨釋二
三僧尼同異二
四此下解釋戒相二
初通明諸戒二
初約三寶分別
二若下明三寶前後
二初下別釋初段二
初總分
二此下別釋二
初標章
二就下隨釋
初二戒雙持犯二
二餘下二戒單持犯
初標章
二尚下隨釋二
初標章
二所下隨釋二
初明不與數
二初下釋其名義二
初正明持犯二
二此下因示教人
初標章
二下隨釋二
初總分四種
二問下別問初二
初問觀佛二
二此下示著法
二比下簡若
初通標
二二下別釋二
初釋第二
二釋第四
初總分四戒
二如下別示第三二
初約位明犯
二衆法差別
初引諸文
二引首解二
初正宗
二釋疑
初就學心
二若下就作法
初正明同異
二無下因示任運
初問
二答
三文
初現前

○十五七滅諍二
初標舉
二第下正釋六
初釋字得名二
初標章
二夫下隨釋二
二定體異二
初標章
二且下隨釋三
初總示
二列釋四
三通妨五
三總辨通塞二
初標章
二總下隨釋二
初通示四名
二毗下別釋四相三
初名總別
二然下殷通塞四
四滅罪歸及治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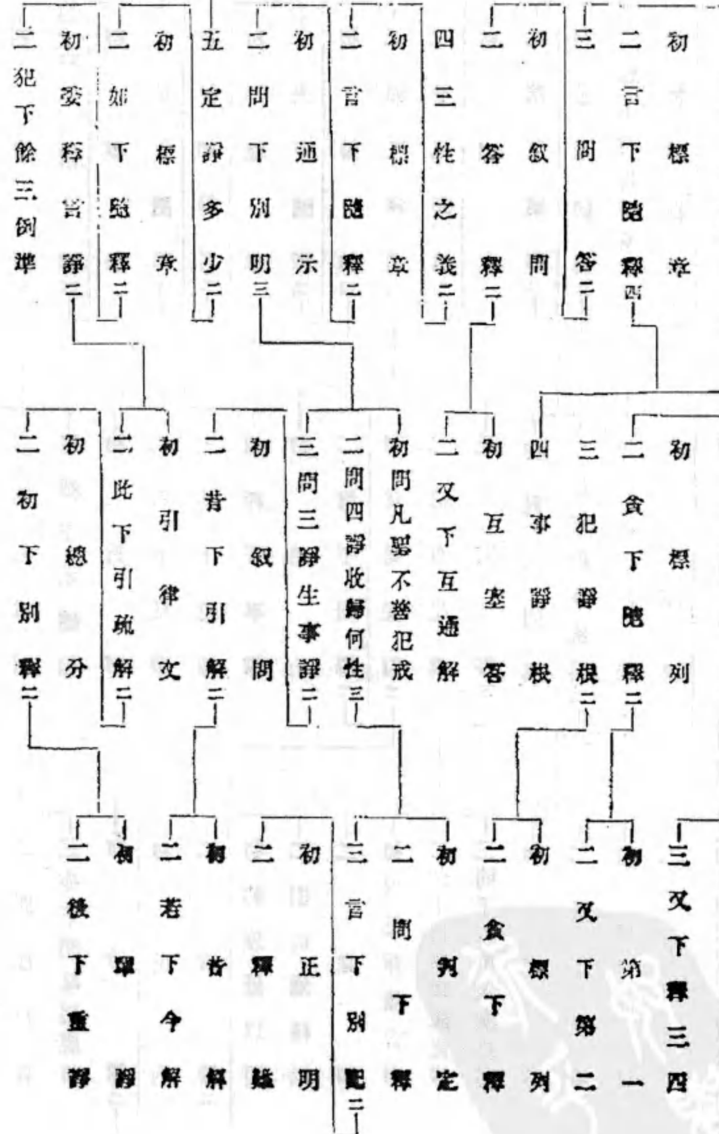
初通名
二毗下別名二
初正釋七
二釋疑二
初問五名可否
二問作學有無
初五名四體
二問前少異
三五名五體二
四能所相對
初問作法具闕
二問僧人能所
三問三五開合
四僧別五學
五問三五差別二
初正示
二若下對顯
三釋疑
四如下歷位二
初滅罪

二億念
三不癡
四自言
五多人語
六罪處所
七草覆地
初正示
二釋疑
初敘問
二荅釋二
初明同
二若下辨異二
初診相
二汎下汎論
初指文義通塞
二其下對餘五別配四
初界現前
二法毗尼現前
三人現前
四僧現前

- 初標章
- 二自下隨釋二
  - 初示罪治不同二
    - 初滅不究竟
    - 二第下有定不定
  - 二問法藥差別二
    - 初正答同別
    - 二其下治人
- 初敘問
- 二答釋二
  - 初標問
  - 二所下餘四不出所以二
    - 初二義解二
    - 二又下廣略解二
- 五滅人多少二
  - 初正明多少
  - 二一下引解二
    - 初通釋
    - 二如下別示四
      - 初現前
      - 二自言
      - 三多人語
      - 四草覆地
- 初標章
- 二二下隨釋二
  - 初憶念
  - 二婆下自言
  - 三祇下覓罪
- 六藥病相當二
  - 初總配三品
  - 二依下引示諸相三
- 初標章
- 二藥下隨釋二
  - 初告諍二
    - 初明通塞二
    - 二問增減二
      - 初敘問
      - 二答釋二
        - 初明當用
        - 二如下不當用二
          - 初簡覺諍
          - 二其下簡犯諍
  - 二此下別彰四諍四
    - 初敘問
    - 二答釋二
      - 初正答
      - 二然下別示二
        - 初明能斷僧
        - 二若下示行籌法三
          - 初作法差人
          - 二三下三種行籌三
            - 初顯露
            - 二若下覆藏
            - 三若下耳語
          - 三此下量衆可不
  - 二覓諍二
    - 初明通塞二
    - 二問增減二
      - 初敘問
      - 二答釋二



初問除不疑罪處
二問除憶念罪處
三問除憶念不疑
四問歸覆用現前
三犯諍二
四事諍三
○十六四諍二
初標數
二第下隨釋五
初辨相得名二
初標章
二夫下隨釋二
初辨相四
二如下得名三
二僧尼同異二
初標章
二需下隨釋二
初正示同異二
二論下明起諍多少
三辨諍根義三
初明當用
二既下明不當用
初明通塞二
二問增減三
初明通塞
二顯無增減
三然下示總相
初言諍
二內下覺諍
三具下犯諍
四評下事諍
初總示
二何下別釋二
初言覓從因二
二犯事從撰
三問答三
初對明同異
二比下對諍辨異二
初言諍根三
二覓諍根二
初敘問
二答釋二
初明當用
二既下不當用
初問除歸覆
二問除自言
三亦下明唯用現前
初言諍二
初正示
二釋疑二
初約理通以問
二引言通轉疑
二覓諍
初以犯諍簽言諍
二又下以事諍簽覺諍
三問下以事例簽立名
初犯諍
二或下事諍
初標四位
二若下明第二


一
初標章
二言下隨釋四
三問答二
初敘問
二答釋二
四三性之義二
初標章
二言下隨釋二
初通宗
二問下別明三
五定諍多少二
初標章
二如下隨釋二
初委釋言諍二
二犯下餘三例準
初標列
二貪下隨釋二
三犯諍根二
四事諍根
初互答
二又下互通解
初問凡聖不善犯戒
二問四諍收歸何性三
三問三諍生事諍二
初敘問
二昔下引解二
初引律文
二此下引疏解二
初總分
二初下別釋二
三又下釋三四
初第一
二又下第二
初標列
二貪下釋
初判定
二問下釋
三言下別配二
初正明
二釋難
初昔解
二若下今解
初單諍
二後下重諍

拾毗尼義鈔科文終

四分律鈔批目次

卷第十五　卷第八本

隨戒釋相篇之餘盜戒第二之餘

卷第十六　卷第八末

隨戒釋相篇之餘十三僧殘篇第六已下

卷第十七　卷第九本

隨戒釋相篇之餘第三篇三十捨墮第三戒已下

卷第十八　卷第九末

隨戒釋相篇之餘九十單提初已下

卷第十九　卷第十本

隨戒釋相篇之餘九十單提中第三十三已下

卷第二十　卷第十末

隨戒釋相篇之餘九十單提中第四十五已下

卷第二十一　卷第十一本

持犯方軌篇第十五

卷第二十二　卷第十一末

持犯方軌篇之餘七雜料簡已下

卷第二十三　卷第十二本

懺六聚法篇第十六

卷第二十四　卷第十二末

二衣總別篇第十七

卷第二十五　卷第十三本

四藥受淨法篇第十八　鉢器制聽篇第十九

卷第二十六　卷第十三末

對施興治法篇第二十　頭陀行儀篇第二十一

僧像致敬篇第二十二　訃請設則篇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七　卷第十四本

導俗化方篇第二十四　主客相待篇第二十五

瞻病送終篇第二十六　諸雜要行篇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八　卷第十四末

沙彌別行篇第二十八　尼衆別行篇第二十九

諸部別行篇第三十　跋

四分律鈔批目次終

會本從卷上一之一

四分律鈔講前加行方便卷第一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原夫至理凝粹超然言象之先妙道沖微悠哉視聽之表曇華耀色藻慧日以流光貝葉騰文獵祥風而散彩凝源杳杳標指月而寤玄實際空空假筌蹄而致遂鷲山員軌隨性欲而宣慈象扇尋章順機緣而授法始自鹿苑啓四諦之微言終于鵠林演三伊之秘藏毗尼標律行之首泥洹辨常樂之宗於是導七衆而轉法輪截四流而宣戒品遂得五篇垂範七聚分宗流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昇淨天之妙足越險道之神車者豈非尸羅之力哉自化掩雙林韜光千氎雖凝神實際而妙旨可詮是以摩訶迦葉紐其玄綱優波毱多秉其茂緒道味純一人無異見洎乎夢源中濁教水邊淆條分七葉之婆華散五師之部然則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誠之後自爾衆峰瓦舉各競先驅法勝法尚之殊途西山北山之異執斯亦金柯析榦玉嶺分峯輕重之相雖乖持犯之儀靡隔蓋由情見有限受悟無輪各擅已宗自題聲教然則曇無勝藏朗日月而彌高無作標宗浩瀕波而罕測遂得氎歸中夏法水東流金相乘機玉門揚化邪翻信立正道彌新白馬肇建於洛陽赤烏聿興於江左曇摩創軌始闡毗尼十誦之本已傳四分之宗猶隱爰有佛陀耶舍齎言覺明方傳四分之宗斯文盛茲東土今言四分律者顯宗目也蓋是法尚先師傳稟之教矣四分乃五部之殊稱律是三藏之別名帶數標名故云四分從法作稱目之為律遊辭削略故曰刪繁詳集本文名為補闕對務秉宗故言行事決擇要義復稱為鈔序者由也顯宗由致發起之端稱之為序又云陳教起之因由作法興之漸始故曰序也故云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序

將釋鈔文略開六門一教起所因二結集所由三分部時節四律本翻譯時代不同五釋詮宗各異并辨題目六判文解釋

初教起所因者就中分三初通明制教意二明制廣補略意三明制廣利益意今初門通明制教意者斯

乃大聖降臨。創開化本。將欲拔濟諸有。同登彼岸。然煩惱難淨。得道無由。故大聖設三學。行攝濟群生。最初先制戒學者。戒爲萬善初基。佛法之壽命。故經云。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是以三乘學人。必由斯迹。故律云。爲調三毒令盡。故制增戒學。又戒本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又多論云。爲開泥洹門。故制戒也。又毗尼有四義。餘經所無。一戒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弟子。皆依戒住。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趣涅槃之初門。四是佛法瓔珞。能莊嚴佛法。二明制廣補略意者。佛初成道。十二年前。唯說一偈。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故戒經云。於十二年中。爲無事僧說是戒經。從是已後。廣分別說。即其義也。即律中云。佛成道已。與諸比丘遊行蘇羅婆國。漸漸遊行。至毗蘭若。受婆羅門請安居。一夏唯食馬麥。爾時舍利弗。於閑靜處。作是念言。過去六佛。何佛法得久住。何佛法不久住。即時問佛。佛言。毗婆尸式棄拘留孫迦葉佛。此四佛法得久住。餘二佛法不久住。所以爾者。此二世尊。但說略教。不說廣教。故佛法不久住。餘之四佛。爲諸弟子制廣教。故法得久住。舍利弗因請願同四佛制廣之益。令法久住。佛言且止。我自知時。爲我弟子未有名聞。故未得利養。故未生有漏。故未制戒也。後十二年後。因須提那子最初壞略。制廣補之。三明制廣之益者。且據律文。佛制一一戒。皆招生十利功德。一攝取於僧者。謂下座持戒。則爲如法之衆。攝在衆中。二令僧歡喜者。謂若中座持戒。有所施爲。悅可衆心也。三令僧安樂者。謂若上座持戒。則光飾衆僧。能蔭益徒衆也。四未信者令信。謂戒德內充。外生物善。發人信敬。堪爲師範。導之以度世。是以未出家者。信樂出家。從其出家。五已信者令增長。既度弟子。復能教授。令其護持增進心行也。六難調順者令調順。謂徒衆之中。有違教犯禁。不順威儀。則能如此治罰。摧伏令改也。七慚愧者得安樂者。謂徒衆之中。若有道心人失意犯罪。常懷愧懼。改往修來。求乞洗過。復能救拔。作歸依處也。八斷現在有漏者。已生之惡既除。身心清淨。現應布薩。行無缺漏

也。九斷未來有漏者。未生之惡永不起也。十令正法久住者。持戒之人自行清淨。復能令他持戒。匡益時衆。化化相承。千載不墜也。上來三段不同。總是初門教起所由也。

第二結集所由者。付法藏傳云。佛告迦葉。汝今當知。我於無量阿僧祇劫。爲衆生故。懃修苦行。一心專求無上勝法。如我昔願。今已滿足。今將涅槃。以此深法用囑累汝。汝當於後。敬順我意。廣宣流布。令不斷絕。迦葉答言。善哉。受教。奉持正法。後時如來。常與迦葉對坐說法。時諸天人謂言。世尊師於迦葉。於是迦葉即辭如來。往耆闍崛山賓鉢羅窟。經行禪思。宣揚妙法。度諸衆生。四分五百結集。佛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千氎纏身。金銀銅鐵四棺盛之。滿盛香油。積衆香薪。持火然之。天即滅火。時阿那律得天眼。故語諸人。言諸天滅火者。爲待迦葉。到耳。于時迦葉在波婆國。至世尊般涅槃時。放勝光明。大地震動。便作是念。將非如來欲入涅槃。現斯相耶。即入三昧。以天眼觀。即見如來於凞連河邊。全身捨壽。作是觀已。惨然不悅。

◈當本文作歷

◈住疑在

◈往疑淨

◈國本文作鐵〇家作棄

如來涅槃。何期駛哉。世間眼滅。不善增長。即與徒衆向拘尸城。於路作念。我當得見未燒佛舍利不耶。諸天知迦葉心。作如是念。是故滅火。迦葉前行。逢一梵志。右手執持曼陀羅華。在道而行。迦葉遙見。問言。汝從何來。答從拘尸城來。復更問言。識我師不。答言。我識。入般涅槃已經七日。一切天人大設供養。我從彼處得此華來。迦葉與五百弟子。聞是說已。皆大悲惱。中有未離欲比丘。聞世尊已入涅槃。舉身投地。譬如斫樹根斷樹倒。諸比丘亦爾。號哭哽咽。淚下如雨。咸言善逝涅槃何乃大早。或有踠轉在地。猶如圓木。爾時有跋難陀釋子在於衆。語諸人言。長老且止。莫大憂愁。我等於彼摩訶羅邊。便得解脫。彼在世時。數教我等。是應是不應。當作是不當作。是我等今者便得自住。欲作便作。欲不作便不作。時大迦葉聞之不悅。告諸比丘。且起疾捉衣鉢。及世尊舍利未燒。我當得見。且速前進。於是迦葉與五百比丘往拘尸城。至雙樹間。繞棺三匝。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往付法藏傳]

超越三界家　永度生死流　寂然無相顧

◎本本文作大

◎供養本文作恭敬

◎闍維本文作佛已邸旬四字

微妙難思議　佛日甚明淨　能除痴暗冥
積劫修苦行　普度諸苦人　云何於今日
棄捨本慈悲　全身處金槨　寂然安不動
唯願天人尊　顯現金色身　普令一切衆
興起無量願
爾時世尊於金棺內千張氎中出金色足光明照曜
猶如盛日棺氎無點而足顯現於時迦葉偏袒右肩
接足作禮重說偈言
如來足踝滿　千輻相輪現　指纖長柔耎
合縵網成就　大悲濟衆生　斷世衆疑網
是故我今日　頂禮最勝足　我證四眞諦
說佛功德聚　已讚歎供養　宜還歛足入
說是偈已告比丘闍維世尊舍利非我等事何以故
國王長者求最勝福自當供養我等宜當結集法眼
無令法炬速疾潛滅爲未來世當作照明紹三寶種
使不斷絕五百結集云迦葉未到燒火不然迦葉前
至如來棺所棺即自開世尊現足時大迦葉見世尊
足下輪相垢汙即問阿難世尊顏容端正身作金色

◎時入諸下二字

◎若字疑剩

誰汙足下輪相阿難答言女人心耎前禮佛時泣淚
墮上手捉汙世尊足迦葉聞之不悅於時迦葉禮世
尊足時諸四衆亦禮佛足時世尊足還內棺中隱不
復現迦葉哀歎遶棺七匝其火不燒而自燃也十誦
律云爾佛舍利入拘尸城八國諸王集兵圍繞奪
取時姓烟婆羅門語諸王言如來大慈何有鬪戰諍
佛舍利因分八分與八國王即爲八塔四分律云時
天迦葉以此因緣集比丘僧告言我先在道行時聞
跋難陀語諸比丘作如是言長老且止莫廣說如前
我今可共論法毗尼勿令外道以致餘言譏嫌沙門
瞿曇法律若烟世尊在時皆共學戒而今滅後無學
戒者諸長老今可科差若比丘多聞智慧是羅漢者
時即差得四百九十九人皆是羅漢多聞智慧者次
差阿難亦在數中迦葉不許以阿難在學地猶有愛
恚怖癡不應令在數諸比丘復言阿難是供養佛人
常隨佛行親從世尊受所教法彼必處處疑問世尊
今宜在數又云佛涅槃後諸大羅漢皆欲入滅迦葉
即往忉利天上以打揵椎而告之言諸大德且莫取

滅應報佛恩大德衆佛聖教皆得解脫今應結集聖教以示後人令法不墜是報佛恩我是上座違上座命佛制吉羅諸阿羅漢順佛語故不違上座所命於是方集得四百九十九人善達三藏具二解脫二解脫者慧解脫心解脫也若准智論則云千人欠一次取阿難即共量議我等當於何處集法毗尼多饒飲食臥具無乏皆言唯王舍城房舍飲食臥具衆多宜可共往論法毗尼迦葉作白白已俱往時阿難在道行心念言譬如新生犢子猶故飲乳與五百大牛共行今我亦爾猶是學人所作未辦而與五百羅漢共行時毗舍離國有跋闍子比丘有大神力觀知阿難猶是有欲令其生厭離心即說偈言

靜住空樹下　心思於涅槃　坐禪莫放逸

多說何所作

時阿難聞此偈已獨處精進心不放逸寂然無亂是阿難未曾有法夜多經行明欲出時身疲極即時小坐方欲亞臥頭未至枕於其中間心得無漏解脫得羅漢已即說偈言

多聞種種說　常供養世尊　已斷於生死

瞿曇今欲臥

既證無學果夜中巡迦葉所值迦葉閉房迦葉語言汝若已證無學入來相見即從戶鑰入見迦葉時諸羅漢從毗舍離往王舍城迦葉問言先結集何藏即共和白先結集毗尼藏毗尼藏者佛法壽命也即取優波離迦葉作白差之一夏之中八十度誦出大毗尼藏上來總明第二結集所由門竟

第三分部時節者就中分二初明五師傳授二明分部所由今先明五師傳授者謂如來化緣將畢衆生感盡將入滅時法付迦葉於涅槃經云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屬摩訶迦葉是故迦葉於佛滅後次宣正法廣利衆生闍王見之自投象下請言尊者涅槃可報我等時大迦葉所化事畢重自思惟我極年邁身爲老困朽爛之體甚可猒患涅槃時到即便思惟遍禮如來舍利之塔禮敬畢已還王舍城阿難恒逐未曾捨離恐入涅槃或不覩見於後迦葉語阿難言汝獨入城我亦當往因此獨入王舍大城到闍王

◆眠鈔作臥

宮門告守門者。爲我白王。門人答言。王今正睡眠。不敢驚覺。語言。王若覺者可宣我意。阿闍世王夢屋梁折。卽便驚悟。門人具宣。王卽尋逐尊者。已往雞足山入於閫寂。故婆沙一百三十五云。大迦葉波入王舍城最後乞食。食已未久。登雞足山。山有三峰。如仰雞足。尊者入中結跏趺坐。作誠言曰。願我此身。幷及衣鉢。久住不壞。乃至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付法藏傳云。九十六億慈氏如來出世之時。施作佛事。發此、願已。尋般涅槃。時彼三峰。合成爲一。掩蔽尊者。儼然而住云云 又付法藏傳云。迦葉至雞足山跏趺坐已。作是願言。今我此身著佛所與糞掃之衣。自持己鉢。乃至彌勒。令不朽壞。使彼弟子皆見我身。又念闍王若不見我。沸血必當從面流出。命不全濟。若使闍王與阿難來者。山當爲開。令其得入。若還去者。復當還合。卽便捨命。大地震動。帝釋諸天雨華燒香供養舍利。悲感號哭。共相裁抑。還歸天上。阿闍世王於睡眠•中。夢屋梁折。尋便驚覺。心生遑怖。門人白王。摩訶迦葉欲入涅槃。來與王別。正值眠息。令我致意。王聞悶

令致遺付

絕擧聲大哭。涕淚交流。我何薄祐。諸聖涅槃。不一親見。卽詣竹園。禮阿難足。卽將阿難向雞足山。王既•致已。山自然開。迦葉在中。全身不散。曼陀羅華以覆其上。王時發聲號哭。擧身投地。積諸香木。將欲荼維。阿難止言。迦葉以定住身。待於彌勒。不可得燒。彌勒出時。當將徒衆九十六億至此山上。見於迦葉。時彌勒衆。皆作是念。釋迦如來弟子。身形卑陋。若此彼佛亦當與斯無異。於是迦葉踴身虛空。作十八變。變爲大身。充滿法界。時彌勒佛卽就迦葉取僧伽梨。是時大衆見其神力。除憍慢心。成阿羅漢。王供養已。還歸本國。時雞足山還合如初。問。迦葉有三。謂童子迦葉。摩訶迦葉。十力迦葉。未知世尊付法是何迦葉。答。准大悲經。彌勒歎言。住勝頭陀少欲知足。卽童子迦葉。以此自誓受戒。或曰金色。或曰無欲。常行頭陀。故知是也。若爾既是童子迦葉。何故經言摩訶迦葉。答。此非是兄弟三人中大者。但以能行頭陀少欲知定常行大法。故言大也。但迦葉將欲涅槃。以最勝法付屬阿難。作如是言。長老當知。昔婆伽婆以法付我。今我老

朽將欲涅槃。世間勝眼。今當相付。汝可精勤守護斯法。阿難受教。汞宗被時。阿闍世王。請阿難曰。如來迦葉入般涅槃。自我多殃。悉不覩見。尊若滅度。唯願垂告。阿難曰善。阿難後時至竹林中。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　不見水老鶴　不如生一日　而得覩見之

阿難聞已。便語比丘。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當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　不解生滅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爾時比丘向其師說。師告之言。阿難老朽。智慈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聞。猶誦前偈。即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朽。言多虛妄。但依前誦。阿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世間衆苦。甚難久居。我於今日宜入涅槃。復作是念。阿闍世王與我有要。我滅之語。即詣王宮。告守門者

◎闍下疑脫世字

為我白王。門人答曰。王今睡眠。若設覺悟。罪我不少。阿難語言。王若覺者。可宣我意。阿闍王夢蓋莖折。（炎失）（蔭覆）即便驚悟。門人具宣。王聞悶絕。良久乃蘇。園神白王。阿難今已向毗舍離。即嚴四兵。往恒河側。阿難乘船在河中流。於時大地六種震動。時雪山中有五百仙。見斯相已。飛空往詣。求哀出家。即化恒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如應說法。鬚髮自落。成阿羅漢。咸悉俱時入般涅槃。阿難昇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為四。一分向忉利天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大海娑伽羅龍王。一分與彼毗舍離子。一分授與阿闍世王。如是四處各起寶塔。有人云。阿難在河中流入涅槃者。為護闍王及毗舍離意也。所以不進不退耳。心疏云。乃毛第三師末田提。第四商那和修。並是阿難親承諮奉。阿難將滅。以法通付二人。田提化在罽賓。和修盛行中國。是則同時分地而王也。第五大師者。名憂波毱多。佛在世將彼為尼乾。名曰薩遮。高才利智。論義絕倫。深生憍慢。擅聲天下。銅鍱纏腹。首戴火瓮。謂智盈溢。以鍱自纏。世間昏闇。無所覩見。欲以光

令得解脫 傳本文作其所度脫

明照其盲冥。來至佛所。欲捔言辯。白言瞿曇。我欲出
家。智慧若與舍利弗等。心則甘樂。設不及者。吾當還
家。佛言。假使汝積百千萬身。欲望得及舍利弗者。終
無是處。其人聞已。辭佛而退。其去未久。佛告衆言。我
滅度後。滿一百年。此人爾時得羅漢道。廣化衆生。令
得解脫。不可稱數。商那和修。觀其出代。往詣其父。
令與出家。語其父言。佛記此人。於百年後大作佛事。
饒益衆生。父即將付商那和修。還至僧坊。度令出家。
與受具戒。羯磨亦訖。即得羅漢。三明八解。巧於言辭。
所演無礙。心自念曰。我於今日已觀法身。未見如來
相好之體。思惟是已。深生哀戀。爾時有一老尼。年百
二十。曾見如來。憂波毱多知彼見佛。欲至其所。尋遣
使者。告比丘尼。尊者毱多欲來相見。時比丘尼。即以
一鉢盛滿中油。置房扉後。毱多到其所止。當入房時。
棄油數渧。共相慰問。然後就坐。問言大姊。世尊在時。
諸比丘輩威儀進止。其事云何。比丘尼言。昔佛在世。
六群比丘最爲麤暴。雖入此房。未曾遺我一渧之油。
大德今者智慧高勝。世人號爲無相好佛。然入吾房。

其下本文有宜字（遺）下有瀹字

壞下本文有其字

其頂傳本文作其頸上

棄油數渧。以是觀之。佛在時人。定爲奇妙。毱多聞是
語已。甚自悔責。極懷慚愧。比丘尼言。大德不應自生
恥恨。如佛言曰。我滅度後。初日衆生勝二日者。三日
之人。益復卑劣。如是展轉。福德衰耗。愚癡闇鈍。善法
滅損。況今大德。去佛百年。雖復爲作非威儀事。正得
其何足爲恠。毱多後於異時。集衆說法。施戒論生天
之論。呵欲不淨。出離爲善。魔王愁怖。恐境界空。便來
壞衆意。於說法時。雨金雨寶。雨華瓔珞。化作白象七
寶莊嚴。現爲女人端正奇特。舉會觀視。無聽法心。於
三日中。演深法味。乃至無有一人得於道者。毱多入
定。觀其所由。魔復以眞珠華瓔。著其頂。尊者知是魔
作。便以三屍。謂蛇狗人。化爲華鬘。感魔令至。而謂之
曰。汝與我鬘。深感厚施。今還以此用相酬賂。魔大歡
喜。舒頸受之。受已見屍。虫疽欲出。臭爛難近。盡其神
力。去之不脫。踊身虛空。向諸天衆。求脫不得。復詣梵
王。求脫死屍。梵王答言。十力弟子所作神力。吾如之
何。假使劫燒。旋藍猛風。不能得脫。如因地倒。還扶地
起。汝若皈依憂波毱多。容可得脫。魔即受梵王教。往

尊者所。五體投地。白言大德。佛初成道。坐樹王下。我率官屬而往。惱亂不可稱數。未一惡言而見輕毀。汝阿羅漢。少慈忍力。於天人前而見陵毀。尊者答言。汝以蹊閒比挍如來。欲以芥子等須彌山。螢燭之光。齊暉日月。牛跡之水。同大海。𣪁如來大悲不相加報。今我狹劣少悲忍心。故相毀辱。汝於正法。更莫嬈害。當爲汝解。汝昔曾覩如來色身。宜爲我現。魔王言。我現佛身。勿爲吾禮。魔王入林。變形如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照耀。儀相安祥。化爲比丘。前後圍繞。若鵝王趍從林而出。毱多見已。便說偈言

咄哉無常　無悲愍心　能壞如是
上妙色身

說是偈已。一心瞻仰。目不暫捨。內懷踊躍。又說偈讚曰

快哉淸淨業　能成是妙果　非自在天生
亦非無因得　面如紫金色　目淨如靑蓮
端正超日月　奇妙勝華林　湛然若大海
不動如須彌　安步猶師子　顧視同牛王

◆惟本文作付

無量百千劫　淨修身口意　以是故獲得
如此殊妙身　怨見尙歡喜　況我不欣慶

說是偈已。不覺爲禮。魔王驚怖。即復本形。問言何故如此。答言。波旬。我知世尊久已滅度。見此形貌。歡喜內發。是故禮耳。城中男女百千萬人。聞於尊者摧伏惡魔。皆共雲集。聽其說法。百千萬人悟於初果。萬八千人得阿羅漢。從是已後。所化無量。時阿育王於三寶所。得不壞信。每與尊者。歷覩勝迹。處處化度無量衆生。皆得羅漢。其得道者。一人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六丈。縱廣亦爾。於是名稱滿閻浮提。世皆號爲無相好佛。化緣已訖。將欲涅槃。即告大衆。却後七日我當滅度。爾時即集十萬羅漢及諸學人淨持戒者。不可稱數。即現十八變。使諸四衆生大信心。於無餘涅槃而取滅度。以室中籌而用耶維。十萬羅漢亦入涅槃。譬如大象既去。象子亦隨也。云云。此上五師躡跡傳化。是故號爲異世五師。上來明五師傳授門竟

二明分部所由者。就中分二。先明五部不同。後依宗

輪論廣明二十部離分由緒。先明五部者。然諸經論互說不同。今略出二三。以知途路。案遺教三昧經。五部僧分別服飾品云。佛在世時。有比丘羅旬。每行分衛。輒空而還。佛知宿行。欲現殃福。幷正明戒。佛使衆僧分爲五部。著五色衣。令其日隨一部乞食。於是隨其戒儀。至於度世。後號稱各各奉其所著服色。薩婆多部者。博通敏達。智道法化。應著絳袈裟。曇無德部者。奉執重戒。斷當法律。應著皂色袈裟。迦葉遺部者。精懃勇決。救護衆生。應著木蘭袈裟。彌沙塞部者。禪思入微。究暢幽旨。應著青色袈裟。摩訶僧祇部者。懃學衆經。敷演義理。應著黃色袈裟。佛因羅旬乞食不得。使諸比丘知有報應。遂分五部。使日隨一一部。部求食。即皆不得。乃至五部隨者。並然。佛令羅旬寺內灑掃。餘人請食。於一日中不作其事。舍利弗爲其請食。在道遂翻鉢中食。盡不得食。遂云我既薄福。何須久住。遂以飡沙飲水而入涅槃。私云此雖僧分五。服學戒猶同。定無乖諍。所以知者。案闍王十夢經云。夢見白氎。從天飛下。至地分爲五段。王時憂惱。來問世尊。佛言非王之事。是我法中。我滅度之後。諸弟子衆。分我毗尼以爲五部。既皆滅後。故現不分。謂佛在時。但有懸記。而未分爲五段也。且依衆經列五部名。遺教三昧經五部者。一薩婆多部。（著絳色衣）二曇無德部。（著皂色衣）三迦葉遺部（著木蘭衣）四彌沙塞部。（著青色衣）五摩訶僧祇部。（著黃色衣）舍利弗問經五部者。一摩訶僧祇部（著黃色衣）二曇無屈多迦部（著赤色衣）三薩婆多部（著皂色衣）四迦葉遺部。（著木蘭衣）五彌沙塞部（著青色衣）大集經五部者。一曇摩毱多部。二薩婆帝婆部。三迦葉毗部。四彌沙塞部。五婆蹉富羅部。六摩訶僧祇部。問此經已列六部名。何因言五部。古來多釋。今且一解。僧祇既能廣博遍覽五部經書。明知不別執宗。是故據宗但唯言五部。上來略釋五部名義竟　次明二十部義。幷列其名。案宗輪論云。佛般涅槃後。百有餘年。摩訶陀國俱蘇摩城。王名曰無憂王。統攝瞻部。是時佛法大衆初破。謂因四衆俱議大天五事不同。分爲兩部。一大衆部。二上座部。論云。即於此第二百年大衆部中。流出三部。一一說部。二說出世部。三雞胤部。復大衆部中更出一部。

插入說字

插入舍利二字

名多聞部次復大衆部中出一部名說假部次復大
衆部中出三部一制多部二西山住部三北山住部
已上大衆部分破義竟 次其上座部經爾所時一味和合三百
年初有如諍事分爲兩一說一切有部二雪山部即上座部異名也 次復從說一切有部流出一部名犢子部次
復從犢子部流出四部一法上部二賢胄部三正量
部四密林山部次復從一切有部出一部名化地部
次復從化地部出一部名法藏部次復從說一切有
部出一部名飲光部次復至第四百年初從說一切
有部流出一部名經量部亦名說轉部如是從上座
部雖分成十一部上來五部二十部中今四分律當
三昧經曇無德部舍利弗問經曇無屈多迦部大集
經曇摩毱多部又二十部法藏部上總明第三分部
時節竟

第四律本翻譯時代不同者前雖戒法相傳律本未
至或單羯磨或別翻戒心且被時機未遑繁廣後來
三藏方譯律文西國五部流暉此方唯感四部此中
十誦律者六十一卷天竺僧弗若多羅秦言功德華
以秦弘始六年誦出本文羅什法師爲譯之如記之
第二四分律者六十卷晉國沙門支法領西越流沙
遠期天竺路逕于闐遇曇無德部罽賓沙門大乘律
師佛陀耶舍秦言覺明至長安以弘始十二年誦出
律藏時集持律沙門三百餘人於長安中寺譯出涼
州沙門竺佛念譯其梵語秦國僧道雲道含等筆授
與長含同譯其人樂廣故文詞頗富故鑒公云請大
乘律師於石羊寺新出律藏本末精悉若覩初制僧
祇律者四十卷有平陽沙門釋法顯遠遊天竺於摩
竭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具寫本文賫還
晉地以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十一月於陽都道場寺
就迦維羅國僧佛陀跋陀羅晉言覺賢翻出五分律
者三十卷梵本亦法顯持來有罽賓三藏佛陀什宋
言覺壽以宋景平元年於揚州龍光寺譯沙門釋智
勝爲譯以上翻譯時代不同竟

第五約藏教明分齊並釋立宗題目者今茲律典三
藏之中乃是攝第二毗尼藏差別名自律藏東流諸
師立宗旨者不少叙教盤者多家統而言之略有九

◆現疑信

家爲頌曰

止作受隨止惡宗　教行因果制一代
第七止善八戒行　第九三輪爲教宗

立破此諸宗旨義廣如記之然今南山律師用三輪爲宗謂世尊一化不越三輪今由冢俗愚識未曉正邪雖爲闡揚事如聾瞽故須顯現奇異驚駭耳目令其伏信是聖人故須神通輪爲無信也二者物既生信身雖伏從若不示以法言智開無路故次第二有説法輪爲無解也然信解乃明煩惑猶結非可口説謂得淨除義須依行尅證在已故須有憶念輪今此戒學後輪收何以知之經中所叙前必現奇令現信後説法戒則不爾約過則制無待放光等六事隨相持犯即事易明故曰三輪爲宗若偏論此鈔宗旨以法體行相四法爲宗次釋題目者四分律者蓋是法尙先師傳稟之教也此教之目名義有殊何者如四分即離中之別稱律則總內之通名非別無以顯總故先標四分之目非總無以顯別故後顯律之名言離中別稱者四分是五部之內一部之別名也若論

◆擇人一等二字

能秉彰名應言曇無德此云法尙又云法護亦云法鏡今就所乘題目故云四分據本文分者比丘戒本爲初分尼律下至受説二法爲第二分從安居法下至法犍度爲第三分房舍法下有二犍度并大小持戒犍度及條部律五百七百兩結集及諸增一等文訖此律部爲第四分故曰四分也律者法也從教爲名斷割重輕開遮持犯非律不定故律訓法也刪繁補闕者上明四分律者是其部之名從刪字下巳下是今撰者意釋云刪彼繁詞名曰刪繁增其遺漏名曰補闕（刪所訐反）刪由定也行事者此鈔意在行事非無生觀門故曰行事云云鈔者直取要文言不次叙不事義章故曰鈔則鐵務義也序者述也由也致也謂述此鈔由致也作者非無標名顯別者初作此鈔未題道宣之名其相州礪律師後見此鈔因寫一本恒看之謂言此鈔是首律師之所作也後知宣律師所作即標名顯別故曰作者非無等也京兆者天子所居之處也即都城也崇義寺者宣初在作鈔寺也沙門者息心達本原號爲沙門釋者舉其稱姓道宣者

標其別名。撰述者顯其所作文。言故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序（作者非無標名顯別）

第六隨文判釋者。就中分四。第一釋序。第二略列三十篇名。第三釋十門。第四廣釋三十篇之義。於第一釋序中又分爲三段。第一從初戒德難思下至群緒息唱來。明其三學相形優劣不等義。第二從大師在世下至同異區別來。明其師資傳法興替所由義。第三從自非統教意之廢興下。明其除疑決滯撰結今文。謂正序此鈔之意義也。於此三段之中更分爲二。從初至遺風無替來。明其是二。從逝于像季下則明其非。兩段不同。今即是初

夫戒德者。夫是發語之端也。戒德者。諸經論嘆戒文多。戒爲萬善之因。甚當三乘之標首。趣菩提之正道。越生死之良規。是佛法壽命。則行人之方軌。故曰戒德也。言難思者。有其二義。一體難思。二相難思。言體難思者。無作戒體非色非心。萬善初基。三乘正因。故曰體難思。言相難思者。從體起行。行則假相而詮。相周法界。亘塵沙境。一一境上發諸律儀。彌亘既寬。故曰相難思。冠超衆像者。此正嘆戒尊高。借喻首飾。冠是人首飾也。衣服等諸相。人身上飭具。如冠居衣服等衆像最上。今此戒居定慧等萬善上首。故喻以冠。衆像者是定慧等萬善也。戒能生定慧。定慧所依。故德超二學。故曰冠超衆像。爲五乘軌導者。爲訓作也。三乘幷人天爲五乘。軌者則也。正訓轍也。導者引也。今此明戒正是五乘之本。能持則出離三途。得人天乘三乘之果。故曰爾。寔三寶舟航者。寔由實也。止也。是也。亦取其是義。明戒能運載行人。度生死大海。至三乘聖位。喻之如船。舟是船之總名。航是舟之別稱。此正明衆生沉淪於欲海。取濟無由。佛示以三寶。令其歸仰。乘戒舟而迴濟截愛海之洿流。故曰也。依教建修定慧之功。莫等者。謂若能依此律教建立修行。定慧方從此生也。戒則居先。功高定慧。故曰莫等。也。推功歸本。故言莫等也。住持佛法。群籍息唱者。住持佛法。非戒不能。故文云毗尼藏者佛法壽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也。群籍者餘二藏也

上來三學相形優劣不等義。竟自此已下偏約毗尼藏。嘆戒功能也。自大師在世偏弘斯典。者佛說經教。不簡時處人說。今此律教則不爾。局佛自說要在僧中。唯被內衆。故能闢不諍之門。示祕密之深術。故廣張教網。大樹威儀。示輕重之兩儀。明止作之二行。簡時節處。不對俗陳。故曰偏弘。爰及四依遺風無替者。爰由及也。於也。上既佛在皆自弘宣。今明滅後四依出世。亦弘宣於法。而不替也。四依者。汎論三別。謂人法行也。行四依者。即常乞食。樹下坐。糞掃衣。腐爛藥。法四依者。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也。人四依者。約大小乘合論。若大乘四依。如涅槃中八大人覺為初依。斯須二果為第二。那含為第三。羅漢為第四。就小乘明者。初七方便人為第一。餘三同前大乘所列名也。遺者與也。謂佛既滅後。留此教法。遺比丘也。替者改也。滅也。去也。止也。待也。明此教法。此時無廢。復無改變也。風者佛之教也。風有靡草之能。教有除非之用。故曰遺風無替也

上明佛在及滅後住持之德。從此已下明其失也。逮于像季者。逮由及也。像者似也。季者末也。正法能眞。像但相似。故言像法。此明去聖日遙。教有陵遲之損。失像季者。尼若能行八敬者。今屬像法家之末。故曰像季。若尼不行八敬。此季則屬末法之限。故此季字有二意解。時轉澆訛者。立云澆訓薄也。訛者如物無稜角。非方非圓曰訛也。又云訛濫也。轉者謂是變動也。爭鋒脣舌等者。鋒者器刃之端。銳利之義也。濟云今評論佛法者。皆以勝負之心。互立是非。以舌相害。故曰爭鋒脣舌之間。雖口說空。行猶在有。中不能依教修行。但以寄在脣舌也。故古師云。言在飛龍。前行在跛鱉。後是也。鼓論不形之事者。鼓是動也。此明動即論不現之事。鼓動脣舌。高談遠理。云罪福無主。色空雙泯。以其眞如理相既深。非可見聞。故曰不形。形由現也。又云虛說至理。事同鼓聲。撿其業行。心未證知。內全無實。但以假說不形無名相之理。如鼓之聲內空無實。故曰也

所以澄嶺傳教。九代聞之等者。此下明教流東土傳

持損益。震者震旦也。嶺者葱嶺山也。此山已東名震旦國。所以名震。以日初出曜於東隅。故曰震旦。傳教至此。故曰震嶺傳教。九代即之者。從漢明帝永平五年夜夢。已來佛教東傳迄至今時。經於九代。所言九者。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名之爲九。謂昔代高僧名僧等。雖有智術神通拔萃。以一時生物信心。而不能任持佛法。亦不依律教訓時。故曰智術而已。已由止也

欲明揚顯行儀等者。此欲明二字冠下數句。謂如上智術之人。欲明揚顯行儀。欲明匡攝像教。欲明垂彝範等。不可得也。行儀者行謂戒行。儀者是軌儀。匡是救也正也。垂彝範者。彝者常也。又器名也。範者由法也。謂楷式法則也。將此律教之常法。垂布訓於後來之人。名爲訓末學。紐既絕之玄綱者。此下是喻說也。如綱有綱能整其目。今佛法之綱。用戒爲綱。若不持戒。則絕其綱。綱絕時亂佛法網。若有人能維持教網。不令斷滅佛法。是名紐絕玄綱。樹已頹之大表者。此明世中表剎等標記處。所有所表彰。如津濟之處。竪其大表。若人迷途失濟。使人遠望此表。知其方所。若能標之表忽倒。則迷所標之處也。忽有一人能更竪茲表者。還令得知津途方所。昔以戒法既無事同表倒。今更有人能傳律藏。使三寶隆安。是樹已頹之表也。頹者倒也。佛法之中用戒爲表。表於定慧斷生死之迷。向涅槃之路。戒表若倒。則失菩提之路。今能依教修行。是樹義。樹者竪也。可得詳而評之者。此明詳評律教者。要是上來竪已頹之大表。紐既絕玄綱者。方能平章律藏通塞也。自非斯上之人。不可平章此義。故曰可得。可得者謂豈得也

豈非憑虛易以形聲者。此句覆結上言鼓論不形之事句也。憑者托也。附也。虛者不實也。形者現也。謂托空而說者。如言不生不滅。色即是空。理無三際。迹絕來去者。是應道理之言。易得形聲也。聲謂聲響也。如前鼓論不形之事。人談無相理。易得聲名稱譽。由空理不可見。談者言多相濫。誰究其非。聞者皆信。易以形聲也。軌事難爲露潔者。此句結上欲明揚顯行儀等句也。軌者法也。則也。露者顯也。潔者淸也。謂欲無

◆托疑作託

相之理者易以形聲理不可見故今軌事依律教而
行者則雖得清顯出一事錯誤則人識知故俗云畫
鬼魅者易為巧圖犬馬者難為工即其義也
然則前修托律藏者前學諸師名為前修言指事披
文而用之者事謂衣藥鉢等事也如持衣加藥當部
缺文應取他部竟得手持而已前代有師不閑通塞
直信律文之有無不取他部故曰披文而用之也則
在文信實錄等者大律藏中明其持犯行相是實錄
也但行事之人不解去取即有濫耳如上不取他部
持衣之人人問何故不用外部持衣之文彼答言非
故不用但律文分明直言受持不稱加法此並出於
實錄故曰信實錄寄緣即繫濫者勝云如且初安居
法律文云依某聚落某伽藍若在聚落除伽藍之言
若在於伽藍除聚落之稱而不能思審隨文總牒者
於事即繫於法成濫故曰寄緣繫濫等如以學非精
博者博由廣也學若精博則能除繫去濫也不識五
部之通塞名為非博不練當宗之軌用名為非精應
說等者如上學非精博人心為師制法不少故曰應

說尤多尤甚義也取類寡於討論者謂不解類例取
外部持衣文等而用故曰討論者討尋文義共論量
也生常異計等者上寡討論之人既學非稽古一生
常習異計相承相淮師弟同迷故曰爾
致令辨析蹷戾者由其習俗生常不閑通塞使更斷
制持犯分別重輕故曰辨析析者開也辨者解也蹷
者罪也重罪曰蹷輕罪曰戾輕重倍分者謂判輕入
重斷重入輕也如屬常住物判入現前得夷屬現前
物判入常住得蘭故曰倍分也衆網維持等者此明
上學不精博等人執見不同維持僧衆綱綱法則乖
異也謂弘持衆法網網之人故曰衆網維持也言區
別者謂若綱維衆法不依律教者則令他方異處與
此行用不同寺寺各別故曰
從此已下正當第三門除疑決滯撰結所由義也自
非統教意之廢興者謂自非兩字冠下二句也言自
非博解教之有興有廢何能鑒通累等也言廢興者
如結淨地十誦則廢先有須解先無不應結四分令
結免內宿等罪此興也如是廢興非一考諸說之虛

◆迷疑遣

實。者考由定。也謂考定諸部經律意之虛實也。如魚
肉爲正食。經禁律開。約教而論。始則爲虛。終則爲實。
又云諸家所作與教相應爲實。與教不相應是虛。故
曰爾孰能闢重疑者。孰由誰也。闢者開也。明誰能開
重疑自非上所列統教意之廢興。人考諸說之虛實
人。已外無能。故曰孰能也。前代懷疑。今亦致惑。故曰
重疑。又云師疑弟子疑其來既久。今悉爲開。故云闢
重疑也。孰能兩字冠下四句。遣通累者遣由除也。累
是沉累罪累擔累之義也。言不識教之廢興。學非精
博者。則不能開此重疑也。則通於教中有所累也。今
能遣者。迷除通家大累。故曰遣通累也。括部執者明
諸部異執文也。詮行相者謂顯了義也。今明自古諸
師學非精博。復懷重疑。何能得詮戒行之相也
上論文疏廢立者。古師章疏中。有廢昔義辨正義。廢
昔非顯今。是故曰爾問答要抄者。前代諸師所述章
中假設賓主問答。以爲要抄。故曰爾。至於顯行世事
者。顯由現也。現行當途法事也。如持衣說淨說戒等
法。是名世事方軌。來蒙等者。前人所作方軌法則。以

訓末代蒙冥之人。百無一本也
時有銳懷行事等者。銳由利也。謂精神俊利。人不依
聖教。多用意言。故稱義集。或復多列遊辭。而逗機未
足。者廣作義章。不應時用。故曰遊辭。機者機緣也。逗
者銳文云止也。方言云逗者住也。或單題獨磨成相
莫宣者。古德雖出獨磨正文。而不出如非等。相依文
直誦。前事不成。故曰爾
所以尋求者。等者上單題獨磨之文。是碩學經遠者
方能了知。淮而行用。餘者不知。故曰爾
余因聽採之暇。顧眄麤者。余由我也。謂我於聽律
之餘暇。竊看古師章疏也。眄說文云邪視也。邇非屬
意者。屬由當也。著也。言觀前代師傳所作文皆有其
失。不當我情也。俱懷優劣者。上句單題獨磨。是優成
相不宣。是劣有是等失。故曰斐然作命。直筆具舒者
立。云言未彰。口曰斐。命者召也。直筆者不事義章名
爲直筆也。又斐然者。此謂緝綴文章之貌。作命者。今
作此鈔。以命召後人依行。故云作命。命即召也
包異部誠文者。謂包括諸部律內要文。將來入此鈔。

今以字疑剩

括衆經隨說者。涅槃楞伽大集十輪阿含遺教等經。與律相應。即將入鈔也。及西土賢聖所遺者。如付法藏傳百論多論智論見論成論等。並是西方羅漢及菩薩所作也。故曰搜駮同異者。搜由取也。駮者除也。謂當部無文。取外同見文。故曰搜也。若有異見。或文繁則刪却。名爲駮也。言窮覈者。窮由究也。覈者研也。長見必錄以輔博知者。應師云。輔者助也。博者廣也。謂諸經論律中有長遠之義。我悉錄之。助成今鈔之知見也。濫述必剪者。謂先德諸師多有濫述。如杏子湯爲非時藥等。皆濫述。今則剪此諸濫。故曰言用戢通意者。謂我視諸師之所述群篇。並懷優劣。多有濫述。由此常使吾心不通。今日作鈔。剪其濫述。以遂我本情。我意已通。故曰用成通意。

或繁文以顯事用者。如下受戒篇中所爲事大。故須繁文。前明能受有五。所對有六。更明八種調理等。故曰也。或略指以以類相從者。且如單白羯磨自有三十九種。今鈔中直略說一法。釋其體相句數多少。存滅不同。餘悉例之。或文斷而以義連者。深解云。當

今現鈔作凡

部文斷。義取外部文來連也。如持衣加藥狂顛足數。文雖不具。義合有之。今取他宗。故曰義連。或微辭而假來問者。明今鈔中自有問答。如問云尼等四人狂中三人不足數。爲自言故不足。爲體不足。是等也。如是始終交映隱顯互出者。謂爲結前文。故言如是也。始終者。深云。謂此鈔中自有交映。如足數中簡六十餘人不足數。下羯磨文中更不出。犯亦如羯磨中明十種緣已下諸羯磨中更不明之。如僧殘中將夷謗他戒。列犯相具緣已下九十中。將殘罪謗他直指十三中犯相具緣。令取解也。前則爲始。後則爲終。今須將有以映無。將前以映後。故曰始終交映也。隱顯互出者。謂與欲中有自言。故不成持欲。故曰顯。無僧知故曰隱。足數中有僧知。故不足數。故曰顯。無自言故曰隱。故名隱顯互出

并現行羯磨者。今鈔中說戒受戒自恣等諸羯磨。是常途現行之事。故曰現行也。諸務是非者。謂諸行事務中明法則之得失。故曰是非。如受日中緣如故曰是緣非。故曰非也。導俗正儀者。此序下導俗化方篇

知疑和

儀則法式五八戒儀入寺等法式軌則是也出家雜
法者此序下諸雜要行篇也用濟新學之費功者立
云若覩此鈔竟一切法式儀則皆悉解也不假別處
尋求無費其功夫也
然同我則擊其大節者立云謂同我見者則能唱知
音大善大好也如一人唱歌一人拍掌故曰擊大節
也異說則斥其文繁者謂情見不同者嫌我鈔文繁
言何須如此繁說俱錄三五番羯磨將以行事便足
故曰文繁音義曰斥是不用也三蒼云斥者推也又
呵也除也必不急之言等者蓋來上法受緣受體末
代無緣名爲不急我若廣談非鈔之意故曰所諱
今圖度等者度徒各反量也圖者廣疋云度也議也
亦計也務兼省約者省是減也見字林減緘黯反約
者限也少也以兼省故則不繁以彙約故則不多也
救急備卒者急謂新受戒僧尼觸事面牆不識教相
交卽作罪梵行之難事若倒懸今此鈔示方軌離破
毀之過名爲救急備卒者忽有緣須看文卽解名爲
備卒如下導俗化方分亡人物等事卒至鈔備擬之

故曰救急備卒也
若思不贍於時事固有闕於行詮者思謂緣慮也不
贍者不豐足義不及義也 行者戒行也詮是能詮之教也謂我
思不及既闕失能詮教所詮行故曰闕於行詮則略
標指趣以廣於後者立有兩解初云我今雖作此鈔
但略指而已餘有未盡付將來碩學之人廣明詮序
又云今鈔中略標指宗意廣則於後三十門中明也
上卷則攝於衆務成用有儀者攝者統也衆者僧也
謂統攝僧家之法事故曰衆務中條遵於戒體持犯
立懺者謂戒體者受時無作體也持犯者隨中二持
兩犯也立懺者懺六聚罪中卷盡論此事故曰下卷
隨機要行托事而起者謂要行者衣藥受淨等種種
事也托事而起者導俗化方受五八戒并看病送終
等法皆是托茲病終等事而起故言托事而起下卷
此事盡論故曰想無紊亂指下文三十門中委審無
亂也紊文運反尙書云亂也
但境事寔繁者此言生起三十門題目意也境者情
非情境也事者持衣說淨等也此境與事非一故曰

寔繁也。今取物類相從者以標名首者。且如結界。總有七種。大界有三。小界有三。并戒場爲七。今直標名云結界方法。雖有七相從一名。餘二十九篇列之可解。又如說戒。即有心念說戒及對首衆法說戒。而今合言說戒正儀。故曰物類相從也

至於統其大綱者。此下生起十門來意。大綱即指十門之意爲大綱也。恐條流末委者。條者即三十篇題也。謂一一條事也。流者篇下所明事類也。謂我三十門中條流之內。有用他部文有輕重不同教興所由等。此大綱之意。致三十門中末委。故作十門辨統。即名此十門爲大綱。綱領下三十門之毛目也。謂恐三十門中末識其大家綱紀。故以十門示之。方鏡曉遠詮者。方由常也。常由勝也。又方由當也。鏡者照也。曉者了也。明也。遠詮者近而言之。謂述此十門。則照鏡下三十門中之意。由此十門托下三十門中二持兩犯。名曰遠詮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一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一末

上來第一廣釋序義已竟。從此已下第二略列其三十篇題目也。其三十篇者。束爲偈

標僧數非辨　戒綱受師儀　安恣篇隨犯
六衣四鉢治　陀像設俗客　病雜沙尼部

上來第二略列三十篇名竟。從此已下第三正釋十門義也

第一序教興意者。就此門中大分二別。初至上則通明教興來。是明教興通意。二從今據當宗以辨下明教既興已。當宗中自含差別之意。就通意中自有三別。初至人下明對機制戒意。二對外道下對彼外道之無法以明制戒之意。三對異宗下對他宗御法例通於無准。以明制戒之意

夫至人興世者。謂佛爲至極之人。故曰至人。唯佛一人得稱至人。獨盡苦原。故益物有方。者方由法也。佛既興世。說法度生。皆稱利益。故曰益物有方也。隨機設教。理無虛授者。謂佛說萬法。皆爲利益衆生。非爲

虛授善知性相隨於根機所宜。欲得人天即說五八。欲至佛果即說大比丘無願毗尼。宜聞三乘即說三車等喻。宜聞一乘則會三歸一。說常樂我淨故曰隨機設教。皆欲引至菩提故曰非虛授也。論云依大慈門說毗尼者。毗婆沙論第一卷明之云。修多羅依十力故說。毗尼依大慈故說。阿毗曇依無畏故說。大慈門者。如涅槃云。如來有三種慈。一緣衆生慈。此緣五陰衆生。願與其樂。二緣法慈。此緣衆生所須之物而欲與之。三無緣慈。不住法相及衆生相。是名無緣慈也。依此三門佛說毗尼。故曰依大慈門等也。

故律云者。律即四分第六十卷云。佛在跋闍國中。問諸比丘。以何心謂我爲汝說法耶。比丘答言。世尊以大慈故爲我說法。故曰慈念故等。

二爲對外道無法自居者。外道無可軌則之法。故曰無法自居。非謂無邪法。顯佛法人尊道高故等者。以佛是三界大師。人天尊貴。無有與等。爲世特尊。故曰人尊。所說之法能軌成物。善依之修行。便隔凡成聖。如此之法可珍可貴。異於彼見。故曰道高也。

今標宗顯制

趣下律中凡所制者等者。律增三文云。世尊何故制增戒學。爲調三毒令盡。故制增戒學。學意明盡茲三毒。定慧復明惑盡解滿。斷諸苦際。名曰異術。故文云若不撰結等者。文謂四分五百結集文也。即其文云。勿令外道以致餘言等云云。餘言者。外道言瞿曇沙門入滅。彼法律亦滅盡也。由此迦葉普告大衆。結集法藏以息餘言也。上釋外道無法自居義竟。

三爲對異宗故來者。此下第三段對外宗教興意也。言宗多別者。從佛滅度後至于四百年後。五部十八等部宗多別。故曰。

且如薩婆多部戒本繁略者。十誦戒本中齊整著內衣及著三衣。有十二个戒。此則爲繁。無不敬塔戒。嚼楊枝等戒。復名略。故曰繁略。言指體未圓者。指指撰也。體者戒體。其宗云作無作俱以色爲體。此宗無作戒以非色非心爲體。謂彼宗指撰戒體未圓。故曰也。接俗楷定於時數者。謂與俗人授五八戒。名爲接俗也。五戒要終身。八戒要一日一夜。不許延促。是時楷定也。受五戒定五。不得分受一二三。受八戒定八不

◎波疑破

得增減。是數揩定。薩婆多。雖執此義。自與本律相違。案十誦皮革法中。億耳優婆塞與諸商人入海採寶。船波失。濟伴死。獨存。迴還經餓鬼城。到一樹下。見有男女。顏貌端正。著天寶冠。共相娛樂。夜過女滅。卽有狗來。噉男女肉。億耳怪問何緣。乃爾。答言。我先作屠兒。迦旃延化我。我言。先祖常習此業。何得不作。遂教我云。晝旣屠殺。可受夜戒。由是今生。業報如是。億耳前行。復至一樹下。見有男女。晝日娛樂。如前廣說。此由好婬。迦旃延化。言夜旣貪婬。應受晝戒。故我等今生。晝樂夜受苦。億耳還來。具說所見。因就迦旃延出家受戒。據此律亦有分受。御法例通無礙者。御謂秉御。持法卽羯磨。此若作單白。加白二亦衆多白。若作白二加白四。亦加衆多白羯磨。皆得。唯得增。爲不得減。故言無礙

今竪無礙部人法有序者。立云。一人唯得心念法。二人對首法。四人已上秉羯磨衆法。少則不成。名爲人法有序。又有衆多異說。如記軌用多方者。謂用法濟時。多有方便。提誘唯存生善者。賓云。依成實宗五戒

◎插入據字

◎插入必字

十戒要盡形受。唯有八戒隨時長短也。任前人好樂多少。授一戒乃至八戒。不限一年一月。唯存生前人之善。開發信心也。立教意居顯約者。顯者明也。約者限也。謂單白白二白四。此三種羯磨對衆宣唱。文須明名之曰顯。不得加減。限齊於此。故曰約也

上則通明教興者。結上三段之文。是通家大教之興意也。今據當宗以辨者。生起下文有五段。如文可尋

問前言對異宗。故來與今據當宗以辨有何異也。答前對異宗四分之教顯異餘部之意。今此言當宗辨者。明四分教興意故異也

夫教不孤起者。謂若無機緣。佛則不說。故曰教不孤起也。言起必因人者。謂有漏病生。法藥隨被也。如須提那還家乞食。因行不淨。卽制初戒。復因林中比丘等。及檀尼迦比丘等。類制戒。此皆依人起。故曰故攝誘等者。弘由廣也。濟謂救濟也。此語同前軌用多方義。貴在得其本詮等者。此明佛制教意。貴存斷惑。終獲道。益依教趣涅槃。爲得本詮。本詮卽涅槃也。言誡雜叙其條緒者。條是枝條。緒是端緒。佛立教意。欲令

識根本所詮之趣其枝條次緒實類尋但得本不須論末故曰所以約開等者如儉時開八事曰開豐時還禁曰制又爲五種根性開制三衣百一衆具等皆爲人也故曰顯持犯諒意存無過者諒者高也高由相也顯持犯相意存無過也故曰

遮性等者如掘地壞生體非違理但妨亂修道招世譏謗故名遮也能遮正道故言遮惡言性戒者如十不善等體是違理無論大聖制不制若作違行感得苦果故言性惡禁性惡故名爲性戒此之性惡能遮於福前遮惡能遮道故佛制斷性惡則通於化制者如殺生婬盜等經中遮結業道之罪制教中又結夷等罪也故曰通化制也遮戒因過便起者謂以彼外道俗人訐其草木有命佛因制故曰

然則性戒文緩義急者濟云如怨逼行婬開與境合是緩三時禁樂是義急也謂隨諸重戒並有開文者如戒戒下有開通文是也文雖是開開實結犯者如婬戒若爲怨逼開與境交雖開境交若三時中隨一時受樂還結犯故曰開實結犯毀呰等者說文云呰

※插入開字

者呵也文顯也既是根本等者謂結上二文故知等者此句通結上文

遮戒一往制等者如安居是一往制若有生善滅惡緣故開受日去是開也開之過興等者如三衣是一往制後爲寒苦卽開畜長故曰有益便開既因開故貯畜過多招譏妨道名曰開之過興因卽制說淨故曰開之過興還復令制也豈非爲存化俗等者此句是通上文意也謂俗人因毀僧後生必須墮地獄故佛爲哀愍衆生故設教故曰爾大慈設教意唯撿失者此下通結遮性二戒教興之意也撿失者撿慈云印著封閉之義也應師云撿者攝也釋名云撿者禁也失者過也卽身口過失也

毋論具立復急二儀等者論文如記相承云比丘欲行婬聽捨戒還家是緩乃至不得共畜生是急無三時樂等也盜無主想不犯是緩下至草木不得取是急殺人非人想殺無罪是緩下至蟻子不得殺是急妄則說時前人不解不犯是緩下至戲笑亦犯是急故云具立緩急二儀也言令尋之以通望者謂二百

五十戒皆有緩急二儀。今應將此二儀通望一切戒
上來釋遮性往分義竟
二以開制往微教則通於二世者。教中有開制。今據
此開制之文。微教興之意。教通現未二世。謂如五分
雖我所制。餘方不爲清淨。則不應用。雖非我所制餘
方有益者。行之。故制已更開開已還制者。謂如儉時
八事儉開豐還制。此教雖是佛在時制。然亦通於未
來行用。故曰通未來教也。五分雖我所制。乃至不應
用者。五天竺之外名曰餘方。如西國用牛糞爲淨。雖
是佛制而邊方爲不淨不得用也
雖非我所制不得不行者。如國王制僧不得入城市
等。佛教中有緣開白入聚。故言非我所制由王不許。
須依王教。故曰不得不行。此如來在世教也。者謂五
分教佛自彰[illegible]。故曰在世教也
然二教相融互兼彼此者。五分曰彼。四分曰此。五分
現在教與四分未來教互得相通。故曰兼彼此
三以報有強弱教亦重聽者。強弱者根機有上中下。
故曰強弱。下根弱故開已後開。故曰重聽。如開畜長

抑入藍字

更開十日令說淨又忘更開不犯。故言重聽。聽即開
也。就制則深防限分者。如用虫水是深防。飲虫水是
限分也。故曰約行山世不同者。且如蘭若無人處開
自炙食等亦開從牛受食。在聚落中則不許。故曰山
世不同。山者蘭若也。世者聚落也。上來釋第三報有
強弱教亦重聽義竟
四以機悟爲先等者。大聖制教初興本無異轍。後人
神解自異。隨機悟入不同。致有五部之差。乃至十八
之別。所見既不同。教門即輕重致隔。故機悟爲先。言
輕重者。僧祇四錢三角犯重。四分得輕等也。五部異
執等者。此句結成上機悟不同之意也
五以事法相對者。如三衣一鉢是事。如法受持是法。
將此法被於前事。故曰相對。既有其事。則須有法。由
對事須法。故有此教興也。法唯揩式者。法者一切羯
磨也。揩是則也。式是法。式乖旨等者。旨是佛意。乖佛
本制意作法不成事。亦不成事。通情性者。此明法所
被事。情者謂有情之類。如受戒治擯等也。性者謂是
金木水火土五行也。如結界功德衣亡人衣等並是

●批鈔作比

非情事也。隨境制其得失者。立云隨情非情兩境。制其得失。持是得也。犯是失也。故曰得失。或托三性之緣者。即善惡無記也。善性犯者如比丘拔塔上草。爲女說法過限等。言惡性者。如嗔心打搏殺人畜等。言無記者。如不攝心意壞生草木掘地等。或隨世譏而起者。如非時乞食夏中遊行不受食等。皆被譏呵。故曰隨世譏而起也

且略引諸條等者。即指上來五例。言薄知方詣者。爾疋云詣者進也。至也。到也。謂我上引五條。薄知制戒本之方。所及所詣之處。即是下文心懷泥曰是所詣之意也。方謂方所也。總撮苞舉者。謂總一化教興始終之說。僻於教興之意。只令衆生至於無上菩提之道也

云何爲學者。將欲解其學義。且假問生起教興來由。故曰云何也。爲求四果者。積生植因方證四果。極小三生持戒方證初果。是利根也。或七生持戒。或經六十劫修行。方獲爲聲聞上首。如身子目連等

止隨前事者。此明下三十門中。雖各各有制意。皆是對前所爲之事。而明制意。非是大家教興之意。尋條知本者。謂下三十篇是枝條。此教興一門是本。若尋下三十門之枝條。不識其意者。須尋此門。則識根本制意也。上來廣釋第一序教興意義竟

第二制教輕重意者。所以此門來意者。爲下諸篇中。既持犯有輕有重。恐人不隸。故立此門。序不同之意也。故來裁斷寬難者。判割重輕。唯佛能知。末代僧尼。不識機教之通塞。故言難。原彼能施之教者。則是佛也。教主亦佛也。所爲人者。上中下根性人也。藥病相扣等者。此明機教相感。故曰藥病相扣也。豈可情斷等者。自意云。明佛是窮機。故識輕重。令人異佛。故不能裁斷於重輕。故曰豈可情斷等也

雖然重叕遠標者。實被來裔者。裔由末也。裔亦遠也。叕者實也。標者望也。教也。此明制教意遠遍遐代。名遠標也。在文自顯何假證成者。文即律文也。今序斯大略有七者。序其輕重兩意。不過此七種義也。若識此七條者。輕重之義可解

一與厭滯懷希與由起也。厭者飽也。今舉事明之。如

起厭善心，盡一時犯一切戒，名頓得罪，即重。若隨前後別別犯一二三，名漸得罪，即輕。此約起厭善心，漸頓明輕重意。二結正業科者，立云：佛以達了業體輕重，故使結戒還約此業而科，故有輕重不同。且如殺人戒，以人多智慧，既是道器，戒報勝，故殺者得夷；畜生非道器，愚騃無知，殺結墮罪。乃至下篇，約結正業有輕重。故曰三報果不同者，如目連問罪報經說：初篇夷罪，如他化自在天壽六十千歲，墮泥梨中，於人間數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如是六聚罪果報輕重不同。亦如五八十具，感人天聲聞爲異；持菩薩戒，乃至成佛果爲重。故曰報果不同也。四攝趣優劣者，且約初篇四戒說，若犯婬於三趣境，皆得重罪。下三戒者則有優劣，如盜人物重，非人畜生蘭吉漸輕；殺人則重，殺非畜蘭提漸輕；妄語人則重，非畜蘭吉。並是約趣有優劣，故結罪有輕重也。優則長也，劣由短也。五起情虛實者，且如殺戒人非人想、非人人想，是虛結方便則輕；若人作人想，是情實結重。盜約無主作有主想，是虛結方便蘭，是輕；有主物有主想，是實結夷，名重。故曰起情虛實也。六開制互立者，立云：如大妄語制波羅夷，是重；開其戲笑說，還犯吉，是輕。故知開制皆有輕重也。亦如離三衣宿制墮，是重；若不得會開捨而得附衣吉羅，是輕。七約行彰異等者，如上行居蘭若，即許離衣六夜；下士居於聚落，不許離衣，是也。諠者謂聚落，靜謂蘭若也。此約行明輕重也。並制教之本懷者，謂佛本制教有輕重之意者，不過此七種義。此七是制教之本意也。言據斷之宗體者，若欲斷割重輕，理須據斯宗體。此七是其輕重之宗體，故曰據斷宗體。上來七段不同，總是釋第二制教輕重意門義竟。

第三對事約教判處意者，此門來意者，爲明行事及判罪之時，須識本宗，恐橫加穿鑿，妄引他部，故有此門來也。對事者，謂三衣一鉢、結解諸界、安恣、分亡人衣，並名對事。言約教判處者，既有前事，理有法被，法即教也。將教撿事，故曰約教判處也。判謂判割，處謂處分也。且如對亡物爲言，須判斷是非，處分輕重，可分不可分，故云判處意也。

言佛法東流幾六百載者。從西方流至此方。故曰東流。幾六百者。幾音其。久訓近也。此明佛法東流。自漢明夜夢。至今貞觀年中。猶少二三年。不滿六百載。故曰幾六百年。判割是非競封同異者。如昔有依十誦借衣鉢受具。而誦四分羯磨。判爲是者。非也。言競封同異者。封由閉也。謂封執其懷。閉塞不能開通。故曰競等。

●增入尋討者三字

良由尋討者不識宗旨者。謂各依當部受戒。及至行事之時。並不識其本宗。指所以即有競封同異。只是不識當宗之旨也。濟云。不識五部之宗旨。輒以己宗定他持犯。故曰不識宗旨等也。言行事者昏於本趣者。明行事之人。於當部中斷割輕重。猶尚昏迷。不知本部輕重之相。故曰昏於本趣。昏者暗也。須依本受之宗行事。今若取僧祇持衣文來此部行。名曰昏於本趣也。

執教必佩眞文者。佩由帶也。謂案律藏之文。非爲邪教。師既帶眞文。則識宗旨。由識宗旨。故行事不昏。由不昏亂。故不招他譏謗毀辱之耻也。淪乎嗤責者。淪謂没也。溺也。沈也。嗤若博疋云。輕也。字書云。笑也。勵師云。嗤(充之反)謂輕侮也。今明執案眞文。並免輕嗤重責之過也。

豈得異部明隨者。本是四分受戒。今隨行中還約四分行護。四分文義具足者。則但用之。豈得用十誦僧祇等文而判割也。

猶恐不曉大綱等者。謂如前所說宗旨本趣。名爲大綱。欲明上雖梗概略約總相說此大綱。猶疑今人未了。故曰猶恐不曉。今欲曉明示誨。故曰更示其分齊。自意云。更示分齊者。通指此門也。脫罹愆失者。脫是不定之辭也。又脫者誤也。罹(力知反)網也。愆者說文云。過也。失也。失者過咎罪也。欲明偏用此一宗判他輕重持犯。誤他前人悔罪不滅。自身獲罪。彼彼俱墮罪網之中也。言其唯不學愚痴者。此明上來將己所學之法。判他持犯。非但他令罪不除。自復增其不學無知之罪。故曰愚痴。愚痴即無知也。

今通立定格。共成較准等者。勝云。此明前執一隅。但識當宗。不識餘部。今立二十門。通顯諸部。一一出十

◆下疑脫賓八十三字○下疑脫律字

誦僧祇等名。名爲定格。格者正也。謂引諸部。共成此
一宗。各示其名。即定正也。共成較准者。今將此四分
教文。判事被事。若不同。則引諸部共成此一宗。行事
使周備分明。故云成較准。較者明也。准者平均也。度
也。(爾正文也)一披條領等者。指下三十門。爲條諸此一門
爲領。欲明三十門中約教所被事。引諸部文。一往處
斷持犯受體與隨行輕重相違不相違等不等義。恐
迷引文。聽結在懷。將其此門照之。若披此門下。則疑
壅悉除。名釋然大觀。釋者除也。廢也。解也。觀者照也。
第四用諸部文意者。爲三十門中皆用他部。恐人不
諫其意。故有此門來也。如前序云。苞異部誠文。括衆
經隨說。即應此門也。
本實一文者。原佛制戒。唯是一文。佛既滅後。大迦葉
波結集法藏。[ ]誦異世。五師相承傳授。更無異見。故
曰本實一文也。但爲機悟不同者。礪解依眞諦三藏
傳云。一百年後分爲五部。二百年後分爲十二部。四百
年後分爲十八部。分爲五部者。憂波毱多在世。末後
育王大集論師。共論佛法。是時諸人各以情見不同。
有所偏執。毱多不能判正。遂分此藏爲茲五典。故曰
機悟不同等是也。言諸計岳立者。高山名之爲岳。如
諸五師各執已見曰計。謂執計情欲。各自稱言我所
見解是高是長。既各稱高。故曰如岳。
競採大衆之文者。初結時則分爲上座大衆二部。城
內爲上座部。城外爲大衆部。其上座部迦葉滅後五
師傳持。過一百年離分五部。今言採者。前上座部其
衆大。故名大衆部。非前所論城外結集之大衆也。今
鈔文言濫。
輕重異勢者。如祇四錢三角犯重。四分但得輕也。摩
觸二戒。四分通體。闌伽論云。意在男者蘭。意在女者
殘等也。故曰輕重異勢也。持犯分途者。如結淨地。十
誦爲犯。四分爲持。故曰分途也。有無遞出者。立云。四
分有庫倉。僧祇有樓閣。多論有道行界。五分水界。十
誦有可分別不可分別聚落。四分有三種受日。十誦
有三十九夜。祇有事訖羯磨。如是事非一。不能具錄。
故曰有無遞出也。廢興互顯者。如結淨地。四分十誦
俱有文。但廢與不同也。一有一無。名互顯也。又歌聲

誦戒。五分所廢。四分爲興。故曰互顯
二隨本者。重制名爲隨本。如林中制三趣同犯也。三法師語。四意用文顯也。今引此論意。欲取第四句意用義。成今門中之意也。及三藏等廣說者。等者約三藏教。非約人也。先觀根本者。此卽釋上一本起句文。次及句義者。卽釋前二隨本句也。後觀法師語者。卽釋善見論主。五百無著之所說也。與文句等者。用等者立云。釋前第四意用文。然今引此論中四法來者。此是用他部文意門。便正取第四句意方便度用等文也

然行藏之務。實難等者。行者則取也。藏者則捨也。欲明諸部。既輕重異勢。持犯分途。有無遞出。廢興互顯。今欲取欲捨。大難也。且述其大詮。以程無惑等者。詮是能詮大教也。上既明取捨不易。今則欲明我取外宗之文意。故曰述大詮。程(除荊反)限也。量也。法也。我述大詮之意者。人若識之。量應不疑惑也

謂此宗中文義俱圓者。此下正是釋述大詮也。文義俱圓者。如四分宗中四重之戒。文義俱足。亦結界一法。文義俱足。約結界事。更無缺少。故曰約事無缺也。

餘有律文不了。事在廢前者。如律中用魚肉爲五正食。此是不了之文。涅槃教興後。一切悉斷。律文不了之教。是涅槃廢時之前。故曰事在廢前也。有義無文無文有義等者。如四分有持衣加藥之義。而無其文。卽用十誦文。無文有事者。如受鉢坐具三衣七日藥。亦道行水界解戒場。並無其文。而有其事也

必取義勢相關等者。如四分十誦護衣同護明相。此名義勢相關。故取十誦文成四分持衣也。必緩急重輕等者。且於受日十誦三十九夜。祇事訖是緩。四分約緣有三品是急。祇護衣通夜一會是緩。四分限明相急。言重輕者。如祇盜四錢三角得夷是重。四分犯蘭是輕。是非條別者。十誦和上不現前受戒名是。四分爲非。五分借衣受戒得戒爲是。四分爲非。十誦白衣受戒爲是。四分爲非。故云是非條別也。言准論不取者。卽善見論也。論云與文句等者取。不等者莫取。今正指此文也。故文列四說者。謂律文有四大廣說。卽增四文中明也。一有人云我從佛邊聞如是語。二

從四人已上和合僧邊聞三從三人已下衆多人邊聞四從一人邊聞者未得即信應勘挍三藏教法同者應語云大德所說與教相應不相應等云云今引此四說顯前句與文句等者用不等者莫取也十誦墨印義者同四分四大廣說也墨印者異說云云不定動合規猷者規者圓也則也方也猷者法也謂動合方法法則也理何晦沒者晦者暗也謂我今作文者其文義明顯無有暗沒故云也

若不鏡覽諸部偏執一隅者謂不見諸部明文直取四分一文鏡明也照義也覽者見也涉事事則不周者事謂如持衣加藥等事事則不周者謂無文被前事故曰不周也謂如第一師而但手持口不陳辭是不周也挍文文無可據者立云如下第一師云我挍四分律無持衣加藥之文可據故但即手持而已耳互指為迷誠由無教者謂取他部者指不取者為迷不取者指取者為迷如是互是非實由不通諸教故曰誠由無教也

若四分判文有限等者立云四分衣鉢不具是不得戒之限不可取五分借衣之文也

或二律之內者當宗為一律餘三律通為一律故曰二律文義雙明者且如五分四分名為二律俱受十五日一月日之文即是雙明任情當宗採用也親自披閱者有二說初說行事時須自披尋聖教勸後人義也二云此句正是自述意也云我今取他部者是自披閱竟不是傳聞故云六師中一二文顯也第三師意者四分捨戒文中但謂對狂人不成捨戒足數文中則不明得不其義合有律文不了此師依十誦了文廣明是不足之相便用他部也餘無此義者此師亦不取第四師歌聲誦戒結淨地等文明了而但依他部所廢故不用

餘亦參取者參由同也亦云雜也得失隨機知時故者此明諸師執見不同若取外部文用者名之為得不取外部文者名之為失言隨機者得失俱名隨機取外部者名為隨機而得若不取者亦是隨機名失也以此得失取捨並是隨於機宜然以用須知時故也

第五文義決通意者。此文來意前門中云有義無文無文有事。今則決通元意。故下引年代鈔遐等

夫理本絕名者。此明眞如至極理本絕名言語道斷。故曰絕名。故立名標其宗極者。此謂將名召於理也。且如一切名字。皆詮於理。然眞理雖絕名言。要假名言。方能識理。如月雖非指。至終假指以見月。今若不標名。莫知理之至極。如眞如。涅槃。實際。彼岸。安樂。解脫。並是假名。若不立此名。將何詮無相之理。故曰立名。等名隨事顯者。事卽情非情事也。對此之事約爲名。此是假名。世諦之法。故曰故對事而備斯文者。如對衣鉢結界安居等事。卽有受持文結解文也

然考斯律藏言事並周者。考由定也。謂律中言教。對事對法俱周備。故云言事並周。眇邈者是深遠貌也。罄采者。謂佛說法必假言聲。聲者教也。采者色也。卽佛身微妙色也。法爲時移者。佛滅度時。眇邈隨時法滅。故曰。賓云近時西國有惡王毀滅佛法。時有一長者。借深慨世無僧可供養。忽於道路遇一老僧。卽請還家。設純乳粥。僧食一口悲慘。長者恠問。粥不好耶。其僧報言。長者識我以不。我是佛子羅睺羅也。所以悲者。今此粥雖是純乳。自覺其味不如佛世純水羹粥。其味勝此。佛在之水。勝今之乳。我思此故以悲耳。准知法水亦轉滅。故云事多殘缺者。法本被事。今法既不足。故事有缺也。卽如四分無持衣等文。不能辨前持衣之事。故曰殘缺也。加以五師等者。五部異執也

今總會之以通大見者。自意云。五部之律言義矛楯。輕重相乖。不可以情通。不可以意解。古來執諍連代不消。今總會通。故言爲大見也

若文義俱闕舉一以例諸者。立云。如非時食戒。則無闕文。復無闕義。此一旣爾。餘戒例然。此說不然。鏡中說對此門。科文爲四。初至今總會之以通大見。辨決定通取諸部之意。謂本藏具有爲多緣故。闕文非本無。今通之是括部執成前補闕之意。第二文義俱闕下四句。正辨決通之應不中有四句。初文義俱闕句者。不須取。次有三句並判令取也。第三然文義決通誠難廢立。彰決通用是難也。第四故律云已下引文證

雖決通之意。第二文義俱闕等者。若此五部之內文義俱闕者。是不合取他部文。此門大意本四分一部之中文義互闕者。取諸部文義來。爲成此部文義。既其俱闕。何必取他部文。故知此句不應取也。舉一例諸者。四分律內文義俱闕。戒多有且舉非時食一戒。例諸戒。故曰(此釋大覺記說也)或就理有而成前事者。如持衣說藥之例。義理合有而成其持衣之事。故取十誦文。成此部持衣事也。故曰或在文雖具而於義有闕等者。亦取諸部意。如五正食。是文雖具義。則有闕。涅槃教廢。故今取涅槃經文定四分闕義。故曰義定也。論者前善見論意度用義也。或義雖必立當部無文者。如結大界濶狹。四分但言一日往反。今義准取僧祇文三由旬爲量。故曰以息餘謗者。謂不取十誦加藥持衣文。外人即云汝宗中教法不足。外宗現有明文。何以不取耶也。蓋封懷守株之人也

然文義決通。誠雖廢立者。正結上文也。開遮者聽制也。不然便有累於自心。故無益於他境者。若不識決通之意。秉法被於前人。自他無益。謂前事不成。自又得罪是也

故律云文義俱同者。四分增十二文也。有四句。初句云文義俱同者。如僧尼二部各有五篇。第二句云文同而義異者。如用飲虫水同護命。故文雖是同。所表義異者。如數胎閏。謂減年戒未開胎閏。受戒犍度中亦開胎閏。兩文雖同。其義各異。減年戒未爲開和上墮罪。犍度之中爲開弟子得戒。故是義異。第四句文義俱異者。如僧尼不同戒也。并隨經律者。如遺教善生涅槃楞伽是也

十誦有三事。一本起者。即是須提那也。二結戒者。因玆本起佛即集僧制戒禁之是也。三隨結者。即林中制也。二部戒律者。十誦律文初列僧尼二衆戒本。是也。并及義解毗尼者。謂十誦律一部大藏通名毗尼也。謂彼律中初列戒本已下。即一一牒解所解者。通是毗尼。故曰也。增一者。十誦增一文也。謂從一至十一上加一。故名增一。開遮輕重者。如五大色名不淨。不許服名爲遮。非五大色是淨。許服即是開。開即是輕。遮即是重。故云輕重也。是不淨遮等者。即彼律文

也如是等籌量本末等者即彼律前後文也

比丘能知五相者一緣起二結戒三隨結四辨相五開遮辨相者入毛頭許等也開遮者心亂癲狂等皆名開遮不看他面者即自有明解心無疑畏豈復看他顏色故曰文略同上廣如彼疏者謂了論文中有五相前三略同上十誦三事後二相如了論廣說故曰也

第六教所詮意者前門決通令取諸部合文具足未知其文所詮何等因有此門也教者是能詮也所詮者謂二持兩犯也

詮教之文者謂即是律文也其大趣者謂持犯也故曰止明持犯

境通內外者謂持犯二行或用內心為持犯之境或用外事為持犯之境故曰內謂行心結業者謂於識想受行四心行前三心此屬無記不能成業流至行心隨作善惡方成結業言結業者結何等業謂結持犯之業內起三毒是犯將毒為境內起三善翻此三毒名持即將善心為持境也此之二境俱結在行心

◆悉鈔作穢

◆掉入草字

非前三無記也故曰外謂情事順違者情是有情境事即非情境也此之二境上俱有持犯故曰順違但令教行相循始終無犯者教謂律教也行者是心行也循者深云循是環謂是不間斷義也勝云循者巡歷也但將教約行將相巡歷不與犯緣相應者皆名持也慈云循是相應義也與教相應也言始終無犯者初受具已曰始一期報盡曰終護之光潔名之無犯若生來不學於法無聞者謂從初受具已來名曰生來非出父母胎也不識持犯輕重開遮如非之相故曰於法無聞何以得知受具已來名為生來律序偈云佛戒所生者爾乃是眞生猶如鴦崛魔如來所記則是兼福罰者如新受戒人不知教相見塔上草淨塔拔草望心得福望違佛教得提故曰兼福罰也

事情虛實者謂可學九句中識事識犯則結根本此情實也不識事不識犯及疑等亦結根本名之為情虛事虛實者境想五句中一二句境實第三句有虛實可知非人畜來替也初句結夷後句結蘭罪夷蘭雖殊莫非是犯故曰不問等此通名持犯者謂汎於

情事。上明其持犯。未辨其輕重等相。故曰通考
若結篇正罪者。謂結五篇之正罪也。窮詰治罸者。謂
斷割罪時。先須窮覈其輕重也。束其方便等者。謂攬
方便為果罪也。先須問其情所犯。觀其所犯與教何
處相應。為與方便相應。為與果處相應也。此則量擬
覈其實情義也。輕重得於理教者。理者謂業道違理
罪。教謂違制教罪。即違理重。違教輕。今斷割人。好識
其輕重。乃得分其理教二種分齊。則斷割皎然。蕪者
草穢地曰蕪。謂既覈得實情。與教相應。斷其持犯者。
無有蕪科之過也。此別名持犯者。此約對治為言。故
曰別明持犯

◆明鈔作名

第七道俗七部立教通局意者。七部出家五眾。在家
二眾。名為七部。言教者。化制二教也

◆言鈔作立

顯理之教乃有多途者。謂佛隨機設教。皆為顯眞如
之理。眾生機有各別。教則隨機差別。故有多途。雖然
不出化制二門。故曰大分為二
但汎明因果者。謂但汎明善惡二因。感苦樂兩果。修
善行。偏作惡得罪。忍辱端正。不殺生長壽等。故曰汎
明等也。識達邪正者。即涅槃經云。此是佛說。此是魔
說。八不淨物畜者是邪。不畜者是正。畜者是魔眷屬。
非佛弟子。又不信因果是邪。歸依三寶是正。廣如涅
槃邪正品說。科其行業沉密而難知者。且如化教但
論不應殺生。而不分殺生有輕重之門。今欲科其輕
重之業不知。故曰難知。顯其來報明了而易述者。如
持五八十善戒人。得生人天等也。現觀因則知來報。
故曰明了而易述
二行教等者。南山律師云。言行教者。依教興解。非行
不成。故曰行教。亦曰制教。教由制興。故曰制教也。定
其取捨者。若依教如法者。乃可行之名取。若是違教
非法者。不可行之名捨。立其綱致者。五篇七聚名綱
致也。決於疑滯者。謂疑犯疑持。疑於輕重。雍滯積年。
於事不了。一見律文。解便通達。故曰決於疑滯也。指
事曲宜等者。謂行教一一戒。皆指一一事。曲宜說不
同。前化教汎說婬盜。不顯於境犯處等。今律教即顯
其境。三趣優劣。得罪差別分齊。一披盡解。故曰不假
重攪。事有再科之態者。如犯殺盜等罪者。科違戒罪。

◆持入曰字

復加業道一罪。故云再科。科謂科罰也

然則二教循環非無相濫者。濟云化教中亦有制教。制教中亦有化教。故曰相濫。何者是邪。如涅槃楞迦遺教。豈非化教。其中即明戒律之義。又如四分受戒犍度初明如來度五俱隣等。說四諦十二行法輪乃至三輪度外道等。豈非制教中而亦有化教。故曰非無相濫也。舉宗以判。理自彰矣者。立明化教用理為宗。約心以明得失。亦云用心業為宗。行教約事為宗。則用身口業。以明得失。上既云循環相濫。今舉此二宗分判。道理自分。故曰自彰也

謂內心違順。托理為宗者。如若內心違理起心則成犯。若起心順理則成持。持犯成就。皆托理生。故曰托理為宗也。則是化教也。外用施為等者。此明行教。身口不動。雖復起心。未違行教。待動身口。方可科罰。故曰必護身口。則依行教也

故經云者。此善生經文顯也。所以更分者。此是生起今明意也。諸教雖明化制二宗。恐人不練。故我分別作此一門也

恐迷二教宗體者。化教以防內心為教宗。制教唯防七支為教體。作此分別者。恐後人迷。故所以我更分之也。妄述業行是非者。如依制教之人。殺畜得提罪。懺已不知業道。妄述已之清淨也。復有僧尼依化教者。見受苦眾生殺之。應有福。有何過失。雖無業道而不知與制教中具緣相應得違教罪。妄述我是清淨也。故曰永者長也。獨者除也。簡也。謂除上妄述之見所由也

第八僧尼乃至通塞意者。通塞者。立云。如受戒懺罪。僧通得作。為尼名通也。自餘結界受日等。但可自眾相對而作。互不得通名之為塞也

同戒同制事法相同者。如五篇中僧尼同戒。皆名同戒。安忍受說此皆同制。事法相同者。謂情非情事。即長衣鉢等皆同也。法謂羯磨對首心念法。是同名事法相同也。行用儀式具在諸門等者。立明如安忍等法。並在三十門中。任意詳用也。隱而難知具在隨相者。立云下隨戒釋相中。僧尼二眾之戒。廣釋其名相也。故曰具在隨相也

如紗作在

謂輕重不同者。如尼摩觸得夷。僧得殘。漏失僧殘。尼提。尼不安居犯提。僧得吉。故曰輕重不同也。有無互缺者。僧無洗淨過三節戒。四獨。言人紡績戒等。唯是尼有而僧無也。尼無輒教日暮等戒。僧有。故曰有無互缺也。犯同緣異者。高云如與外道食戒。犯同與緣有異。僧與出家外道。尼與出家在家外道。皆犯。又如畜鉢戒。僧開十日不說。即犯。尼入手當日不說。即犯提。其罪是同。開緣有異。故曰犯同緣異

此但分其宗類等者。謂且分兩位有同異互缺輕重等。然未明不同之意也。猶未顯其來詮者。未顯僧尼之戒不同有無之所以也。具如大疏者。如首律師疏中具說所由也

第九門下三衆者。式叉及沙彌沙彌尼名爲三也。若約戒體同大僧無作者。明其所發無表之戒體最同大僧。故下云隨行類等。塵沙。又報恩經云沙彌十戒比丘具戒。始終當一。隨時立名。譬如樹葉春夏則青。秋時則黃。冬時則白。隨時異名而其樹葉始終是一葉。戒亦如是。當一戒。隨時有異。賓云若受沙彌戒時與大僧同發得無表戒體者。沙彌時既得具足戒。更不應受具戒。又違婆沙。又彼論云近事受勤策律儀。不捨五戒。受得十戒。爾時成就十五律儀。勤策受苾芻律儀。爾時成就得二百六十五律儀。論既分明言十戒位但得十五律儀。至具戒位方加其數。何容沙彌普緣普發耶。答論據十戒成沙彌性。不遮普緣普發無表。故無妨也

自外行法不同者。勝云五德十數等。又安恣說戒等故。曰取捨有異者。如壞生爲供養三寶緣則開。餘無此緣則制。制則名捨。開則名取。亦云持則名取。犯名捨也

式叉摩那六法等。此是外國語也。此翻式叉爲學法。摩那爲女。故曰學法女。謂學具六法。防四重。六法者。頌云染心摩觸盜四錢。斷畜生命小妄語。五非時食。六飲酒。同諸二衆學之者。大僧與大尼爲二。二衆沙彌爲三也。勝云僧尼爲一。沙彌爲二。沙彌尼爲三。故曰同者三衆學也

第十門僧祇律是根本部者。僧祇部。外國云摩訶僧

◆插入部字

祇。此云大衆。此是城內。前結集者。名上座部。以迦葉在座年老得名也。衆既五百名大衆部。呼此上座•部爲大衆部耳。實非城外結集之大衆部也。今茲五部皆從前上座之大衆部出。故呼僧祇城外大衆部。非四分之根本也。所以將僧祇爲五部根本。據大集經云廣博遍覽五部經書。是故名爲摩訶僧祇。既言遍覽五部。明知非五部數。故判爲根本部。若依宗輪論舍利弗問經言初破分爲二部。一大衆部。二上座部。是中上座部。則四分之根本也。然大集僧祇律即是四分等根本也。二論者。謂大小乘論也

愚蒙者。有云一人無智曰愚。十人聚一處曰蒙。余智同螢耀者。此是謙遜之辭也。云我智若螢光。以我之解助佛之化者。喩若螢光助於日也。深云螢若晝出。則無其光。夜出則微有小光也。余亦然。若正法之時。不敢助佛化。助亦無力。如螢晝出則無光也。今末代之中。隨分助佛弘化。如螢之夜出似有小光也。故曰同螢耀也

言疎庸者。不親佛法曰疎。非文非武曰庸。應師云庸謂常愚短者是也。心不節愼口無法言。惡人爲友。名之爲庸也。輕侮戲言等者。三蒼云侮慢也。戲者法也。謂我何敢輕慢法言。戲論者。若言非非有非非無。即名戲論謗也

◆一字疑闕

學有所承等者。謂我親承首律師所也。聽講律得二十餘遍也。承必知本者。謂師師相承相傳不絕。故曰承也。親知如來制之本意。故曰承必知本也。每所引用先加覆撿者。謂今鈔中且引諸經論及古人章疏等。必先勘覆看其如非。後方引用。故曰先加覆撿等也。於一•一事下。廢立意多者。如律中犯重比丘開其學悔。古人判云若犯已未覆開悔。曾覆竟不開悔。今廢此義。但使臨懺之時盡露一切開悔。此義須立。又律中云餘處行。古人解云。是餘房行。此義須廢。今解謂是出界外。此義須立。如是等事非一。故曰一一事下。諸師所存情見繁廣者。古人立五種得戒義等。廣釋受緣受體發戒時節。當今闕緣多逝無益。是繁廣。故曰情見繁廣也

及教通律論理相難知者。教者律教也。謂論解律名

教通餘論言難知者如諸論中或云表無表作無作
教無教又多論云作戒以色為體無作以非色非心
為體如是判釋理相難識通解論文者方能了達也
故曰難知也
而抄略詮文多不具委著今鈔中取經律論文具述
來但是相應之言即引將來入其宗也欲知其始末
者且如破僧違諫戒始末繁廣不屬今時現行若欲
更窮所由非鈔之意也
臨機有用等者謂如對受說安恣訃請等事即披文
而用之不勞問於他人也豈復疑於罪福者既執事
案文何所疑罪福者福持罪犯豈疑持犯也
不急之務者謂遊辭也眞宗無機者指鈔為眞宗謂
若更加不急之文便是混機致使後人行用則昏迷
不識其意故曰鳥鼠之喻等者此況眞偽如蝙蝠鳥
取不得鼠取不得其鈔中若加不急之文竟致後行
事之人進取不得偽取不得故假喻鳥鼠也
此之十條總束諸門者是都結上十門也謂此十門
是綱領以分別橫括下三十門也

夫宅身佛海者銷此夫字已下生起立三卷之意宅
由居也謂居身在佛法海中也故曰言飡味法流者
謂心服於道水故曰形厠僧位者厠由間厠也言行
唯三位者謂今三卷攝三位行盡也
識達持犯乃至體相具矣者謂中卷廣明戒體相狀
及隨戒之相故言體相具矣外德彰用者謂識達持
犯具如中卷方能秉法被時善解匠物故曰外德彰
用綱領存矣者謂上卷是佛法綱領統收萬法下卷
乃是綱目還是綱領之所攝持舉領則毛端提綱則
目整也自他兩德成相多途者明下卷之文雜行乃
有益物及自利他巾導俗化方是利他若頭陀等是
自德故曰自他兩德問上序中明三卷之意前明上
卷次明中下此何故先明中卷次明上下者答大有
所以上序中明者是大家衆法次第故先明衆行住
持然後明受戒懺悔之別行也今此所明將中卷居
前者欲明自行是立身本體相既立方能秉上卷家
僧衆之法所以先明中卷
然則事類相投更難並擬者應師云擬者向也說文

云擬由度也比也類者例也如受戒事則有受戒類如結界事則有結界之類也今若不從類例標名趣者但散亂而說者尋討則難故曰也若長途散釋寡討論者勝云若今十門更長途一一散說下三十門事意此則不可盡其底故曰寡於討論也討由治也使舉領提綱毛目自整等者將此十門名爲綱領下三十門中所有諸事盡是毛目也若識此十門綱領者下三十篇毛目自顯現也㪚由則也隨事隨依者勸勵僧侶精進護持永離破戒之穢流蕭然而得解脫上來第三總釋十門義竟

〇標宗顯德篇第一

將釋此篇大分爲二初標宗次引文成德就初又爲二初至法輪不再轉乎已來明出家之人於衆別二行有依不依招其損益勸捨損從益以令教行第二從今略指宗體行相已下正明宗體就初復二從初至輿替在人也已來明不依衆別二教於法有滅失之損二從深崇護法者已下明依二教有建修之益就初又二初明淨衆教不容非約喻以顯勸釋等discusses

二從容致濫委以亂法司已下明非法衆主御於衆行正明有滅失之損就初文中分四第一法喻雙舉以明衆不容非不宿不越（不宿即衆行不越即別行此中偏舉此二行者良由衆別二行攝一切行盡故）第二從故凡厠預下勸成上不宿不越之義言尅須清禁無容於非勸上不宿之義沐心道水等乃至無染於世等勸成上不過越限之義所以若染於世即違聖戒限故第三良由非法無以光其儀已下釋上不宿不過所以令不越不宿爲欲光道顯德故第四而澆末淺識已下轉釋第二勸意何意苦勸云無容於非無染於世耶釋云爲澆末淺識庸見者多雖形服參緇侶而行不依律若不苦勸便容非染世故須勸之也（四文中此初文也此文中）言律海沖深者即法喻雙舉也（律法也海喻也）沖虛也問何以將律喻海耶解云海中有八不思議法戒中亦有八不思議故以爲喻律通萬像者津潤也亦度之義謂如大海津及無邊爲一切人物濟度之處律儀亦爾慈津及塵沙之境爲潤衆生之芽涉生死流到涅槃之岸濟度之處故曰律通萬像萬像即萬善也雖

揷入廁字

揷入湛字

包含無外而不宿死屍者謂如大海具八不思議雖無物而不包而終不宿死屍律海亦爾雖復普恩流萬品攝受一切而終不宿犯重死屍設有則羯磨擯出故曰喻不宿死屍也騰岳波雲而潮不過限者馬走曰騰高峯極峻曰岳謂如大海之波浪騰涌如山岳如上雲而至潮終不過限律海亦爾今治犯重僧尼及犯僧殘人時其羯磨作法威力德用亦大同彼海波浪而若有犯重僧尼不得非法治打杖罰但得以白四擯出置於衆外故曰喻潮不過限也

故凡廁預玄門至無容於非者此則勸成上不宿死屍義謂身居三寶位欲廁玄妙定慧之門人宜不應容犯重非法人也故曰沐心道水者等者此則勸成上不過限之義謂出家入道僧尼淨心持禁戒不樂人天之樂求出世之樂故曰故能德益於時乃至亦超塵網者此則結上二句謂淨心兢持禁戒希出離道人者道德內充殊聲外聞能生物善匠導衆生加以速出六塵五欲之愛網故曰德益於時迹超塵網也超由出也良由乃至無以顯德者此則釋上不宿屍不過限二句所以謂若不依律法修四威儀者其外儀則不可觀也何得生物善內心無道由何顯其外德故曰非法非道無以光顯其儀德此上辨得此下辨失

滅疑法

而澆末淺識等者此下明滅法之人謂雖受得佛戒而無護法之心令滅疾滅也此文中澆末者澆者薄也謂末代澆薄之流也膚見者膚淺近薄皮名皮膚夫 昔名參緇服者參由同也雜也緇者黑也學非經遠者積年集學名爲經遠如上淺識之人不能經遠尋師故曰情既疎野等者不親佛法曰疎心在理外曰野野是逸義也謂情常蕩逸無係念於法故曰疎野言寧究眞要者寧由安也焉也謂其不親法律人則不進生定慧安知出離之道出離之道名爲眞要封懷守株者封由閉也謂閉執愚心也言守株者草木根也宋時有人逐兎觸株而死後更於中終日守待時人號爲守株而待兎也言志絕通望者謂受得戒謂究竟不知戒是菩提之因又不修習定慧等出離之益故曰絕通望局之心旨無詣者謂受戒竟謂爲

吐疑加

果滿其出言亦無至趣故曰爾疋云詣由進也造奏詣進此是一義也意雖論道不異於俗者謂受得此戒在身說此戒善功德狀似論道但求其名利都不忻求出離生死故曰不異於俗也況談世論孰能體之者上句明學者尚自不知今此下明今不學者孰由誰也謂談世論之徒誰復能體斯戒法

容致濫委至于興替在人已下明非法眾主御眾行正有滅失之損此文中容者受也委者任也迷也安也謂容受此非法無德之人濫安法主之處則濫亂佛法故曰亂法司也肆意縱奪等者肆由放也謂如止濫法司之人不依法教放縱身口於徒眾有愛憎憎則犯輕而重斷愛則犯重而斷輕此名縱奪於愛是縱於憎名奪言專行暴尅者專由一也任也謂於所嗔之人境上非理加罰故曰專行暴尅尚非俗節所許者謂俗中高士尚不可吐杖捶能行仁慈況乃出俗僧徒而反行之新學困於磐石者磐石謂大石也謂此非法眾生畜養門徒常令酤酒買肉不教法用至年長大欲往遊方聽學遮不與去有三意故一恐學問勝已我便墮負二恐彼識達教相見我等過知我是非既不許出如大石壓草不得出頭也故曰律要絕於羈鞿者在身名羈在口名鞿是馬之羈鞿也戒律名羈鞿謂不依戒律放縱身口造種種過狀如馬無羈鞿故言絕也言正法玄綱者詺戒為玄綱亦名定慧曰玄綱謂今既不依教行無人能續故云玄綱覆墜也

戒下疑脫者以二字

故知興替在人者此一句通結上文也興字結上迹超塵網文也替字結前澆末等之文也深崇護乃至法輪等者若能為眾主人勸門徒後生人欲令其學問紹隆佛種即是深崇護法也既能依修行即是轉法輪也故曰何患今略示宗體行相者此生起下四種是其宗體也

夫戒隨器為功者器者眾生根器也器有大小戒亦有大小故言隨器也行者以領納為趣者謂能受戒人即領納所受之法也如白四羯磨一念之頃領納妙法居懷也而能善淨身心稱緣而受等者謂身無遮難發斷惡修善心師僧清淨衣鉢具足羯磨成就



今揷入者軼二字

如是內因外緣兩種相應。方發無作戒。所發戒體能與聖道相應。故名相應之道。若情無遠趣差之毫微等者。謂不知因此戒法能至佛果。無心希求名無遠趣。因緣小差。受者無心空加作法。無益。故曰徒染法流。言將何以爲道之淨器者。夫戒者爲萬善大器。以戒爲器。能盛萬善功德。故稱道淨器。道則萬善也。爲世良田義復安在者。謂剃染爲相。持戒爲性。性相兩具堪爲福田。今既受戒不獲福田之義。安在。安由寧也。淸身行徒等者。徒是今行門徒衆也。謂淸身心入行門之徒。衆意悕涅槃之果。故曰遠悕圓果也。言無宜妄造者。草盜反 謂受戒者。須遠求菩提。莫希人天之樂。造由趣也。詣也。言令契入無滯者。至心緣其戒善功德。令與我心相應。更無滯礙也。一說名無作戒體爲無滯也。言故經云等者。即涅槃經明無作戒體。今引此經。證成上無滯之義。據此明後釋爲當

但戒相多途非唯一轍者。轍有二音。一音逸。字統云過也。一音田結反 謂車轍。即當此用。多途者。謂境通塵沙境相。故曰多途。心有分限。取之不同。者隨意欲取

五八十具戒等。故曰若任境彰名等者。所發戒境無量。從此彰戒數名。則有無窮之稱也。且據樞要者。廣疋云。樞是門臼也。謂戶必依樞住。凡聖皆依此四法住。故喩樞要

語法而談不局凡聖者。謂若凡若聖。通有此戒法也。如沓婆受戒也。直明此法至出離之道等者。謂我今更不論其不局凡聖之所由。且明其戒法之義。故言直明此法也。言必能軌成出離之道者。謂此戒法可軌可則。能出離生死。成無漏道也。要令受者信知有此者。謂能受戒人。須信知有此聖法在身。乘之得出離生死也

今所受者就已成而言名爲聖法等者。謂聖人乘此戒法。得至聖果。故知今所受者。即是聖法。就已成聖者爲言。故云就已成而言也。上來就戒法中。分三段中此第一則出法名體。即所求之法也

但令返彼生死等下至長養此心使隨人成就者。教令發心。即能求心也。即緣境立心也。此恒沙善法者。因緣未具時不可得說。但信有此法爲因所起。起竟

◎插入叢論者三字

此法在身能軌生出離之道此則第二教令發心也第三乃可秉聖法在懷者謂上二段令信有塵沙二諦善法為所緣境又教令立心此二因既具已乃堪可秉聖法也此中未卽已秉聖法居體乃可堪加聖法習聖行耳故曰上文高栖累外者栖由息也累者生死罪累也謂既有斷惡修善返生死之心此高昇三界之表栖息於塵累之外故曰高栖等也言隨法之行者勝云受持此聖法在身起勤施為皆須護持名為隨法之行

二明戒體等者通論者通律之論也成論多論等唯明其所發表無表戒體今直明其能領心為戒體故曰直陳心相也相者卽法界塵沙二諦等相也以心緣此相故言心相故名為戒體也

要期者斷惡修善誓願也施造方便者受前八條也請師求戒等方便也惻恩明慧等者惻由悲也病也悲念衆生也此心卽名明慧愚心不悲痛故前法者指前門戒法名為前法云云此要期之心等者上持戒心與塵沙境妙法相應因緣相扣三羯磨竟於彼

◎會本該卷上一之一〇十張六

◎插入尾題

二種法上假緣引發生起此戒名曰緣起領納在心名為戒體者將受戒人能領之心為戒體也

必須廣修方便者深云廣修四正勤也謂未生之善方便令生已生之善令增長未生之惡令不起已生之惡令滅也檢察身口等者卽防身口七非此名戒也言威儀之行者上檢察身口能防名戒其相是麤今則於微細威儀行住坐臥四儀可觀故曰威儀之行兢志專崇高慕前聖者兢由能也明諸佛羅漢並此戒能得出離生死因茲戒德降魔成道我亦効之故曰高慕前聖也持心後起義順於前者此明前要心受時誓持不犯今已受後能順前期不違本心故曰義順於前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一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二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第十隨文判釋者就中分四第一釋序第二略釋三

◆挿入其字

十篇名第三釋十門。第四廣釋三十篇之義。於第一釋序中。又分為三段。第一從初戒德難思下至群籍息唱。來明其三學相形優劣不等義。第二從自大師在世下至同異區別。來明其師資傳法興替所由義。第三從自非統教意之廢興。下明其除疑決滯撰結今文。謂正序此鈔之意義也。於此三段之中。更分為二。一從初至遺風無替來明其●是二從遝于像季下則明其非兩段不同。今即是初

夫戒德者。夫是發語之端也。又云。凡言夫者。下蘊深旨也。而戒是因。而德是果。由先能持戒。即是其因。當知招樂報是得其果。故云戒德。故持地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持戒所得。故稱戒德。德即得也。亦云為物所稱曰德。欲顯佛弟子若能持戒。外有善聲。內除煩惱。名之為德。又云。戒者眾善所依。故稱德也。又酬功曰德。由今有無作戒體集在身。集生眾行。當來必招解脫之果。果酬今因。故曰德也。又德者。字統云。外德於人。內德於已。常無所失。故謂之德。今明猶戒施造有其軌。能得一切諸行成就。故曰德也。故遺教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故知有戒。即生功德。故曰戒德。自意云。但諸經論。嘆戒文多。戒為萬善之因。基當三乘之標首。趣菩提之正道。越生死之良規。是佛法之壽命。則行人之方軌。故曰戒德也。言難思者。濟云。如一白三羯磨竟。發得無作之戒。於一切有情及草木大地虛空無邊境上。發以戒善功德。豈是情能思量。故曰戒德難思。立云。戒從境發。境通萬有情與非情。斯境無量。戒豈有邊。邊不可求。是稱難思。又云。因戒發定。因定發慧。能斷除煩惱。尅趣菩提之因。藉戒為本。功深萬善。故曰難思。深云。非情之所測。名曰難思。有云。超逾劑度之外。故曰難思也。然難思者。有其二義。一約體難思。二相難思。言體難思者。秉白四教法。第三羯磨竟。一剎那頃。發於無作之體。非色非心。萬善初基。三乘正因。故曰體難思。二相難思者。以其從體起行。行則假相而詮。相周法界。亘塵沙境。一一境上。發諸律儀。爾亘既寬。是相難思也。故善生經云。虛空大地草木眾生。此四喻比量。豈是心慮能及。故曰難思。謂量同大虛。德周大地。此指戒

在字疑剩　衆疑像

體難思量。也亦得云約教明難思。德既衆矣。非心之所思。故曰戒德難思也。冠超衆像者。此正歎戒尊高借喻首飾也。未著曰冠平聲 著之在首曰冠去聲 如衣未著曰衣平聲 著竟曰衣去聲 如冠著之在首。衆衣必以隨之。喻戒能居上。定慧必隨後起。以戒爲先。故冠定慧及萬善之首也。戒超萬善之頂。如冠幘在在衆衣之上首。超言勝也。言衆像者。衆由多也。像由似也。萬善之行。名爲衆像。戒居其首。故稱超也。又云因戒發定。定能發慧。慧即多聞。多聞故解脫。解脫故涅槃。誠由戒力。推功居前。故曰超也。又云如人著冠在首。超於靴履衫帶上。名爲超也。即此靴衫曰衆像。今定慧萬善曰衆像者。皆因戒發。戒則居尊。喻之於冠也。深云衆像謂衆色象也。以戒非色非心爲體。故超萬色也。有人云聖教無邊。名爲衆像。戒最居上。故言冠超。勝云戒者能生定慧。定慧所依。故德超二學。故經云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慈云非但定慧二學由戒而生。一切諸行皆由戒立。故稱尊貴。若無此戒萬行不生。何能剋聖。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不得生。

又疑受　甚疑止

是以當知戒爲第一安隱功德住處。以此推之。從所依立名。推功皈本。故云冠超衆像。爲五乘軌導者。爲訓作也。三乘并人天是五乘也。軌者則也。字統云導者引也。示也。今此明戒正是五乘之本。能持則出離三塗。得人天三乘之果。若分行。亦能得人天等。如五戒得人。十善得天。乃至盡持得佛果也。亦云戒能軌導衆生至於五乘之果。故曰也。又釋爲五乘軌導者勝云。此句顯行因有感果之用也。軌者正訓轍也。用轍訓法也。故諺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此明楷模定義。論云能生物解有法則。故故名爲軌也。導者左傳云通也。引物使通曰通也。故論語云導之以德。應師云導者度量也。字從寸作。此明受道於人。寸忖度量故曰爲五乘之軌導。三釋皆當。寔三資舟航者。寔由實也。甚也。亦取其是義。明戒能運載行人。度生死大海。至三乘聖位。喻之如航。舟是船之總名。航是舟之別稱。此明衆生久沉淪於欲海。取濟無由。佛示以三寶。令其歸仰。乘戒舟而迴渡。截愛海之瀑流。故曰也。又字統云並船曰航。單船曰舟。由戒在世。故三寶不

蹔以戒能載運三寶。令佛法光顯不没。故曰三寶之舟航也。故華嚴云。具足受持威儀教法。行六和敬。善御大衆。心無憂悔。去來今佛所說正法。不違其教。能令三寶不斷。法得久住。又見論云。毗尼藏者佛法壽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即舟航義也。依教建修定慧之功莫等者。謂若能依此律教建立修行定慧方從此生也。戒則居先。功高定慧。故曰莫等。非謂餘之二藏當分無建修之功也。但由慧起假於定。發定之功非戒不弘。但推本於戒耳。故成論云。戒如捉賊。定縛慧殺。功由戒捉。故曰莫等。即遺教經云。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也。又解三藏之功由鼎三足。功無優劣。今論佛法創首。必戒為先。何以故。以戒為一切所依故。約斷煩惱而論。要假明觀。云云有云依教者通約依佛三藏正教修行。非簡除邪教。如外道鳥雞鹿狗等戒。則非可依。又釋依三藏聖教修學。戒是初基。能生定慧。定慧由戒而生。推功歸本。故言莫等也。住持佛法群籍息唱者。住持佛法非戒不能。故文云。毗尼藏者佛法壽命。毗尼藏住佛法方住也。故

●稱入佛法二字

●師字疑剩

經云。我不滅度。半月一來。又云。若我在世無異此也。故知毗尼之藏。功被末代。又善見論云。毗尼者是汝大師。又云以律師持律。故佛法住世五千歲。豈非毗尼之力也。若修多羅阿毗曇二藏。但說沈寂之義。明因辨果。其理幽深。言無所寄。不能住持佛法也。又解經教之中。談理無窮。是群籍義。群者衆也。溥書曰籍。即修多羅毗曇二藏。詮於定慧。定慧之教。但能遣有滅空。空不異色。論色色不異空。此乃至空即色。何曾滅色求空。即色即空。不勞離空而求色。論茲妙理。群籍盛談。若欲住持佛法。俱須息唱。故律中簡集智人。要是明解毗尼者方得留在衆內。若但解餘經論二藏。談說大乘。雖廣博衆經。而不免斥出也。

上來明三學相形。優劣不等。義竟。自此已下偏約毗尼。歎戒功能也。自大師在世。偏弘斯典。等者夫教不孤起。必假人宣。宣人唯佛。稱主明茲律藏。不同餘經經則不簡人與時處。諸天諸仙菩薩聲聞但能說之。人為佛印可者。則得名經。又隨至一處一時說法師即名為經。而經教又通道俗。今此律則不爾。局佛自

典疑也

設要在俗中唯破內衆故能關不諍之門示秘密之深術故廣張教網大樹威儀示輕重之兩儀明止作之二行簡時簡處不對俗陳故曰偏弘又解佛在半月每自說戒後因過起方命別人故曰偏弘濟云佛說經教但一時說更不重說故不得言偏弘也若毗尼之教佛前說竟後若未聞者更復重述乃至涅槃常制戒律故曰偏弘也言典者此是經書典籍也如尙書云作堯典典外學家釋曰典者常也言可爲百代常行之道故曰典也爰及四依遺風無替者爰由及也於也上既佛在皆自弘宣今明滅後四依出世亦弘宣於法而不替也佛雖滅度用此教法付大迦葉乃至毛異世同世五師及至四依出世弘佛所遺之風不廢替也言四依者汎論三別謂人法行也行四依者卽常乞食樹下坐糞掃衣腐爛藥法四依者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也人四依者立云約大小乘合論若大乘四依如涅槃中八大人覺爲初依斯須二果爲第二那含爲第三羅漢爲第四就小乘明者初七方便人爲第一餘三同前大乘所列名也皆謂小乘羅漢大乘羅漢等如涅槃中所明此是大乘四果盡是菩薩假爲此羅漢等之名云云尋涅槃疏中亦有此意如涅槃所明者總是菩薩耳又約榮疏解四依大小乘相對辨者一者如涅槃云有人出世具煩惱性是名第一卽地前菩薩以擬小乘七方便人同爲凡夫未眞斷惑是故說爲具煩惱性爲初依人也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初地已上六地已還菩薩同在欲界以擬小乘苦忍已上斯陀已還此之二果雖入聖位同未離欲界是故合爲第二依人也或云初地至七地也然聲聞以見諦爲麤思惟爲細菩薩以三界爲麤習氣爲細今六地終心斷三界結盡猶如須陀洹斷見諦結盡也七地始侵習氣如斯陀含侵思惟結也以其麤細盡不盡同故將初地至七地以擬二果也阿那含人是名第三者七地已上九地已還菩薩離分段身入深法位以對小乘阿那含人已出欲界同爲第三依或從八地已上數之也阿羅漢人是名第四者十地菩薩學位已窮得擬羅漢所作已辦爲第

四依人也。此無學果。正使已盡。習氣未盡也。迦葉起儛。身子起嗔。難陀悅色。畢陵伽罵河神等。皆是習氣。然此但是煩惱餘氣之勢分也。不能成業。無有體性也。今正取人四依。明其人能弘傳律藏。從大師遺教之風。無有廢替。故曰爰及四依也。遺者。爾疋云遺也。遺去聲者與也。謂佛既滅後。唱此教法。遺去聲比丘也。替者改也。廢也。滅也。謂絕滅也。去也。止也。待也。明此教法此時無廢。復無改變也。風者佛之教也。風有靡草之能。教有除非之用。故曰遺風無替也

已上明佛在及滅後住持之得。從此已下明其失也。逮于像季者。逮由及也。像者似也。季者末也。有云正法純眞。像但相似。故言像法。此明去聖日遙。教有陵遲之損。言像季者。此一季字兩意解之。誰知正法合得千年。緣爲度尼。減正法五百歲。若能行八敬者。還令正法千年。以此類之。尼若能行八敬者。今屬像法家之末。曰像季也。若尼不行八敬。此季則屬末法之限。亦是季義也。明末法自是季。當像法中欲盡。還是季末。故曰逮于像季也。時轉澆訛者。立云澆訓薄也。

訛者如物無稜角。非方非圓曰訛也。喻此末代僧尼。無方圓規矩之用也。又云訛者譌也。所言時轉者。謂是變動也。時絕純厚。故人隨澆薄也。爾疋云訛者僞也。淮南子云訛由薄也。爭鋒脣舌等者。鋒者器刃之端銳利之義也。謂末世比丘講說論義。喜相嘲調利口綺語。用爲智能。但能說無相之理。口爲說空。行在有中。不能依教修行。但以寄在脣舌也。古師云言在飛龍前。行在跛鱉後。是也。有云人有三表。刀筆二表殺人可知。舌表亦爾。用此舌表論難殺前人。此上三表俱能害人。如鋒刃之器。故曰也。濟云明今有評論佛法者。皆以勝負之心互相是非。以舌相害。故曰脣舌之間。然所爭是何。謂爭空也。故下句即云皷論不形之事。不形即是空。謂空爭無相之理。而身不行。故曰也。皷論不形之事者。皷是動也。此明動即論不現之事。皷動脣舌高談遠理。云罪福無主。色空雙泯。以其眞如理相既深。非可見聞。故曰不形。形由現也。此謂心不達理。故言不形之事。心若達者見理而談。不拘此例。又有人云。皷者但有其皮礦。其腹則空。擊之

空有其聲。而無其實。此人亦爾。虛說至理。事同皷聲。
撿其業行。心未證知。內全無實。但以假說不形無名
相之理。如皷之聲。內空無實。故曰也
所以震嶺傳教九代晉之等。者此下明教流東土傳
持損益。立云還是葱嶺東名震旦。國亦如秦川之南
名秦嶺。又云白木條國之東震旦也。宣驗記云。震旦
國者。亦曰眞丹。梵言譯。重東曰震。西曰兌。葱嶺已東
名震旦者。以日初出曜於東隅。故曰震旦。傳教至此。
故曰震嶺傳教也。言九代聞之者。從漢明帝永平五
年夜夢已來。佛教東傳。迄至今時。更於九代。所言九
者。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名之爲九。北人數者除
陳取宇文周。所以取二家不定者。勝云。宇文處在中
原而不得玉璽。陳得玉印不在中原。故所以取之不
定。玉印者即玉璽也。此等金細玉印古先帝代獲者
稱王。不獲稱帝。皆僭濫也。拔萃出類智術而已。者如
草木盛時。長短齊平。忽有一萃超透衆萃之上。名爲
拔萃出類。萃亦類也。亦是叢聚義。東齊海岱之間謂
萃爲聚。又是草叢之貌也。類謂同倫類也。亦曰流類。

出者謂拔群之意也。如百千人同類中。有一人秀邁
超群。名爲出類。此況昔代高僧康僧會澄蘭等。但有
智術神通。以爲拔萃。但是一時生物信心。不能任持
佛法。亦不能匠物。蓋由不依律教訓時故也。智是能
術是道也。法也。謂但說智能之道術耳。此明古來雖
有名德。但是智能談道理而已。至於匡建之行。曾所
不論。故曰智術而已。已由止也
欲明揚顯行儀等者。此欲明二字。冠下數句。謂如上
智術之人。欲明揚顯行儀。欲明匡攝像教。欲明垂彝範
等者。不可得也。將明智術之人。非斯任持之匠。故假
設此諸句語。竟即云可得詳而評之。可由笠也。言行
儀者。行謂戒行。儀是軌儀。謂此教是行門也。亦是威
儀。匡是救也。正也。攝是統御義也。所言像教者。謂教
流像法。有人匡攝此教。令不斷也。垂彝範者。立云垂
謂下垂蔭覆之義。如經云。霔霔垂布。明是下也。勝云
上命應下。謂之垂。彝者字有多義。亦祭器名也。亦曰
常也。見爾疋說文云。彝宗廟器也。非今用。範者爾疋
云範由法也。謂楷式法則也。通俗文云。規模曰範。即

是其義也又云竹作曰範木作曰模畫曰圖量曰度
今言垂範者謂將常所行之法流布後進也謂是
更能重垂佛之常則於世不墜也故律序云衆人之
所舉古昔之常法明上德之人將此律教之常法垂
布訓於後來之人名爲訓末學也又訓末學者訓由
誨也後生學者名爲末學也紐既絕之玄綱者此下
是喻說也如網有綱四周齊正提綱則目整舉領則
毛端故網須有綱復須得紐或有綱而無紐或有紐
而無綱皆不可也今佛法之網用戒爲綱維持之法
爲紐也前明像季時訛此是玄綱絕紐今由能揚顯
行儀即是紐已絕之玄綱也立云佛法以戒爲紐無
漏定慧爲玄綱其義求詳玄者深妙義也又玄者黑
色也遠也如天遠蒼蒼不可辨於其色曰玄天也勝
云紐謂鉤紐也如網雖有綱復須鉤紐紐若無者綱
亦無用欲明雖有毗尼之教教即綱也若無人弘持
教則無施遂令法滅若人能弘如網之有紐紐屬弘
也樹已頹之大表者此明世中華表表剎竿標記處
所有所表彰如津濟之處豎其大表若人迷途失濟

使人遠望此表知其方所若能標之表忽倒則迷所
標之處也忽有一人能更豎茲表者還令得知津途
方所昔以戒法無既事同表倒今更有人能傳律藏
使三寶隆安是樹已頹之表也頹者倒也仆也佛法
之中用戒爲表表於定慧斷生死之迷向涅槃之路
戒表若倒則失菩提之路也今能依教修行是其樹
義樹者豎也夫樹不生而已生則聳榦陵空喻戒法
居宗衆教之上謂戒不有而已有則能建立正法居
其衆善之上故曰樹已頹之大表樹者立也凡有豎
立皆曰樹樹亦種殖也可得詳而評之者此明詳評
律教者要是上來豎已頹之大表紐既絕之玄綱者
方能平章律藏通塞也自非斯上之人不可平章此
義故曰可得可得者謂豈得也評(音病)謂平量曰評切
韻云平言曰評平量曰評也
豈非憑虛易以形聲者此句謂覆結上言皴論不形
之事何也憑者托也附也虛者不實也空也形者現
也謂托空而說者如言不生不滅色即是空理無三
際迹絕來去者是應道理之言易得形聲也聲謂聲

譽也。如前鼓論不形之人。談無相理。易得名稱。譽由空理不可見。談者言多相濫。誰究其非。聞者皆信。易以形聲也。又解形聲者影響也。凡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舉形聲以成影響。顯前說者。不證其實理。但影響而已也。相州恪闍梨親問南山云。憑虛易以形聲等者。無相之理。本無有形。然談其理。以聲為教。體卽用此聲以之為形。故曰形聲。毗尼之教。以事為形。此形可見。有軌有則。難可應法。故曰難為顯露。難得淸潔也。無相之宗。既信聲為形。形既不可見。誰驗是非。故易談也。口說無難。但行之不易。說無難。故故曰易以形聲。軌事難為露潔者。此句卻結上。欲明揚顯行依等句也•軌者法也。則也。露者顯也。潔者淸也。謂軌事依律而行者。則難得淸顯也。如今僧尼著衣喫食。並俱不鮮。若令如法軌行者。難有此淸露無過之人也。若上說空無相之理。理易為形聲。若約律教案法而行。則難得鮮潔淸顯也。又解露潔者。露非淸。不結必以淸潔者。方結為露。人則非淸淨者。不能軌於行儀。匡攝像教者也。若作此解。須作結字。若作絜字。則

如前釋也。濟云。前句約說空之人易得形聲。由理難見而異說。故談則相濫。故易也。若軌事修行。如作羯磨行事等法。若落非人。卽知於非作惡違戒之人。卽知見也。故曰難為露潔。謂顯露也。無相道理隱。故易談。律儀之行。人見難作。故諺云。畫鬼魅者易為巧。圖犬馬者難為工。卽其義也

然則前修托律藏者。前學諸師名為前修。托者附託也。謂前代諸師附律藏中行事也。言指事披文而用之者。事謂衣藥鉢等事也。如持衣加藥。當部缺文。應取他部。豈得手持而已。前代有師不閑通塞。直信律文有無。不取他部。故曰披文而用之也•則在文信實錄等者。大律藏中明其持犯行相。是實錄也。但行事之人不解去取。卽有濫耳。如上不取他部持衣之人。人問何故不用外部持衣之文。彼卽答云。非故不用。但律文分明。直言受持。不稱加法。此並出於實錄。略四分文為實緣也。又如亡比丘分衣羯磨中。若有三衣六物與看病賞勞。忽無其物。羯磨隨有無陳之。若但信律文所錄。謹誦昔不改張。故曰也。有人云•如四分

◆其疑某次圖

◆吞字疑剩

一切器皿不可分十誦明斗量三斗已下應分今須依之若不依直信四分文則濫也又如四分喚戒場爲小界有師判是三小界即無難結於三小而受具者此亦是濫以律開難故結耳又如下結界文云當唱方相從東方爲始此是實錄今須從東南角爲始方得無濫也今若信文不臨時隨改者是信實錄寄緣即繁濫也又如律文白四羯磨云第二第三亦如是說今則依誦名信實錄也勝云在文信實錄者且如安居法律云依其聚落其伽藍若在聚落除伽藍之言若在於藍除聚之稱若不思審隨文總牒者於事即繁於法成濫也又如律懺捨墮法律列四人僧中即用四人懺捨以受懺人牒名入法爲僧所量不落俗教今用四僧者即是其濫須依僧祇五人爲定義也加以學非精博者博由廣也學若精博則能除繁去濫也不識五部之通塞名爲非博不練當宗之執用名爲非精又解不識教相違犯禁戒名爲非精識解若局狹名爲非博慈云精者畢初學人不善明一部非博者舉舊學人不善博覽五部故曰學非精博也聽說尤多者聽是伺聽尤是甚義只爲學不精博即自出胸臆課情而說量爲師心制法者不少故曰聽說尤多取類寡於討論者謂不解類例取外部而用也如僧祇護衣暗去明來此與四分全別十誦同護明相義與四分不殊四分既關持文即須類用十誦若用祇文加法名爲取類寡於討論護衣加法既爾餘事例然若於文義之中鮮於取類故曰寡於討論也然討論者討尋文義共論量也撿祇文云日光未滅去至明相出時還是名失衣日光滅已去至明相出還無罪日光未滅去明未出還無罪但是夜中一度得會即不失衣也生常異計斯集者小疋云常謂習常也四尺曰仞倍仞曰尋倍尋曰常謂舒兩臂也此只是習俗生常之義也上寡討論之人既學非稽古一生常習異計相承相准師弟同迷也又解不依正教恒緣邪務名爲異計一生永爾名爲生常所計非一名之爲習又解執自已宗爲是名曰生常集復前師代代傳習習俗生常常作如此行事故言生當不順正理名爲異計又但執四分一文望餘他部

亦成異計斯集也

致令辨拆釁戾者。由其習俗生常不閑通塞。便更斷割持犯分判輕重。故曰辨析。析者開也。辨者解也。釁者罪也。重罪曰釁。輕罪曰戾。戾亦曲戾也(見說文)。亦云乖戾也(見字林)。亦是止也。亦云繚戾(於敎反)。今直取其罪義。謂上生常異計之人。如斯釋判。致令得大小之罪也。又釁者謂外賊曰釁。起自邊表。內賊曰罯。起自蕭墻之內也。謂諸候作亂於邊壃之表曰釁。賊起蕭墻之內名罯。又釁者血祭也。有人作逆。斬首取血祭墳陵。七廟名爲血祭。亦產判取血塗於鼓面。名釁也。此釁正是逆義耳。世人云釁逆。即斯義也。上言蕭墻者鄭玄云。蕭之言肅也。墻謂之屛。君臣相見之禮。至屛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也。輕重倍分者。謂判輕入重。斷重入輕也。如屬常住物。判入現前。得夷。屬現前物。判入常住。得蘭。故曰倍分也。儀云。障子入輕。五百段絹入重。重輕天反。故曰倍分。謂分其輕重倍異故也。衆網維持同異區別者。衆是僧衆。網是法網也。維者。應師云。維聯結也。亦維持也。亦繫也。明上擧不精博等人。執見不同。維持僧衆之綱網。法則乖異也。謂弘持衆法綱網之人。故曰衆網維持也。言區別者。謂若綱維衆法。不依律教者。則令他方異處。與此行用不同。寺寺各別有處罰錢。禮或立堂罰使等。或鳴鐘禮佛施則。不同由不依律教故也。若依案聖教。雖相去萬里。而佛法亦同。故下文云。遊化諸方而無怯懦是也。今言區者。應師云。區(去禺反)。區域異種區別也。爾疋云。區者數也。又云。區者分也。

從此已下正當第三門。除疑決滯。撰結所由義也。自非統教意之廢興者。謂自非兩字冠下二句也。言自非博解教之有廢有興。何能遣遮累等也。言廢興者。如結淨地。十誦則廢。先有須解。先無不應結。四分令結。免內宿內煑。文云。邊方靜處結之。此是興也。如歌聲誦戒。五分廢。四分興也。又如魚肉爲正食。律則興。涅槃則廢。今若博識。方能了斯興廢之意也。宜作四句分別。一始興終廢。如十誦淨地。五分歌聲。涅槃斷魚肉是也。二始廢終興。如捨淨地。彼部廢。此正興是也。歌聲亦爾。彼廢此興。三始終俱興。如五正食中飯

[illegible]四〇[illegible]二字疑衍

麨乾飯等四。始終俱廢。始食正食。食生肉血。始終俱斷也。考諸說之虛實者。考由定也。謂考定諸部經律意之虛實也。諸謂不一之名。卽五部之文也。亦云三藏。教中有虛有實。如魚肉爲正食。經禁律開。約教而論始則爲虛。終則爲實。飯麨等始終不禁。俱稱實也。勝云諸說者。謂諸家之作。亦須考覈與教相應。是實與教不相應是虛。如僧祇明聚落界。七樹六間。有師言七間難事三小界有立標相。此並諸說虛實也。孰能闢重疑者。孰由誰也。闢者開也。明誰能闢重疑。自非上列繞教意之廢興。人考諸說之虛實。人已外無能故曰孰能也。前代懷疑。今亦致惑。故曰重疑。又云師疑弟子疑。其來旣久。今悉爲開。故云闢重疑也。又云重疑疑者是何。且如受日羯磨。有云牒乞辭入羯磨又云不牒乞辭入羯磨者。復有不須乞者。如此諸執疑不能定是也。意云孰能兩字冠下四句。遣通累者遣由除也。累是沉累罪累讇累之義也。昔不識教之廢興。學非精博者。則不能開此重疑也。則通於教中有所累也。又云昔日所解不正。並爲垢累。今能遣昔之迷。除通家大累。故曰遣通累也。括部執者。明括諸部各執已宗之文也。如十誦分器皿。四分不許分等也。僧祇四錢。三角五錢得重等。如下第三十篇諸部別行是也。大乘基諸經序。且如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說一切菩薩不脫惡趣。供養塔廟不得大果。雪山部計無有外道得五通。無天中住梵行者也。詮行相者。敷者通俗文云。釋言曰詮。說文云詮具也。案具說事理曰詮。又詮謂顯了義也。今明自古諸師學非精博。復懷重疑。何能詮得戒行之相也。若有能詮之文。必有所詮之行。行者戒也。能詮之教。若立所詮之行。亦足欲得不識教之廢興。不知虛實。固行相不足也。言者敷者。應師云諸野反。說文云制事之辭也。亦明下句出也。牒本釋之。故重言者也。敷者語後之辭。又云嘆也。

常恨前代等者。謂慨古來諸師所留文疏。或出羯磨互有繁略。行用而不周足。鬱怏在懷。已經永歲。故曰常恨。止論文疏廢立者。謂斥古師章疏中多明廢立之義。如相州律師疏中有廢昔義。有辨正義是也。破

辰疑宋

象疑豪次同

蒙疑屯

昔非者曰廢顯今是者名立。故曰廢立也。問答要抄者。前代諸師所述章疏。多有假設賓主問答來往。大成非要。如問善來上法發戒在何時。此並當今甚爲閑耳。言要抄者。謂用此問答以爲要抄傳寫於後也。至於顯行世事者。顯由現也。若現行常途法事不能濟辨。言世事者。如持衣說淨說戒自恣安居受日捨懺方法。分亡人物。此並顯行於世。悉不論之。自佛法東傳之後。作章疏者二十餘處。由非通解不堪久行傳其來蒙。也方軌來蒙百無一本者。方由法也。軌者則也。人來呈我。義言如來我得見之曰象也。謂我象見前代所作無有一本而堪屬當我懷。故言百無一本。又解前人所作方軌法則以訓末代蒙冥之人也。如易云童蒙來求我。非我求童蒙是也。易有蒙卦山上有水名之曰蒙。又易有長赴者是國乱無主時世難也。如有中定九五者名蒙。故衆欲立爲君主。故言蒙來求我。我非求蒙也。謂古師所出法則示來蒙者百無一本。言百者謂舉成數。故云百也。言百無者舉多以況少。一本者舉少以況多。何故著者字應師云牒本釋之。故重言者如前已解

時有銳懷行事而文在義集者。銳由利也。說文云銳者芒也。謂行事時用俊利之心而行。謂逞精神俊利多信意懷。不能辨於前事藉俊利之美。不依聖教以用意言。故稱義集。又解如古人疏中約偷蘭之位對諸重戒成者夷不成者蘭。而章疏中不引文來直集在義門中。但言爲因故之爲果。五爲辨成他他成故爾作此言者。包來一切蘭盡。故曰文在義集也。或復多列遊辭而逗機未足者。廣作義章不應時用。故曰遊辭也。如礪大疏但論其義科十章五段廣張門戶廢立是非。如明善來上法三皈八敬受緣受體明發戒時節。其文雖廣。當今無緣。多述何益。今時現要用者存略不陳。逗接機緣因於不足。說文云逗者止也。方言云逗者住也。或單題羯磨成相莫宣者。然羯磨聖法。要藉緣成。緣須具十或立八九。古德雖出羯磨正文。而不出如非等相。依文直誦前事不成。如京中昔有滿律師。直錄數番羯磨。更不論於成壞前後方便稱量與欲等。故曰也。又解云是曹魏時曇諦律師

直出羯磨。云一切羯磨。皆須四緣。卽簡衆與欲問答。不明僧集法起托處等。後人便於自然地上秉羯磨也。上言滿律師非是西塔滿意律師。更別有此人耳」識言章碎乱者。碎謂瑣碎。無其綱紐次第。故言亂也。所以尋求者。非積學不知者。明此列遊辭單迴羯磨之文。要是碩學經遠者。方能了知准而行用也。如前統教意之廢與考諸說之虛實者。此人乃可知其義理也

余因聽採之暇。頗眄群篇者。余由我也。謂我於聽律之餘暇。竊看古師章疏。我非故意看汝章疏。謂正業之暇。然後顧目看之。斜視曰眄。左右視曰顧。又云傍睇曰眄。說文云眄者邪視也。自關已西。視秦晉之人名視曰眄。見方言。群者衆也。著述非一。故言群篇。篇者章品之流。名分段之別號。故云篇。此義廣如下篇褒文吏釋也。通非屬意者。屬由當也。著也。言觀前代師所作之文。皆有其失。不當我情。其失是何。下卽出之。謂或優或劣也。俱懷擾劣者。明上多列遊辭及單迴羯磨之家。各有優劣。何者是耶。多列遊辭是優。逗

今洎疑恐次同

今苞鈔作包

機末足是劣。單迴羯磨是優。成相不宜是劣。又解若一往而判。多列遊辭是優。單迴羯磨是劣。今言俱懷優劣。卽如上解好也。斐然作命。直筆具舒者。詩傳云斐者文章之貌也。立云言未彰口曰斐。命者召也。亦云報也。明我今覩此滯優•滯劣之文。心噴噴口斐斐今筆舒之。以示於後也。述曰此解非理。口斐斐者字從心邊作也。應作悱字。見論語。舒者叙也。伸也。譬師傳云。命者告也。直筆者。文家有韻曰文。無曰韻筆。有云不事義章名爲直筆也。具舒者謂舒張顯現也。又言作命者。如有人命令我作也。云命作此鈔以命召後人依行。故云作命。命卽召也。又解斐然者。此謂緝綴文章之像貌。又斐者字林云分別之文也

•苞異部誠文者。苞由羅也。誠者實也。謂苞括諸部律內要文。將來入鈔。如四分中無者。謂取十誦持衣加藥之文。及可分別不可分別聚落五分水界多論道行等界是也。括衆經隨說者。謂括撿隨經之律。卽取涅槃楞伽大集十輪阿含遺教等經。與律相同者。卽將入鈔。涅槃七法治人。八不淨物等是也。及西土賢

聖所遺者。聖之言正。無所不通曰聖。今鈔並搜求賢聖所作之論。將入宗也。如付法藏傳百論多論智論見論成論。並是西方羅漢。及菩薩所作。以遺於後。故曰西土賢聖所遺也。此方先德文紀者。紀由記也。玉篇云紀者錄也。古德諸師所述章疏。高僧名僧之傳。僧史僧錄。出要律儀。僧祐薩婆多師資傳。及普照沙門道安開士所集布薩儀。及諸師抄疏等。總是此方先德文紀也。搜駮同異者。搜由取。駮者除也。謂當部無文。取外部同見相應者入來。名為搜也。若有異見或文繁則刪却。名為駮也。又云駮者獸名。其狀可畏似馬鉤爪鋸牙。頭上一角。居在深山。常食虎豹。今不取此義。直取除駮之義。自意云駮者不純一也。今鈔取諸部文。亦班駮而取。則不純一處取也。應師云字體作駮補角反。字林云班駮色不純也。經文多從交作駮獸名。鋸牙食虎豹也。言同異者。謂律文有同異。如十誦四分。護衣則同。僧祇則異。有云長見必錄。是搜濫述必剪。曰駮。長見名同。濫述曰異。故云同異。言窮覈者。窮由究也。覈者研也。長見必錄。以輔博知者。應

師云。輔者助也。博者廣也。謂即助其廣知之見。明於諸經論律中得長遠之義。我悉錄之。助成今鈔之知見也。且如夫子定禮亦然。如禮記具含三禮。謂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也。今取第十三月為正者是行夏之時也。周則十一月為正。今車是殷之車也。冠冕即用周之冠冕。皆是取長者則用。故云長必錄也。濫述必剪者。立謂先德諸師多有濫述。如杏子湯非時藥是濫也。又如甘蔗是時藥。有將非時藥者濫也。今則剪此諸濫。甘蔗是時藥。抑汁水作淨是非時藥。作石蜜是七日。作灰是盡形也。又解諸師言餘處行是別房者濫也。捉遺落寶得提。捉非遺落者但吉。此之消判亦名濫也。言用成通意者。謂我覩諸師之所述。群篇並懷優薀劣。多有濫述。使吾心恒介然常恨不通。謂使我心中壅滯。今日作鈔剪其濫述。以遂我本情。我意已通。故曰用成通意。濟云我不局一文。今會計諸部共行。以成此鈔。故曰通意也

或繁文以顯事。用者如下受戒篇中所為事大。故須繁文。前明能受有五。所對有六。更明八種調理。豈非

繁文顯受戒事家之用。故曰也。又如畜寶戒盜戒壞生戒別衆食戒對文所以繁解者由人喜犯。故廣明之。煞盜家之事使人行用也。深云此句對上多列遊辭之句。謂我繁文不同汝遊辭。但爲顯其事家之用耳。或略損以類相從者。且如單白羯磨自有三十九種。今鈔中直舉說戒一法。釋其體相句數多少增減不同。餘悉例之。又如三舉四擯七法治人。此等由事希。故但釋初一呵責羯磨。餘悉略也。深云此句對上單羯磨之句。我雖略指。義有相從。不同汝單題。或文斷而以義連者。文謂律文。如諸部並無解戒場羯磨及受七日之文。則義用受半月文。准如法也。解戒場則義豁結爲解。故曰義連也。深解云當部文斷。義取他部文來連也。如持衣加藥狂癲足數。文雖不具。義合有之。今取他宗曰義連也。又如道行水界四分無文。豈無其事。故義取他部文來連也。私云應是指今鈔文或有斷處。如受戒篇中其受戒人須先與受沙彌戒。對文不立其法。但言應須得少分法。此是文斷。然義則該含。至下沙彌篇中方出與沙彌戒法也。

或徵辭而假來問者。明今鈔中自有問答。如問云尼等四人狂中三人不足數。爲自言故不足。爲體不足是也。又如問自然界廣六十三步。爲身一面取六十三步。爲身四面取耶。又如問自然界者爲方圓耶。此並是徵辭假問也。如是始終交映隱顯互出者。謂爲結前文。故言如是也。始終者指鈔中文言。前則爲始。後則爲終。始有終無。始無終有。名爲交映也。二文對明。故名交映。映謂傍照。見潘岳石榴賦。深云謂此鈔中自有交映。如足數中簡六十餘人不足數。下羯磨文中更不出也。亦如羯磨中明十種緣已下諸羯磨中更不明之。如僧中將夷謗他。或列犯相具緣已下九中將殘罪謗他。直指十三中有緣成犯取解。前則爲始。後則爲終。今須將有以映無。將前以映後。故曰始終交映也。勝云如足數篇中體境俱非。云僧知故不足。不知故成足。指如與欲時。彼與欲篇中云自陳故非是僧用。若不自言相中同願。如足數中取僧知故。亦不成持欲。謂與欲中有自言。故曰顯。無僧知故曰隱。足數中有僧知。故曰顯。無自言故曰隱。故言隱

現鈔作見

失疑夫

[illegible]夫

顯五出也
幷現行羯磨者立云指宣所撰之羯磨疏云曇無德
者是恐非也應是鈔中自有羯磨如諸篇中各出羯
磨受戒自恣等是常途現行之事故曰現行也諸務
是非者謂諸急要行事務中明法則之得失故曰是
非如受日中緣如曰是緣非故曰非也導俗正儀者
立云此序下導俗化方篇儀則法式五八戒儀入寺
等法軌則者是也出家雜法者立云此序下諸雜要
行篇也用濟新學之費功爲者立云若覩此抄竟一
切法式行儀何事不解不假別處尋求無費其功失
也
然同我則擊其大節者立云謂同我見者則能唱和
言大善大好似識曲也如一人唱歌一人拍掌更相
應和得其節也有云如左太仲賦云巴姬彈弦漢女
擊節者是也又如劉遺民與遠師書云頃已衛諸學
徒屢有擊其節者是也亦如陳思王撫琴諸人識曲
皆擊節和謂同其所見也勝云如裴玄新言曰陳蕃
字無龍爲刺史部下有徐孺孺小兒子也每談論今

古龍有榻常以高懸無人堪昇唯孺來即獨昇孺去
則懸之時人語云徐孺下陳君之榻是也元龍于默
徐孺字子理下榻席高談辯論今古偏偏如也同堂
則拊其掌擊節唱善稱快也今若斥文繁者謂曲高
和寡也如有善琴者鼓琴於都市陽春白雪之曲和
者三五爲巴里之曲和者數萬所謂曲彌高和彌寡
也有云宋玉對楚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
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
屬而和者數百人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
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
以曲彌高和彌寡也又呂氏春秋云伯牙鼓琴鍾子
期聽之志在太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如太山志在
流水子期曰洋洋乎如流水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
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知音者也異說則斥其文
繁者謂情見不同者嫌我鈔文繁言何須如此繁說
但錄三五番羯磨將以行事便足故曰斥文繁斥者
安斥由疎遠也亦指斥也漢書云乘輿斥車馬也音
義曰斥是不用也謂乘輿不用車馬乘車馬人不用

文鈔作酉

發明。今坐禪師見此鈔。則云用此何爲。文太繁。廣名
異說也。三蒼云。斥者推也。又呵也。有云此字丁音罕
反。音移也。移下作干。謂我自在家中。何用汝來干我
也。上畫是屋。下是壁也。文繁誰所樂之者。謂疎上句
也。謂文繁非我所樂。但恐行用不周。事不獲已。須述
此也。何者若略減取梗概用事。恒有不足。者謂我今
此鈔應須盡會諸部。取外宗持衣等文用事取足。若
更存略。恐同上單題羯磨人也。必橫評不急之文於
抄便成所諱。者此句對上句出文家之意也。明過略
則用事不足。過繁是鈔所諱。不急之言。何即明善來
上法受緣受體。末代無緣。今成廢教。名爲不急。我若
廣談。非鈔之意。故曰所諱。諱者忌也。若更橫論此義。
何異前多列遊辭之輩也。有云此句正指斥前多列
遊辭及文在義集之人也。明此義集遊辭不濟時要。
名爲不急也
今翦度取中。者謂双去繁略。唯存一中當也。畫曰圖。
鐡曰度。應師云。案韶定古文字書云。翦圖二形同。胡遂
反。下徒各反。說文云。翦者度也。議也。亦計也。度者抗

巳疑也

也。明今此鈔不繁不略。名爲取中也。務兼省約。者省
者減也。見字林。減織鑑反。約者限也。少也。以兼省故
則不繁。以兼約者則不多也。有人云三種羯磨更無
增減。是約不事遊辭。是省下文云。立教意居顯約即
此義也。救急備卒。者急謂新受戒僧尼觸事面牆不
識教相。交即作罪。梵行之難事若倒懸。亦如嬰兒仰
資乳養。無越此急。今鈔示文。軌離破毀之過。名爲救
急備卒。者忽有緣。須看文即解。名爲備卒。如下導俗
化方分亡人物等事。多卒至鈔備擬之。故曰救急備
卒也
若思不贍於時事。故有闕於行詮。者思謂緣慮。巳謂
我心力神思不及之處。則闕於行家之詮也。行謂戒
行。詮是能詮之教。教爲能詮。行爲所詮。能詮既失。所
詮亦亡。此鈔主謙言也。又解我今此鈔。恐心所不周
贍之事者。則是於時事闕能詮之教。非但闕能詮之
教。亦闕所詮之行。故曰闕行詮也。只是神情思慮不
逮之處。則是闕行家之詮。行詮即教也。謂我若不解
能詮之教。則所詮之行亦闕。故曰也。則略標指趣以

釋字段制

廣於後者。立有兩解●初云我今雖作此鈔。但略指而已。餘有未盡。付將來碩學之人。廣明詮序。又云今鈔序中略標指宗意。廣則於後三十門中明也。深云我既不贍。處分多。今且略舉指趣。望後人自廣解也。義張三位者。即三卷文也。上卷明衆法。中卷明自行。下卷明雜務要行也。上卷則攝於衆務成用有儀者。攝者統也。衆者僧也。務事謂統攝僧家之法事。故曰衆務。明羯磨論其成敗有其軌則。故曰儀也。中卷遵於戒體持犯立懺者。即明受時發作無作之體。隨中二持兩犯之行。持謂專精護持。犯則具緣成犯。犯已聖開洗懺。中卷盡論。故曰也。問受中有緣體。中卷明體不明緣。隨中有持犯。應當說持不說犯。答緣體持犯相依起。理合一處明。但爲受緣要假僧。故從上卷衆法辨。若爾懺重悔殘。皆衆作。何故居於中卷。●答懺通僧別。受唯衆作。謂懺夷殘要是僧。提吉唯是別人作也。下卷隨機要行托事起者。謂衣藥受淨等事。盡曰要行也。言托事起者。導俗化方。受五八之戒。比丘同住。有病有亡。故立看病送終等法。並是托茲病

托於伯花

事而起。故言托事而起●想無紊乱者。指下文三十門中委審無乱也。有云乱糸曰紊。文運反。尚書云乱也。但境事寔繁者。此言生起作三十門題目意也。境謂所對情非情之境。事謂對境修行。如持衣說恣等名爲事。故智對境。即有其事。亦可事者羯磨也。四諍中有事諍。即羯磨爲事也。若此而明。下三十篇無非境事。又解一切情非情是境。事謂人法事也。如受戒殺盜等是情境。非情即說恣壞生掘地。此事境既多。[illegible]難科條。擬宜也。擬亦是比擬也。今取物類相從以標名首者。且如結界總有五種。大界有三。小界有三。并戒場爲七。今直標名云結界方法。界雖有七。相從一名。餘二十九篇例之可解。又如說戒。即有心念說戒。及對首衆法說戒。而今合言說戒正儀。故曰物類相從也。

至於統其大綱者。此下生起十門來意。大綱即指十門之意爲大綱也。恐條流未委者。謂三十門下各有枝條流類。未能委悉其中大綱意致。更以十門橫括三十門。乃知三十門中各含十門之義。謂皆具教與

意輕重。意用諸部文意等。大綱者。卽十門意是也。條流者。條卽三十篇題也。謂一一條事也。流者篇下所明之事類也。謂我三十門中。條流之內。有用他部文。有輕重不同教興所由等。此大綱之意。致三十門中未委。故作十門辨統。卽名此十門爲大綱。綱領下三十門之毛目也。只恐三十門中未識其大家綱紀。故以十門示之。須喚十門爲綱也。方鏡曉遠詮者。方由常也。常由勝也。又方由當也。鏡者照也。如懸鏡高堂萬像斯現。曉者了也。明也。遠詮者菩提道也。意欲將此十門之義。明照下三十篇。無法而不周。謂佛何故制此教門。良由必有所詣之處。遠趣涅槃之果。近招人天勝報。故曰遠詮。又解制戒之內不卽顯。相在於文外。詮斷惑義。名爲遠詮。故文云。爲調三毒。令盡。故制增戒學。又解遠詮者。近而言之。謂述此十門。則照鏡下三十門中之意。由此十門。括下三十門中二持兩犯。名曰遠詮也

上來第一廣釋序義已竟。從此已下第二略列其三十篇題目也。問上既云十門例括。卽須序後次明十門。何以先列三十篇題。而十門仍在後出。答云。文勢起盡理合然也。所以知者。上文可不先云。今取物類相從。以標名首。此則生起三十篇名已在前也。故今列位依生起之文。次第其三十篇。束爲偈曰

◆戒經界　◆解疑學　◆逸疑送

標僧數非辨　戒綱受師儀　安恣篇隨犯
六衣四鉢治　陀像設俗客　病雜沙部尼

其三十篇生起。古來相承講說。至下諸篇首自出。其勢。今聊復預明。至時任兩存取。夫言立教。要須先識教。宗此宗所明。正論持犯。若順持違犯。德行尊高。故須第一有標宗顯德篇來也。然戒德既備。須有施爲。卽益物度生。秉御時衆。秉御之最。莫先作法。作法之始。前須集僧。故次第二有集僧通局。然僧雖通集。未明淨穢。淨便應法。穢不在言。故次第三明足數之相。然足不離分。恐中合背別。淨僧雲集。身口詳和。穢僧星散。任時語默。淨若乖競。作法不成。故有別衆法附。然僧雖華集。足別甄分。但情事難恒。因明軌範。若有緣礙。聽開逸心。表無乖異。故有第四受欲篇也。斯之四段。通稱在人。人體既如。堪御正法。法之

◆益篇在

大要無越羯磨。故有第五通辨羯磨篇也。又云。上有能秉法之人。明所秉之法。作持之行。羯磨結其大科。故有羯磨篇也。然羯磨大法。隨務不同。所被之緣。通情非情之二境。次明結界。正被非情。故有此結界篇來也。又解羯磨大法。藉界為基。故有第六結界法也。然界相既明。所依之處已立。即須興建正法。滅惡生善。滅惡之方。勿過三舉四擯。此是住持之儀軌。攝御之宗綱。故有第七僧網大綱篇也。然僧能弘法。滅惡已消。內德外部。堪生物善。生善之本。無過受體。故次第八明受戒篇來。然受本護持。寧死不犯。脫有緣難境容生毀破。聖開還淨。使來去無瑕。故有捨戒法附。且衣鉢受持。無宜替忘。且防六聚之罪。故有六念法附。然雖受聖法。未解護持。觸事生迷。要資師匠。為成已益。示離顛倒。故有第九師資相攝篇。然師弟位立。戒相須知。若不半月宣陳。無由警策時眾。故次第十明其說戒篇來也。然眾已聞戒。勇勵專精。理應三月靜緣。九旬進業。若遊行無度。損物招譏。故制安居。端坐修道。是故第十明安居篇。然安居制限。不可來去

◆不疑亦　◆名一作集　◆指體旨

任情。但為忽有緣投。自他兼益。要必須計。豈不開聽。但住既立。儀去須有法。故有受日法附。然九旬同住。三月共居。永時長。恐多愆過。故遞相懺謝。恣僧陳舉。故有第十二自恣文來。然安居德備。自恣無愆。僧別清高。任其受利。德衣蔭大功被行人。故有迦絺那衣法附。此上十二篇。屬於上卷。謂總明僧法。其中隨務雖通別人。攝末歸本。通名眾務。次篇聚名報已下。應有四章。屬第二卷。局在別人之行也。夫欲明持犯。使離過行成。須先示犯報淺深。使懷歎戚。故於隨戒之首。且明篇聚名報。既知持毀得失報果差分。即須依位顯相。照彰消釋。故有隨戒釋相篇。然隨戒之中。相貌雖顯。然心境大趣。其指猶迷。故次一章通用該括名持犯方軌也。然持犯兩相名體已彰。上士則專精護持。中人犯已能悔。悔則復本清淨。還同白法。但懺之儀軌。律有憲章。故次有懺六聚法篇也。次下十四章屬於下卷。謂隨機之務。托事而興也。中卷明示持犯。洗滌形心。形心既淨。堪受衣食。食則充內以遣氣虛。衣則資外用障寒苦。故有二衣總別篇來也。上

雖衣足蓋形。復須食以充口。故次明四藥受淨篇也。上明四藥。食體已辨。須得能盛之物。盛持之要無越鉢器。故有鉢器制聽篇也。然鉢盂應器佛制隨身。用將分衛。猶如鳥翼。隨緣長道。去留無礙。但中下之流。末堪此教。制令分衛。終喪溝壑。聖開房舍什物。故有五行調度法附也。但衣食義足。房舍事周。若受納乖儀。翻成罪累。故有對施興治篇也。食觀已委。雖染行成。罪累不立。宴坐修道。頭陀之行。超卓不群。故有迦葉糞衣。佛親分座。和先節食。名供養人。故有頭陀篇也。但自行雖修。事須謹敬。恐藉勝業。自恃輕人。故有僧像致敬篇。敬儀既立。禮儀被時。進止可觀。能生物信。多有請福。須立規模。對事無倫。見不生善。故有赴請設則篇也。但道俗形乖。雖福慧兩別。相依而形心獲安。既受彼事。資須報以法藥。義有開導。須得其方。故有導俗化方篇。雖七衆奉儀。一方清肅。恐異域瞻仰。有觀化上賓舊住新遊焉無主客。理須接待。義響遐彰。故有主客相待篇。然賓主之禮儀。已知通塞。然坏形幻質。生滅是恒。百一易侵。四蛇難養。道朋同住。遞運供承。報盡緣離。骸須瘞。故有瞻病送終篇。上雖隨事科擬。然雜務猶多。齊聖所許。容脫漏。故立一篇明雜要行。故有諸雜要行篇也。此上諸門出正業。僧別二行。大僧威儀。下位相依。須明軌則。故有沙彌別行篇。上雖約戒有具未之殊。莫非男位。但尼女暗弱。觸事生迷。若不宣示軌模。理行何由可識。故有尼衆別行篇。上但一家行事採集而成。至於諸部別途。非無異執。若不略披相貌。將恐後進懷疑。故最後一篇敘分諸部同異。故曰也

上來第二略釋三十篇名竟。從此已下第三正釋十門義也

第一序教興意者。就此門中總分四別。一序佛在世對機制戒教興意。二明佛滅後對外道有結集教興意。三對双宗教興意。四明當部教興之意。有此四別。如文可尋。又解云。就此門中大分二別。初至上則通明教興來。是明教興通意。二從今據當宗以辨。下明教既已興。當宗中自含差別之意。就初通意中自有三別。初至人下明對機制戒意。二對外道下顯於廣

方疑眞　上疑止

教異彼外道之無法。顯我有法意。三對異宗下明廣教被於多機。各自遊行俱得獲益。然當部最爲勝意。後分文好

夫至人與世者謂佛爲至極之人。故曰至人。唯佛一人得稱至人。獨盡苦原。故又云如來至眞等正覺是也。爲化衆生。出現於世。王宮誕質。八相成道。曰寘與由起也。法身無形。爲物故形示同衆生。故使可見。迹如來去應現。曰與益物。有方者方由法也。佛既與世說法度生。施造方便。皆稱利益。故曰益物有方也。隨機設教理無虛授者。謂佛說•方法。皆爲利益衆生。非爲虛授。善知性相。隨於根機所宜。欲得人天。卽說五八。欲至佛果。卽說大比丘無穢毗尼。宜聞三乘。卽說三車等喩。宜聞一乘則會三歸一。說常樂我淨。故曰隨機設教。皆欲引至菩提。故曰非虛授也。佛有二智。謂根本後得也。若根本智。常緣眞如不動。若後得智。流化三界。度脫衆生。分身化物也。又解此律教之與。務先益物。但由群生滯欲。欲本所謂我。心大聖隨其所懷開示。•上心之法。然則心爲生欲之本。滅欲必止

平疑乎

心原止心。由•平明慧。慧起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弘。故知此教之與隨機說也。又解隨機設教理無虛授者•如世大醫將藥救病。以識病故•無不獲損。如來法王。知根解法。將法投根。無不利益。故無虛授。除佛一人。餘無能也。如舍利弗教金師之子骨觀。浣衣之子數息觀。爲佛所呵。不知機故。金師之子應令數息。浣衣之子應教骨觀。可知。又解隨機設教者。如教有廣略不同。爲機有利鈍不等也。如初成道所化機利。但說略教。卽能護持。未假廣教。示其名種。卽如戒本下文七佛之偈。通名略教是也。於後根機漸鈍。卽說五篇等教。如上加行卷中已說。四佛制廣。二佛制略。損益義竟。論云依大慈門說毗尼者。明如來於四無量心中以大慈心中。闢不諱之門。示秘密之深術。曲授秘方。偏賜內衆。下文以秘故勝。故不爲俗說。意在此也。論謂毗婆沙論第一卷明之。云修多羅依十力故說也。毗尼依大慈故說也。阿毗曇依無畏故說也。自意謂佛有大慈悲。十力四無所畏等也。言大慈門者。如涅槃云。如來慈有三種。一緣衆生慈。緣於五

陰所成衆生願與其樂。二緣法慈。緣諸衆生所須之物而欲與之。三者無緣慈。不住法相及衆生相。是名無緣慈也。經文廣不爲疏家出意。如此耳。又解慈有三。一緣衆生慈。緣於五陰假名衆生也。二緣法慈者。謂緣假名之法也。三無緣慈者。謂衆生及法皆無有實也

故律云世尊慈念故而爲說法者。律即四分第六十卷云。佛在跋闍國中。問諸比丘言。汝等謂我爲衣食臥具床蓐等爲汝說法耶。比丘言不也。佛言汝以何心言我爲汝說法耶。比丘答言。世尊以大慈故爲我說法耳

二爲對外道無法自居者。此下第二段明結集之意。又可明佛在日對外道有此教興也。所以知者。故今文云故制斯戒。豈是結集家制耶。思之言無法者。望無可軌之法。非謂無邪法。如五熱炙身投巖赴火等是也。如彼立法云。若犯婬者不得婬師妻。自餘婦女通皆無罪。若盜唯不得盜師金。此得重罪。論殺唯不得殺牛。餘盜殺者皆無有罪。此等並是無法自居也

顯佛法人尊道高故制斯戒者。以佛是三界大師。人天尊貴無有與等。爲世特尊。故曰人尊。所說之法能軌成物。善依之修行。使隔凡成聖。如此之法可珍可貴。異於彼見諸邪之教。故曰道高也

覩下律中凡所制者並懷異術者。下律增三文云。世尊何故制增戒學。爲調三毒。令盡故制增戒學。意明蠲茲三毒。定慧復明。惑盡解圓。斷諸苦際。名曰異術。又言凡所制者。此指一切是佛制者。有異意。如五八十具明約機而立。取其遠意。皆至菩提。是異術也。又解。因佛制不壞生掘地。王臣息心不得策役比丘。是異術也。自解云。說今文意言異術者。謂異於外道。如律云。瓶沙王請佛同外道八日十五日聚集來往。我因得供養佛。因制半月說戒。不與外道同。故言異術。又一一戒中皆不與外道共有。故言異術也。如五篇七聚外道皆無也。所以得知今文云異術是異外道者。尋下句來意。故得知也。故下句文云。若不撰結則令外道以致餘言等。明知異術之語是異外道耳。故文云。若不撰結則令外道以致餘言者。文謂四分五

續釋

百結集中文也其緣起廣如律文可尋四分別鈔●緣首疏云如來在世隨機施教利同塵沙今滅盡應還將其泥曰委囑迦葉波離阿難欲使撰佛誠言載傳竹帛利益末代意在流通若無撰集則令教法崩頹又招誹謗即律下文云勿令外道以致餘言沙門瞿曇法律如烟火蠶烟滅佛在世之時比丘皆共學戒今既滅後無學戒者是以迦葉唱言普告大衆如來既滅世間無師傷失匠益諮●糸麗所念法心重令結法藏以報佛恩令法不滅所以於須彌山揚撻說偈集此羅漢勸莫涅槃且結集法藏以報佛恩欲使佛教流通末棄息外道餘言也上釋外道無法自居義竟

糸顯同

三爲對異宗故來者此下第三段對外宗教興意也言多別者如羯磨序云初則二部五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謂根本唯是上座大衆二部一百年後分爲十二部二百年後分爲十二四百年後分十八部幷根本是謂二十部所言上座者佛滅度後大迦葉波於閻浮簡得五百無學於王城結集迦葉年老時居會首因此立名名上座部後有異方小聖不聞●此會自於城外結集人數既多名大衆部故知當結集時已分二部故宣云原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雖分五部十八取後流傳今行世者其唯五部然五部者皆從上座部流出也後乃離分既非其一故云多別至時可尋分部圖臨講誦出

闕圖

且如薩婆多部戒本繁略者明十誦戒本中有太繁大略之過且如衆學戒中明齊整著內衣及着三衣有十二个戒此則爲繁略無不敬塔嚼楊枝等戒復名略也四分則不爾直云齊整着內衣攝無不盡濟云十誦戒本於衆學中不滿百戒曰略其單墮中有九十一墮曰繁也今詳渥破然此四分律中亦有繁略如尼單提中比丘尼以香油胡麻滓塗身總立七戒一香油自塗二胡麻滓自塗三使大尼塗四使式叉塗五使沙彌尼塗六使白衣女塗七使外道女塗皆波逸提此豈非繁唯壞生掘地自作教人合制一戒今遂約境乃立多戒豈不是繁也言指體未圓者

立。云指是宗。亦云教指。指由心也。體謂戒體。明彼宗之中言表無表戒俱用色爲體。云表既是因。無表是果。因既是色。果何非色。此宗不然。作戒是色。無作非色。心以色可惱壞形段方所。無作之體不爾。故斥彼未圓。其指字須從手作指。謂彼宗擬戒體未圓。故曰也。接俗楷定於時數者。謂與俗人受五八之戒。名爲接俗也。五戒要終身。八戒要一日一夜。不許延速。是時楷定也。受五定五。不得分受一二三。受八定八。不得增減。是數楷定。礪云多論所明。受五八戒具受方得。即雜云。珂故經云一分乃至滿分優婆塞。若答此擬持有多少。故云一二分等。非謂受中一二也。薩婆多雖執此義。自與本律相違。案十誦皮革法中。億耳優婆塞與諸商人入海採寶。船破失濟。伴死獨存。迴還經餓鬼城。到一樹下。見有男女顏貌端正。着天寶冠。共相娛樂。夜過女滅。即有狗來噉男女肉。億耳怪問。何緣乃爾。答言我先作屠兒。迦旃延化我。我言先祖常習此業。何得不作。遂教我言。晝既屠殺。可受夜戒。由是今生。業報如是。億耳前行。復至一樹下。見有男女。晝日娛樂。如前廣說。此由好婬。迦延化言。夜既貪婬。應受晝戒。故我等今生。晝樂夜苦。億耳還來具說所見。因就迦延出家受戒。據此律亦有分受。然多論第一。婆沙百二十四。諸大論師共會此文。且婆沙云。如是所說當云何通。謂若不許晝夜分受。如上律文當云何通。答彼妙行攝。非是律儀。受妙行果。非律儀果。是以無過。復有說者。是彼尊者迦旃延神力化作。非是眞實。令俱胝（億耳也）猒世間故。故不須通。復有說者。亦得分受。評曰。前說爲善。晝夜戒故。今若許分受。乃當婆沙不正之義也。若准成實第十二卷七善律儀品云。若但一日。或但一夜。若半月。若夜。隨能受得。准此成實則許分受。部別故也。若准俱舍十四頌云。近住於晨旦。下座從師受。隨教說具支。離嚴飾晝夜。（逃曰）要晨旦受此戒也。要經一日夜也。下座者。要就卑座也。從師受者。無容自受故也。隨教說者。要遂師語。勿前勿俱也。具支者。要具八支也。離嚴飾者。離嚴逃故也。晝夜者。終晝一夜至明便捨也。俱舍論主依大毗婆沙正義造此論故也。御法例通無准者。御謂

秉御也。法即羯磨明秉羯磨聖法。若作單白。加白二。
亦成。衆多白。亦得。若作白二加白四。亦成。作衆多白。
衆多羯磨皆得。唯得增爲佳。不得減。故言無滙。若作
白四。加至白五六七皆得。故曰例通。以類於僧四人
說戒。此凡約少爲言。五人六人豈不許說於戒耶。人
既得。加法亦應爾
今壇無總部。人法有序者。立云。一人唯得心念。二人
對首。四人秉羯磨衆法。少則不成。名爲人有序。又解
人謂能秉法人也。如十誦。用四人五陰實法爲僧体。
此宗不然。直取四人和合。謂同戒見等。以爲僧体。羯
磨疏云。僧者以五陰實法爲体。總陰成人。人爲別
用。謂一人秉心念。別法四人和聚成於僧用。故俱舍
云。僧和合者以不隱沒無記爲性。行陰所攝。又有人
云。約律准論取成實意。攬指成拳。攬陰成人。人假爲
体。實法無用。四人假用爲僧之体。而用更無別體。還
以四人陰本爲體。如身口業無別有體。還以色聲爲
體。今存後義。此名人有序也。又慈解云。人有序者。人
謂所爲之人。法謂將五八戒法授與前人。人皆有由序

◆揷入寫字

也。亦可人者。此四分受戒須十人清淨。十誦破戒和上。黃
門和上。不現前。皆名受具。又釋言人法有序者。指羯
磨之法皆有由序。單白白二白四及對首心念。乖法
不成。有其楷定。又白等三法。必有指約。不得加之。不
同彼宗加多爲善。故戒本疏云。獨斯一宗未懷支派。
良由師稟有由。知時不墜故也。又解法有序者。不同
上多宗戒本繁略。此宗戒本正有二百五十。何者。如
四重四提舍尼爲八。加二不定爲十。加九十。爲一百。
加衆學爲二百。以十三配七滅爲二十。加三十尼薩
耆爲五十。正成二百五十。此名法有序也。又解此宗
以非色非心爲無作戒体。指体也圓。故言人法有序
也。言軌用多方者。謂法用濟時。多有方便。亦多有方
法。提誘唯存生善者。對上接俗楷定時數也。賓云。依
成實宗。五戒十戒要盡形受。唯有八戒。隨時長短也。
提携誘引俗人。爲受八戒。不局長短。多少隨能與法。
不限時數。一年一月一戒二戒。任彼前人好樂多少。
如受一戒名一分優婆塞。乃至盡受名爲滿分。務存
生前人之善。開發信心也。立教意。居顯約者。對上御

◎[illegible]法

法例通無準。顯者明也。約者限也。謂法明如眾具白白二不成。若眾白二白四不成。故文云如白法作白。如羯磨法作羯磨也。翻前無准。三種羯磨對眾宣白文句須明。名之曰顯。不得加減限齊於此。故曰約也」上則通明教興者。結上三段之文正是通家大教之興意也。今據當宗以辨者。生起下文第四當宗教中有輕重開制持犯之意。就中自分五段。如文可尋。問前言對異宗故。來與此文中令據當宗以辨有何簡異。文相似繁。答前是對異宗明四分之教。顯異餘部之意。今此言據當宗辨者明四分教興意中自有五段之異

夫教不孤起者。謂若無機緣佛則不說。故曰教不孤起也。言起必因人者。謂有漏病生法藥隨被也。如身子請佛制廣教。佛言且止。我弟子未有大名稱。未有利養。未有有漏法。所以且止。我自知時。後因比丘不勝名利造有漏業。壞其略教。有須提那還家乞食因行不淨。即制初戒。復因林中比丘起過制三趣同犯。及檀尼迦制盜戒等。皆因人起過。隨制禁之。或有一人犯多戒。有多人犯一戒也。人既不同教亦非一。者立。謂人人各犯。緣起不同。二百五十。隨犯即制非一時頓制也。又云如五八十具。皆因人根不同。故教非一則也。故攝誘弘濟軌用實多者。弘由廣也。濟謂救濟也。謂佛大慈救濟眾生也。人既不同。故攝持誘引方法則多。此語同前軌用多方義也。貴在得其本詮至條緒者。此明佛制教意貴存斷惑終獲道益。教為能詮。道為所詮。藉教見道。本詮之意意在道也。故一毫之善皆趣涅槃。名涅槃為本詮也。言誠難覈其條緒者。條是枝條。緒是端緒。明佛立教意欲令識根本所詮之趣。問其枝條次緒。實難尋遂測覈。謂須得本何須論末。說文云緒者絲端也。廣疋云緒由末也。餘也亦事業也。誠者信也。覈者實也。明四分律藏條數極多。一戒一經總有六百一十四段。中間教法既多實難尋究其本末。故曰條緒也。皆是趣果真詮軌聚但使識其本意。何須覈教之始末條緒也。條緒即如或在其處制其戒。或為其人緣其事。今若一一覈其人處所事。實亦難尋。故曰也。所以約開制驗指在為

人者如儉開八事曰開豈時還禁曰制豈非爲人又云隨三品根性不同即有三衣之制百一開聽之教並爲人也又如分別功德論中天須菩提七寶房舍一夜得道豈非爲人故開餘非爲道一杯之水一納之衣亦不開之況七寶房舍耶顯持犯諒意存無過者諒訓信也謂顯持之與犯信存離過也又釋云諒者亮也亮由相也顯持犯相意存無過也勝解云如來所制是持是犯並皆可信即言持犯可信即須遵行不令有犯故曰意存無過也今東一律藏以五例分之至可見等者謂教中差別不出此五種例也一遮性往分者宣云如斫伐草木壞土掘地體非違理威儀麤醜不光俗信聖未制前造作無罪由非正業無妨福善自制已後塵染更深妨亂修道招世譏謗故名遮也所言遮者能遮正道故言遮惡解云由遮故眾禁遮惡故名遮戒也言性戒者如十不善等體是違理無論大聖制以不制若作違行感得苦果故言性惡是故如來制使防約若不制者業報三塗不在人道何能修善故因過制從本惡以立名禁

性惡故名爲性戒此之性惡能遮於福若前之遮惡能遮道故首律師疏云若論性戒捨惡以求福若論遮戒捨福以求智此是道分善故龍樹論云十善對十惡名爲舊戒五篇七聚名爲客戒前十善惡不假制有若論篇聚必假聖制意明今將此遮性二文徵其教興之意則得識遮性之興本意故曰性徵等也性惡通於化制者如殺生婬盜等經中還結業道之罪制教中又科夷等罪也亦如五逆十惡二教同有其罪也遮則不爾唯犯制教一罪無違化教之愆又准心疏言謂性惡之罪俱違化制兩教也以其体是違理無論制與不制作俱有罪如三千威儀四句辨之或有犯佛法罪非世界罪如制戒後畜財離衣等是二是世界罪非佛法罪如來未制戒前殺盜等三俱是者制廣教後犯婬盜殺等四俱非者未制廣教前殺草木是也以此義推未制廣教前無問道俗雖無教可違隨作性惡但犯業道故經云是殺生殺生報雖是妄語妄語報此見化教佛制廣後犯者又得違教之罪此是制教故曰性惡通於化教也遮戒因過

便起。者謂爲俗所訶。沙門釋子。壞生草木掘地等事。夏中遊行。蹋傷物命等。佛卽制安居。以彼外道俗人計其草木有命。佛因制之。亦如不受食。食爲人所呵等。廣如下九十中不受食戒明也

然則性戒文緩義急者。濟云。唯約性戒文緩義急也。其遮戒不得云文緩義急。如怨逼行婬開與境合。是文緩。三時禁樂是義急也。又解一一戒下。皆有開通之文。是文緩。若心境不差。並結正罪。是義急也。謂隨諸重戒並有開文者。如戒戒下有開通文是也。如殺戒人作非人想畜生想。闕皆開不犯。重餘性戒例知。今言隨諸重戒者。謂初篇四戒名爲重戒。二篇已下防其重戒。既從重戒而生。故曰隨也。四重既有開文。下戒隨此四重。是性戒者。亦應有開文也。淮濟解云。文緩義急。惡局性戒。今隨諸重戒者。但合是隨四重之性戒也。謂皆是四重之種類。不得是遮戒也。又上言性戒文緩義急。既的語性戒。明非遮戒。遮戒下門會自朋。明耳。文雖是開。開實結犯者。慈云。如大妄語戒開文。若戲笑說。開不犯重。還得吉羅。故言開實結犯。爽吉雖殊。犯義是一。又如婬戒。若爲怨逼開與境交。雖開境交。若三時中隨一時受樂。還後結犯。故曰開實結犯也。又勝解云。文雖是開。開實結犯者。釋上義急意也。隨諸重戒並有開文者。釋上文緩意也。縱成持也。持之寔難者。諸如婬三時之中。難以禁持。縱得成持。持之大難也。下卽出難持之由。且舉婬呰二事也。毀呰始終慈救者。說文云。呰者呵也。鄭玄云。口毀曰呰。意明毀呰戒開通文云。若慈心毀呰弟子不犯。謂心有慈濟前人之意。令彼因我呰故。改惡從善。若有此心。呰他不犯。雖然縱有此心。始終難一。初爲曰始。闕了曰終。故曰始終。深云。宜作四句料簡。一內有嗔心。外無利益。謂自心懷毒。呰其前人。前人不改者是也。二內無嗔心。外有利益。三內無嗔心。外無利益。四內有嗔心。外有利益。四句之中。唯第二句得行呰法。謂內無三毒。外復益他也。既是根本貪嗔等者。謂結上二文。婬是貪爲因。呰是嗔爲因。此是衆生心中之毒。故曰根本。期之本毒。無始鎮懷。雖復欲禁。慣習難捨。故曰何能禁心無逸也。故知義存急護者。此

句通結上文。於婬三時無樂。是急護。毀呰始終懷慈。亦是急護也。上來總是明性戒文緩義急之意也。遮戒一性制止有益便開者。意明遮戒一制已後。不令應開。為有其益体非違理。隨人情故。所以取開。如至儉時聽開八事。為安身存道有益故開也。又如安居是一往制。若有生善滅惡之緣。故開受日去。是也。又如壞生掘地。當時制竟。忽有野火燒寺。聽護伽藍。聖開掘伐是也。又如行險欲倒。聽捉草木枝葉。隨捉隨斷。更開後捉。為護身故。是益便開也。開之過與還復令制者。如上險開八事。若至豐時還後招譏。不生俗信。名曰過與還復制也。又解如本制畜三衣。是一性制止後。為寒苦不能進道。為其安身之益。故即開畜長。故曰有益便開。既因開故。貯畜過多。招譏妨道。名曰過與。即制說淨。故曰開之過與還復令制也。豈非存化俗恐墜枉抗者。此句是通上文意也。又可云結上文也。枉抗者地獄也。書云罪漏無門。唯人所召。今謂儉時行八事。俗見不訶。豐時猶開者。俗人必生譏謗。既譏且謗。生報必然。今愍其生報。須遮譏疑。莫

於豐時行八事等。故曰為存化俗也。錯地獄為枉抗者。順理而行。不墮地獄。橫造非法。故落其中。名為枉入也。大慈設教意唯撿失者。此下通結遮性二戒數與之意也。撿失者。慈云撿是印署封閉之義。故經云撿繫其身。即斯義也。意明大聖見過即制不令為作。如封署身口。不令有過失也。為口是禍門。舌是破身

四分律鈔批卷第二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二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斧。欲得体安。全閉口不須語。即其義也。又解且取撿閉其俗人譏呵。墮枉抗之失。故制遮戒。恐招惡報之失。故制性戒也。應師云撿者攝也。釋名云撿者禁也。失者過也。撿亦繫也。故律中云。沐浴疎頭速疾撿髮。據此撿是繫也。立又解撿失者如厨庫官物封印門戶。一閉已後不許人開。名之為撿。如來制戒亦爾。一受已後不得毀破。喻如封印不得輒開。此是撿義。莫

則得罪此是失義罪卽失也只是撿問身口過失也毋論具立緩急二儀至以通望也等者撿彼論云犯罪凡有三種一緣卽須提那與本二行欲他二制謂因犯卽制若比丘行非梵行波羅夷不共住三重制卽是林中與畜生及死馬等行欲也復有三處決斷非犯一緣二制三重制緣者佛未制戒前初作者是緣也二制者謂最初作婬人不犯是制也三重制者若比丘爲强力所逼行欲不受樂不犯名爲重制此三處決斷不犯此上約婬戒作也更約盜戒作之如檀尼迦盜瓶沙王材木是緣若比丘不與物盜心取乃至不共住是制後有遣使取燒埋壞色佛制同犯是重制重制有二一緩二急下至草葉不得盜是急若有主物無主想取不犯是緩復有三處決斷不犯准前思可解餘下一一戒例然論文如此講人相承云比丘欲行婬聽捨戒還家是緩乃至不得共畜生是急若爲怨逼與境合是緩三時禁樂是急盜約無主相不犯是緩有主下至草木葉不得取是急殺則迷人無相殺無罪是緩下至蟻子不得殺是急妄則

私智度九字疑子注

說時前人不解不犯是緩下至戲笑亦犯是急故云具立緩急二儀也言尋之以通望者謂二百五十戒皆有緩急二儀今應將此二儀通望一切戒若解其緩急之意則識大聖制教意在撿失也又可引此二儀意者欲成上句義存急護之言也上來釋遮性往分義竟

二以開制往徵教則通於二世者明教中有制有開今據此開制之文徵教興之意故知此教通於現未二世也謂如五分雖我所制餘方不爲淸淨則不應用雖非我所制餘方有𤼵者行之如多論寒國用皮爲三衣等比丘命過此皮三衣同十種衣分之此一既爾餘亦例然但非破戒之事則餘方一切皆開也故制已更開開已還制者如五百結集中迦葉結集既了時有長老富羅那聞王舍城五百羅漢集法毗尼智度論結集有千人也卽與五百比丘往至王舍城到迦葉所白言我聞如是事故來欲豫其次因更問憂波離乃至更集爲三藏一如前說彼語迦葉言如向說者我悉忍可唯除八事我親從佛聞憶持不

忘佛聽內宿內煮自煮自取食及僧俗二食水陸兩果此四不作餘食法皆聽得食迦葉答言實如所說但世尊以穀貴時世人飢餓乞求難得慈愍比丘聽此八事時世還豐食飲多饒佛還制斷彼復作是言大德迦葉世尊是一切知見不應制已更開開已還制迦葉答言世尊是一切知見故宜制已還開開復制耳爾問如來結戒何故或制或開答凡聖人制戒開則通其益遮則防其過也此通未來教者立云如迦葉所答儉開豐制明此教雖是佛在時制然亦通於未來行用故曰通未來教也有人云此通未來教也者緣有通字義則難見正意只道五分教是佛自說故曰此如來在世教也四分教則是結集時迦葉說此言以擬佛在日望結集時名未來也自意云通未來教者即是迦葉能開通於未來教意也謂佛在日開此八事猶未再制未有制言迦葉結集之時時豐為更制約其諸比丘競呵迦葉如上已明此義竟五分雖我所制餘方不為清淨則不應用者立云五天竺之外名曰餘方也猶如西國用巨摩塗為淨用手揣食此等制雖是佛立且如此土邊方將為不淨不得用也又如佛制比丘云有出家者制與剃髮不由國王乍由父母此方國法不得自度要由國王豈得仍依本佛教也雖非我所制餘方行者不得不行者如國王制僧不得入城市非時午後道行入俗等佛教中有緣開白入衆故言非我所制由王不許須依王教故曰不得不行故多論中遮王制故吉羅又如提匙筋箸靴履等並非我制而餘方將為淨者必須行之此如來在世教也者謂如五分教佛自彰言故曰在世教也有云此五分教正制未來傍兼現在所以知者既語於餘方不為清淨等明知佛慮當來餘方有此事也上四分則是正制現在傍通未來謂現在已開制於八事竟未來飢儉還例准開故前云此通未來教也

然二教相融互兼彼此者覺云五分曰彼四分曰此五分中教亦通四分四分中教亦通五分也此解是二教者五分現在教及四分未來教名為二教也融者明也兼者并也此明上之二教互得相通未來故

通現在現在教通於未來如此釋者只是結會上文也上來釋第二開制往徵義竟三以報有强弱教亦重聽者立云如上根人制四依行中品畜百一物下根畜長衣乃至房舍等言重聽者有云下根弱故開已復開故曰重聽如開畜長十日令說淨又忘更開不犯故言重聽聽即開也謂聽上加聽故曰重(去音)聽也亦可根强者制是重報弱者則開是聽如上行之人教則重即四依行也下品人教則即七寶房舍也以隨報故若一向唯制無開中下則絕分若唯開無制則上行慢求故須二教被於三根有輕重之異也就制則深防限分者如用水是深防飲虫是限分也又殺是限分打搏是深防故戒本疏云深防限分者初解深防有通有別通者無聖戒制爲止業因造業之來必由三毒非可卒禁且約身口二業制戒防心故制四重以爲道體對四制也餘並號爲深防恐犯四根本制餘令護何以知然如配戒種類說如下持犯篇中廣明此義所言別者如禁微防著例曰深防如尼觸臂犯夷等類所以爾者

令插入限字

令牛疑手

女人性儒制不由已恐被違逼情亦自發故須深防餘同前解此後釋應今釋也言限分者亦有通別言通者通爲防心一切緣想無非我倒因之結業迷墜生死故隨限分還制其心故律本云發心作心念作皆名犯也言別者如先云制爲當機止存力分若不能行雖作無犯如濕失僧得僧殘尼得蘭罪者即是限分之根也所以爾者僧是丈夫煩惱輕薄其情易制故得重罪尼是女弱煩惱垢重若斷重罪苦惱衆生存其力分制其輕過後解當今文也有人云聲聞具防身口未能禁心菩薩一向制心斯並限分義也約行山世不同者山謂蘭若閑靜之處世即聚落之間欲明上士居山而求道下士依世而養身此約報力義也且如蘭若無人之處開遣淨人火淨米已自羨食等亦開從牛受食及無知小兒畜生等邊取在聚落中則不許也若論報强弱上品制頭陀蘭若之所修行中下品者聽依聚落不妨修行故曰約行等也此解應文深云如是具已佛令五年學教依止師僧女有上行樂靜之人處山閑離依止無罪此是約

行山世不同義也。此上深防限。分約行三種。皆摽報有强弱。設教所以不同。上來釋第三報有强弱教亦重聽義竟

四以機悟爲先教門輕重等者。大聖制教初興。本無異轍。後人神解自異。隨機悟入不同。致有五部之差。乃至十八之別。言機悟爲先者。謂樂欲不同。悟有先後。悟既有其先後。所見則亦不同。見既不同。教門即輕重致隔。故曰爲先也。言輕重者。僧祇四錢三角犯重。四分得蘭是輕。如五分想與疑俱結根本。以疑心通是非。故殺人起疑心。爲人爲非人。作此疑者結重。四分但蘭。又如十誦一切器皿二斗已下應分是輕。四分一切器皿不分是重。又如說廣略二教本是被機。有宜聞略。即說一偈。有宜聞廣。即說五篇云云。五部異執。豈不然耶。者此句結成上機悟不同之意也。對此須明異世五師。同世五師。五師之緣。如上卷談云第四分部時節門中廣明此義竟

五以事法相對者。如受戒等是事。羯磨是法。又如三衣一鉢是事。如法受持是法。謂將此法用被於前事。故曰相對。既有其事。則須有法。因對事須法。故有此教興來也。法唯楷式者。謂一切羯磨辭句不得增減。要須軌定。且如持衣說淨之法。要須辭句分明。不得錯脫。故曰楷式。式是法式。楷是則也。乖指則事不成者。立云指由意。謂是佛意也。由作法乖儀。則乖佛意。以乖故作法不成。事亦不就也。勝云法唯楷式。乖指則事不成者。此明法托事而起。即制法以楷定。若乖本制意。秉法亦不成。如開離衣羯磨。本緣人病衣重。今人病衣復不重。若乞法者。乖本制意。故曰乖指。雖復加法。事無不成。何以故。以事不應法故也。事通情性者。此明法所被事。事含情性也。慈云且約情通智慮利者曰情。智慮鈍者爲性。如新生小兒體性自知苦樂憂喜。名之曰性。漸漸長大。更增其智。名曰情也。如云大有情思等。又言性者。謂人生世間。稟五常之性。亦是性識之性。並通善等。故名爲性也。情者謂人各有情欲不同。遇善遇惡。情相染習。故云情也。又解情性者。情謂有情之類也。謂如爲人受諸戒及治擯等。是情事也。言性者。謂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此曰非

情即如結解諸界分功德衣亡人衣等並是非情事也性中攝之謂有識之者曰情無識之者曰性所以爾者如地水火風各有體性如地以堅爲性水以濕爲性火以煖爲性風以動爲性又如火上水下風輕地重皆是其性性取不改爲義隨境制其得失者立云謂隨有情無情之兩境制其得失如持是得犯則是失且如情中有持犯者如不殺是持名得殺則是犯名失性中亦有得失者如不壞生掘地是持名得若掘是犯名失又勝解有情家得失者如爲人受戒身無遮難者發戒名得有難不發名失無情得失者結界唱相托處分明結成者名得唱相不明作法暗托結界不成名失濟同此解又如治人或有藥無病或有藥有病施不相當並名失也或托三性之緣者即善惡無記也善性犯者如比丘拔塔上草爲女說說法過限等言惡性者如嗔心打搏殺人畜等言無記者如不攝心意壞生草木掘地等又談話世俗是無記也又如僧祇律文摩摩帝互用三寶物山中坐禪比丘食殘宿食一乞留多日不惱俗人自得靜緣

修道此並善心由此三性而造罪故有教興也又解三性者謂貪嗔痴爲三也若貪三境行婬者名從貪起若婬怨家名嗔心起若共母女姉妹六親行婬名從痴起就盜論若樂財故盜是貪盜怨家物是嗔謂無業道而行盜是痴戒疏中約緣之三性明不論心之三性也疏云託善緣以興教者如坐禪誦經講導開悟必以正命居懷制伏煩惱此名善法悕求名利邪命自居相雖是善反成貪毒壞心障道勿過於此是故大聖興教防之言不善緣以興教者如十惡等體是不善能感三途增惱障道故聖因過起立教防之無記緣以興教者如草土體雖無記若作不已外彰譏醜故制防作者犯墮謂就草木緣性是無記此上三種並從緣說非就心思之此解應文或隨世譏而起者如非時乞食被女恚詞云寧破腹莫非時食又夏中遊行被呵不及鳥獸尙有巢窟故制安居如不受食呵言不與而取與賊何殊又如教尼還暮早從城入譏言夜共婬樂晝便放遣又斬草捉寶等事因譏而制故云或隨世譏而起也

且略引諸條等者。卽指上來五例者是也。言薄知方詣者。爾疋云。詣者進也。至也。到也。彼云造奏詣進也。造者詣也。適也。明我上引五條薄知制戒本意之方所及所詣之處。卽是下心懷泥曰。是所詣之意也。方謂方所也。又解云。詣者趣也。謂引上條卽知制教之趣向也。又詣者佛果也。謂制教之意。全乎佛果三乘等。名此果處爲詣也。私云方詣者。謂觀上五條則知本制興之意。有此五種差別。約此五處爲方詣也。從此已下言總攝包舉教興意耳。上五條是別教興意。今言方詣者。且結上別門之義也。總攝包舉者。謂總一化教興始終之說也。觀施教興之意。只令衆生至於無上菩提之謂也。

制增戒學者。首疏云。始於外凡專加護持。悟遂生空理解益成。戒品牢固。餘勝於前。故曰增戒學也。云何爲求四學者。欲解其學義。且假借生起來由。故曰。云何也。爲求四果者。積生植因方證四果。極少亦須三生持戒方證初果。或至盡漏。亦云七生持戒不犯。得證初果。濟云相續七生持戒乃入初果。入初果已。人天七反生死。卽入羅漢。今我凡夫創始發心。初生持戒。此第一生。但是種解脫分善。未得名修。第二生修其解脫。第三生始證。此約利根。三生卽證。故羯磨疏云。第一生種解脫分善根。第二生修。第三生證是也。上言七生證初果者。此約鈍根也。今須勤修則解脫可期。故南山云。非聖學聖。謂已入聖位。更不學聖。唯是凡夫應須勤求學於聖耳。若大羅漢。如身子目連等。要經六十小劫修行。方護爲聲聞上首。若佛果須三大阿僧祇劫。初一阿僧祇修至初地。次第二阿僧祇修至七地。次第三僧祇修至十地。更須百劫修其相好。因方得成佛也。新經論中四果名殊。第一預流果。第二一來。第三不還。第四無學。舊言阿羅漢。此翻乞士殺賊。皆是義翻。總名應供。已永害諸煩惱。故應不復受分段。故應受人天細妙供養。故言佛果三阿僧祇劫名者。婆沙一百七十八云。於初劫中逢事七方五千佛。最初名釋迦牟尼。最後名寶髻。第二劫中七萬六千佛。初是寶髻。最後然燈。第三劫七萬七千初卽然燈。後卽勝觀。故俱舍十八頌曰。三無數劫滿

遊戲逢勝。觀燃燈寶髻佛。初釋迦牟尼。又俱舍云。彌勒菩薩。釋迦菩薩。過去俱爲底沙佛弟子。舊名弗沙。彼佛觀此二人。何當成佛。乃見彌勒在釋迦前九劫。又更觀二人所化衆生。何者成就。乃見釋迦衆生已成熟。彌勒衆生。全未成熟。底沙念言。此二菩薩。既此差互。念欲方便使不差互。又念言。寧可迴一人。就多人。不可迴多人就一人。謂欲迴彌勒。就後釋迦。置前不可迴所化生。以就化主。卽作方便入石窟中。放大光明奇異之相。令釋迦見生願樂心。于時釋迦從外行來。見佛光明。心生歡喜。口說一偈。忘下一足。經七日七夜。翹足誦偈。更不暫捨。由此精進。超彌勒九劫。偈云。天上天下無如佛云云。新經論云。天地此界多聞室云云。解此偈詞。如下文僧像致敬篇中。至彼當說。言超九劫者。且一相說。總計會諸文。總超三十二劫也

止隨前事者。此明下三十門中。雖各各有制意。皆是對前所爲之事。而明制意。非是大家教興之意。如對婬戒。且述制婬之意耳。尋條知本者。謂下三十篇是

＊會本段從上一之二

枝條。此教興一門是本。若尋下三十門之枝條。不識其意者。須尋此門。則識根本制意也。勝云。指三十門是條。尋此三十門。知佛本制心。懷泥曰。是本也。謂尋條得本。似如尋樹枝條。得其柯根本也。上來歷釋第一序教興意義竟

第二制教輕重意。所以此門來意者。爲下諸篇中。旣持犯有輕有重。恐人不練。故立此門。序不同之意也

裁斷寔難者。明判割重輕。唯佛能知。末代僧尼。輒爲斷割。不識機教之通塞。故言難也。若佛在日。明了機緣。識知輕重。明練通塞。則不爲難也。何者原彼能施之教者。此明上旣嘆斷輕重爲難。須出難之所以。徵其意。故言何者。言能施之教者。則是佛也。佛是能施教之人。教是佛之所說。衆生是所爲之緣。教主窮機之人者。謂佛是能施之教主也。故言教主。此之教主能窮機緣。窮是盡也。機是衆生心機。人謂佛也。明佛窮達衆生心機。盡識上中下品之性。故說教有輕重也。又推此所爲之人等者。如上根之人。制其重教。但三衣乞食等也。中下機弱。不堪此教。卽許喫僧食受

長衣等。此教則輕。教則是藥。教有輕重。被三品人。人既與教相應。故曰應藥之器。明其人是初教之機。故曰應藥之器也。又云如須提那子名之曰。人以犯經故曰病。佛即制戒。是藥即能依行不復更犯。此是應藥之器也。所以藥病相扣利潤無方者。明機教相感故曰藥病相扣也。謂佛知機制教。機有上下不同。教有重輕之異。機病既發。教藥亦興。教經云應病與藥。令得服行。藥病相投。利益無方。方比也。豈可情斷等者。自意云明佛是窮機故。識輕重。令人異佛。故不能裁斷於重輕。故曰豈可情斷等也。此句是遠結上文輕重兩意。裁斷寔難之句也。雖然重累下等者。自意云雖如上斷輕斷重。出在教主窮機之人。豈可以今凡情能斷等也。然雖非今人情之所斷。言論所測。然亦有可斷之義。何以知然。謂佛說一切教皆通末葉。錄此容有斷割之義也

言重累還標實被來裔者。裔由末也。應師云(餘制反)說文云裔謂衣裾也。以子孫爲苗裔者。取其下垂之義也。裔亦遠也。累者實也。標者望也。教也。此明制教意遠通遐代。名遠標也。在文自顯何假證成者。文即律文也。明佛制教。皆被末代衆生。故不繁引證也。故四分佛受毗蘭若婆羅門請夏安居。以時儉。故佛與諸比丘一夏唯食馬麥。目連欲反大地。取其地肥以供時衆。佛止不聽。又欲以神力往北方。取自然粳米。佛亦不聽許。又欲牽鬱單越地。逈此閻浮。佛不聽。皆言止止。汝等丈夫有玆神力。可得如此。未來弟子無神力者。當如之何。據此文證。大聖立教。皆通末代。約教既通於末代。故今約律文。亦得處斷於輕重。以應機故。有云在文自顯者。如戒戒中皆有十戒令正法久住。豈非教通遐代耶。勝云在文自顯何假證者。即五篇輕重在文自顯次第。而證也。今據此後解亦有一途道理也。明上既云教通來裔。我既是裔亦合裁斷。約律文篇聚裁斷。自知輕重。故曰在文自顯。文是律文。律文自明顯輕重可證。不假外求餘證。故曰何假證成。此解應文。今序斯大略有七者。明序其輕重兩意。不過此七種義也。若識此七條者。輕重之義可解。一與厭漸頓者。與由起也。厭者飽也。謂起厭之時有



漸有頓。何以知然。類下結正業科門。報果不同門。起情虛實。等理令然也。不得云與卽忻也。此解錯也。今學事明之。如起厭善心。盡一時犯一切戒名頓。得罪卽重。若隨前後別別犯一二三名漸。得罪卽輕。又如盜人錢。若一時取二三四名爲漸。結蘭是輕。若一時取五名爲頓。結夷是重。又如行婬動身就境。忽諸緣礙。不能得遂。罪住方便。名之爲漸。卽得輕罪。若直至境。所身手相加。入如毛頭。名之爲頓。卽得重罪。若起厭惡心。亦通漸頓。濟云。且如有人厭惡漸時且受三歸。次受五戒。後受十具等。名漸。則是受其輕教。若於惡境。頓起厭心。卽頓受具戒。此具戒則是重教。此上是正義。相承解云。與厭者作過起無害心。三時業重爲與。如怨逼情所不願爲厭。何故此門中明漸頓義。謂事漸教則輕。事頓教則重也。二結正業科者。立云。佛以達了業體。輕重。故使結戒還約此業而科。故有輕重不同也。何者是耶。且約五篇相望。上下重輕皆是約業道不同。故結罪所以有異也。且如殺人。或以人多智慧。既是道器。形報勝。故殺者得夷。畜非道器。

愚騃無知。殺結墮罪。乃至下篇身口越散。其等是輕。則科小吉。以其科罪與業相應。故云結正業科也。又約五篇正果之罪與方便罪相望重輕。如正果之罪。業思既暢。得罪是重。如犯婬盜殺妄作竟結夷。若犯下四篇。亦是果罪。業思還暢。隨結殘提舍者。此皆名重。若諸篇方便之罪。既未成根本。業思不暢。理不極科。皆悉名輕。如盜滿五卽結正重。得四巳下卽是正輕。故云結正也。今斷其罪須問其犯爲住方便。爲至果處。果處則重。方便是輕。又解云。故犯則重。誤犯則輕。皆約情之虛實。故業則輕重約此業因之異。故制戒則隨其輕重也。濟云。如初篇四戒是性罪則重。下篇隨有遮戒則以性罪有業道。故若遮罪無有業道。結時望此業道則重。故曰結正業科也。三報果不同者。如目連問罪經說。犯初篇夷罪如他化自在天壽六十千歲。墮泥梨中。於人間數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犯殘如人間二百三十億四十千歲。犯蘭人間五十億六十千歲。犯提人間二十一億四十千歲。犯提舍尼人間三億六十千歲。吉羅九百千歲墮於地

獄中也夷則科重乃至吉羅最輕若能持者趣果亦乃不同如五八十具感人天聲聞爲異持菩薩戒乃至成佛果爲重濟云約人根器上下不同以根器是報力約此報力敎有輕重故曰報果不同也四攝趣優劣者且約初篇四戒說若犯婬於三趣境皆得重罪下三戒者則有優劣如盜人物重非人畜生蘭吉漸輕殺人則重殺非畜蘭提漸輕妄語人則重非畜蘭吉漸輕並是約趣有優劣故結罪有輕重也濟云如殺人夷非人蘭畜提若能變化畜殺亦蘭此皆約趣論也若約受戒唯人趣得受餘道趣劣不得如律中龍變爲人來受具佛言畜生於我法中無所長益因制不許是劣也人則爲優優則長也劣由短也復約人中亦自有優劣自無遮難得受是優身含遮難不得受是劣故曰攝趣優劣也五起情虛實者且如殺人非人想非人人想是虛結方便則輕若人作人想是情實結重盜約有主作無主想此句無罪無主作有主想是虛結方便蘭是輕有主物有主想是實結夷名罪也約大妄語若未得道向他說云得者是

乜殺諸作煞

虛犯重若實得向俗人道得犯提向同意說無犯此名實是輕皆約心明虛實若心境相當名爲實即制重若境差心轉名爲虛即制輕又想對於情則重想對非情則輕也又解如境想五句前一句由情實故重後四句由情虛故輕故曰起情虛實也六開制互立者立云如大妄語制波羅夷是重開其戲笑說還犯吉是輕故知開制皆有輕重也亦如離三衣宿制墮是重若不得僧開遙捨而得蘭衣吉羅是輕又如安居是制受日是開長衣是開說淨是制說戒是制有難開七略一直去是開儉時八事是開豐時便禁是制此皆是制中有開皆約時約緣而立正制時不開正開時不制故言互立犯制則重犯開則輕或復無罪可思之濟云開中有制制中有開故曰互立如婬是制若爲怨逼開與境合此是制中有開雖開若三時有樂即犯此是開中有制也七約行彰異等者如上行居蘭若即許離衣六夜下士居於聚落不許離衣是也言諠者諠謂聚落靜謂蘭若也又如山中開自煮食自泥房從畜受食聚落不開故知山中則

開此教曰輕聚則制之。此教名重。此約行明也。亦同上約行出世不同之義

並制教之本懷者。謂佛本制教。有輕重之意者。不過此七種義。此七是制教之本意也。言據斷之宗體者。若欲斷割重輕。理須據斯宗體。此七是其輕重之宗體。今人欲斷輕重者。須問為是漸為是頓。為情虛為情實等。為趣優為趣劣。約此得知持犯輕重之意。上來七段不同。總是釋第二制教輕重意門義竟

第三對事約教判處意者。立明此門來意者。為明行事及判罪之時。須識本宗。恐橫加穿鑿。妄引他部。故有此門來也。故下文云。輒將已之所學。判他犯。此乃蓋是不識宗指也。言對事者。對前受懺說恣等事。約其教法而定是非也。法即始乎心念。終乎白四之法也。謂三衣一鉢。結解諸界。安恣分亡人衣。並名對事。言約教判處者。既有前事。理有法被。法即教也。撿事故云約教判處也。判謂判割。處謂處分也。且如對亡物為言。須判斷是非。處分輕重可分不可分。故云判處意也。處有二解。若作去聲。即處分義也。若作上聲

（心稽遍宮卞同）

（心揮入尋討者三字）

即是處歇之義也。故說文云。處者安也。謂安處也。言佛法東流幾六百載者。從西來此。故曰東流。猶如水流。流者流衍。取其通往之義也。幾六百者。幾字有三用。一音（祈其）二音紀。三音基。基謂漸隱也。亦云時也。若音紀者。謂是不定之數也。若音其者。其由近也。此明佛法東流。自漢明夜夢。至今貞觀年中。猶少二三年。不滿六百載。故曰幾（音其訓近）六百年。故云也。判割是非競封同異者。如昔有依十誦借衣鉢受具。而誦四分羯磨。判為是者。非也。又如將祇持衣文入四分家用。此亦非也。言競封同異者。封由閉也。謂封執其懷。閉塞情犯。不能開通。故曰競封同異也

良由尋討者不識宗指。者謂各依當部受戒。及至行事之時。並不識其本宗指。所以即有競封同異。只是不識當宗之指也。又云教起本宗之意。前競封同異之計。各判成懷。如律中為難結三小界。古師亦有無難而結者。乖本宗意。亦如結戒場不以大界圍遶者。亦不識宗意。意即指也。此上斥諸師不識當宗之意。故曰也。濟云。不識五部之宗指。輒以已宗定他持犯。故

⊙部疑即

曰不識宗指等也。言行事昏於本趣者。明行事之人。於當部中。斷割輕重。猶尚昏迷。不知本部輕重之相。故云昏於本趣。昏者暗也。行事之時。須知本是何宗受戒。須依本受之宗而行事。今若取僧祇持衣文來此部行。名曰昏於本趣也

故須學師必約經遠者。此明學貴承師。承必智本。故論語云。勤學不如擇師。好師必有弘益。所求之師。復須經久。沺遠見而學。淵者器量宏博。方堪依之。外書云。學而不思則罔。學不尋思其義。師罔。罔者無也。然此之人。都無所得也。又解罔者謂闇。若不思則心中罔罔不了也。又言思而不學則殆。殆謂危殆也。謂學不承師。師心自思。則有濫解之失。故曰學非經遠也。執教必佩眞文者。佩由帶也。謂案律藏之文。非爲邪教師心之計也。既帶眞文。則識宗旨。由識宗。指故行事不昏。由不惛亂。故不招他譏謗毀辱之耻也。論乎嗤責者。論謂汝也。溺也。沉也。嗤者博疋云輕也。字書云笑也。兩用皆通。有人云。笑不露齒曰嗤。應師云。嗤充之反謂輕侮也。字從口作非體。見蒼頡篇。今明執案

⊙申疑用 ⊙網疑綱下同 ⊙當鈔作敘

眞文。並免輕。豈重責之過也。豈得異部。明隨者謂本是四分受戒。今隨行中。還約四分行。護四分文義具足者。則但申之。豈得用十誦僧祇等文而判斷也。若當部不足者。方得取用外部之文。故下文云。當部不足。取外引用。即其義也

猶恐不曉大網等者。自意云。如前不識宗指。昏於本趣。是不曉大網。絡此宗指本趣爲大網也。欲明上雖梗概約略總相說此大網猶疑。今人未了。故曰猶恐不曉大網也。今欲曉明示誨。故曰更示其分齊。分齊是何。下即出相。故從謂字已下。是釋其相也。謂不得將此所學之教判他外部持犯。故此爲示分齊也。自意云。更示其分齊者。通指此門也。脫罹釁失者。脫是不定之辭也。又云脫者誤也。罹力知反兎網曰罹。網曰羅。大而言之。羅是網也。又云罹者憂也。懲者說文云過也。失也。失者過也。咎也。罪也。爾疋云。罹者毒也。又云遭憂也。皆是遭罪之意。欲明偏用此一宗。判他輕重持犯。誤他前人。悔罪不滅。自身獲罪。彼復得釁。俱墮罪網之中。如兎之墮羅網也。又解如分亡比丘物。

亡人本是四分受具。今將亡人衣物依十誦而斷重輕分之。復不識輕知重自身得罪。現前僧等並皆得罪。名爲脫羅瓔失也。由不學故彼此得罪也。言其唯不學愚痴者。此明上來將已所學之法。判他持犯非但令他罪不除。復增其不學無知之罪。故曰愚痴。愚痴者即是無知。以聖制令其學教故也

今通立定格共成較准等者。勝云此明前執一隅。但識當宗不練餘部。今立三十門。通顯諸部一一出十誦僧祇等名。爲定格。格者正也。謂引諸部共成。各示其名。即定正也。又云通立定格者。前言受既四分不得餘部。明隨。即顯諸部各各自依當宗以判持犯。格者至也。各至當宗之所共成較准。共成較准者。共成明了當宗而有准則。約受顯前。故無雜亂也。又言共成較准者。謂行事須依四分爲本。今若不了則引諸部。故下三十門一一出十誦僧祇等名者。明此四分文將教判事。若被事不同。所以故引諸部共成一宗行事。使周備分明。故云較准。較者明也。應師云。駮亦轡迴略也。爾疋較者比校也。准者平均也。度也。案周禮云。匠人之法平物以水曰准也。欲明今時取諸部明文而各明較比校。皆使與本受宗不相違。名爲平准。若輕重等類者則取。不等類者不取。此是准義。故曰共成較准也。一披條領等者指下三十門爲條。略此一門爲領。欲明三十門中約教所被事引諸部文。一往處斷持犯受體與隨輕重相違不相違等不等義。恐迷引文。蘊結在懷。將其此門照之。若披此門下則疑蘊悉除。名大觀也。釋者除也。廢也。解也。觀者照也。此明上文古人不識宗旨。昏於本趣等。不名大觀。今日由有學師。復約經遠執。偏員文立。茲定格較准。既披下條領。釋然照了。識於宗指不昏本趣。處斷得所名爲大觀

第四用諸部文意者。爲三十門中皆用他部。恐人不練其意。故有此門來也。如前序云。包異部誠文括衆經隨說。即應此門也

本實一文者。原佛制戒唯是一文。佛既滅後。大迦葉波結集法藏。名八十誦。異世五師相承傳授。更無異見。故曰本實一文也。又解云。律教所與本爲防非止

過名爲一文。故戒疏云。適化雖殊。防非義等。防非雖是一文。機悟防過。取解不等。致使教門隨彼不同。分爲五部十八異。今若行事有闕者。取用有何過也。但爲機悟不同者。礙解依眞諦三藏傳云。一百年後分爲五部。二百年後分爲十二部。四百年後分爲十八部。分爲五部者。憂波毱多在世。末後育王大集論師。共論佛法。是時諸人各以情見不同。有所偏執。毱多不能刊正。遂分此藏。爲茲五典。故曰機悟不同等。是也。言諸計岳立者。高山名之爲岳。如諸五師各執已見。曰計。謂執計情欲。各自稱言我所見解是高。是長。旣各高。故言如岳立。如似五岳各自據立。互不相望。不相許可。五師亦爾。遂爲情見有限。受悟無倫。各擅已宗。自趣聲教。故曰諸計岳立也。

競採大衆之文者。佛涅槃後。迦葉結集時。憂波離是高座誦出大毗尼藏。迦葉年老。時居衆首。因此彰名。名上座部。後有諸方賢聖不及前聞。遂於城外更請憂波離再誦毗尼。以集法藏。以衆多故。名大衆部。其上座部。迦葉滅後。五師傳持。過一百年。離分五部。今言採者。採前上座部。其衆亦大。故名大衆部。非前所論城外結集之大衆也。今鈔文言濫。有智當思。

輕重異勢者。乘如祇四錢三角犯重。四分但得輕也。摩觸二戒。四分通體。薩伽論云。意在男者蘭。意在女者殘。又如尼律。輒度賊女。四分犯殘。祇即犯提。故曰輕重異勢也。持犯分途者。如結淨地。十誦爲犯。四分爲持。又如僧祇不捨淨作三衣犯提。四分不犯也。有無遞出者。立云。四分有庫倉。僧祇有樓閣。多論有道行界。五分有水界。十誦有可分別不可分別聚落。四分有三種受日。十誦有三十九夜。祇有事訖羯磨。又如五分有輕三師。提四分則無。四分有不受諫戒。五分則無。又如持衣十誦則有。四分則無。又如祇單蜜中無此不受諫戒。疑惱戒彼有。入尼住處教誡不白提。故曰有無遞出也。廢興互顯者。如結淨地。四分十誦俱有文。但廢興不同也。一有一無。名互顯也。又歌詠誦戒。五分所礙。四分爲興。又如僧祇欲法中時集與清淨非時集與欲。當今四分正是廢教也。今立四分爲本者。即明今鈔用四分爲本。故下文云。其四分

律鈔者所宗當部文缺故引外文共成也必須用諸部者諸是不一之文也

善見云毗尼有四法者一本彼文自解謂一切律藏也一切者但是佛所制戒一一之戒為結集者名律藏也二隨本者立云如婬戒初制不得婬人後林中過與制三趣同犯將此重制名為隨本也濟云隨本者謂是隨律之經隨律之論等也其中明戒律者並名隨本也三法師語者即五百無著名為法師習是論主也佛先說本者即大毗尼藏也滅後五百羅漢流通作論解釋者是也四意用者謂是五百論師意方便度用非是凡夫意用也今引此論意欲取第四句意用義成今門中之意從謂宗已下是釋第四句意用文也言及三藏等廣說者此約三藏教文即是經律論也先觀根本者謂觀一切律藏中如來所說制戒皆有緣起非無因緣而制也相承解云此却釋上一本起句文也次及句義者却釋前二隨本句也謂若有重犯即便隨結如林中等也後觀法師語者却釋前善見論主五百無著之所說也與文句等者用不等莫取者立云釋前第四意用文者是也然今何故引此論中四法來謂此是用他部文意門故引此論中四法者前三是便明正意取第四句意用即方便度用等文也欲明我既用他部之文應須效彼論文方便度用也注云第六卷中廣明律師法者彼論云若律師者有三法然後成就問曰何謂為三答一者於戒本誦通利句義辨習文字不忘二者於律本中堅持不離三者從師次第受持不令忘失若具此三法是名律師若是律師衆僧共集判諸諍事律師於中先觀六事安詳而答問曰何謂為六答一者觀處二者觀本三觀文句四觀三段五觀中間罪六觀無罪也解云若草若樹葉應覆身而來若不覆身裸形入寺者得吉羅如是觀罪相已即取律本為證而滅諍法是名觀處觀本者若故妄語得提如是五篇中可一一觀罪性即取本為證而滅諍法是名觀本觀文句者身未壞者得偷蘭遮如是七聚罪相可一一觀罪性即取本為證滅而此諍是名觀文句觀三段者僧殘有三段波逸提有三段於一一段中觀

卽取本爲證。而滅諍法是也。羯中間罪者。梁火捺得吉羅罪。如是戒本中羯中間罪。取本爲證而滅諍法是也。何謂羯無罪。謂婬不受樂。無盜心。無殺心。無妄語意。如是一一罪相。羯以本爲證而滅此諍是也。若比丘知四毗尼法。又善三法。羯六事。已成滅法者。如佛在世無異。(文極繁廣故不盡抄也)

然行藏之務實難等者。此下裁量取捨爲難也。謂用之則行。名取。捨之則藏。名捨。行是取。藏是捨。欲明諸部既輕重異勢。持犯分途。復有無遮。出復廢興。互顯。今欲取欲捨大爲難也。且述其大詮以程無惑等者。謂是能詮之大教也。上既明取捨不易。今則欲明我取外宗之文意。故曰述大詮。從謂字已下。卽是釋其大詮。然大詮之意。只是述其用外宗之文意所以也。言以程無惑者。應師云。程(除荊反)程猶限也。䏶記云。程者量也。詩云。程由法也。明我述大詮之意者。人若識之。量獲不疑惑也。

謂此宗中文義俱圓者。此下正是釋述大詮也。文義俱圓者。立云。如四分宗中四重之戒。文義俱足。不勞外求。又如結界一法。文足義亦足。約結界事。更無缺少。故曰約事無缺也。餘有律文不了。事在廢前者。如律中魚肉爲五正食。此不了之文。涅槃教興之後。一切悉斷。今取終教爲定。明此魚肉之事是廢前之教。卽不了之說。故律文不了之教。是涅槃廢時之前也。又如十誦銅器二斗已下入輕。已上入重。四分並重。名爲不了之教。今言事在廢前者。謂我家之制是彼廢家之前。故云也。有義無文。無文有事等者。如四分有持衣加藥之義。而無其文。今取十誦。又以狂顛之人四分有不足之義。而無不足之文。今皆取其十誦也。言無文有事者。如受鉢受尼師壇。道行界水界受三衣受七日。解戒場。並無其文而有其事也。

必取義勢相關者。如四分十誦護衣同護明相。此名義勢相關。故取十誦文成四分持衣也。必緩急重輕。乃至准論不取等者。如十誦受日三十九夜。僧祇事訖是緩。四分約緩而有三品。是急。僧祇護衣逼夜一會是緩。四分限明相是其急也。言重輕者。如祇盜四錢三角得夷是重。四分犯蘭是輕。此乃僧祇用四分蘭

爲夷。四分用僧祇夷爲蘭。又云。四分用祇重罪爲方便。祇用四分方便爲重果也。故涅槃云。或說四重以爲偷蘭。或說偷蘭以爲四重。即是此義。也是非條別者。立云。如十誦和上不現前受戒名是四分要令和上現前。此指彼是爲非。彼指此非爲是。五分借衣受戒得戒爲是。四分爲非。又十誦白衣受戒爲是。四分爲非。故云是非條別也。言准論不取者。即是善見論也。故論云。與文句等者取。不等莫取。今正指此文也。故文列四說。若立謂律文有四大廣說。即增四文中明也。一有人云。我從佛邊聞如是語。未得即信。應勘校三藏。修多羅阿毗曇毗尼同者。應語云。大德所說與修多羅毗曇毗尼相應。若不同者。應語云。大德所說與修多羅毗曇毗尼不相應。此非佛說。應須捨置。二有人言。我從四人已上和合僧邊聞。亦須如上勘定。三有人云。我從二人已下衆多人邊聞。四有人云我從一人邊聞。亦須如上勘定。今引此四說顯前句與文等者用。不等者莫取也。上言從佛聞者。非唯要親面見佛。若尋經所說。亦名從佛聞也。十誦墨印者。

十誦文中無墨印事。直指在經。但有四大廣說。同四分義也。立云。墨印者諸解不同。初一解云。嘿然之義。如佛在日。菩薩聲聞請佛說法。此有嘿許。故曰墨印。今云不然。此但論教是非。論何嘿許。既云嘿許爲許是許非耶。又一解。用墨爲印。故言墨印。亦如此方用朱爲印。濟同此解。今亦不然。論教是非。何論朱墨之印。又解墨者。一切三藏聖教皆是文墨。今亦不然。若便文墨即名聖教。外道經書豈非文墨。既是墨印應得依行耶。又解云。墨是外國語。此名曰度。以六尺爲度。五度曰墨。五墨爲印。印是定義也。西國名爲五印度。以五天竺皆用此印度也。各言我德是定。立亦取此解也。景云。墨印者是喻也。謂將印家之事。是楷定不改之義。喻前四大廣說爲定義也。十誦律中名四大墨印。以勘校印定三藏聖教。一如四分四大廣說。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又解云。印者信也。信文而成其事。謂承此印能成於事也。可尋十誦抄云云

若此以明心境相照者。以心度量聖教。應取不應取。與事相符。事即境也。謂心與境明白的然。無復疑慮。

心淨境明。故曰相照也。動合規猷者。規者圓也。則也。方也。猷者法也。謂動合方法。動合法則也。應師云。自作規。規圓也。字從夫從見。言丈夫之見。必合規矩也。矩者方也。猷亦道也。見毛詩。繁略取褒者。謂離繁離略。名爲取褒。褒者正也。善也。應師云。褒知中反。左傳云。繁辭我褒。褒者中當也。言晦沒者。晦是暗也。如月盡夜名晦。以暗故。其日不明。俱有魄在。猶有圓輪之相。故名魄。謂不令沒。但處暗也。如月末夜雖無日明。空中猶有月形。但以暗也。名之晦魄。魄是陰神。魂是陽神。說文云。晦者月盡也。朔者蘇也。月初三漸漸蘇醒。號月生也。謂我今作文者。其文義明顯。無有暗沒。故云也。

言偏執一隅者。謂不見諸部明文。直執四分一文。如下六師中第一師之執也。鏡者明也。亦是照義。覽者見也。涉事事則不周者。謂如持衣加藥等事不周者。謂無文被前事。故曰不周也。謂如第一師。但手持口不陳辭。是不周也。按文。文無可據者。謂撿按覓文。無可憑據也。立云。如下第一師云。我按四分律無持衣

也挿入者字

加藥之文可據。故但即手持而已耳。互指爲迷。誠由無教者。明諸師不取他外部文者。遂即互相非斥。謂取他部者。指不取者爲迷。有不取者。爲迷誠由實也。謂實由不通諸教。故曰誠由無教也。又解誠由無教者。謂不廣識諸部之教。致使偏執。故曰也。自意云。互指爲迷者。非是取他部不取他部二人相指也。謂俱是不取他部之人。於中自互相指爲迷也。謂既當律無持衣之文。名爲無教。由無教故。各自師心不同。即互相指斥云。汝迷我是也。向若有取他部者。與不取他部者相指斥。則不得云誠由無教。取者即是有教也。承上文意。此解相應。思之

若四分判文有限。則事不可通行者。立云。四分衣鉢不足。是不得戒之限。不可取五分借衣之文。又如四分受戒要須出家相具。此是有限。不可取十誦長髮而爲受。故言不可通行也。還用他部之文以成他部之事者。如爲長髮僧受戒。十誦許僧者。還秉十誦羯磨。以被此人成其受戒之事。又如十誦許借衣得戒。還須秉十誦羯磨。不得用四分羯磨也。又如依祇文

十法疑之

◆加鉢作試

行事者。即得判四錢三角成重也
或二事之內文義双明者。當宗爲一。律取餘三部通
名一。律故云二。律文義双明者。且如五分四分名爲
二。律俱受十五日一月日之。文則是双明任情隨當
宗採用也。慈云如四分與欲中。云受他欲。已自言我
是十三。難等不成欲十誦則云取欲清淨如取時。若
取竟自言我等不成。今則須依當宗行事也
親自披閱者。立云閱者簡也。欲明行事採用之時。須
自披尋。聖教若信問餘人之言。恐有傳聞之謬也。亦
云。此句正是鈔主自述意也。云我今取他部者。是自
披簡。竟不·是傳聞也。言親自披閱者。手自舒卷名爲
自披。眼自看文名爲自閱。故云也
略有六爲者。佛法東流已來。此土諸師雖各執不同。
古今師匠人雖無數。不出此六。攝•云得盡有云。其第
一。師雖不取他部。亦是一家道理。不可判其云是非
法矣
注云持衣•加藥之例文無等者。南山闍梨云然四分
一。律衣鉢加受之文文中缺者。以覺明論士誦本東

傳云至於當時。隨出使寫賚存一本。無暇覆疎尋復
返西。此無行用。故多缺也。十誦晉弘當已隨缺譯者
悶之。故文繁矣。注謂狂顚足數者。謂四分捨戒文中。
但謂對狂人不成捨戒足數文中。則不明得不其義
令有律文不了。此師則依十誦等了文。廣明足不之
相便用他部也。餘無此義者。此師亦不取也。四此部
文義具明而是異宗所廢者。立云此是四文之師。便
依他外部廢四分之歌聲結淨地等也。但依他部所
廢。故不用歌聲及結淨地等也。五彙取五藏謂四含
及雜藏爲五也。礪云集一切長經爲長阿含。二謂集
一切中經爲中阿含。從一事至十事。從十事至十一
事爲增一阿含。又云一上加一。故言增一。雜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雜帝釋雜魔王雜梵王。集
爲雜含。此上有四含也。又如善因緣經方等經未曾
有經譬喩經優婆提舍經句義經法句經波羅延經
雜難經聖偈經。如是集爲雜藏。此謂結集三藏家
作此次第。出在律文明也。首律師疏引多論云。此諸
天世人隨時說法。集爲增一。是勸他人誦習爲利衆

生說諸深義名中含是學問者所習說種種隨禪法
是雜阿含是坐禪人所習亦名相應阿含破諸外道
是長阿含說諸外道事也又如分別功德論云結集
之時阿難思惟契經大本義分四段何者文義混雜
冥當以事理相從大小次第一增一次名曰中第三
名長第四名雜解云以一為本次至十一二三隨事
增上故曰增一阿含也中者不大不小不長不短事
處中道故曰中阿含也長者說久遠事歷劫不絕本
末原由事逕七佛聖王七發故曰長也雜者諸經斷
絕難誦難憶事多雜碎喜令人忘故言雜也言雜藏
者非一人說或佛說或弟子說或諸天讚頌或說宿
緣三阿僧祇菩薩所生文義非一多於三藏故曰雜
藏注云不令更試外道者彼長含經則令直度恐後
異計不須試也其緣如長阿含抄所說可尋云云律
中所以令試者南山闍梨云諸見外道我倒未亡忽
爾發心歸投大法若不試諫輒與受具者性既未調
恐返成難且為沙彌四月同住以事陶冶得信方開
為受

通局兩見者立云其第三第六師是通第一師是局
也其第一第二相望初則是局第二曰通乃至第六
師最為通也第五師更進節耳阿含等經所見更長
第四師也
意存第三第六者申此二師既用外部是通見故取
也其第三師為本文不明了而有足數之義今欲取
外部明文將用顯本文之意故須存此師也其第六
師謂本文闕禁魚肉今取涅槃後制從今日去不得
復食一切肉也故知出家之人宜修四等亦欲明四
分是大乘宗皆共成佛道故復須存此師由此二師
所見最長故用為宗故言意存第三第六也餘亦參
取者參由同也亦云雜也謂除初一師次第三除第
六此三取捨已定自外所有三文亦參取故云餘亦
參取也得失隨機知時故者立此明鈔家之意也謂
上諸師若是得者我今則取若是失者我今則不取
也此明諸執見不同若取外文用者名之為得不取
外文者名之為失言隨機者得失俱名隨機取外用
者名為隨機而得若不取者亦是隨機名失也以此

得失取捨竝是隨於機宜。然以用須時故也

第五文義決通意者。且明此文來意者。勝云。緣前第四取諸部文意門。云有義無文。無文有事。今則決通無意也。故下引年代𠧧邈等。則知其義識文缺之。由故曰決通。又如下文文同義異等。亦須決通文同義異之意。然此決通之義。或有就諸部決通。或於當部文。中上下自相決通也

夫理本絕名者。此明眞如至極之理。本絕名言。言語道。斷心行處。滅離四句。絕百非。寂然常住。何名言之所有。故曰理本絕名也。然非至理絕名。今一切萬像。皆不離眞理。亦本絕名。但是假名而已也。故立名標其宗極。此謂將名召於理也。且如一切名字。皆詮於理。然眞理雖絕名言。要假名言方能識理。如月雖非指。終假指以見月。今若不標名。莫知理之至極。如作眞如涅槃實際彼岸安樂解脫。竝是假名。若不立此名。將何詮無相之理。亦如三藏教法。隨緣詮理。如毗尼名詮於行相。即戒之宗極也。修多羅標定宗。毗曇標慧宗。此竝立名。標於宗極。據理而言。實言說之得也。今世中方像。亦體離名言。然假立名。以標其體。然實性皆非名言。故肇云。物無當名之實。名無得物之功。此上皆是將欲明其對事備斯文。故且作此約體而來。舉本令知其末也。名隨事顯者。立云。如唱涅槃眞如之名。此名約世俗中事相而立。對事假作此名。詺於眞理。約事建名。故曰名隨事顯也。無名相中假名相說也。勝云。名隨事顯者。且如指色是空。利根之徒。於斯見理。鈍根之類。於斯還迷。故色中分色聲香味觸。盜殺等廣示名種。於此即被斯文。又云。名隨事顯者。事即情非情事也。對此之事約爲名也。此是假名世諦之法。以衆生計是有。故佛隨其所計。即約所計之事。以立事之名也。故對事而備期文者。如對三衣事。即有受持衣文。對結界事。即備結界文。如對婬盜等事。即有五篇七聚之文。對安居事。即有安居之文來也

然者斯律藏言事竝周者。考由定也。律藏者。藏是蘊藏爲義。謂蘊積衆旨。故名爲藏。非藏無以蘊文義也。謂八十誦。通名律藏。明佛制戒所被時機。滅後結集。

言周事足。謂律中言教。對事對法。俱周備足。故云言事並周。今不周者。由年代涉遐。等即是出不周之由也。由有四事。一年遐。二五師据摭。三翻譯失旨。四抄寫錯漏。為斯緣故。所以相承傳濫也。但為年代涉遐者。涉遐是深遠之貌也。明大聖收光千有餘歲。教流東土六百餘年。故曰涉遐也。聲采隱追者。聲謂如來在世之時。聲教流布三千。故云聲也。又云明佛說教體必假言聲。聲者教也。采者色也。明佛說教。教益廣大。教有光澤曰采。故論語云。德潤身。富潤屋是也。又采者如來具四八之相。光采如金山。人天瞻仰有色可觀。名之為采。故聲屬佛之言教。采謂如來色身。靡由無也。大師去世時淹。如日久沒。斯之聲采。難可見聞。故曰也。法為時移者。明佛滅度年代既遐。時有澆漓。法亦隨流。因多失落。即羯磨序云。人既從緣。法寧護正是也。且如商那和修道高四果。德跨九居。及歸物故。教隨那滅。文云。七萬七千本生諸經。滿足二萬阿毗曇藏。具足八萬清淨毗尼。和修既終。法亦隨滅。又賓云。近時西國有王暴惡。毀滅佛法。一時蕩盡。有一長者。濫信情深。慨世無僧可用供養。忽於道路遇一老僧。形儀瓌偉。即請還家。設純乳粥。僧食一口。頻眉悲慘。長者怪問。粥不好耶。其僧報言。長者識我以不。我是佛子羅睺羅。所以悲者。今此乳粥。雖是純乳。自覺其味不如佛世純水煮粥。其味勝此。佛在之水勝今之乳。我思此故。故以悲耳。然佛子羅云。擬聖教中無湼槃處。今猶尚在有緣時現。鬢髮霜白。西土來人傳之云爾。事多殘缺者。法本被事。今法既不足。故事有缺也。即如四分無持衣等文。不能辨斛持衣之事。故曰殘缺。加以五師据拾等者。方言云。据謂拾摭取物也。亦云拾遺曰据。景云。如來在世及滅後百年之前。而情無異見。及百年之後。五師異見。各於大毗尼藏。採据同已。見者集之為部。不同置之不錄。故有五部之差。然五師者。古德相承。皆言並是鞠多弟子。然無教可准。今詳五師非全鞠多弟子也。亦有是者。亦有非者。案宗輪論。五部名字流出之處各別不同。豈其教主皆鞠多弟子也。昔經論未具。古人混判。由未達部執之原。妄加決判也。蓋由翻譯失旨妄生

◆譯疑解

◆垢疑解

搆立者。如昔有外國三藏。來至此方。翻譯欲翻師子奮迅三昧。此土三藏不解其語。二彼俱不相解。所以外國三藏。卽將水洒。猶卽奮迅。示云如此事也。因玆此方三藏乃悟之識也。卽云為拜（土沙殺反）三昧。後進英。遂改之名為奮迅三昧。據此以言。翻譯大難。故容有失指也。且以儒學古文變猶紕謬。世人今語傳尙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篇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薄閱蒼雅。粗諳篆隸。方能翻譯也。言搆者。架也。既由翻譯失指。卽自搆立其法。出自胸臆。故曰妄生搆立也。濟云。然亦不欲說古人之短。但古人翻譯失處不無。至唐三藏譯經。稍盡義理。且如維摩舊本毀譽不動如須彌。今垢則言八風不動如山王。毀譽乃是八家別名。當其二數。脫餘六種。豈得稱能。亦如諸經之初。古本皆言佛在舍衛等。據其梵本。皆有薄伽之字。譯人略之。直言佛也。故佛地論云。謂薄伽聲依六義轉。也一自在義。二熾盛義。三端嚴義。四名稱義。五吉祥義。六尊貴義。如有頌云。自在熾盛與端嚴。名稱吉祥及尊貴。如是六種義差別。應知總名為薄伽。長行

◆益上疑脫利字

◆譯人略字

釋云。謂諸如來永不繫屬諸煩惱。故具自在義。涅槃智火所燒鍊。故具熾盛義。妙三十二大士相等所嚴飾。故具端嚴義。一切殊勝功德圓滿無不知。故具名稱義。一切世間親近供養咸稱嘆。故具吉祥義。具一切德常起方便。益安樂一切有情無懈廢。故具尊貴義。或破壞四魔怨。故名薄伽梵。然此一名總稱眾德。是故經首皆置此名。或云婆伽婆。婆伽畔。皆梵音一轉聲也。眞諦三藏譯經。多分雙著。言佛婆伽婆。有其四句。一是佛非婆伽婆。卽二乘無學證二涅槃。故名為佛。不修功德。故非婆伽婆。二是婆伽婆非佛。卽大菩薩修諸功德。未涅槃。故三俱非者。卽凡夫人。若單言佛。卽濫二乘。若單言婆伽婆。卽濫菩薩。若雙置者無前二濫。然梵本中單言婆伽婆。眞諦義加佛字。故唐三藏皆單薄伽梵也。古人就省直置佛者。豈非失他猶許義意。故云並由翻譯失旨也。又為抄寫錯漏者。且如四分一部之文。文皆缺少者。以覺論士誦本東傳。至於翻時隨出便寫。貫存一本。無暇覆疎。尋復返西。此無行用。故多缺也。

◎總疑填

紛慮既多等者。紛是紛紜。慮是疑慮。欲明上既備此諸失。若至尋究時。心地紛紛。意中疑慮。於事不決。於義莫知。疑滯鎖心。難決通也。今總會之。以通大見者。立云。律藏雖互殘缺。皆由五師情見不同。抄寫錯脫等。然其大藏原本是一。今則會之。若文足者。以義補之。若當部文不足。則取外宗。若彼此俱無其文。則義通決。例不同諸師局執不能通見。今我會通。名爲大見也。又解通大見者。卽如下明文義俱闕則舉一以例諸。名爲通大見也。又或理有而成事。亦是通大見也。又如或在文雖見。於義有闕。便以義定之。亦名通其大見也。有人解云。通大見者。由前五師情見不同。不名大見。但名小見。今會五爲一。是爲大見也。又自意云。五部之律。言義鉾盾。輕重相乖。不可以情通。不可以意解。古來執諍。連代不消。今總會通。故言爲大見也

若文義俱闕。舉一以例諸者。立云。如非時食戒。則無開文。復無開義。此一既爾。餘戒例然。又如初戒被怨逼三時無樂不犯。是有文義。若云三時有樂開不犯。

◎明字疑例

是無文義也。又如大妄語戒。出家之人。言須稱實。內無道分。誑他得聖。制其重罪。言了結犯。若云言了不結犯者。則文闕義亦闕也。深云。如僧祇中。有尼寺不得畜女淨人等。此律則文義俱闕。又如大集苦使不得過兩月。又如多論。違王制者吉羅。又五分不相識人不許雲霧暗中爲受戒。四分並無文。其義復闕。今此則取餘部文決通此律也。又如看病具德須三衣賞勞。是有文義。若無德而將賞者。在文不許。於理撿括亦不合賞。故曰文義俱闕也。或就理有而成事者。立云。如本法尼往大僧中受戒。無請戒師之文。以義理合有。則須依理請之。成於受戒之事。又如二百五十戒。律中列二十六戒有境想。餘戒不列。理合有之。且如非時食有時想非時想疑等。又如下文義立。七非皆就理合有也。或文雖具於義有闕者。立云。如分亡人衣中具列三衣六物合與看病人。人須具德。今既人不具德。於理不合賞之。故曰於義有闕也。言便以義定者。此明若有德義合賞之。無德義不合賞。故曰也。深云。如結界文合唱方相名在文具也。不言

挿入二字

四維名於義闕今須義立從角而唱名以義定也又
如受日羯磨律文則具名爲在文雖具則不明得重
受不得重受名爲於義有闕義既不周致令諸師各
執云不許重受今須義定之隨有緣來皆得重受故
云也故論云以理爲正故也者慈云即前善見論文
云以意度用卽斯義也或義雖必立當部無文者如
前序云或文斷而以義連是也如瘂啞不足之例須
取十誦又如結大界闊狹四分但言一日往返今義
准取僧祇文三百由旬爲量故曰以息餘謗者謂若
不取十誦加藥持衣文外人師云汝宗中教法不足
外宗現有明文何以不取耶蓋並封懷守株之人也
然文義決通誠難廢立者正結上文也故上云今總
會之以成其大見然諸部復輕重不同如四錢三角
等今若廢彼立此廢此立彼難可決通也又解是嘆
今門意難行也又勝解云且如羯磨單白中分爲二
第二句中緣本俱牒至第四句單牒根本更不牒緣
今若有本牒緣者此是剩來則便廢此剩句立其單
牒根本也如此廢立實難故曰也自非深明律相善

遮開遮者開是聽遮是制也不然便有累於自心故
無益於他境者謂若不如上善遮開遮深明教相者
爲他斷罪之時容有重則斷輕輕則斷重令他懺罪
不出自復招過是自他俱累也又解若不識決通之
意秉法被於前人自他無益謂前事不成自又得罪
是也

故律云文義俱同者四分增十二文中佛在跋闍國
告諸比丘言汝等諸比丘應和合歡喜於毗曇中種
種諍語應語言長老所說文義相應不應共諍二者
復作如是言文異義同莫共鬪諍三復作如是言長
老所說文同義異不應共諍四復作如是語長老所
說文義俱異莫共鬪諍若作如是和合衆僧有諍事
起應和合如是觀察律文如此其礪解云明其佛告
諸比丘若欲評理莫相牟盾勿生諍也初句云文義
相應者如僧尼二部各有五篇竪義者言文義相應
論義者言男女位別既分二說文義俱不相應而生
其諍第二句竪義者言文雖少異而義是同如用飲
虫水同護命故屏露二敷坐具同護僧物故打搏等

類。同防殺惱故論義者。言文既是異何得義。同而生其諍耶。第三竪義者。言文雖是同所表義。異如數胎閏。及增十七中利益損減等。論義者言文既是。同何得義異。而生其諍。謂與減年受具。戒本之中有開胎閏。及受戒揵度中。亦明開胎閏。兩文雖同。其義各異。減年戒爲開和上墮罪。揵度之中爲弟子得戒。故是義異。增十七利益損減者。謂如增十七文中。五德舉罪。中利益不以損減。此言與增十二中言舉罪之人。於所舉罪人邊作念。故我得少惱。於彼無害。有受利益。能令捨不善作善法。則應舉罪。此二言同。曰利益如何取。別謂增十二中。望自身於已無惱。增十七五德中利益者。於所舉無惱。故曰也。又彌云。竪義者言麤語等性惡。重媒房等遮惡。輕論義者言既同一。篇何得輕重有異也。第四句竪義者言文義俱。異論義者。言科以一文。漫相比決。而生諍也。疏云竪義者。言文義俱異。如僧尼不同戒。論義者言同是。聖說文義不異。而生其諍也。寶云竪義者。言且如四諦四義各別。故曰文義俱異。論義者。言四義既不同。應不同名

諦。益諦名雖。同苦集名義。別又復四種雖同名。諦苦集既有漏。滅道亦齊是有漏耶。故生其諍。律中四。句初文義相應。二文異義同。三文同義異。四文義俱。異鈔文顛倒。第二三句者。欲取竪也。今時何故引律文四句。來爲上既嘆文義決通是難。故既引律中四。句是其諍。本難可決通。一人云同一人云異。既難決。通亦如我此門意。也具科進止不勞敘釋者。指律文。中自明同異。不繁全述釋也。即指增十二之文。如前所出是也

然決判是非者。二持名是二犯名非。故曰也。并識隨經之文者。謂隨經之律。即如遺教善生涅槃楞伽是也。涅槃盛顯八不淨名之類等也

十誦云比丘有三事。一本起者。即是須提那還本村乞食爲緣。故曰本起。二結戒者因茲本起。佛即集僧制戒禁之是也。三隨結者。前雖結戒緣起。是人未云三趣防過未盡。後因跋闍林中共畜畢過陳。佛亦制夷罪滿足戒本。故曰隨結。二部律者。即十誦文初列僧尼二衆戒本是也。彼名二部波羅提木叉。鈔家改

云戒律也。幷及義解者。撿十誦中。前列二部戒本。次明增文。從一至十。故曰增一。次即解釋上二部戒本等相。一一牒來。隨次解釋。故曰義解。亦如四分調部相似。毗尼者。謂十誦律一部。大藏通名毗尼也。亦可連續云。幷及解毗尼也。即撿見彼律中初列戒本已下。即一一牒解。所解者通是毗尼。故曰也。增一者。十誦律中有諸文。亦如四分無異。從一至十。上加一。故名增一。賓云。增一者。初段之文是增之一。已下諸文以一增之。故云增一。文云以一爲本。一上加一。故言增一。言開遮輕重者。如五大色名不淨。即不許服。名爲遮。非五大是淨。許服即是開。開即輕。遮即是重。故輕重也。是不淨遮等者。彼律中復有淨不淨。若青黃赤白色是不淨。則遮。非此色若壞色名淨。則不遮。又云五歲得離依止名淨。年二十得受具名淨。四比丘說戒名淨。五比丘自恣名淨。乖此皆名不淨。文中說淨不淨義極廣也。如是等謂量本末已用者。彼文中自明。云如是應謂量輕重本末已應用。如上壞色應用。非壞色不應用。非遮應用。遮者不應用。言本末者。彼文意令觀律之前後。前是本。後是末。亦可本起名本。義解及淨不淨是末。計意應是須作如此。決通上下文義之意也

比丘能知五相者。一緣起。二結界。三隨結。四辨相。五開通。言辨相者。入如毛頭。與離本處。言章了知。此名辨相也。心境迷忘。或戲笑等。痴狂心亂。皆名開通。不看他面者。彼了論疏自解云。既自有明解。心疑畏豈復看他顏色。故曰也。意明既識五相。能善決通。不假問他。承仰觀其顏色也。有云。如人面上下塵垢。則攬鏡自看。名爲自看面。若知面上有垢。若問他人。於事成就。名看他面。今若了教。如前攬鏡。不用問人。若不了教。承他顏色。曰看他面也。濟云。毗尼教名爲五處求。謂觀緣起。乃至辨相開通等。則知是眞僞也。修多羅教名爲次第求。謂觀經文。若有次序問答次第。即知眞經僞經也。問毗曇名爲分別求。亦名通分別。文略同上。廣如彼說者。謂了論文中五相。前三略同上十誦三事文。言廣如彼說者。如了論中廣說五相也」

第六教所詮意者。教是能詮。詮於戒行。行是所詮。所

乇及誕反

詮之相不過時犯二事其二持兩犯攝行得盡以其
二持二犯爲所詮之意故云教所詮意也
詮教之文文雖浩博其大趣止明持犯者明能詮之
教即是律藏此律藏雖復廣大其中意趣不出持犯
故曰止明持犯如律本中前僧尼二部戒本是止持
及則名作犯下二十犍度是作持違則名止犯境通
內外者立謂持犯二行或用內心爲持犯之境或用
外事爲持犯之境內謂行心之結業者約五陰中前
一是色後四是心就四心中謂識受想行行前三心
此屬無記不能成業流至行心隨作善惡方成結業
言結業者結何等業謂結犯之業內起三毒是犯將
毒爲犯境內起三毒翻此三毒名持即將善心爲持
境也此之二境俱結在行心非前三無記也外謂情
事之順違者立云情是有情境事即非情境也於情
事二境上俱有持有犯且如殺戒則是於情上有違
名爲犯若不殺是順名爲持若如壞生不受食等是
於事上有違名爲犯不壞生等是順名持也今直一
解令人易解謂對情之與事於教若違即名犯於教

若順即名持皆望自心與前情事有違有順故曰也
但令教行相循始終無犯者行是心行教是律教將
相循歷其心若相應無違則名持皆謂行心作事不
違其教且如教中不得壞生掘地今隨行中依教不
違是此義也深云循是環謂是不間斷義也勝云循
者巡歷也但將教約行相巡歷不與犯緣相應者皆
名持也慈云循是相應義與教相應者即是與教中
具緣成犯相應也言始終無犯者初受具已日始一
期報盡曰終護之光潔名之無犯若生來不學於法
無聞者謂從佛法中初受具已名曰生來非出父母
胎也若學三藏聖教不識持犯輕重開遮如非之相
即是於法無聞何以得知出家受具已名爲生來者
即律序偈云佛戒所生者爾乃是眞生猶如鴦崛魔
如來所記別是也其鴦崛被邪師教之令殺千人用
指爲鬘後時出家時王波斯匿尋討欲殺來至佛所
佛語王言其人生來未曾殺人云云如賢愚經至時
付在說者修造善惡義兼福罰者如新受戒人不知
教相見塔上草善心淨故拔望心得福望違佛教得

提今則不論善心但使違教即得罪也不問事虛實
者自意云約持犯篇中可學九句明之謂識事識犯
亦結根本名為實也虛者謂不識事不識犯及疑等
亦結根本名之為虛更加不學無知之罪由事是可
學以不學故不識聖不開之此解與文相當此名情
之虛實何者是事虛實且如境想五句中初句殺人
作非人想是境實若非人畜兀來替處心緣畜兀作
人想殺亦結蘭罪夷蘭雖殊莫非是犯故曰不問事
情虛實也此通名持犯者立云結上文也謂但通家
況於情事上明其是持是犯未辨其輕重等相犯之
分齊因果差別下則約篇別明也
若結篇正罪者謂結五篇之正罪也明其上既是通
明持犯未的約篇聚所明今欲約篇聚別明故今先
生起下文也窮諸治罰者謂若斷割罪名皆先問其
前人為犯夷為是殘吉為住方便為至究竟若至果
處則重無方便若未至果則輕須窮覈其輕重約篇
聚明之束其方便攬成業果者謂攬方便為果罪也
若作事不成則但結方便方便故可懺至果不可懺

◆押入地組

也須問其情所犯觀其所犯與教何處相應為與方
便相應為與果處相應故曰輕重得於理教也蕪者
芒也又云草穢地曰蕪謂既覈得實情與教相應斷
其持犯者無有濫科之過也此則名持犯者謂此約
對治為言故曰別明持犯又可解云約對事的明故
曰別名持犯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二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三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十門道俗七部立教通局意第七
第七道俗七部立教通局意者出家五眾在家二眾
名為七部所言教者即能詮之文通約三藏齊稱為
教教雖眾多不出化制二種化教是通通於道俗制
教是局局被僧尼以化教中總明因果善惡二業教
化令修出離之道故曰化教言行教者五篇七聚禁
約緣非教由制興故曰制教言通局者謂化教通七

衆制教局五衆故曰也又解通中一向是通更無有局若是局中則有通如制教中得與俗人受五八戒是也局中復有局如制教雖通僧尼若犯邊罪十三難等受戒不得及犯重僧尼不預僧事是故局中復有局也

顯理之教乃在多途者謂佛隨機設教皆為顯眞如之理衆生機有乖各教則隨機差別故有多途雖復多途不出化制二門往收皆盡

一謂化教者南山師云如阿含等中開演導化令識邪正因果業性言無所纏義通道俗教本化人令開悟解故曰化教然此化教三藏之中修多羅藏攝或云修妬路或云素怛纜皆是梵音一轉聲也東塔云修多羅訛者非也然妬路怛纜多羅是一轉之聲有輕重也如悉曇章中有十四轉聲或十六轉聲一轉之中自有轉重數種豈有訛也但汎明因果者謂但汎明善惡二因感苦樂兩果修善得福作惡得罪忍辱端正不殺長壽等此皆是汎明也識達邪正者即如經云此是佛說此是魔說若八不淨物畜者是邪不畜是正畜者是魔眷屬非佛弟子又如不信因果是邪歸依三寶是正廣如涅槃邪正品說料其行業沉密而難知者且如化教但論不應殺生而不分殺生有輕重之門今欲料其輕重之業故曰難知又如盜不言滿五不滿五則不知結業分齊若行教中即有夷殘等分齊立明此化教中但論心中所有善惡或起三毒四倒或起慈悲念定但在心外相難顯若將化教料其罪福輕重之相難知也顯其來報明了而易述者謂觀今因知來果驗現果知過因如殺生得短命報故經云是殺生是殺生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邪行是邪行報等又如持五戒生人中持十善生天上若不受五戒當來墮三途不忍辱來世定醜但觀現因則知來報故曰明了而易述

二謂行教唯局於內衆者礪云毗尼大藏匠御出家五衆發足興行終登道益隨言即行但以隨言行故是使能詮之文判為行教故曰也亦曰制教以此教門約勅五衆許無違犯故曰制教南山律師云言行教者依教興解非行不成故曰行教亦曰制教者教



由制興。故曰制教。也定其取捨。者若依教如法。者乃
可行之名。取若是違教非法。者不可行之名。捨又。言
取捨是得失之。義如受戒時。若要期三世。境因緣。具
則得戒是。取若反上受戒不。得名失須。捨也立其網
致。者立。云網是網。網即網家之。網致是意。致亦是心
。致取五篇七聚為網致。也又云佛法之。中所以結界
受戒說戒自恣。如此等法。並佛法之網致。也決判疑
滯。者有云如前了論能知五相名解毗尼是。也若能
明識二部戒律之相。者有疑問。者須為決之。又解。決
疑滯。者謂疑犯疑持。疑於輕重無滯積年。於事不。了
一見律文。解便通達。故曰決於疑滯。也指事曲宣文
無重覽之義者。覽由見。也且如大律藏中。僧尼戒。本
行用儀式易解。皆是可學顯於緣起犯相開通。且如
殺人得夷。●殺畜得提。無心不犯。如此之說。皆是指前
事。曲●見分明不繁。再見謂一。一戒皆指一。一事委曲
宣。說不同前化教汎說婬盜不顯於境犯處。等然今
行教●仰顯其境。三趣優劣。得罪差別分齊。一披盡。解
不假重覽。事有再科之●。慭者。明其犯行教中性戒罪

◆擇入殺字
◆見疑冗
◆憖鈔作慾

。者如殺盜等科違戒。罪復加業道一。罪科罰之義。也
濟云。取重犯義。故曰再科。如前作犯夷後亦得夷。故
曰再科也
然則二教循環非無相濫。者應師云。循環謂旋遶往
來。也巡。也遍也明其二教互有相涉。猶如兩環相鉤
之。相然雖相鉤。終自各別。欲明化行二。教雖復相濫
然理各。別言相濫。者且如殺畜生。二教俱明得。罪而
化教。中但明業道之罪而無違制之●。咎若制教中●先
結違制教之罪。復受業道之罪。即是相濫義。也又。解
如化制二。教起心造善惡。心有相濫。大乘制心。小乘
亦制。心故律中心念作是。也然大乘單心起。即犯小
乘有擬動身口之。心方始結犯。然此二。教防心是。同
但假身口為異。故言濫也。濟云化教中亦有制教。制
教中亦有化教。故曰相濫。何者是耶。如涅槃楞伽遺
教。豈非化教。其中即明戒律之。義又如四分受戒揵
度。初明如來度五俱隣。等說四諦十二行法輪。乃至
三●輪度外道等。豈非制教中而亦有化。故曰非無相
濫。也舉宗以判理自彰矣。者立明。化教用理為宗。約

◆言疑轉

本托也作託

心以明得失。亦云用心業爲宗。行教約事爲宗。則用身口業以明得失。上既云循環相濫。今舉此二宗分判道理自分。故曰自彰也。又解舉宗以判者。未動身口但有心起。則違化教。未犯制教。若起心擬動身口。則違制教。兩宗如此。今若違制教得二罪。卽是違教及業道。犯若違化教。但得一罪。是業道罪。故云理自彰也

謂內心違順。托理爲宗者。上文云舉宗以判理自彰。矣若爲自彰。欲解其意。故曰謂內心等。謂內心有違情順情二心起者。以托眞如一來之理爲宗。若違理起心。是名犯也。若起心順理。則成持也。只道起惡心違於眞理。卽結業理之罪。此是化教之宗如此也。此但名破大乘無相戒。以大乘局制心犯。故云內心違順托理爲宗。此屬化教。私云。化教制心。謂內心纔起惡念與理相違。卽結業道。是其化教之宗趣也。外用施爲必護身口等者。此明行教唯約身口。不動雖復起心。未違行教。要動身口方可科罰

然犯化教但受業道一報。違行教重增聖制之罪者。戒疏云。化教所明。但業性罪。犯者唯有二義。一是違理惡行。二者能妨道。具此二義也。若佛制廣教。後犯具三義。兩不異前。有違佛制罪也。上云業道者。論中解云。業者意也。意從中行。故曰業道也。故經云者。案善生經戒品云。有二人共同作一罪。一者受戒。二不受戒。已受戒者犯則罪重。不受戒者犯則罪輕。何以故。以毀佛語故

言文廣自明者。遍指一切教中之文也。所以更分者。此是生起今門意也。諸教雖明化制二宗。恐人不鍊。故我分別作此一門也。恐迷二教之宗體者。化教以防內心爲教宗。制教唯防七支爲教體。作此分別者。恐後人迷。故所以我更分之也。妄述業行之是非者。立云。恐有人言。律師殺牛犯提。同殺草木。無異殺草還提。今共作提罪懺悔。二罪俱滅。不知總報雖滅。別報未亡。既不識業道之罪。直言罪滅。此名妄述是非也。又解妄述業行是非者。勝云。如依制教之人殺畜得提罪。已不知有業道。妄述已之清淨也。復有僧尼依化教者。見受苦之衆生。殺之應有福。有何過失。雖

無衆道。而不知與制教中具緣相應得違教罪。妄述我是清淨也。永者長也。獨者除也。謂除上妄述之見所由也

第八僧尼二部行事通塞意者。通謂同戒同制之處。如安居自恣說戒結界等。僧尼同用。義有相涉名之曰通。言塞者。互有互無。如教誡等法是也。立謂行事通塞者。如受戒懺罪。僧通得爲尼名通也。自餘結界受日等。但可自衆相對而作。互不得通。名之爲塞也同戒同制事法相同者。即四重等是也。但是五篇中僧尼同戒皆名同戒。安恣受說此皆同制。言事法相同者。事謂情非情事。即衣鉢等皆同也。法謂三藏羯磨及對首心念。是同名爲事法相同也。行用儀式具在諸門隨事詳用者。立明若同事法。如安恣等法。並在三十門中。任意詳用。但改作尼爲異。若辨成犯相戒本自分者。謂二衆戒本中自明持犯之相。二部自分。故不同也。隱而難知具在隨相者。立云下隨戒釋相中。僧尼二衆之戒。廣釋其名相也。然釋相中雖約僧戒解釋。然尼戒名相同者。亦皆寄在大僧隨相中辨之。故曰具在隨相也

約位之戒者。謂僧尼兩位各別。故曰約位也。謂輕重不同者。如尼摩觸得夷。僧得殘。漏失僧殘。尼提。尼不安居犯提。僧得吉。故曰輕重不同也。有無互缺者。僧無洗淨過三節戒。四獨。言人紡績戒等。唯是尼有而僧無也。尼無輒教誡至日暮等三戒。二房戒僧有尼無。故言有無互缺也。犯因緣異者。高云如與外道食戒。犯雖是同。與緣有異。僧與出家外道犯。尼與出家在家外道皆犯。又知畜鉢戒。僧開十日不說即犯。尼入手當日不說即犯提也。其罪是同。開緣有異。故曰犯因緣異。礪云犯同緣異者。如背正足食犯提同。而開緣不同者。賓云僧有餘食法。背足別制。尼無餘食法。合制一戒也。僧開餘法。故曰開緣不同也。又復滅年一戒受緣不同者。尼與式叉作本法也。僧即與沙彌而受其十戒也。過量浴衣生犯緣同（謂過量作僧尼同犯）用緣不同。僧則用者時限。謂堛夏中。尼則聖開長時常用

此但分其宗類等者。謂且分兩位。有開有異。互缺輕

重等如此。然未明不同之意也。猶未顯其來詮者。未顯僧尼之戒不同有無意之所以也。又解未顯尼制教來由教詮之意也。言具在大疏者。如首律師疏中具說所由。不能繁述也

第九下三衆隨行異同意者。卽式叉及沙彌沙彌尼。名爲三也。三衆隨行中行事。與大僧大尼有同有異。須出其異意所以也

若約戒體同大僧無作者。明其所發無表之戒體。量同大僧。故下云隨行類等。塵沙譬喻如春時草木。枝葉森出。未經盛夏。色未變黃。過五月已。盡作黃色。明下三衆所發戒體。律儀具足。未秉白四。如樹未變色也。故報恩經云沙彌十戒。比丘具戒。始終常一。隨時立名。譬如樹葉春夏則靑。秋時則黃。冬時則白。隨時異。故樹葉則異。而其始終故是一葉。戒亦如是。常亦一戒。隨時有異也。資云古人此判。稍違道理。若受沙彌戒。卽普緣境應普發戒。卽應沙彌已具獲得二百五十。如是便違。婆沙論百二十四云近事受勤策律儀。不捨五戒。受得十戒。爾時成就十五律儀。勤策更受苾芻律儀。爾時成就得二百六十五律儀。論既分明言十戒位但得十五。至具戒位方加其數。何容沙彌普發耶。答論據十戒成沙彌性。不遮普緣普發無表。此卽十戒立爲律儀。所餘無表善而非戒。設便違犯通名惡作。不可卽名犯戒惡作。爲調機器令普學戒也。唯顯於十者。卽戒相中且明十事。餘則不出。疏云沙彌既死。無作同大僧發。何故但只說十。答以非具位。且就力分。故唯說十。復以惡作義通。故戒戒結吉。不得但以說十。卽不令分學。其猶大僧。豈可盡說五篇耶。結罪居第五篇者。立謂所犯之罪無問輕重。通結吉羅。若犯初篇。但以滅擯。吉羅爲異。吉羅居第五篇。故云然也。就位在諸戒末者。僧尼二部律中。戒戒下皆云沙彌沙彌尼突吉羅是也

自外行法不同者。勝云說五德十數等是也。意云沙彌亦有安居自恣說戒等。故言行法不同。謂不同大僧大尼之類也。取捨有異者。勝云如壞生爲供養三寶緣有則開。餘無此緣則制。制故名捨。開則稱取。亦云持名取。犯名捨也。言各就別篇所明者。謂下更有

沙彌別法之篇也

式叉摩那六法等者。此是外國語也。此翻式叉爲學法。摩那翻爲女。故名學法女。謂學其六法。防於四重。六法者何。一與染心男子摩觸。二盜四錢已下。三故殺畜生。四小妄語。五非時食。六飲酒也。言防四重者。觸防婬。盜四防五。殺畜防人。小妄防大妄。若犯此六者。更從初與法。要備二年。方得受其大戒。若學法時。犯根本四事者。則滅擯。上六法是其學體。故曰是其學。宗其人位居大尼之下。在沙彌之上。要先受沙彌尼十戒已。方加此六法。所以制學六法者。南山羯磨疏云。六法以淨其心。二歲學戒以淨其身。言淨心者。以女人志弱。愚教者多。隨緣造過。特由學淺。是以聖制增位勸學。言淨身者。由曾出適。言婦事人。後爲夫喪。從道懷胎受戒。誕育懷挾。譏過由生。故限二年。可知染淨。即律中度妊身之緣是也。戒體更不重發者。明受沙彌尼戒時。發戒體已竟。但是更加學法。無別式叉之戒可發也。同諸三衆學之者。大僧爲一。大尼爲二。三衆沙彌爲三也。勝云。僧尼爲一。沙彌爲二。沙彌尼爲三。故曰同諸三衆學也。

第十明鈔者引用正文去濫傳眞者。濫有三種。一謂律藏中自有濫。二謂經論中有濫。三謂佛法東度已後。諸師集疏。行事有濫。今則剪截浮辭。傳其眞教。以斟酌也。言傳眞者。謂取正錄眞經實論。是抄所用也。言科酌者。科是科條。酌是斟酌。謂除僞就眞。取多取少。任自斟酌。故曰也。初明引用正經等者。就此門中分有三。在文易見。何故前明正經。後明僞說。今解云。非無有意。先例眞者。爲顯抄中之所用。故須前列。後明僞者。顯知抄中不容僞濫也。又欲眞僞相顯。知取眞捨僞。故以先眞後僞也。

僧祇律是根本部者。僧祇部外國云摩訶僧祇。此云大衆。此是城內前結集者。名上座部。以迦葉在座年老得名也。衆既五百。名大衆部。呼此上座部爲大衆部耳。實非城外結集之大衆部也。今茲五部皆從前上座之大衆部出。故呼僧祇爲根本也。濟云。此古師立爲本部。今據宗輪論。僧祇非四分之根本部也。其宗輪即是部執論異名。爲翻時前後。所以立名不同

耳。謂同本別譯也。所以古人及鈔主。將僧祇爲根本。非五部數者。據大集經云。廣博遍覽五部經書。是故名爲摩訶僧祇。既言遍覽五部。明知非五部數。故判爲根本部也。又宗輪論舍利弗問經皆言。初破分爲二部。一大衆部。二上座部。大衆即僧祇也。私云宗輪論中上座部是四分根本也。然大集僧祇律即是四分等根本也。此與宗輪論不同。部執疏中乃判摩訶僧祇部是四分根本也。所以知者。彼云根本有兩部。一上座部。計五陰及涅槃皆是有。二大衆部。計五陰涅槃是假。故與今四分義同。據此大衆即當根本。如前已廣叙訖。今鈔言僧祇是根本者。或可依部疏說也。如上文云。競採大衆之文。即是其義也。薩婆多部此翻一切有部。賓云根本幷枝條合二十部。此方傳者其唯六部。一僧祇部。宗輪論名大衆部。二薩婆多部。此名一切有部。即十誦也。三彌沙塞。即化地部。今五分是也。四曇無德部。論名法藏部。舊人亦翻法敬法密。並是也。部執疏中云法上部。者舊名曇無德者。蓋似不然也。五迦葉遺部。此唯有戒本。論中名飲光

部。六正量論。即了論所明者是。據其此方傳斯六部也。二論者。謂大乘小乘之二部也

法聰律師下。此引諸師。直是關中及已北者。若江表蜀地名僧。並未詳錄。隨朝久已焚除者。有本改爲禁字錯也

言愚聚者。有云。一人無智曰愚。十人聚一處曰聚。亦如四樹名林。其義相似也。且述與律相應者。謂如上所列僞經。古來有師濫用。此經由此經與律相涉。故今簡出。明我不用異古人也。即前序中云濫述必剪。是此義也。餘文存略者。餘更有僞經極多。不能盡列。且字略也

余智同螢耀者。此是謙遜之辭也。云我智若螢光。以我之解助佛之化。者喻若螢光助於日也。濟云。螢若晝出則無其光。夜出則微有小光也。喻余亦然。若正法之時。不敢厝心助化。助亦無力。如螢晝出則無光也。今末代之中。故助佛弘化。如螢之夜出似有小光也。言疎庸者。不親佛法曰疎。非文非武曰庸。應師云庸謂常愚短者是也。心不節愼。口無法言。衆人爲友。

名之為庯也輕侮猷言等者三蒼云輕也慢也言猷者法也謂我敢輕慢法言若輕慢則成戲論言勤成戲論者若云有是增謗若云無是減謗非有非無即相違謗若言非非有非非無即名戲論謗故我何敢綴緝也

雖然學有所承等者此明我雖不敢綴緝然亦所承有本謂我親承首律師所學聽講得二十餘遍其首師者但是所承學問正行之師非是和上和上即日嚴寺贊律師也言承必知本者以下仰上曰承明古來世世相承上到波離相傳不絕親知如來制之本意故曰承必知本也每所引用先加覆撿者明今鈔中但是引諸經論及古人章疏等必先勸覆看其如非後方引用故曰先加覆撿等也於一一事下廢立意多者如律中犯重比丘開其學悔古人判言若犯已未覆開悔曾覆竟不開悔今廢此義但使臨懺之時盡露一切開悔此義須立又律中云餘處行古人解云是餘房此義須廢今解謂是出界外此義須立又如不可學九句中古人判婬盜殺妄之事是不可學今須廢之若心境迷忘是不可學須立也又如捉寶戒古人云既拾遺為緣起名拾遺落寶戒若捉遺落寶即提餘非遺落者不犯今廢此義一切捉者俱提是立也又自然界體古人永執或云方圓今則約實定方須廢若云圓者須立又云若有異界來遶亦不定圓濟云廢立意多者約律文中雖復具列則義有須廢者有須立者如五正食用魚肉等此義須廢又如破僧等義末代豈有耶皆是廢教故曰廢立意多也諸師所存情見繁廣者古人廣明善來上法三歸八敬廣釋受緣受體發戒時節當今闕緣多述何益是繁是廣故曰情見繁廣

及教通餘論理相難知者立明毗尼之教有通諸論也謂論解於律名教通餘論也今言難知者如諸論中或云表無表或云作無作或言教無教如多論中作無作戒俱色為體成論中作戒是色無作非色非心為體如此釋判理相難知要是博達及通解諸論文方能了達也

而抄略證文多不具委者明今鈔中取經律論文不

具述來。但是相應之言。即引將來入其宗也。知其始末者。勝云。且如破僧違諫諸戒。始末大繁。不屬今時現行。若更窮所由。非鈔之意。故前序中云。橫評不急之言。於鈔便成所譯。是義也。毗尼母論佛令引要言妙詞者。撿彼論云。諸比丘問佛言。若說法時。從修多羅乃至憂婆提舍。隨意所說十二部經。欲示現此義。復有疑心。若欲次第說大衆大文。恐生疲厭。若略撰集好詞。直示現義。不知云何。佛言聽諸比丘引經中要言妙詞。直顯其義而說

臨機有用等者。謂如對受說安恣計請等事。即披文而用之。不勞問於他人也。豈復疑於罪福者。既執事案文。何所疑也。福則是持。罪則是犯。謂我不疑其持犯也

加諸不急之務者。謂恐後代人加閑言遊辭。增其鈔中。故曰加諸不急之務也。使眞宗蕪穢等者。指鈔爲眞文。若更增加不急之文。便是荒穢。致使後人行用則昏迷。不識其意。則眞僞兩取。俱不可知。鳥鼠之喻等者。況眞僞也。鳥取不得。鼠取不得。喻其鈔中。若加不急之務。竟致後行事之人。眞取不得。僞取不得也。濟云。今時口說大乘之人。是鳥鼠之流。或加大乘之言。益其鈔中。即是不急之務也。又解蝙蝠雖有鳥鼠之濫。但愚者迷之。有智之人知其非鳥非鼠。欲明後代愚不知眞僞。智者洞閑三藏。豈復迷耶

◇淡或作東

此之十條總束諸門者。是都結上十門也。諸此十門。是綱領。以分別橫括下三十門也。又解此十門來下三十門中。一一分拆其義意也。若攬收不盡自下別論者。謂將此十門攬收三十門中有不盡者。下三十門還出其法相。不必須此十門統括也

夫宅身佛海者。從此夫字已下。生起立三卷之意。宅是居也。明居身在佛法海中也。又解五陰身是火宅。今將此宅身投在佛法海中。故曰也。言食味法流者。謂心服於道水。故曰也。形廁僧伍者。廁由間也。廁在於僧行伍也。言行唯三位者。明今三卷。稱三位行盡也。蓋今鈔主立茲三卷。用稱三行。據濟解云。然實行雖衆多。略明不過有兩。初謂自行之法者。謂四依八正行之所依。生行之軌。別人所行不假衆成。是故名

爲自行之法。二言衆行法者。如說恣等。理合詳遵。許無乖異。同崇水乳。軌成僧用。要假共成。是故名爲衆行之法。所以要須此二法者。若無自行之軌。行無由立。行既不成。寧能戒禁定靜。發智斷惑。終皆出益。是故便有別行之法。別行雖成。若無御衆之方。任持綱統。何成僧寶。益利世間。故須衆法管攝。僧從方成衆益。是故要須此之二法也。

識達持犯乃至體相具矣者。明中卷廣明戒體相狀及隨戒之相。故言體相具矣。外德彰用者。謂既識達持犯。具如中卷。方能秉法被時。蕭解匠物。故曰外德彰用也。綱領存矣者。明上卷是佛法綱領。統攝萬法。下卷乃是毛目。還是綱領之所攝持。舉領則毛端提。綱則目整也。自他兩德成相多途者。明下卷之文雜行。乃有益物及自利也。如導俗化方。是利他。若頭陀等是自德。如看病篇。望看前人得差。是他德。自復得福。是自德。故曰自他兩德也。毛目顯矣者。宣云。明上兩卷已具僧體。即是綱領。下卷即目也。然上卷僧體雖立。此乃自行。未兼化他。故下卷接俗看病遇客等。

並是化他之行。如頭陀等。是自行也。上二卷既是綱領。依此綱領。能起餘行。若網目之在綱。如裘毛之依領。故曰毛目顯矣。問。上序中明三卷之意。前明上卷。次明中下。此何故先明中卷。次明上下者。何。答。大有所以。上序中明者。是大家衆法而言。故須作法次第。先明衆行住持。然後明受戒懺悔罪之別行也。先僧後別。義次第故。今此所明。將中卷居前者。欲明自行是立身之本。體相既立。方能秉上卷家僧衆之法。所以先明中卷也。

然則事類相投更難量擬者。應師云。擬者向也。說文云。擬由度也。比也。類者例也。如受戒事則有受戒類。如結界事則有結界之類也。今若不從類例標名題者。但散亂而說。若尋討則難。故曰也。有人云。事類相投更難量擬者。言若總牒三十門中一一事類。將來此十門。更對門子細解釋者。此則更難量度。故曰更難量度。但可今此十門中梗概而明其意。故曰隨宜約略。若長途散釋。寡討論者。勝云。若今十門更長途一一散說下三十門事意。此則不可盡其底。故曰寡於

討論也。又解今十門中。不可作散亂解釋。隨意即說居作如此散亂說其意者。後代之人尋討則不識門戶。故曰銓討論也。濟云。此是自謙之辭。謂我若廣釋則復闕尋討論也。論語中馬融釋。討論者討由治也。治而論之。詳而審之。故曰討論也。必隨相由分過在繁碎者。明今十門不可約略

通結指歸者。正結十門之意。但約略如此。通家結束爲十意之義也。使總領提綱毛目自整等者。將此十門名爲綱領。下三十門中所有諸事。盡是毛目也。若識此十門綱領者。下三十篇毛目自顯現也。滅舒斂攬等者。載由則也。謂則舒則攬耳。言隨事隨依者。勸勵僧侶精進護持。永離破戒之穢流。蕭然而得解脫。

上來第三總釋十門義竟

○標宗顯德篇第一

上來明序總序一鈔之意。於其序後次列三十篇名。綰鈔中有若干事也。從列三十篇名巳下次作十門總束三十篇中之意。此三節巳竟。自此巳下約三十篇。一一舒之。廣張其相。所以此文先來者。欲明夫所撰集。要先識其宗旨。非宗無以顯德。非德無以立宗。要須識其宗德。故須前來也。又復戒法戒體能生成諸行。諸行所依。故先出宗本。然後顯諸行相。故下釋法文云。乃可秉聖法。在懷習聖行居體。故得名爲隨法之行

言標宗者。標是表幟(音熾)之處也。宗是尊也。亦云主也。亦云總也。今取其意總義。濟云。標者舉也。謂總標舉一鈔之所尊也。謂此鈔用何以爲主。即欲舉其所尊也。有云。明此法體行相。此四是諸行之總宗。故下文云此之四條。並出道之本。依成果者之宗極。故標於鈔表。令寄心有在也。然今此鈔用此四種爲宗。若古來諸師立宗旨者不少。敘教意多家。統而言之。不過有九。束其九師立宗。以爲頌曰。止作受隨止惡宗。教行因果制一代。第七止善八戒行。第九三輪爲宗。宗如斯九宗之義。廣上第一卷中大段第七。戒法星羅詮宗各異門。已辨竟。言顯德者。既標其宗。則須顯德。德者從果彰名。謂酬功曰德。以能持戒萬善從生。若非此宗。無以顯斯德也。德雖無量。不過二種。一謂斷

德二謂智德以修道故惑盡解滿有此二德由惑盡故是其斷德由解滿故是智德也此約羅漢能證斯法也夫德者得也明佛三大阿僧祇劫修諸萬行以持戒故功圓果滿萬德具備此屬佛德也佛由持戒故德之非唯諸佛自然而有此德然菩薩聲聞亦有隨分之德明今比丘是佛弟子若能持戒現世名譽當招勝果亦名為德又解為物所稱曰德又如下引諸大小乘經論將來證成顯戒功德明其勝用盡是德義也言篇者戒疏云篇字從竹乃是簡名自漢以前本無紙筆例用竹木兼之執素而用圖錄後漢蔡倫創造於紙用易簡素古書簡策可有一章以韋編之號為一篇故宣尼讀易韋編三絕是也若從草作篇者此止是草名邊殄反之世號篇竹是也篇謂古用竹簡為書以皮韋之一束簡名一篇也言第一者第由居也如王侯之宅曰第此篇居三十篇之首故云第一注初出宗體後引文成德者私云此注者正釋篇之題目兼生起下文之意也立明指下文中戒相多途非唯一軼略舉樞要不過法體行相四種

總而言之並名宗體也言後引文成德者謂下先引小乘經論次引大乘經論嘆戒之功能故曰引文成德也就此序中且分為三意初從律海沖深下至非道無以顯其德來是序冠下文謂順教則三寶住持辨比丘事文意二從而澆末淺識下至寧不覆墜耶來明是序下文違戒便覆滅正法溺種苦業文意三從故知興替在人下謂通結上兩意也三段不同今即是初

夫律海沖深者應師云沖是虛也深者濬也淵也言律海者大毗尼藏能詮之教名之為律即此教門略言則八萬四千廣說則無邊無極故喻之於海也又如律中佛告目連海有八奇者束為頌曰衆流皆投不失潮五河失本無增減同一鹹味及死尸珍奇大寶形居處釋曰第一一切衆流皆投於海者謂如我弟子漸次學戒皆歸我法中二海水常不失潮法者謂如我弟子住我戒中乃至於死終不毀犯三令五大河皆投於海而失本名者謂於我法中四姓出家皆稱釋子四此五大河及以天雨盡歸於海無有增

滅者謂於我法中捨家學道入無餘涅槃界無餘涅槃界無有增減五同一鹹味者謂於我法中同一解脫味六不受死屍設有風飄岸上者謂如我法中不受犯重死屍七海水多出珍貴異寶陸地所無者謂於我法中亦出珍寶所謂三十七道品謂三四二五單七隻八也八大形衆生之所居處身長百由旬乃至七百由旬者謂於我法中亦受大形謂四果四向也涅槃經亦同此說此名海義也宣云海爲衆流所歸戒爲衆善所集故喻海也體同法界故曰沖深又云清潔離染性不容穢有同於海故曰律海等也又云大海弘廣包控衆流戒善周通德收衆行故曰律海沖深也津通萬象者此明律海津潤無涯威難與大喻之於海此解津者取津潤之義今又取津濟明義亦好如論語云子路問津鄭玄注云津者濟度之處也濟云其津既是濟度之處者將喻此戒亦是濟度衆生至成佛道皆從戒中過度而得通達至於彼岸故曰津通也言萬像者如海納百川衆流包含萬物律海亦爾能集生定慧萬善功德又包受三乘賢

聖備在其中由萬善因戒而生即名萬善爲萬象也雖包含無外而不宿死屍者濟云海包萬川之水無水而不含故曰無外也喻律教之中若有衆生欲來受三歸者亦聽欲受五戒八十具戒者並悉包取故曰包含無物而不受故曰無外明此海雖包納百川衆流不限多少兼有大身衆生之所居止復具八味無物而不受故曰包含無外然終不宿死屍設有則爲猛風吹之於岸上今律海亦爾雖復恩流萬品終不宿犯重死屍設有則羯磨擯出故律序云譬如有死屍大海不容受爲疾風所飄棄之於岸上諸作惡行者猶如彼等云云騰岳波雲而潮不過限者馬奔走曰騰高峯極峻曰岳明大海之水波浪迴復騰涌猶如山岳之高謂波濤上湧疋於山岳故言騰岳也波雲者謂潮波上拂雲霄也濟云潮波猶如雲也波似雲之聳蓋故曰波雲也云律海中將四棄滅擯僧殘之罰其法嚴峻喻若騰岳波雲也若是逸提吉羅此治則輕如海中小波浪也雖夷殘等騰罰可畏而不得過分治罰罵打楚毒之苦故曰也言而潮不過限

者。明大海雖復波浪高騰。然潮終不失時節。故曰不過限。欲明上之騰岳波雲。波雲喻如七法治人。羯磨威力。德用高大。雖然羯磨威勢。同彼海潮。若有犯重僧尼。不得非分治打杖罰。但得白四擯出。置於衆外。復有三舉四擯五羯七聚。自有科治之。今若杖打即名過限。又解。潮不過限者。依教不犯戒者。名爲依限。若造惡違是戒。名過限。故律自解。潮不過限者。如我弟子住我法中。乃至於死。終不犯戒。故涅槃第三十云。海有八不思議。第四潮不過限者。如經中制諸比丘。不得受畜八不淨之物。若我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分別是涅槃典者。寧失身命。終不犯之。是名潮不過限也。

閫預玄門者。立云。閫者雜也。間也。玄謂妙也。謂是玄妙定慧之門。故老子云。玄之又玄。今佛法用無漏定慧名爲玄門。又言玄天之貌。言黑色也。遠望於天。蒼蒼深遠難測也。此句明身居三寶位也。沐心道水慕存出要無染於世者。洗身曰浴。洗手曰盥。洗足曰濯。洗頭曰沐。沐即洗濯之義。謂洗心頭入佛道也。明今僧尼曠劫已來被色聲等六塵所染。今若入道。先須洗除此垢心也。此句已下明心所趣向者。欲擬反原。志存出離之道也。上何故著沐心之言。既洗頭曰沐。明今以道水洗沐心頭。故曰沐心道水也。言慕存出要無染於世者。明既出家入道。僧尼能持淨戒。須越出人天二乘之縛。名爲出要。不樂人天之樂。故曰無染於世。此句明心志崇道也。故能德益於時者。此明既能不染世樂。淨持禁戒。心希出離。道德內充。嘉聲外遠。能生物善。匠導衆生。秉法被時。千載不隧。故曰德益於時也。此句結前身居三寶位也。言迹超塵網者。迹是行迹。超是出也。塵是五塵。網是愛網。亦是俗網也。謂上既德益於世。故行迹能超出六塵五欲之愛網也。此句結上志存道也。良由非法無以光其儀者。立云。其依教法修行。四儀庠序。可觀光顯外。明能生物善者。良由律法光顯使之然也。此句合前閫預玄門身居三寶位句也。非道無以顯其德者。謂有道在懷。方稱有德。內若無道。何德可明。要居道內。心外德光顯。故曰也。此句合上沐心道水之句也。此上辨

得今此已下辨失

而澆末淺識等者此下明滅法之人雖以受得佛戒而無護法之心令法疾滅澆者薄也謂末代澆薄之流也言膚見者淺也近也淺近薄皮名皮膚也(音夫)亦有本作庸(音容)爾雅云常也謂常愚短者心不節愼口無法言惡人爲友名之曰庸名參者參由同也雜也緇者黑也言學非經遠者經文涉遠積年集學名爲經遠如上懈怠淺識之人不能經邀長時尋師而學問也情既疎野等者立云不親佛法曰疎心在理外曰野野是遊野謂情常蕩逸無係曰野野是逸義也明佛三輪化物律教當憶念輪謂情常係念於法故律云常爾一心念除諸蓋今既此之心故曰情之疎野言寧究眞要者寧由安也焉也謂其不親法律人則不進定慧安知出離之道即此出離之道名爲眞要也封懷守株者封由閉也濟云謂閉執愚心也慈云如有人雖受淨戒身參道服而情還順本俗之業不能防護身口情貪五欲謂封著於欲情故曰封懷也又解封懷者雖復持戒但貪人天世樂執著戒取無希出

離名曰封懷也言守株者謂草木根也宋時有人逐兎觸株而死後更於中終日守待時人號爲守株而待兎也言志絕通望者慈云受得戒竟雖復斷婬殺妄等謂究竟而志求更不求聖果故言絕通望也謂不知戒是無上菩提因不知依教修行進生三昧發智斷惑無心希出離之益故曰志絕通望也局之心首等者慈云受得此戒謂爲果滿更不求學其餘定慧永不知此戒是定慧之基既不知所趣故曰局也而言無詣者謂出言無有至趣亦曰出言無至向也爾疋云詣由進也造奏詣進此是一義也意雖論道不異於俗者慈云如有檀越請齋或轉經行道而作生善緣迹如以道接而不邪情規財利口平章錢或稱量某家布施厚薄等既論財利何異於俗俗則在朝爭名入市求利是也又解受得此戒在身說此戒善功德狀似論道而但求其名聞利養都不忻求出離生死何異於俗俗以求此名利故又云比丘貪婬嗜酒與估販賣何異俗人故曰不異於俗也與世同流事乖眞趣者趣由至到也欲明順於俗心營事乖逆眞

趣。原其出家本應逆俗。今既與俗同流。乖本所趣之望也。研習積年猶迷諂托者。謂習學積年。猶尚於事於法恒疑不了。如暗中托物或著故曰也。況談世論執能體之者。上句明學者尚自不知。今此下明不學者。學學以況不學。謂學者尚暗於緣。不學故。忘言也。執由誰也。謂談世論之徒。誰復能體斯戒法也容致濫委以亂法司者。慈云。容者受也。又云。容是不容受此非法無德之人。濫安法主之處也。又解云。如定之義。委者任也。亦迷也。安也。亦安也。司者至欲明今曹司名爲曹主寺主也。委者付也。謂不可將佛法委付此談世俗之人。若以戒法委此人者。卽是濫亂佛法。故曰以亂法司也。肆意縱奪等者。肆由放也。陳也。信也。習也。今取放義。如市中店肆。陳列貨物任人撰擇。此是肆義也。字書云。肆者所陳貨鬻於市也。亦云。講肆者。謂法師說義恣人撰擇。亦名肆義。亦取放義。如上濫法司之人。不依法教放縱身口。陳唱醜辭。師心觀於徒衆。有其愛憎。憎則犯輕而斷重。愛則犯重而斷輕。此名縱奪。於愛之縱。於憎名奪。私云。於情

愛者有罪而不論。於情憎者吹毛而覓過也。慈云。縱奪者。明上法主之人放縱情懷。而於同情則縱其作惡。於異情者則奪其所有功能也。言專行暴尅者。謂於所嗔之人。境上非理加罰也。專者。應師云。專由自是也。專由一也。任也。論語云。尅伐怨欲不行。焉可謂爲仁矣。馬融曰。尅好勝人也。伐者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者貪欲也。尚非俗節所許。等者。謂俗人尚云。不以親而不誅。誅其有過。不以疎而不賞。賞彼有功。豈得任意縱奪。又解。俗中高士。尚不呵叱杖捶。能行仁恕。況乃出俗僧徒而反行之。新學困於盤石者盤石者。謂大石也。明此非法衆主。及摩訶羅畜養門徒。常令酤酒置肉。不教法用。至年長大。欲往遊方聽學。遮不與去。有二意故。一恐學問勝已。我便蹔負。二恐彼識達教相。見我等過。知我是非。既不許出。如大石壓草不得出頭也。又和上解云。如國家諸王卿相名爲盤石之任。爲取相繼嗣永固不移之義。義如盤石。故名盤石之任。喩此僧中無知衆主法主。亦名盤石之任。以遏斷縱奪不依聖教。而後生新學弊斯法

言護法

主故云困於盤石。非深云易中有困卦。解云進蹊於蒺藜退又困於盤石陰陽閉塞不通名困卦也。如今官人先異尅為惡被人糺吉進被罪刑退失官爵今之法主若縱奪任情後若命終退失道果及失人天勝報退入三塗猶如困卦也。律要絕於羈鞿者在身名羈在口名鞿只是馬羈鞿勒也。欲明新學之人不識教相不依戒律放縱身口造種種過狀如馬無羈鞿故言絕也。今此直銘戒律為羈鞿也。故經云佛所立禁戒如猿著鏁亦如利轡勒即其義也。正法玄綱寧不覆墜者立云無漏慧為玄綱戒是玄紉因戒發定用定發慧今既毀戒定慧不生故云覆墜也。又解只銘戒為玄綱也又言寧不覆墜者如經云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今既不依教行絕於展轉無人能續故云玄綱覆墜也

故知興替在人者礪疋云興由起也替廢也此一句通結上文也興字結上迹超塵網文也替字結前澆末等之文也深崇護法乃至法輪不再轉乎者濟云若能為眾生不專行暴尅所有門徒後生令其出外學問不興作盤石之礙意欲令其學問紹隆佛種即是深崇護法也。立云如上沐心道水迹超塵網之人既能依教修行即是法輪更轉何慨佛日不再曜乎即如經云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在世無異此也則是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歲者矣

今托修作託

今略指宗體等者此正生起下四種是其宗體也言後進興建有托者謂令後學之人欲興顯建立者應倚托此四種有所憑據托由附也

夫戒以隨器為功者立云身是戒器故婆沙云以功德所依名為器也器有大小故戒亦有大小故言戒者為隨器也如五戒即人器十戒即天器二百五十戒是聲聞器十重四十八輕戒即菩薩器又解以受時有上中下品之心亦隨發得三品之戒故名隨器也慈云此戒隨眾生器量所期如器盛物不擇香臭欲求人之福及勝果等皆隨所期感尅戒品故名隨器也濟云戒者隨眾生根器大小所受多少隨得戒亦不同如俗人器小則受五八戒等器若大則受具戒故曰隨器為功也行者以領納為趣者謂能受戒

◆尅作克 ◆插入戒字 ◆插入失字

人即領納所受之法也如白四羯磨一念之頃領納妙法㕍懷也而能善淨身心稱緣而受等者謂身無遮難是淨身哲斷惡緣境起心慕求出要有上品之心是名淨心也言稱緣而受者謂師僧清淨衣鉢具足羯磨成就總在緣復能淨其身器有其求之心名曰因將此自因投其前後因緣具故理應發戒以其因不乖緣故曰稱緣而受也言方尅相應之道者既淨心器稱緣而受以內因外緣兩種相應而發此戒則與無作戒善相應即此相應之道是其無作戒體也尅者能也又一解詳下文云將何以爲道之淨器即名此所發之戒體能與聖道相應故名相應之道謂既稱緣而受則與無作相應後得成於佛道也二解 俱好 若倩無遠趣差之毫微等者謂無持戒斷惑之心不知此戒法能至寂滅無上之果無心希求名無遠趣也言差之毫微者謂顯因緣不具也因緣小差即非得戒之限又因緣雖具白四之時心緣餘善不緣三世境作斷惡之心一念有差則非得戒限謂差之毫微失之千里也則徒染法流等者謂受者無心空

加作法無益故曰徒染法流言將何以爲道之淨器者夫戒者萬善所依而生定慧藉之而起用能盛貯取喻於器名戒能盛萬善之功德故稱道器故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即其義也爲世良田義復安在者謂翻染爲相持戒爲性性相兩具堪爲福田今既受戒不獲福田之義安在安由寧也故智論云爲世良田者實由戒體故也佛藏經云若不能除我倒不得受一杯之水一納之衣五分亦云不爲解脫出家者不得受於僧次意可知也

清身行徒等者徒是今時徒衆也此衆執戒律而行故曰行徒今欲受戒入茲徒侶誓願護持寧死不犯故曰清身蕭明肅此身入行門之徒衆身雖處此行徒心何所爲謂悕於佛道涅槃之果故曰清身行徒遠悕圓果其言無宜妄造者草鋻反明受戒者遠求菩提若但希人天之樂名妄造若希二乘亦是妄造造由趣也詣也適也專志攝慮等者應師云專者自是也亦任也亦云一也慮者念也思也謂以其一心注想於戒善也言令契入無漏者慈云專志修行擬契入

圓寂涅槃無相眞理虛通無有滯礙之處也。私云只是志心緣其戒善功德。令與我心相應。直爾契會。直爾趣入。直爾發得。使中間更無滯礙也。又解只名無作戒體爲無滯也。以成實宗中。將非色非心爲體。故名無滯。若薩婆多宗。戒是其色。即有滯礙也。故經云雖無形色者。即涅槃經。明其無作戒體也。今引此經。證成上無滯之義。據此文意。前解無滯義用。後釋爲當。

但戒相多途非唯一軼者。軼有兩音。一音逸字。統云過也。一音姝田結反。謂車轍。即當此用。言多途者。約境相明。境通情非情。亘周法界。故曰多途。亦云止作二持犯也。亦云遮戒性戒。亦云五八十具。亦云上中下品等。故曰多途也。非唯一軼者。如車足踐地爲路。即千車同於一軼。以車大小一種故也。車若大小。後車被前車拘破。若無大小。故得千里同軼。戒相不爾。乃至多途不同於車軼也。心有分限。取之不同者。謂有上中下品之心。亦隨取得上中下品戒也。亦云隨欲取五八十具。隨受何戒。即得也。亦云三乘之人。隨受得不同也。若任境彰名。乃有無量者。謂約法界情非情等。皆是所發戒之境。若從如此等境彰於戒數之名者。而戒則有無窮之稱也。且據樞要者。廣疋云樞是門臼也。又云樞機動轉之主。謂樞本也。如戶有樞。方得動轉。欲明此戶必相要藉。今舉四法。亦爲要者。喻之於樞。故云且據樞要。略標四種也。

語法而談。不局凡聖者。此謂若凡若聖。通有此之戒法也。如聖人亦受此戒。即是沓婆摩羅。十四出家。十六證阿羅漢。年滿二十。羯磨受戒。此是聖人。亦有斯事。故曰不局於聖也。言凡者。即今一切比丘。白四羯磨受者是也。直明此法至出離之道等者。謂我今更不論其不局凡聖所由。且明其戒法之義。故言直明此法也。言必能軌成出離之道者。謂此戒法可軌可則。能出離生死。成無漏道也。要令受者信知有此者。謂能受戒人。須信知有此聖法住在身。乘之得出離生死也。謂不局凡聖。皆受得此戒。在身。只喚此戒當身名爲聖法。要須信知有此戒法也。

今所受者就已成而言名爲聖法等者。慈云。約羯磨

竟發得此法名爲已成爲聖道。基能成聖。故名爲聖法。亦可已成者明此戒法能取於聖。就剋果邊名爲已成。已成聖故方名聖法。謂佛菩薩聲聞乘此戒法。得至菩提。故名聖法。今凡受者雖未得果。從因望果。呼爲聖法。又解聖人乘此戒法得至聖果。故知今所受者即是聖法。就成聖者爲言。故云就已成而言也。纂亦云雖復凡聖通有此法者。結上文也。就已成而言者。明今凡僧受者因緣具足受得戒者。故言就已成而言也

但令返彼生死仰則僧徒者。明昔在生死順流長往。今發心遠離。則在僧位。故曰仰則。向上曰仰。前言返彼生死是垂下也。今則仰則者是向上之義也。建志要期高棲累外者。只名返彼生死超離煩惱。名爲建志要期也。累是生死罪累。既有斷惡修善。返生死之心。此心乃高昇三界之表。棲息於塵累之外。故曰高棲等也。又解今發心受戒。志出三界高謝四流。名爲高棲累外也。必須長養此心者。立云若發此如上建志之心者。要須預前長養此心也。復發上品之心。擬

三聚淨戒。若至臨時。師僧擬教相尙自虛。何能教於前人發此心也。使隨人成就者。謂隨十人百人同時受戒。隨有長養返彼生死起上品之心者。受得其戒。則名成就。若無此心。則不成就。皆謂隨有長養此心者。不限人之多少。故云隨人成就。慈云隨有求四果。或期緣覺菩薩等。隨人心之所期。即得剋獲。故言隨人成就也。習聖行居體者。既秉羯磨聖法。發得戒竟。即須依法修行。名爲聖行。故曰習聖行居體也。名爲隨法之行者。勝云隨受得此聖法。在身起動施爲。皆須護持。名爲隨法之行。上來釋其戒法義竟

二明戒體。若依通論明所發之業體者。慈云通論者通律之論也。如成實等明所受發其業體者。約作無作以辨名業體。以發身口之業。故論云作者身動身方便。無作者身動滅已與餘識俱名爲無作。故知作與無作就業以明。故戒疏云或就業辨即作無作也。立云今此通指諸論。如多論明作無作用色爲業體。如成論作戒以爲色業體。無作以非色非心爲業體。此等論文皆是明其所發之業體。故曰也。若如此廣

辨對今未明。今且直明能領之心。謂對第三羯磨竟時。發得無作業體。此業體之義。是所發也。今未暇論。且明能領之心。呼為戒體也。今就正顯直陳能領之心。相者顯由明也。明通論中但辨所發之業體。但明其。所則不辨能。今此直就能領心邊。以為戒體也。言心者。即是求戒之心。因此心發無作體。只名此心為體也。言相者。要假此心。方能緣於外相。其相是何。即法界塵沙二諦等相。以心緣此相。故言心相也。約此義邊。並為戒體。故曰直陳能領之心相

謂法界塵沙二諦等法者。即謂行者心中能領得法也。二諦即是空有也。空即真諦。有即俗諦。何故用二諦為戒境。且明真諦滅理涅槃。如謗聖教言非佛說。滅理涅槃言非畢竟寂滅。皆獲重罪。今反成福並入戒門。言俗諦者。謂反彼生死。斷一切惡。離殺盜等。此皆俗諦。盡是戒境。故曰二諦。以已要期施造方便者。要期斷惡修善。寧死不犯也。施造者。即壇場胡跪合掌。禮拜求哀乞受。皆是施造方便也。惻思明慧等者。慶正云。惻者悲也。說文云。惻由痛也。思者謂思惟也。

欲明受戒之時。悲念一切眾生。不起殺盜諸惡相加也。謂我及一切眾生。久流生死。造諸罪業。今痛昔迷。故云惻恩也。言明慧者。謂要假明慧。方能傷痛三有眾生。若是愚癡。何能有此心也。又勝云。言明慧者。為須了此戒法是眾善根本。能成大果。知有勝用。故起增上心。受得此戒。修定習慧。擬會正道。上報佛恩。下化群。有名為明慧。要須了了。知佛戒有如此功益。了知分明。故曰明慧。如此發心。方能與無作之體相應。故曰冥會前法也。又云冥會前法者。冥由暗也。謂既能慈惻明慧。立志如此。必冥然暗與白四羯法相應。相應是何。謂闇與理會。故曰相應也。言前法者。指前門戒法文為前法也。亦可懸指教中羯磨之法也。以此要期之心。與彼妙法相應者。請要發此持戒之心。乃與法界塵沙等境妙法相應也。於彼法上有緣起。之義者。由緣故起。故曰緣起。或名緣成。謂緣會故成。故名曰緣成也。立云。受者有心。衣鉢具足。師僧清淨。羯磨成就者。則第三羯磨竟。一剎那頃。於塵沙法界情非情境法上。領得此無作之體。名為緣起之義也。

勝。又解明此戒是因緣生法。然求戒心誓等是因。師僧衣鉢羯磨等是增上緣。二種相扣因緣和契。至三羯磨竟。於彼二種法上。假緣引發生起。此戒名曰緣起義也。又解云。於彼法上者。看此文意指前法界塵沙二諦等法名爲彼也。謂於此一切境上。發得戒體。第三羯磨竟時。舉得一切戒法。起注身心中。名爲緣起。謂由緣師僧衣鉢羯磨。自求心等之因緣。故有法起。卽於一切境上。有戒善功德而生。名此爲起。故曰緣起之義也。領納在心名爲戒體者。將受戒人能領戒之心爲戒體。問此戒體門與前戒法何別。解云。若論法者。不由受與不受。任運有此法。體能成出離之道。若論體者。緣身口發得此法在身。名體。故羯磨疏云。戒體者。納受聖法於心胸。卽法是所納之戒體。詳此文意。望能領邊爲體。所領者爲法（此是勝同也）

三明戒行者。謂依戒修行名爲戒行。上既明戒法戒體。並受中之事。今卽辨隨行之中。廣能策進心行也。上既受體在身。今則廣修方便。隨戒而行。義順於前。故曰戒行。秉之在心者。秉由執也。謂執之在心。此字上作禾頭。下是古手字也。謂以手執禾。名之爲秉。若兩秉並者兼名之爲兼。謂左右兼執禾斷也。必須廣修方便者。謂不犯一切戒者。皆由有方便作護持之心。故能對境不染也。故下文云。若光儀淨識托對五塵。欲染不生。由前方便故也。深云廣修四正勤何者爲四。一未生之善方便令生。二已生之善令運運增長。三未生之惡令不起。四已生之惡令滅。卽懺洗之法是也。撿察身口等者。卽防身口七非。此名戒也。言威儀之行者。此明上撿察身口。能防名戒。其相是麤。今則於微細威儀行住坐臥四儀可觀。故曰威儀之行也。尅志專崇高尋前聖者。尅由能也。明諸佛羅漢等並持此戒。能得出離生死。因茲戒德降魔成道。我亦効之。故曰高尋前聖也。持心後起義順於前者。此明前要心受時誓持不犯。今已受後能順前期不違本心。故曰義順於前也。經云。雖非觸對者。有云涅槃經也。明無作戒體雖非色非心。若修方便而護持者。身得淸淨。由非色心。故云非可觸對

四明戒相。至稱法等者。立云。若直明則二百五十戒

誠鈔作成

是也若更廣論即一切情非情萬境是戒相也（恐此解非今文明戒相約義辯別）言隨所施造動則稱法者有云如不捉寶不觸女人不與女宿不非時食此皆名動則稱法隨行住四儀中皆稱法也由此稱法故美德外彰色相清潔堪生物信故美德光顯名此為戒相也

並出道之本依等者謂三乘之道皆依此四條為根本而得出生死也言成果之宗極者謂依此四條為宗能成於四果及佛果也如如五戒用人為果極十善用天為果極今此四條是聲聞中為果極也謂一切果極之基皆因於戒以尸羅既淨能集生三昧發智斷惑終獲道益故曰出道之本依成果者之宗極也故標於鈔表等者表由外也明此四法標在鈔首之初故曰也言今寄心有在者謂令後人寄心四條之中自知身佩聖法者必堪為六道福田等也紹隆佛種興建法幢功德不可思議等者紹由繼也隆者盛也六道福田三寶因種等既有多許功德非心思口議得盡也豈惟言論能盡者明心思既不及言說亦難窮此都結上文也直引聖說誠證者立云結前幷生後也言直引聖說是結上也誠證是生後文引大小乘經論也意謂不然但是都生起文也令持法高士詳而鏡者立謂有始有終曰士從一至十數終也一則為始十則是終下作一故曰士也榮云夫靡不有始鮮尅必有終有始有終者其唯聖人乎鄭玄云別是非知義理謂之為士

上來釋其第一宗體義竟從此巳下當第二引文成德門也辨比丘事者立明比丘之事取辨大難若依教修行受持禁戒能自行化他識知法相名之為辨若毀禁戒廣造非法不閑法相不足僧數名為不辨比丘事也覆滅正法翻種苦業者立明既違聖教任持義絕使佛法陵遲良為無人弘之故曰覆滅也當受戒時專擬斷惡修善望離生死向若不受無戒可犯今受而不持死墮地獄豈非翻種苦業也今通括一化所說正文者簡其僞經則不引來故曰正文也發趣萬行戒為宗主者明戒是衆行之初基萬行從戒而生居宗在首故曰宗主故經云若欲生天等必須護戒足者有云此善生經也淨三藏云據梵本合

言戒跡。不足戒足梵言波荷。此翻爲足。若言波荷陀。此翻爲跡。梵本既言波荷陀。明知是迹也。謂戒者前佛學此戒法。而得聖果。後人尋此前跡而學之。亦得道果。故曰迹也。濟云。觀此解釋。亦有道理。不得一向撥他三藏。然千里之馬。時有一蹶。人誰無失。從長處而用。他既能辛苦數萬里往彼取得經論。來此教化衆生。豈頗不少。信耶。又經云。戒者行根住持。卽喻如地者。撿善生經云。戒是菩提道初根本。地名之爲戒。如是戒者亦名初地。亦名平地。亦名等地。亦名慈地。亦名悲地。亦名佛迹。名一切功德根本。亦名福田。以是因緣。智者應當受持而不毀於戒也。上釋小乘經嘆戒義已竟

道品樓觀以戒爲柱者。賓云。三十七道品相扶持成道。喻之樓觀。將戒爲此樓之柱也。禪定心城以戒爲櫓者。度生死河。戒爲橋梁。入善人衆以戒爲印者。八直正田。戒爲疆畔。如田無畔水則不住。如是若無淨戒則定水不住也。立云。入善人衆者。三乘賢聖名爲善人衆也

須者看之。戒則不羸者。明彼論中嘆戒文多。若見彼文則勇勵常忻護持。故戒不羸也

毗婆沙者。此翻爲逐分別。謂逐律文後解釋分別也。亦翻爲廣解釋也。只是羅漢作論解釋經律事。同此方章疏也。戒言尸羅亦言行也者。婆沙第三十四卷云。言尸羅曰行者。如人有足能行至餘方。如是行人有尸羅足者。能行至善道及至涅槃也。亦云守信者。彼論解。云言尸羅曰守信者。此是世俗言說之法。若人善護尸羅者。言是人名守信。不能善護尸羅者。是人不守信也。是故世俗言說尸羅爲守信。立云。本受誓持。今隨行中能持不違本心。故曰守信也。言亦名爲器者。彼論解云。以是一切功德所依之處。故曰器也

尸羅言冷無破戒熱及三惡道熱者。彼論第二十五卷云。云何尸羅義。答冷義是尸羅義。所以者何。破戒能令身心熱惱。持戒則令身心冷。第二十四卷又解云。破戒者。三惡道中熱。持戒者。人天中冷。應師云。音[illegible]謂是悟解之意也。亦云冷然清淨之貌也。礪云。音靈。

謂戒法清涼。無鬱蒸之惱。故曰冷也。三惡道者。地獄餓鬼畜生也。亦名善夢者。彼論解云。尸羅言夢。持戒者身心不熱。常得善夢。故立云。持戒之人。諸天衛護。常得好夢也。亦名爲習者。彼論解云。尸羅言習。持戒者善習戒法。故亦名爲定者。彼論解云。尸羅言定。若依戒住。心易定。故立云。言尸羅既淨。三昧現前。亦名爲池群聖所浴者。彼論解云。尸羅言池。如佛說偈。法衆戒水池。清淨無瑕穢。聖浴身不濕。必到於彼岸。或名瓔珞等者。彼論解云。尸羅如瓔珞。有瓔珞嚴身。有少時好。中年老年則不好。有中年好。老年則不好。有老時好。少年中年則不好。戒瓔珞嚴者。三時常好。立云。世人用香華瓔珞而嚴身。出家僧尼用戒爲瓔珞。故大集經云。佛言菩薩有四種瓔珞莊嚴。一戒瓔珞莊嚴。二三昧瓔珞莊嚴。三智慧瓔珞莊嚴。四陀羅尼瓔珞莊嚴。故菩薩戒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即其義也。亦名鏡者。彼論解云。又尸羅如鏡。鏡若明淨。像於中現。戒清淨者。無我像現。立云。戒淨故發定。定能發慧。以定中觀身。無

我相可得也。又名威勢者。彼論解云。又尸羅言威勢。如來所以三千大千世界有威勢者。皆是尸羅力故也。何以故。爲戒無缺犯故。言餘如駈龍事者。雜寶藏經及論共明。云佛滅度後七百年。罽賓國有一惡龍王。名阿利耶。受性暴惡。故作災害。惱國人民。悉皆患之。去其住處不遠。有僧伽藍。時有五百羅漢。皆共集會。入於禪定。各盡神力。駈遣此龍令出國界。其龍有大威德。雖五百羅漢神通動地。駈遣此龍不能使動。時有一羅漢。名祇夜多。最後而至。時諸羅漢具以此事。向祇夜說。時祇夜多不入禪定。直三彈指語言。賢善遠此處去。龍聞彈指聲。即便遠去。時諸羅漢語夜多言。汝以何禪定力。令此龍去。我與仁者。俱得漏盡。我盡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何以三彈指。令其出去遠入大海耶。夜多答言。我以彈指力者。直以我從凡夫已來。護愼於戒。護突吉羅猶如四重無異。我以戒力故。令此龍去。是故尸羅名爲威勢等也。又戒名爲頭能見苦諦諸色等者。彼論解云。又尸羅言頭。如人有頭。則能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知法。如是行人有

行字疑衍

求字疑衍

尸羅頭者。能見苦諦等色。聞名身等義。嗅覺意華香。嘗出離無爲寂靜二菩提味。覺禪定解脫等觸。知行色陰等法總相別相。是故尸羅言頭

尊者瞿沙說曰。乃至能至涅槃等者。彼論云。尊者瞿沙說曰。不破義是尸羅義。如人不破戒。足能有所至。如是行者。不破尸羅。故能至涅槃也。言瞿沙者。是人名也。論中大引此人之言

上來解小乘經論讚戒善竟。從此已下。次明大乘經論廣嘆其戒也。華嚴經云具足受持威儀教法等者。案華嚴經明法品說。彼有三番明義。今試叙云。謂約三種三寶。故有三番也。初云能令衆生發菩提心。令佛法不斷。開示演說十二部經甚深法藏。令法寶不斷。受持一切威儀教法。令僧寶不斷。第二番云。讚嘆大願(開菩薩所發願)令佛寶不斷。分別顯示十二緣起。令法寶不斷。修六和敬。令僧寶不斷。第三番云。下佛種子於衆生田生正覺芽。令佛寶不斷。護持法藏。不惜身命。令法寶不斷。善御大衆心無憂悔。令僧寶不斷。此三番中各有階降。先就佛寶。彰其階降。初番能令發菩提心趣求佛果。第二番中讚大願者。贊起行願。令其修習。第三番中下佛種子於衆生田作成行種。次就法寶彰階降者。初番演說十二部經。據其教法。第二番中顯示緣起。是其理法。第三番中護持法藏。是其行法。後就僧寶彰其階降者。初番受持威儀法者。僧行方便。第二番中修六和敬者。行成不乖。第三番中善御大衆德熟攝他故也

如餘佛土等者。大集經十九卷後有護法品云。說此經時。爾時有十方世界諸大菩薩。從他方來集。論道說道義。爾時十方世界菩薩白佛言。諸佛如來爲如是等五滓衆生。制於禁戒。唯願如來爲法久住復制禁戒。所謂身戒口戒意戒。不得受畜一切惡物等。如餘佛土所制淨戒。佛言止止。佛自知時。因緣未出。如來則不預制禁戒也。說此經時佛成道已第十二年中也。今有鈔本作王字者。多相傳解云。如善國王皆立嚴制。不許造罪等。此謬人語謂本作王字者甚錯其來久矣。即十門中云。抄寫錯漏。相承傳謬。斯言明矣

不得拆攞野干者。撿薩遮尼犍子經云。有薩遮尼犍子與八十千方尼犍子遊行諸國。教化衆生。次第至欝闍延城。爾時國主名曰嚴熾。其王敬重迎之。受學其人。廣為王說種種法門。次為王說沙門瞿曇名稱功德相好利益等事。王問如此法身從何而得。尼犍答言。以戒為本。持戒為始。若不持戒。乃至不得拆攞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大王當知。以戒淨故不斷法種僧種。以戒淨故功德無量。王聞是已。發菩提心云云

雖有色族多聞者。立云。色是顏色端正。亦是色勢。族是高門大姓。多聞即是明解世俗經書乃至經論。而不能持戒。取喻可知。禽獸者。飛曰禽。走曰獸。雖廣解聖教名曰多聞。若不能依教而行。如鸚鵡噑鵄脚是。以經云。譬如死人著金瓔珞。多聞破戒受他供養。亦復如是。故重引之

令誦心首者。上已先明持破者受報不同。其言要。妙今又再出。故云重引。累囑慇懃。故曰令誦心首。上來釋大乘經竟

雖山居苦行乃至空無所得者。出要正路。唯八聖道攝一切行。無行不盡。八正道中有正戒正定正慧。今此之人雖復得定。此定非依佛戒而發。名為邪定。名有漏慧。不能尅證正果。故曰空無所得。持戒之人壽終之時風刀解身等者。撿智論云。持戒之人壽終之時。刀風解身。筋脈斷絕。自知持戒清淨。心不怖畏。如說偈言。大惡病中戒為良藥。大怖畏中戒為守護。死闇冥中戒為明燈。於惡道中戒為橋梁。死海水中戒為大船。言風刀解身者。經云。臨終之時色黑者定墮地獄。色青者墮畜生。色黃墮餓鬼。若色如常亦白生於人中。倍如常亦白端正者得生天上。此是風刀之相也

持地三十二相無差別因者。持戒所得者。濟云。其三十二之因有通因有別因。如報恩經明無見頂相。即以無憍慢為因。乃至手網縵。即以其事為因。皆名別因也。若持戒即三十二相之通因也。言三十二相者。一足平如奩底相。二足下有輻輪。三手纖長。四足跟長。五其身直。六網縵指。七手足輭相。八節踝腨相。九

身毛上靡相。十鹿王腨相。十一其身圓滿相。十二手過膝。十三頂有肉髻。十四有馬陰藏。十五皮膚細耎。十六身毛右旋。十七身有金色常以明曜。十八一切處滿。十九柔耎聲。二十缺骨充滿。二十一師子上身。二十二臂肘纖。二十三四十齒白淨齊密。二十四四牙相。二十五師子頰。二十六味中上味。二十七廣長舌。二十八好梵音聲。二十九目睫紺青。三十兩腋下滿。三十一眼眴如牛王。三十二有白毫相。是爲三十二相。如此之相。皆是持戒所得。故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以持戒所得也（此出名義集中）。十住婆沙有讚戒戒報二品。廣列深利。具如彼說。者彼論第十四卷。有此二品。初明讚戒品云。略讚尸羅少分。尸羅者。最是梵行之本。尸羅即是功德寶積。又是功德住處。亦如大地萬物依止。尸羅度人能過生死。猶如牢船能度大海。尸羅能滅煩惱患。猶如良藥能消衆病。又尸羅能度人出諸惡道。如度深水得好橋梁。如是種種讚尸羅功能。並一例。義文繁不錄。次有戒報品。明菩薩能淨尸羅。得離垢地（謂第二地）。常作轉

（今嚴鈔作闇）

輪聖王。十善化人。七寶自然。文中廣明七寶之相。嚴凝等事。功益之力。文廣不錄也。上來四段總釋初門化教義竟

從此巳下正明第二制教門也。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者。明既秉持戒。識達聖教。不假問他也。遊化諸方而無有導者。立云。十方佛法理同無別。若也不識聖教。至還多怖。若順教而行。遊方使無怯。懦濟云。若明閑法律。一切僧事皆解。出路逢他人。諸羯磨誦戒。作法事皆解爲作。情則無礙也。若答不解。心則懷恐。故曰也

一戒品牢固者。礪云。數雖有五。義約爲三。初一自行。次三匡衆之行。二行善成。便能秉法。被時千載不墜。是故末後一句。興建正法。行念捨智等。令戒清淨。不爲緣壞。故曰戒品牢固。二破戒之人。與持者相違。義同於怨。內心清淨超勝於彼。故曰善勝諸怨。三既無瑕疊。處衆斷理。情無儸憚。故曰決斷無畏。四曉了持犯。能決人疑滯。故曰善能開解。第五若不持戒。法不久住。此義易知。又得十利者。四分中一攝取於僧。二一

令僧歡喜三令僧安樂四未信令信五巳信者令增長六難調順者令調順七慚愧者得安樂八斷現在有漏九斷未來有漏十令正法久住其十利之義廣如上第一卷中教起所因門巳釋竟

乃至三世亦爾者過現未來名爲三世也

謂生世出世善者了疏云第一能將引生種種勝利是毗尼義謂能引生世善於中有兩一能引生四萬二千功德正法二引生不悔之心由不悔故心喜得定乃至解脫立云迦持戒近招人天果報是生世善遠趣菩提是出世善又解若有爲有漏是世善無爲無漏是出世善又如智論云若下品持戒生人中品持戒生天此是世善上品持戒成聲聞乃至佛道是出世善二能教身口二業清淨及正直者眞諦疏云第二能教身語清淨正直是毗尼義由此法遮身口不令起惡名之爲教不爲煩惱濁業濁之所汙故名身口清淨不爲見濁之所染故名爲正直私云五見名見濁以清淨故向善道以正直故得涅槃也謂持戒之人身離三過口離四過即是正直也三能滅罪障者了疏云第三能滅罪障是毗尼義於中復兩一滅方便二正滅罪正滅者謂得擇滅涅槃由戒能遮諸罪障故名滅方便由障不生故得罪滅此兩俱得稱爲毗尼第四能引勝是毗尼義能引在家人令得出家引未離欲令得梵住從梵住得聖住從聖住得有餘涅槃從有餘入無餘後轉勝故名爲引勝也言乃至引到梵住者立云梵住即四無量心聖住即是三解脫也其住總有八種頌曰境界依止與威儀未捨梵住及天人第七聖住八佛住如是次第應當知捡維摩疏云佛在毗耶離或言在或言居或言住義實一也然住有八種一境界住謂十六大國是所遊之界也二依止住謂一切僧伽藍是佛依止故也三威儀住謂行住坐臥也四未捨壽住謂未涅槃前住無漏五蘊故即五分法身也五梵住謂四無量心多住大悲故六天住謂八禪多住第四禪故七聖住謂住三三昧亦云三解脫門即三三摩地也入空滅見也入無願滅愛也入無相滅無明也佛多住空定心惑盡故也八佛住無生無滅在實相法中故賓云第八佛

住者如來住首楞嚴等無诤三昧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一切智慧乃至如是等種種諸佛功德是佛住處佛於中住此八住中若約三身而論初四是化身住次三是報身住後一是法身住就能所而明者初二是能住後一是所住諸經中多舉八中境界住及依止住爲化在家出家二種人也謂境界住爲化在家人依止住爲化出家人也今文所舉者欲明戒能引人至如此諸住及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謂是無餘依也煩惱障盡苦依身在是有餘依苦依身盡無餘依也第五勝人所行是毗尼義佛是最勝故云也次獨覺及聲聞是此等勝人所行事故又凡夫中亦是勝者方能行事故已上了疏 問獨覺出無佛世如何有此毗尼答獨覺有兩一麟角辟支出無佛世獨一無侶喻如麟角此人自悟觀樹生滅得證眞理故曰也二部行辟支謂多群類共行也體是聲聞之人以不值佛故成辟支如須陀洹第七生已盡令證羅漢由第七生盡值世無佛法不蒙他人化導任運生盡名曰辟支據其遠因亦是聞佛法故證得初果望今成不由他教故號辟支 部行者行字平去二音談之以多人同修一行則今感報一時故曰部行去聲 或時多人共行此法今得此果故曰部行平聲 此人與聲聞相似但聲聞人假佛聲教而語故曰聲聞此人悟時不假聲教故曰獨覺據其遠因非不假教賓云獨覺出無佛世自然得五不作戒亦名木叉不假佛世也問獨覺出無佛世形如何答婆沙四十六釋初果云初果若滿七生無佛出世彼法爾成佛弟子相乃得極果如五百仙人在伊師迦山中修道本是聲聞出無佛世獲爲現佛弟子相彼皆學之證獨覺果無學不受外道相故若五分律化地部宗俗人亦得羅漢也

具斯四義功強於彼者毗尼既住持佛法功強於定慧二藏指上餘經爲彼也

下至五人持律在世者此約住持僧說五人下引大集經云若一寺一村一林五法師住鳴槌集四方僧是名衆僧如法住大功德海若無賊僧破戒但令五人淸淨如法護持佛法等已上文證五人是住持僧

數若滅五者不名如法

四乃至二十人如法出罪者。初從一人懺悔。迄至二十除罪。故言乃至。若持五戒。即見法身。謂但能持五戒。即見法身。況具戒耶。立云。五分法身中。戒爲其初。今但持五即見見法身也

如飲水殺蟲之喻者。僧祇云。佛在舍衛城時。南方波羅脂國有二比丘。共伴來詣舍衛。問訊世尊。中路渴乏。無水。前到一井。一比丘。汲水便飲。一比丘看水見虫不飲。飲水比丘。問伴。汝何不飲。答言。世尊制戒。不得飲虫水。此水有虫。是故不飲。飲水比丘。復重勸言。長老汝且飲水。勿令渴死。不得見佛。答言。我寧喪身。不毀佛戒。作是語已。遂便渴死。飲水比丘。漸漸行往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從何所來。答言。我從波邏脂國來。問有伴不。答有二人爲伴。道中渴乏。無水。前到一井。井水有虫。我即飲之。因水氣力。得逢覲世尊。彼守戒不飲。即便渴死。佛言。癡人汝不見我。謂得見我。彼死比丘。已先見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攝諸根。如是比丘。雖共我一處。彼離我遠。彼雖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在海彼岸。能不放逸。精進不懈。斂攝諸根。雖去我遠。我常見彼。彼常近我。又准十誦云。二比丘往佛所。一飲虫水。一不飲水。其不飲者。命終生三十三天上。得天身具足。先到佛所。禮佛足已。佛爲說法。得法眼淨。爲受三歸五戒已。便還天宮。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見其來。佛時披鬱多僧。示金色身。汝痴人用見我肉身。何爲。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佛即說偈

色身但不淨　汝見欲何爲　內有脂肉血
外爲薄皮覆　彼爲渴所燒　猶行恭敬戒
至死護我戒　彼見汝非見

愚劣不堪護持此戒者。戒經云。有智勤護戒。便得第一道。愚聚不持。墮三惡道。上來數段不同。總是釋第一門中順戒住持辨比丘事竟

還約二教雜明者。謂化制二教也。一比丘小得心巳便謂巳聖者。立謂如今坐禪人。稍得少許道理。寂念。謂我功齊於佛。便即呵斥戒律。此並是法滅之相。三捨世間業出家破戒者。譬如愚人吐已還食是也。五

七不字疑剩

乃至羅漢亦被打罵者。十誦文云。破戒者。多人佐助。有持戒者。無人佐助。五無不不罵者。乃至羅漢亦被打罵。是爲五非法在世。鈔加打字也。

一自不修身戒心慧者。涅槃二十九卷明。修身戒心慧試爲引之。可詳其意。若比丘不觀身無常不淨可惡。猶如冢墓。九孔常漏臭穢可惡。常與諸虫共在一處。若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身戒者。若不觀戒是一切善法梯橙。亦是一切善法根本。如地悉是一切樹木所生之本。是諸善根之導首也。如彼商主導諸商人。戒是一切善法勝幢。如天帝釋所立勝幢。（帝釋與修羅戰得勝故建勝幢於殿前也）戒能永斷一切惡業及三惡道。能療惡病。猶如藥樹。戒是生死險道資糧。戒是摧結惡賊鎧杖。戒是滅結毒蛇良呪。戒是度惡業行橋梁。若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戒。心者不能觀心輕躁動轉難捉難調。馳騁奔逸。如大惡象。念念迅速。如彼電光。躁擾不住。猶如獼猴。如幻如炎。乃是一切諸惡根本。五欲難滿。如火獲薪。亦如大海吞受衆流。乃至周遍二十五有。猶如疾風吹兜羅茸。所不應求。求無厭足。迷惑愛著生死臭穢。猶如獄囚樂獄卒女。亦如厠睹樂處不淨。若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心。慧者不觀智慧有大勢力。如金翅鳥能壞惡業。壞無明闇。猶如日光焚燒邪見。猶如猛火。慧是一切善法根本。佛菩薩母之種子也。若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慧。故云不修身戒心慧也。四與淨人沙彌共住。不知三相者。彼十誦云。比丘與淨人沙彌相近住。不知三相。三相者。謂掘地斷草用虫水溉灌也。律文齊如此說。今相承解者。謂遣他掘地壞草。不解言知是看是。謂作知淨之語也。溉水者。謂不安漉具也。

持法者。即修多羅師也。持律者。即毗奈耶師也。持摩夷者。即阿毗達摩師也。然摩夷者。梵音訛略。應言摩怛理迦。此云本母。即阿毗達摩之異名也。謂諸法相從論出生。故名本母。善見十八云。摩夷者。二部波羅提木叉。資云。譯者謬也。木叉與摩夷俱是梵語。豈可梵語以翻梵語。必不然也。言謬譯者。蓋是當時譯善見曰。西方梵人指其戒本。意欲申說本母之義。且如律中釋相輕重。皆從戒本之所出生。欲似諸論出生

法相而漢人不領本母之義乃謬翻為二部木叉此必然也

多有上座長老比丘學律者十誦文云佛在舍衛國時諸比丘廢學毗尼誦讀修多羅阿毗曇違離毗尼佛見是事已讚歎毗尼通利者面前讚歎諸上座長老比丘見佛如是讚歎毗尼便念憂波離持毗尼中最為第一我等當學毗尼諸上座長老比丘即從憂波離受誦毗尼也

雜含云若長老上座中年少年者從一夏至九夏曰年少從十夏至十九夏名中年從二十夏至四十九夏為上座從五十夏已去名曰耆年長老也言初不樂戒不重戒乃至我不讚嘆者撿雜含云佛告諸比丘言若諸上座長老比丘初始不樂戒樂學不重於戒見餘比丘初始樂戒重於戒者復不隨時讚嘆如是比丘我不讚嘆所以者何若大師讚嘆彼者餘人當復習近親重同其所見以同其所見故長夜當受不饒益苦是故我於彼長老不相讚嘆者為其初始不樂學戒故如長老中年少年亦如是鈔云我不讚嘆者謂佛自稱我也我若讚此上座由此上座既不能嘆美樂學戒人佛若嘆此上座者恐餘人同其上座之見也若同此見死入地獄長夜受苦故也

言故畜八不淨乃至如彼說者八不淨物者帶數釋也云何為八一田宅園林二種植生種三貯積穀帛四畜養人僕五養繫禽獸六錢寶貴物七旃褥釜鑊八象金餝牀及諸重物是為八不淨也

袈裟變白者立云袈裟名味今明雖著袈裟無袈裟之味故曰變白也濟云非謂染衣不著但是心不染法故也即涅槃云汝諸比丘身雖淨服袈裟染衣心猶未染大乘淨法即其義也又袈裟梵語此名為味欲明其人不得袈裟解脫之上味也

其處冢者明此冢中多有死屍可惡破戒死屍甚大可惡亦復如是也又失諸功德如枯樹者有云枯不受潤此人不受善法功德之潤也立云枯樹多聚虫故人並捨離濟云樹若鬱茂人則愛樂今既枯死人皆捨遠故曰失諸功德也我為佛賊者此人生為佛賊死為鬼因制不由已故菩薩戒云信心出家受

冢家訛作冢

佛禁戒。不得毀犯聖。戒若有犯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不得國王地上行。不得飲國王水。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若入房舍城邑宅中。鬼復常掃其脚跡。一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破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若毀犯聖戒者。是大佛賊也

有人言罪不罪等者。此是智論中自立此問也。不解本文故曲疏出者。私云智度論[illegible]大品。故指於大品爲本文也。一自害者。破戒之人。生報地獄。自貽伊戚。名曰自害也

十誦有十法令正法疾滅者。約鈔文數十相極難分。今撿十誦云。優波離問佛有幾法令正法滅沒。佛言有五法。何等爲五。一有比丘無欲鈍根。雖誦句義。不能正受。二亦不能令他解了。三不能令受者有恭敬威儀。四有說法者不能如法教鬪諍言。（鈔闕引此句直云乃至）五不在阿練若處。亦不愛阿練若處。此五法令正法滅沒。（下文更有五句令法不滅即反上句是）又不隨法教等者。佛言。復有五法。令正法滅。一謂有比丘不隨法教。隨非法教。

二不隨忍法。（鈔不引此句）三不敬上座。無有威儀。（鈔改此句）四上座不以法教。上座說法時。愁惱。令後生不得受學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五上座命終已後。比丘放逸。習於非法。失諸善法。是名五法滅也。（反此五法正法不滅）言不敬上座無威儀者。據彼文意。謂不敬上座。名曰無威儀。非謂上座無威儀。不相致敬也。好作文頌。乃至甚可怖畏者。菩薩戒經云。有佛經律大乘法。而不能勤學修習。反學邪見二乘外道俗典阿毗曇雜論書記。是斷佛性障道因緣等。即其義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三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三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〇集僧通局篇第二

此篇來意者。上既標宗顯德。僧體已備。理宜益物濟時。興建正法。秉御衆行。使千載不墜。據其能秉非僧不辨。故凡有所秉。必先集僧。故有此篇來也。又云前

門明宗體顯其戒德功用法既增上何人能行僧是勝人而能行也故功德論云由勝密故非俗人所行故不令見若欲弘法必假於僧故次第二明集僧篇來也

言集僧者身口詳聚名之曰集具六和敬故稱爲僧又言集者如律文中七種集法量影破竹等此名集之方也又言集僧者集何等僧即如前篇具四義者乃堪僧用隨一有闕無德可彰未堪僧用今不須集故約前篇之後即辨集僧首云然僧通凡聖實乃無訛今舉要略就教分二一羯磨僧以無勝德可彰就應羯磨教法和合以標其德故曰羯磨僧也二名法輪僧佛說淨教契理之說軌成行者名之爲法即此之法能摧結使轉凡爲聖名之爲輪此就喻得名上羯磨與法輪非是僧體此是成僧之因皆是就事辨耳若論僧體者論中諸說不同今約本宗辨僧取假名攬四以成僧體四外無別體也指四人爲體故律文云僧者四人若過四人等是也礪云辨僧體者二論不同若依多宗以四比丘五陰實法爲體謂

彼論宗多計一切法是有今五陰亦是有也人是五陰故用五陰實法用爲僧體依如成論謂四人和合有其假用然用無別體還以實法五陰爲假用之體此宗多計一切法是假故也欲明五陰實法之僧一人無用未成僧體假此四人和合之用方是僧體言實法無用者謂五陰若各各不相假而無有用由五陰相假得成人身謂彼宗意云五陰實法中假立衆生也此名重虛累假以五塵成四大四大是假五塵是實四大成五陰五陰是假四大是實五陰成衆生衆生是假五陰是實也於五陰實法中假立衆生名即此衆生有名無體名曰假名於中命根體亦是假離陰之體今亦如是各各人別不相假者非僧體也以相假故四成僧體如四樹成林亦是相假單樹豈成林耶又云攬指成拳攬陰成人人假爲體實法無用四人假用爲僧之體而用更無別體還以四人陰本爲體如身口業無別有體還以色聲爲體今存後引餘如羯磨疏明也言通局者如說戒自恣通集四界之僧四界者謂戒場界外空地大界俱須盡集曰

通別律云見相須求若叛得罪卽其義也若受戒懺罪分功德衣施安居物受日等事但局界內不須界外曰局故云集僧通局又云處有廣狹集有遠近用有多少故曰通局也

僧者以和爲義者賓云和有二種謂事理也於其事理絕於違諍故名爲和初約理和者謂滅諦之理彼此是同如十方法界隨有比丘達四諦理則同知苦集是苦集等豈有一人執苦爲樂若見苦爲樂不名爲諦既所見是同必無違諍故曰理和謂約所證之理是一故能觀之智無二也且如京師一人證悟眞理與此南吳一人所證理者無有異見所契所解一而無二故曰理和此屬第一義諦僧也二曰事和身口詳集作法之時更無乖別之見於事同崇故曰事和此通凡聖僧也如後廣叙六和是也立云六和者戒見利身口意也羯磨疏云卽如經中修六和敬令僧不斷是也戒者同稟釋迦一化白四教法所受之戒也由戒是衆德之基同受故須同行有缺緣成不名僧也其戒雖同要同一正見爲入道之本故又云異見雖同界成別衆不相足數如調達邪受五法者是也故須見同若見異法同不名僧也戒見既同理紀邪命須同利養故曰命同亦曰利同疏云雖同戒見淨行須同邪命利乖財法不共又非僧也上三是據於僧體至於時務成濟要以三業爲相故曰應來集者謂身和也應與欲者謂心和也應呵不呵謂口和也既備三體須順三和能成僧義此且約別明也心疏云僧者梵曰僧伽此翻和合衆有二種謂人法也言人和者雖復殊方異質品族不同若至同聚則胸襟莫二事順心同如水乳合故曰也言法和者卽戒見行命羯磨說戒有必齊遵無宜乖逆故曰也然僧義大約六和爲先身口心和所謂人也戒見利和所謂法也人法乃具數須成四三人已下未得此名今言僧字者羯磨疏云具存梵音應言僧伽此土先無其名比衆以譯也有加和合乃是義用故文云僧者四人若過此乃時衆以譯也有加和合者約羯磨說戒所用故也如經中佛法衆也若以衆翻則通二三據別顯德非四不成故存僧名知非三也餘經云衆者彼

不明僧義。故從此譯律中。恐濫。故存本也。（恐濫二三之人也）
相有乖離者。謂身口心三業之相。互有不集。便成別
衆。故曰相有乖離。御法則無成決之功等者。御謂秉
御也。應師云。案乘馬曰御。又云御者治也。欲明相既
乖離。作法不就也。言被事必據入非之位者。立云。僧
若不知相。非足數。若秉聖法。即落入非也
當敷座打犍槌者。問曰何故先敷座而後打相者。答
大聖設教。義不徒然。但以佛在日時。直鳴三下。後爲
緣故。方始打長三下。正是集僧未敷。先鳴三下者。使
僧衆來集。交無坐處。故制先敷後乃打相者是也
當唱時至者。立明中國多有此事。居士請僧設食。自
來僧坊中唱時至。佛及衆僧。即著衣持鉢往計。今時
兩京時行此法。謂僧往赴會時。俗人若營辦食竟。即
執香爐來上座前。互跪唱云。時至。僧即收經而食。此
即當作相也。應打三通者。立明最後三槌。盡方打
名曰三通。故羯磨疏云。聲絕之後。復加三槌。故云三
通。又云。此三通者。集三乘僧也。初一道集聲聞僧。第
二通集緣覺僧。後一通集菩薩僧也。除漆毒樹者。謂

能損傷比丘手。故須除也。若唱二時至者。即大小二
食時也
十誦居士請僧自於寺中鳴槌者。彼律云。凡諸檀越
欲請僧者。多有自來寺中。先鳴犍槌。諸比丘問欲作
何事。乃云我欲請僧設供云云。送食女人者。立云。緣
爲比丘在於蘭若。有女人送食來。亦自鳴槌
如來信鼓者。有解云。阿難承如來信。而擊鼓集僧。今
時但云將此鼓爲信也。濟云。信者命也。阿難奉命而
擊鼓也。廣如增一阿含抄云云
無人彈指者。保云。若徒衆鬧亂時。不得發言呵。但舉
手彈指。令其警覺。故曰彈指。言維那者。出要律儀音
義云。維那本音毗訶羅波羅。解云。毗訶羅者。曰寺。波
羅者。曰護。謂寺護也。持律者云。維那言悅衆。聲論云
正外國語。應言婆邏翻爲次第。次第者。謂更遞知僧
事故也
若准文中七種集法者。文謂四分文也。羯磨疏云。召
僧七相不離聲色也。云何爲七。准律中。一量影。二破
竹作聲。三打地聲。四作烟。五吹貝。六打鼓。七打犍椎

言竪影者立明。取木竪日中。齊爾許影將以爲則也
言作烟者。立明如官家烽火相也。已上並謂先與僧
相知作法用也。言破竹者。立云。取大竹破其一頭。令
其一頭以手捉全頭打作聲也。言犍槌(直反)(寒)立云。(直寒)
反今撿出要律儀音義中只作寒字。此翻爲鍾也。應
師去若存梵音。應言犍稚。謂所打之木或銅。此無正
翻。以彼無鐘磬故也。但以犍稚相濫。所以爲誤久矣
多少節解之法等者。撿三千云。犍槌有五事。一者常
會時。二者旦食時。三者晝飯時。四者暮投盤時。賓解
云。蓋收盤器也。五者一切非常時。是爲五事。復有七
法。一者縣官。二者大水。三者大火。四者盜賊。五者會
沙彌。六者會優婆塞。七者呼私兒。賓解云。蓋呼淨人
小兒也。而翻譯時胡語不正。筆受者謬抄。復當知上
來十二時犍槌。常會時當先從小起稍至大。大下撃
二十稍小。二十下稍小小十下。復大三下。旦食大下
三通。晝食一通。非常者隨時。視時縣官水火盜賊亦
隨時。會沙彌三下。優婆塞會二下。呼私兒一下者。賓
云。古來未見南山圖樣儀式。而義立云。初三下者名

警衆鍾。謂徒衆整理衣服。次長打者名引衆鍾。謂衆
赴也。覆生起者名靜衆鍾。謂赴堂集已。嘿然靜坐也。
鍾聲既絕方爲法事
死入千頭魚中。乃至白令長打。使我苦息等者。付法
藏傳第三卷云。佛滅度後七百餘年時。安息國王。性
甚頑暴。將領四兵伐月支國。其月支王。者旃檀罽膩
吒。亦即嚴誡兩陣交戰。刀釼纔起。罽膩吒王尋便獲
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問群臣言。今我此罪可得滅
不。諸臣答言。大王殺戮凡九億人。罪既深重。云何可
滅。時王尋置大鑊。於七日中羨湯令沸。迴涌騰波熾
熱炎盛。以一金環置斯湯內。顧問群臣。誰巧方便能
得此環。時有一臣來應王命。便投冷水隨而取之。手
無傷爛。尋獲金環。王告臣云。我所爲罪如彼沸湯。悔
必可滅。猶如冷水處於鑊也。吾所殺人雖有九億。其
罪重者唯一人半。我當殺時有兩賢信臨被戮稱南
無佛。而我殺之斯罪深重。其一人者口言南無未知
是佛爲當爾邪。我復殺之。故名半人。爾時有菩薩羅
漢比丘見罽昵吒造斯惡業。欲令彼王恐怖悔過。即

以神力。示其地獄。所謂斫剌劍輪解形。悲叫哀號。苦痛難忍。王見是已。極大惶怖。心自念言。我甚愚癡。造此罪業。未來必受如斯之苦。若吾先知如是惡報。正使我身支節分解。終不起心加害怨賊。況於萬人生一念惡。爾時馬鳴菩薩。即語王言。王能至心聽我說法。隨順吾教。令王此罪不入地獄。王即受教。於是馬鳴廣爲王說淸淨之法。令其重罪漸得微薄。爾時其王。統攝天下。廣集勇將。嚴四種兵。所向皆伏。如雹摧草。三海人民咸來臣屬。罽昵吒王所乘之馬。於路遊行。足自摧屈。王語之言。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來降伏。若得之者。不復相乘。吾事未辦。如何使爾。爾時群臣聞王此語。咸共議曰。罽昵吒王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戍備邊遠。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併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瘧。以被鎭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數。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

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犍槌音。即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垂哀矜愍。若鳴犍槌者。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爲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犍槌。至於今日。濟云往秦有大使。至蒲州簡人入軍。八縣兵夫並集。唱人名入軍。其使若聞寺中鳴鐘聲。則手搭文書。上斂心待鳴槌了。即舉手看。是手下之名者。皆放不入軍也。增一阿含。乃至諸苦並皆停止者。翔麿疏云。凡業有定不定。故苦有止不止。若作業必定。聖所不免。不定業者。無緣則受。有緣便止也。立云。如持犯方軌中明造罪有八句。三時明心。若具三時。心業則定也。有闕一時之心。則業不定也。此並因緣相召等者。翔麿疏云。罪者遇善爲因。打者發願爲緣。故得聲傳苦滅。自然感應。故曰自然之理。不亡。亡由無也。欲明受苦之人。先微有善心爲因。今日鳴鐘比丘運念曰緣。故曰相召。自然符合也。故知今時鳴鐘作相。雖爲集僧。心須存其拔苦也。被鬼神送物者。續高僧傳云。唐西京大莊嚴寺(隋時名東禪定寺)僧智興律師。俗姓宋。洛州人也。謙

約成務勵行。堅明悲心洞徹。樂行無諍。大業五季仲冬之月。交掌綿那。時有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中路遇患身死。初無凶告。忽通夢其妻曰。吾從駕達於彭城。不幸病死。生於地獄。備經五苦。辛酸叵言。誰知吾者。賴以今月初日。蒙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聲。響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解脫。今生樂處。思報其恩。可具絹十疋。用以奉之。幷陳吾意。其妻從睡驚覺。惟夢所由。與人共說。物無信者。尋又重夢。及諸巫覡。咸陳前說。經十餘日。凶問奄至。恰與夢同。果乃奉絹與之。而興自陳無德。並施大衆。或問何緣感此。答曰。余見付法藏傳。罽膩吒王劍輪停事。及增一阿含鐘聲功德。敬遵此徹。苦力行之。每至登樓。寒風切骨。露手提杵。肉裂血凝。致敬注心。厲意無怠。又初則願諸賢聖同入道場。後則願諸惡趣俱時離苦。不意微誠。遂能遠感也。

知淨之語不通於俗。乃至早須廢捨等者。立謂俗人不須云知淨語也。如掘地等俗直得作。不須知淨之言。故曰不通於俗也。言及以自爲者。謂此知淨之言。亦不通比丘自作也。謂不得他比丘掘地云知地等也。此解非也。慈云。道知鐘之語亦不得語俗云知鐘。自打時亦不得言我知鐘。故言不通此意。明俗人與僧同得作者。不用作知淨語。故言不通於俗。及以自爲也。若唯俗得作。僧不得作者。則須知淨之語。此解與羯磨疏同。故彼疏云。有人言知鐘者。云是淨語。言打鐘者不淨語也。無此知淨。自不得爲令他作之。故云知也。鐘則不爾。自他通用。不有種相。何須避之。當部言打其事極多。人畜非情咸有其戒。可改之爲知淨乎。故智論楗槌。阿含擊楗槌。五分打三通。註中檀擊鐘鼓也。然以知淨之言。別有所爲。故翻經之家。隨以此方一相往翻。莫非物觸聲發也。故知鐘之言。雖非巨害。然是知法之人大忌也。上來釋集僧軌度篇竟

若作法界則有三別者。謂大界戒場三小界也。有戒場四處集僧。各得行事等者。深云。雖明四處集僧。不相妨礙。若准羯磨疏明。若作說恣則內外通收。以威攝僧綱紀。使內外同崇。不許迯避。乃至外界戒場見

相便求。即其事也。勝云。既言四處集僧各得行事。詳此文言。全無通意。但得名局。淮羯磨疏中云。行法不同。若作其餘羯磨。則隨界分局。人不相集。即如今文四處集僧各得行事也。若作說戒自恣。則內外通啟。以是攝僧綱紀。如前已引

當律無文。諸部詳用者。即如下引聚落道行水界並是他部文也

初聚落有二者。即可分別不可分別曰二也。其可分別復有二種。一僧則在無易委。二聚落既周院相可悉。云何名為聚落。村伍為聚。隣里曰落。蓋此方言也。又解村伍曰聚。彊畔曰落也

隨聚落界是僧坊界者。撿十誦云。諸比丘於無僧坊聚落中。初作僧坊。未結界爾時。應齊幾許。佛言。隨聚落界是僧坊界。立云。此據聚相既周制依聚集。若有僧坊僧坊相周。但依坊集。濟云。淮鈔主意更別立伽藍自然界。與聚落界。雖四相是同然名則別。約十誦及古師唯有聚落界。不立伽藍界。今文中既立隱於聚落位中。若藍相不周。則淮不可分別聚落。齊六十三步集也。藍相若周。則齊藍集。事同可分別聚落也。雖然終不以俗人宅院周。即同名可分別。要齊一大村聚為言耳。注下文齊行來處者。此指十誦下文。彼律第四十七云。憂波離問佛。若比丘聚落中初造僧坊。齊幾許作界。佛言。隨聚落界齊行來處。律文如此。賓云十誦衣界僧界勢分等也。彼律第五離衣界云。聚落界者。若鷄飛所及處。若慚愧人大小便處。若箭射所及處。述曰。淮有百步許僧界云齊行來處者。古人義淮應百步也。立云。齊行來處。謂箭射所及。雞飛所及處。齊此內須集。勝云。齊行來處者。此制分齊者。約制撿挍攝僧分齊。非是界。但恐門处有近僧入蘭妨法。故遠召之。故云齊行來處也。故羯磨疏云。齊行來處者。此制通接。恐妨界內必作法時。身在門外亦得兩成也。注云四分聚落界取院相者。謂齊院相內集不同十誦齊行來處也。四分自然衣界有勢分。此僧界無勢分。須知十誦僧界有勢分者。部別不同。礪問僧界衣界二種自然。何以自然衣界獨有勢分。自然僧界乃無勢分者。答。咸是開急就緩。故所以爾也。衣以遠

為綫故開勢分。僧以近為綫。故無勢分。若僧從衣。有反成難集。若衣順僧。無衣成大急。故使二界有無理別更問作法衣界。便無勢分。自然衣界。則有勢分。既等是衣界。何以有無不同。答開不重開故也。寶云本制隨身。今開結攝衣界者。已是一開。更許制分。則是重開之失也。又依大界成。故又復作法限約故也

蘭若處有僧坊欲結界等者。此問意。汝既聚中無藍則依聚相集。向若有藍。但依藍集。我今蘭若亦有藍得依藍集。不此問蘭若意。欲顯其可分別聚落。謂借蘭若之藍。以顯聚落之相。欲明蘭若合齊五里。但為有藍故依藍。然此藍相與我聚相義。既不殊。明知依聚而集。即得也。問意如此

答十誦隨聚落即僧坊界者。此引十誦文。取其文下之義。以答他問。謂十誦聚落與藍義。是同無藍有聚則當藍。今此蘭若既有藍。直用依藍。不須依蘭若五里也

故下文無聚落蘭若等者。即十誦第五十三卷中。波離問佛。若比丘阿蘭若處。初起僧坊。未結界。是中齊幾名為界。答而一拘盧。是中諸比丘應一處和合說戒及作羯磨。不得別眾。意云初起者。謂先無僧坊。今欲作之。故曰初起也

僧村四相二界不別者。謂藍聚二界。僧用籬墻塹柵為四周之相。故曰四相。不別。勝云四分律第一卷中。明盜戒。顯村有四種。一周匝垣墻。二周匝柵籬。三籬墻不周。四者四周屋也。此名村四相。後至離衣戒云此僧伽藍等。釋其藍相。如前盜戒中說。既將藍指村當知二界不別也。濟云今欲明可分別聚落者。約據大羅城相周名一聚落。或可村中四邊周匝柵籬名一聚落。不得約俗家一宅雖四相周。不得名聚落。不得約此宅集僧。且如二京諸坊。坊坊中雖周匝院墻。亦不得名聚落。以有大羅城圍遶。故若於此處集僧。皆須六十三步為其中。有人來去。不可分別知之。故也。必院相不周。乃可依蘭若。者此猶結蘭若界意也。此上是可分別聚落。今作兩句束之。若聚復無藍。須作六十三步。若無聚有於藍。不依六十三。濟云此意顯有伽藍自然界也。十誦既云無僧坊聚落中。則依

聚落集明知先有僧坊聚落中即依僧坊集。此文中意只是欲顯伽藍相周。不須依聚落集上解可分別聚落義竟

若聚落有僧不可知者。此下明不可分別聚落羯磨疏云不可分別有二。或約僧之來去雖可知者。或約處所散落不知際域故准祇文齊六十三步以村聚散落無有垣壍又僧雜鬧往返難究指步爲限撿括易成也僧祇文中名爲菴婆羅樹界謂舍衛城有一婆羅門種菴羅樹即佛世尊具一切智便往問佛云何方便種菴婆羅樹能使根莖堅固枝葉茂盛華果成就扶疎不相妨礙。佛告言以五肘弓量七弓種一樹如是種者。能令其樹具於上事。其人得佛示已即去時憂波離因問。若有處所城邑聚落界分不可知者。若欲羯磨應齊幾許名爲善作羯磨。便令異衆各各相見而得成就。不犯別衆。佛言五肘弓量七弓種一菴羅樹齊七菴羅樹相去爾所作羯磨者。名爲善作羯磨。雖異衆相見而無別衆之罪。也不同前解乃王廢立者。謂不同昔人之解也。古師及礪皆云七間。故羯磨疏云。昔云七十三步半者。錯筭七間也。僧祇疏中。七樹六間。猶如四分衣界八樹中間。諸師衣界止計七間。如何僧界七樹非六間也。有人執舊見云樹限兩頭。各有勢分。故各分半。還是七間。又云周圍種樹。猶如月暈。故有七間。又改僧祇爲八樹字。斯之我愛穿鑿太甚。何處有樹。即以樹量。律約世情假以相顯。中間七樹二衆兩頭各行僧事相對既爾縱廣四維例集可知律剋二身故以樹限若取當分皆半折之則自分之界唯三十一步半耳准羯磨疏云凡集僧有兩位一者聚落。二者蘭若(不立道行水界)言聚落者。引可分別。一同鈔說文言僧祇八樹中間者七十三步半以爲分齊此就不可分別大聚落說據此今鈔破於礪義也二明蘭若集僧一如鈔中賓云僧祇律七樹章云八樹者以其此律護衣戒中蘭若言有八樹影帶此文即言八樹然疏意云僧祇數間故云七樹間即七間也。此律數樹故云八樹理實二律同實八樹(述曰)疏意雖然應言七樹六間六十三步者好疏主以見此律護衣戒中八樹之間即將祇律七樹之

間相和會也。謂二文相似。據理有八樹之內則有七間。故祇言七間也。四分言八樹者。即據樹體。祇言七樹。即據樹之間。有其七也。於此蘭若。略有六種差別也。

謂頭陀者。謂頭陀之處蘭若也。去村五百弓。弓長五肘。亦不明其蘭若大小之㝵。但明去村遠近。如下頭陀篇述也。寄衣者。蘭若比丘佛為法僧事和上闍梨等事。將衣寄村。身往東西。限之六夜。盜戒者。空野棚外處。如祇中。有比丘於聚落外空地盜他衣。佛問汝云何不聞我制戒不得不與取耶。答言我知制戒自謂城邑聚落。不謂空地。佛言。癡人聚落與空地皆是不與取。有何等異也。僧界者。即自然僧界。是此所明也。衣界者。謂於蘭若護三衣。四分得齊八樹之間。故下文云。假以樹㝵大小是也。然彼蘭若與僧界蘭若大同小異。同者。謂㝵同。但衣界有勢分。僧界無勢分。又衣界則不定。謂有樹車等界。後來則隨界攝。若僧界。不論樹車之來去。常有齊限。限五里也。若有難淮見論唯七槃陀㝵。已上並立解。景云。衣界蘭若唯得二十五肘。難事者。景云。謂蘭若有賊難等。寄衣置不良家。是不作日限也。礪律師不云難事。直有安坐受食也。且明僧界。餘下廣明者。謂頭陀篇中自明。蘭若盜戒隨相中自廣明。衣界隨相三十中。自明難事三十中明之。上雖列六。五是汎明也。意欲正明第四僧界。若無難五里集僧。若有難齊七槃陀集僧。計得五十八步四尺八寸。此論集僧遠近。若結界隨其大小。如下結法中。礪羯磨疏云。見論蘭若分齊。計七槃陀羅一槃陀羅二十八肘。合一百九十六肘。肘各一尺八寸。計有三百五十二尺八寸。總計成五十八步半一尺八寸。私云。還是五十八步四尺八寸。一同鈔說。羯磨疏云。槃陀者量之極名也。由如此方丈尺。亦是量之極名也。注云。一鼓聲間者。立云。此未可依。羯磨疏云。鼓則鞞鼓不一。故其聲亦有遠近也。鞞是小鼓也。鼓者大鼓也。濟云。鼓有大小。聲亦遠近。不可約之。且如屈隨音聲。此是胡樂中有鞞鼓。其聲全小。次則平常齋音聲中三个鼓者。其聲稍大。亦未能遠。如太常家揺五帝師子及降大定破陣樂。則打大鼓。此是武樂。其

聲則遠。此皆表武聲也。當乎音聲。此是文樂也。更有
大皷如天子禮事。則大備打振威皷聲應百里也。巳
上如文武皇帝封華岳。竟大備入京打振威皷聲至
蒲州。此皷聲遠。豈爲量也
雜寶藏翻五里者。撿彼經中。明鹿子母夫人緣。一同
報恩經云。云山中道士令女往餘道士住處乞火。步
步跡下有蓮華出。意明其兩道士住處相去有一拘
盧舍。秦言五里也
五十八步四尺八寸等。者爲有難故如此。上釋蘭若
義竟。六百步爲拘盧舍者。十誦云。拘盧舍者長五百
弓。弓長四肘。則計一弓有七尺二寸。如十誦律說。則
有六百步也
潮水不得者。謂潮來是水界。潮去是陸地。疏云以作
溢故。及水中樹根者。撿見論文云。水中自然界者。若
擲水若擲沙已外。若有比丘不妨取水。常流處深淺
皆得作自然界。潮水不得。若在船上布薩。應下矴下
矴者。此明船上作法。要須住船。若別人對首法者。隨
去亦得成就。若下相不得繫著岸。若崩岸有大樹根。

在水中。不得繫着。若擲水內有樹根。應斫去。若不斫
去與陸地界相連。爲界別故。所以不成法事也。若水
中石木悉是水界。謂離地者。立云此明離陸地。非謂
離水底之地也。有人問云。水中石木既與水底地連。
何故判得。答舉例如比丘脫衣在岸。入水洗浴。明出
失衣。此比丘脚豈非著地。由是水中與陸異。故亦失
衣也
今更總論二界之體者。即作法自然名之爲二也。若
三種作法者。即大界戒場三小界也。隨其分齊亦無
方圓等者。即是院相山谷林樹等也。不可分別人解
不同者。謂不可分別聚落古人各解不同也
此二衆相望不論界相者。立云今由兩邊各作法。故
相去六十三步。恐兩衆自然相交錯也。若但一邊秉
法。唯須一面三十一步半。今言不論界相。唯三十一
步半耳。今言一面六十三步。非是自然界相有若干
也。今行事家深防。故半倍之
答諸說不同者。勝云有說六十三步爲界。餘僧在外
不妨。有說六十三步爲我界分。彼異衆界分亦有六

十三步。須在我界外。若在內有錯涉。故二衆相望須一百二十六步。方得行法也。注云不問秉法不秉法者勝。云對於古師。故有此言來也。古師意秉法有界分不秉法處無界。從不秉法處。縱在我界分邊無過。下文云。恐有錯涉過者。意在此也

言無錯涉之過者。濟云此明兩邊各秉法。各有僧要相去六十三步。恐兩家自然界相涉。即是重界。故不得減六十三步也。據其實體。一家只有三十一步半。若兩家相望。則共有六十三步。若減則有錯涉也。四維有餘無教可准。洛應師云維者隅也。只是四方之角也。故俱舍云方五斜七。圓三直一。此明所圍若一尺。能圍則有三尺。故知言定方者非也。方取角則有長也。故明了論合角量取意正。防此文云弟子隨師方面遊行等者。立明十誦云方一拘盧舍。古人云界方者非也。但是身面所向之方。即喻如弟子隨師方面遊行。豈不得向四維耶。故知是方也。了論合角量取乃至

定方須廢等者。若方量取。四維有餘。故約角量明知圓也。應作高音。謂八方各有若干之量也

上明處竟。從此已下正明用僧分齊也。此宗四種論僧者。謂四人五人十人二十人僧也。此是四分之文。故曰此宗。所爲之人。通攺能所者。如捨墮懺主爲他懺罪爲能。若秉單白爲衆所量。是所。又如威儀師在衆被差遣問難時。是所迴來單白是能。又如自恣時五德被僧差時。是所至自單白和僧時。是能。能則是足所則非足。由所爲僧所量。故不得入今用數也。言相有乖越不入僧數者。此明別衆之人。固非入今用數也。通而辨僧有七種等者。鈔主對古師之言。以古人但四人成僧。三人非是僧。故羯磨疏云。有人但取四人爲體。以三人以下不名爲僧。故文云大衆者四人若過。維心云。四人名僧非三人。故由大聖鑑物知三人已下辨法未盡。四人已上作法成濟。更標勝德。故獨名僧。宣破云。今若互約衆別兩法。互有通塞。俱非盡辨。應不名僧。然則不爾。當分通辨號弘法者。何得不名秉法之僧。古人迷名。謂僧異數。今翻爲衆。止是數收。云何爲七種僧。今則略出其相。一者對心念

相鈔作僧

法立一人僧二謂對對首法立二人僧三對展轉法立衆多人僧四對於衆法立四人僧如說戒等五者五人僧如自恣等也六者十人僧中國受戒也七者二十人僧爲出殘罪也下五人十人二十人爲緣故分也各有成敗不同廣如別鈔者羯磨疏云有人但依律本約數明體謂一人衆多至於四人並取三根淸淨無非法相便成僧體如對一人持說告白若非足數雖舉不成故僧祇云僧無破戒不淸淨也又十誦云淸淨同見是名爲僧也

前之四相若取能秉法名僧四人實辦一切羯磨者立明四人僧能秉一百三十四番羯磨但爲自恣事要須五德受戒事善心難生故取十人爲增上境也若論出罪四人亦合秉法理亦應成但爲成多僧表作法是難使懺人慇重故也今隨事用故須三別者即謂約上受戒自恣出罪之事事須用五用十用二十等故曰分三別也以四人實能秉一切羯磨由邊方受戒用牒和上名入法即是所爲不在僧數故須五人自恣由牒五德入法故須五人標其羯磨但四

僧本文攝

人僧用十人二十人僧亦約事須故曰三別又可云應是約心念對首衆法曰三也故羯磨疏云明立僧相之所由者古師云凡人法本與元爲前境境殊三位位分三法隨法立人故分三相即如上一人至千僧也莫不由事有優劣故使人殊多少以法對人人分三位將人約法法亦三乖異法分人自有區別故須隨事便立三相就後位中分爲四別一者四人二者五人三者十人四者二十人僧也礪云僧雖有四（四人五人十人二十人）位約爲兩前二法爾後二逐情言法爾二者四人僧爲成說戒防未起之非五人僧爲成自恣除已起之罪言逐情爲二者十人受戒爲欲生善二十人出罪元求滅惡位事兩通離成四僧亦可約受隨分別五人十人對受立二中邊不同故若四人二十人對隨立兩已未不同四人說戒防未起之非二十人出罪殄已起之過也作此分別攝法斯盡以一切法不在受隨故也問能秉法僧既有四位（四五十三）所秉之法但唯三者（單白白二白四）解云非是一僧不得秉其三法四僧通用三法但以受隨情法故立四僧

如前已釋。法中唯立三者。既所作事。有上中下異。故對斯三義。立三羯磨。如說恣是常所行。既是輕小。但用單白。等如結解諸界受日差遣事。是中品。故用白二。如受戒懺罪呵舉擯諫。由事是大。故用白四也。羯磨疏云。有人言。僧雖有四。體相分二。初一爲體。非四不名爲僧。後隨事分。故有三別。自恣邊受。體須四人。但陳已罪。即須舉處。若非德用。濫坐僧倫。故差一人。爲僧事境。和白面告。元言表淨也。方隅僧少。前受心慇。四實濟緣。事須別問。若不差遣。無由輒往。問淨返白。前緣方辨。事兼受隨。通用五人也。中國僧多。善心浮雜。前受生慢。故倍前五爲十人。僧二篇隣重犯悔情浮。故倍中受爲二十人僧也。三僧乃異。莫非約事濃薄。半倍增人。方成前境。猶如受日法三品倍增類知。可解。問受隨同五。邊受減半。據受此殘。邊方出罪亦開十人。以不答非類也。邊隅僧少。俗緣拘礙。若不開聽。永沈生死。開有益也。懺殘不爾。初既誓持。終便順犯。本無慚愧。垢心厚重。若開十僧。增長諸惡。謂懺易成。則乖機候。故不開十。所以要須二十。故戒本文云。若少一人。不滿二十眾。是比丘罪不得除。即其義也

若據自行。以成僧體。並須清淨者。立云。若望自行邊。須清淨。要須體淨。故下文云。以犯者不得聞戒等也。以有犯者不得說戒者。羯磨疏云。戒法體淨。擬軌將犯。今自沉溺。何能極救。故不可也。不得聞戒等者。說序之時。文言具悉。有罪者當懺。淨者嘿然。今心停罪端。然歷淨。虛欺賢聖。甚自負責。又不可也。言不得向犯者懺悔者。以其罪穢。思除引證。對息前既有瑕。無由遣累。又不可也。犯者不得受他解罪者。懺名上起前可染污。何能生他後斷之本。故制不可也。即如經云。自既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即其義也

廣如足數法中。者下足數文云。若聽以天眼耳看僧淨穢者。人雖無過。若聞說者則妨亂事多。以斯緣故不聽說也。故云但以肉眼見聞等

〇足數衆相篇第三

上來雖明集處遠近。未陳染淨。若體衆眞僞相雜。則非應法。徒集無用。故有此篇來者。爲簡擇其浮濫。先

明來意者上言集僧遠近兼明數滿足於應法須具緣成若淨穢混同人非應法徒施作法於事不成故此篇來也注欲明淨穢足不足之相者然僧雖現集約體清淨或恐相有乖違義非僧用即成別衆故有別衆法附也立云由別衆與足數義相關涉故附此篇出也

上已明其來集者將欲生起今文來意故且結前篇也而用僧須知應法者即是生起今文也欲明僧雖已集集須辨事然僧有多種即如多論云略有五別一者群羊僧二者無慚愧僧三者別衆僧四者清淨僧五者第一義諦僧言群羊僧者不知布薩行籌說戒自恣羯磨一切僧事盡皆不知猶如群羊故得名也言無慚愧僧者舉衆共行非法如行婬飲酒過中食凡是犯戒非法一切同住名無慚愧僧言別衆僧者如羯磨亡比丘物以貪穢心客比丘來不同羯磨凡是隨心別衆羯磨名為別衆僧也言清淨僧者一切凡夫僧持戒清淨衆無非法名清淨僧言第一義諦僧者即四果四向名為第一義諦僧也今言應法者取其第四凡夫持戒清淨之僧也若托事無違雖非僧體堪成僧用者立謂內雖犯重外無三根又未自言故闕成用相非隱沒離見聞同集行事故云托事無違也必於緣差脫不妨清淨入非僧攝者立明如下初門中人體是清淨由隱沒離見聞等以相乖故是不足限以此二途故當料簡等者結前生後也取捨自分者立明我今作此分別得識其是非若是足者須取非足須捨故曰自分也

托鈔作託

就中例四者謂總作四門收束下則一一隨釋初明體是應法於事有違故不足者此明第一門總依諸部列出雖是淨僧以隱沒睡定等由於相乖故非足也二體境俱非假緣亦不足者立云十三難人本受不得戒名體非尼中四人名境非雖假其三根未彰之緣亦不足緣此是古師義鈔主雖引來用為標門下解釋中則異此意亦云標門順古言釋中違古義至下文則云若爾自言亦得足數若言竟始是不足古人則言體是不足縱不自言作於淨想亦是不足也恐此解非也未必標門與後解對面相違今詳文意

稽自調直言體非者即十三難尼等四人故羯磨疏中尼等四人邊等十三及白衣等並屬體非也言境非者三根外現也雖假緣者謂雖假不隱沒不睡定之緣亦不足也第三門問云體雖非僧於緣成足何故不言境者以境一向是如故不須論也謂無三根可顯名境如也雖自體非以爲境如故足也言於緣成足者非爲隱沒等緣也（此解好）又言體非僧用於緣成足者即第二門中人也十三難等尼等四人由來曾言三根未練雖體非僧以假不自言之緣或可假非隱沒之緣故開足也四約緣有礙不妨成法少分不足等者謂呵責等四羯磨人不足證他治舉羯磨得應其餘生善法事故言不妨成法雖得應他餘羯磨不得呵羯磨以行法在身奪三十五事中不得呵羯磨故言少分不足也又解此四法人及懺殘等人雖應一切餘生善羯磨然於呵責等法及與他除罪各自不相足故曰少分等

上來分門已竟下則一一牒釋四段不同今即是初所爲作羯磨人者即是乞法人爲僧所揖不落僧數故不足也從此已下約鈔映羯磨疏中通計諸部有六十人不足數四分有三十二人十誦有十五人伽論三人僧祇九人五分一人即病人背羯磨者是也今文中約四分前列二十八人更將下行僧殘懺四人加之淮瞻波中唯列二十八人體不足數今義取懺殘等四人故成三十二也然僧殘等四人少分不足非體不足故瞻波不列故別列之到下文更平章故成三十二人十誦前列十二種人還將下懺僧殘二人成十五人何故二文雙列由四分則正行懺十誦則行竟以遠近有異也僧祇九人者即隔障等四并行住坐臥四儀互立及與欲人爲九也餘者可尋若此計會下文易見今初門中四分列六人十誦列十二人前正列有十一後加白衣成十二人伽論列三人可尋僧祇有九如前已釋下文十二種人者此是句家枝分也其下第四門中行僧殘人與呵責等四羯磨人有異故有不足別懺殘等人以犯次死罪深難拔雖行法在身根本未拔壞衆義備故不足數若四羯磨人但犯小罪情過可呵故足數收首疏引

多云。以不足數。都合六十三人。不足數合七人。偏不足數。行覆藏等。四行竟等三。故是七也。言偏者。謂此人大分得足。但望悔殘出罪等法。名爲不足。故言偏也

餘非無此義故捨戒中乃至謂不足數也等者。立明四分不足數文中且列此六。文則不云顛狂等不足也。然非無不足之義。下捨戒則云對顛狂人捨戒不成。捨對啞聾人捨戒不成捨。今案此對首小法尚爾。羯磨大法固然也。但是文闕義合有之。故曰餘者非無此義也

十誦睡眠比丘若聞白已睡得成擯人者。謂且舉擯人一法。餘須例之。又復是十誦本緣也。檢彼律云。憂波離問。若睡眠比丘衆僧擯得名擯。不答。若聞白已睡眠得名擯。又問若衆僧睡眠擯一比丘。是比丘得名擯。不答。衆僧聞白已睡眠得名擯。若憒鬧亂語等皆約擯人上作之。必聞白已亂語憒鬧者。皆成擯事。此上約能所通論也。立云。聞白已開成者。爲已知梗概也。亂語人等者。約口業不足也。言憒鬧人約心業不足。立謂心攀緣覺觀也。樹上比丘十二種人者。羯磨疏云。樹上者則須知比丘在界內外。若枝委界外地者。身在界內。是名別衆。界外非別。若不委地內外俱別。而是不足數故也

餘同十誦者。深云。伽論明不足之人更多。今列三者是與諸部不同者耳。彼文中猶有但相同十誦。故云然也

祇文半覆半露等者。謂有兩出相竝而明之。前句半覆半露。但論施隔不論申手相及。後句半覆半露。則云申手不相及。則無隔障也。如別衆中者。如此篇下文別衆法附文也

義加醉人者。此非約醉人秉法也。謂醉人在衆中坐。不足數也。言自語不解者。此既醉竟出言自亦不解也。顛倒異言前人不練者。謂醉人自言尚自不解。怨鬧僧秉羯磨。或顛倒或異言之時。其醉者何能委練也。詺此醉者爲前人也。不解之人是不足攝者。喚醉者爲不解之人也

就中相隱難知。隨初解拆乃至不入僧用等者。謂更

牒前文來以釋也。隨前解釋故曰隨初等。餘亦可知」四人受日四僧不列亦應得成者。此難意。緣前既云所爲之人。不入僧數者。何故律文瞻波法中。解四種僧云。四人僧者。除受大戒。自恣出罪。餘一切羯磨應、作。五人僧者。除中國受戒出罪。餘一切如法羯磨應作。十人僧者。除出罪。餘一切如法羯磨應作。二十人僧者。一切羯磨應作。前四人僧列所除中。既不云除受日。明知四人即秉受日。謂我身是一。并身外有三。即成四人。何須五也。據四人僧中所列除者。不除受日。明知所爲之人。亦入僧數。答一人所爲。三非僧故不能秉法等者。此意云。律所列者。皆取能秉之人。以成四僧之體。若所爲之人。本非其數也。言文不列者。指律文也。言事同五人者。立謂受日之事。能所是五人也。此正答前問云。事須五人。非謂法須五人也。若法但須四人耳。礪對此即問云。自恣亦含所爲之人是五。即列出五人僧中。受日亦含所爲之人。是五。何故列在四人僧中。答差自恣五德之時。及五德和白之時。實是四人僧用。今正取白竟受自恣時。是五人用。故始終須五。不同受日也。事同五人。並是所爲者。何故言並是所爲。此文難消。今以情求。謂受日中。論所爲則是五。例其餘一切羯磨。如處分杖囊。離衣六年等。皆是約能秉是四。若論所爲。受日離衣杖等。能所今五。故曰並是所爲也。今言並者。只是將離衣杖受日等同。然故曰並也。故礪云。自恣要五人。若但四人不成。差治故要五人方成。僧用若爾。受日處分離衣六年等。亦須五人。應五人僧收答。受日是別。爲不得五皆受日。故所以非類也。述曰。謂自恣爲衆而作。故五人皆各陳詞自恣。受日爲別人。不可五人同皆受日。但是四人爲一人受日是也。故受日等。唯四人僧攝。若爾。我亦五人。盡須受日。更互作法。應不得成。答五俱受日者。理是成限。然非一時作羯磨。故前後而作。即是別法。上言不成差治者。差五德也。治謂舉得罪法懺治也。爲他作故者。不爲自己。所以四人得成也

井窖者。如比人掘地爲孔。中安床榻。夏入。承源比丘若處其中。衆在其外。相望成別。非足

其相如室宿中說者勝云。下隨相中明室有四。一四周障上有覆（即同一堂內有隔也）。二前敞無壁（即長行房檐下兩頭有隔）。三隨覆不遍（即周匝同院一門上通覆門中央）。四雖覆遍而有開處（有遍覆障上少隔明孔）。此約室相。戒在此室內。不得離見聞也。若室相不成。離申手外即不足數也。立約室相不成作九句。亦指隨相中與女同宿室相九句。三三分之。初三者。盡覆半障。二盡覆少障。三盡覆無障。次三者。一盡障半覆。二盡障少覆。三盡障無覆。後三句。一半障。二少覆少障。三無覆無障。此九句室相不成。在此室中。離申手即不成足。恐立引此不當今文。約離見聞合引室成者。以辨若室相不成。唯論申手何論見聞。前勝解與文相應。如義鈔說者勝。引羯磨疏云。間見離聞中為俱為互。約誰辨離成不足。解云。皆望此座展轉不約作羯磨者。如轉輪高座說戒八萬人自恣。何由普聞。但取相連。即非別眾。故是足攝。故五分中三種羯磨房少不容。聽出在前後簷下及庭中坐。雖不了語。皆為法來。並得廣如彼說

別住者。即界外人也。濟云。古人解言。別住者。謂是界內餘房不肯同集。名為別住也。南山闍梨則云。是異界名別住。只是界外也。濟今助闍梨一解。云亦非界外。亦非餘房。直是國輪別住之例。謂言是我界內之所攝。即將入數。故有此非法也。以界分不知冥然在外。至故云不足者。謂是前代人結界。後進不知標相處。所則於界相中間作法。三人在內。一人在外。今謂此外之一人。謂言在數。故曰冥然不足也

由前界外不成。謂言在內得者。明其此人例於前文也。前既界外非足。我今在戒場。既是大界內。應當得足。今解不足。由中隔自然與外自然何別也。此二界同在自然不同一相是別界故者。私云。言此二界者。一約界外蘊充數者。一約戒場上。此二處俱在自然之中。故曰也。立明大界在外自然之內。戒場在內自然之內。莫非俱處自然之中。界相復別故也。羯磨疏云。雖為大界所圍。兩不相接。中留空地。即異界收也。准此僧數必多。亦許成就者明。具如受戒唯用五人。今若長有七八。縱有兩人睡定。但是五人之外。亦應成法。縱在房中睡眠醉亂理亦開成者。立明既在眾

中睡定。不足僧數。開非別衆。今在房中睡眠。亦開非別。其此義稍難用須知餘同羯磨法中。者指下通辨羯磨。中更明此義也

狂等三人乃至不得別他等者。立云若常憶常來。是足是別。不憶不來。非足非別。若互憶忘此人若得法已非足非別。若求得法是足是別。狂者十誦五緣。故令人狂。一因失財故狂。二因失親故狂。三因四大不和故狂。四因田業人民失故狂。五宿業因緣病報故狂。痛惱心亂同狂。三者。深云。痛惱纏。身使心悶亂。不同。重病但是心之不樂。此心亂人。與狂同也。痛有輕重。或常有痛。復有時痛不痛。故曰也。若常痛常不憶者。非別非足。若少少痛。或時時痛者。是足是別

痴鈍人者。且如受戒雖久。絕不學問。痴無所知。不閑教。相通是此攝。若在露地作法。與痴人相同。坐二堪足人。坐處相望中安痴鈍之人。申手不及足人。雖及痴人。名爲不足數。亦名別衆。量由痴者。雖在若無。無知新學。不識羯磨如非。亦復如是。必言解羯磨齊文而已者。羯磨疏云。今約痴鈍事義。須知夫羯磨者。爲

＊在鈔作僧

通和。忍隨文解意。則非愚限。故即世行事。只論身足。及問是非。涉同河漢。今出愚相。略有五焉。誦文合眼。恐有停延。緣入非違。傍無人覺。此一迷也。或同誦一法。前後無乖。文相能。所不識彼我。此二迷也。或約文謹。攝深練自他。增減乖務。事法錯濫。不召令住。此三迷也。或文句乃明。牒事非濫。人有別緣。是非通默。此四迷也。或人法乃具。事局界境。成不冥然。端拱送忍。此五迷也。觀此五迷。深明四法。徵爲弘獎。僅涉僧倫。齊五所收義歸不足

與欲之人心同身乖。者謂通四內作法不成。雖心同身乖故也。疏云。堂中作法通取欲者。以入現數。故非也

謂同覆障而別隔不成同相者。謂同一堂。中上有覆四周有壁。中間更施隔相成非足也

半在階下中間施隔乃至雖非同住之相等者。深有二解。一云。如一室內齊揀一邊覆。一邊不覆也。二云半僧詹下。半在階下。中間施障。亦非足也。濟云。半在詹下。即是半覆。半在階下。即是半露也

露地申手不及者。濟云。今時露地說戒羯磨。戒師在高座上。有其高座。或高一丈。如安國福壽之高座者。卽高座上人與地上人申手不及。卽是別眾。非足數也。古人云。屏不離見。聞不離申手。述曰。淮祇文立也。深云。要直交手兩邊相及。若低身交手及者。亦名不足。其覆處室相要四周。或三周有壁。亦名室相。若兩面周。卽同露地。皆須申手相及坐也。此言相顯者。謂在露地。名為相顯也。要在申手內。此上並約淨僧相乖。故不足。亦須相內者。卽前乞法之人是也。上釋體是應法。於事有違。亦不足數人義竟

二由具二非者。卽體非境非也。十三難人。本受不得戒。名體非。尼中四人。名境非。此解非。立又云。犯重比丘。及十三難人。尼中四人。三根若現。名境非。好之解言

假緣不足。者假身相同集。非隱沒緣也

若為比丘羯磨。以比丘尼足數者。濟云。此明尼作比丘。槩束許稱僧也。有人問云。尼人合著大比丘衣不。答。據諸聖教無文制不許著。然以義求。卽不合著。案四分下文。佛三月靜坐。唯除一供養人時。和先等六十頭陀來見世尊。佛種種稱贊頭陀之行。時諸比丘。捨衣成大積。作非時。二部現前施會中。既有尼。諸比丘不敢將僧衣與尼。問佛。佛言聽與比丘尼。非衣非衣者。卽衣財段。未成衣相。故曰非衣。據此文意。尼若得服僧衣。何以但將非衣與之。明知尼不許著僧之衣服

答解者多途。者羯磨疏云。有人解言。僧取體如上。既乖法宴然。不足。礪疏云。三舉二滅。十三難等。雖不自言。未有三根。約體亦不足數。但得成持欲。以是直通僧命。故不自言。得表情和。故成與欲。足數約體雖不自言。亦不足數。礪雖此執。終違十誦明文。彼律約未自言三根未顯。開足數也。故今鈔者判之。得足引與欲文。及和上四句來證。彼不自言得足其數也。言如與欲中者。立明彼與欲文云。受他欲已。自言我是十三難人。三舉二滅。十八種人。由自陳故。非是僧。用若不自言。得成持欲。今據此文。明知體雖非僧。以眾不知。得足其數。彼與欲中亦指此文。故序中云隱顯互出。卽其義也。不同前門中知與不知俱不足者。指第

一門體是應法相乖故不足也。彼以體是僧故。不問衆僧知其隱沒。不知隱沒。俱不足也。此第二門要是知。故方不足耳。和上中四句料簡者。撿律中一有從犯戒和上受具後。疑佛問汝知和上犯戒不答不。知佛言得戒。二復有從犯戒和上受具後。疑佛問知和上犯戒。不答知汝知不應從如此人受具。不答不知。佛言得戒。三有從犯戒和上受具後。疑佛問汝知和上犯戒。不答言。知汝知不應從如此人受具。不答言知汝知從如此人受戒不得戒。不答言不知。佛言得戒。四有從犯戒和上受具後。疑佛言汝知和上犯戒不答言。知汝知不應從如此人受具。不答言。知汝知從如此人受戒。不得戒。不答言。知佛言不得戒。四句之中。前三得戒。問破戒和上律開得戒。餘師僧等何義不開。礙解云。和上是根本恐留難。故是以佛開餘師非根本。故不聽開。賓難和上是根本。尚恐留難而佛開餘。既非根本。何不恐難。亦開許。故知不應理也。應更釋云。和上是僧所爲之緣。故聖開之。餘僧體須是僧。故不開許。謂餘僧是能秉法人。要須淸淨故也。

亦歷葬

亮亦云。疏解大錫和上是根本。既開餘非根本。理合更開。何得不開。所以文中及十誦並安若言者。卽四分失欲文中明也。若言我是犯重。若言我是十三難。若言我是尼等也

卽將破戒和上置十人之外。乃至不得用他部者。十誦中將和上置十人之外。彼言和上被擯名入法。故非十數。今不得依此文。故曰不得用他部也。未詳 亮云。昔人謂破戒和上四句中。前三句不知。故得戒者。和上要在十人之外也。若在十人之內。無同住作法之義。則不得也。此解非理。破戒若不堪作和上。在十人之內及外俱不堪。破戒若許作和上。在於內外俱應許。何須將破戒和上置十人之外也。昔人以體不合故不足者。昔人意云。足數皆約體明。以體不淨。和合之義。義不生故也。此古義亦理賓亦同之鈔家不存 礙疏同古足數約體。雖不自言。亦不足也。若論傳欲。一時僧使。但不自言。卽成持欲。亮云。疏雖此判。計理不然。若不自言。亦堪足數。亦堪持欲也

十誦中加一白衣者。卽謂十三難。元本受不得戒。仍

本為名故稱白衣非是俗人為白衣下更明之

上明僧相雖形同出家相有濫故得共法事必著俗服相形明了亦無同法義等者相承解云此明白衣者是著法服相同於僧由本受戒不得故名白衣若身着犍衫理不在言故曰無同法義自意疑之應是通明上來十三難人尼等四人相貌同僧故得共為法事必帶本形誰肯同法也亦有受後難緣須着俗服者亦應同法乃至方無別衆等者立明此是本如法受戒人因王難等暫時還俗亦名白衣此人則足數不得別他不類前之白衣體是無戒故也羯磨疏云有人云先雖具戒有緣須著俗服者故不足數以無僧威儀也南山意不同之不以威儀而定僧體狀內具戒見財法應僧外斷道相為有難緣亦得如五大色不合受持為緣服用豈不同秉於法可以例也三舉人乃至廣如衆網中等者既本無信故作重治棄在衆外義無同法故不足也言廣如衆網中者彼文云倒說四事法說非法犯言不犯或不信善惡二因感苦樂二果邪見在懷障於學路或不達教知而

◆本文無云字

故犯以僧問云何不見犯答云不見僧即遮舉與作不見舉治之為欲折伏從道且棄衆外不同僧事目之為舉作此正法治不見罪人故曰不見舉也言不懺者彼衆網中云罪無定性從緣而生理應悔除應本清淨而今破戒見四法犯不肯懺妄陳濫說言不懺悔垢障尤深進道無日故須舉棄得伏方解故云不懺舉也言惡邪不捨者彼云欲實障道說言不障邪心決徹名之為見見心違理目之為惡亦於戒見四法倒說不信須僧舉棄永不任用隨順無違方乃解之此七治法寔為妙藥持於正法謫罰惡人佛法再興福流長也故律云如來出世為一義故制呵責羯磨乃至惡心不捨舉所謂攝取於僧令僧歡喜乃至得令正法久住等也

並入應滅擯中者此人雖犯重禁衆無知者若有一人見此聞疑則非堪足之例故曰也

第三體雖非僧托緣成用即前門中人者此指第二門中人雖犯重已據未自言三根未露故成足也此中那不言境當知境是如呼無三根為境如也若雖

不得餘作數

言竟無人知者此謂餘方言竟此方未知故得足也則詐作比丘爲師賊住沙彌詐稱大僧是也本白衣時破戒人者謂破五八之戒也

我犯婬盜之類者以自陳說故不在言也

四體雖犯法者是本有戒人但犯過在身不得足他被治羯磨得應餘法事呵責擯出等四人立云唯不應當位四種羯磨并不足懺殘等四種得足餘一切羯磨礪云呵責等四羯磨人但言對此羯磨體是不足既應餘法故不列在不足數二十八人之中此四羯磨亦不足覆藏等四法羯磨也以俱是被治故此是定義

但爲僧治故不得呵者由奪三十五事故也此義瞻波中廣明云此人得滿足不得呵疏家作四句解釋一得滿數不應呵二不得滿數應呵三不滿數不應呵四得滿數應呵律文自解初句是呵責依止等四羯磨人當今此鈔文也第二句是欲受大戒人第三句不足數文列二十八人是也束爲頌曰餘舉滅難爲二十三 神隱離別場（此五兼成二十八也）餘者尼等四衆爲人也餘衆也第四句即反上二十八人是也礪解云初句四羯磨人情過輕微治法亦輕故得滿數以行法在已不入呵限第二句欲受戒人以未有戒不得滿數根本事重是以聽呵此聽呵者亦局在兩番羯磨耳謂是受戒法中前單白及正受自餘之羯磨既不聞秉義不在言問此沙彌若爲得識羯磨成壞而言聽呵解言謂沙彌聰明聞初遍已識後遍非或可督作大僧故識成壞下二句可知上第三句中二十八人不足數不應呵者呵亦不成呵且如所爲作羯磨人如受日差遣人等呵不成呵以不足數故不成呵也縱羯磨聞呵不成呵不止非以二十八中所爲作羯磨人是其一人之數也餘二十七人呵並不成呵須知

覆藏本日者四分列四人十誦列三人此由遠近有異故重列之四分所列是正行懺十誦所列是其行竟行竟則近正行是遠十誦中自有七人今但取其三人餘四同此律故不出也礪疏云瞻波法中通計四分不足數文但列二十八人不足別住六夜等四

人。此體彼法中足數文中不列。到下文犍度中。乃云別住等四人不得互相足數。明呵責等四人類亦然。亦互不足數也。合七人不足應僧殘等羯磨者。此明懺殘。四分四人十誦三人成七人。還兼不足下呵責等四法。能足一切羯磨也。不妨應餘法事。即結界受日等事。並得足其數也。上來四段不同。總釋第一足數義竟

別衆法附者。上四段文。雖明足與不足。其堪足者有乖越則成別衆。故有此文來。足通淨穢。別則唯局淨。故下立四句可知

初應來不來者。此明淨僧體是應法。理須同集。今若不來。名為別衆也。二應與欲者不與欲來。是身心不集者。謂是淨僧有緣。合得與欲。若使與欲。則是送心達身名身心集。而身本有緣事。不合赴來。無有得呵之義。故不得言口不集。今不與欲反之。故言身心不集。不得言口不集也。三現前得呵人呵是口心不集者。謂是淨僧。身來在衆。無身不集。為心不同口發言呵。故云口心不集

初人三業俱集者。上反前應來者不來。此則是應來者來也。羯磨疏云。應來者來。謂應羯磨者便來。簡餘十三難等。不須來也。要唯德行具足。堪識是非者。可有同法之義。故須來也。中者口心俱集者。此反前第二應與欲者不與欲來。今則是與欲來也。應與欲者。即簡非法之緣。雖與不成。今有堪與欲緣。開送心達僧。即表無別。故與欲來。是名心集。欲即心也。身既有緣。無身可集。以心同和口說與欲。故曰口心俱集。有人云。在心既同。口必不呵。望口不呵邊名曰心集也。後人身口集而心不集者。謂身來至僧。口又不呵。心雖不同。但嘿不呵。亦得成法。故曰而不集也。此反前第三得呵人呵。今則是得呵不呵也。羯磨疏云。即簡不合呵者。義無證正也。舍利弗見衆僧如法羯磨等者。立云。其人見僧如法。謂言非法。心中不同。仍不發言呵。名如法也

別衆之稱。唯據清淨一色者。深云。此言是前第二第三門中。尼等十三難。無有別衆之過。雖謂是僧。若別冥然無過。但有足不足義耳。自意云。唯據淨一色者。

◆即人人上二字

約不犯夷名爲淸淨僧殘已下皆未壞根本不得別他故礪疏云行覆藏本日六夜出罪此四人不互足數不互秉法不得別他別則犯別也正以已自有縛彙在法不能緣生物善解於他縛故制不聽更互足數以其非是壞根本故不得別之義張四句料簡如別者即羯磨疏云一是足數非別衆者即淨比丘三業俱集在同秉也又云即律中善比丘同住等由身參衆侶行德昭彰故兼兩位也(即足與別爲兩)二是別非足者謂應來不來即淨僧在房并隱沒離見聞懺殘等七人亦有通局(即是少分不足)如前僧祇中隔障四別等實而應法能得僧事故名別衆身不在僧非足數也三是足是別者如現前得呵者呵也身厠僧中通在數限口須忍默乃有呵制即非同和故是別也乃至僧坐而彼行立背面僧中等是也四非別非足者即四分尼等四人邊等十三人三舉二滅等或是報別法乖(報別即尼等四人，法乖即沙彌也)或是行邊治重(即三舉二滅)體既乖僧不能爲別也

別亦無過則是中間者立謂學悔之人●●上不及大僧下不同沙彌名曰中間也

二解成不者謂所別是何人何人成別何人不成別故下更明也或本非是僧者謂總却結上所列人即十三難人本受不得戒故曰本非是僧也或中途被罰形差病報緣導故開等者被罰謂三舉二滅也言形差者即尼等四人也亦云形差者罷道人也言病報者即狂中三人也言緣導故開者明都結上言也謂此病等人既有病緣以來相導故開別之無過也又解即與欲人是緣導故開與欲則亦不成別衆未論足別者明其既非足數亦非別衆也又云謂此上諸色之人未足堪別只是如此之人不預我別也若對首作法前境濫眞例取僧中乃至更顯明之等者濫是穢也眞謂淨也欲明作對首之法亦須簡却濫僧亦有同別之相例如僧法如十三難等豈堪對首耶下羯磨中約對首亦有七非意在此也衆取威儀相同不用心順者謂如僧祇四儀互作不成要坐立相同也又如舍利弗見僧羯磨心不同亦成法事即下文云心虛實者但令相順心違亦成正

會本調卷上二之五

法即斯義也明知心不同得成法也深云此謂明其非是別衆若論足不足要假心同病人背羯磨者病人來至僧聽仰眠覆眠得成若背成別也

二心虛實者深云心同曰實心乖曰虛自意云此門從前文三四處生也前總明一門竟後鈔主更作義語料簡云今行事者多有別相是從更顯明之巳下此中有兩意謂衆取威儀相同是二也言威儀者巳下兩行則釋上威儀相同意也心虛實者則是釋上不用心順是也勝云約心和不和名虛實也此門從前行事者多有別相文生也同前解

文義明說者勝云凡僧中乞法皆具五法即胡跪合掌等注云必有餘緣者謂坐則緣亦開行立作法也幷病者多則開臥作法也上釋三篇竟

○受欲是非篇第四

上篇簡僧淨穢體若應法理宜同集但爲形居世累緣礙忽生大聚知時事難通約若不開送心表欲成規太急故立此儀彼我同濟故有此篇來也言受者領納得名欲者希須爲義如法之緣通許非法之務

乘疑來

則遮故曰受欲是非篇也

夫事生不意等者慈云本擬同僧秉法忽有病等緣㝵及佛法僧事忽爾而生故曰不意此正明事來非我心作故言事生不意也言法出恒情者立云堂頭僧家所秉一切之法是僧衆恒情也如說戒自恣之法是僧恒務故曰法出恒情也濟云既有緣來理合開其欲法故曰法出恒情也故對情而順其心者立云對僧家之情我心順僧無遣故言對情而順其心心者乃是自巳之心順前僧情也又解謂對其有緣事之情佛以開其欲法順其心情也言心順則於法無失者立明以心順僧情故使僧秉法得成故言於法無失名爲欲也此上總通明欲意如此從然則巳下正明立今門意也然則情事相反者勝云謂情欲赴僧同秉緣事礙故不獲身赴故言相反又解佛法僧病患等名事也情是巳之心情謂不爲前事而許與欲者是故反義也若實有事不禾即非相反也上來解迪弱今更正解謂此下生起此篇之意謂情亦是僧情事是巳家病患等事以有事故不赴僧家之

情故言相反以有如此相反故即須開其與欲之法也故立法以撿之者濟云既有事礙其情故立欲法令其陳辭逐僧僧則知其情狀故曰撿也謂撿校能說欲人爲定有事無事若緣不如者不開說欲也今立此欲門撿其如非之相故曰撿則有事必明也若明故對門而辨者謂立此一門辨其欲也又云由撿其事得明顯故則對我此受欲一門之法也

言機教莫同將何拔濟者明佛立教教本隨機今病等緣事是其機須設與欲與欲之教若不開欲教未隨機既不隨機義非拔濟方能彼此俱辨緣此故開

與欲等者謂既開與欲僧事得成更無方便得別衆故自復濟於病等緣事僧和兩遂故曰彼此俱辦上釋制意義竟

釋名乃至名爲欲法等者有云欲是貪義謂貪樂作前事也文中解爲須爲義此解非理故賓云舊解欲者悕所爲名者不然也此中欲者欲樂忍可也故伽論云樂隨喜共同也梵言闍陀阿路者耶弭(述曰)闍陀此云欲也阿路此云說也者耶弭此云我也迴文讀之謂我說欲也謂作法時樂欲忍可也梵言伊(上聲)車(上聲)此云欲也此即悕須之欲也梵言迦(去聲呼之)磨此云欲也此是五欲之欲也梵音各別其義亦殊上釋欲名義竟辨體者羯磨疏中釋欲體者有其多種從相以論色聲爲體或動其身色或動其聲相也從事以論則有兩種一自有單僧須者如受懺等二僧私互須者如說恣等至期必說說必在僧若不求覓僧便有罪必私逃叛遠出亦犯是知俱須今此鈔如後所立約事以辨也

自有單僧須者如受懺等僧須我和我不必須者大疏意云此望欲法各須不須謂或僧須我和我不必須或二彼相須如說恣等然實義兼開制謂病患等緣皆開與欲曰開也單提中若比丘不與欲者波逸提何問我須不須但一切羯磨不與欲者皆制提罪故曰制也乃至說已後悔亦制提罪

上來三段不同總釋第一制意義竟從此已下第二次明開遮之義也雖非明文非制故者立明律中唯制結界無欲餘事不遮說欲律雖無文合餘羯磨說

合字疑衍

欲然無制遮云不得說謂不同結界不許說也既唯
制結界一法餘者不論明知事非正制故言以制故
結界不開欲羯磨疏云具有三義一者結界是衆同
之本理須並和餘法衆同之末並依後起故開欲也
二者自然地弱力所不勝三結界本興爲存限域護
夏護衣事須委練如十誦云作羯磨人死不知相者
應捨已更結
從此已下第三正明緣之是非義由事非故不合成
者謂不合受欲不成僧法深云不合說欲得少罪不
成僧法是別衆故羯磨疏云無如法緣說欲以事非
故不成是別衆也賓云不然若非法緣而說欲者前
人自犯妄語然僧作法得成由前人心不違僧故其
理決然也然疏中亦判無緣及非法緣說欲不成如
受戒事身合含遮難則羯磨不成受戒不得夏中無
緣及非法緣受日不成破夏得罪藥有八患加法不
成類今無緣及非法緣說欲亦不成亦復如是而六
群作衣說欲至僧行之者此明六群比丘惱亂衆僧
僧欲治罰恐其不受見彼作衣僧即集衆云今有僧

得本文作篤

事並須盡集而六群之內便遣一人持五个欲來云
我作衣僧作法治之故知欲法得成今案此明知作
衣得說欲也其六群比丘者多論第四云一難途二
跋難陀三迦留陀夷四闡那五馬宿六滿宿此是六
群名也僧祇守房等緣並如別顯者撿彼律云說戒
不來者蘭若爲衣鉢王賊禁閉守房等緣是開欲也
欲明今時伽藍廣大有多房院僧盡集堂容有賊盜
故開守房與欲言並如別顯者僧祇中說也
謂無病言病乃至一一人邊三提者約與約說二俱
提也南山闍梨存急云得提古師但說不成得別衆
罪小吉初中四分文不具足義設云者此明正加法
中羯磨疏云律中廣說不正出文今此轉欲故義出
也文分四句初大德僧聽告前憶持二我某甲比丘
自言名號三如法僧事牒所爲事四與欲淸淨正陳
心本心疏云夫言大德僧聽者有人言斯即讚美誠
勅之辭也大者謂出家四果乃是眞僧無學最高故
曰大也雖僧未階必得無障以出家者必得解脫因
中談果亦云大也又云三寶爲言僧田最勝義通餘

◎翻本文作生

◎紜紜作紛

二。如愛道施緣。能生大福。故言大也。又有人言。諸義不無。今所論僧爲簡。小學但取無願。故云大也。所言德者。有所得也。以得善居身。故名有德。出家捨著。福度含靈。戒善自修。滅諸過業。修習定慧。斷結成道。備此美稱。乃稱有德之人也。所言僧者。名和合衆。義如集僧篇初已廣釋也。不須紜紜。取他外部者。謂四分一說。卽成。不勞依祇文三說也

問說不稱欲等者。前問意不稱病患等緣也。今問亦從前問生。欲前後問二所顯義。一謂前問意。不稱佛法病患等緣成不答。云稱者人語。不稱是正本。卽更問。若云不稱是正本。稱者是人語。今縱稱此病患等。不應。於正本然欲法得成。以不卽答得成。餘可解。上言說不稱欲稱(去聲)。勝亦有人。詳此呼爲去聲。謂是事不相稱。作此釋者。應下但說相貌之文。上云稱人。謂出要律儀中明說欲。辭具牒自身佛法僧病等因緣。幷僧家所秉之法事也。彼梁武所集。豈非人語

由文正制不同。僧祇獨行廢教者。彼律云時集與淸淨。非時集與欲。當此四分所廢教也。以此律說戒犍度中六群與欲不與淸淨。僧中事起。不得說戒。僧制自今以去。應如是言。我與欲淸淨。故曰文正制也

言如法僧事等者。疏云。謂僧家所秉之事。是如法也。唯明言如法僧事。不得的稱僧所秉某事與欲等。但是僧事皆與欲。若稱事者。非法。卽難何故自恣文云與欲自恣。解云。不聽稱者。獨磨所爲前事。自恣者謂說已行恣。僧舉罪稱僧家所秉事也。此非類。言簡非法事不須欲者。立明若堂中作法事和僧媒嫁。立非法制限等。若非法事如衆網中者。彼下文云。寺則立制多不依教。飲酒醉亂。輕欺上下者罰錢及米。或餘貨財。當時同和。後便違拒。不肯輸送。因茲犯重。或行杖罰枷禁鉗鎖。或奪財帛以用供衆。或苦役治地斬伐草木鉏不取刈。或周年苦役。或因遇失奪。便令倍償。乃至露立僧中。伏地吹灰。對僧杖罰。如是等例。皆非聖旨。良由綱維不依法網。故下文云。衆生有力。非法伴多。如法比丘。像末又少。縱有三五。伴勢無施。卽其義也。皆通作無障者。立明我旣與欲已。不問僧中說戒受日分衣。隨彼所作。故曰通作無障也。毗尼母

云得齊七反者。彼論云。七相應法者。受已轉與一人。如是至七。皆成欲清淨也。而文有具缺者。明四分中有五種。初四分略是缺。後一廣是具。此下文自顯艮以病有輕重者。謂四分中但有病人五種說欲法。廣略不同者。艮由病重者略也。病輕者即廣說也。其最廣說之文與五分文同。故引五分斷事中欲文證。知健人須廣說之

五分斷事說欲起去文者。撿五分文。有僧斷事不與欲起去戒犯提。若與欲去者不犯。欲辭云。應對一人言長老一心念。今僧斷事。我某甲比丘如法僧事中與欲（文直齊此說） 今鈔引此文。證不病人要須廣說。彼為斷事有緣起去。其辭與四分廣文無異。故曰相似」而取欲者須知同別相。方得成就者。明病人雖現相舉動身口。須看察其心。為是和故現相。為是不肯故現相也。若不肯之相。即搖頭若背與之相則擺頭也。終為別眾者。以心不同。妨僧作法。名為別眾也

上明與法竟。從此已下。正明對僧說法。若眾多比丘隨能記者一時合說者。有比丘受二人欲。不知成不。佛言應受。復有比丘受五人欲。不知成不。佛言應受。乃至十人。佛言應受。僧祇云病比丘與比房比丘欲。乃至但不受者得罪者。立云今引此文。證自入僧中說欲得成也。為四分無此文。故引祇也

答行法不同。或一時來至僧前證已同時而說等者。三明古來諸師不同。或一時或前後。如文自顯。賓云。據祇律即往上座前胡跪者。准此文意。既令向上座前。明知不得在僧背後而說也。今時京中大寺或百人五十人說欲。皆向佛前。着三行五行次第而說。前行人說理是成。限第二三行被前行背。即不合成。亦見有寺於本座說。後床說者亦被他背。即是不成。白馬寺威律師亦同此說。若准此據。今正說時有人行立。即是別眾。說則不成。若准鈔中文。似寬容

由有忘誤或復得罪者。立明忘則無犯。故不說得吉羅也。其由忘誤此屬上句也。謂律不說開成者。由悟故開也。若故不說得吉。然欲亦成。賓曰或復得罪或字已下。別呼也。必無正緣不得通用者。立云若無難緣不得云眾多比丘。須一一別說。故云不得通用約

准外宗一一說是者。卽准如五分令至僧中爲我稱名字說。不爾法則不成也。此言彌顯者。謂引上多許文證。明須說也。上來多段不同。總是釋初明與欲法門竟

不簡病人之所及以僧中者。謂受欲處是病人所。也欲明至僧中。及道中及病人邊。亦有失義也

四分有二十七種者。若羯磨文中有二十八人。今且計會諸部。令下文易見。四分二十八人者。十三難。三舉。二滅爲十八也。十九在空。二十隱沒。二十一離見聞。二十二命過。二十三出界。二十四罷道。二十五入外道衆。二十六別部衆。二十七至戒場上。二十八明相出。賓頌曰命過餘行罷。入外道別部。戒場明相出。難舉滅神。聞此上有二十七人也。祇有十人。一隔障。二半覆露中間隔障。三半覆露申手不相及。四露地申手不及。五四儀互立。六在界外受欲。七持欲出界。八與欲已自身出界。九與欲已自至僧中。十因難驚起壞衆。失十誦有三人。卽行覆等三人也。五分有八人。謂尼等四人。狂等三人。并倒出衆成八也。總計諸部有四十九人名失欲也。羯磨疏中計會一如前說。都有四十九人。此是定義。礪問上不足數中二十八人。與此持欲文中二十七人同異如何。解言有二十一人彼此俱同。但此欲中別有六人。彼足數文無之。彼足數中別有七人。此欲文無之。此無七者。謂尼等四人。別住隱沒所爲作羯磨人等是也。頌曰大尼式叉等四人。別住隱沒并所爲。如式叉及沙彌尼。此二無受欲義。不成故無所爲之人。成持欲故。故無此三是理。無別住隱沒此二略。無尼及沙彌。若無持欲義卽是所以故無同前理。無若持已捨。（謂受他欲已捨戒作沙彌成轉根爲尼卽是失欲今文不遞）或可是略。以不定故。而此欲文不彰也。言此欲文有六足數中無者。頌曰命過餘行罷。入外道別部。第六明相出。如次應當知。命終者此取往來容受已失。彼足數中取身來在坐。死無集義故闕不論。餘處行人但可失欲。不可卽合體。非比丘。罷道可知。入外道別部等二往來故有失欲。足數不據來往故無不足。明相出者失欲分齊。足數但取在坐豈可經夜使不足數。故所以無此約四分一宗辨之

相中同類如足數中者。深云明十三難人等。若未自言相同僧故得持欲也。如前足數中。若未自言得成足數也

自說罪人至反上即成等者。深云如今三階師常稱是犯罪人。此人不得持欲。今時人汎汎常云我是犯罪人。例此也。立云自說罪人者。謂告人云我犯婬盜之類。等者名清淨欲不成等者。立明清淨及欲二法俱不成由自言是十三難等。若不自言得成。不到僧所

又有七種者。即四分家人也。將此足前十八人。成二十五人下更有之。若命過者。謂取他欲已命終。而僧猶用前欲也。羯磨疏云受欲者命終。約在房中及道。定知失欲。名爲不到。若在僧中事須分別。有說云未說不成。已說在僧成。復有說云說與未說俱名欲到。如忘等例。或云不癡忘。有人持死無識也。云何成持（上言忘者謂至僧中忘不說亦成也）

若餘處行者出界外也。疏云以轉在異域非本欲也。礪亦云是出界外也。如自恣中云若出界。（此義下更明）若

罷道者。羯磨疏云受他欲已言還俗也。尋悔本心又將前欲入僧作法。謂不失也。但由中隔俗情欲非俗法也。若入外道衆者。立明邪見外道在僧寺內。若持欲過此衆中則失也。此外道衆在寺內。若在寺外出界已失。未假入中方名失欲。羯磨疏云僧寺之內外道居處。中國至今此事多有。不如此方釋李乖也。若入別部衆者。羯磨疏云即調達之黨五法爲宗。或同在釋門而見殊戒等。如五部十八部。故律文中同界各說。兩別俱成。礪亦云謂情見不同。彼爲別部。即如十誦五分之部也。若至戒場上。若明相出等者。由是異界中隔自然也。羯磨疏云疏前出界是失。謂言在內不失。此局內也。中分異界與出不殊也。礪問既云出界失。竟何須復有入戒場失。解云前言餘處行是出界失。今言戒場失者亦是出界。以其戒場本大界內。復是作法之處。人情或謂不失。故復須入戒場失也

明界出者可如下明自恣明文無餘處行至出界外也。者謂上言餘界行失欲是說戒犍度中云餘處行

藏疏作氐

則無出界外之言也。在自恣犍度亦明失欲義。即云若出界外則無餘處行之文。故曰無餘處行也。是二文互出致古師云餘處行是餘房也。羯磨疏云。說戒法中云餘處行。自恣文中辨緣一同。便言出界。羯磨在時故失欲也。者明出法謝故失也。七萬自恣者。撿祇文中但言若大衆六千八千投不竟者應減出界外自恣也。未詳那頌錯也

四分又有三種等者。即并前成二十八人。謂神足在空。簡沒離見聞等者。謂此人既持他欲。來自身別衆。欲豈得成。濟云。如京西明寺殿頭階高小師多跳行兩足舉時即在空也。欲即合失。言離見聞處失者。羯磨疏云。三處俱有失也。謂病人處。及中道。并僧中也。初言病人處者。謂受他病者欲已。作不送意。未離與者見聞。或互離見聞勢分未越。故未成失。若俱離與者見聞則失。言中道者。望伴可以例之。有伴可彌無則如何。今解不問有伴無伴。但作不送意。離生念處約俱離失。互亦未失。若至僧中離見聞者。如後更明。今言離者有四種。一隱沒。二倒出。三隔障。四遠坐。若初受欲時。及中道。擬隱沒論。若至僧中具余四失。謂此四句中。正是約僧中辨離明失義也。然上之四句所以並失者。莫非持者入別非足故也。礪云。離見聞失者。願律師解云。若作送欲之意。雖離見聞處亦不失。今言失者。謂受欲已作不送意。而以離見聞爲失欲分齊。礪難云。若爾神足在空亦應同彼有心送欲。在空不失。無心送欲在空方失。若但在空即失不問心者。彼亦如是。故今正解離見聞者。謂離常所行道見聞處行也。即無事緣入餘房及逕過諸處行是也。若俱離失也。互則不定。者謂則有失不。故曰不定。若爾鈔文明互不失。此約不失以明義也。羯磨疏中有四句者。此約失以明也。疏云。一聞而不見失。如僧祇不聞覆露。但有隔障。即失成別也。又如五分雲翳黑闇中先不相識人不得受戒。又如背說戒師坐。即爲別衆。既持他欲自別。豈成也。二見而不聞失。如五分若在屋內倒出衆則失。及露地去僧一尋外是也。三亦見亦聞失。如十誦空有互與皆非法。故即如四分神足在空亦是也。四俱離。如僧祇中一切覆處不得

揮入見字

離見聞不成受具上之四句所以並失者莫非持者入別非足故也必互離有失據隔障等之緣者立云如同覆處中間隔障聞不見是失也即如疏中四分第一句是也今此鈔中列二句明互見聞者此就不失以明義故言何由得見作法者面等羯磨疏中四句互離辨失者約失明義也故今文云據隔障等緣也

前言離見聞失等者即指前四分有三種失文也第三離見聞失今指此文如五分解謂同覆障等者立謂同一堂內各在一角說不成也引彼文來證知同在堂中由離見聞亦失也

僧祇五種謂隔障等如足數中說等者謂僧祇有十人此且略指五人同簷下更出五人云僧祇多種是也此中五人如足數中明若隔障二半覆半露中間隔障三半覆半障中手不相及四露地申手不相及五四儀互立為一由自身別衆持欲亦失

若在屋中隨幾過出至一尋並失等者立謂一度二度出皆失幾是不定義也此言防巧故問幾過答一

未疑失

過失未繁多過此名倒出衆也撿五分中有僧斷事不與欲起去戒犯提若與欲去者不犯欲詞云應對一人言長老一心念今僧斷事我比丘某甲如法僧事中與欲（文直齊此說也）於此戒中即明若屋下羯磨隨過一一皆提若露地羯磨去僧面一尋提自意云此直明不與欲提講鈔者言名為傳欲人倒出衆失欲者恐用錯也

僧祇多種一在界外與欲者羯磨疏云此則能所俱非也二持欲出界者疏云此受者非法也令與者成別三與欲已自身出界者疏云此與者自非然僧法得成也四與欲已自至僧中者疏云因病人與欲已聞僧中有好大德來說法毗尼自力就坐久疲默出以先欲故更不重說此愚教失欲本送心今身到僧前緣久癈故須後說五因難驚起者羯磨疏云若暴風雨賊急火起驚散走盡名壞衆失立云開持欲人至僧中說竟為僧持為傳者持答二解昔云傳者持若爾自說而去者復是誰持答自說去僧持傳餘人者正是傳者持今云若說竟僧持未說傳者持也有

人鈔作者

一人住則不失者。此據說竟。因難起者。有一人住則不失。若衆人盡未說而驚起者。縱一人住亦失

十誦與別住人等者。即是檳殘人也。景云。三人不住持欲者。以奪七五等事中不許也

嘗更與餘人欲者。爲上諸緣不堪。所以更與餘人。而上說明失法已竟

從此已下。正明遇緣不說得成義也。在開緣明者。謂如上若睡忘。若故不說等皆成者。在說戒犍度中開成。以律文中辨成。故曰在開緣明之。若在道並名不到者。謂本意擬說。至於僧中不說。故開成法。若於路中作意不擬說者。於路已失。皆名不到僧也

有比丘無想作法不成者。以實有故。所以不成。若實無比丘。而作有想者。作法得成。僧得小罪也

不往如法治者。此正明事訖。須往僧中。若不去者。即犯吉羅。要須令機此罪。言如法治。謂如吉羅法治也。緣謝欲成者。且如直歲及餘一切緣事者。不得身來。理須說欲。事訖合往。不得端然。緣謝其欲雖成。不免違教之罪。故上文云。若事休應往。如不往者。須依吉羅法治。即其義也。上來釋四篇義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三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四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通辨羯磨篇第五

此篇來意者凡施法事必具四緣一人二法三事四處始自標宗終於興欲並明集之方便簡德如非此並法家由漸總攝在人人既和具將堪秉法法之綱要莫先羯磨故此一篇正處於法問羯磨所托依界而生界是教法所依義須先顯何以居後答云准界是所依理合居前但緣界不自成結藉羯磨故將羯磨居先法界後列意可知也言通辨者夫羯磨雖多要分爲八始從心念終乎白四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標一號言成濟者且衆法心念能濟其說恣之事對首濟持衣之事約法階降大小不同直論有三分則有八此篇具明故曰通辨又言通辨者對首所執故言通也古人唯約僧秉者名爲羯磨今言通約一人心念已上至于八種皆名羯磨故云通故疏云事法兼通大小齊降者欲明教下所被無非成業爲功謂之通故曰通辨也言羯磨者疏云羯磨天音人翻爲業諸部亦稱劔暮者蓋取聲之不同也羯磨梵音此翻業者業謂成濟前務必有達遂之功也今所以不翻業者然以業義通於道俗謂作此法非局在僧故存梵言簡異通名知羯磨事非俗行故但唐梵翻譯詳覈未通師徒傳授習俗難改乍聞爲業絶聽驚心今依舊名且云羯磨自古至今有翻爲辨事者非無此義但用功能往翻然能事乃多要唯有二初謂生善事如衣食受淨人法結解等二者滅惡事如懺罪治擯滅諍設諫等並隨前事而得成濟故曰辨事也注云明了論疏云者即眞諦所解也彼疏翻爲業云相應覺處也注云所作是業者約羯磨所被前事爲業遂即爲業也注云百論云等者所依是事即生善滅惡明此羯磨能辨前事必有果遂之功故云事也僧爲秉御之人者立謂堅持禁戒故名僧僧無破戒不清淨者由清淨和合故則是能秉之人法不自興弘由人也以僧爲能秉法是所秉也御者應師云乘馬曰御御亦治也如羯磨疏云然佛法兩位通贍道俗唯斯僧寶獨據出家明功上隣極聖顯德下濟群

生。但由僧海宏曠。行位殊倫。或內外以分途。或凡聖而啓路。或約發通於緇素。或就儀辨於持毀。至於事壽符會。要以情見相投。同和則上善可登。同忍則下惡可滅。非假聲教。何以通之。是以如來體斯弘理。故制御僧方法。隨有別住。普使同遵。但得具緣。無非成遂。言所統其唯羯磨者。立謂統是攝義。明羯磨統攝諸法。僧既是能秉之人。羯磨是所秉之法。亦云羯磨是攝僧之大要。羯磨是僧之作業。若作持之行。羯磨攝盡。止持之行。戒本攝盡。礪云。夫羯磨者。衆軌之宏綱。隨事之要術。自非窮尋教旨。究曉如非。寧能對事秉宗。得無斷缺。喪諸行者。同務斯趣。故律云。如此比丘利益多人。令正法久住。若也不達前法。秉行衆軌者。恐平地頹隆。損及自他。故律下文。遮法遮毗尼。令多人不得利益。作諸苦業。以滅正法。拔群迷之重累者。立明群是衆。迷是昏倒。累是擔累。罪累。欲明犯戒。僧尼生報地獄。名爲重累。若洗心悔過。僧以白四之法拔其重罪。豁然清滅。故曰也。此句是滅惡。亦云拔苦。下句是生善。亦云與樂。羯磨疏云。羯磨有翻爲辦事。事雖衆多。要唯有二。初謂生善。如衣食受淨人法結解。並隨行善而得生也。言滅惡者。如懺罪治擯滅諍。設諫名通。善惡理在除懲。皆由羯磨而得清蕩。又生善之極。勿過受體。由作法和。便發戒業。道同太虛。共佛齊位也。滅惡之大。勿過懺重。若不洗過。生報便墮。由此羯磨拔之。能令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阿鼻苦報。豁然清淨。豈非滅惡耶。言出界分之深根者。此句名生善。亦云與樂也。欲明無始沉淪於三界不能出離。今日值佛出世。樹立此法。制十僧清淨授以戒品。能專護持。遠趣佛果。是出界分也。言深根者。無量久遠。極三界有漏之業。是深根也。又云。一切作持之法。皆名羯磨。且舉如持衣說淨等法。皆稱羯磨。以作此法。故遠通佛道。近報聲聞。並是出界分深根之義也。德實無涯。威雖與大者。約能生善滅惡如上二句。功益威力無能過此也。說文云。岸高邊曰崖。尙書作涯(宜伊反)。涯。涘也。無涯際也。宣云。然涯一字。世謬者多。或山下安厓則山邊險處。若水邊安厓則水邊畔際。今險邊界不可彙山。此中用意欲明羯磨功德

既廣無邊畔也。有人云威雖與大者明。羯磨有大威勢有犯罪者治出衆外。不與共住。如前騰岳波雲之喻相似

而世尊栖光既久。今既由已也。栖是止義亦是宿義處義如鳥宿於林曰栖。欲明如來示滅双林義如栖宿。巖谷不可見也。故涅槃云於双林間入大寂定。衆不見。故唯有三藏教法遺流末葉。故言遺法被世使諸比丘依此修學。故曰可得而聞。然佛身終不可得見也。濟云栖猶息也。謂佛息却光顏也。但爲陶染俗風者應師云徒刀反 詩云上帝陶陶。然陶者變也。慈云陶者窯也音遥。只是養育之義。如世窯師假資烟火而能養育諸器物。今資受戒法六塵五欲生長鄙情喻之養育也。立云陶師器皿用火爲食得成器皿。今惡比丘用俗塵爲食能成身器也。義同慈述。若准上變義以解者明大聖雖隱教法尚存。但末代僧尼染世風俗情變動也。能感教人心既變其所學之教。故訛替也。言情流鄙薄者謂情既染於俗風恒流鄙陋可薄之處也。廣疋云鄙者羞址也。亦云鄙陋也。言成瓦礫者謂既常染俗風言亦鄙賤。常說虛妄之言賤如瓦礫也。又發言都無軌則。故云瓦礫。言妄參眞淨之文者參由間也。雜也。慈云言不稱教妄云與眞教之文相應。口云我是大乘多說無相之理色空不二婬欲是道。故曰妄參也。深云如上等人妄秉聖教不識如非。何堪參涉羯磨之文也。行乃塵庸虛濫在三之數者立云塵是六塵五欲之境行染此塵。故曰塵庸是常也。庸庸之流謬稱三寶之位。有云在三者一君二父三師。今此之人濫在師數也。內無戒德名虛濫也。私云嘗言何名在三之教謂君父師也。致使教無成辦之功等者立云既本非僧體即非能秉之人。致使教被前事事法不成。則教無功也。復是人非不稱其法事則不成。故曰事有納非。又云教由人弘人既如上之惡致使教無威力也。並由人法無宗轄者慈云約體曰宗約用曰轄。人以四僧淸淨體能辦事爲宗以秉聖教成僧之法爲轄。若體非是數後陶染俗風行雜塵庸是人無宗之尊也。不堪應羯磨之用如不識如非是人無轄也。言法無宗轄者約羯磨之體

譏出生衆行。衆行所依籍此爲主曰宗。宗亦主也。猶如車輪所依。故轄有助軸之功。轄失軸則有損。故文云。失轄折軸憂。即其義也。失轄喻犯僧殘。折軸喻犯四重。今若事如依教所求。羯磨無有錯脫。作法成就。名法有轄。若緣事既非。不如白法。作白顛倒錯脫。羯磨無施用之功。是無轄也。廳師云。轄謂端鐵也。說文云。轄由鍵也。謂軸頭鍵者。是車之所要也。言得失混同歸焉者。立云。得則是如。失則曰非。如非成壞未分。是混同之義明矣。言歸焉者。謂得亦歸一處。失亦歸一處。得失同攬。將歸不能分別。盡將爲是也

當隨順文句令增減。違法毗尼等者。此是一句。當如是學者。別句下讀。謂勿令增減。莫增減即是不違法毗尼也。勿令增減。勿令違法毗尼也。雖復僧通眞僞於緣得成前事。羯磨亦漏是非等者。立云。淸淨持戒曰眞。十三難三舉二滅曰僞。雖淨穢二別。若無自言。得足僧數。而成前事。假此未自言。無三根之緣。堪足僧數。故曰於緣得成前事也。羯磨法則不爾。但使落非。不問知與不知。皆是非法。漏者落也。難曰。穢僧衆

知不名足。不知便是足。亦可羯磨錯脫。有知方不成。不知應得成。若使羯磨知與不知。皆不成。亦可僧則言與不言俱不足。在僧不言。得稱足。羯磨不知何不成。答僧本據自言。自言方不足。羯磨據錯脫。冥然自落非。言亦漏是非者。濟云。是漢兒語體也。如言亦到來。即去是也。又解對上眞僞。故有是非之言。是非義齊。故言亦也。然是非眞僞雖據。成與不成則異。故曰乖違號非法也。又釋而乖違別號爲非法者。謂羯磨若落非。則是乖其准式。縱無人知。終是非法。故曰號爲非法。不同前僧。僧則通眞僞。羯磨唯眞不通僞。

今欲剗剪浮言。至案文准式等者。立云。上來所明言成瓦礫。妄參眞文之人。言既離理。故言今欲剪之。取其眞教也。又浮言者。如物輕浮則浮遊於水上。茲賤類也。若珍瓌貴寶。必沈在下。不妄顯現也。今銜述言聲或同時。衆非浮何謂也

人謂受戒捨懺等者。謂稱量受戒人衣鉢師僧具淨不。身無重難輕遮。不若捨懺則稱重所犯輕重財体合捨不。用僧多少等。方始集僧。然望所受法。即是聖

教應是法故但法是依人從人能受爲名也法謂說
戒自恣等者立明須稱量日時有難無難廣略衆具
華籌等但以說恣非淨不應理在爲人但僧別通行
遮崇教方故專在法也事謂地衣等者如結界淨地
須問標相遠近等衣者深云是攝衣界但約非情依
處加法應由人與然和告所唱唯是法也合此兩緣
所指則同皆爲界限故唯各事也或單作離作合等
者只指上人法事二種也或時直受戒不說恣等是
單或時盡作三事謂結界懺罪說恣等一坐之中盡
秉者是具故曰也交絡得七句三單三双一合言作
離作合者如人犍度中行僧殘罪同篇有犯十罪各
各乞行覆名離一時乞行六夜出罪名合前合後離
亦爾以不定故故言作也又如受戒三人同番羯磨
是合人人別秉是離
二約處以明者唯結界一法等者謂雖明結界一法
總有七法不同大界有二小界又三并戒場是七故
知七个内二俱得自然地而秉也
三正明集僧方法者廣如集僧通局中七種作法已

●取字原本不明

如彼釋竟
須知用僧進不不簡德優劣者謂觀前事若說戒須
四人自恣須五受戒須十出罪二十人僧也淨戒是
優汙戒是劣人雖五百一一人中簡之不足也且如
教尼須簡取具十德具二十夏具德須進不具德須
退曰止又如前篇明足不足足者須進不足者須止
足者優不足爲之劣又如邇不至白衣家羯磨差人
懺謝須具八德等餘可例知濟云若說恣懺罪必須
體淨名德優若受戒等法此並生善之門但使相淨
堪生物善不廢壞而三根未露或犯二篇已下縱三
根露但能生善皆成僧用名之爲劣從此已下正明
和合之相
須知嘿然呵舉之相如前說等者立云此是上座約
勅大衆之辭汝可須知如此事等如法僧事須知忍
默若作非法事即須呵舉若無善伴亦須嘿忍又云
羯磨若成須嘿不成須呵言如前說者有云如前別
衆文中應來不來三業不集非和合也翻非成如是
名和合嘿然者舉舍利弗事也呵者●取現前得呵者

呵也舉者如約六群往說戒處立恐僧舉也並是別眾非和合相

即隨次出如沙彌別法中者立云夫言說戒時沙彌若說五德十數已上座須告言若聞三下磬可須集來也餘有住者須明足數不足之相如前者立云此是對眾簡德也前第四門簡德優劣則是屏處簡之與此不同也

二違心立治及無心須則無乞詞等者如三擯四羯磨並是違心立治也如治調達豈有肯來乞也言及無心須者即與狂痴羯磨是也應作舉憶念證正知法者舉謂僧中德人舉告僧言某比丘犯罪舉已為作憶念者謂某處某時共某人作某罪等言證知法者凡欲以事陳告需得其情要須知法智人證正其罪然後加法濟云證正知法者即調達破僧說五邪法已佛令僧作羯磨差舍利弗往報白衣證正調達知其所作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故曰證正知作此羯磨故云法也双牒事法者說恣是事羯磨是法並例准知

廣如別法者立云此明下結界文中自明不得說欲安居文中自明受日無有乞辭故知若具九緣處至當處文自明故曰也亦可指羯磨疏中云就此十緣通簡有五一相攝二有無三先後四成壞五廢立初相攝者謂將律中僧法事界以來攝此十緣也第三四五六七等五緣並攝在僧九十兩緣並攝在法初八二緣通攝歸事第二一緣則攝在處問如第四緣僧集約界文盛談處豈是僧收答界為法托如第二緣今此第四約界明僧集之遠近能集在僧不唯界也二有無者有人言結界無欲故削第七受日差人無乞結淨不唱其相故削第八今解不然並須具之結界無欲立緣顯之受差無乞豈不須告告即第八陳情事也結淨不唱此不尋文律云應唱房名其事極顯若不先陳何由結法故須具十乃鏡是非豈唯眾法須此十緣對首心念非十不得但指對首一法以歷十緣如受衣法五大上色義加不成即初緣也事通兩界即第二緣口召對人即第三緣約界明集有則對首無則心念即第四緣前對相可即第

令知疑知

今本文差等字

今來言晒異字

五緣痴鈍非數即第六緣取欲非法即第七緣執衣言議即第八緣勑前審諦即第九緣答問可否即第十緣也三明前後者法事分二諸律先和後欲由取否緣以應欲務也四分先欲後和文如戒序後德衣法中由說欲時但言如法知何不通必和居先義亦無妨不由前後即說成敗二事前後者如結界竪標須在第三如標唱相還復第八如是例舉可以情求也四成敗者第二四五六七等五緣事現方成或有闕名壞何以然耶二界分相爲法不同少有差違不成羯磨餘之四緣通是別衆或是非數不成人用其第三緣則有不定若分衣食要打犍槌但打不集隨集無犯此是約相以通法也若作羯磨者律中雖令作相不來更相撿挍故知初雖約相終須身集不以鳴槌便免別衆故不作相有得成也問答兩緣正是和舉不問失法理亦通成其第一緣通詳四法最須加彌餘九方陳其第八緣通有成敗布薩衆具有闕法成但是作法軌儀其實在說行淨遮教輕罪若結界標相少缺不成由羯磨所牒准標結相故也第五

廢立者謂古師立緣互有出沒如幷部願律師依德衣法以立六緣一僧集二和合三簡人四取欲五問緣六答竟至於界托全不顯之致令依文在自然之地輒行受戒斯一迷謬至今不革若如相部律師通收爲七或云六五一者假界二能秉僧三簡異衆四與欲清淨五因本起六問答緣七正作法此則合緣同本根條混亂問答分人題相各別義不容一又云差人具六無因本也結界具五以無欲故今云若不列欲何以知結界無欲故不可略此上十緣乃異諸師非敢苟異理自不可同也略述如此上來十段不同總釋第一作法具緣門義竟

二明立法通局者深云衆法及對首約無人時通心念作者曰通若但心念不通上二曰局初相攝分齊者深云相攝對上通字分齊者對上局字也濟云言相攝分濟者一舉法則攝八種羯磨二舉事則攝情非情等一切羯磨所被事也三舉人則攝一切僧僧有七種差別始從一人終至二十人僧也四舉界則攝一切作法自然自然有空聚不同作法亦有大小

差別也二別舉成壞者法不孤起終須四緣隨義明
非不過七種七種之義廣如下釋既有二門分別今
即是初
一法者即心念對首衆法也二事者即羯磨所被之
事如受戒懺罪等三人者即一人僧乃至二十人僧
也四界者即作法自然也今且略標下則一一牒釋
事是微小者謂六念及悔輕吉是微小事也或界無
人者即如受衣是對首法說恣是衆法出界無人開
其心念也今自行成無犯戒事乃至作法不成等者
且如比丘有衣須得說者犯於捨墮則是犯戒出界
無人開以心念說淨令其不得罪是無犯戒事也如
受衣說淨名爲自行成也
上來辨心念義竟下明對首之法謂非心念之緣及
界無僧並令對首等者即但對首也言及界無僧者
即明衆法對首也此通二三人或至四人如下說乃
至同秉法等者此即是衆法對首也如二人三人俱
開秉之
言或至四人者謂自恣時若有四人對首不得秉衆

法一人爲五德三非僧故若是說戒四人得成又如
懺捨墮四人但秉衆多人法也
二衆法對首同前衆法心念者謂同前四種法也故
上文云謂本是僧秉亦界無人故開心念心念是何
即說戒自恣僧得施及亡人衣等是也事或輕小者
如懺捨墮單白和僧也如欲出家者單白與剃髮又
如單白捨功德衣也
或常所行者即說戒也及自恣單白也牒此說戒等
事實是大事但以常行故不須懃懃直作單白也或
是嚴制一說告僧便成法事等者約作餘語及以觸
惱羯磨也以闡陀比丘身口二綺也謂調戲耶綺躁
擾亂僧語嘿亦常決儀天度故立制白斷故名餘語
觸惱亦然立云身綺者衆僧若坐彼即立衆僧若立
彼即坐等口綺者由數求惱僧僧作法諫彼言爲共
誰說爲論何事等僧問汝何處來答云過去來問何
處去答未來去佛令制單白斷斷已更作犯提未制
白前作者但吉景云如五百問中衆僧立制單白不
許入市也

由事參涉義須通和乃至故云白二等者。立云謂事參雜涉濫於大小也。有小故名參涉。若受日白二爲別人作是小。結解諸界白二爲僧故作是也。深云單白是小事。若至白二以涉入於大事。故須來也

事通大小情容乖舛者。立謂受戒是大。懺重是小。呵諫等亦通大小。如諫破僧及作助是大。諫習近住是小。治舉亦有大小。三舉是大。四擯是小。濟云受戒懺重。三舉是大。四擯是小。今詳鈔中且一相而判略云大小。若准礪疏。三種羯磨細分有九。謂單白白二白四。各分三品。初單白者如說恣常行和情則易。名爲下品。形法二同。別人利益和情稍難。判爲中品。餘諸斷惱以由惱僧。情過是重。情和極難。判爲上品。白二三品者。結解諸界。衆所要務。情和最易。曰下品也。受日差遣。事兼爲衆。或專私已。情和稍難。曰中品。離衣六年。處分之類。事專私已。情和最難。曰上也。白四三品者。如憶念毗尼。謂淸人被謗。卽沓婆也。僧作憶念證其不犯。以衆同知沓婆是淨。情和則易。曰下。痴毗尼以狂時作。故聖開不犯。從狂止。來更不復作。今被他舉。僧作法。此證其不犯。以由前雖是狂。親但外相。誰辨狂之虛實。故今情和稍難。曰中也。罪處所者。以其前引後違。或前引重後引輕。言辭不定。事最難委。和情極難。名爲上品也。言情容乖舛者。如滅擯諸諫治舉等。是違情也。立治之法。是乖殊也。若受戒懺罪乞法。是順情也。欲明白四之法。非全違情。故言容。容者不定義也。濟云約能秉法俗。或情見不同。故曰乖舛。如有言自種華果教種等。或通供養。此是好事。何勞治擯等。或有言此是污家須治。由此言見不同。故言乖舛也。故云白四等者。礪云此施事有三品。故法折半。如邊地開五人受戒者。以中邊折半。故如受日三等。羯磨對事爲三之類。言中邊折半者。謂中國用十人。此邊方用中國之一半。故但五人也。受日三等者。亦是折半。十五日是一月家之半。七日是半月家之半。羯磨對事爲三者。謂亦是折半。白二是白四家之半。單白是白二家之半。此皆約事輕降。故法隨減也

若通前二則一百八十四法。者前二即對首并心念

也明前但心念中有三對首心念有七衆法心念有
四衆法對首又四合成十八也其但對首復三十二
幷十八是五十將此五十配衆法一百三十四應是
一百八十四法也其但對首文中唯列三十一法今
則除尼白入僧寺幷尼請教授唯二十九法在更將
白食前食後詣他家及受波利迦羅衣（此云雜碎衣亦曰助身衣）
及捨即是三幷前二十九是三十二也
答此乃總標非定如數者此答意云常聞百一羯磨
者非唯數有百一也還如日一供身物可即唯有百
一也然百是數之極名耳故羯磨疏云如常所傳百
是數之總名隨事皆一羯磨故言百一羯磨也其十
誦中有百一羯磨故言亦可引用十誦也故伽論恰
有百一謂單白有二十四白二四十七白四三十也
細尋此一門上下橫括庶無差貳等者謂將此一門
冠下諸篇而用之如受戒說恣等文中更重明直須
望此一門成壞得識其相也言庶無差忒者庶由望
也立云差忒者只爲差故成忒向若不差只是一也
應師云貳之言二也爾疋云忒疑也言有二心皆疑

惑也
答四分三語中及白衣說法中者謂未制羯磨之前
三語受戒即三歸是也初則三歸受戒後爲無和上
闍梨故無人教授則犯戒種種非法著衣不齊整乞
食不如法處處受不淨食於大食小食上高聲大喚
如婆羅門聚會法所以佛令立和上闍梨羯磨受戒
前三歸者既見羯磨受者法式既多疑我前受不得
白佛佛言前三語受是名善作如法羯磨即是受戒
也言及白衣說法中至言是羯磨等者謂說戒犍度
中爲俗人受三歸五戒等皆名羯磨也欲明羯磨既
名辦事事亦何簡大小如心念之法亦辨衆法等名
爲衆法心念者是也
上來釋法義竟從此已下就於事明也謂羯磨所被
之事乃不重明者謂羯磨所被之事也如前總列一
百八十四法應須更列一百八十四事由前釋法竟
不更重明所被事也直顯非也又云羯磨是法法必
銜事事必銜法此文但明法不更出事相也下諸篇
中自顯其事如說恣懺事等問今言更不重明者此

文意似前已明事竟。答即前十門中初稱量前事門。及第八陳本意門已辨事訖。

所被事中通非情者。如捨懺治擯受戒是情。結解諸界是非情也。若一緣有差悉並不成等者。然今文中自解緣有差之義也。從何者巳下。即是解緣差義也。濟云。且如情事中為他受戒。於身無遮難。衣鉢已有。是前境實也。非情事中。即如結界標相分齊如教而立。亦是前境實。故曰並合前境是實。若反此者。即名一緣有差也

不覆藏與覆藏羯磨等者。如犯僧殘竟有懺。何須與覆藏法也。此謂有藥有病施不相當。佛制不成者。彼瞻波中舉三舉四擯等。約三舉人有二十一非。七句番成如二十一非。正是施不相當言二十一非者。不見不懺不捨為三。不見不懺為四。不懺不捨為五。不捨不見為六。合三為一成七。三遍數出。即是二十一非。翻非成如者。有罪翻前。二不見翻後兩云云

非情事中二房羯磨妨難不成者。上既言所被事中通情非情。此下則解非情也。有主房無主房要無妨

△覆藏法

△投杖捉下同

無難作處分羯磨得成。若互有若俱有難與處分羯磨皆不得成也。離衣等必須兩具者。立明有病衣重名為兩具。作法得成。雖有病衣輕。無病衣重。加法不成。杖者即老病開杖絡囊。要須身病又老。故名具。非謂直爾投杖即須乞。須明了論中極有明文。有人解云。平常投杖即須乞法。此大妄也。此是濟解南山意云。老病之流故聽投杖。今人無病不假快羸常策長杖作大物相。此令長慢正乖法式。亦不許投。及如三階家鉢絡即是絡囊亦犯此條。撿佛教中鉢唯手捧

上來釋事義竟。從此巳下就人以明。下有三人者。即是僧衆多人一人也。僧中有四。如前所說者。集僧篇中具明四種用僧分齊義竟。四種者。即四人僧五人十人二十人僧也。故知僧中有四。今此更不煩明。直列三人一人法等也。法之與事決定不得者立。謂上四種之僧但得秉於僧法。不得作但對首但心念法之與事。若將前四僧秉此二法一向非也。有云法謂說恣等事。謂結界淨地等事。中還有法攝法以從事。故得事名。或攝事以從法。故得法名

二三人中具立二法者。立謂二人僧三人僧。但得秉但對首并衆法對首。二人秉但對首。三人秉衆法對首。故曰也。兩界無僧盡須集之。乃至更須敀法者。即作法自然。要須盡集。方無別衆。若二界有人。則是根本衆法所攝。不得對首秉也。三十捨墮須問邊人者。攝懺主受他請時。須問邊人。非是正懺罪時也。亦有邊須問者。此是五分律明其九十單墮。若在蘭處。須問邊人及露處。一尋內亦爾。上明九十單墮不用問者。一往判耳。今即明其懺三十九十。但須問邊。故曰通須。有人云。亦有通須者。謂通同不同也。只是有通用問有不通問。若蘭處即用問。故曰通須問。若露處尋外即不用問。故曰不在通問也。若持衣說淨不論通別者。謂不須問邊人。此則全不通。何須言之。故曰不論通別。又解。若持衣說淨不論通別者。立明持衣等。一向不須問邊界中。無有制令盡問。故曰不論通。亦無別攝五三合問。故曰不論別也。若是心念一向非分者。謂心念法但自秉之。一向不須問他也。有云。心念之法。若將對首秉者。非其分也。必有其事隨緣作之者。謂心念之法。如六念悔輕吉等。得緣即作。不須問於邊人也

若據所秉如前法中者。濟云。指前大門有四。一法二事三人四界。今却前第一門法之文。故曰法中也。立明如前相攝分齊文中明也。立解是若作但心念法不論同別者。謂作此法無有別衆之過也

四約界者四種。自然者。即蘭若聚落道行水界。此四界上若約衆法唯得結界及一二三人衆中雜法者。立云。分亡人物說恣等名雜法。雖是衆法。今若無人唯得對首心念秉之。亦得自然地上作也。四人自恣道得秉之但須盡集者。立明界有四人欲作自恣。猶是對首而作。故得在自然界也。亦得通二人者。即僧別也。言法通二種者。即心念對首衆法也

數人說戒者。文中言齊數許比丘坐處結之。故曰數人也。此三小界因難曲開。但作一法乃至非久住法等者。濟云。謂三小界結時文各不同。唯得各作一法。不得互用。如說戒小界則更不得於上作自恣等法。唯得各作一法。即須解却。故曰但作一法

◎則等六字疑剩

四者戒場乃至大界竝有通塞隨相可知等者。景云。說戒自恣乞鉢捨懺亡人衣無難不得在戒場。要在大界作。故言塞。有難則通。若受日解界。一向不得在戒場上。是塞。此是通論。若如先依蘭若安居後結界者。隨二界受日此不定。餘二定也。有云。說恣乞鉢捨懺等要大界作。名塞也。餘通二界。曰通也。立云。就中竝有通塞。如說恣有難得在場。曰通。無難局大界。曰塞。又云。如是乞鉢捨懺下有八法。要本大界名塞。此是大界家塞也。若其餘不列者。非通戒場與大界秉之。此名通也。故知局大界作者曰塞。通二處作曰通。有云。如結界羯磨。亦有於自然地上秉。亦有於作法地上秉。即衣食界是也。此曰通。若其餘羯磨。要作法地秉。曰塞。此解好。上言乞鉢捨懺是一事也。非謂衣財之捨懺。須知。賓云。此乞鉢行懺罰令用衛持新鉢。其好者將入僧廚。留一惡者僧中展轉取最惡者與之令持。既奪入廚。場上無廚。不許於場作法。亡人衣法者。謂亡人輕物利通十方。不許於場而獨分也。受日者。由場不許僧住。則•不許•僧住•則不於中作夏。何

◎闕疑依

得於上受日也。解界者結解俱不許。進何得於場解大界也。結衣界者攝令人衣同處。故結不失衣界。場非僧住之處。何得於中攝衣。又復衣界•稱大界起。故解則義同淨地者。本防宿煮。場無僧住。何須結淨。又復淨地依大界起。故受功德衣者。本爲夏勞開受。場非坐夏之處。故也。進曰此中略辨其理。未詳誰礙。疏中更有處分癡狂。四月覆鉢。八德不禮。學家亦局大界。造房處分。表衆同知。別向場作。大衆寧委。故祇中尚不許異界客僧來此處分。故定局本住處也。癡狂爲障說戒。或來不來。故與羯磨。然場不許說恣。何得於上與狂法也。四月者。試外道也。隨順衆僧。表信已具。須與受戒。場中非僧住處。寧得於中作法。四月共住耶。覆鉢者。制衆不往場中作法。衆不知故也。八德者。若八德人。報覆鉢家。此語俗士。制僧勿往。荼人報彼欲使改謝。若於場作。僧既不知。後往不息。不禮者爲僧作也。於場作尼。衆不知。恐後見此僧猶加敬也。學家者作法不往。須衆同知。場中別制。衆去寧絕

上來釋相攝義已竟。下明成壞之義也。法不孤起。終

須四緣者。即上十緣束爲四也。即人法事界。此四上已明。是也。此已下明非也。言成壞者。如即是成。非即名壞。壞相雖多。不過有七。律中準約單白白二白四。明其七非。對首心念。未見其解。今鈔家義立。通有七非。心念既得名羯磨。何獨不辨其非。但律缺耳。即序中云文斷而以義遮。即斯事也。今以將人法事三種作三單三雙一合。爲七辨非也

謂以此法對人而作者。本合獨秉。但心念今對人。作即是人非。口不明了。法不稱教者。心念之法。要須口說令自耳聞。今說不分明。是作法不稱其教也。六念等事一一非法者。其六念中。有背請別衆食。衣鉢具缺。受時年夏。此屬事也。每日牒誦事須稱實。應其教法。今則妄牒。黑月云白。衣缺云具。妄陳言說。故曰事非

數同於上。隨事對法各有別相者。謂指前文。約法而明。辨對首心念有其七種。即安居。說淨。受藥。受七日。受三衣及捨。受鉢等。故曰數同於上。隨此事來。則有法相對。故曰隨事對法各有別相也

自不依他者。界中有人。不依對首而作。故曰人非。又解夏中安居。不依持律者也。濟云。謂不對人而作。非是依第五律師也。時非夏限處有緣難等者。即四月十六日方是夏分。今乃四月十五安居。故名非。言難者。師子虎狼也。界內別衆自犯六聚者。明此說戒本是衆法。爲無人故方開心念。今界有人心念獨作。故落人非。又說戒之來本被淨者。今犯六聚不應說戒。即律文中。犯不合聞。犯不合說。不陳三說者。立明心念說戒文云。我某甲比丘清淨。還須三說。今若一說。且是法非。衆具有闕者。謂先須洒掃。次辦華籌香水等。鳴鐘待客。若無來者。方開心念。今不依此。故曰事非。言時非正法者。立云。平旦而作名非正法。由不待客比丘。又解約日時之非。謂十四十五十六日名時。異此時非也

有呵者呵者。此屬人非者。羯磨疏問曰。呵不止非。與得呵人。呵有何別耶。答。約人明呵。情不同故成別衆也。約法不止。異同詳秉。故入法非。又解。德人吐辭義須依住。住則是。別法不可非。謂開呵即住。但是別衆。故言別。但起人非。無有

卽字屬呵

法非故言法不可非。不住乖法。人法俱非。謂先呵之人望不合呵此屬人非今聞呵不止又是法非故曰人法俱非也 疏又云。得呵人。呵者能敗法人。是別衆也。聞呵卽止。雖止亦非。卽人非也。若不止者。自是法非。但以法假人弘。有呵須住。自言我是。聞呵故去。去是法隨。住是非不忍而說。義非獨建。故是法敗也。故礪云。汎論呵者。含有二義。一謂情乖故呵。呵成別衆。二情同故呵。呵成呵不止。意謂上是人非下是法非 又云。凡呵羯磨者。自呵或語傍人。此亦成呵。故五分云。若同界比丘乃至使比座聞。是爲成呵。准此文者。雖不對衆法人。呵直共比座評論。成否亦是。呵限卽落非也。此皆約正誦羯磨時也。五大色者。靑黃赤白黑也。及以上染者。眞緋眞紫也。財是不淨者。卽五邪販博所得。故知販博邪命得財作衣。加法不成也。五衆法對首四人衆法第五受欲者。謂界內五人。應須盡集。一人說欲。餘四對首自恣。故名人非也。互相陳等者。知他有犯不舉發也。言說不明了者。此謂正自恣時說文詞不分明也。時非夏末等者。謂僞令安居竟自恣。今夏未竟而作。是事非也。言衆雖不具者。

有疑偽

不餘字衍

謂僧衆若有難事開增自恣。今有難而作。屬事非也。界內別衆人不清淨者。此明懺堕要對淨戒。以犯戒故不得受他解罪。名人非也。輕重同法者。謂如應量衣應作提懺。不應量衣須作吉懺。今總作提懺者。名爲輕重同法也。又解根本提重覆吉是輕。又可根本覆吉是重。從生是輕。又經說嘿妄是重。從生是輕。今則同時而懺。不陳名相。直合而悔。故言輕重同法。持犯不分等者。立明曾經說淨是持非犯。未經說淨是犯非持。今既混亂。俱將盡捨。故云不分。亦可約犯捨之衣。著用得吉。今未著用。妄言犯吉。若經說戒嘿妄有犯。今未經說戒。妄言有犯是也。亦可如離大衣隨離者。順牒今但言離三衣是也。言妄陳言說者。謂衣不犯捨。今言犯捨。是妄陳說也。財非合捨等者。立謂應屬法非。今望財體是淨。不合捨。故今則名爲事非也。如羯磨疏云。衣財散落。染淨未分。逆將入捨。以是事非。又如畜貿二寶。但合還主。今捨與僧。是名不合捨也。文乞蚕衣。但令斬壞。不合捨之與人。今將捨者。故稱不合也。言有過不陳者。謂提吉兩懺不陳

◆托鈔作託

多少。言界非作法者。謂在自然。輒秉羯磨也。衣物不集者。十衣犯長。但捨七八。故曰不集。妄輒●托人之類者。言我此犯長衣。遮心捨與某比丘。竟心元不斷也。立云。捨懺之時。衣物不盡。還來見本所忘之物。方言我將施人。由本無心所捨之衣。遝爲所忘者染也。七白二中不盡標盡相而集者。景云。標謂欲結界分齊相。謂自然界分。此卽標寬自然界狹。須盡標集。若盡自然而集。卽犯別衆。此舉標寬相狹爲言。若標狹相寬。盡標集也。舉院相圍。卽院爲標也。此相謂自然相也。若淮古師。但盡相集。何須盡標。由未加法。無別衆罪。鈔主從急。故制盡標。據了論三由旬齊內須集。意可知也。私云。了論文別。鈔家錯淮。下當廣破。得呵人呵者。簡餘被治七羯磨人等名爲非得呵人也。礪云。此中呵者。情乖故呵。呵成別衆。後文呵不止者。情同故呵。由秉者非謂言我。是謂呵不止。卽顯法非名爲呵不止。非作法閤托。又呵不止等者。立明唱相既不明了。致令作法之時無所依淮。不知畔齊。如闇中托物也。又云。不識標之處所。妄指山谷。谿委林樹也。

◆挿入後字

◆遥鈔作遙

標相及體三種分齊混然一亂者。立云。壒壁樹石等是標相者。所唱者是也。若從內唱。標在相外。若從外唱。標在相內。言體者。卽所結之地也。羯磨疏云。唱者之所據曰標。羯磨之所牒曰相。作法之地曰體。今不識此三種名。混亂也。不知彼此者。以標望相。標則是此。相卽是彼。以相望標。相卽是此。標則是彼。二界錯涉等者。立謂大界戒場相交涉。中間不分自然空地。故曰也。亦可約二个別住作。亦得重結交互者。前人既結●後人不知。更於上結者是也。卽此重結前後互作。故曰交互。也●遠唱遙結之類。並不成就等者。明有人於戒場上結場。竟卽於中遙結大界。是不成也。又有人先立三種標竟。於大界內坐。先遙結戒場。亦非法不成也。

人雖五百等者。景云。此是縱詞。謂聊舉五百耳。言一一人中五十餘法者。立明如足數文所明也。通諸部簡人合有六十三人。今言五十餘者。有十二人是義立也。自意云。足數文中列懺僧殘四人。謂行覆識人本日治六夜出罪并十誦三人。將爲不足數。故有六

東艮疑卽

十三人。此是通家不足數義。若約受戒四分中開停僧殘行法。應他受戒是生善緣開濟前務。此文既明受戒除七。卽有五十餘種。此解好 受前進止八種調理者。立明受戒篇中。前有八門條牒及至受時當第九門。須曰請置差往喚乞白撿羯磨至受戒當見。今明於八門中。雖復調理次第及至受時。卽白讀羯磨。故曰執文無差也。又解八種調理。及與正受俱不知法也

當法自成不相通練者。立明東•艮爲三。離分卽八。皆是約界人數多少。得兼何法。隨人多少。各相成不相通也。又云如白四法不練餘心念對首等法。又如但心念亦不通練餘對首心念法也。又如本是對首之法。豈得將爲衆法也。本唯有三約緣。故分八相耳。別衆一法多或通之者。謂但心念。但對首。則無別衆。其餘衆法對首。衆法心念。若界有人便成別衆。若界無人則無別衆。有無不定。故言或通之也。或是不定詞也。欲明上之八法。約界無人。離成此八。界若有人。唯歸三法。若界有人更爲八者。容有別衆之過。故曰也」

上來多段不同。總釋第二成壞門義竟。從此巳下次釋羯磨正文也。見增減一字謂爲非法等者。立明鈔意云。我若不具明通塞。恐餘人見增減一字。疑其非法。然成敗實由一字。但不可膠柱其心。須知處所。若羯磨正體。不得加減。若所牒緣牒事增減。無失言不得雷同者。借以外事也。如天雷時。百鳥同驚。萬雉咸雊。故曰雷同。今用此言者。欲明見他增減一字。須知處所。不得雷同。謂言俱不得加減也

昝不敀張有無者。且舉受日羯磨文中。有佛法僧事。受過七日法。忽有看病緣。卽須敀張。除文中佛法僧事之。無增看病之有。未解如此敀動。故曰昝不也。言張者。如琴弦若張。須更別張。今借此言用也。書云。罕或更張是也。或第二第三等者。此是出法家語。今依文誦可惟之極。老師多犯。或無文稱事者。景云。如受日羯磨無乞辭輙內乞詞者是也。慈云。如看病賞勞無六物。將餘物賞者。無文但有其事。又如蚕綿不合入捨。今將入捨。無文有事。今若妄牒入法。皆非也。此中數句。皆是欲釋羯磨。且商略諸迷之背也。有文無

事者立明如分亡人物中有實勞三衣六物之文今闕衣物名爲無事或可約看病者無德亦名無事今依律牒衣賞名之皆非法也又如結淨地律有結文而無唱相事以羯磨牒唱相事亦不應法也此有藥無病亦不稱法 俱有俱無者謂有病衣重開離大衣名俱有也無病衣輕無文開離是俱無文又云如亡人有三衣六物看者具德名爲有事律文俱牒合與名爲有文其事與文兼備故曰俱有此是有藥有病故稱法也 若六物既無看病缺德名爲無事律不許賞名爲無文今輙加法者一向不成也致使傍人加敀重增昏亂者立云此上不識聖教之人見他作羯磨或時有增減自心轉疑惑昏亂也此解惡 深云傍人加敀者謂秉法人既不識增減之意傍人卽教使此秉法之人轉加昏亂也闇誦不入心府至久聞等者府由舍也謂不入心舍耳言執文高唱等者卽白讀羯磨也言呈露久聞者呈由示也露者顯也謂我曾見聞此白讀之人故云也

觀事乃同於法者且如受戒一事謂三衣等師僧如法身無遮難是事白四聖教是法人問云若个是事若个是法乃答言身無遮難衣鉢師僧如法是法白四羯磨是事一對反之故曰觀事同法也又解羯磨五句中第一第三第五句是法第二第四句卽衣鉢等名是事今則不了此事法見法言事見事言法闍他增減事中之言謂亦同法不得增減故曰觀事同法也此解好 而人事兩緣冥逾夢海者人是能秉法僧事謂所被之事如前七非中人非事非俱不識也逾是越義亦是過義明其冥漠不識人事兩義過於夢中見物又如遠望海中不知其深淺際畔也量時取法全是師心者立明如有難佛開略自恣說戒然難有遠近故略亦隨長短今難猶賒遠卽便單白云略作自恣者卽是量時取法故云全是師心也又如戒場上唱三相結大界者並是量時取法也結罪罪當深爵等者不以愚痴得脫隨作犯根本更增無知不學罪故曰深爵也

言同法之儔者二人爲伴四人曰儔也

正宣情事者立明今僧白月十五日是情布薩說戒

是事事順法應也者。字林云。應（於興反）應者當也。謂事法相稱曰應也。今明所作說戒之事順於聖教。衆既清淨和合無諍。人如事。如在緣既具。秉羯磨法則成。法能被事。法有成濟之功。事無納非之目。故曰事順法應也

各有其志也者。謂意志也。謂上雖明單白解釋。已竟但是明說戒單白。今則是白四家單白。由二文不同。故重引解。准理不用更明。然恐後學生迷也。又言各有其志者。單白白二。兩意不同。故言各有其志也

二是沙彌某甲從和上某甲乃至牒緣兆正宣情事者。立云從此某甲和上某甲乃至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是情也。從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衣鉢具者。是事。故曰宣情事。言緣兆者。應師云。兆猶機也。事先現也。亦曰形兆。有云。如萬物初欲萌曰兆。還還生長。欲明單白之時。猶未得戒。但是發戒之萌兆也。謂有兆朕耳。今羯磨受戒一發已後。能生萬善運運增長。至於佛果。如上萌兆漸向生長也。立云。兆還是緣也。如世卜筮於吉凶。則事出於封兆。明今受戒要

七今疑合

假其緣。卽衣鉢師僧也。今欲知其得不。驗緣乃知得戒不得戒也。得與不得。出自緣兆。緣具則得。不具不得也。又解兆者表示也。意明今集僧作法。告僧•今聽欲作何事。舉此緣來。表示擬作受戒之事。如[illegible]（音戶）之封兆表吉凶之事也

告衆重聽乃至決判之緣等者。白中已言大德僧聽。今復言之。豈非重聽也。正辨牒緣及以根本。至豎其可不等者。謂從此某甲從和上某甲乃至年滿二十三衣具來。此是牒緣也。從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此是牒根本。故曰正辨緣及根本也。從謂字已下。是釋成根本意也。單牒根本決判成就者。謂但言僧與某甲具足戒。不更言此某甲今從某甲乃至三衣鉢等。故言單牒根本。不更牒緣也

若事輕小無有緣起至不牒事等者。總舉白四事大皆有緣起。故有第二句。就輕小中無緣起。乞辭則無第二句。無緣起者。如差人等。但有四句。有緣起者。如諸結界須比丘唱相。如說戒則行籌唱告。皆是緣起。則具五句。又無乞辭者。但有四句。若有乞辭。如受戒

懺罪等則具五句也則白中五句除第二句者即如受日羯磨文是也若有第二句內乞辭者即如受戒羯磨文是也

文隨事顯故限局等者立明以牒緣之文隨前事而顯如作說戒牒其說戒不得云自恣名文局也義則通是告僧故曰義存告衆言決判成就故通一切者謂此第二第四兩句文雖局事義則通一切單白也由一切白中皆有牒事告衆也

白二白四中間牒緣牒事者且如白二結界則有緣有事文云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大界相此曰牒緣也從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此曰牒事也又言牒緣牒事隨機不同者羯磨疏云試爲擧之如結界云舊住比丘謂牒緣也牒方相者謂事本也說戒白云今僧十五日亦是緣也布薩說戒亦事本也受戒白云某甲從和上乃至三衣鉢具並是緣也今從僧乞受戒即事本也如是例通一切羯磨緣本皆同至第四句中單牒根本略却前緣不得雙牒所以知者故結界文第四句云於此相內結大界豈非單牒本所

今讀疑直下同

爲事也說戒第四句云和合說戒亦是本也受戒第四句云僧與某甲受具亦是本也本義是同故曰義通也上約白中如此就後羯磨中亦然故疏云羯磨法中亦有單複不同謂誰諸長老忍前緣本雙牒長老忍已後單牒根本勸僧和忍今約文作如結界此住處比丘爲緣僧今結界爲本誰諸長老忍僧今結界下直明結相竟下牒於舊住此略緣也除白二唯知受戒亦爾誰諸長老忍前還誦白中第二句緣本雙牒長老忍後單牒本云僧今與某甲戒者嘿然不忍者說餘白四例然據此模軌豈有浮亂

誦文亦失者只爲不辨前事所以即失也

羯磨中頭尾一言不可增略者立云擧一例諸羯磨正文胥有四句在文可尋景云此擧頭尾也誰不忍者說之中間豈得增略擧頭尾以兼中間也此解不然濟云此非約單白上明之直是約後羯磨中明之羯磨中唯有四句耳兩句是法兩句是牒事從僧已忍下非羯磨正體直是結勸辭也今云頭尾一言者頭謂大德僧聽尾謂誰諸長老忍此解未詳有言大德僧

聽是頭。誰不忍者說。是其尾也

增繁減略詁訓不同者。應師云詁訓者。古文作詁。今作故。同用姑護反音。故說文云詁訓者古言也。訓由導也。又教也。欲明古來翻譯音旨不同。致令繁略不定。如或云大戒。或云具戒等。文義不失詁訓。所傳非無兩得者。如云大戒具足戒。皆得。且如和上一義。隋朝彥琮譯取梵音烏波弟耶。唐三藏即云鄔波馱耶。舊云和上。皆是梵音輕重不等。此正翻或為親教。或云依學。以漢類梵。彼此皆成。故言非無兩得。雖語有別。取義兩得也

然羯磨戒本作法相似者。律云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故曰相似。豈不合誦耶

羯磨聖教佛制誦持。況於呪術者。此語倒也。應云呪術尚令誦持。何況於羯磨。此解非自意云況於呪術者。此謂訓況也。謂律序中將戒以比況於呪術也。故律序云為一切人故。降伏諸魔鬼神仙五通人造設於呪術。為彼慚愧者。攝諸不慚愧。如來立禁戒。半月半月說。已說戒利益。稽首禮諸佛。欲明佛制教況於呪術。呪術被事未聞白讀。羯磨被事。豈不須誦。無有此法者。無有白讀羯磨之法也

答律中十誦尼為僧作不禮等者。律中即四分律也。與十誦合明。故云律中十誦也。彼云四分尼為僧作不禮羯磨。事起迦留陀夷罵打比丘尼。或唾或水灑說麤語陵辱云。汝多婬欲事云云。諸尼舉過白諸比丘。比丘為白佛。佛令尼作白二羯磨。不禮此迦留陀夷比丘。後若隨須尼須為解。四分唯有此一法耳。十誦尼得與僧作四羯磨。不禮不共語不供養不問訊。前一與四分同。故今鈔唯顯四法也。濟云迦留陀夷初惱亂尼。佛教尼莫禮。猶得共語敬畏問訊迦留陀夷既見尼不禮。又即嗔罵。佛令不須共語。猶見時相敬。又復先嗔罵。佛即令尼見時不須共敬等。不須現前自言者。約尼為僧作此四法。只得遙作。不須喚僧來也。作此法竟。無違八敬之法也。餘不互通者。如上來三法。僧為尼得作。此法尼不得與僧作。故曰不互通也

除所為作羯磨人者。謂雖不得對尼及對俗人說戒

羯磨若爲尼出罪及爲俗人受戒得對前秉也立云此中有通塞不得一向而斷若如尼欲學其法得聞僧家作法若爲求解則不許見聞也下三衆一向不合見聞也獨爲王說戒令心淨者立云爲王疑比丘半月常集不知作何事所以開令王聞使心淨信故四分十五嘿者如律雜揵度中舍利弗見羯磨心不忍嘿有三五十五種初五不和合五種非法嘿然一若見如法羯磨嘿二得同意嘿三若見小罪羯磨四別住嘿五戒場上嘿二五種如法嘿一見他非法嘿言不證物二見無好伴二重罪羯磨四同住五在同住地前十種有是有非三五和合五種一若如法羯磨嘿然住之二若與欲三從可信聞四若先在中五嘿然而坐也

不同前解等者謂不同古人解故云前解也古師云至誰不忍者說此是竟時也今不同之既云不忍者說若說云何故知約結歸之文是竟也謂僧已忍下方是竟處必無人呵亦可同古師解故言任意兩得也

○結界方法篇第六

先辨此篇來意者前既明僧是能弘之人次明羯磨即所秉之法人法已具必有所被所被之事隨務不同約情非情通歷於法今茲結界正被非情然界是諸法所依衆同之本攝僧大要故有此篇來又解初第一篇顯其宗體次有三篇總辨其人人即備矣乃堪御法故羯磨一篇統收其法但法不自立起必託處故此一篇正明所托之處也又可上雖明羯磨如非欲作何事事之所要莫先於界故有此篇來也次釋名者礪云作法限約局此斯同目之爲結彼此分隔各有差別名之爲界曰結界又解依其限約加以羯磨稱之爲結各有壃場分局目之爲界若准了論疏中西音名四摩此翻別住謂此住作法不通餘處各不取欲名別住若依律本俱云界者加法約處除彼局此故曰界也律中云何界現前白二羯磨唱制限者是也此中廣明其七種結之儀則故言方法辭解開結意者良以羯磨說戒任持正要匡救綱紀法無過此宜應同遵理無乖隔但以自然藂集致衆勞疲妨修廢業特是可愍大聖知時聽境局結當處同

法。為斯故是以須開。一開已後。凡秉衆法。非界不成。古人依了論。界者梵言四摩失者錯也。應知界者直四摩也。失屬下句。自是漢語失語過失也。失義有五種。故了論偈云。及四摩失有五種述曰失謂過失。論自釋立破國土。謂王不許破國土地。結為別住。此結不成。二破僧伽藍。云云。三別住相接為一相。謂兩界共以一石為相。兩邊各結。此亦不成。若共一山兩邊結成。由相大故。四別住半過本別住。謂相涉入。五以別住闌遶別住。謂不留自然地也。此曰五失。古師不細尋文。乃將失字連上讀之也。立云。就此序中大分為二。初從至許無乖隔來。明開結有益。二說序文來明不結有損。今即是初。

結界元始本欲秉法者。由律文云。非作法地不得行僧事。故須結界。以秉於法。其原字厂音孚下作白。白下作水。謂清白之水曰泉。由原也。取其元始本義也。

由羯磨僧宗綱要者。謂羯磨聖法之綱紀要務也。衣以領為要。網以綱為要。僧以羯磨為要也。有生善滅惡之功能。匡救佛法之用也。故前篇云。僧為秉御之人所統。其唯羯磨。即斯義也。像運任持功歸於此者。像是像法時也。運是轉義。欲明時移遷謝。從正法至像。從像至末也。若論任持佛法功益之先。歸於羯磨。但羯磨之設。假界而通。此言皆欲遠生起結界之意也。濟云。佛法唯以界為根本。若結界不成。一切佛法皆覆滅也。由界不成。受戒不得。羯磨不成。更復有何佛法可有也。廣說如感通傳明戒場力等事也。理宜十方同遵。許無乖隔等者。立明佛在之日。三千界內一化之中。凡有法事。並皆同集。故曰十方同遵。言許無乖隔者。謂一化內。謂皆須無集。不許乖背隔越也。上明結界有益義竟。但為剡浮州境不是。第二不開結有損也。此即閻浮州也。亦云剡浮州。處大海中洲渚之上也。贍是遠也。亘是包關義也。亦云遍也。此亘字上畫是天。下畫是地。中間安日。謂上極於天。下極於地。中包於日。是遍滿義也。

期要難尅者。文云。有二種難尅。一時難尅。如說戒或十四十五十六日也。二事難尅。謂或是說恣。或是懺界生善滅惡之事也。毋論云。佛在世時。常在王舍城

中說戒至十五日。諸比丘遠近不避疲勞。詣王舍城聽佛說戒。佛知諸比丘勞苦。卽問諸比丘方所。隨其方所住處說戒也。恒事奔馳者。謂有得羅漢者。神通而來不爲頓極。若未得聖者疲苦難言。

一攝衣界如衣法者。謂攝衣以屬人。使無離宿之過。如下二衣總別法中廣明。二攝食界如藥法者。謂攝食以障僧。令無宿羹之過。如下四藥法中明也。二攝僧界是此所明者。謂攝人以同法。卽是今篇正宗也。

未制作法已前統通等者。謂同盡一化之地。並是統通自然也。此謂汎明天下自然之地。有此聚落蘭若水道等事也。

或空有不同者。此明空是蘭若。有曰聚落。言水陸差別者。水謂水界。陸卽道行界也。謂未開隨處局結作法之前。卽此空有水陸並盡須集等。故曰也。先且一種自然。約此以爲集僧結其作法之界。不可更盡一化集僧。後因難集。卽開作法。須期齊幾集僧。則須四化集也。故知非是先開四種自然。但是相因故有。撿諸律文幷諸人共議。意並如此。既立宗竟。今須消文。

※者鈔作眞

※手疑平

如下後因難集便開隨境攝各有分限等者。此謂因開作法。則明集僧可齊此爲限約。隨前自然之境各攝其僧。故言隨境攝。謂爲有結界。卽開隨自然之境攝僧作法。非是先開自然之地而秉法也。約處四種者。卽是蘭聚道水等。言定量分六相者。謂約上四蘭若有難無難。聚落可分別不可分別。幷道水爲六。

二者作法界等者。此正明作法界之意。上雖前明自然之義。非先開自然。眞是今文預前手章自然集僧限齊也。由自然限約等者。謂此意云。向不開我作法。直欲單開四種自然者。則不可我情。又復若直匡開四種自然。不開結作法者。又地弱不勝羯磨。故下文云。或作大法。地弱不勝。卽其義也。故知開作法之意。爲自然不堪秉法。又大小不可依。故不堪單開四種自然。故佛開結作法也。立云。大共京中大德平章此事。咸云先一化集既疲。卽開四種自然。齊量同集得秉衆法。故今鈔文云。聽開隨境攝。卽斯事也。謂聽齊自然境內攝僧耳。既自然大小不可我情。又不可用。不可捨。卽開結作法住處。大小結之。若此而明先開

四種自然後開作法此解亦順文可尋設有大小教文已定者此明欲結大界之意爲護夏衣攝僧等若依此自然則不遂我意復不可增減爲教文已限定故如齊六十三步一拘盧舍水洒及處等此並佛之誠言制此限約不可不用有人云設有大小者大謂盡一化集小謂隨聚落等四處集也用則不可捨則非制者此有二解初明自然定量有六制之大小故爾今若依用未堪稱遂我心謂或有人欲得闊此則大狹後有人欲得狹此則大闊今若可用不愜我情今若捨不依又乖佛制或作大法地弱不勝者即明羯磨法有生善滅惡之功故云大法欲明自然之地體分齊弱不勝此羯磨也令揩式軌定任情改轉者此明開結之意是模範軌則之義不可移改也非此作法餘不能辦者謂若非此作法之地不得秉羯磨之法餘諸自然不能辦羯磨事也

鈔無一字

准强一百里者此明不知界量大小如何引四分文中十四日說戒十三日先往不得宿欲者計應當日行至合有一百里欲出故曰强也雖有二文者即上

四分幷毗尼母論也

鈔無百字

逾三百由旬爲量者梵之量名也或言由延或言踰旬或言踰闍那皆訛也疏云正音踰繕那此無正譯乃是輪王巡狩一亭之舍也同此方驛亭局里數大分爲言四十里相傳爲定何故有大小不同立謂亭住處亦不定也如今時驛頓等豈定里數或三十五十里隨中邊山川水草之便即置故有三品不同合角量取者立謂此防巧也今若直量四種有餘故令角量證前自結定員非方也濟云今言角量者恐從四方而量角則長也今合角量不廢界亦界方但四方則減從角爲盡也此謂中邊山川不同致行李不等者中謂中國邊謂邊方山則高川則下如住此山頭望彼山頭邊道可有十里若更下山行去至彼山頭長有十五里也欲明約地高下故由旬有大小平地則四十里山處則六十八十也撿多論云如一拘盧舍者有四百步拘盧舍者摩竭國是摩竭國一拘盧舍當於北方半拘盧舍以中國地平是故近也北方山陵高下是故遠耳又云中國多風遠則不聞

檢疑被

鼓聲近則聞之。是故近耳。北方少風遠聞鼓聲。是故遠也。所以南北有遠近者。以聞鼓聲有遠近。故云拘盧舍者。是聲名也。凡言鼓聲所及處。是一拘盧舍。律師云。此是定義。四分衣法中。由旬准有八十里者。四分明琉璃王殺釋種時。諸釋子善射。放箭射王兵士。或十里二十里。的者。王邊或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里。的中王邊者。或一由旬箭至王邊者。釋子皆持五戒。其箭不傷人及馬。但至馬前後。或中鞍韉。其王大怖。退歸欲休。時有智臣。諫王莫退。釋子持戒。必不傷人。王即前進殺釋子蕩盡也云云。今既言七十。竟即云一由旬。明知由旬應是八十里也

通用所歸准律文。意應百二十里以下品爲定等。者謂今通會諸文之說。有指歸須准上引四分文。强一百里之意。應是百二十里也。言以下品爲定者。謂上引智論由旬有三品。下者四十里。今准下品三个由旬。故百二十里也

尼結界准得方一拘盧舍者。立謂即五里也。若有難亦得。准僧祇解。本界更結三由旬也

以僧數有四人衆起乃至二十人衆起者。濟云。中間越却五人十人衆起。故曰乃至四人衆起。非謂說戒。說戒令同集。豈得獨於作。蓋是懺中品之蘭。用四人僧五人衆起者。即是准祇中懺墮五人僧也。不得言是自恣五人僧也。自恣一年一迴。作豈得云數有也。十人即受戒。二十人即出罪也。又四人衆者。即被囊等亦是也。戒場極小容二十一人者。爲懺僧殘時能所有二十一人也。大者須四十一人。通爲尼出罪也。礙。問大界不得名場。小界獨得稱場名者。答言大界處所寬遠。又是僧住處。本非專爲滅惡生善。故從大受稱。不與場名。結界場意。本爲別人生善滅惡。有簡穢取精。如似世人治五穀之場。就喻彰名。故云戒場。若爾餘三小界。亦是生善滅惡。何不名場也。解云。竪標結者。久固作法之處。可與場名。餘三小無標。非是永久作法之所。且從數人處。以受其目。一爲受戒開結小界。立初且齊坐處結之。後沙彌來時。師僧退少許處。使受沙彌半身作法。即得成也

舊准戒場身外有界等者。此明古師立此小界。使

即堅標唱相今則廢之何者結此三小本爲難緣遮惡比丘今若身外有地未免人呵是以依文取義必不然也又云諸比丘坐處已滿齊爾許比丘坐處結之明知無外相也言如正加中者指下正作法結文中也彼中廣料簡受戒法云僧一處集顯知集處之外無別界體又律文中界外呵不成呵若有外相即納呵人乖於文意也二爲說戒事下至四人直坐者立明齊坐處結之行籌時即退少許合行籌者容一師在界內即得三自恣五人圓坐者立明四人四面相向五德在中央四向自恣

若事作已即制令解不同前二者謂前大界戒場爲二也此之小界制令解者既無標相恐後人於上重結不成也

位則有三者謂大界戒場三小也

四分文中亦結村取者謂結衣界云除村村外界明知僧界不簡村也又云既言除村村外界明知大界上先有村也以其僧界前生衣界後起耳

除常有橋船得結者此明開也如多論設有河水大道亦得合結但取岸相爲定及淺水無難准理應得者此明深水無橋是有難淺水有橋是無難故云應得也獨不能度此通界內外者立明尼律中不得獨度水不問界內外皆犯今據此文明知尼界得合水結也僧尼亦合同之私云此釋亦通只是大疎上既言律云何者除常有橋船等也顯界內得合水結竟今引尼律意者乃顯淺水即得合結取深水不合也又云水者獨不能度此通界內外者謂尼獨度水戒由水深故褰衣度之被辱爲緣向若淺水不致此惱故曰獨不能度也知結界深水不合取也言通界內外者便言其外正意取於內義也

答一肘已上者得且引了論疏如一大山各結別住等者立明山東人指山爲標山西亦指山爲標兩家同一山爲標者亦得也肘者大者尺九小者尺八又引一繩別住謂繩尙得爲標繩下是界體繩兩邊作兩相除物明知得爲兩相也言二繩別住者如一大聚落兩寺相近一欲結界一不肯和由不同意故即用一繩圍戒場一繩圍大界引出蘭若唱相結之結

竟鑿其蘭若處爲坑恐有比丘入中作聚落中之別衆（如了論疏第三末亦如下引賓師飾宗明之）

答若園者取內中央等者立云如樹要取中心爲相恐樹長大欲意可見也景云如取大樹以爲界標應取樹中分相內外即是正與標分相應也言或取外畔者立明如取柱爲隨於內外也若尖斜之物隨取一分爲限等者此明標或尖斜則隨指一分爲相不定須記尺寸處所餘他物准此者今論石木除斯以外皆與他名

或標即體等者相在標外言或標異體者相在標內也言相必體外者此明其界相必接其體外也臨時處分三所不同者即是上之標相體也

文中若東方有山稱山者謂四分文但作此明也合從東方而唱在後諸師皆從東南角唱使易知分齊若從東方唱至四維則難擬當也破夏至護食等緣者即依界安居也言離衣者謂依界結攝衣界也言護食者即是委知界相不得將僧食出界賓云古來行事之家藍大界小及一寺中結多界者從置食處取食將至界外藍內及至寺中別界之內皆言犯盜者今詳不然事緣一寺義同一家豈由界隔便爲局礙且如食同法別界者不解舊界直結食同故知不由界體局食而論法同食別界者須解舊界更結法界故知結界本意爲法而不爲食以此推求故知不犯若言決定界局食者儻有兩寺同結一界即應食遍若許遍者反招盜罪又若決定界局食者謂莊磑所應不許噉於常住僧食又解依界上結淨地也（濟同後說）

若將空地爲處空則無相可指等者景云謂空處不得爲界相以無可指故言必有其事隨時准行等者立謂如結小界名爲隨時故言或是一席作法以是一時說恐等不通於後集名爲一席作法言聊知空礙兩分者濟亦云立明空是自然之地礙是今僧作法結三小界之所也聊者頃也率也景云空礙兩分者如三方有山石一方則空亦得取一方空邊爲相分齊也

善見云相有八種者彼文云一山相二石三林相四樹相五路相六江相七蟻封相八水相既有八門不同

令窩疑成

今卽是山相。下至如象大者。若直指山。還是不識分齊。要須約檀尺寸峯略處一門也。下至三十秤若漫石不得等者。賓云一秤十五斤。合四百五十斤。纔可方圓三尺。許言漫石不得者。謂有衆多石遍漫也。賓云平漫小石也。三林相者草竹不得體虛不實者。賓云草林體虛。義在不或然竹林逕冬不死何曰體虛。不許用者。應是竹則引根散生莖之相似生既不息根移。謂之不定故不堪爲相也。五路相者。要經三四村人行來往。始得爲相。若汎爾向河取水路。向井取水路。向田之路。𨒪不得爲相。覓柴路等亦爾也。六江相四月不雨等者。要經百二十日不雨。此是極旱時也。若是潮水不得爲相。潮來是江潮去只是陸地。故不許也。故彼見論云。好王治化五日一雨。不以爲相。一如鈔文四月不雨常流。方得作也。八水相者。彼論自然池水得作。若通水入田。或堈盛水。悉不得作界相。五分云。以衆生及烟火者。謂指牛馬猪羊等。以爲界相。或指聚火火烟等。皆不成爲相也。准論徵律城壍等緣者。卽善見徵四分律也。四分明城壍汪水。今將見論來徵之。城壍得成。故言可知。餘汪水草𧂐等。則不得也

主客俱委無有濫矣者。既題牓示欲令主客識知界相。故云無有濫疑。上來釋標相竟

從此已下次明界形。隨方屈曲住處辨形等者。謂界形不定。親撿善見論中有五種。一方。二圓。三鼓形。四半月形。五三角形也。明了論疏有十七種。皆謂曲直量沓不同。今略舉多少。以爲神解之路。頌曰。圓角水山殿。月性圍門。士四繩尼塞塔滿狂等別住。一長圓別住。二四角別住。三水波別住。四一山別住。五山殿別住。六半月別住。七自性別住。八圍輪別住。九一門別住。十方士別住。十一四廂別住。十二二繩別住。十三比丘尼別住。十四優婆塞別住。十五籬墻別住。十六滿圓別住。十七癲狂別住。若辯其相如了論疏第三卷末。又如飾宗記第八卷初釋也。今且依賓飾宗釋曰。別住有十七種。(謂遂地形有十七異。安標相竟。先結布薩界。次結攝衣界。次之十七皆爾)一長圓別住。(中間狹長兩頭形圓相去一丈或五尺地闊但安石以爲標相)二四角別住。(形方四角)三水波別住。(地形稍曲如水細波)四一山別住。(山以

本抑入四字

為限。五山殺別住。用一山殺為齊限。六半月別住。形如半月。七自性別住。條若有山或水為限。八圍繞別住。先小別住，或三或四，外開一步或二步為自然地，於外別結大界圍遶，如鐵圍山圍四天下。九一門別住。一邊開門，猶如門巷，巷中之地即是自然，若門穿過便成界，但由不過，故號為一門。十方土別住。總方土郭邑，併為一界。十一四廂別住。居頭相接，周匝四廂。十二三繩別住。郭中結界，僧覺難知，或復有人不肯與欲，開以繩圍所欲結處，結處若欲作大小界，須安二標，若不結小，但須一相繩遶二標，引出郭外至半由旬，別作小界，亦以繩遶作二標，郭中界僧盡集外界，先解不離衣界，次解顛狂界，次解尼布薩界，次解比丘布薩界，恐僧先結，故先結小界，後結大界，郭內外同時界起，界起除繩，若郭中衆郭外界褁，亦須與欲，恐破法等，故須烟壞郭外界地，或種蘿刺，不令僧入，二繩相連，因以為號。十三比丘尼別住。為尼結故，人解尼寄僧界，作羯磨時須白比丘僧聽，方得尼於僧界，若自結界，後若作法不復須白。十四優婆塞別住。僧為作羯磨結也，若無此結，優婆塞來此中受利受八戒，布薩須取結餘處，優婆塞欲若有此界則不須。十五籬墻別住。以籬墻為齊限。十六滿圍別住。形如鏡面。十七顛狂別住。顛狂比丘不可制錄，僧作羯磨若不在衆，要在界中，若其出界，僧作羯磨僧則得罪，故狂至處援界更結，令作法時狂在界中，與謀云此解不可，此人在界不與僧欲，云僧得罪，何容出界反得罪耶。

一丈五尺以石次之者，此正明如今山谷既高下如水波，欲結此下為界，其上嶺頭則高，幽谷則下，若直安四標而唱者，則不知分齊，故須石石相望，則易明也。賓云非地形高下如水波也，謂界邊畔出入凹凸，猶如水波也。無戒滿閻浮提者，只為結界不成，受戒不得，名曰戒也。

從此已下，正明唱法。今行事者據易為之者，謂律文令從東方唱，然今若從東方唱至東南角則難名目，今須從角唱為齊限，則易顯也。

不容紕謬者，禮記云紕由錯也，謬者亂也。如上者，謂如上空野中唱相云大德僧聽為僧唱四方相等也。若有隔障穿墻過等者，此謂唱法纔惛而度，非謂破壁過也。上來數段不同，總是釋第二豎標唱相門義竟。

三明集僧與欲者，非謂結時須欲，故立緣箭之使知結界無欲也。此是舉有以顯無也。若標寬界狹，盡標集之者，謂依標集僧，不依自然界也。古師不許此義，如下更明。僧祇云避難界者，景云以夏中有命梵二難，合結百二十里避之，後若更有應展轉避之，亦不限多少也。今鈔引此證知須知盡標集，撮彼文中有比丘呼來之語也。下引有師云者，是礪師也。從有師

云下。至故須集之來。並是古師言也。從誰理不然。下是鈔家語也。策云。其標寬界狹。顧律師亦令盡標。集礙淮盡界集也。上言若出界已作法結之者。謂三由旬內有僧呼來。如其不來令出界也。然後加法。撿祇文云。有一住處諸比丘。前安居後安居日已過。有事難起。若賊難若王難。若奪命。若破戒。若水多虫難。不能得淨欲至餘精舍。避此諸難。去三由旬內若彼有比丘。若呼來。若出界去。羯磨結之。此祇文意。別乃是避難至彼精舍。喚彼精舍中人。共結界。其彼精舍去本難處有三由旬。豈是齊三由旬集僧也。直是到他精舍中。喚他集。若不肯集。令出去。已即合結取三由旬也。無正教可准者。謂在律不言名為無教可准。斥其古師之執也。汝言不取標集無教可准也

若標內有村。縱自然內不欲取村乃至村內比丘不須外集者。濟云。此明於蘭若處結大界。界既闊大。中間有聚落。故曰村也。今不欲取此村。故唱村除之。其村院相既周。即名可分別聚落。乃與蘭若界別。何須外集來也。本意只為不欲取村。故唱內相除之。非為

令欲下鈔有者具二字

比丘在內。故須唱也。向若不唱。出無別衆之過。由聚界與蘭若界別。故又言村內比丘不須外集者。景云以村院相周。故村內不集。不犯別衆。圍輪別住者。立云。如一聚落中有衆多別住。各各自結為界。今有人更合盡結大聚落為界。則各各唱內相除諸小界。然後唱外相結之。舉喻如般盛盤也。如了論疏可尋。上明集僧義竟

二不得受欲有三義。一結界是衆同之本者。有云。對後法為言。餘法是衆同之末。並依後起。故開欲也。二自然地弱。不勝羯磨者。立明欲本應羯磨。以自然地弱。但得秉二三人法。必不勝羯磨。何勞說欲。若是別人之法。又不勝羯磨也。故羯磨疏云。以欲之所在。必緣僧務。自然薄弱。力所不勝。有人言結界白二。乃前開欲。是末緣。必憑僧起。界是作法。強故攝之。三令知界畔至護衣等者。若開欲緣。終非委練。故羯磨疏云。界須制限。若結開欲。終不諳委。故須通集。礪云。結界無欲。三義釋之。初一同鈔可解。第二云自然地羸不勝羯磨等者。謂未有界。故自然中作法弱。故不攝

欲。餘羯磨遮界而作。強故攝欲。三令識界分齊。不擬僧事。又無破夏離衣之難也。策云。然此三意。前是人情。但知四分不開與欲。何勞推究。尋其所由。若準他部。結界亦有欲法。故隨機不同。不可和會。言護夏者。謂依界安居。須識限域也。言別衆者。不問法別衆食。兩衆皆約界內有別。外非犯。言護食者。常住僧食。不得出界。忽若藍大界小。將食還房。豈非犯盜。此義非理。如前資已破。說蓋是約界結淨地也。言護衣者。依界結攝衣界也。上來釋初緣成門義

二正加聖法等者。資云。唱相人不得作羯磨。羯磨人不得唱相。由秉法時。牒唱相人言此住處比丘爲僧唱四方大界相。豈可自牒。巳身然唱相法。律文不制三遍。今行事者爲耳。素律師唯一遍。又唱時令穿鑿壁者。諸部無文。卽是非制而制。須知。濟云。親問南山闍梨云。不用三遍。恐唱者或不分明。故令三遍耳。據律只一徧。卽得。又唱相比丘不得稱名。又羯磨結時。亦不得牒唱相人名者。表無別爲故也。若稱人名。恐人生疑專爲此人結也。然五分文則稱名作法。四分僧祇皆不稱名。礪云。加法文中云。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者。卽問稱事與欲。餘事不成。今此云說戒。類似稱事。應專得說戒。此問意。如說欲若云其事與欲。則不通餘事。而用謂稱僧所秉事也。今此結界既稱同一說戒。亦是稱事結此界。應但得說戒。不通秉餘法耶。答。此先後不同。故使有成不成。謂說欲稱事欲法在前。作羯磨在後。故不成也。今稱事結界。先言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後乃稱事。言同一說戒故也。今雖有此料簡。然是佛立法。一時不同。何可會也。宜問結戒場中何不言同一說戒者。答。戒場本爲衆大集。難別開結也。說戒通制本據住處。場非住處。故不云同一說戒也。問。說恣二法須戒場僧集。餘法不須集者。答。此二不攝僧法位。居行淨之人。故制界之內外普同導。故羯磨餘法所被多途。無局於時。多緣別務。若開通集。還復相勞。徒有前開。終無後益。故作法時。異界有人。不兩相集

從此巳下正明戒場之義也。必須細心方應遂事等者。夫欲結戒場大界。要須三重。豎標。若以疏遺於中

朱疑成

衆法不成。致使受戒不得。故上文云。但爲三相難明。恐法不練。略引圖示。然依圖唱。相使難學曉迷。即其義也。言細心者。簡麤心也。遂事者諸事如法也

從此已下。正引圖示學衆也。圖下注云。乃至餘方准此。者謂且據南北爲言。其東西四維。亦須准此也。注云。若結作法已隨相標遠近等者。謂結界已各有法事。隨作法標相集之。不須依自然。朱方也。五相遠近者。謂今且舉不可分別聚落明之。餘有可分別聚落。有難無難。蘭若道行水界五種之相。例此法也

若作二法竟。乃至不妨二處者。謂若結戒場及大界。二種羯磨竟後。二處有僧。互不相妨也

帖字版本不明疑爛

若明外相必在院外唱之等者。謂既有戒場•帖墻。今唱大界外相。要須從墻外唱。若從內唱。則與大界內相合。是以不得。又不得入大院墻唱之。由不見其相者。立云。如土墻或闊五尺六尺等。謂唱墻下中央爲相。故言不見。濟同此說

若不依此解坐餘處亦准不得者。謂若不解此圖。於餘別處准行。亦不得也

彼疑後

五分云應先結戒場等者。首疏云。謂彼律中。先於界外結場。後因賊難。故還僧坊結之。即須先結於戒場。•彼結大界也。若先有大界者。可捨已後結場竟。更結大界。據此文意。同鈔所執。然與鈔中問答之意不同。此五分文。令捨大界已結場。鈔中即云應捨已更結。即道是捨戒場已更結。豈非錯耶。礪云。令先結大界。後結戒場。以大界內令安場。故然此發亦合通。成以結大界。還留戒場及空地。故今鈔不許者。當部雖無文。五分母論皆先結場。後結大界。今須依彼。毗尼母

濟見亦同此說者。濟云。母論應先結攝食界。次結戒場。後結大界。最後結攝衣界。若欲解時。先解衣界。次解大界。次解戒場。後解食界

今猶有人先結大界者。濟云。即礪律師也。亦是相承古人之執也。古。人據律文次第。文云。以大界內安戒場。故以律中先時未開戒場。先結大界。復有緣開結戒場。戒場之文。乃在於後。古人即謂場是大界之後。不究義意也。緣起雖令大界內安場。蓋是據後結大界邊場。故場居大界內也。若據緣執者。如飲酒戒

娑伽陀醉臥道上。為俗所譏。以為緣起。亦可今房中自飲。應不結提。又如須提那故。二為緣今時起者。豈論新舊。又古人執受日。要先受七日。次半月後一月者。亦據律文次第。今時約緣來即受。何得論斯次第也。賓云疏意令先結大界。後方結場。謂作三重標。巳先唱大界外相。次唱內相。謂留場及空地等。羯磨結大界巳。方集場中結場。非謂遍結大竟。於上結場也。但不成後法。故須解之者。立明後法。謂有人於中受戒。儀罪不成也。則遮僥倖者。羯磨疏云。非分遇福。故曰也。有云僥者遇也。倖者慶也。應師云。僥倖者。謂非其所當而得之也。小疋云。非分而得。謂之倖也。欲明先結大界後結戒場。於中受戒不得。若不知是先結大界。後結場者。事同佛未制前。開得戒也。賴有此不知之路。而開得戒。故曰也。

總唱三相巳具加二種羯磨者。立謂有師行法。便於場中具唱三重相。即結戒場。併於戒場中即遍結大大界也。故曰具加二重羯磨。上言界內不集者。即不盡自然集也。或有界內遍唱三相巳。隨界加法者。謂有人行法。則時一時唱三相。是非法也。應須先唱戒場外一相。即須加其法結之。言隨界加法者。加法雖如唱相非也。此是自然界內唱也。立云。其大界還得成。但戒場不成耳。或於大界內遍結者。謂有師於大界內唱三相巳。即遍結場也。各唱各結方得成就者。以界別故。同結不成。餘亦可知。

從此巳下明其相也。結巳餘僧且坐處。將四五人知法相者。立謂恐繁勞大眾。故將四五人往結也。若盡往者彌善。先明唱相有二不同者。初謂先唱內相三周。次唱外相三周。後乃總結。二謂別唱內外一周巳。隨遍結之

四分律鈔批卷第四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四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　大覺　撰

若據律文亦不加字等者。景云。一口但云於此四方相內等者。是義自通也。意云四方相內。此語通也。外

相亦是四方之內內相亦四方之內是同直言四方相內則兼二也何須加內字耶故魏末光律師明解律宗時當僧望每望講說常有千人後因結界共他諍此足內字之義諍猶未已時有新學少年使出言曰若以相望相相有內外以體望相體必相內其□結舌然久答言亦應如此故知不用加字

不同大界集僧者謂大界是無難五里集僧今此為難齊七槃陀故曰不同大界也對此四分無異至來難易見者立謂善見論中云蘭若有難者齊七槃陀羅集僧與四分但明有難須結三小界既有七槃陀之文今依見論七槃陀也其文二俱是難故言無異此解非羯磨疏云有人云並由難事起未須依界隨集坐處即以為定故引文云坐處已滿等（此意師合齊坐處集不用七槃）又有師云此非正量不可依承須依律文不同意承出界疾疾結之明知恐同自然故知以界為限既云有難緣不比常途宜用見論七槃陀量集也以彼文云不同意與此四分一也今言對四分無異者善見文中云蘭若有難分齊極小方圓七槃陀羅一槃陀羅二十八肘若不同意者於外得作法事四分亦云不同意未出界疾疾結之故曰無異也濟亦云對此四分無異者四分云不同意者於外得作法事故曰無異通計七槃有五十八步四尺八寸言問如拘睒彌國亦不同和如何同處別說開也答此不同彼彼則事見兩乖便非僧義故開別說此見同事別於事不知得成呵別故開別結也言必在聚落不開等者立謂聚落中不開難事結小界謂聚落隱屏牆壁蔭映為難比丘或隱俗舍在七槃之內則成別眾惡比丘來不得見也蘭若逈露未難易見故開也上明集僧遠近義竟已下第二明無方相也言隨人多少即為界體者謂無標相用坐處為體即相即體也

此人行事若結小界受戒多立院限等者立謂古師云此三小界中若受戒小界須立院相若說戒小界自恣小界此二不須立院相須直齊坐處此解並非今則俱無院限也濟云并部舊來不識教者至受戒時為他師僧多於俗人家結小界受戒亦不齊身結

亦不立標。直將腕向前鈎云。齊爾許地結爲界。時人
呼爲腕鈎界。戒若新受戒人來至晉州同州蒲州。多
被人調弄云。汝不從彼腕鈎界中而受戒耶
初云僧一處集者。即是難事受戒也。中云爾許比丘
集者。即難事說戒也。後云諸比丘坐處已滿者。是自
恣也
若准僧祇等者。立謂是幷部願律師云。小界有標相。
彼師引僧祇。齊坐處一尋外作羯磨。據此明知有標
相也。今鈔不同。之謂。祇小界者。彼律文中。爲捨儭事。
大界僧難集。又無戒場。故開於大界外別結小界。事
同攝僧大界戒場之法。以所結小。故名爲小界。便立
標相結之。坐外更開一尋。是名小界。不得同前三小。
今願師濫執。謂是三小。若據小名。將爲三小者。亦可
四分呼戒場爲小界。豈即是其三小耶。今斥古師。明
不用立相也
足開一人之分者。濟云。此是鈔家令如此也。謂結界
已。師僧促勝劣容受者半身。即得古人立法。亦有令
小分齊坐處結。然別開少處。如熨斗柄。欲使受者於
中爲受。今亦不可。忽有惡人上柄。呵之奈何
四面自恣此人加用。未必如此者。謂難事自恣。要令
圓坐者。此乃人語。未必須然。古師意言。故名人加用
也。已下明結法。餘有三種界別者。立謂上來所明。唯
是人法二同之界。但是當界內自同耳。今此已下。更
有三界。與上有異。今重明之。故曰餘有也。礪云。大界
有四。或時稱三種者。一是人法二同界。謂別說戒別
利養。但是當界內自同耳。今時常途者是。二者法食
二同界。謂先是二界。一有法無食。一有食無法。今各
解共結。同說同利。或名合二法食同。三法同食別界。
謂先有二界。法食各別。今各解共結同說別利。亦名
合二唯法同。四食同法別。亦謂二界各別。今則別說
戒同利養。亦名二單食同。此後一界無結解之事。直
謂守護住處。白二作法結之。使食通彼羯磨文。似如
結界法。然不唱標相。亦不牒標相。准理而論。不合名
界。但數爲四者。以同是結法故。相從爲界名。或時數
大界唯三者。正不論此後者也。有人云。合前二爲取
後足成三者。非釋也。一別說別利。欲同說同利者。此

名法食二同界卽上礪釋第二者是也。初旣二別。後欲二同者。以法食缺互。今則互須取法濟心之方。取食濟形之術。心形卽道之具。機至何教不通。故佛聽之。各解同結

二別說別利欲同說別利者。此法同食別界卽上礪釋第三者是也。由彼此利豐。一住無法出家所爲。以法爲先。慧命將近法身成立。必因此也。故佛聽之。三別說別利欲別說同利者。此名食同法別界卽礪釋第四者是也。此無解法。但是和僧送食給濟他處。此法殆盡者。殆由免也。滅也。將也。毛詩云殆也。廣疏云殆者敗也。鄭玄云殆者幾也。幾由近也

從此已下明解法也。若有戒場先解大界者。立明如著衣服。著則先內後外。此喩結時也。脫則先外後內。喩解界時也

舊羯磨中用大界法解之者。此是光律師行事也。所以者。羯磨疏云故光師出羯磨文。子注云此一羯磨通解二界。隨其大小更無偏局。今不同之。戒場不許說戒何得㵾解者。此明古師用解大界之文將解戒場。今不同此解大界文中同一住處同一說戒。今戒場本不許說戒。何得用彼文也。今准難事翻結爲解等者。謂三小界翻結爲解。今准此義欲解戒場。但翻結爲解卽得也。言理通文膈者。於理亦通。於律文亦不違也

今見論鈔作晉見云

今鈔疑聘

●見論戒場上不得立房等者。檢彼論云。有勢力王於戒場上立房。名爲難房。應令莫於此作妨我布薩自恣等。若三語不止者。有慚愧比丘剔壞此房。唯置佛殿及菩提樹。壞已勿用。次第舉置遣送與住比丘。看彼文意應是同於妨難起房 如世祭壇郊祀之所等者。立明如國家有郊壇在國南七里。於中祭祀天神。名曰郊壇。去城七里曰郊。二七里曰坰（古螢反）。三七里曰林。四七里曰野。爾疋云。邑外謂之郊。周禮以宅田任近郊之地。鄭玄曰。司馬法云王國百里曰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曰野。儒生曰。郊者交也。謂小國諸候來朝。則國中大臣出迎至此交接也。去國百里。文解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以於中祭與天交接也。或名戒壇者。西國有北天烏場國。亦曰烏纏國。立戒壇高一丈四尺。有三級。

大如法也。對此可明。淸官之壇。南山積香泥水際而上爲之也

解二小界同前結法者。與翻結爲解也

上來總是釋第二依位作法門義。竟從此已下正明第三法起有無義也。由作善法即發善無作者。立云若作惡事發惡無作。今結界是作善法。故發善無作也。言屬善行陰攝者。立明五陰之中。前三無記。至行心。是有記能成善惡業。因今此結界之法。是善業也。是善行心。由善行心故發得無記之地。有善法起也。問地是無記。何得發於有記之善。答地雖無記。不知善惡由心。有記加其善法。被無記之地。能令此地有善法起。非謂與無記地連非不相及等者。羯磨疏云何是無記非情所收。然結界處非心不起。地是依報濟云。衆生感報。此而住。謂地是衆生所依之處也。如善心招淨國。惡業感穢土。豈非地是依報耶。乃至衣食利養。皆依報所攝。何得隨心業力。有法依地。故遍標內皆有業力。即如五分多論以界威力故善神所護也。言非不相及者。有云明相及也。立謂舉喩如水波離水無波。離破無水。水以濕爲性。波以動爲性。其性雖別。終要相依。亦如報色與方便色。不一不離。鼓動之時。名方便色。異熟之身。名爲報色。方便不自趣。依報色而動。名方便色。報無別體。還是身口所運動者。說爲報色。既相依而立。不可說爲二也。然方便通三性。報色唯無記。故不可說爲一也。終要相依相藉。然今善法要必依地。地雖非記。但由僧善作法。故齊標內有善法起。離此標外則無善法。其由波性與水性。二性雖不同。乃得相合。我亦地性雖無記。何妨與有記之善共合。故曰非不相及

昔云無有法起。乃至不論法起有無者。即羯磨疏中有人言。是礪律師也。立云願律師也。撿礪羯磨疏云昔解准善見論。似有法起。今釋不然。如行者造業發生無作。與行者心俱。謂於心邊有得可得。故有業也。今此結界非別所爲。能作是情。所爲非情。何有法起。誰領繫者。賓述此意云。凡言無表是身語業。豈得無情成就無表。若爾善見如何會釋。答此是制限之內。非謂法起。但是約界集處。即引律文滅諍犍度中云

也前下鈔有界字

何界現前謂在內作羯磨有制限者是也謂是作法之處簡異自然無別法起如是類知衣藥等界但是曾經作法得無罪眾非是有法起此舉衣藥鉢等者資云物體之上雖無無表其作法人身中亦起持戒無表結界亦爾所結之地雖無無表其作法人身中亦起結界功德無表色也如前五分所明者謂如前結大界中多論及五分結取村善神所護引此文證知有法起若無法起善神亦護小法滅盡者此是經名劫火起時者深云此鈔明不為劫火燒者此明小劫也若大劫時天地洞然此非言限今此且明小劫火也一大劫中有八十小劫謂二十小劫成二十小劫住二十小劫壞二十小劫空乃至金剛為土臺者立明地行夜叉鬼行於地中猶鳥飛空若至曾結界處不能得進由結界竟至金剛輪際有善法起故也至此可引感通傳中明戒場力事云云

上來釋三段已竟從此已下正明第四結處失不之相謂比丘捨僧房去作念不還者立明於寺內作念不還出門即失若出寺方作念者則不制捨以界外遙捨不成故

前善見施言不失等者此問意前善見云上起三重屋乃至掘至水際不失何故今則一宿不還便失此云失者作不還意有捨界心等者此釋通上智論文也謂若作不捨心則同上善見不失也若作永捨心則同上智論十誦也治故伽藍不失淨地者此言證前所作捨心則不失也案藥犍度中文云時諸比丘不知何處是淨地佛言應結若疑先有淨地應解然後結爾時治故僧伽藍不知為作淨地不佛言得作述曰既言不知何處是淨地明知此處曾已絕人足顯故藍也又下句故藍之中比丘不知得作淨不但直判云得作淨地明知古伽藍界法不失先以惡界上結淨故淨既由在界定不無

若作法捨衣食人界俱失者此明衣食二界依大界結今若解其大界所依既謝能依冥然自失此論其本攝僧之界故曰人界也上明失義也

一非法惡心捨淨地不成例准者立明引此言證上文惡心捨界不失也亦如比丘惡心觸僧食佛言不



成。觸但觸者得罪。羯磨疏中有六種不失。合此第四失界相。第五空本處兩處爲一。便有異見互結不失。由見異。故兩無別衆同界別。說佛制得成。又有邪正互結不失。幷此惡心僧尼中。遂爲六也。四失界相如善見中者。謂同善見論水蕩成坑等。不失也。五空本處者。立謂不作捨意。故非失限。首疏解云空本處者。掘地令空也

不得相叉者。景云謂無敬讓。故不許也。立有兩解。初云不得相街名相叉也。如尼於僧界上結。須稱僧界而結。不得一半在僧界上。一半在自然。僧於尼界上結亦須稱尼界而結也。濟云南山羯磨疏云不得相叉。恐出僧外。非成同法義。故此意明尼若於僧界上結者。要可僧界而結也。若尼界大於僧界。尼坐之時。容有在僧界外之義。爲本法尼受具之時。則二衆不相攝。非成與僧同法之相。若尼結小於僧界者。則僧坐時。容有在尼界之外。亦非二衆同法之相。由斯義故。故須相可。又云僧不爲尼結。尼不爲僧結。故云相叉。謂是互也。若如後解。字不相應。應作差字。然五百

僧本疏卷上二之二

問法元不可依。明法法則乖宗。結罪罪頓輕重。次語云卑摩鄙語。慧觀裁錄。都人擅寫。紙貴如玉。上釋六篇竟

○僧綱大綱篇第七

上篇明界是僧所依之處。託處既立。復須興建正法攝御時衆。夫照彰裔葉。住持運往。必須依憑教行。方能光遠大法。故有此篇來也。言僧綱大綱者。借喻世綱之綱。能正其綱目。今此一篇是僧家法綱之綱紀也。住持之大要曰綱。細行之儀軌是綱。亦得云僧衆綱目之綱領。故曰也。說文云持綱大繩曰綱也。僧法若乖紊亂失緒。舉此一篇無法不終。故上序云紉既絕之玄綱。即斯義也。濟云今言衆主三綱亦取攝綱由綱也。綱即衆僧也。以衆主能持於僧。故如綱能持其綱也。深云就此序中文分三段。從初至光揚慧日來。明依教任持使三寶建立。二從若法出恒情下至必遵聖法來。明違教滅法自招苦報。三從今欲下訖序文來。明欲集法匡時。則發揚聖教重光道化也。三段不同。今即是初

方字疑制

一方行化立法須通者立明一方方住持依教立制
須通聖教若立制不應聖教名爲塞也由三藏教法
十方普同若依而行之處處通也故云立法須通處
衆斷量等者立明處是居也明其居衆主綱維斷割
是非要須憑附律教由教有楷式法則軌定義無乖
越故也令遂域異邦等者說文云域者邦也廣疋云
邦域國名也言翹心有所者明一方住處若依毗尼
弘建者能令他方遠近處誠欽仰由如日月故云翹
心有所也界中行者安神進業者由衆主立制行化
於時與教相應能蔭覆後生安心進道業也若不依
教立儀使諍論紛紜何能安神進修佛道也若斯御
衆何事不行者若斯謂如此也結其上文耳御者治
也欲明上之化下如風靡艸今若上座依教法而行
下座豈有不依皆從風靡之化也何人不事者欲明
能依教而行道俗貴賤誰不贍奉加敬也豈止僧徒
等者若此依教立法何但僧中徒衆濟濟可觀亦使
息世俗之緣歸趣菩提之理也方能扶疏道樹光揚
慧日者謂非直內自息俗歸眞復能外揚輝慧日也

等鈔作聯

前云深崇慈法何患佛日不再耀法輪不再轉是也
道樹喻佛法能蔭覆衆生離煩惱鬱蒸之熱也扶疏
者說文云木枝柯四布之貌也
從此已下第二明違教法滅自招苦報義也若法出
恒情等者立謂習俗生常不依聖教唯信胸臆師心
制法故曰法出恒情言不依律名無所據科罰同鄙
俗者立謂罰錢及米名科罰同鄙俗也濟云好俗人
亦不作此立教但是鄙俗故有此教也行杖鞭撻
枷大棒恣意識罰是教網重濫也所被多喧亂者立
謂能立制既是非法所被之人不從順者遂喧亂也
加之教非法橫治他人人則不伏互相怨訟是喧亂
也生地獄如箭射者濟云猶如鑽鉾離手必至於地
此人亦爾命亦斷時必墮地獄百千人不得同住者
立明然僧住處要以法食二同今既無法理不得住
故下文師畜弟子若無法食相攝不問晝夜須去義
可知也
從此已下第三正明重光道化也使制與教而相應
等者明今欲立僧制須與三藏聖教相應如下文七

今疑令 受疑愛

羯磨治人是與教相應也言義共時而並合者欲明立制要必知時如呵責等亦須知時舉非亦須知時不乖其道理故曰也有云謂今所立制亦合時宜亦合義理此解好非制不制者謂非法之制不立也是制便行者明如法之制今行也

上來三段不同總釋序義已竟則為斷三寶種奪衆生眼者彼大集中佛告頻婆娑羅王言若未來世有我弟子饒財多寶有大勢力王所親受一切大衆不能擯治如是等人汝等當治剎利婆羅門毗舍首陀不能治者如是四姓則為斷我三寶種姓能滅法炬破壞法船奪衆生眼譬如一人奪一切眼於意云何是罪多不甚多世尊不可稱計佛言若有四姓有大勢力見我法滅捨不守護其所得罪亦復如是雖無量世修戒施慧則滅失者佛告大王若有國主於無量世修戒施慧見我法滅捨不擁護如是所種無量善根悉皆滅失其國當有三不祥事一穀貴二兵革三疫病一切善神悉捨離之其王教令人不隨從常為降國之所侵嬈風雨不時內外親信咸共謀叛其

當疑常

王不久當遇重病死後生地獄中若宿善追及還得人身無量世中當盲無目貧窮乞匃常生惡心因此惡心復墮地獄頻婆娑羅耳聞是語悲泣嗚噎收淚而言我值如來猶故不能如法治國況未來世放逸諸王不能持戒修行精進治驅比丘護持佛法不能紹繼三寶種姓如是諸王長夜常行於三惡道爾時諸王及一切人發願護法佛言汝等若能建立此事則為供養三世諸佛功德無量若有犯過比丘乃至一國四國等者佛問頻婆娑羅王大王國法何名大罪王言我之國法有四重罪一斷他命根二偷至五錢三婬他婦女四為五錢故大衆中作妄語如是四罪犯者不活佛言我今亦為未來弟子制是四重王復言曰如我國法有作罪者必死不疑或打或罵閉繫輸物擯出國界如來法中其義如何佛言我之法亦復如是有犯罪者或令苦使一月二月或不與語共坐共食或不共住或擯令出或出一國或至四國有佛法處治如是等惡比丘已諸善比丘安樂受法故使佛法久住不滅

若有鈍根衆生乃至營事福處者觀彼經意明不修
正業之人恐其沉溺既是鈍根又著住處不肯遊方
學問故勸料理福業也如十輪鈔云
我知衆生心所趣向者彼十輪云我知衆生種種體
性心所趣向能生信解爲利彼故除其黑暗乾竭毀
流得涅槃樂爲欲調伏破戒衆生地獄等苦
除其多聞及持戒者立有二解初謂多聞持戒二人
爲世所重能說法化人亦開不須治也又解今欲治
罰前人者要是多聞持戒方能治他也能示天龍八
部珍寶伏藏至佛想施心等者撿十輪云佛言若有
依我法出家造作惡行如是比丘盲無所觀此非沙
門自稱沙門此非梵行自稱梵行爲諸煩惱之所敗
壞如此之人猶能開示一切天龍夜叉乾達婆乃至
人非人等一切善法功德伏藏爲善知識由剃除鬚
髮披著法服能爲衆生增長善根故也言歷作十種
勝想者若新翻經名十種殊勝思惟舊翻經名十種
勝想一者破戒比丘作眞佛想二觀破戒比丘作持
戒想三慳貪比丘作布施想四多嗔比丘作忍辱想

五諂曲比丘作質直想六懈怠比丘作精進想七聚
落比丘作蘭若想八散亂比丘作禪定想九愚痴比
丘作智慧想十生死比丘作涅槃想束爲頌曰破戒
破持慳貪施嗔忍諂質懈怠精聚落蘭若散亂禪愚
痴智慧生死涅言佛想施心者立明略舉十種中二
事也謂是於破戒者作眞佛想慳者作施想故曰也
宰相謫罰況餘輕犯等者說文云都革反罰也通俗文
云罰罪曰謫字林云謫罪過也又云責也說文云罪
之小者曰謫也言罰者折伏也言況餘輕犯者故十
輪云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轉輪聖王
大臣宰相不得謫罰繫閉加諸鞭杖截其手足乃至
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也牛黃麝香等者十輪云
佛言破戒比丘雖是死人是戒餘力猶如牛黃是牛
雖死人故取之亦如麝香死後有用能大利益一切
衆生惡行比丘雖犯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
人天衆生譬如估客入於大海斷於無量衆生之命
挑其兩目持阿摩陀那果擣篩和合成其寶藥若有
衆生盲冥無目乃至胞胎而生盲者以此寶藥而用

塗。之眾病得除。其眼明淨。如是若諸破戒比丘。雖破禁戒。造作惡行。於佛法中名為死人。復能令他一切眾生。使得清淨智慧法眼。能令見者。當得如是。況復為開示說種種法也。又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眾生增長善根。一切羯磨。說戒律處。悉皆驅出。不得在眾。而悉不聽。王及大臣加其鞭杖。佛即說偈

瞻蔔華雖萎　勝於一切華　破戒諸比丘

猶勝諸外道

薝蔔者。正言瞻博迦。此云黃華。樹小而香。西域多有此林也。新翻十輪偈云

瞻博迦華雖萎悴　而尚勝彼諸餘華

破戒惡行諸苾芻　猶勝一切外道眾

為不信所燒者。立明此合前燒香之喻。香體雖壞。能熏外物。破戒者亦然。雖復為他信心供養所燒。猶能附他善根。示人天聖道。慈有二解。一云破戒之人由不信因果。遂破淨戒。長夜受苦。故曰也。又解為信施所燒。同前立解。故唐三藏新翻此經云。信施所燒也。

又云若有比丘。於性重罪中。若犯一罪者。雖犯重罪。和合僧作羯磨治之。其本受之戒。猶有餘勢。譬如妙香。雖無香質。餘分芬馥。不可輕蔑。破戒比丘亦復如是。無戒白衣。不應輕慢。雖非法器。於賢聖毗尼中退沒。墮落。不得受用四方僧物。由本受得戒。餘不犯者。其戒香氣多有勢力。是故不聽白衣譏罰。況餘堅持禁戒清淨行者耶。言三世僧物者。房舍臥具。事通三世。過去修治。得今受用。今復修補。用通未來。其惡比丘。三世僧物。飲食敷具。皆不聽用。以其破戒。非是僧故。不合得分。故云皆不預分也

若非法器云何驅遣等者。十輪經中。波離從座起問佛。若世尊作如是言。是法器及非法器。悉不譏訶。他未來時作諸惡行。如是比丘。非沙門而作沙門。非梵行而作梵行。今當云何呵責其心。駈遣令出。佛言。我悉不聽俗人譏訶。若有比丘。造作惡行。共僧中住。其有清淨比丘。威儀具足。成就五法(應是五德)。語惡比丘言。我今欲舉汝罪。是實不虛。是時不非時。慈心軟語。為使佛法久得安住。為欲熾然一切佛法。若聽我說。我

當如是舉汝。若不聽者。當依毗尼中滅諍法治之。言比丘得作者。謂佛答波離言。我不許俗治比丘。得治。故曰也。立問。大集令王治。十輪不許治。如何會通。解云。大集令治擯比丘作惡外彰。十輪不許治擯比丘。內缺其行。外猶生善。說法化人。故不聽治也。復有十種非法。即得大罪等者。彼十輪經云。何為十。一若僧不和合。於國王前而譏訶者。是名非法。二若僧不和合。於婆羅門眾中而譏訶者。亦名非法。三者僧不和合。於王眷屬及諸大臣前而譏訶者。是名非法。四者僧不和合。於白衣中而譏訶者。是名非法。五六者僧不和合。於婦女小兒等中而譏訶者。是名非法。七僧不和合。於僧淨人前。餘言如上。八者僧不和合。於比丘尼眾中。餘言如上。九者僧不和合。於本怨嫌人前。餘言如上。十者僧不和合。以嗔恚心而相譏訶。是名非法。有如是等十法。不應譏訶。假使舉得少罪。亦不應受。若復少有佛法譏訶者。亦不應受。（上雖有九。疑是闕小兒婦女為二也。由有等字。餘句無有等字。鈔引文略。可對思之）下具出舉法。如律法中者。立云。即遮法中明也。

行惡行有果報故者。即此治罰是果報也。濟亦云。只此罰之是惡果之報。上釋化教義竟。

上品之徒見影依道者。和上云。上根之人。猶如快馬舉鞭見影。即走。遲驢楚毒而不肯行。此喻下根人也。首疏云。佛法中有三種人。謂上中下。上品之人。專精不犯。堅守禁戒。如鵝珠草繫。理須恭敬。不得治罰。如轉輪王神寶之馬。一日之中。周四天下。不勞加罰。中品犯已自悔。深生慚愧。如好良馬見鞭影便行。不須加罰。下品之人。無慚無愧。破戒犯罪。續作不止。自非治罰。寧容肯息。如似鈍驢。不加鞭杖。無由取路。准此文中約犯過者。取第二人為上品。慈云。見影者。取教為影也。以見教中治罰之人。即改過故也。又智論第二十六卷云。佛有時苦切誡諸比丘云。汝狂愚人者。此苦切語為憐愍眾生。故無有垢心嗔罵也。自有眾生爽語善教不入道。撿要須苦切麤教。乃得入法。如良馬見鞭影去。鈍驢得痛乃行。復有四種良馬喻。如雜含經抄可尋云云。

悛革等者。悛（七緣反）改也。見字書。案。意有所改革謂之

悛。又謹敬貌也。言革者。說文云。獸去毛曰革。革更也。斯言允矣者。尚書云允信也。周易云允者當也

四分中凡欲治罰舉人乃至具如律本遮法中說者。律文即遮揵度中明也。時有六群比丘作如是念。世尊無數方便教諸比丘。展轉相教。更相受語。便舉清淨無罪比丘。佛言聽先求聽。能舉之人須具五德。乃王窮問。為見聞疑。何處見。見何罪。犯戒見犯威儀耶。問答一一如法。犯者臣已。乃可依斷律文中盡論此意云云

一言呵責者。礪云此人輕茂僧眾。情存鬬亂。破壞彼此。故以苦言切勸。名呵責。祇律名折伏。羯磨。涅槃名呵責羯磨。十誦名切勸羯磨。二門不同。今即是初四分等律總處明之。等者謂等取諸部。十祇五律。此中合諸部。共明立治之法

若對僧比丘前者。僧者四人已上。比丘者據一人二人等也。倒說四事者。戒見威儀邪命為四事也。倒者犯言不犯。不犯言犯。邪言不邪。不邪言邪也。羯磨疏云。戒見儀命。理須順舉。四反倒說。壞亂俗心。即斯義也。謂六十二見者。將此六十二見。破其正見。故言破見。濟云。此是舉能破以解所破也。謂是將斷常邊邪等。以破其正見。故曰也。言六十二者。榮疏云。且明五見。一身見。亦名我見。見身為我。從其所取。故名身見。計身為我。從其所取。故名身見。計身為我。從其所在故名我見。二邊見。斷常乖中。說為邊見。三邪見。謗無因果。乖違法理。故名邪見。四戒取。執牛狗戒等。以為真道。從其所執。故名戒見。五見取。取上諸見等以為正。故言取。因是五見生六十二見。一云因五見之中身邊兩見。生六十二見。何者。因身見生五十六見。欲界五陰。各有即離四見。成二十。言約即離成四句者。一即色是我。二離色是我。三亦即亦離是我。四非即非離是我。餘受想行識亦然。色界亦二十。無色無色陰。唯有十六。總成五十六也。因邊見生六見。謂三界各有斷常。成六見。六配前五十六。成六十二也。又云只因五見中一个邊見生六十二見也。現在有常無常四見。約五陰為二十。未來邊無邊又成二十。過去如去不如去。復成二十。俱不離斷常。為六十二見也。

中未上疑脫爲初禪三字

解云。一常。二無常。三亦常亦無常。四非常非無常。此四屬現在。一有邊。二無邊。三亦有邊亦無邊。四非有邊非無邊。此四句屬未來。一如去。二不如去。三亦如去亦不如去。四非如去非不如去。此四句屬過去。五陰爲言。一陰有四句。五陰成二十。三世成六十。此妄計皆以斷常爲本。故成六十二。言常無常等者。外道計身是常。或言是無常。或云半常半無常等。故曰也。濟云。三災起時。欲界人皆生初禪。初禪下界有梵天。即色界初天也。知三災欲起。即下來人中。教化修初禪。一切人民學初禪。故皆捨命生初禪。未免火災。故梵天又爲諸天衆說法。令修二禪。其人皆修二禪。死後並生二禪。得免火災。以二禪未免水災。故更教修三禪。雖生三禪。猶未免風災。諸天爲說四禪。衆生即修四禪。得免風災。初梵天教人修禪時。皆發遣人生上界去盡。然後自捨命生彼上界。如是生二禪三禪四禪。皆是最後而生。至風災即散。梵天前下生三禪。衆人後生。見梵天在。謂言本來不死。計之爲常。至水災退時。梵天又前生二禪。衆人後生。見之。謂言本在

不死。計以爲常。至火災退時。梵天從二禪下。前生初禪中。衆人後生。見梵天在。本不滅。計以爲常。後欲世界成立。梵天亦先下人中。諸梵天衆尋後復生。見本梵天。謂言是常。以去時在後。來時在前。衆生不知。謂言是常。則計梵天是常。餘皆無常。故言亦常亦無常也。言邊無邊等者。有計四方有邊。或云無邊。或言上方有邊。東方無邊。或言盡無邊。盡有邊等。故曰也。言如去等者。疏云。如從前來去向後世。亦如前來。故名如去也。不如去者。有人宣說身死永滅。不如前來向後世去。名不如去也。亦如去亦不如去者。有人宣說身與神異。身死神在。如從前來向後世去。名如去也。身則永滅。不如前來向後世去。名不如去也。非如去非不去者。有人宣說神如虛空。不可說去及以不去。名非如去非不如去也。依南山闍梨。於五陰上明。先將色爲窟宅。受居其中。二色爲窟宅。想居其中。三色爲窟宅。行居其中。四色爲窟宅。識居其中。次將受作頭。亦得四句。想行識等例爾。各爲四句。四五便成二十。三世則成六十。并根本斷常爲六十二見也。言四

聚者。一波逸提。二提舍尼。三惡作。四惡說也

一詐現異相者。謂寒著夏衣。夏披寒服。詐作貧相。心悕他物也。二說已功德者。謂我是律師。坐禪持經。頭陀知俗事。令他信故。三高聲現威者。謂高聲叱吒。示現威嚴。令他畏難。謂有勢力。彼當思惟。後必能爲我作損益。便持物施。入手並入邪命攝也。激動令施者。立謂說已所得之利。意令他施。說云昨日張家得一疋絹。今朝王家復送一疋紬。悕求人施。故名激動。應師云。激者發也。說文云。水急疾曰激也

從此已下明四邪義也。通使四方者。立謂今有比丘諂曲。爲官人家作使往來等是也。上觀星象盈虛之相者。立謂象謂日月星辰也。故易曰。立象莫大於日月也。謂觀五星二十八宿星。即象也。觀天文星宿若觀了了曰盈。不了了是虛。即耕田種植者。此名下邪。亦名下口食也。今時多有犯者。謂言我不負信施。是我自力所得。不思犯邪命之罪

若無根破戒見者。立謂雖破戒見威儀。以三根未現。不得治也。若與呵責羯磨。名爲非法

若不知不見五犯聚謂波羅夷等者。五犯聚即五篇名也。立明此人不識不知此罪相。或犯夷殘謂言是提。或犯吉謂言是殘。故曰不知不見。須作呵責法也。又須一事。若犯夷不得作此法。即依作滅擯法也。故下文作二十非中廣明是也。至如今懈怠不學聖教者。亦合此治

九親近白衣等者。即與俗人交往結義等也。故偈云。出家莫近俗。近俗使心迷。時時長煩惱。日日損菩提。即其義也

言餘如前說者。與尼女身口習近。與黃門等同上。言蘽蓏相授者。樹生曰果。蔓生曰蓏也。與惡人爲友等者。同志爲友也。言樗蒱者(勑奴反。又他奴反)。謂收擲也。博物志云。老子作之用卜。今人擲之爲戲。廣如重輕儀記釋也。云云不親附善人者。謂不近善知識也。如阿難白佛言。善知識者是半梵行。佛言。阿難。善知識者是全梵行。如我昔日值善知識。遇定光如來受記等是也。上來明過對比丘前比入呵責。若對俗作四事者。即與擯出依止。遮不至白衣家法治之。對僧犯既爾。

對一比丘犯亦然。類例而然。故言比入也

此與餘羯磨有異。故前明之者。立云此呵責羯磨。與下六種羯磨不同。其下六者。或時犯過於俗。此一呵責法。犯過對僧。故曰有異也。勝云明此治法。是違情立治。須僧證正其犯。五德舉告。爲作憶念。令其伏首。方作羯磨。故出一番。以例下六也。餘有作法順情者。不須證正。故曰也。（此律當文）緣起十種如上者。謂上羯磨篇中凡秉法前具十緣。此舉罪證正。當其第八陳本意也。注云德人舉告僧言者。卽舉罪五德也。此呵責羯磨律緣是智慧比丘盧醯那比丘二人喜相鬪諍。口出刀劍。互求長短等（可尋律文）

犯不應懺罪乃至不成得罪等者。謂犯夷復覆。此不可懺。應與滅擯。不合呵責。言及人法二非並作法不成得罪者。此中有二十七句也云云

不得早入聚落逼暮還者。謂常須白日在界內行。遂謝法求僧爲解。今既早出夜還。不顧於僧。故不許也」注云指下篇爲餘者。今爲吉作呵責指何處爲餘。則無下可指也。應闕此句耳。又不得指上篇爲餘。卽與

所疑不

下第三句。若復重於此。有妨也。言重於此者。若爲下四篇作呵責。可言重於此。若爲夷作呵責。則指何處爲重於此。昔解皆非。今解夷本滅擯。何有呵責。直是學悔者。奪三十五事。則指餘覆之夷爲餘也。二若相似若從此生者。礪云言相似者。與本罪種類同也。如爲故妄語作呵責。後更犯兩舌綺語等。若從此生者。謂從根本之前方便之罪生也。由前方便能成根本。故知根本是從方便生。故云若從此生也

不應共善比丘諍者。其人犯罪在身。理須細心卑下。如何無禮更與他人相諍。事既紛紜。甚所可也

注云彼二比丘亦爾者。此謂二人被治。一人乞解。其彼一人亦須別乞解也。今言彼二比丘者。卽第二比丘也

二擯出羯磨者。礪云此汚家之人。壞彼信心。僧以作法加罸。遣出本處。故曰也。涅槃名爲駈遣羯磨。十誦名駈出羯磨。事起馬宿滿宿二比丘在聚落中汚家也。薩云馬師滿宿還矣。親撿十誦。云爾四分名富那婆娑比丘及阿濕卑比丘。在鞞連聚落行汚家惡行。

餘比丘住乞食不得云此比丘不與我曹言語慰問
迎逆乞食比丘舉過白佛佛令白四擯出令身子目
連往治反謗衆僧云懷愛恚僧卽設諫違諫犯殘臨
時付口言故須遣出本處者謂遣出聚落汙家之處
也使世俗識非遠正等者立明六群既在聚落汙家
自種華菓教人種等所得利養將與一家不與一家
致令俗人謂言佛法應爾今作法治此六群使俗識
知是非分齊也
牒其過已離此住處爲異者濟云此擯出羯磨之文
亦同前呵責羯磨文也但須牒其汙家惡行之緣已
卽言僧今爲此比丘作擯出羯磨離此住處加此離
住處之辭與前有異故曰爲異也
若有諮請推屬本師者立明本師卽和上也以此比
丘既被僧治奪三十五事不得與餘比丘共住還以
和上須二時教誡令其改過從僧乞解令師僧中代
陳故疏云除師徒尼伴也謂師弟子互被治佛令教
勑改過無隨順罪尼若犯者制不離伴伴尼隨順亦
開無過

也只疑是

三依止者涅槃名置羯磨謂安置有德人所也律緣
是僧爲比丘年老無知數數犯所以聖制令依有
德比丘然初令依處後復處壞佛令依人人後復死
所以令依但有德者卽便依之後識達持犯方得作
法爲解
言癡無所知者立謂此人非不識世事如與博販賣
談論世法無事不通但不識持犯開通輕重法相故
曰也
餘如師資法中者立明此與師資法中依止大同少
異此則依止衆僧彼則依止別人若教授承事依止
等行一同彼也
四遮不至白衣家者礪云涅槃名爲舉罪羯磨彰過
於外俗人前悔故曰舉罪十誦五分稱爲下意羯磨
祇律名爲發喜謂發白衣歡喜也緣起四分呵責犍
度中云卽迦尸國質多羅居士請身子目連具辦飲
食盡世間二味時有善法比丘舊來往其家見彼作
異常飲食心生嗔恚作見惡言居士所辦飲食無味
不有唯無胡麻滓此言譏毁居士也此居士素有押

油之。衆居士聞此言已。深乃不樂。便語比丘言如何
內懷如是多寶根力覺意禪定正受。作如是麤言。我
今當說譬喻。有智之人以喻自解。譬如有國土無鷄
是中賈客持雌雞來至國中。彼雞無雄雞。便與烏共
通時鷄後生子。不作雞鳴。復不烏喚。即名之為烏雞
今汝亦爾。懷禪定正受而作此麤言。善法比丘。若居
士罵我今欲去。居士苦留不住。云欲至佛所。語言可
白世尊。無令增減。說可當還來至我所。時比丘往白
佛。佛無數訶責之。云何彼居士有信作檀越。多有利
益。供給衆僧。乃以此下賤之言罵於他耶。即告諸比
丘。為此善法比丘作遮不至白衣家白四羯磨。然後
差八德人。即有阿難具此八德。前此比丘往謝白衣
其八德。後如下廣明
不肯者具有遮不者。立明俗人若歡喜者。僧則為此
比丘解之。若俗人再三不受懺悔者。即與作覆鉢法
也。勝云。律中檀越若所受犯罪。比丘應自往懺悔。故
曰也。濟云。一迴往謝不受。後更教往。以得喜為期也
更總明四三羯磨同異等者。謂更明上四種羯磨。并

下三舉羯磨之義也
但壞其行心猶有信者。礪云。不壞信者。約不壞自信
非不壞他俗人之信。就訶責等四羯磨中言壞行者。
行雖無量。略明唯二。一內護行。謂出家人頓教修行
衆法成立。攝法在已。千嶽不墜。名為內護佛法。行二
外護行。謂在家俗人敬信三寶。授護佛法。使不墜沒
名為外護。就上內護有二。謂衆法內護自行內護。若
壞衆法內護行者。與作訶責治。若壞自行內護者。與
作依止治。就上外護行亦二。謂有違順之異。若順情
生過。不問總別多家一家。並須擯出治。即是護令生
於正信。若違情惱物。不問多一。皆作不至等治之。便
是護令無惱。以罵生惱。故隨事差分。立四治法。又七
羯磨人前四治輕。得足僧數。後三邪故治罰法重。不
滿僧數。前之四人既是僧數。無隨順罪。後三人者。邪
見壞心不足僧數。有隨順罪。又隨有輕重。若隨前二
不見不懺人者。但得吉羅。隨後惡邪得提可知。又此
七羯磨人前六人無倚傍。無倚傍故不須設諫。後惡
邪不捨。以倚傍聖教。言說相似。是非難分。須僧設諫

開示是非。改過從善也。所有資產入同羯僧者。立。明此三羯人生時不同僧利。今死後衣物不合僧分。但是入當時同羯僧也。濟云其三羯人。古人羯喻猶如犁樓。陸秋月不用。羯置閣上。到時方用。此三羯人。亦復如是。既卒無用。故亦羯之於衆外。待心改已。僧爲解之

並合此治者。明上濫學大乘之人。絕無修道之心。廣造罪已。口云罪無形相。有何可懺。如此之輩。並合依犯而治也。五涅槃名爲不可見羯磨也。賓云既起邪。見未可得正見也。又解雖犯罪已。邪心不信。未見有。犯故曰未可見也。此不見不懺二事。事起闡陀比丘也

或由不達教者。如經中明淨穢二罪。雖非內外。求不可得。不可覩見。今此人或不了達此言教。即便言不見也

六不懺羯者。磧云涅槃名爲滅羯磨。謂治罰前人。使信懺滅罪故也。謂犯罪已。不肯懺悔。云罪性空。有何可懺耶。如有問言。經中盛說罪性空。有何可懺也。如有問言。經中盛說罪性皆空。今有何義令我懺耶。應爲分別。經說性空。是談理觀。汝未除妄。如何說空。又法性空。但應除病。豈當廢事。方始談空。若空廢事。空應礙有。由礙有故。即不成空。由不成空。理應須懺。若不礙有。應不礙懺。既不礙懺。亦應須懺。進退遭難。犯過無逃。又復難言。空不礙有。亦不礙空。不應不懺。亦不應懺。何須執我令我要懺。復爲分別。汝不懺空。違我懺空。是故衆僧要須治汝。言妄陳濫說者。言罪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是以邪見濫於大乘也

然後乞解者。以此人心意調順。方始爲解。若不如此一向不合也

七惡邪不捨者。事起阿利吒比丘也。磧云涅槃名爲未捨惡見羯磨。明了論若比丘不見自有罪。若見不肯行對治法。或不捨邪見。作不共住羯磨。此了論言。含三羯人

律云如來出世爲一義故。等者。立云無佛興世。所制戒撿及此七法治人者。意令莫犯。使戒淨故。定慧從生。斷惑出塵。至無上果。名爲一義。義在果也。然下文

自解。一義之意。四分增一文云。佛告諸比丘。如來出世以一義故。為諸比丘制呵責羯磨。攝取於僧。以是義。故如來制呵責羯磨。佛說如是。諸比丘聞歡喜。信樂奉行。下有諸句。約擯出。依止。遮不至。三舉等。乃至說戒自恣。及單白。白二。白四。三種羯磨。及殄藏。本曰治出罪法。及四波羅夷。乃至眾學。七滅諍等。一一句中。皆如呵責羯磨說。皆言如來出世。以一義故。為諸比丘制擯出羯磨。乃至為諸比丘制四夷七滅等。疏家總為二百八十戒。具在律文。謂前言制呵責羯磨。下有三十个法。次言為諸比丘制四夷。即是二百五十戒。配前成二百八十也。所謂攝取於僧。令僧歡喜等者。即戒之十利也。此是解上為一義故之意。故曰所謂也

無量劫不復人身者。以隨惡比丘語故。獲如是罪也。理合治之。如後二經者。即是涅槃大集等也。依後為定者。即依涅槃經者也。兩存亦得者。謂若外有善相者。須依十輪莫治。必以惱亂自纏。可依涅槃治也。言廢前又是者。廢十輪依涅槃也。猶如勅文後勅廢前勅也。問此三舉人既云舉之眾外。為但是不同前法。名為眾外。為存寺外。解云在僧坊也。不得預僧法事。故稱眾外

存疑在

言惡馬治至亦當舉汝等者。賓云要犯四重。拒而不受。故與惡馬治之。若殘罪已下事罪。俱不引者。但與嘿擯治。今尋鈔意不然。犯重諱者。下文自有滅擯治也。今惡黨治者。不問所犯輕重。若拒諱不見者。犯即合此治。言汝所往處亦當舉汝者。立明此人不肯受治。欲往餘寺者。僧即差人往餘寺報。言此比丘犯罪。若後至來。可須治之。故曰汝所至處亦當舉汝不應從求聽者。礪云謂屏處作過。若為他舉來。必須求聽。假得自言。方行治罰。此即對眾公然而作。非虛義同自言義同。求聽直須治之。故曰不應從求聽等也

五分云梵壇法者。檢五分文云。闡陀比丘在拘舍彌。觸惱眾僧。不共和合。有一比丘安居竟。往迦葉所。以此事具白迦葉。迦葉語阿難。汝往拘舍彌。以佛語僧語作梵壇法治之。阿難受使。與五百比丘俱往。其所闡陀聞阿難來。出迎問言。何故來此。答言。欲利益汝。

問言云何利益我答言今當以佛語僧語梵壇法罰汝即問云何梵壇法答梵壇法者一切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不得共來往交言闡陀聞已悶絕躄地語阿難言此豈不名殺於我耶智論若心强擴如梵天法治之者佛涅槃時於娑羅雙林中北首而臥阿難親愛未除心沒憂海不能自出時長老阿泥盧豆語阿難言汝守佛法藏人不應如凡人愁惱一切有爲法是無常相汝莫愁憂又佛付汝法汝今愁悶失所受事汝當問佛佛涅槃後我曹云何行道誰當作師惡口車匿云何共住佛經初頭作何等語如是等事汝應問佛阿難聞已悶心小醒得念道力助即於佛後一一問佛佛言我過去依止於法莫依止餘觀身四念處勤修精進又從今日解脫戒經即是大師如戒所說身業口業應如是行車匿比丘我涅槃後如梵天法應當治之次後我三阿僧祇劫所集寶藏初應言如是我聞三世佛法經皆如是云云言梵壇法者勝云謂梵天中若非法者諸梵天將此人置壇上不與共語治之故曰也以欲界語地亦通色有

等者然語法通欲色二界此二界以語爲樂不語爲惱故不與語治之濟云欲界語地等者據瑜伽論中地有十七種始從欲界乃至聲聞地菩薩地佛地等云云古者西來三藏唯得最後一地來此方譯名爲佛地論至唐三藏譯瑜伽論百卷始盡故知佛地與瑜伽同本別譯然瑜伽是無著造恐不信行托稱彌勒所造言十七地者一者有尋有伺(音四)地二者無尋唯伺地三無尋無伺地尋則麤是覺也伺即細是觀也舊經論名覺觀新經論名尋伺也尋伺是語家加行也夫欲言語者要先有尋伺論云欲界及初禪有尋有伺地若中間禪無尋唯伺地二禪已去無尋無伺地言中間禪者謂初禪已去來至二禪名中間禪也賓云承前諸師解未至禪云是中間禪者錯也初禪已前未至初禪名未至禪亦名未來禪亦名斷律儀也言中間禪者即是初禪已去二禪已前梵王住處名中間禪也其梵天在初禪之上二禪之下未屬四禪二十五有中自當一有也亦名梵輔天齊此已下皆有語言故曰欲界及初禪有尋有伺地故舊經云覺

觀在初禪即其義也。二禪已上無復語言。若中間禪無尋有伺。則梵天無有言語。今不語治人。故喚爲梵天法。謂同梵天之不語也。又解梵天雖無覺有觀。然由有言語爲樂。二禪已上方無覺觀。故不語也。梵天中有罪者。嘿法治之故曰也。言亦通色有者。以色界中唯初禪有語。故曰亦通等也。勝云。梵天定地。彼無語法。今以不語法治也。計理二禪已上應無語法。大梵天王已下亦有語。故不語治之。順鈔文也。賓云尋伺語言加行也。夫欲出語時。必先心中有尋伺方便。然後發言也。又云犯僧殘已下。事罪不引者。但作此梵法治也。下文惡馬治者。要犯夷罪。事罪俱不引者。方作惡馬治也。謂其人拒諱不肯引事引罪也。要犯夷者方與惡馬治也。知之三種調伏法者。立云一柔軟調伏。二剛強調伏。三柔軟亦剛強。故名三種也。猶不調殺之者。謂先以柔軟剛強諫之。若不從者。即作不共語治之。故殺也

從此已下明滅擯法義也。不得共住共事者。立謂共住即說戒自恣。二種中共住事者。羯磨也。一切僧家。

諸餘羯磨法事亦不得共作也。所以知羯磨是事者。四諍之中有事諍。即因羯磨而諍者是也

多論大衆有知不須自言與四分令自言乃至目連被呵中說等者。此二文何故相違者。解云四分約五德。三根不了。故須犯者自言。多論據三根明了。故不假自言直得治也。言目連被呵中說者。據僧祇律云昔日佛自說戒。時有國王爲佛作金鍱蓮華。至布薩時佛坐其上。諸比丘集欲作布薩。有金蓮華鍱墮地。有一比丘恣心取挾腋下。佛即嘿坐不作布薩。阿難初夜已過。請佛令說。乃至中夜後夜白佛言。衆僧坐久願佛說戒。佛言衆不清淨。時目連念言。誰不清淨。便入定觀見此惡比丘。撿身衆中而坐。即到其所。左手擒捉牽出至戶。右手推出。語言汝從今日非復沙門。佛呵目連須待自言。因此佛語諸比丘。從今日後汝等當自說戒也。所以佛不自說者。謂佛左右有五百金剛。若三問清淨時不如實發露者。金剛即杵擬碎之如微塵也。立云據此文意與前多不同者。今解云。若內心犯罪。三根未現。須依律文待其自言。若公

然作罪。畜妻抱子者。何假自言。可准多論直爾滅擯。
鈔引二文來意者。其義如此
大衆容之自他同穢者。謂自身犯律體壞。非僧不合
聞戒不沾僧利。養死入惡道。名爲自穢。今身濫在僧
中。乘法不足僧數。作法不成。誤其衆僧。此名壞他。上
來釋第一化制二教。明相不同義竟
二約僧制衆食明通塞者。淨戒及時曰通。若破戒及
時有德非時是塞也。犯重囚禁遭赦得免者。謂有比
丘犯重罪。已衆主禁著空房。待有國家恩赦。到來相
放。此名非法。佛法之中何有此事。一者不合繫閉伽
禁。二者不關王赦也。或自貨賕得脫者。說文云。枉法
受財曰賕。又云。以財枉法相謝也。欲明犯重罪被禁
牢獄。多將錢資僧與衆主。大德求脫也。或奪賊物因
利求利等者。謂僧家立制。若有僧私之物。爲賊盜者。
後須奪取。此非法制。是名賊奪賊也。言因利求利者。
謂如落華師。爲他說法。令他捨慳。遂求財物入已者
是也。慈云。如識官人。與他求事。將物與官。即自留餘
者是也

不令同法如後引之。者以下諸文。皆有無力無伴自
去等文也。如下十誦白僧滅之。不者。徐處去等也
僧祇若作非法羯乃至止得三人者。案僧祇云。時瞻
波諸比丘共諍。同住不知。一人舉一人。乃至衆多人
舉衆多人。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日聽作見不欲見
不欲者。若僧中非法羯磨事。若有力者。應遮語言。諸
長老。此非法非毗尼。不應作。若前人凶惡有大勢力。
恐爲我梵命難者。應作見不欲作。是說此非法羯磨。
我不忍與見不欲。如是三說。作見不欲時。不得遮爾
人邊作。應同意人邊作。不得衆作見不欲。得二人三
人作。餘者當與如法欲。已捨去。若僧中非法斷事。不
遮不與欲。不作見不欲。並越毗尼罪。若作是念。隨其
業行如火燒屋。自救身得護心相應。無罪。是名見不
欲也。自意云。上言不得衆作者。謂作見不欲。但許三
人作。不得四人作。故言不得衆多也。羯磨疏云。見不
欲者。即六和中見不同也。謂既是見異。非同和之義
也。問。何不盡說欲趣去。答。若具說欲者。欲即是情和
也。母論見衆非法獨不能諫。應作嘿然。如上說者。前

罰鈔作罰

通辨羯磨篇中。引母論比丘見非法事。若有三四五伴可得諫之。獨一不須。犯非法制罪者。此得吉也。上釋非法制義竟

五分雖我所制餘方不得行者。謂佛在時有出家者。佛令爲剃髮。今則國王不許。故言不應行。景云如佛制夏竟遊行。今時王制若無故離寺十日。皆判還俗。又不得行也。故注云。俗王爲僧立制。不依經本。即其義也

●罰舍利弗日中立之者。撿祇云。佛在舍衛城。制諸比丘作尼師壇。竟諸比丘在講堂中。共議云佛制尼師壇大小。若敷坐處兩膝則無。若敷兩膝坐處復無。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問諸比丘僧中上座是誰。答言舍利弗。佛語舍利弗。衆多梵行人作此論。說汝云何嘿然而聽。今當罰汝日中立。之舍利弗受罰。即立日中。諸比丘各至佛所懺悔。恕舍利弗。懲佛言日月星宿猶可迴轉。舍利弗心不可迴轉。以受我罰。心堅不可轉也。以過去曾作蛇。來云云。濟云。身子是法輪大將。有過尚治。今末代僧尼。有一行一能。則一切時中。

一

遴越衆命。義非依教也。問何故五百聲聞中。身子目連獨稱法輪大將者。何答以調達破法輪。僧身子目連是第一雙。力能摧殄。當日還和。所以故稱大將。如今國家大將軍。能破怨敵也。則稱大將。調達破僧僭稱爲佛。則是大鯨敵也。則是破法輪之賊。身子能平。故稱大將。又解身子常能伏佛說法。即經云。大智舍利弗能隨佛轉法。故稱法輪大將也

先語僧制法式等者。此是如法之制。理須奉行。非法立條。縱違無過。上釋僧制義竟

二約僧食以論通塞者。先約僧俗明。次於僧中約持破明。又持中約時明。並有通塞。時則是通。非時是塞故也。乞食可得不等者。佛在世比丘皆乞食也。佛亦乞食也。非唯比丘。然佛自乞食。且論有四意。一三世諸佛法爾乞食。二爲充軀資身長道自行益。故三福利施主反報益。故四爲聲聞弟子仿佛成規故

古師匡衆之法等者。匡由正也。即是隨朝長安志相寺靈祐法師寺誥也。其僧善以能卜。值小周滅佛法。仍避亂終南山。于時奉勅搜揚僧伍。並令還俗。其不

肯者。勑令深剃。而祐身披俗服。遂領門徒在山。每出賣卜得錢。餘米以供門人。後值隋家御宇。蒙補爲僧統。充十大德之數。因於本居之山。爲置志相寺。而法師。窮立寺誥云。僧寺不得畜女淨人等也。資云。靈祐師是休法師和上云。即立獎法師和上也。祐本是京師。西市賣䭔老婆所生。其年十三。其時類小兒。在西市打連錢。看者數百。時有一禪師。從市中行。遇見此小兒。衣服極弊。上一井闌上。打錢打一百下。無有失落。知是奇物。乃往問其所在。祐曰近在某街頭。即喚忝我出家能去。不答曰由母。禪師相將問母。母言居家貧窮。生此小兒。何堪出家。又無資給禪師。苦勸母。即許之。知惜何益。至明日。禪師自將衣裳來取。至於寺中。將一打墻鐵鎚。令於石上磨之。吾欲作斧。祐即磨之。經十六七日。不暫休息。磨一邊稍似斧刃。師來看。見知其志操。當即令休。吾不復用。小兒不休。已擬作斧。何得中悔。以成爲限。師深敬惜。後授經論。無所不違。聲播天下。立性作行。誓願不視女人之面。病困臨死。尼姉來看。遂見入房。轉面向壁。又淨影遠法師即是祐弟子。於布薩日說欲不出。祐從出來直到堂頭。衣服羸弊。衆皆不識。莫有敬者。至說欲時。制衆且止。慧遠房中讀疏。乃云法事因緣。衆僧說戒。豈是魔說。使者尋報遠。即走來流淚悔過。大衆方知是遠和上。

言寺是衆僧修道境界者。謂僧依寺中修道。如王治國。依六大城爲境界也。注云白衣及中能齋亦得者。立明。由能齋。故是當來得道。作出家之因。故開與食。五分無此相。貌廣如隨相盜戒中當序云云。唯有任道行之同護法等者。任由依也。立云。任者當也。(去聲)謂當其道理而行也。如有僧來依時鳴鐘。而給俗來能齋。亦給此名依法。故曰任道。乖此不依道法名爲非護法也。今言同護法者。謂道俗相依。猶如影響。若不與食。二大彼俗譏。故能齋聽與。若一向盡與。彼復謂言。佛法應爾。今若作遮塞之約者。彼則能同護法也。言不損檀越事者。謂既依道理而行。不損檀越事也。事謂四事供養也。檀越梵音。此言施主也

若此以明是非自顯者。結略上文也。怖四怨之多苦者。梵言魔羅。此云殺者。害人善。故義言如怨。言四怨

者帶數釋也。一煩惱魔，謂內起貪等一切煩惱，能害善法。二者陰魔，謂有漏五陰共相摧滅。三者死魔，謂無常滅相能壞命根。四者天魔，居第六他化天上欲界頂，有大勢力，好壞他善，見人入道，則來惱亂，恐修道會正化他同已，空其境界也。四中初一是生死因，後一是生死緣，陰死二魔是生死果。又約始終內外明者，初受生時卽稟五陰有漏之身，名爲陰魔，曰始；形壞命盡，名爲死魔，曰終；內起三毒，名煩惱魔；外感天魔，故曰內外也。今言怖四怨者，謂未出家時畏怖魔故，所以出家；由出家已，能令魔怖。兩向釋俱通，前解好。故疏云：出家已後，以十軍得道故，破煩惱魔；得法身故，破於陰魔；得無漏道故，破於死魔；得不動三昧故，破於天魔。十軍者，欲是爲初軍，乃至自高蔑人爲十，餘可解。言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也。辭六親者，應師云：父母、兄弟、妻子也。言五欲者，色、聲、香、味、觸也。

忌狹者，說文云：忌者諱也，又惡也（烏故反）。見毛詩。今言人情狹者，欲明此人諱聞遠通之名，謂之爲狹。有本作局狹字，不亦蚩乎者，廣疋云：蚩者輕也。有云：笑不露齒曰蚩。

注云慳食獨噉餓鬼業者，欲明餓鬼之因皆由慳習。一覽此道，報壽遐遙。如羅寶藏中，有羅漢名祇夜多，與弟子向北天竺遊行，至一石室城。既至城外，慘然變色；入城乞食，食訖出城門，復以慘然變色。弟子便問：何緣憂悲？答言：我向於城邊見餓鬼子，而語我言：我在城邊已七十年，我母爲我入城求食，未曾一得。我今飢渴，願尊者入見我母，語令速來。我時入城，見餓鬼母，語言：汝子飢困，思汝相見。卽答我言：我入此城七十餘年，自我薄福，加復新產，餓羸無力。雖有膿血涕唾糞穢不淨之食，有大力者於先持去，我不能得。今最後得一口不淨，欲送與子，門中有大力鬼復不聽出。願尊者慈悲，將我同出，使母子相見，食此不淨。尊者卽將出城，母子相見，共食不淨。尊者問鬼：汝於此住爲已幾時？答言：我見此城七反成壞。尊者嘆曰：餓鬼壽長，大其爲苦。弟子聞已，厭離生死也（云云）。

此乃鄙俗之淺度等者，若識達俗士尚以虧道而不

憂貪今此比丘作此問者同乎鄙俗耳言瑣人之短
懷者爾疋云瑣由小也碎玉曰瑣碎之失也猶天地
之生長者喻所得無限山海者約受用無窮
故佛藏言乃至如來白毫相中一分等者彼經中佛
告舍利弗我今明了告汝我此眞法不久住世何以
故衆生福德善根已盡濁世已近自求善利應生猒
心汝當勤精進早得道果我法無諸難事不念衣食
臥具醫藥若一心行道者天神人民皆同心供養設
使天神諸人不念但能一心勤行道者終亦不念衣
食所須何以故如來福藏無量難盡如來滅後白毫
相中百千億分其中一分供養舍利及諸弟子設使
一切世間人皆共出家隨須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
分不盡其一如來如是無量福德是諸比丘應如是
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諂邪命惡法也
猶函蓋相稱等者勝云僧依道而受供如函檀越爲
道而施如蓋二種相應故曰相稱何愁竭耶言匱者
鄭玄曰匱是乏也詩傳云匱竭也禮記云有財不匱
是也注由彼行施普義者施(平聲)謂施設不簡貴賤貴

者好給賤者罷給故曰義然後取勝說注腐爛僧粟
者此罪業重如報恩經佛與阿難入王舍城乞食已
於城外有大深坑城中人民擔持屎尿棄此坑中天
雨惡水亦入其中中有一虫其形似人衆多手足遙
見如來擎頭出水視於如來流淚滿目如來見已愍
而哀復慘然不悅即還耆闍掘山時阿難問佛向見
屎中虫先世造何業行生此水中爲幾時耶復於何
時當得解脫佛言汝等善聽過去無量千劫有佛出
世教化已周滅度之後於像法中婆羅門造立僧坊
供養衆僧時檀越多送蘇油時有客比丘來爾時知
事維那心生嗔恚嫌油來多隱匿蘇油停持不與客
衆言何不傳蘇油蜜也維那答言汝客比丘言此是
檀越施現前僧爾時維那凶惡可畏即復罵言汝何
不噉屎尿云何從我乃索蘇油以此言故從是已來
九十億劫常坐於如是澆水之中爾時維那者今此
虫是也云云未見道遥而事衆者此明兩事供養若
絕名爲事衆今但行道不慮未盡
是第一慈悲人者謂俗人不能齋遮不與食是守佛

教是謗僧法若不齋鄭嗽誤他入地獄即非慈悲人也以不與食令諸衆生不以此緣墮三惡道名大慈悲也毀損三歸者若不問是非而給者僧俗混同將何以爲歸敬不知尊勝分齊而生賤心即是毀損之義也自昏時網者謂不解示語罪福是不識時宜不用法網也

准教當擬如隨相中者如下盜戒中准十誦惡賊來至隨時將擬不論多少僧祇若惡賊檀越公匠乃至國王大臣有力能損益者應與飲食多論能損者與有益不合是汚家法上來釋通塞之義竟

二引聖言量者總有三重謂現量比量聖言量也僧祇食時應作四相者僧祇此翻大衆謂僧衆食時須相也撿多論第七卷云是僧祈食時應作四種相一打揵搥二吹貝三打鼓四唱令令界內聞知此四種相必使有常限不得或時揵搥或復打鼓吹貝令事相亂無有定則不成僧法若不作四相而食僧祈食者不清淨名爲盜食僧祈僧祈梵聲男女之異也男聲呼之爲僧祈女聲呼之爲僧祇或云僧伽亦是聲

多論鈔作僧祇多

之輕重也嚫(上聲)祇(平聲)吶(上聲)伽(平聲)祈(平聲)喃(上聲)此皆悉曇章中一囀聲同翻爲衆也雖作相而遮亦犯者今時平旦打鐘要須前開寺門閉門而打鐘者此是非法也各有始終僧祇同一布薩至清淨無過等者謂此是法同食別之界既食各別各鳴鐘自集互不相集者無過也善見至空寺有果應打揵搥食者立明要是大小二時食若非時不合也有云時非時俱得非時取果押爲漿亦合若言不得今時茶湯何處逃罪言下至三拍手者當打三通也

多論云僧祇食法乃至多少應有常限者鈔云此舉儉時增減俱犯盜也云云南山闍梨咸亨年中在京師清官道場時年飢儉此處可有五十僧日別料米四斗以供徒衆縱僧來去多少唯盡此四斗爲限是今義也錯得一番餅者景云此約豐儉俱犯豈知事人有限定故錯得猶犯盜嚮過索寧無罪咎也

律云惡比丘來不應與食者有問俗人能齋尚開與食破戒是僧今亦能齋何得不與解云俗人能齋是常來出世之業破戒之類理亦可知

差僧次而簡客翻爲越次者。對此便明。有寺堂上行僧次。簡房中人者。皆犯盜罪。又此住處不名僧所以簡客主非同和之義等者。此是性戒。現犯盜。重業報復。深故雜含經云。目連路行見一衆生。身形極大。頭上戴一銅鑊。其鑊燒然。滿中深銅流灌身體。衆空而行。啼哭號叫。佛言此迦葉佛時出家人。爲僧知事。有檀越施飲食。令僧行傳。時有衆多客比丘。知事不分。待客去後。然將分之。由此緣故。經無量歲。墮地獄中。受大苦惱。既得出已。更受此身。又見一衆生。其舌長廣。熾然鐵釘亂釘其舌。衆空而行。啼哭號叫。佛言迦葉佛時出家比丘。爲摩摩帝。摩摩帝呵貰客比丘。云此處儉薄。不能相供養。諸長老等各隨意去。求豐樂處。由此言故。先住之人悉去。未來之客不來。緣此慳故。墮大地獄。備受衆苦。既得出已。更受此身。言以簡絕客主非同和。僧義者。僧具六和。既不同利。僧義亦缺也

厭患生死者。雜心偈云。一切有爲法生住變異壞。釋曰。一切有爲法。各各有四相。謂生住異壞也。世中起故生。已起自事立故住。已住勢衰故異。已異滅故壞。又應觀此身。從足至頂。種種不淨。穢惡充滿。觀察此色。猶如猛風飄散積砂。須臾散失。如是觀者。得空解脫門種子。於彼生死。厭離不樂。得無願解脫門種子。於生死不樂已。正向涅槃。得無相解脫門種子。又雜寶藏中。佛滅後七百年中。有尊者祇夜多。身得羅漢。國人所重。住在罽賓。時南天竺有二比丘。聞祇夜多有大威德。遠來禮覲。到其住處。道由樹下見一比丘。形體甚悴。竈前然火。二人便問。識祇夜多不。房在何處。即示處所。前到見向者然火比丘。疑怪所以。既有如此名德。自然火何耶。尊者答言。我念昔生死之苦。若我頭手足可然之者。猶爲衆僧而用然火。況然薪乎。二人便問。往昔生死苦事云何。答言。我憶昔五百世中。於狗中常困飢渴。唯於二時得自飽滿。一值醉人酒吐在地。得安隱飽。二值夫婦二人共爲生活。夫便向田。婦事緣小兒。出我時入盜彼飯。值彼飯器口小。我雖得入頭。後難得出。雖得一飽。後大辛苦。夫從田還。即使剪狗頭在於器中。時二比丘聞說此事。厭

闕疑不

生死苦得須陀洹果又釋迦如來憶往日閻浮提作曲蟮鑽閻浮大地猶如來蒲禮也少欲寂靜修於念定者成實論云出家之人雖未得道以遠離為藥諸白衣等處在女色憒閙之中終無安樂又若遠離心易寂靜如水不擾自然清澄又此遠離法為恒沙諸佛所讚何以知然佛見比丘聚落宴坐心則不悅又見比丘空處（若闕）睡臥佛則以喜以近聚落多諸因緣散亂定心令應得所得應證不證空處睡臥雖少懈息若起求定則能攝散心乃得解脫又空處無色等相煩惱易斷如火無薪則自然滅言念定者即四念處也定者四禪八定及九次第定也付在說者護戒慚愧者薩遮尼揵經云欲離於生死安隱到涅槃一切如來說持戒最第一戒如清淨地能生諸善華亦如猛熾火能燒諸惡草為是義故應須護戒也言慚愧者慚國王父母師僧信施之恩難酬難報又慚愧諸佛菩薩常教導我我不能行等是以經言無慚愧者與諸禽獸無相異也但令五人清淨如法護持法者此明五人持律在世得布薩自恣受戒能令佛法

治下餘有其字

久住不滅也

贍待國王等者隨相中得用十九錢供設王臣若多用者理須白衆上來多段不同總是釋第二約僧制衆食以論通塞門義竟

從此已下正明第三約法就時以明也僧不可和當於說戒前作者如受日差直歲分亡物等例也

若舉無根無餘罪者以犯四重故衆法絕分義如斷頭名曰無餘以三根未顯故曰無根能舉之人雖舉不成也遮是舉也故道不成遮言治謗罪者夷謗須作殘治殘謗提治言文亦不顯情之虛實者立謂其文中不的云所舉之人不問情中有犯無犯有犯曰虛但令能舉之人不練三根皆結其謗罪濟云其能舉人實知他犯即是情實若謗他言犯曰情虛也今不問謗與不謗但問答不相應即順治其謗罪故曰也言義須斟酌者謂能舉之人必是賢善比丘雖今推勘三根不委亦不必須治其謗罪也

從此已下明其就時之義也不祇牽法者字林云祇者敬也

●糺疑作糾

●誦下疑有中字

從此已下正明對人即須糺正者廣疋云糺由急也
說文云繩三合曰糺糺絞戾也有三種狂痴之中其
二人不憶不來此既無知不須與法有憶而來者即
嘗憶常來人不得別他故不須與法與亦成唯或來
不來此一須與羯磨爲不定故須法約之立云顛狂
羯磨准五分求覓不得須遙與法四分要須現前白
二與之又須令其狂者知僧爲我作法方成不知不
成如律者實病加法始成虛詐理無容詐
已下對處明義也天龍叶贊者應師云叶者和也同
也合也十誦比丘衣服不淨非人所呵者立明有多
種不淨一謂衣體不淨即邪命販賣所得衣財也又
雖是如法之體若不加受持法犯長等亦名不淨又
雖離此二過若多垢坏亦名不淨俱爲非人所呵也
唱僧跋者大莊嚴論中有尸利毱多長者受外道囑
令殺佛以雜毒之食供佛及僧佛即知之令僧待唱
僧跋已然後食之即說偈言在於上座前而唱僧跋
竟衆毒皆消除汝等盡可食既說偈已其食變爲甘
美其緣稍廣可更撿彼論文立云此即當等供之法
也白衣來當與食爲說法者立明爲說福食難消示
其因果恐非此解應是准五分能齋者與食食已爲說法
授與三歸五八戒等
汙家俳說者皮皆反說文云俳戲也案俳者樂人所爲
戲笑自怡悅也三蒼云俳者嘲也有云即俳諧之戲
如行主之例也
及餘上染者謂眞緋正紫是也
四分入衆五法善知坐起者律下文增五中佛告諸
比丘至僧中先有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
拭塵巾三應善知坐起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若見下
座不應起立四彼至僧中不應雜說論世俗事五見
僧中有可忍事心不安忍應作嘿然比丘應先有此
五法然後至僧中若廣解釋下文自出
褸褶者釋名云褶似襦大袖下有闌也如東都大敬
愛寺表寺主制徒衆大僧沙彌皆不得服袴造家人
次第撿捉得者脫入外庫此是如法制也
反留穢去淨生死未央者女人穢境養之曰留淨僧
退道被捨曰去欲將寺中畜女人是留穢比丘因茲

相染犯重。滅擯邊俗。名爲去淨。因此人地獄。畢得出爲畜生等。失於三乘道果。故曰生死未央

多不結淨道俗通濫者。深云寺中不結淨地。妄託云是檀越淨者濫也。如隋朝置東西禪定寺。所有飲食盡是國家奉供。本末屬僧。此名檀越淨。若如今時國清寺亦是附家置。則無食施所有。但是僧食。今若云是檀越淨者曰濫。故曰道俗通濫也。言道者謂是作法白二結之。故曰也

惡律儀流注相續者。彼雜心論偈云。流注相續。成善及不善戒。於一切衆生。律儀不律儀。釋曰別解脫律儀者。謂受戒於一切衆生。一切時戒不斷。不律儀者謂住惡律儀。於一切衆生。一切時惡戒不斷。所謂屠羊養鷄。豬捕鳥。魚獵作賊。魁膾。魁膾謂殺人自活。此等之例。且如屠羊者。雖不殺餘衆生。而於一切衆生所得不律儀。何以故。若一切衆生爲羊像在前者。於彼一切悉起害心。一切衆生有作羊理。故若復無作羊理。若於彼亦有害心。故得不律儀。如住慈心仁想普周。當知住餘不律儀亦如是。立云欲明有惡律儀運運當流。無作當生。如受善律儀戒。亦復如是。一發以後。雖入三性之中。善常增長不斷。故曰相續也

或佛堂塔廟不遵修餝者。俗中教子。尚敬先廟。丁蘭木母。出告反面。木母舒顏。今我出家。不值眞佛。更不敬儀像者。師羯於誰。立明今時僧尼多犯斯過。但修餝已房。爭事光顯。佛堂之內。糞穢盈目。縱剃染出家爲佛弟子。事師之法。豈合如此。除良可知。聚話寺門。依時不集者。如諸小師之輩。及無知老宿。多在門寺。看他男女行往。倚門坐立。寺中打鐘禮佛。一人不來。故曰依時不集。縱出衆主不閑攝誘。可悲之甚。言上座三師者。五分云。上頭無人名爲上座。非局頭白。三師者。謂和上兩闍梨。名爲三也

餘僧不來頑誰此喩者。其爲絕重。倘遣收來。況餘無患理然須赴。從此已下。大門第五。正明教授之法

必先於有過取欲。後諫者。謂先須屛處。問其犯過人語言。大德既犯某罪。可得懺。不但戒細人。纔雖持易犯。誰應無過。貴能早懺。若彼答言實犯。聽衆治者。方得治之。故曰取欲。只是求聽之異名也

餘經云一念之惡等者。餘經卽是善生經也。

故律中阿難頭白等者。撿律文云。阿難有六十弟子。皆是年少。欲捨戒還家。迦葉語阿難言。此衆欲失。汝年少不知。阿難言。大德。我頭白髮已現。云何於迦葉所不免年少耶。迦葉報言。汝與年少比丘俱不善閉諸根。食不知足。初夜後夜不能勤修。遍至諸家。但行破穀。汝衆當失。又分別功德論云。迦葉每謂阿難爲小兒。阿難有妹爲尼。聞迦葉此言。大生嫉恨。阿難聰明博達。汝何故謂爲小兒。迦葉報尼曰。阿難有二事可耻。正由阿難勸佛度母人出家。滅佛法五百年。是一也。又阿難有六十弟子。近日三十比丘還爲白衣。然佛教度弟子法。若出家有信來求道者。當試之七日。若外道來求道者。當試之四月。阿難來便度之。是以可耻二也。此三十比丘所以還家者。其先聞阿難於九十六種道中等智第一。從阿難求度者。欲學等智。阿難不與說等智。故是以不合本心。於是而還。還必誹謗阿難。謂無等智。此比丘尼以恚心向迦葉故。卽現身入地獄也。有人云。等智者。世俗智也。亦名後得智。亦名等智。要前證根本智。然後始證世俗智也。要先證根本智。然後於根本上流出世俗智也。賓云。舊名等智。新經論中名世俗智。良以俗智遍緣諸法。故立等名。濟云。迦葉是阿難和上。其阿難是羯磨受戒也。上可言食不知足者。非是貪猶財利。此是樂法食也。論謂食其多聞博識。不證無學。故曰也。律文云。食不知足者。是消穀虫也。言又是無學尚被譏者。今文中言無學者。就今日論。迦葉呵時猶是學人。結集之時乃證羅漢。

可准上文者。卽上序云。一方行化。立法須通。處衆斷量。必憑律教。卽其義也。上來釋七篇已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四末

景龍四年六月八日於東京大授記寺出略記蹤迴。擬備臨機。諸有見者。庶知遠意。莫以人微廢道也。僧大覺記

◆會本國卷上三之一

四分律鈔批卷第五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受戒緣集篇第八

前來諸篇。統明僧法。顯德彰用。秉御次第。綱紀佛法。住持衆。行道德內充。堪生物善。生善之方。莫先受戒。故有此篇來也。又解上來僧綱一篇。除非消濫。遵承。有則堪能秉御。以被於事。事雖多途。不過生善及與滅惡。生善之法。即是受戒。故於僧綱軌則之後。且明受戒。使傳囑有由。教法不替。故經云。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法身常在而不滅也。言制意者。羯磨疏云。原夫如來出世。不欲增長諸有。要求滅欲。故立戒學。然戒是定慧初基。衆行之本。本若不立。餘何所憑。但以佛世利機。契勸便感。(感者戒也)末時澆薄。聖制縱緣。緣集則作業功成。緣散則戒德無立。詮緣定其得否。大聖唱言。有缺諸緣。雖受不發。故須抵掌程露。攸儀信非徒爾。故今明述。又云。然出家正務。唯戒尊高。故立受緣。明其法則。礪云。受緣雖五。又若論末代。唯有羯磨一受。然善來上法。三歸八敬。羯磨此五受中。唯羯磨一受。具六義勝。一。是時長。謂通現未。二處遍三方。除鬱單越。三報兼男女。四位該凡聖。五所被無數。六。多坐作法者。賓云。謂於三州。同於一時。各別集僧。為人受戒也。以斯諸義。佛法始終。以白四羯磨為宗本。能繼續三寶。作無邊利益。有任持之功。莫大羯磨。故說為勝。餘四受中。善來一受。終盡雙林。自外三受。中間即止。又局閻浮不該。餘三凡聖位差。報局男女。對前六義。互各闕少。紹續功微。故稱四少。今從勝立。唯明羯磨也。今言受戒緣集者。宣云。創發要期。緣集處具。納法在心。名之為受。即是受時心防外境。名之為戒。礪云。創發要期。建志成就。納法在心。稱之為受。受有懸防。目之為戒。遁律師問云。無作據一形。可說是懸防。作戒已落謝。如何稱懸防。答。無作由作生。故二俱懸防。又云。立誓要期。納法在心。名之為受。俱有禁非之用。目之為戒。故曰受戒。言緣集者。師僧衣鉢白四教法。為緣十種。調理聚在一處。名之為集。宣示軌摸。名之為法。故曰受戒緣集法。又言受戒緣集者。據能領之心。心戒謂所納之法。緣者明此受戒。從緣而

心疑也

已疑世

擇入寨字

生集者衆緣聚會名之爲集故曰也又言緣者如下所列能受有五所對有六並是緣也又云如律五種緣一善來二上法亦名破結使三者三語四者八敬五羯磨也言善來者位在須陀洹已此人乘宿善業而來直佛出世聞說四諦道成初果求哀出家佛命善來即使發戒故母論云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威儀庠序如二十年學法者若見云唱善來已入寺隨學二者上法者位在無學律云若人修道得羅漢即名出家受具是戒其無漏眞法超出學表得法最勝故名上法若言破結者此人惑盡解滿道發無學會正理窮自然感戒從所破爲名故曰破結使也三言三語者位在內凡已上此人值佛出世但聞而不見值羅漢授與三歸使設具戒良以積行非遠未登聖位於彼羅漢先有別緣託彼出家得由三語故曰也四八敬者位是女人已得初果深厭生死求出家以無弘道遠化發故抑而不許復還舍衛使自剃髮披衣倚僧房立阿難時爲三請如來爲說敬法遣阿難傳受令其遵奉必具依行即感其戒故因名

也此則受緣唯佛與阿難也其人是佛姨母求佛出家佛初不許佛言若聽女人在我法中多所損減譬如有人多女少男當知其家衰耗不久女人入我佛法亦復如是阿難再三爲請舉三世佛咸度女人又舉四衆一切諸佛皆具四衆比丘比丘尼等也又舉恩養謂佛生七日其母命終以波闍波提乳哺長養應報其恩許其入道佛言若我不出世彼則不識三寶之名今識歸三寶其報恩已畢況復已證初果阿難苦請佛即令傳八敬若能具行可聽入道波闍既蒙八敬云頂戴持復白阿難唯願更爲白佛唯一本甚如何百臘尼禮新受戒僧足乞依夏次致禮佛言若依夏次禮者無有是處五言羯磨者是此所明以此受法雖通凡聖以今末代善根微薄道心難生要假十僧作法成就方得具足羯磨疏云斯等入道要假強緣扶彼弱因方能發戒緣彼僧衆言下而發戒品隱其能秉就其顯秉彰名故曰也言捨戒法附者非謂受後要應須捨本心所忻仰誓願奉持忽恐行人久參事慢惰厭道儀志在習俗或復脫過難緣非

情可禁帶戒造罪便能障道所以聖開聽請使來去
無障不廢後入道也六念法附者既受戒已後衣鉢
受持常須係念具防六聚機要莫加故附出也
言超凡鄙穢流等者應師云鄙出陋也廣疋云鄙者
羞恥也欲明凡俗隨生死之流六塵五欲體是染汚
垢穢行人令身心不淨故曰穢也今此受體能遠出
至涅槃之岸故曰也濟云若極鈍根者七生持戒無
犯即得須陀洹果理數然也若利者三生五生必證
初果也言入聖衆之寶位者謂受得戒已近入生持
僧寶亦位遂入三乘菩提聖位也
既慕心彌博等者博由廣也明今受時發廣大之心
如上超凡流入聖位者是也言故所緣彌多者上明
能緣之心既博今所緣之境固多謂緣情非情萬境
有斷惡修善之心要普周法界也故善生經云衆生
大地草木虛空無邊等又解彌多者約受持作法能
對有五所對有六等故曰彌多此皆是緣也法事攸
難者攸謂所也欲明所發之善既多所爲之法焉易
故曰也又解能對所對衆緣既多故作法則難故云

攸難也以難知故理須詳撿者謂所爲既大今須立
法撿其師僧是非之緣也
而世情應染每昏教法者謂今時師僧附六塵爲色
聲等染不能明解聖教昏於法網也爲師爲匠實易
實難者立謂若持戒淸淨廣解三藏有法有食相攝
此人爲師匠秉御戒易若犯戒非法不識聖教無法
食相攝今爲師者則難也又解雖有行解堪能足數
以應師德一時壇場爲受是易後隨行中教授使成
五分法身者是難也但由習俗生常不思沿革者字
林云從水而下曰沿順流也立云順流曰沿逆流曰
溯明今末代師僧不思順佛法之流依教而行事但
樂習俗生常耳如借衣鉢而受相承如此名爲習俗
今應須改且如俗中有識者而年五十尚知四十九
非何況學道者而懷習着頓不捨前殊不可也亂彼
眞教者立明如摩訶羅爲他師僧不了前事口云我
是大乘何局限斯小法名亂正教也
執文謹誦者立謂閉目謹誦羯磨曾不敢張有無不
識如非所以心執也或前受遮障無任僧法者謂能

受之人身有遮難障。戒不發。不應教法也。礪羯磨疏曰。夫戒者。乃是生善之本。滅惡之原。趣涅槃之妙因。發定慧之根本。法既精勝。受之不易。譬如欲請大王。必須淨治宅宇。今請戒法大王。理須皎潔身器。前無重難。後無輕遮。與教相應。戒有可發之義。不然徒受。無益勞苦自佗。不能生信者。明師僧犯戒威儀不整。不能令受者生信心也

唐勞一世者。立明唐訓。大謂大勞一世也。亦訓爲虛。虛者勞也。後生還爾者。謂來生還逢如此師僧受戒。不得由今身爲他師僧。行非法故

王機依准者。依此方法受戒。理有得道之限。上釋序義已竟

除道成難者。羯磨疏云。簡除四趣也。天實報勝。但著樂多。無求修道。故成難也。修羅懷疑。道在會正。疑故無分。地獄障深。苦多熱惱。衝心。故論云。地獄中陰身。猶如融鐵聚。熱惱燒然。若不可得。譬喻。何能懷道而來受戒。鬼神諂誑不實。惡心亂惱衆生。故畜生報劣。愚騃所收。不能光益佛法。故律中。佛言。畜生於我法中無所長益故也。唯斯人趣苦輕。下趣樂劣。上天。彊識念力。能崇道業。故得受戒也。且如聞思修慧。欲界具有。以此散地。故有思也。色界有聞修二慧。無思慧也。以是定地。舉心即入定。故無思慧也。無色界唯有修慧。無聞思二慧。以無色。故無有耳根。故無聞慧。亦是定地。故無思慧也。但祇若減七十不能作事者。立謂年雖應教。約體無能。故不得也。若過七十出家時過者。立對此。賢愚經中。福增比丘年百歲。佛許出家事可尋取用云云

二諸根具足者。羯磨疏云。以但儀貌嚴正。悅動物心。凡所弘闡。覩相易受。若不備。約汚辱僧倫。律云。六根俱淨。方應受法。如眼一緣。二十餘相。並不堪也。聾啞狂亂。不發戒者。六根之中。耳根若壞。不聞羯磨聲。故不得。啞是舌根。不能乞戒。又誦持之功。於道無分。故不得也。狂者心亂。無心領受。又無布受之心。此三根壞。故判不得。餘者通濫有得不得者。深云。六根中耳舌意三。如上可知。餘眼鼻身。雖壞容得。故羯磨疏云。耳等三根。進道爲勝。由耳聽法。意緣邪正。有疑通決。

非舌不明。有闕此三。故非得限。餘則能乞能持雖通
在遮。得在開限
三身器清淨者。羯磨疏云。既爲道器。純淨方堪。如欲
請王。必須莊嚴宅舍。今所受者。是謂法王道器清淨
方堪受法。又如淨衣易染爲色。若先染汚。不成後受
磯羯磨疏云。身器清淨。乃至十三難雜過等者。然戒
法清虛。出道之勝因。法既精妙。致受之不易。論其受
也。非身不尅。是以爲身受道之器。心爲納法之主。身
心圓淨得戒。已言若內懷遮難。身器不淨。雖備衆緣
徒勞無益。一生絕分。障不發戒。名之爲難也
四出家相具者。卽形同也
五得小分法者。卽法同也。法海不頓。漸開方便。使信
樂牢固也。上之五緣。得不分二。前四必具。非緣不成
受事後一制具。若不具者。戒罪兩得。上來釋第一能
受有五義竟
第二所對有六者。古師立義。所對有七。今鈔略其第
六。第六緣云。須在佛法時中。謂若佛法滅已。一切羯
磨作法。及與結界。皆不成就。彼沙諸論師亦解云。據

未作者則不成。已作者則不失。抄闕此緣。今立亦好
故須第六在佛法時中。問佛法幾時當滅。答據聖教
文。正法五百。像千。末萬。然南山每叙辟開住法極六
萬之遐齡。(未詳所據)又案傳中。迦濕彌羅國有五百羅漢
佛滅度後。欲集作論。共議何國土中。多有資緣。於中
造論。見迦濕彌羅國多有供養。但無好伽藍耳。時有
一池。池中有龍。其地福德。諸羅漢就龍借其池地。用
作伽藍。龍惜不與。有一尊者求一坐處。龍卽許之。尊
者入池。坐池內。龍先既許。收悔不得。卽自避去。之臨
去時曰。今將此池奉諸大德。用造伽藍。若後佛法滅
時。地當還我。諸羅漢於此造寺。廣造諸論。薩波多論
卽其處造。今時其伽藍中漸有水濕。伍備之處水深
至踝許。故知佛法非久欲滅。既有六段不同。今卽是初
輙爾寺外結小界受者。立謂無難結三小不成非法
一由無難故。二縱有難。亦不合竪標唱相。故言上已
明者。指上結界篇也
多黠船江中作法人。問其故。答言等者。薩婆多師資
傳云。宋元嘉十年。祇洹寺慧照於天竺僧伽跋摩

所重受大戒時祇洹寺慧義法師爲性剛直見跋摩等更授具戒情有不同怒曰大法東流傳道非一先賢勝哲共有常規忽爲改異豈穆衆心跋摩答曰相與棄俗本爲弘法法必何傳豈忤衆情云云義即問曰求那跋摩在世之日布薩僧事常在寺中及至受戒何故獨在邑外等成善法何以異耶答受戒事重不同餘事若餘不成唯得小罪無甚毁損罪可懺夫紹隆佛種用消信施以戒爲本受若不成非出家入障累之原斷滅大法故異餘法事也義法師忻然心伏無復餘言遂令其弟子慧基靜明法明三人度蔡州岸於船上受戒當時有始興寺叡法師訴曰觀善患不及見惡猶探湯義公於可同中立異未經旬月而復同其所異蓋譏其始惡也（抄中人問其故答曰等者蓋是上文問答也）爲世福田者謂受具戒者此明作人天福田能長他福能消他利養者皆是持戒之力近見華嚴闍梨呵諸大德每入內時聖上皆聽將一侍者同入多將沙彌入者皆大非法然沙彌無戒何能消他國家百段五十段絹是一又復沙彌無戒將入宮闕中必造罪

本作珍作及

過或見他貨物即盜或見寶女即染豈不誤於大德耶然此誡勅大能無奈大德不相用語

二有能秉法僧者謂白四弘通非僧不合邊方無僧出開五人持律得受者謂迦旃延弟子名曰億耳住於憂槃提國三年求師僧受戒方得礪云致使億耳受戒三年始獲緣此白佛佛開自今已去邊方五人開受言持律得作者濟曰中國十人何以不言持律所以獨語邊方持律得作者以邊方非法者多故須言持律中國僧皆淸淨故不言之也此十誦所列者彼律問曰頗邊地有十人但取五人成受以不答得名受具僧得可呵罪伽論亦爾準此似是約處定制故

更無方便得別衆故者以同界故皆須盡集若也不來不成受戒則顚倒錯脫者前作羯磨後作白名顚倒遺落文句曰錯脫

六資緣具足者羯磨疏云內忻勝法外假勝儀身心相依如魚有水若無若借俱非具緣

無心不成故者夫欲受戒理須殷重乞求方成受具

若也輕慢不請義無得戒

心不當境者謂師僧衣鉢如法是境但受者無心不稱此境故也即是境不稱心者謂受者求戒斷惡之心而師僧不清淨者是也若慇重心則有無教者此明能受之人若有慇重則發無作之戒也必有受者前淹上緣者即總列五緣可依也上來總釋第一具緣成受門義竟

二加法中總有十段前通辨羯磨中明七非云八種調理者謂此十段中除此第一段沙彌十戒門并正衆中受門但有八門調理是受前也復有坄云始從請師終乎白四九法往來者正除沙彌須十戒文也必闕開得戒限故不論之九法者一請師二置受者處三差教授四往見問五喚入衆六教令乞七戒師白八撿遮難九正白四羯曰請置差往喚乞白撿羯磨

如前篇中者如上通辨羯磨中明之也

四律所明者即四分五分十誦僧祇等四部律文是也不同外道一往頓受者謂今且與十戒者恐受大戒者不堪護持故漸與之以調其根器事同式叉六法以漸漸而進也言猶如大海漸深漸入者報恩經第六卷云憂婆離問佛若受具戒獨得十戒何須先受十戒復受大戒佛言雖一時得而染習佛法必須次第先以十戒以自調伏信樂漸增善根轉深次受具戒如是次第得佛法味深樂堅固難可退敗如遊大海漸漸入深如入法海亦復如是

文云誰請大德為我和上等者彼見論云有比丘為作白四羯磨受具戒已多作諸惡不案威儀時有少欲知足比丘呵責言汝云何作諸惡行不案威儀比丘答言誰請大德與我戒誰請大德為作和上時有比丘白佛佛言自今已後若不請作和上不乞戒不得與受具足戒與受者結吉羅罪也

當具修如上者如上僧綱大綱篇中云凡來僧中律云偏露右肩脫革屣禮僧足右膝著地合掌等五法也大德一心念我某甲等者羯磨疏云具五句初大德一心念者請專意也二我某甲至和上者明所祈也三願大德為我作等者慈副本望也四我依得受

具者謂三學由生也。五慈愍故者。已述所懷唯願聽許也。答言可爾總領請詞許爲師也。就可爾中可是答諾。下流爾是應酬上位。雙云可爾者。未善知言全不可也

教授汝淸淨莫放逸等者。非但事攝亦有法之弘訓也。言淸淨者。宜重戒本攝持三業。言莫放逸者。諸過之原由行放逸。當攝情根遠五欲也。四答中古師云律雖列四。隨一成答。鈔主云意以通四共成一答。初是許。諍後三相攝義聯類也。下文更有十種答法者至下律增五文廣明彼云十種答法者。一能二可三是四修行五不放逸六善七好八起九去十言與是爲十種答法也

或可和上無德等者。立謂受十戒時雖請或可於和上犯戒。故曰無德。故今須量度有德無德應更請也

言故對二請者。濟曰一謂沙彌時對面請。并今受具時又對面請。故曰二對

請七證等者。此人號爲尊人。亦曰尊師。見論名爲臨壇師也。十誦正則理例請之者。即前文十云教授次

令實等六字疑剩

令和上疑既知字

第頭面一一禮僧足已。然後請之。必在大衆多僧亦未通限者。必人衆多但請所指爲尊者。餘不須請也

知何不該等者。賈逵注國語云明此丘犯重已不得在說戒及羯磨二種僧中共住。不足僧數。今已知犯重。竟即非同法之人。不合同證羯磨。將此知字何所不該。但知犯重即不應一切羯磨也。豈獨說戒乎。應師云該者備也。方言云該由包也。十師相望約知犯重犯下篇猶得應法。若望受者善知師犯吉羅即非師德也。強受不成者。景云謂弟子和上犯戒。不應師德無心從受。故受不成。又如今時受戒人意在彼人爲和上者。以知事壇主逼令將餘人爲和上。以無心強受不得也

故九夏和上者。立九夏和上開得戒。師犯罪若八夏和上一向不得。戒同是犯也

碩德者。碩謂大也。方言云齊宋之間謂大曰碩。碩亦美也。七夏已去得作羯磨闍梨者。此是了論文。威儀及七證須五夏。戒師須七夏。與四分不同也

從此已下教發戒緣。令一切境上起慈愍心者。羯磨

抄下行有[illegible]字

發[illegible]生

疏云增上心中。救諸衆生。卽慈善根。謂佛心也。初明緣境者。謂初且明所緣之境遍於法界也。後明心起者。卽能緣之心也

●別抄有三十餘紙者。謂京中一僧。錄受戒緣境之心。有三十餘紙。每欲受戒者。令誦心首。南山闍梨常號爲末代佛。由能曲巧導示衆生故也。情與非情空有二諦滅理等者。上至諸佛。下及三塗。皆是情道。山河大地。名曰非情。言空有二諦者。立謂眞諦是空。俗諦是有。此之二諦。經稱不同。涅槃大品名世諦第一義諦。菩薩瓔珞經有無二諦。華嚴及仁王般若名眞俗二諦。亦曰空有二諦。言有無二諦者。有是有爲。無是無爲。言滅理涅槃者。涅槃有四種。一自性涅槃。卽一切衆生同理有也。二無住涅槃。謂如來方便應化衆●善是也。三四有餘無餘也。皆約誹謗不信得罪。今翻爲善方發戒也。文字卷軸形像塔廟等者。卽三藏典籍。佛制依學。結罪。故是戒境也。言形像塔廟應須立信。信有此法。起恭敬心。故發心也。如戒本中有敬塔戒。又毁壞塔寺。皆得蘭罪故也。法界爲量。並是戒體者。立謂合是戒境。今稱體者。由從此境發得戒。故諸爲體也。言法界者。雜集云。一切聲聞獨覺諸佛妙法所依相故。述曰。謂諸法爲戒性。故名爲法界也

海水無邊等者。約酒約飲用虫水。又約盜水等。故水皆得爲戒境。如有人賣水。或一擔直五文三文。若作盜心。皆是罪也

新受戒人與佛齊德者。約遍法界之境。有攝持之心。善法總起。與佛齊也。復以初受未有毁犯。戒體光潔與佛同也。今時既知此人與佛等德。不可輕受此人作禮驅使等事。故多論中。昔有一比丘。應得羅漢。而有轉輪王業障。不得漏盡。佛欲除其障。故卽爲比丘一正宮羅轉輪王福。一時滅盡。卽得無著。以是因緣。若使新受戒人供給所乏。則滅已功德不少也

瞻蔔華者。立云中梵正音瞻博迦。此云黃華。而小香。西域多有。言破戒勝外道者。外道邪見乖眞。生死未盡。破戒雖入地獄。遠有出期

次令發戒下。是第二段。明能緣心之量也

當發上品心得上品戒者。立謂戒是隨一品心因也。

維漢戒是下品者立謂此人當受戒時發下品心後策勤修道證得無學戒仍下品由當時發一品心定故

毗跋律等者立云唯有一卷律文中明下品心不得中上鈔文中上二品是剑家義作賓云此毗跋律是大乘文非全符會不須引之言衆生皆惜壽命者此明救其身未救心也中品心云解衆生疑者乃是救其心也由疑心生今言解衆生疑是救心也

爲成三聚淨戒趣三解脫門求泥洹果等者立明由此三聚戒品感報三身一者誓斷一切惡無惡而不斷即攝善法戒當來感得法身菩提二誓修一切善無善而不修即攝律儀戒當來感得報身佛也三誓度一切衆生無衆生而不度即攝衆生戒當來感化身佛也言趣三解脫門者立云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願解脫門佛則承空解脫門而化衆生也亦名三三昧新經論中名三摩地此三解脫門淮法華經是小乘之理故彼文中聲聞自叙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等心不喜樂案劉璆注云但以三空爲極

至於遊神度物菩薩之道不生一念在樂之心夫三空之稱生乎齋果一者滞有故爾以萬法皆空二者好空復云空無相三者執兼造以爲極便欲施壞造行復導以無行可作行盡心灰此小乘究竟之名濟云三解脫門大乘中有小乘中無法華經言念空無相等者乃是聲聞自叙我昔日亦翹慕三解脫門而不肯修故曰但念等也

言如此發心尚是邪想者立明發如此尚邪何況不發者全是邪見寧能發上品戒也凡夫始學邪心中語者慈云雖作是善以有所得心故名爲邪心立謂凡夫具煩惱性常以六識麤心攀緣覺觀名麤心若入定觀是細心若緣其眞如即名無漏心此是正心今無定及出定即是麤心攀緣覺觀名邪見心外道心今雖復始學猶是邪心故曰也那含人慢心中語者慈云此人斷見諦煩惱惑有修道煩惱未除以貪嗔慢煩惱在故曰慢等也賓云成實宗中學人或時散亂念故則起我慢然薩婆多宗我慢雖通修道所斷然不現起故俱舍第十九云我慢既由我見所增

我見已斷。皆已斷故。聖不能起。成實宗中意許初果我見猶有。是故我慢亦得現起。大乘宗說如唯識論第二云。然諸宗所執略有二種。一者俱生。二者分別。俱生我執細故難斷。後修道中數數修習勝生空觀方能除滅。(故知猶有我執即顯那含後心中諸是俱生我慢也) 分別我執麤故易斷。初見道時觀一切法生空真如。即能除滅。(故初見道即斷一个我執即顯那含分別路盡) 立明此人斷欲界麤惑盡。猶有五下分結。五下分結如何。即是調戲。憍慢。無明。色染。無色染。亦云色愛。無色愛。由有此五。斷此五盡。方得羅漢。雖有此五結。其慢最多。凡所言語皆有慢心。故曰慢心中語也。羅漢名字語者。慈云煩惱並盡。但順世間名字語言。而無執著。立明此人斷三界子果。而纏都盡。不還三界。觀世如幻。但有名字耳。若所發言但是順諦法名字語言。故曰名字語亦名世流布語。如涅槃三十二云。何名世流布語。如佛所說男女大小去來坐臥車乘房金瓶衣衆生常樂我淨軍林城邑幻化合散。是名世流布語。疏解云。隨世流布說男女等名為世流布語也

光師亦判等者。即北齊僧統光律師也。賓等諸師。南山判四分是大乘宗。以見本文云。欲求於佛道。及皆共成佛道等。又相命為佛子等。故須令發大乘心。今詳此言大失。南山羯磨疏云。沓婆獄無學知非牢固也。(欲知僧事。求牢固法。明知大小乘羅漢。非牢固也) 施生成佛道。知餘非向也。(戒本終云。施一切衆生。皆共成佛道。明佛可向) 相召為佛子。無異乘也。(律序云佛子亦如是修行禁戒本) 捨衣用非重知心虛通也。(佛讚頭陀時比丘捨衣成大積也) 塵境非根曉知識了義也。(成實宗中識見非根見餘宗根識合見也) 此之二途者。即所緣之緣及能緣心境也

見境明淨不得臨時方言發心等者。立明由能開悟其懷。於一切情非情境明白可見也

置眼見耳不聞處者。立明此中有兩種。若受戒時不得安離見聞處。則不成受。約衆受前恐聞羯磨。故置離聞處也。恐復造過。故着眼見處。立也。若在界外不受具者。立明此正明受時正秉羯磨等。若離在見聞處。若在界外。亦非得戒。五分以起過故。聽安戒壇外者。彼律云。比丘借他衣鉢受具。受具已。諸比丘喚共著衣持鉢乞食去。來新受戒者答言。我無衣鉢比丘

必并師作及

語言汝豈不知佛制不得無衣鉢受戒耶。答言。我知但借衣鉢。今還他故耳。以此事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應將受戒者。若戒壇外眼見耳不聞處。羯磨著威儀師往問。應從座起。問其衣鉢具足未等云云

順上律文者。立謂順上五分文也。此解非。有云順上界外不成受具文也

應兩處安置者。此謂若在本沙彌衆中問者。恐餘未被問者聞之。後不尊重。故二處安也。并衣鉢在彼而立者。業疏云。行住兩儀。心躁馳散。坐是安靜。未足稱恭。故立。望僧意取翹注也

致受者慚恥稽留等者。立明。由當時對僧中遣脫衣看沙彌身上有病。不肯脫衣。以稽廢受戒事。佛言。自今已去。界外問遮難。不須脫衣

乃至多人例通問答者。立明。若通答者。得爲沙彌。乃至十人百人。但同一壇。盡得通用。此亦約無別僧來去。故得。又約衆中無有僧暫出界。若暫出迴來。還須更和。景云。差威儀師時。問誰能作答。我能。不稱名。不得成。以羯磨中要牒名字。可云我耶。至受者所者。即向沙彌處也

相遮難之中。有得不得者。立明。難則一向不得。遮中不定。如不稱和上名及自名。必定不得。若負債作還心。即得。聾聞大聲亦得

若約律本。但問十三等者。謂律本受戒犍度具列十三難緣起解釋。有者不重與受及至下正作法受戒文中。但問諸遮。不見問十三難事。此乃律文互缺。非爲理無。今以義准。先問重難。次問輕遮。故曰著問遮之前

蒙籠誦習者。立明。古人但直誦出。冥目急誦。前人竟不解。今不同之。須一一解釋。令前人識知有無。濟曰古人問時。何但受者不解。只自問者亦自不解其義。便語受者言。我若問汝時。但答道無。閉眼急問及至問和上字誰。亦即答言無。昏聞并汾中老僧與他受戒。飲酒已醉。少時登壇。一人醉困。未能得出場上。但有九人。既欠一人。其上座即云。取一束草。豎著下行。將袈裟覆之。以當一人。充足十數。夫問答賓主。皆須領解。曾見有人講法華論義者問云。既稱法喜禪悅

食未知與三尼竟獲其相如何高座茫然不知何答
三尼者即蒲闍尼佉闍尼奢夜尼也又見闇律師云
夷末提初皆是面門所犯何以輕重不同一邊罪下
就此十三准疏先有五門料簡一制揀淨意二釋名
體三得名廢立四收難多少五道眾不同初制意者
光律師云夫欲遠希玄果非戒不尅然戒法清虛乃
出道之津濟法既精妙致受非易論其受也非身淨
不尅是以身爲受道之器心爲納法之主身心圓淨
得戒亡言若內懷遮難於道非淨雖備衆緣徒勞無
益一生絕分障不發戒名之爲難由難障故因撿稽
留故制問之意在此也二釋名者隨唱一一釋下三
門在後明言十三難者帶數釋也頌曰邊尼賊破黃
五逆非畜二言邊罪者曾受佛戒理宜謹奉捉心不
固具緣犯重爲過不輕業果生報不思捨悔返戒更
受義無再攝分在衆外名之爲邊一生永障名之爲
難由邊罪障戒而生故曰邊罪難
乃至准多論白衣五戒等者礪云毋多二論准此極
急今解據出家十戒犯者成難詶先是內今甄衆外

道疑向

不等因果未詳

業疑報

對內辨邊五戒八戒但是俗衆無來非內對何以名
邊耶深云今行事者問他還須向說若准論文不得
律則無文准令得戒宋朝有智嚴法師小時曾破八
戒後受具竟見多論文疑身受戒不得便往西國問
諸羅漢至月支國亦云至罽賓見諸羅漢具問斯事
彼亦不決有一羅漢爲往天上問彌勒爲通云不成
難嚴既知身有戒欲還此國未發國亡西國送屍有
凡聖兩塚不知嚴之凡聖欲道凡塚數千人挽舉終
日不動便疑是聖欲置聖塚未假數人飄然得昇嚴
有二弟子還此土述之云爾故不動便疑知五八破
者不成難也
二犯尼者淨具尊境是世福田理宜虔敬生出世福
今乃返慢辱毀壞梵業深羅重難受無利名之爲難
難由壞尼淨行而生故曰也
言律中不明淨穢今准僧祇據淨言也者律中但是
著袈裟者即名難也善見論中於尼二處行婬皆名壞
尼難也須斯二果及凡夫持戒尼前人成難後人不
成等者明此人受欲煩惱未盡受樂故犯戒壞故成

◆汚難之

八等疑者

難後人雖汚。非名至第二人尼受樂。此人即是難也。以要約尼受樂時俗即成難。若尼受樂已。後更有人汚者百千非難。後云二果由愛染已盡。今若汚者。不問初中後皆是難。攝問凡言壞者。謂汚戒也。聖境不壞何名爲難。答尊境清勝。慢汚成業。不待前壞方成戒難。濟云。准論中辨初二果人仍有俱生煩惱。而無分別煩惱。如烏鵲相食噉。亦名俱生煩惱。初二果人雖所造事。內心無染。名爲俱生煩惱。不令受樂。據此義。故與今文相違妨也。高云。初二果人受樂之時。俗則成難。即緣此尼煩惱未盡。是破戒者。何故論中。聖人經生。得五不作。戒又涅槃經中初果生惡國。不作惡業。今既受樂。豈非作惡耶。解云。望自不故作。故云不作惡業。望煩惱未盡。容有失念受樂。雖名破戒。由抵債。故不受地獄報也。且此釋終成相違

摩觸八尼汚尼事等。立明一个男子汚觸八个尼。重境尼則犯重。俗不成難。言汚尼八事者。立明八个男子汚一个尼。八事中一一事令尼犯重。勝云。明將第八事汚尼。以尼先犯七。故成難。上言八事者。一捉手。二捉衣。三入屏處。四共立。五共語。六共行。七共期。八身相倚。頌曰。捉手捉衣入屏處。共立共語并共行。七八共期身相倚。如是次第應當知

若以白衣俗服強與衣著者。此防巧也。謂言服則應不成難。但約境淨不論儀服。若尼自樂著俗服就上行婬等者。景云。以心作非淨解。故不成難也。即如今尼樂著俗女裙衫。皆是俗習。就此行婬。亦非難攝。此向約尼自欲行非。故非成難。又約俗人不知此尼是淨境。若是淨境。還成難也。但壞淨境

不論知淨不淨者。景云。如實淨壞境。作不淨想而汚。亦成難攝。若汚非淨作淨想。不成難也。然成汚者必取淨境。此是鈔主義。言耳諸部意者。要心境相應。廣有廢立。如疏義鈔者。羯磨疏云。但是具戒。何論淨穢。陵辱慢重。故障出家。未備位輕。在不開攝。故文云。汝汚尼不。盼僧下衆。由是具戒。望於俗人。皆是尊境。故若准律中。曾婬落袈裟者成難。此文通三衆也。然文列比丘尼。又似僧故。三律俱無正決。斯即不了之文。宜用僧祇明制淨穢也。如前祇言。斯須約人成難等

是也

止名遮罪所收者俗受五戒尙自開於遮難況受大戒而犯一面遮收

三賊心受戒者沙彌俗人法非本位形濫僭上文盜聖財非分妄謂故名爲賊障不發戒故名爲難世財是共難盜非難法財不共具緣方感此難由賊妄謂而生故曰也立云初掠法財名賊心也礪問此十三難並是受戒爲難所以第三獨名賊心受戒難者答此實不望今受作難名受戒難故不須並蓋是無賊心詐稱大比丘與今爲難故獨標之餘非此類可知

若未出家未受不重受已受得戒者立云未受十戒直爾剃髮名出家也謂旣爲利養故若已出家者及未出家者此二人皆不得受具也言已受得等者此明約師僧先不知其爲利養自剃則先與具戒又約彼作沙彌未經說戒等事故也言僧經說戒羯磨已受者滅擯者此約沙彌時共他作衆法竟今若與受具已理須擯也

四分若至一人二人三人衆僧等者此舉對他秉受法也立云若至一人者謂對他秉衆法對首也若至二人者謂對他成三人亦秉衆法也若至三人者謂配巴成四若作說戒法即秉羯磨衆法若自恣猶是對首也衆僧所共羯磨等者即入他衆僧四人已上僧中作法也深云言賊住者淮聖教意要對他秉衆法成難今若房中偷看羯教者非難也礪云賊心入道者律文有六句謂是外道爲飢餓故見僧得利養輙自剃髮出家僧問汝幾夏歲和上闍梨是誰等盡不知之因仰白佛佛制不得與受總有六句前二句重次四句輕六句者何一或至一人二人三人及衆僧所共羯磨共說戒第二句謂或至一人二人三人及僧所共羯磨不說戒此二句佛言若未出家受具者不應與出家受具若已出家受具者應滅擯即出家剃髮第三句謂或至一人二人三人及僧所不共羯磨說戒也第四句或至一人二人三人所不共羯磨說戒第五句或至一人二人所不共羯磨說戒第六句或至一人所不共羯磨說戒此四句佛言若未出家受具者不應與出家受具若已出家受具佛言聽不

應滅擯。律文如此。諸師章疏解不同。昔人云。以法從人秉法。故人有一二三。及秉羯磨說戒等法。六句明賊階降。以衆法如盜五錢。別法如似方便。別法不成賊住。此後四句。至一二三人所作。非不秉法。佛判非賊。礙不同之。破戒不爾。如對首說恣等。豈可下衆。是其應秉耶。又前二重句。至一比丘所。二比丘所。三比丘。所衆僧所。至四境所共羯磨等。佛判滅擯。以得法故。即具二偷。一形二法 後四句。佛判成受具者。以是全不得法。但是偷形。故是以上四句。並言不共羯磨等。又前二个重句中。但盜衆法。對首已去。不得言偷衆法心念以往。一人所通已。即二。豈得共秉心念法耶。四人已上。餘和合法者。謂不秉羯磨。如今當頭唱白欲作某事。和其衆情也

注云下二不合者。前一偷形。不偷法。故不成。難下二即偷法不偷形。及俱偷也

不說聽聞不聞及愚癡等者。謂四分律但論往聽說戒羯磨。不問解語。不解語。不成難。僧祇要記得初中後語者。是難也。四分不說記初中後語。故曰及愚癡因緣也。記得初中後語者。如說戒時。說夷是初。說吉是後。中間可知。亦可只約一戒。即有初中後。若比丘是初。行婬欲法是中。不共住是後。約羯磨作大德僧聽是初。若僧時到。日中白如是。曰後

比丘尼如法捨戒。更受不得者。以尼無開捨之法。故名難也

四破內外道者。礙云。簡餘外道。歸正非難。故言汝非破內法之外道。以不宜云。正取破內兼實破外志性不順內外。無取鬪亂彼此。俱不成辨。故文云。汝不破二道耶。五分云。捨內法外道人者。不應受戒。此直取破內也。由信心未著。捨正歸邪。破於內法。即名爲難撿五分文。事起王舍城中有一裸形外道。極大聰明來至僧坊。言沙門釋子。誰敢與我論義者。時舍利弗念言。此尼犍爲國人所宗。若以一句義問。不能通者必失名聞。不歸大法。今當與之七日論義。乃至論言我當與汝七日論義。從初一日至于六日。論說餘事皆則結舌。謂外道至第七日。舍利弗說欲從思想生。尼犍說欲從對起。身子說偈。世間諸欲本皆從思想

生思想謂內也。尼犍以偈難曰。欲若思想生而有染著者。比丘惡覺觀。便已失梵行。舍利弗復以偈答。欲非思想生。從對而起者。汝師見衆色。云何不受欲。俱舍第八頌云。世諸妙境非眞欲。眞欲是人分別生。妙境如本住世間。智者於中已除欲。邪命外道便詰尊者舍利子云。若世妙境非眞欲。說欲是人分別貪。比丘應名受欲人。起惡分別尋思。故時舍利子反質彼言。若人妙境是眞欲。說欲非人分別貪。汝師應名受欲。人恒觀可喜妙色。故婆娑百七十三。亦同俱舍。尼犍聞此偈已。不能加報。便生善心。欲於佛法中出家。時跋難陀在彼衆中。色類姝長。而舍利形容短小。彼作是念。此短小比丘中智慧若斯。而況堂堂者乎。便求跋難陀以爲和上。受具已。問諸經律。悉不能答。便輕賤佛法。謂諸比丘都無所知。還復外道。舉事白佛。佛言。自今已去。應具十夏。有智慧。聽度人。尼乾子者。此外道裸形無衣。以手乞食。當行不住。執爲離繫。佛法毀爲無慚外道也。對僧與沙彌戒等者。疏云。沙彌戒願未是具法。雖破皆無難。問。沙彌雖破而不成難。

何故毀重同爲遮障。答。具分乃殊。同壞本也。若爾尼中兩衆(式叉沙彌尼)犯後四重應是障也。答。前四限分。故遮。後四枝條深制。

言四月試之使調柔者。撿四分云。羅閱城中有裸形外道名布薩。與身子論義屈。故出家。見跋難陀。即念沙門釋子少知識者。猶智慧乃爾。況多知識者。故多智慧。即從跋難陀出家受具。後時問義。師不能答。彼即念言。沙門釋子愚闇無知。即還本道。佛言。自今已去。應具十夏。有智慧聽度人。又四月共住。當與剃髮。授十戒已。令至僧中合掌乞四月試。僧即作白二法。與共住。僧應觀彼若聞人說外道不好事。便起瞋恚。猶執外道法。不親比丘者。不得與受具。若聞毀皆外道便歡喜者。心意調柔。得正決正心。當與受具戒。若准母論。結髮外道事火外道。此二不試。有業因故。按見論第十六云。若結髮外道事火外道。不須波利婆沙。何以故。此二外道有業信因果。過去諸佛爲菩薩時。波羅蜜皆於此道學。又云。四月之中修得四禪。亦不得與受具。是戒要滿四月。若得須陀洹即爲受具

足戒若准長含第四云佛告阿難我涅槃後諸異學梵志來求爲道亦聽出家授具足戒無試四月所以者何彼有異論若山稽留則生本見涅槃後分下卷臨涅槃時還令試驗祇律云與四月法竟在沙彌下食應日日在前毀呰外道言信邪見種種毀呰若言長老莫作是語彼間亦有賢善須陀洹等應語汝還去彼間求阿羅漢若言實無慚愧作泥梨行須拔濟我滿四月心不動者應與出家若中間得聖即名試竟

今五下參有丹字

五黃門者黃是中方之色也昔刑其勢號閹人於儉反以衛中禁之門故曰也又解曰昔人貲勝三品已上黃色塗其門上此黃色門之家曾有一人犯過王遣割其根治之後因將此人守宮從初出處作名謂此割根人本從黃色門家而出故修有割者此曰黃門也此不男者雖稟人類形微志弱無任道器反增欲染雜進學業終無登趣故曰也

揵作者應師云居言反通俗文以刀去陰曰犍也十誦有五種異此律一從生不能婬二半月能礪云謂有時節故三妬者見他婬人已形方勇礪云因他以發他息還停故曰也四他婬於已身分方勇五病朽爛若蠹虫噉前四應擯後一聽往捨戒更來應擯應截不截等者令截心中煩惱不須截身也言猶留卵依篇懺者按四分文佛言若截頭及半吉羅若都截莖偷蘭若去一卵偷蘭若去兩卵應滅擯故知須依上懺也准此明未受具已截終無明教者上來所論約受後截者言之若未受戒前截者諸部無明文述也必須准前勘取餘部為受者須依上五分中準比丘自截分齊若留一卵既令懺罪仍未滅擯今既沙彌欲受若先都截不得與受必留卵或截小分復有志操應須與受也

今卵鈔作卵

六七殺父母者人非化生業寄胎報假彼遺陰以成已體養育恩深理應返報方興逆害禍深障厚故成難也礪疏云唯生身父母是難餘非難也若殺畜生父母非逆以勞不滿故又報卑故曰實人皆釋云畜爲父母有生身恩無養身恩故曰勞不滿今詳生恩重於養恩故婆沙百一十九云如有女人羯剌藍墮有

餘女人收置身中亦云餘女收取置產門中後所生子以誰為母殺害何者得無間罪答前為生母後為養母唯害生母得無間罪羯剌藍依前生故諸有所作重談養母俱舍十八亦有此文准此論文但生非養殺之得逆故不得生而非養名勞不滿也應言勞不滿者父母於子恩愛情微畜無智故名勞不滿子於父母害心不重以報劣故疏中云又報劣故是也高云但生非養名勞不滿者今時貴勝若生男女自不乳哺唯付乳母可亦得言勞而不滿殺應非逆故今正解畜生父母殺非逆者由報卑故故非逆也上言羯剌藍者此云凝滑父母不淨極相和今蜜和酪受生七日如酪上膏凝結肥滑也八殺阿羅漢者此人惑盡德圓福田應供反加興害清淨聖境同上業重障深故曰也立曰殺緣覺及三果皆非難也由未極福田故若汚則成難又云若殺父羅漢具得二逆

九破僧者眾和法同出道艮筌乃以邪法乖眞分眾異軌使應悟失解業深障戒也立云約破法輪僧成難若破羯磨僧不成難也如調達化五百新學比丘於伽耶山立邪三寶唱五法是四依非令三千世界禪誦不行此名破法輪僧也十出佛身血者如來四等導化眾生皆憑出世恩深厚報義在虔恭乃興惡心侵出身血斯業大重障我名難難由惡心而生故曰也惡是惡心出揀餘好心如耆婆為佛治病好心出血一劫受天樂調達惡心出佛血一劫入阿鼻獄問何以出血獨言惡心者答為簡好心出血不犯故爾餘則但是遮等誰問心之善惡故無所簡佛久湼槃依舊文問耳者疏云今問難之時難難有無遮塞以問無不問有故聖教一制並須具問十三也立至此時慮引調達出血緣乃至非空非海中偈等臨時付口

十一非人難者報處卑微形心非器由斯障戒故曰也五分天子修羅子化為人來等者彼律中時有一阿修羅子厭生老病死便化為人形往僧坊求出家諸比丘與受具已食一人分乃至七人分食猶故不飽復食僧殘食亦復不飽時王舍城中有二居士同

日各請五百僧諸比丘同往一家唯此化比丘獨至一家須臾食五百人分盡居士譏言云何諸比丘度非人因此發覺忽便還本舉事白佛佛言受具時應問汝是人不等（文中不見天子）

律中龍變形來受等者四分律中波羅奈國有善現龍王厭離龍身卽變作一年少外道形往僧坊中求欲出家諸比丘不觀輒與出家受具足戒已與一比丘同一房住時彼比丘出外小行諸龍常法有二事不離本形一睡眠二婬時時龍比丘睡眠身脹滿於房中彼比丘還來以手排房觸龍身覺肉異便高聲唱言蛇蛇龍聞喚聲卽覺結跏趺坐直身正意繫念在前比丘卽入問言汝是誰答言我是善現龍王厭離此身故出家學道耳比丘白佛佛言畜生於我法中無所長益若未與出家受具者不應與出家若已出家者應滅擯

脫有高達俗士等者欲明公王貴士今來出家受戒忽聞師問汝非畜生不言稍可恠應方便引問云世中多有諸龍等畜生變作人形來乞戒佛所不許汝

今非是耶

十三二形者凡爲道器要須志節淸卓報殊性定方能弘道所作生成今則形挾兩境志致懦弱善惡不成焉能修道先得戒者因生尙失何況現報方欲感形卽爲障障因二形而生故曰也礪淮見論有三種二形一能自受胎令他受胎二能自受胎不能令他受胎三不能自受胎能令他受胎俱是難攝也除諸門義廣如羯磨疏述云云

律中略問十六等者立謂鈔中但出十耳六者謂分父母聽爲二則長得一病中分五一癩二癰疽三白癩四乾痟五顛狂也勝云十六者衣鉢離爲二父母爲二病中取四爲六言有得不得者遮中如負債父母不聽官人債者約有還心父母官人他國得度等故曰有得不得

若不自稱名字等者稱云召體曰名表德爲字據此自稱須道名問師須云字羯磨疏云汝字何者依俗中法子生三月孩而名之年至二十冠而字之隨義別也懸謂名字猶如眼目字義無別當隨機轉問並

◆揥字原本不明

◆及錄定

旼云名得實錄。也又云若自不稱名者。無心欲强●抑登壇。不稱和上者。刖有所重和上見輕。也言年不滿●足不得戒者。志幹成立情標。處遠堪持戒品。忍共惡言一食。進道有功成之益。方宜授法●年少反上。或容退敗。制不聽受

以小小似片事者。立云片由推。也指也。此明有人爲受者。作留難。云汝似瞎似短。小父母不聽。等見他眼小。云汝眼似瞎。此既障他犯吉羅。也濟云小小似片也。謂汝片似瞎。似短等也。案律中云。片者前後。文又言片者極多。應是律本錯。鞭瘢等者。謂杖痕也。其瘢痕或高或下。故云凸凹（上徒結反下烏挾反字苑云凸者起也凹者路也）侏儒者。通俗文云侏儒謂。矬卽極短小人。也十誦云諸問捋婦智。往行久與非人通生子。如象頭馬頭等。六群比丘。喜作罪。好人不肯住。邊見是人。等心自思。惟畜好弟子。皆捨我去。當畜是人。無捨去者。遂度出家

不名者。總結師罪等者。謂不名淸淨。如法受戒。也明上來極老。乃至印癩等。但是此色不應度。若已度亦名受具。但僧得罪耳。又云遣書舉手作相不現前等者立。謂遣書令爲我受戒不得。也舉手令爲我受等。及受人不現前。皆非得戒限。也祇云瘂者不能語。用手作語相。不應與出家。薩婆多得戒者部別不同。四分若無衣鉢。不名受戒。借衣準此也

三爲表異相。故內德亦異者。立明袈裟名慈悲忍辱服外既披之。內心應懷忍辱之德也

引彼證此文不可和者。謂不可引彼多論文證四分文也。不得用彼部借衣鉢。以秉四分羯磨受二文不同。故不可和也

昔人義準四分和上法中者。欲明和上四句中最後一句。由知和上犯戒。故受不得。前三句由不知故得戒。古師準此借衣受戒。還作四句。初句不知借謂餘人與借也。次句知借不知不應借。次句知不應借不知不得戒。第四句知借知不應借知不得戒。方是不得之限。此是人語。終違律文。今不依之。言必敬佛言再受依法者。先受不得。重受卽得。先若得者。再受增爲上品也



父母聽不者父母恩深情相愛戀若當輙度惱亂處
重是以聖制礪云生身所藉義須孝養比丘輙度違
情故制自來兒等者昰云長大已自來作兒也言養
兒者謂是他生得從少即養也十誦云養兒來者可
問養母必出家剃髮不白父母衆僧無犯善見云若
不度故我當焚寺作如是難者度亦不犯
負債者出家少欲儉節無爲有債不還被他事捉招
譏醜累損懷不輕故不聽度如者然疏云良以位居
尊勝非卑劣所及故律文云盜度致彼譏呵同是奴
衆礪云然慈佛法必須勝人崇集光潤僧徒利益
釋種既有所屬理無自專爲他識認辱累處甚是故
聖制此中但吉不應之愆或有損財之罪善見若放
奴時云有道心者放無道心者還爲奴如是語者不
得度准此主自放開度成受迯奴不合
他與奴自來奴餘處聽度者立云約不計直故自來
奴者今時樂事等是也
准奴及兒彼此通允者謂自來兒養兒他與奴自來
奴此四種不同主放與不放但是自來投法者他國
中

揷入知字

勇疑武

得度若主必放彼此國俱聽今引出家功德經者明
知主放者彼此俱得度也上是不聽故彼此有得而
不得此既聽者何簡彼此其兒奴二若主若父母放
者彼此之國通得故言允也問何故自來奴他與奴
彼國得度此國不得者解云多人所識後不生恭敬故
後知不遣亦重者以佛奴無人作主故所以知與不
知俱犯重僧奴准此者此並是五百問論作斯問答
也官人者礪云文勇大將也羯磨疏云皆謂勳品已
上流內九等文武員者恐負天朝可發有資餘散任
義不在言礪引五分云阿闍世王有一大將力當千
人時號爲千人力士厭惡世苦念欲出家諸比丘便
度與受具戒王聞嗔嵩即立嚴制若復有度官人當
折和上勒骨截阿闍梨舌與餘僧重生革沙鞭八下
驅出國界佛因制不得度官人又祇律中諸比丘度
王臣出家禁官見已令捉比丘送與斷事官云此沙
門私度王臣斷事官言取和上打三勒折戒師挽舌
出七衆各與八下鞭受具者極法治罪斷官作此治
罰已將見頻婆王王問官云此國中誰是王答言大

王是王復問言。若我是王何故不白我而輙治人罪。即勑有司取斷事者。奪其官位。家中財物。沒入官庫。諸比丘舉事白佛。佛制不得王度臣也

有名有祿有名無祿等者。立。明如今臺省州縣現任者。是言有名無祿者。如勳官及散官。是二國俱而得度。有祿無名等者。立。云如諸王子及品子。雖未作官。已得祿俸。也有云如權撿校官是也。言無名無祿者。意云應是被解官人是也

丈夫等者。丈是極形之量。夫是男子之通稱。如孔夫子九尺餘。亦有一丈者。爲大分耳。言建志纂遠者遠悕無上佛果也。言卓然者。應師云。知角反。卓由越也。亦云高也

病者上四應得者。一癩二癰。疽。三白癩。四乾痟也。狂中有三者。景云。一謂令不覺好惡。二有時覺好惡。有時不覺。三一向覺。初人不得爲受。下二得也

旃癩須陀洹。瘡痍羅漢者。此人惑盡。此生業終報。故總集受也。檢育王經見此二事。佛滅度後。憂婆笈多比丘與弟子入村乞食。至一旃陀羅家。旃陀羅有子。

本插入例字

得須陀洹。身有惡病。一切身體。爲虫所食。口氣臭穢。笈多語弟子言。汝觀此小兒。是須陀洹。受如此苦。弟子問言。何何業所致。答曰。此人前生出家。衆僧坐禪。其爲維那。時僧中有一羅漢。有此惡病。搔刮惡聲。維那語言。虫食汝耶。而作此聲。即牽臂出。而語之言。汝入旃陀羅室。時羅漢語維那言。汝當精進。莫住生死受苦。時維那即懺悔之。既懺悔。竟得須陀洹果。昔維那今此小兒是也。以罵羅漢。及牽其出令入旃陀羅室。今得此報也。言瘡痍羅漢者。即阿育王弟。名毗多輪柯。信外道法。不信佛法。極大邪見。入山遊獵。見有仙人五熱炙身。行諸苦行。即從禮敬。問云。汝止此久近。答經十二年。又問所食何等。答食草木根結茅爲衣。又問有欲心不。答有。問●何以起故。心答見鹿行欲故我生心。王弟生疑。如此苦行。尚起欲心。況諸比丘食酪乳。著種種衣。而言無欲。還白兄言。勿敬沙門。王欲使弟正信。即作方便。權將國務以付其弟。尅滿七日。當斷汝命。七日之內。恣其欲樂。限期既至。王問七日之間。爲樂以不。答憂死。至何所樂哉。王使報言。比

丘之法。恒觀無常。畏三塗苦。思惟十二因緣。生死無常。出息不保。入息。云何起欲心。況汝七日。應有樂著。其弟即悟。便信三寶。王亦語言。我本方便。令汝生信。無心殺汝。抱弟啼哭。非不能言。弟既生信。便即出家。證羅漢果。育王統領國內。一切夜叉。令收一切外道徒黨。及外道畫像。收來王所。悉令殺之。一日之中。殺國內十萬八千外道。後設見者。總集師徒。安著一處。以火焚之。時王勅言。若有人得一尼犍頭者。與金錢一枚。王弟羅漢。後時得病。頭皆發瘡。遊行人間。王養牛處。病來日久。頭鬢髮爪。悉皆長利。衣服弊惡。時養牛女念言。今此尼犍來入我舍。報夫令殺。送與育王。取王金錢。來羅漢信業所對。無得脫處。即便受死。其人將頭。至王所。王疑是我弟頭。衆人共議。皆云是也。王乃悶絕。良久方蘇。諸比丘問。憂婆笈多。笈多答曰。皆昔業。故具述本業云云

必有亦同邊罪者。立明十誦。長有此問。今四分則無文。是省要也。謂若不捨戒行非。是邊罪。後勞致此問也

須臾持汝著高勝處者。疏云。以避難。既無堪為道器。緣成業具。位登僧寶。豈卑下哉

寄此以為陶誘者。謂不要須示語衣鉢之名。此是將問難。寄衣鉢之上。作誘引方便也。此處即為受衣鉢者。深云。五分文也。今於問難前。且為受衣。或在衆中戒師受者。立云。問難前加受也。羯磨疏云。僧祇在戒師前。五踐教受鉢後。受三衣白。已教乞。此異部不同也。看疏文意。似是教授師為授衣鉢也。於此受衣鉢者。即是出外教授之所也

彼教授師還至僧中。如常威儀者。立云。若出界外。問難還來。更須和僧。若在戒場內問者。來不用和也。合掌者。作肅敬意。至心諦聽也

注云教已復坐者。即教授師。向本處而坐也

我問諸難事等者。恐在屏處有濫。是故對衆更問取實也

羯磨衆中而問。故不須差。更有料簡等者。礪難云。若言衆中而問。不須差者。自恣五德。亦是對衆作法。問答何以要差。答。但是聖人立法不同耳。羯磨疏云。戒

師在衆不須差者五百結集亦是在衆問答何以須
差答結集爲僧事大衆情非一故須定人誰問誰答
所以須差今此戒師是爲別人請師已定故不須差
無有前緣者謂律中但問諸難無有將三衣示名慰
喻之緣相傳行此事耳善男子聽今是眞誠時者礪
云誠由實也謂是法身生時故言眞誠時以前俗生
非眞誠時也故受戒事重不容虛謬故言實當言實
等也汝若不實答便欺誑天人亦欺如來等者羯磨
疏云以戒法所通下被上達非緣而受體是乖儀欺
妄之深乃通逼也
注云並隨有無具等者夫欲受戒本爲成道因緣至
於問答遮難皆須據實若更虛誑深招罪辜非現誑
師僧自亦受戒不得也上來十段不同總釋第一緣
起方便門義竟大段第二正明受體
若至此時等者立明上來能受所對及十種法並是
受前方便未是發戒之體此下正明所秉羯教發其
業體
但深戒上善者慈云戒根深固曰深戒佛菩薩等同

其疑其

有此戒故曰上善立云當來發佛果菩提名上善也
令正法久住者疏云有威德也言泥洹者即是涅槃
也三解脫者空解脫無相無願也三聚者攝律儀攝
善饒益有情等發如是心名爲上品也
故論云若此戒法有形色等者此是多論也羯磨疏
引多論證者是正欵也凡愚智淺何能生智自非久
學示誨罾瘖此之戒法出家本務素非懷大定難容
納深有致矣今爲汝羯磨聖法乃至善法注汝身心
者疏云此明聖法假緣緣成法備无正報也
大德僧聽此某甲從某甲求受具足戒等者此羯磨
文前通辨羯磨篇中已解竟事既是大今復重更釋
之令學者取解也初白云大德僧聽者謂告衆勅聽
令動發耳識應僧同法也二此某甲者牒前問云汝
字何等也從某甲求受具足戒者此牒前問和上字
誰文也此下牒某緣并情事謂從某甲求具足戒者
牒緣也謂和上是得戒之緣故律云若無和上及和
上犯戒及不現前不名受具也從此某甲今從衆僧
乞受具足戒者牒前三說乞戒文此牒某情也如前

乞辭中。有此言訖。今牒此乞詞。入羯磨。乞辭則是其情也。從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者。此牒前問十三難事文也。年滿二十者。牒前問時汝年滿二十未。也三衣鉢具者。此正牒其事。三若僧時到僧忍聽者。此謂僧和集。勿事乖違。願僧同忍也。四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者。重牒第二句根本白意。決判成就忍可爲事也。但重牒其根本不牒其情也。五白如是者。表衆令知也

冀令心沉舉當用心承仰等者。沉謂暱定等。舉謂攀緣覺觀憶想世事也

大德僧聽者。告衆重聽。事既非小。歸緣證相也。二此某甲下至誰諸長老忍。同前白中第二句之意。辨牒緣及以根本。謂今僧與某甲具足戒。量其可不。故誰諸長老忍也。三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論不忍者說。此前重牒白中第四句。單牒根本之緣。不牒情事。決判成就也。上言第二第三亦如是者。一則事不成辦。多則法有濫。非執尅今定限至於此僧已忍下。是結勸文。非羯磨體也

問僧成就不等者。若作羯磨竟。不問成就者。犯吉羅也

直依此語不同上廣等者。若更廣著。致受者生慢。師僧復疲怠也。慈濟前生者。指受者爲前生也。言如是持已者。已由止也。已下明受人多少。記時節及安居方法早晚等義也

善見受戒已立取脚隨身量影等者。立云如今時齊時量影也。立身於日中量身影有幾脚也。言示春冬時者。立云其受後。要爲說佛法中。唯有三時不同此俗中有四時。謂春夏秋冬等也。言衆數多少者。立云隨數多少。待受後一時說相也。言四依者。人法事處。如上序釋其義。竟四重之義如常耳

不必戒師者。夫說相之法。餘人並得。不要和上及羯磨師也

此新受戒人相同界外等者。此問意云。教授師出外問難。迴來重更和僧。今此受者亦相是外來。何不重和。答當處新起者。在此壇上成大比丘。故曰新起。已下明說相爲緣起

目制四根本等者立謂先未制前有受戒者從壇場
出還在師後行道逢故二故二問云汝何處來答言
我出家受具來因即數共行非後師問言汝何處來
具答上事和上呵云汝出去汝今非復比丘弟子恚
言何不早語我耶因是佛制先為說四重准十誦則
更說十三殘也
可准下流耶者謂中根人須聖上學豈可准下流也
當餘處學為長沙門果者為和上年事及命終故闕
教誡也沙門者息心達本原故號為沙門也
已下明為受衣鉢等事應令將捨作吉羅懺者問沙
彌犯長得吉今此丘何不犯提解云其身雖轉罪體
不轉故依本吉懺
已下明六念法六念者礪云於此六法繫心不忘稱
之為念念體無六隨緣有六於六生念故言六念賓
云隨緣有六六為所緣念為能緣也若准礪疏諸門
分別今不復出直言防罪者通而言之六皆防吉以
不作念各犯吉故若論別防者初念防二吉一為俗
問日月不知二知去布薩說戒日時節等二念防一

少新下嚴嚴録字

提一吉謂背前家提背後家吉三念防夷如見論自
長巳夏受施犯盜四念防長衣蘭不淨等提三衣不
具吉五念防別衆提及破僧蘭違僧三諫殘遮屏諫
提六念防提舍尼為知病不病蘭若安坐受食及尼
食等也其第二念礪云此念須三遍誦防罪多故謂
根本不念一吉背前家向後家提背後向前吉今不
同之上來都料簡罪竟既有六念不同今即是初
此則道俗通知為允者立明答俗人時但云正月某
日不云黑白亦得也濟云白月是白銀之精黑月是
瑠璃之精月形如圓珠半分黑白從初一日至十五
日白增黑減故日白月十六日巳去至三十日黑增
白減故日黑月也
若全不受請者謂有三色人全不受請謂是不受別
請人也若受請者即第二受別請人也若有請者即
第有多請人聽許捨請也
知受時夏臘等者應師云風俗通曰漢曰臘臘由獵
也取禽祭先祖也此即歲終祭神之名也經律言臘
即歲義也或云臘者接也新交接故日也深云如國

家歲末放百官遊獵者為一歲之終天地太平五穀豐登取歲終之月曰臘月也即以此月獵禽獸祭七廟此食名為臘食似以此義明諸比丘一夏有功五事賞勞義同臘食故曰夏臘等也

善見佛度比丘至八事隨身者撿善見論中善來比丘者有白衣來詣佛所欲求出家如來即觀其根緣具足應可度者便喚善來故鬚髮自墮而成比丘謂佛出黃金色手以梵音喚善來比丘於我法中快修梵行速盡苦源佛語未竟便成比丘得具足戒三衣及瓦鉢貫著左肩上鉢色如青鬱波羅華袈裟鮮明如赤蓮花針綖斧子漉水囊皆悉備具此八種物是出家人之所常用自然而用威儀具足此即佛為和上亦是戒師也如來從初得道乃至涅槃善來比丘其數有一千三百四十一人唯佛自度餘三歸上法羯磨其數無邊

為比丘與外道相濫佛令問何時何月和上等者立明外道偷入佛法中濫其僧眾應問何時受戒若稱秋時者即知是外道以佛法中唯之三時故異外俗人也故心疏云所以列春夏冬三時又黑白月者以道俗位殊時數亦改故也俗則年有四時道則歲唯三位略分於秋分故也然三時之始冬則在初表無常也令有心者觀時入道不容非違也

受戒已抄出與之者如受戒竟各付六念等是也上來總釋初受戒緣集門義竟

二明捨戒者從初訖此總明受緣恐有難緣大聖開捨受捨翻對故次明之淮首疏云昔人云婬戒久習事難卒捨又不障初果故開捨戒得為此事殺盜不爾學悔亦然今解不然義該一切所以知學悔通者下增四文若比丘比丘尼若未犯波羅夷終不犯若見都無覆藏心如法懺悔也礪云准雜心論有四種捨謂作法及命終斷善二形生作法捨者違本期故命終捨者所依不住故斷善根者失本依故二形者依止別異故也有人云邪見者乃至拔一髮亦着黃衣亦准此礪問凡言捨戒為捨已生戒善為因義邊為捨無作戒體答已生戒善為因感果必然不捨但捨無作戒體本受要期一形無作任運相續今心厭

捨。使無作不相續。起名爲捨戒。以理爲言。一者戒法。二者戒業。若論捨戒。捨戒不捨業。爲因義成故。若論得果。捨業不失法。果興因謝故。問不捨已生善。懺悔解義。不應除彼已起之惡。答善順理生。惡違理起。順理力强。已生不捨。違理力劣故。可懺除。准律文中。捨法有十九。律文婬戒具有明文。今爲頌云。捨三寶二師同梵戒律學。受家人塞彌外子非沙門。上兩句厭上捨下兩句斷下捨心疏云。增一中。僧伽摩比丘七反降魔。後更受戒。得羅漢果。自今捨戒聽齊七反。若過非法。資云。謂降煩惱魔也。由被煩惱逼故捨戒也。高云。爲煩惱逼七反捨戒。乃是被魔降。何成降魔。今亦可約七迴受戒名爲降魔也。

尼無捨戒法者。十誦云。尼無捨戒。轉爲男子者。亦得出家

爲來去無障者。立謂初來投佛出家是來。如法後聽捨戒還家。不帶罪累是去。如法無障也。令在俗無過不生譏醜者。立云。若不捨戒在俗。行非招俗人譏責也。今既許捨。是在俗無過義也。有人云。容得爲下二衆故言也。上釋八篇已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五本

會本疏卷上三之三

四分律鈔批卷第五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師資相攝篇第九

上來雖受聖法。領納在心。但新學之者。未解護持。觸事生迷。要藉師匠。諮受法訓。由成已益。若不法食兩攝。慧命何存。無人誨喻。夾即作惡。臨危事險。莫過於此。是故大聖制令五歲依師修學。則法身慧命。必有所憑。故於受後立此篇也。礪云。新受戒人。創未閑曉。隨師諮稟。以成已益。輒離師去。不蒙訓獎。抱迷自滯。違教慭深。言師資者。玉篇云。教人曰師。鄭玄云。教人以道曰師也。應師云。師資謂徒也。資者用也。又云取也。老子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資即資財也。立云。師者父也。主也。亦云匠也。謂匠物也。資者廣疋云。資由用也。謂弟子取法於師也。又資者與

也。此資字兩向用。通於師弟也。謂師能教。據法相。使行解增固。即是與義。弟子能依教修行。即是取義。師以法食相攝。弟子以恭敬侍養。交互資益。故言相攝。今若直解。以法訓誨於人名師。取受法訓曰資。言相攝者。約下文共行法。互相訓誨。故曰相攝也。（此解亦好）佛法增益廣大等者。此是律文語。鈔引為此序首。碣云。佛法增益廣大者。謂以教誡。故不壞法身相贍待。故不損道器。故言久住增益廣大。言師徒相攝者。應師云。徒者類也。莊子云。孔子之徒。司馬彪曰。徒謂弟子也。言寔由者。謂以由師徒相攝。故使佛法久住增長。名為廣大。若無師徒展轉行之。利益佛法則滅。名不廣大也。言相攝者。羯磨疏云。師有攝護之勤。資有奉遵之志。故曰相攝也。互相教遇等者。爾疋云。敦謂相勸勉也。亦是信也。慈云。敦亦是努力義。謂互相勸勵以力其心也。遇者。如兩人相遇。共相勸勉。欲明師弟相依。如遇有共行法。各相率勵。進修道業也。言財法兩濟者。立明財。謂攝以衣食。法謂示以教訓。然非但師以二事教弟子。弟子亦以二事。勸喻師也。若

今於疑故　互疑亦　互疑即下冗

無衣食。則乃報恩供養。下文有共行法是也。如均提沙彌為報師恩。不受大戒。故賢愚第十六云。尊者舍利弗晝夜三時。天眼觀世應度。度之。爾時有諸商人。共將一狗至於中路。眾賈頓息。狗便盜取眾賈人肉。於時眾人便互打狗。棄置空野。於之而去。身子天眼遙見。以食施與。互為解說微妙之法。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字曰均提。至年七歲。付舍利弗。令使出家修道。得羅漢果。自以智力。觀過去世作一餓狗。蒙我和上舍利弗恩。今當盡身供給所須。示作沙彌。不受戒也。行久德固等者。謂行德堅牢。故曰久固也。言皆賴斯者。賴由蒙也。指師弟相攝為斯也。謂行德堅牢。蒙師之力也。

比丘教陵遲等者。立明玄由妙也。謂玄妙教法。陵遲者。由無師弟相攝故也。陵遲者。非疾盛之義。有云。陵者上也。遲者不進也。如人欲陵空高。難得昇前。謂之陵遲。欲明末代佛法難得流布。喻之陵遲也。言慧風掩扇者。自意云。夫言風者。是扇動之義。若無風時。有是不扇也。今佛教於此人不行。互是無有慧風。故言

掩扇也。俗懷侮慢等者。立謂侮由輕也。此明習俗來久。直懷凡俗之情。輕慢教綱。陵蔑師僧也。言道出非法者。立明道由人弘。人既非法。道欠隨滅。故論語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是大也。道在人身。即斯義也。謂如出家僧尼不遵教行。故曰道出非法也。並由師無率誘等者。此下却結上文也。云上來慧風掩扇玄教。遐陵道出非法者。由師資之過。無其攝誘。弟子無遵奉致也。言率者。應師云。所律反。謂將領行也。率導引也。二彼相捨等者。師捨弟子。弟子捨師。名為二彼也。師無法食攝弟子。弟子不能承奉法訓。故曰相捨也。言妄流鄙境者。廣疋云。鄙者羞恥也。亦云陋也。欲明師弟既相捨。致廣造衆罪。多入尼寺酒店。是鄙境界也。欲令光道焉可得乎者。立明上來如此師弟都無承序。何能住持佛法。光揚道化。必無斯事。故曰焉可得乎

故拯倒懸之急等者。立云新受戒人。喻如孩兒。若不與乳。必至於死。此是倒懸之義也。明今若不以法授。不能識達教綱。毀破禁戒。失法身慧命。是倒懸也。言

之有字原本不明減似篇字

授以安危之方者。新受觸事生迷。臨其罪坑。猶如履危。今師以法相濟。有安其危也。令其二持。須取二犯。須捨攝誘訓之。即是方義。方由法也。有人云。今此篇授其師徒相攝之儀軌。正法則不復傾危。永安於千歲也。自意云。從前故拯已下。生起今篇來意也。言幸者願也。亦訓為寵也。上釋序義已竟

此無正翻者。此方先無此類。不知何翻。若如水火。彼此俱有。呼名雖異。可得對翻。今言力生正行者。此約義翻也。無罪見罪等者。此明弟子雖依教修行。外望似若清淨無罪。而師細撿見其有罪。故曰也。以其無罪中強見罪。故呵責也。撿見論中。佛滅百年。有阿育王登位。已來三年。唯事外道。至四年乃信佛法。王於後時。設外道及婆羅門食。王於殿上遥見此二衆左右顧視。都無法用。命訖驅出。又於殿上遥見一沙彌。名曰瞿陀。從殿前過。行步平正。威儀具足。王念此人。屈申俯仰。威儀庠序。當有聖法。信心歡喜。即遣三臣。往喚沙彌。王即與食。食竟為王說法。王聞法歡喜。白沙彌曰。我欲供養珍寶。沙彌曰。善哉。我當迴與師。王問

師是誰耶。答曰無罪見罪呵責。是名我師。復問何名闍梨。答云。共於善法中。教授令知。是我闍梨。論傳云者。撿善見論第七卷云。和上者。外國語。漢言知有罪知無罪。是名和上。四分律弟子呵責和上中亦同。者濟云。律中言。我如法和上不知。我非法和上不知。我犯罪和上亦不知。據此文。與上見論知有罪知無罪其義是同。故曰亦也。憂波陀呵等者。此梵音稍訛。准羯磨疏云。中梵本音鄔波馱耶。唐言譯之名為依。學依附此人學出道。故自古翻譯多雜蕃胡。胡傳天語不得聲實。故有訛僻。轉云和上。如昔人解和中最上。此逐字釋。不知音本。人又解云。此翻力生。生弟子力。假學生成得其遠意。失其近語。眞諦所明了論疏。則云憂波陀呵。稍近梵音。猶乖聲論。余親參譯。委問本音。鄔波馱耶。此應正也。隨朝彥琮云都波第耶。聲相近也。相傳云和上為力生者。余云此是靈律師解也。闍梨為正行者。羯磨疏云。本隨傳出亦訛略也。如梵正音。阿遮梨耶。唐翻教授師。彥琮譯云阿遮利夜。聲相近也。外道亦號師為和上者。立明一切九十六種外道皆喚師為和上。非唯佛法爾也

言解從我生者。亦云戒從我生。名之為子。有人云。若言戒從我生者。局對和上。可得言戒從我生。若其餘依止闍梨受業闍梨。但得言解從我生。又解弟子事師如世人弟之事兄。子之事父。故曰弟子也。又解依止闍梨亦得稱戒從我生。謂戒有二種。一者受戒。二隨戒。依止闍梨雖不能生受戒。則終身教授能生隨戒。亦得云戒從我生也

尸迦羅越等者。此經從人作名也。佛在耆闍崛山時有長者子。字尸迦羅越。早起嚴頭洗浴。著妙好衣。向東西南北上下六時各禮四拜。佛入城乞食。遙見往問何為六面作禮。此應何法。彼答言。父在教我如此。不知應何法。今父已亡。不敢違之。佛言。父教汝持六意。拜不以身拜也。佛即為說。如別抄之

能令正法便得久住等者。以有尊重。方令正法增益廣大。反此法即滅也。上明師弟名相義竟

得不依止八人者。四分六人。十論一人。五分一人。是為八人也

中豐字疑衍

一樂靜者謂弟子欲坐禪隱山等故曰樂靜也二守護住處者如一方伽藍無其知法比丘要假此弟子住持若去僧物即破落損耗今爲守護雖無依止佛亦開也三有病者謂有既有病不能依他

若恐餓死當於日日見和上者律云佛在舍衛國爾時飢餓乏食有一比丘未滿五歲應受依止到親里家四五日住巳辭別欲去親里問言何以故去答言我須依止故親里言大德今時飢餓或當飢餓何用依止諸比丘不知云何是事白佛佛言若飢餓時可日日見和上處聽住日日來若日日不得來者可至五日若五日不得來者布薩時應來若布薩不得來乃至二由旬半自恣時應來見和上言二由旬半者明其聽離和上兩由旬半處安居夏竟應來諮教誡也心生依止如師法而住者此但免不依之罪然不成依止法須知

二須依止十人者四分八人第九與十五十誦文也

四和上捨畜衆者立明無問僧尼若欲度沙彌授人大戒時要從僧乞畜衆僧應量議堪者與白二羯磨開其畜衆今此和上雖先得法今捨之不畜衆自樂坐禪等弟子乃須依於別人也六弟子不樂住處更求勝緣者此弟子不樂住此和上目下更欲尋好師勝於和上者

此約行教明之者立云且約行教明若約化教佛亦有師所謂法也僧祇不善知毗尼者撿祇文若比丘尼不善知法不善毗尼不善自立不能立他如是比丘盡形依止鈔文唯三欠一志非貞正者立明此人唯見犯即懺且云是知然既數犯數懺不善專精不犯故還須依也以非貞正故數犯多懺若是貞正即能專精護持而不犯也

前之七人等者此語上十種人雖通須依止今料簡須依之義就中十前七是未滿五夏故須後三雖過五夏以無知故須依止也言要德行兼備者礪問德與行何異答行謂始修方便德據終成滿足要德行俱備方聽離於依止五夏失依止約教相而言者景云謂住處無勝巳者若取免依止者乃至五分法身方離也謂此約教相中五歲有智聽離若論行体未

何等二字疑剩

合離也。下文五分法身成立。方許離也

言五分法身者。防非止惡爲戒。靜慮息心曰定。觀照詮有曰慧。累盡惑亡曰解脫。於自解脫處。了了識知解脫知見也。更通諸教佛亦有師等者。謂通化教等文也。上釋應法義竟

二明依止正行者。礪云。依者憑也。止者住也。故曰依止。七種共行法者。謂師弟互行名爲共行。七法頌云。不作令償解。悔殘及瞻病。移處與除疑。捨惡并將護。二三種別行法等者。一者白事離過。二受法資身。三報恩供養。至下廣釋其義也

若惡見生者。謂是邪見。撥無因果。此見是惡。故曰惡見。應令捨此邪見。住正見。故言住善見。增戒學等者。律云。云何增戒學。若比丘具足持波羅提木叉戒。成就威儀。畏愼輕戒。重若金剛。等學諸戒。是名增戒學。何等增心學。若比丘能捨惡。乃至得入第四禪。是名增心學。何等何等增慧學。若比丘如實知苦諦。知集滅道。是名增慧學。首疏云。增戒學者。始於外凡。專加護持。悟達生空。理解資成。戒品牢固。踰勝於前。故曰

增戒學。曰現理靜。賓云。七方便中。後四善根。人名四現忍也。絕去紛動。定品成就之始。故曰增心學。入無相已去。證眞空無漏。賓云。入見道也。即初果人。故曰入見無相已去。決定明白。故曰增慧學。雜含云。若比丘住波羅提木叉。具足威儀。見微細罪。則生怖畏。受持學戒。是名增上戒學。若比丘離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初禪具足住。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是名增上慧學。若比丘此苦聖諦。如實知之。集滅道聖諦。如實知之。是名增上慧學也。言增心學者。此是定學。定是調心之故。曰心學耳。賓問曰。此言增戒學心學慧學等。然戒則有有漏木叉。四靜慮戒。道共戒。定則有有漏定。無漏定。世禪出世禪等。慧亦有有漏慧。無漏慧。報得慧。從聞生慧。從思生慧。從修生慧。既此差殊。今所修者。是何等戒。何等定。何等慧。答。如上汎列多種。皆須學之。若就体而言。經律論中。據漸次修。初木叉戒以爲戒學也。定取根本四靜慮定。以爲定學也。慧取無漏慧。入見道等。以爲慧學。誦經可知

上來釋法護義竟。下明衣食護。若依止師。當持衣鉢

◎鈔無弟子二字

出界一宿者立明出界一宿即失下二法迴來得請別人爲依止若不出界直請餘人則不成能除弟子貪等三毒者撿祇云謂依止師能爲弟子善說法除貪欲嗔恚愚痴如是師者最上最勝喻如從乳得酪從酪得酥從酥得醍醐醍醐最上最勝也

上釋七種共行義竟從此巳下正明三種別行之法也三種交絡等者此是四分說戒犍度文也四位作之初一如二非爲位次二如一非爲位次三種俱非爲位次三種俱如爲位初用伴如去處營事非二去處如伴事非三事如伴處非四伴處如事非五處事如伴非六事伴如處非七俱非八俱如唯後一句得去前七不得律文少第六句處非餘二如句也疏判律中略少也高云非少道理合無以其伴如事如豈可往非法之處

非時白中亦爾者立謂今日和上同非時白也唯除大德一心念耳應云至某城某聚落某甲舍等法事會坐等者十誦云小比丘辭和上闍梨欲遊行和上闍梨應問汝伴是誰則答伴名字若是伴比丘不知

◎語疑誤

◎闍梨下疑脫

布薩不知布薩羯磨不知說波羅提木叉不知會座者和上應留言會座法者月六齋日謂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是日無病比丘應和合一處說法若外道來論義比丘應如法難詰降伏莫嗔惡口是名會座法濟云會座者謂是設會處之座即設供食處也

若爲紉者字林云女珍反紉者索也有剃髮師來等者撿祇云若和上闍梨入聚落後剃髮人來欲剃髮者應白餘長老比丘我欲剃髮師後還應更白師言白餘長老者非白所對剃髮人也若看文中意爲他剃髮受他剃髮同然從此巳下明弟子布施法也當通白欲作染衣事者語事則統食如燒火取水薪皆是染家之事故曰通也更須一一白耳

能自建立故者非但自立亦能立他也

巳下正明二師攝受法一依止意者新受戒者創入佛法等者礪云新受戒人閡於前塚猶如嬰兒若不教授乳養心神法身難以成立須依有德遐人取訓故律言新受戒比丘無人教授不案威儀乞食不如

法處處受不淨食。於大食小食上。高聲大喚。如婆羅門聚會法等。云云法身慧命將何所託。者濟云凡夫依識。聖人依智。智即慧也。故智爲命。耳律中開洗足飲水者。立明。佛在日時。有一比丘。至處不暇飲水。即覇依止。極理疲困。因此白佛。佛開洗足飲水也

五百問云。若不依止飲水食飯等。日日犯盜者。景云非謂直爾犯盜。由不依止。無人教誡。故失法。受用僧臥具損壞。就此結盜。不以不依止。故直犯盜也。立云以不識教相。違犯戒行。是破戒人。不合受僧利養。事同犯盜。故下第二十對施興治篇云。破戒受施。如賊偷得。即其義也。若經十夏不誦戒罪。同不依止。者謂同前日日犯盜也

一出家闍梨者。即是剃髮師也。五依止闍梨者。此依止闍梨。要限十夏。與上四个小不同。上四五夏。即得也。和上等者。立謂此是與和上年歲同也。則不合同床坐。俗云倍年已上。則父事之。即其義也。除依止者。謂依止替和上處事同。和上要多巳十歲。不得同前四種闍梨。故曰除也

得名何損。者謂未滿五夏。亦得名闍梨也。引九夏和上。明受得戒。我今闍梨。雖未五夏。喚爲闍梨。亦何所妨損也

眷屬復何似等者。將其門徒。爲眷屬也。言若都無者。然後依止者。此謂無上來諍等。方得請爲依止師也。成就五法。者謂師具此五法。方得請之

二恭敬者。謂師性謙下。甚能恭敬於他人也。五樂住者。立謂若馳騁遊行。不堪依之。要常一處住者。方始堪耳。濟云樂住書注謂有法食。弟子依之修學。法身成立。故云樂住

長養沙門果等者。謂師能教弟子。習學三藏。速證四果也。賓云極少亦須三生持戒。或言七生持戒。不犯方證初果。今有人持戒。未行成熟。不以爲難者。皆由宿習慣習故也。若大羅漢。如身子目連等。要經六十小劫修行。方得發闍上首。若修菩薩行。證大菩提。要經三大阿僧祇劫。方獲佛果也。言破戒見威儀者。此明所破戒。及以六十二見。破其正見等。不合依附爲師也。因二歲比丘將一歲弟子等者。四分律中。有婆先

比丘二歲。將一歲弟子。往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此是何等比丘。婆先答言。是我弟子。佛問汝今幾歲。答言二歲。復問弟子幾歲。答言一歲。世尊即無數呵責已。語言。汝身由未斷乳。應受人教授。云何教授人耶。因此制滿十歲有智慧者。聽授人具戒也。五百問其師無非法事誘將弟子犯重等者。景云。此舉損供給力用計滿五犯重也。言因說老病比丘死緣者。撿五百問云。昔有一老比丘。唯有一沙彌。被人誘去。無人看視。不久命終。因此制戒。不得誘他沙彌。誘者即犯重也

二部律者。立明僧尼二部律也

四明請師法由和上命終者。舉喩如新生小兒。交須乳哺。忽喪其親。須求乳母。今和上既死。合依他人。義同乳母也

五師攝受法大同前法者。謂同前和上法中也

日別三時教三藏者。五明請教授儀式者。十人二十人同時禮師已。互跪一人說詞云。尊憶念。弟子某甲等。朝請教誡。願尊指授。慈愍故。一說。師即廣示教

祖竟最後應語言。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緣伴。精勤行道。謹慎莫放逸。弟子答言。頂戴持。陰界入義者。謂五陰十八界十二入也。五陰即名色。屬衆生身也。十八界者。外六塵。內六根。中間分別名六識。即見聞嗅嘗觸知。三六成十八也。十二入者。約六塵入於六根也。有時言六入者。單就一邊明之。能所雙顯。故有十二也。若受經時共誦時坐禪時即名教授者。此約與弟子同誦時。弟子或不能便問和上。即當教誡也

今聽講禪乃至成繁重者。立明齋者齊也。此舉師弟同時齊共聽講。還來不須別教誡也。恐事成繁。故或同共坐禪者亦爾。不行不誦。徒設何益者。立明上來過成繁重等。人必不依行。何須如此虛設請也

下座獨已蕭然者。欲明春末夏初。兩京此時多有受戒。初在壇場事。如師弟及至事訖。下座還房。師弟相捨。蕭然各別也。又解獨取上座一人爲和上。不論有德。其下座縱有德行。無人授請。故曰獨已蕭然。此則元無兩攝等者。慈云。約師弟彼此無兩攝也。亦可受得戒已。即去師無財法兩攝也。言略同野馬者。莊子

◆疑已

◆云疑去

云謂塵埃也。乃是遊氣似有而難取。喻壇場受戒時。似是師弟之相受後相捨。師義不可取也。受同陽燄者。謂熱底而言。則同陽燄也。也如熱時之燄。似水而無。實喻受時師弟。壇場與法。似是相攝。受後也去。更不相知。事同陽燄。求亦不可得。求此師弟。義亦不可得也

若比丘於大師所。者大師謂和上也。敬重下。意義亦可知

不得以小事留弟子住。者謂弟子欲向餘方學。集勝業。不得爲小事留之。若賊抄掠等。者立明弟子被賊抄。云者師須覓錢贖和喻將還。若劫取將還。師犯重也。若弟子自偷身出賊所無犯。且如今時弟子忽遭灾難。彼禁黃沙。師須爲計求脫。不者結罪

已下明老弟子法。不受註云不如說行。與下文反戾師教少異。禰問此難與語。勿前文不受教句何異。答難與語者。謂師教誨一向觝拒。前不受教者。謂受師語。已後則不如說。行是以有別

好往看龜鼈。者賓云多散乱人。即樂看之。即廢修道。故應呵之。若准下增五文云不得往捕魚鼈人家。即是惡律儀家。招譏故呵也

◆本文無受對之三字

◆是本文作

◆本文無頭字

善戒經乃至重於屠兒。者撿善生經云。佛語善生長者云。寧受惡戒一日中斷無量命根。終不養畜弊惡弟子。不能調伏。何以故。是惡律儀殃齊自身。畜惡弟子。不能教誨。乃令無量衆生作惡。謗無量善妙之法。壞和合僧。令多衆生作五無間。是故劇於惡律儀罪也。立云屠兒不壞正法。不斷佛種。如鴦掘摩殺千人已後見佛得道。畜惡弟子不教誡者。壞正法輪。僧寶斷絕。死入惡道。可知後墮龍中等。者撿五百問云。昔迦葉佛時有一比丘。度弟子多作非法。命終生龍中。龍法七日一受對。受對之時。火燒其身肉盡骨在。尋後平復。復則更燒。不能堪苦。便自思惟。我當何罪致如此苦。便觀宿命。自見本是沙門。不持禁戒。師亦不教。便作毒念。嗔其本師。念欲傷害。後會其師與五百商人乘船渡海。龍便出水捉其船頭。衆人即問言。汝是何人。答云我是龍。問汝何以捉船。答汝若下此比丘。放汝使去。問此比丘何預汝事。答言本是我師。不

教誡我我今受苦痛衆人事不獲已便欲擲著水中
比丘言我自入水即便投水命終
爲具五過方呵等者首疏云如上一無慚二無愧三
不受教四非威儀五不恭敬上已問竟
下正明答其義如何雜含年少比丘不閑法律等者
撿彼經云佛在毗舍離國時有衆多比丘入城乞食
中有年少比丘出家未久不閑法律乞食之時不知
先後次第餘比丘見以理相語汝等年少出家未久
不知法律前後無次而行乞食者長夜當得不饒益
苦如是再三相語不能令止時諸比丘食已還來白
佛具陳此事佛告諸比丘如空澤中有大湖水有大
龍象而於澤中拔其藕根洗去泥土然後食已身体
肥悅多力安樂時有異族小象形躰羸小効彼龍象
拔其藕根洗不能淨合泥土食食之不消体不肥悅
轉就羸弱緣斯致死或同死苦如是宿德比丘學道
日久不樂婬戲久修梵行大師所歎依止城邑聚落
乞食善護身口善攝諸根專心繫念能生物信若得
財利衣被飲食心不染著不貪不嗜不迷不逸見其

中邊顯迷

過患見其出離然後食之食已身心悅懌得色得力
以是因緣常得安樂彼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未閑法
律依於聚落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
門不專繫念不能令彼不信者信信者不變若得財
利衣被飲食四事供養染著貪逐不見過患不見出
離以嗜欲心食不能令力悅懌安隱快樂緣斯食故
轉向於死或同死苦所言死者謂捨戒還俗失正法
律言或同死苦者謂犯正法律不識罪相不知除罪
故曰也佛即說偈言

龍象拔藕根　水洗而食之　異族象効彼
合泥而食之　因雜泥食故　羸病遂致死

上言貪迷縱逸者慈云約六根所緣色聲香味等縱
放等逸也
火從內發先自焚身者濟云內起嗔心名爲火發能
燒自家功德故曰先自焚身今時縱嗔心以害前人
即是食而噬人先汙其口依出道滿過者有人云師
依出離之道滿其前過也立謂依聖教之道呵責令
其弟子清淨無非法之過故曰滿過也

註：由過極重者。非但犯過是重。或雖是犯輕。而惱處是重。亦須此治也。言汝去者。出界外也。菩薩得淨心地得無分別智者。深云七地已上方得無分別智。名淨心也。引淨度經三百福罰者。謂彼經云。重罪打三百。下中罪打二百。下罪打一百。皆明打比丘。乃至畜生不得杖擬者。濟云今時乘驢馬者。騎他背上。已是非法。更復打他。大闕無慈也。上犯擯黜者。應師云黜勅律反。由去也。退也。立明如今發官有犯。退爲外洲。遂尉名爲黜。明今犯過。擯出衆外。不得同住。義同黜退。如地持抄云云。罪同出萬億佛身血等者。大集經月藏分云。時憍陳如問佛。若有爲佛剃髮著袈裟被衣。不受禁戒。或受而犯。毀惱亂罵辱打縛此者。得幾許罪。佛言止止。莫問此事。時梵天王即起白佛。願爲說之。佛即答言。我今爲略說。若有人於萬億佛所。出其身血。是人得罪寧爲多不。梵王言。若人但出一佛身血。得無間罪。墮阿鼻大地獄。何況出萬億佛身血。佛言。若有惱亂罵辱打縛著袈裟。不受戒或犯戒者。罪多於彼。此人雖無戒破戒。猶能爲諸天人示涅槃道。是人便已於三寶中。心得敬信。勝於一切九十五種外道。勝於一切不出家人。若有國王大臣諸斷事者。見有於我法中而出家者。作大罪業。婬盜殺妄。但當如法擯出國界。不聽在寺。不同僧事。不同僧利。終不得鞭打。亦不得口業罵辱。若有違法而讁罰者。是人於道退落。遠離一切人天之善。必入阿鼻。何況鞭打具持•持戒者。故戒心疏云。出佛血者。據相無罪。以化佛無心。非情•所惱。以損法身所依。故結重罪也。法僧損益。本末例然。今打破戒無戒比丘。罪重出於萬億佛身血者。豈不以形服出世爲聖道標相。若加輕毀。則三寶同壞。故重也。（上言本末者。據今形經剃染是末。本義可知）立云。謂遂出一佛身血。尚一劫入阿鼻。況萬億佛血耶。於道退落必入阿鼻者。謂由打僧故。自於道退落。後入阿鼻也。故下文云。生執冥然。纔自欺誑是也。據此嗔心打。乃是自損。如含血噀人。此先汙其口。前人業行何能个个稱我。息心。應須自抑。既見不善事須•事須容恕。故古德說

※持字疑剩

※所疑無

※事須二字疑衍

偈云自心恒自使終日不稱心他自使云何稱我心

若作此觀必不起嗔心打人也

此小兒晩學乃至當教勅不作等者撿祇云弟子被僧治作三舉四擯者和上闍梨爲弟子悔謝諸人長老此本愚見今已捨行隨順凡夫愚痴何能無過此小兒晩學實有此過今日當教勅更不復作悅衆意已求僧爲解羯磨

不出其過而呵責等者礪云呵責弟子之惡人法具三一弟子現前二出其過現在三呵法現前（謂汝去乃至不與汝語等）具此三法得名如法反則非法若被治未相懺謝而受供給等者礪云此明呵責已未懺悔而供給使作得罪者謂本作第三法呵（云汝莫爲我作給者是）今未施歡喜轉爲作使反增觸惱故得罪耳若作餘呵給使無罪故下文云或被餘輕呵而不爲和上等執事勞役等得罪者謂本作第二呵（云莫入我房容得住寺在外供給者是）容得作使恨心不作所以得罪

僧祇若共行弟子者謂和上爲受具戒名爲共行弟子下明依止弟子此是別時方請我爲師也

十誦若欲折伏剝衣裸形等者撿十誦云時六群比丘有大沙彌隱處毛生小小違逆師意即裸剝衣身呵耆人所不喜是事白佛佛言不應以小事折伏沙彌若折伏時應留一衣今言不應以小事折伏謂不應爲小事剝衣裸身作餘折伏行

四明辭謝法乃至師應籌量彼比丘等者立明其師既無知不能增長善何能更籌量前人答上言不能增長善法者非謂師都無所知但解經論不閑律藏故不解畜門徒也與食不與法不應住者首疏云所以爾者夫出家之意原心爲法不悕衣食師既無德不能誨以道法乳養心神令生解行虛相攝受絕於匠益故須辭謝而去更請有德諮彼法訓也

僧祇大同有苦樂住別者謂法食俱有是樂住有法無食是苦住喚汝來取酒來者琳云撿見祇文乃是喚女來也第二十八九卷中多有行法者如祇抄云不受者如法治者謂師不受弟子懺悔須依吉法治其師罪

一我如法和上不知者礪云謂請教誡白事等法不

解誨御弟子之方也。二我不如法和上。不知者謂不
行上法。不知以時教示。三我犯戒和上捨不教呵者。
謂任行非法。四若犯亦不知者。謂不識犯相輕重。也
五若犯而懺亦不知者。謂不知除罪之法故也
我則是汝汝則是我者。立明既呵責。我應是汝弟子。
汝應是我師。依前二師方便而去者。謂如前若和上
不受語者。應捨遠去。若依止師。當持衣鉢出界一宿
還等

◆上疑作尚

下明失師法。和上一種無相失義等者。由依得戒。故
不相失。言或可無德者。立明和上犯四重。戒名無德
也
若師被僧治罰不失依止等者。謂失下教授一法。不
失上二法。弟子被僧治三種俱不失者。在文可見。開
無隨順罪者。謂弟子被僧治。餘人看者犯隨順之。提
以二師教誡與語。開無隨順罪也
決意出界即日還失依止者。首疏難云。若使依止師
弟互決意出界。即日還。未經宿。失依止者。亦可依界
結夏及護衣。決意出界。雖當日還。應失衣破夏耶。答

◆今插入依字

◆答疑若

不例。依止則兩有捨心。故失師決心捨弟子。弟子決
心捨師。夏及衣者。但自有捨心。前對非情。無捨心。故
不失也。又衣夏約明相。依止約出界。即失。又云安居
及衣。約宿辨失。依止約心明失。故不例也。又依止及
衣夏。有四句料簡。一心隔宿不隔。失依止不失衣夏。
二宿隔心不隔。三種之中。夏不失。謂逢難故也。依止
亦不失。即如善見弟子隨師。行爲師持衣。値人說法。
弟子貪聞法。故無離依止罪。而師失衣是也。三俱隔
失。四俱不隔可知。礪問云。所以心隔失依止。不待宿
隔夏衣不爾者。答依止情通彼此。各作相捨。故失。若
不作兩捨意離宿。方失離衣及安居。正可我有捨彼
心彼無捨心。故要須心宿俱隔方失。問依止若離失
而無罪。夏衣離宿有罪者何。答依止聽離至餘處。已
佛制更請依止。順教而去。失而無罪。離衣破夏佛制
不聽。是以失破有罪。問所以衣失罪重。夏破罪輕者。
答三衣之服。正服資身要急。故所以重。安居雖破害。
不廢修。故破罪輕
一死者。三種俱失。謂請法。相依住法。教授法。並失。二

遠去者。失下二法。三休道者。失三法。四犯重者。失下二法。五師得呵責者。失下一法。六入戒場者。立云。失下二法。礪云。不待經明相入時。即失。所以爾者。謂既是別行法處。年少無知。容爲他所誤。入時即失。不待經宿。不同界外道非別行法處。故經宿方失。可知。七滿五夏者。失下二法。八見本和上者。立云。失下二法。九還來和上目下住者。失下二法。礪問。見本和上與還來和上目下住有何異。答。有二解。依止本補和上空處。見根本。無空可補。故所以失和上目下住者。先捨者齊見而不失。今還攝受目下住。即失。又解。亦可見本和上者。爲僻遠行。今還也。目下住者。弟子從外界還。和意本暫還。後至師所制作永也。故目下住失。礪問。凡言失依止者。復失何法。答。法有三種。失下二。法上。請一法。始終不失。猶如和上。以依得戒。無相失義。依止可爾。一請已後。請法恒在。故不失之。此明有德之師。故不失也。若依願律師解。不爾。言失依止者。三法俱失。何以知然。如律下文。弟子兇惡。或難教授等者。依止師應出界一宿還。即失依止。或師無德不堪他弟子。便出界一宿。迴來依止別人。故知失者。三法盡失。此明無德之師。決定作•門捨之心。所以三法俱失也。若約教失依止者。明上五種。皆是約教失。若約行。皆謂五分法身成立。方始失也。

※門字原本不明

※合本諸卷上四之一

○說戒正儀篇第十

上明師資義立。教授之法已彰。須託教護持。明識戒相。半月宣唱。警策身心。獎勵時衆。應其道業。故此篇來也。諸家章疏。及律文犍度次第。將此一篇次前受後。然彼律文界無四人。令對首。乃至心念說戒者。良由在急。然今鈔意。若無師資訓導。交即毀犯。不合聞戒。故於受後。且辨師資。師資軌成。乃應於法。故有今文也。今言說戒者。立云。闡揚聖旨。辨宣五篇。教彰於口。名亦爲說。即此說明警策身口。有禁非之用。名戒。其中准佛聖教。廣明說時軌則。故曰正儀。又云。簡異邪說。曰正。作法有緒。曰儀。可範行。故稱爲法。故曰說戒正儀篇也。

註。此云淨住等者。立謂以說戒事。是清淨共住之法。律中犯者。不得聞說戒故也。

言出要律儀等。若依檢彼文云。布薩者。案國語不同。亦呼布薩。亦呼爲䞋。亦呼爲常。所言布薩者。此是憍薩羅國語。義翻爲淨。若正翻對應言善宿。故成實論云。是人善心離破戒宿。故曰也。又智論云。今日誠心懺悔。身淸淨。口淸淨。心淸淨。受行八戒。是則名布薩。秦言善宿。注二增長功德者。立明以戒淨。故萬善功德依之而生。運運增長也。注優言斷者。謂斷諸惡業。令戒淸淨也。故母論云。能斷所犯。能斷煩惱一切不善法。皆名布薩也。注補陀婆言增長者。謂增長善法功德也。羯磨疏云。布薩者。義翻捨惡設善法。故法集者。立謂布薩明不問界內外僧同集也。又云集者集諸功德也。注爲知爲宜等者。立謂知辨花籌等衆具也。又云由作說戒。令知輕重。或發露悔過。或知已識過。不爲應其淨住義也。言爲宜者。立明此說戒法。是比丘所宜也。又云須知時宜。有難無難。宜廣宜略也。注爲同爲共住等者。立謂僧同作此事也。勝云戒體是同。不問僧別同共作。故言共住。者立明不犯戒淸淨者。相共住也。謂共淸淨法中住也。如犯重等。不得在說戒羯磨二種僧中共住。今以無犯共住說戒。又云同一界住。故曰共住。注爲轉爲業等者。立謂見罪悔懺已共作。故此則轉穢爲淨也。又解說戒是轉法輪也。言爲常者。謂僧所常行。無容斷絕也。勝云。以三世諸佛共制此法。前佛後佛法皆不異。名之爲常也。註長養和合等者。立謂長養功德也。又言和合者。謂僧具六和。方應此布薩之法也

注俱舍名八戒爲布薩護者。依檢論文。呼戒曰護。謂波羅提木叉護。言八戒者。文中云。波羅提木叉護有其八種。何等爲八。一比丘戒。二比丘尼戒。三式叉摩那戒。四沙彌戒。五沙彌尼戒。六優婆塞戒。七優婆夷戒。八優波婆娑戒。此八種護說名波羅提木叉戒。云何名優婆塞。乃至成比丘。偈答曰

　五八十一切　惡處受離故　優婆塞布薩
　沙彌及比丘

釋曰。於婬盜殺妄酒五種所應離法。受持遠離故。是人即住優婆塞護。於八種所應離者。（即八關齋戒也）是人即住優波婆娑護。於十種所應遠離法。而受遠離者。是

人即住沙彌。護十所應離者。於前八更加受畜金銀等成十也。所應遠離身口二業。由受持遠離。故是人即住比丘。護等也。賓云正梵音云鄔波索迦。翻為近事五戒人也。梵言鄔波波娑。翻為近住八戒人也。兩名既別。不應八戒名優婆塞。南山律師八戒文云。我某甲乃至歸依僧。一日一夜為淨行優婆塞者。其義大應言優波娑娑。則順教也。私云此解妙同舊俱舍論也。在心名護。在身口名戒。者立明布薩正是撿責身口。令其清淨以能撿在心。心即護也。故詺布薩為護。今故用此言來者。意在此也。注律中布薩法一處等者。謂律中明布薩事。聚在一處。名說戒犍度。此還是布薩也。上釋注義已竟

佛法大綱者。謂說戒攝僧之本。住持綱紀也。故律中隨清淨比丘說戒。佛法住世不滅也。如昔日佛自說戒。後因別緣付僧上座說。並由此務。是佛法綱紀。故使大聖躬自宣揚。又云我不滅度。半月一來。今若半月常說。能令正法久住。以能維持佛法壽命。故曰大綱也。攝持正像匡維等者。正是正法。像是像法。匡者正也。亦是救也。應師云維猶聯結也。亦維持也。又維繫也。此明正法及像法。明欲匡正僧務。使維持不斷者。必由說戒故也

稀作欽貴數為賤薄者。立明此商略。今時僧尼若一年中一兩度作說戒事。似若貴重。若半月常住則多懷賤慢也。亮云犯重之人誦戒八百遍夷罪即滅。故知大是滅罪方法也。亦不委在衆說。房中自誦。但言八百遍耳。故高僧傳中齊朝有釋僧雲。辨聽詞令。備明大小。崇附齊講。恒以常任。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焉。住寶明寺。襟帶衆理。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普集堂。雲居衆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衆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座。失雲所在。大衆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冢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嗔雲。改變布薩。妄充豎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誠懺悔。乃經十載。說戒

參合疑合文同

布薩讀誦衆經以爲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隨心輕昧者。立云以說戒法。凡聖同集。不得輕慢也。北齊有大覺寺範法師。行掩鄰倫。德光衆望。講通大小衆經律論。每至講時。多有群鳥翔集堂側。爭趣聽法。時有外人談謗法師。惡者咸被善神打死。還穌。而法師習業門徒有數千人。後因遊行路宿他寺。屬十五日夜。便合一小師上座立義。衆人鑿難。有一善神問高座者云。今是何日。而但講經。豎義者對曰。今十五日。是說戒日。即以手拍高座比丘。曳著地上。又至上座處云。今是何日而不說戒。還以手打其頸。當時仆地。大衆驚怖。一時四散。從此已後。半月不廢布薩也。情可知矣者。立云以帶犯居身。恥已穢行。不欲聞於淨法也。故心疏云。淨法穢人不樂聞也。故律中有遮說戒。有遮自恣者。義同此也。謂人既穢。不欲聞於淨法。佛世尚爾。況末代乎。齊竟陵文宣王撰淨住子二十卷。大論在家布薩法式。一如僧中布薩法。唯誦菩薩戒本也。相承此解。自恣擬淨住子。不見布薩法式。或可別撰也。

普照沙門等者。沙門是比丘之通名。開士者。美其之嘉稱也。濟云。其道安直撰此法。然布置一切佛法行用軌儀。後經律來。與安所設冥然同也。又經無大小。例開三章。序正流通。此亦安之初開也。故靈祐法師嘆云。安和上鑿荒途以立儀。故知安非凡類。立云。安雖設布薩法式。當時未有人行用。至盧山遠法師始行安法。其遠是同學。同事佛圖澄。澄死之後。安於同學中最長。乃發遣遠往羅浮山。行過匡山。彼山神留住。云開士者。是符堅立此號也。言直得承用文據莫憑者。安師撰時。經律來未足。故無憑也。參者同也。維也。謂今詞取安之法。以維其經意。爲此法一門也。言聞者。謂聞其安師之法也。濟同此解　言粗者略也。澆者薄也。言敦者。爾雅云。敦謂相勸勉也

若說戒法不壞者。立明由僧清淨不犯。應其說戒布薩法名不壞也。若僧有犯則不合說。不合聞名爲說戒法壞也。有人云。良以僧清淨無犯。有犯尋懺通應淨住。以戒淨故。定慧可期。正法因此相續不絕。故久住之相由斯而弘。若至說時無思懺蕩。或不可懺。又

不依悔。同寮閙說。訾與心違。增煩勤閙。事不獲已。不來理得。又耻非數。如斯同說。未足住持。或都不閉。一生虛過。如此等例。俱非正法久住也。證得白法究竟梵行等者。此正明護戒之法。若能半月撿責身口。專精護持清淨不犯者。名爲第一白法。脫因過犯。尋即悔除。名第二白法。若雖有犯。覆藏不懺者。名爲黑法。有鈔本作煩惱有受者。此全法。余親撿伽論第六云。捨諸惡不善法。及諸煩惱有愛。證得白法。今言受者。多是錯也。故上十門云。抄寫錯漏。相承傳謬。即是其義

二食前後者。此據中時前後也。三若晝若夜者。此就明中明也。准律文。晝夜俱得。所以知者。律中晝日布薩。有比丘房中臥。佛言別衆不成。故知晝日得作。又律中合然燈火具舍羅者。明知夜亦得說。唯不得晨起作。恐人來不及也。四若增若減者。此謂約其難事。故有增減。若知惡人十四日來。十三日即說。十五日來。十四日前說。此名減也。但知剋前說名減。若難已入界。當白僧衆。待後十五日當說等。此名增耳。若取易解者。向後名增。向前名減也。五時與非時者。十四五六日說者名時。若鬪爭來久。隨爭滅時。即說名非時也。緣起是拘睒彌國諸比丘鬪諍來久。僧不和合。今既和合。佛令隨和合日應說。先作單白和合布薩。白法如律文

五分八日十四日說法等者。立云爲俗人說五八戒等

當令入浴者。謂見難比丘已來入界。即語云大德既行來。恐身體垢汙。可洗浴也。其人若入洗浴。僧即出界外疾疾結三小界而說。故云出界也

但明二度不明三度者。礪諮爲增却自恣。謂難來入界。遮僧自恣。故却待後半月。若更不去。更增至半月。唯齊此時。亦以夏分之末。是自恣時。但唯二却。若更却至三。入冬分。故說戒對此。故亦二却。若或三者。恐濫自恣。故但二却耳。言濫自恣者。恐人背意。謂說戒既有三却。我自恣亦應得三却也。云云亦無三度不說法滅之文者。立云古來相承云。若經三度不布薩。佛法則滅。今言無此義。舉世濫傳耳。昔人意謂見

律明增說戒。唯得二增。不得至三。謂言三度。不說佛
法。卽滅。然據律意不爾。但是恐濫自恣。故不至三。自
恣要制夏末。若增至三。入冬分。故不合自恣。故但二
增。准理說戒至三無過。但恐人情意。謂說戒旣有三
增。自恣亦應三。却也。恐此濫故。故說恣二法。唯開二
却。故曰恐濫自恣也。礪云。何故月盡說戒者。喻聞戒
相為表惡法消除。止持行成。復言月半者。為彰功德
漸增。作持行滿。故不階聖果。名為法滅者。此謂救上
法滅之言。謂上云不說戒法滅者非也。不妨應是鬪
諍不得道果。名為法滅耳。阿難疑高勝比丘者。依撿
四分云。高勝比丘有檀越家。檀越病。語比丘言。我有
二小兒。黠子者。我有寶藏。已語比丘處所。此二小兒
長大。若勝者示其寶處。檀越命終。已後兒漸長大。高
勝看此二小兒。勝者卽示寶處。其不得者涕泣至寺
內。語阿難言。大德看此高勝比丘。以我父遺財二人
之分。併與一人。時阿難語高勝。汝可去。不應與汝同
布薩。阿難繹六布薩不與共同。後時阿難具問究其
情。已語高勝云。汝乃至不犯吉羅。僧祇相嫌二十年

者。依撿彼律云。弗迦羅聚落。有比丘。共蘭若比丘同
一布薩。時蘭若比丘有大名稱。聚落比丘見得利養。
起嫉妬心。時蘭若比丘至十四日來入聚落。語聚落
比丘言。共作布薩。聚落比丘答言。十五日當布薩。蘭
若比丘便去。去後聚落比丘卽布薩。至明日。蘭若比
丘來欲共布薩。答言已布薩。竟便語蘭若比丘言。汝
叛布薩。我不復與汝共法共食。從是已後。蘭若比丘
每至十四日十五日便來。如是經二十年。不得布薩。
時有一善神。敬重蘭若比丘。往枝提山中。白樹提陀
婆比丘。具陳上事。尊者樹提聞已。卽到聚落。善神還
白蘭若比丘。尊者樹提今在聚落。可往問訊。到彼問
訊已。樹提問言。汝叛布薩耶。答言。我二十年來十四
日布薩。十四日來。十五日布薩。十五日來。為是叛非
叛。樹提言。汝順佛法。聚落比丘二十年來所作羯磨。
一切不成。受具不名受具。羯磨不名羯磨
為檀越問僧不知數者。立謂西國俗人每取僧說戒
竟。知僧清淨。為欲興福。或財或食。故來問數
籌極短並五指者。有云。應是佛指。便長一尺。若人指

佛、疑脫衍字

量通計唯五寸。太短也。比丘若干沙彌若干出家人和合若干者。沙彌謂法同沙彌也。出家人謂形同也。行舍羅者。取此草將以爲籌。因以名焉。聲論云。外國名爲舍羅。分此翻爲籌也。

五分白衣以華散高座比丘等者。立謂白衣若將華散比丘上。佛則聽之。比丘若將華散比丘上。佛則不許。五五分比丘以華散高座。佛言不應爾。復有白衣爲供養法。故華散高座。比丘不聽。便恚言。不堪受供養。白佛。佛言白衣散隨意。若落比丘頭上及衣上。應拂去。落高座上無苦也。

雜碎文句難持等者。景云。即四重。十三。三十。九十等。悉名爲雜碎。准戒疏云。雜碎謂二不定。至衆學是也。有人云。除四根本戒。餘二篇已下。皆是雜碎。一者五百。二者七百。以通尼戒本者。濟云。准僧祇文。至布薩時具誦二部戒本也。

爲未具人說五篇名得罪者。勝云。非謂通說五篇名得罪也。言得罪者。婬夷獨殘等。的說其事犯名也。得語一切犯者得吉羅者。謂沙彌通犯五篇。俱是吉羅。

今若見有作五篇事者。應語云。汝作此事犯吉羅。由戒戒下結沙彌吉文。又云。一切犯即沙彌也。以其雖犯五篇。通得一吉。故一切犯者也。欲明不得向說夷殘蘭提之名。得向道吉羅之稱。

若諸緣事起者。立云。八難等緣也。諸羯磨法並在說戒前作者。礪云。五分中比丘先說戒。後作諸羯磨。六群比丘說戒竟。即便起去。不與僧和合作諸羯磨。白佛。佛佛言應先作諸羯磨。然後說戒。以戒是攝僧令不得去。應直說不得歌詠聲者。五分不許。四分則開。二律相反。今欲和合會者。須作歌聲。但不得過差。故四分中誦戒時歌聲過差。佛言不應爾。因說歌聲有五過。即四分說戒犍度中明之。此鈔下文自出。准此今時誦戒不得過過長引聲也。

十誦知布薩法盡供養者。立謂若比丘知教相解布薩法用儀式者。堪受供養。謂知說時聞華等廣略之緣。識同住淨穢犯相輕重。名爲布薩法也。

已下三明說戒儀。中國布薩有說戒堂者。立明彼國寺大僧多。或五百。或一千二千。堂宇復多。至時集處

難。知聽白二結一處。大堂至說戒。因衆僧雲集。結法。四分說戒犍度中文。云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處結作說戒堂。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今於此處。作說戒堂。誰諸長老。忍僧於此處。作說戒堂者嘿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於此處結作說戒堂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已恒於此處說戒也。大夫已上時復施安者。立明大夫之中。不盡皆有。時復有者耳。如東晉已來。尚書省中有考堂。堂中有八行。宋至定考時。五品已上大夫及州牧刺史得坐其上。又云考堂中八行床者。名爲八座。即二僕射六尚書坐。故八也。今時尚書廳者。濟云古人三品已上稱大夫也。若唐初如員外部已上皆號大夫。今時國家於朝堂設蕃客。皆地上通鋪縈褥而坐。爲鄭漢官一面蕃客一面相對而坐。皆不著床。聖人御承天門看其契食。據此今國家猶有古風也。亦得雙用者。立謂床前敷席。僧在床坐。維那行籌在地席上。一時用兩處將爲要便。故言雙用。然於本事行時多有不便者。立謂依西國席地行時。乃是不便。須准今時

三於說戒日上座白僧令知者。立明此白辭。應令上座白衆也。餘如衆網中者。彼云每至說晨令知事者點知僧衆。誰在誰無。健病幾人。幾可扶來。幾可與欲。乃至衆主教授。至布薩日房房案行慰喻病者等。若沙彌有緣依法與欲者。立明欲詞與大僧少異。應云諸大德聽。沙彌某甲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言沙彌不來還成別衆者。謂別沙彌之衆。非關大僧也。其沙彌布薩有二處。安皆不同。或沙彌別集自爲一衆。或時入僧中共作法事。

如上五分恭敬具儀者。謂如前不得睡眠。反抄衣叉腰等。此是極教所遺等者。教制半月常作。則是見法身。忽有難緣。猶制略說。定不可闕。故言極教。若叛有罪。界內界外制令盡集。聞疑須求。故曰攝僧根本。槃槃者奇竟反。似疊足高京中曾見香爐籌案者。立謂衆大籌多。手捉既難。數時將置案上。亦可案上浴籌也。今時人少。不必要須案也。盥字體作盥音管。洗手曰盥。此像形字也。臼者此是兩手各有三點。是指中央是水皿是盛水器也。

主疑者人疑作

序疑斥

愚叟者。立云。老年愚痴曰叟。此是意解。案方言云。東齊魯之間。凡尊者謂之叟也（蘇走反）

打靜法如雜品中者。如上第二雜法衆具門中明也。賓云。打靜不得使有餘聲。令衆不和合。又行籌及收籌時。相傳云。勿遺墮地。若籌墮地。表此衆中有人死。然頗倒相應。往往果有此事

注云收謂收攝衆具者。謂收取籌及待說戒竟收衆僧家供養之具。即布薩所須之物也。注云准上文中已具者。立謂不須更唱云并供養收籌也。既云小者收護。言包已盡。上言供養收籌者。只是佛前執香爐供養小師。猶如今時定座。意亦同此。及隨維那後收籌之主也。人此白時。皆須命召此二人也。今兩京行事。云衆中誰小小者收護。（三說已云）并供養收籌

不局賢聖者。立明。序上來人解云是的召賓頭盧也。但恐有別衆不來。應更相撿挍。非為局命賓頭。故云不局賢聖。然實說戒之時。三乘聖衆同遵此法。故高僧傳中。魏時洛都融覺寺有曇無最法師。俗姓董氏。武安人也。鑒悟洞微。飡擬玄秘。少與道化。名垂朝野。博貫玄儒。尤明律部。而最厭世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專以戒律為先。丞（音氣氣數）勁物。機信用。雲布會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徒。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次依授受數之常計之外。乃長六十餘人。最居坐端。深怪其異。既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服正帖。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寺聽僧說戒。如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六十。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遐降。但最德洽釋宗。慶當僧望。後住融覺寺。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而禮之。號為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歎善。翻為梵字。寄傳西域。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為聖人矣

若依僧祇三律者。謂五祇十律。皆前唱出。今依當宗行事也。故彼戒本云。至未受者已出。等者。立謂外宗三律戒本。皆有此言未受戒者已出也

不須道及不淸淨者出等者。慈云。古德立法。唱沙彌

時便云不淸淨出。以不合共犯者說戒。故有此言來。今不同之。當宗外宗俱無此義。不須便云不淸淨者出。至戒師說戒時。自有三問。是中淸淨不。若至此時。猶得心念發露。卽時聞戒。何須前唱出也

諸僧一時隨上座儀式。名濟云今時有人。見上座互跪。而自安然端坐。此大非法。倘不如俗禮可觀採也。且如州縣官人。與刺史同席。皆承仰翹翹。忽見長官起。動卽皆隨起。一聲命卽坐。今時小師師僧還坐。乃辭遜不肯。卽是違禮。還坐卽須坐也

不得復座待供養已者。立明南山闍梨要待定座已。方始復座。若老病不能互跪者。聽之復座。今時多在維那唱白已復座者。亦好。不依此教。得違法罪也

祇云淸淨如滿月者。彼律調達破僧向伽耶城。制立布薩。佛令阿難往喚。云世尊呼汝來。調達言我不去。從今日後。不共佛法僧。不共布薩。自恣羯磨。從今日後波羅提木叉。欲學不學。從我意。阿難聞已。念言奇事出。是惡聲將無壞僧耶。具以上事白佛。佛令重喚。如是至三。時調達伴黨已布薩竟。阿難聞已。作是言。奇哉已壞僧竟。具白佛世尊。世尊聞已。卽說偈言

淸淨如滿月　淸淨得布薩　身口業淸淨
爾乃應布薩

說是語已。語阿難言。非法人已布薩竟。如法人應作布薩

准上僧祇但得次座者。立謂准五分。但令請上座。若辭不能。直往能者所也。上令問次座者。卽是僧祇文也

唄匿如法者。出要律儀音義云。唄匿者。持律者云。歌誦亦云讚偈。今謂此是鬱鞞國語。唄翻爲止。匿翻爲斷。止謂止一切惡。斷謂能斷諸煩惱也。又匿翻爲息。謂息諸勞務也。准伽論中。半唄吉羅。謂表義不圓名半唄也。如勝鬘經二偈。歎佛三身。如言如來妙色身乃至無比不思議者。歎佛化身。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者。歎佛報身。若色若心皆無窮盡也。一切法常住者。歎佛法身。是一切法之所依止。常住湛然也。今時有人但作一偈。故名半唄也。一切准知

令一人代衆者。安師令人人自於坐處執香爐供養。

今嫌繁。故令一人佛前作也

以無別德可明者。謂教尼總具十德。須二十夏。是總德數中之別德也。今下座未滿。故曰無別德也。別謂總別語。十德是總。隨一一是別也

注云上且出一兩律文等者。羯磨疏云。所以令上座約勅者。但今末代廣法闕矣。時行略法。以衆首比丘。綱維法務。每有事達。無不承攝。即五分云。替補佛處也。今時多見不學識者。年高坐首。動無法則。令空遣尼。還晉不對答。識者齊恥。此說戒座上主客通有賢愚。總集。何得自輕。今言勅尼乃至莫放逸者。大略如此。必有餘暇。臨時更道。豈局斯也

尼明日來依命傳告者。其尼取進止也。還於寺中集僧。索僧欲。梵唄已。說使尼告云。大僧上座。今有略教。聞此語已。尼衆齊起。端身正立。立已。具宣上座略教。宣已。高聲唱言。頂戴持。緣佛取歡。若端坐。宣者大是無禮

答言說戒羯磨者。羯磨即是法。說戒是事。事法雙答。方乃成也。注以言通用不了彼此者。立謂布薩之言。通道俗用也。如五八等戒。皆名布薩。今若言說戒羯磨。簡如是僧布薩之法也。以羯磨之法。非俗行故。若不言羯磨。則道俗通濫。故言不了彼此。此則濫僧彼屬俗也

若至略教已。當鳴鐘令沙彌集者。立謂略教即七佛偈也。必待誦七佛教已。方得起。未竟起者。得別衆罪。以此略教是攝僧故。縱容具儀辭遜之暇者。濟云。向佛前陳辭謝衆。故曰辭遜。今作唄引時長。名令戒師有閑暇。故名之暇也

諸佛出世第一快等者。濟云。此自慶偈。正是俱舍論文。古人文質。故云快也。今新翻俱舍云。諸佛出世樂。聞法歡喜樂。大衆和合樂。衆生離苦樂

若多若等縱說戒竟。皆令重說等者。謂客比丘來。若說戒竟。若等若多。更須爲說。若少則不須也。此中大有句數云云

注解此偈辭出阿含中者。准增一阿含云。阿難語迦葉。增一阿含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皆由此生。且豎增一阿含。私云。結習時先宜結此經也。然一偈之中。



自疑白

女疑如

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迦葉問言是何等偈阿難
即說昔偈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解云諸惡莫作戒具足禁淸白之行諸善奉行心淸
淨自淨其意除邪顚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以其戒
淸淨者其意豈不淨意淸淨者則無顚倒以無倒故
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之果便得成就已成就果
豈非諸法乎佛之囑累者轉次相囑名之曰累
染汚淨識者立謂出家修道所習善業用熏識種遠
希出離今不依教修行故曰染汚也若准舊翻譯應
有八識新翻有九識此即是最後名曰淨識也
若經懺悔來不隨意者即犯重已作學悔沙彌也爲
逼說戒待竟當懺便得聞戒者今時行事對此多依
律文單白懺悔其罪滅不今判不滅以律本云自已
當懺蓋謂後時當更懺也南山判滅謂讀律時當字
應作去音謂准當懺悔也賓今詳不然三藏亦令後
更懺悔有白法僧都集無與欲者又須同犯除去四
夷了了識相不可作白若有與欲與欲之人女言淸
淨若信淸淨猶應就懺不合作白若不信者須喚須

也字疑剩

舉以其有犯不合同說不得妄白今時有人罪雜疑
忘與欲非一共行此白望得滅罪甚也爲非理若有
八難等者礪云一王者謂王來緊錄比丘也二賊者
來執縛比丘也三火者謂火來燒寺也四大水者汎
漲漂伽藍也五病者說戒師病現礙說戒也六人難
者如住處有衆多白衣礙說戒故也七非人者即鬼
神嬈亂比丘也八惡虫難者即毒蛇蚣蚑蠱等也皆
不得出聲心念口言今日說戒者既有上諸難比丘
不可出高聲而誦其戒也貴人者立謂國王大臣等
上言八難者即是四分文引也言地有生艸者恐壞
生得提罪也
五分說戒賊來應速聲誦經者依撿五分云蘭若處
諸比丘十五日布薩說戒有賊來比丘見便止不誦
戒賊問何故嘿然答我所說者不應使白衣者聞賊
言汝所說非佛語耶答是佛語賊言既是佛語誰不
應聞汝等今集必是論說不利於我便打諸比丘奪
其衣鉢以是白佛佛言從今已去若賊來應即誦餘
經不令斷絕准僧祇云說戒時有賊來比丘說至九

十末文云。截已波夜提。破已波夜提。正誦時。賊來誦
人嘿然立。須臾便出。復重誦如是。至三。賊念言此惡
沙門。作是說者。將非截我。破我等耶。即打比丘。後即
白佛。佛言。賊來時。當更誦餘經。若賊先知比丘法。作
是言。沙門我已知。汝但誦先所誦者。應急誦使章句
不辨了。令彼不知
一略取。謂取諸八篇題首者。如言是四波羅夷僧常
聞。乃至是四提舍尼法僧常聞。言略却者。略篇中名
種也。略除婬盜之名等。且如十三殘。直說五六个。竟
餘者不直言。僧常聞名略却。故曰隨諸篇中種類之
名也。然實略取略却一義耳。又解略却者。略除戒蘇
等語。直言犯不淨行。亦名略却也
當量事緩急。觀時進不等者。准律中大略有二。一從
緩至急。名略却。二從急至緩。名略取。言從急至緩者
有三个五種。成十五種。初五者。賓云。舊人雖誦出十
五種略意。不識其所以。今為述之。且如在莊嚴寺正
說戒。聞有難從北來。僧即共平章。雖若遠近。有人答
云。難欲至北門。僧即言可誦序。餘者可言僧常聞。此
謂唯擬誦序為一略也。後於異時。亦如前有難共議
唯擬誦序已。誦序已竟。難猶未至。更誦四重。為二略
也。後於異時。亦如前有難共議。唯擬誦序。竟。難猶未
至。更誦至十三。為三略也。後於異時。亦如前有難。乃
至誦序竟。難猶未至。更誦二不定。為四略也。後於異
時。亦如前誦序竟。難猶未至。更誦三十。為五略也。次
五者。正說戒時。聞有難來。稍遠。衆僧共議。可誦序及
四重。謂觀難遠近。唯擬誦之。為一略。其難未至。更誦
十三。為二。更誦二不定。為三。三十為四。九十為五略
也。後至五者。亦謂僧聞難來。更遂共議擬誦序四重
十三。誦竟難始至。此為一略也。次於異時。亦擬誦序
四重十三。誦竟難猶未至。更誦二不定。為二略也。餘
句准知。二不定為二略。三十為三略。九十為四。四提
舍尼為五也。此十五種名為略取。謂難未至。漸進取
也。礪云。尼但有兩个五。以無二不定。故但有二。增故
也。思之。尼但二五者。賓云。一序。二至八事。三至十七
殘。四至三十。五至單提。第二五至八提舍尼。准知。賓
云。古人銘言從急至緩。大能銘也。問何故不至衆學

者答戒有五篇若至衆學不名略也則爲名廣乃至七滅諍中若有難至但得直去不得略也二從緩至急名略却者有七略一直去一者如難猶寬從前廣誦容得說至提舍尼竟難即來到不得誦衆學即略却衆學是二略也三從序誦訖於九十難即來到略却提舍爲二略也三從序誦訖三十難已來到略却九十爲三略也四從序訖二不定略却三十爲四略五從序訖十三難即來略却二不定爲五略也六從序誦訖四重難來略却十三爲六略也七唯誦序訖難來即至不得誦四重略却四重爲七略也此曰七略若難近不得誦序即散則云諸大德今十五日各正身口意即散去名一直去也礪云尼無二不定但有六略一直去皆謂難來近略却下文也然相承七滅不得略以七滅屬於衆學亦令得略但相承不略耳濟云七滅諍者先已是略略中不可重略故須具誦也若從前廣誦來過衆學竟即成廣不名略也看今鈔意云略取題目略除種類意況稍別與此十五種不同也

言一一各題通結者通結別結但得也通結者總唱諸篇題目已通結云僧常聞等是也言別結者謂隨唱一个篇目已結云僧常聞如言是四夷僧常聞是十三僧常聞等是也今淮毗尼母論說也者立云齊此也字已下是其論文也

或有略緣止不說並通治罪者立明既有略緣不得廣說事須略作今都不說通治衆僧違教之罪上來釋僧說戒義竟

或云發露或云得待人等者立云此謂犯重吉羅既是獨住逼其說戒不知若爲進否律又無文若是輕吉羅律令責心懺竟即得說戒今此重吉律令對人今時獨住律則不明此法致諸師或發露或有師云待人今通望大家道理應須發露故言今淮通解通解之意如已下文是也

五百問云乃至向四方僧懺悔三說已者立謂淮今時僧法向四方僧懺悔也明其既獨住至說戒日淨身口意合掌向十方賢聖僧發言懺悔所犯之罪三說已得誦戒本也上來釋十篇竟

會本疏曾上列之二

○安居策修篇第十一

上篇衆既聞戒曉了持犯略識名模至論離過皆由撿攝況復時臨夏限是須勇勵專精勤修道業良以出道要務馳散難成八聖圓因撿思易就對時立教托處栽規限契九旬修行三學故此文來也又云前篇識相護持通塗警勅然後時臨夏分聖有成規出俗務道馳散非業今乃法隨邑野追逐情塵頗仆巨壑無思返迹是以大聖以法遮防不許遊涉常居靜慮託處以安方能趣道故次之後有此篇來

心下疑脫住字

次釋名栖心靜慮曰安要期托處曰居又云身心寧靜曰安托處不移曰居羯磨疏云形心攝靜曰安要期在住曰居首疏云約法明者離危苦之道曰安心於法曰居若顯篇云安者靜也爾雅云安由止也亦云定也策修者立云策勵三業進修定慧故曰也勝云既處在夏懃策三業進修心行故曰也又言策修者修四正懃也未生之善令生已生之善令增長未生之惡令不起已起之惡令滅除故曰也受日法附者然恐一夏時長脫有生善滅惡緣宜往救拔義不停留既制有法而往還須有法行制則防其過開則通其益開制爲緣故有受日法附也

托鈔作託

夫靜處思微者思由惟也微者妙也無漏眞慧非凡所見曰微靜謂寂也寂於身心思微妙眞理是出道要儀故曰道之正軌也假日追功功由果也假九十日中懃修戒定日有增益證增上果縱未得果終是果處之因必獲道益故也隨緣托處等者或依藍聚落蘭若等或依巖穴等處但隨當時之緣不定也言志唯尙益者志是意也意在利益希出離之道也

遮制三時者謂春冬夏俱不許無事遊行廢修業雖三時遮制夏月過多故偏禁約言情在三過者下文即出其過相也翻此過成三益也一無事遊行妨修出業者立謂出家僧尼是三界遺客擬取涅槃今若不修出家之業但事遊行故曰妨修出業也二損傷物命違慈寔深者立明初受戒時於一切衆生上立誓要期離殺害想今若損傷違本慈心也三故招世謗者立明外道呵言禽獸尙有巢窟沙門釋子常自遊行損踏生命心無慈愍口自稱言我知正法如今

覩之有何正法又涓俗人外道討草木有命見比丘踏傷謂言殺生故呵也

然諸義不無捐皈護命故者然制安居雖緣上來諸義妨道招譏非無此義然通三時並有若論損命局夏偏多故今坐夏意存護命耳罪在不請者立明既違教結罪非求請得脫也如經云唯除宿疢不請耳此解疎自意既違教結罪自招其過非請得此罪也亦如自貽伊責義也永流苦海者永訓長也踐傷物命制教得提復有業道夏不安居違教犯吉牛報泥梨何時見出故曰也上釋序義已竟

棚中分五者謂安居爲初受日爲後今就安居中分五門也

不得在樹上安居者以佛制不得上樹過人頭故也足障水雨者礪解云非手足之足也此是足得免其水雨義也若依牧牛人壓油人等者立明其人要常在蘭若牧牛或一年二三年者方可依之若暫時非久永者不得依之其人若移比丘須得逐去押油斫材船上人並然礪云依船上者要是住船又非暫時最計一夏住者得也言文中不了者撿四分文安居中云諸比丘欲依放牛人斫材人船上人安居佛皆聽之中間移徙隨其去應去又諸比丘依聚落安居若聚落分爲二分隨所供給所須具足處住安居中移徙隨所去處應去也律文如此立明文中不了者謂四分不明如上人此作久住意不久住意但言得依安居又不云得夏不得夏但云隨去耳五分云諸依如上等者四分此要先有住意方得依之安居隨信樂衣食豐足者依撿五分云時有比丘依估客安居忽然後去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聽隨去諸估客分作二部比丘不知以是白佛佛言若一部信樂所足豐樂隨去乃至若依放牛羊人作押榨人船行人等亦如上釋立云信樂者謂其人既四散則隨敬信尊重比丘者去也又隨好衣食豐足者去不破夏也二夏初十六日前五月十六日成後此略舉一夏初十六日也故知前後兩个十六俱得安居故了論疏云前後各及十六日也

東方已赤者此明十五夜分盡明相出竟方是夏分

◆[illegible]鈔作具

言爲破十誦疏家者立明彼十誦文不作此說但後人作疏作此行事耳云要令十五日及界分房舍了十六日安居則成至十六日方來者則不成安故四分羯磨疏破云若十五日結者則是春末日不名結夏今鈔引了論疏及四分破十誦師執也但是十六日夜分未盡之前入界乃至一脚及界等皆成安居也別住謂布薩界者立謂今結攝僧大界皆名別住此界非彼界故稱別住以在此界內起心安居也一太遠聚落者疏云得待形須濟爲藉資緣遠覓妨業故不許也二太近城市者城市猥雜出道淸修往往相違返也此上二處雖不中安居是處先有伽藍豈不成安居也三多蚊蝱等者蚊蝱物命輕害者多或喉形骸無心思擇濟云如幷州石壁寺極多拘蚤有溺云汝不從石壁寺作夏來夜中拘蚤擎汝離床幾老師常作絹幮夜入中臥不者絕不得睡也小師相地四無可依人者羯磨疏云人須良友全梵行基雖並號善未必相副故須簡練又須具有五德問無滯一也故云未聞令聞此明能依之人心中有疑欲求

聞解者其所依人卽能教示令聞者也言已聞令淸淨者立謂能依之人聞已所依之人令其能依之人淸淨疏云隨說生信二也言能爲決疑者立謂能依之人疑輕疑重疑有疑無所依之人並能爲決疏云隨疑決之三也言能令通達者疏云問答無礙四也言除邪見得正見者疏云辨揭見正離諸邪執五也五無施主者疏云身匪匏瓠繫而不食前須藥食交濟飢虛旦夕若無則不可結四分摩得伽大同此論者立云四分與此了論是同故不重引文也十誦無人深山可畏處不應住者依撿十誦云僑薩羅國有一比丘深山林中獨住時有非人女來語比丘言共我作婬欲來比丘言我是斷欲人女言汝若不作我當破汝利與汝衰惱比丘言隨汝所作我終不共汝作婬其女中夜比丘臥時便合納衣持比丘著王宮內夫人邊臥王見已問言汝是何人答言我是沙門釋子具以事答王卽放之諸比丘聞白佛佛言從今日如是無人深山中可畏處不應住又有一比丘因緣如上其鬼女持比丘著酒舍酒甕中乃至

佛言。比丘深山林中空處可畏無人處。不應住也毗尼母論第六卷中大明安居方便法用等者。依撿彼論云。比丘夏安居處。若僧伽藍若樹下等。應先往。看有敷具。不其處無音聲惱亂。不無師子虎狼蚊虫賊難等。不此中可得安隱安居至竟。不此處飲食如意。不有病醫藥可得。不復共住者可信。不如有所須可隨得如意。不得安隱行道。不若共行住坐臥。不為我作留難。不若病時不棄捨我去。不如是籌量眾事合和已。然後安居。復觀大眾中無有鬪諍者。不不生我惡心。不眾中有解知毗尼者。不是名安居法。乃至安居上座等。不彼母論云。安居眾中上座應當問大界標相處所。又問攝衣攝食處所。又問布薩處所說戒法。差說法人呪願。差營事人。差僧淨人。諸比丘出界外七日十五日。一月日。白二羯磨處所。又應巡房看敷具。誰如法受用。誰不如法。如法者應示教利喜讚其所行。不如法者。應諫令憶念語言。長老應如法受用僧物也。言爾許時已過等者。立云上座安慰大眾既覺察無常。日月遄邁。時變歲移。無常潛至。可

◆安字疑剩

勤修道。生死可畏。無宜放逸。如是上座。眞僧父母。亦名僧師。是名上座法

上釋初處是非義竟。已下明結時前後法也。必無事不依同結吉羅等者。立謂大僧不安得吉。若三時中無緣遊行。通得吉羅。尼若不安

何為但結三月者。此問意。夏有四月。何故但結三月下有三義。答開後一月為成供身服者。此謂迦提月是也

律中有三種安居等者。立云古來諸師有不立中安居者。然安居揵度中。唯明前後安居。不明中安。安居法下增三文中有三時安居。謂前中後也。故羯磨疏云。增三具明前中後也。據時定分。初後一日。中間二十九日。就揵度中但明前後各住三月。則無中也。故此揵度下文云。舍利弗目連欲於佛所安居十五日。從所住處往。十七日方至。不知云何。佛言聽後安居。據相而言。前但一日。餘三十日為後安居。莫不望初但名後。故則缺中也。有云四分第五十八卷增三文有三種安居。前中後也。於聖法律中歌戲猶如哭。舞

如狂者。戲笑似小兒。有人將此三種安居。別是安心之法。非是安居。唯在前後兩日。賓許三時安居。也云小見。封文。大智隨義。古人云。我觀此律結安居法。唯有前後兩日。成安居。若爾何故增三文。云有三種安居。前安居。中安居。後安居。答云。彼續次文。云於聖法律中。歌戲猶如哭。儛如狂者。戲笑似小兒。觀此文勢。靜緣正念。名曰安居。初心觀歌中。儛後笑。故云三安居。非謂九旬安居法也。今亦有人。扶此曲見。今詳此乃迂會。明文。妄通已見也。以觀歌等。無有前後安居之相。但是別節之文也。不須配屬三安居之上。毋論第五直言。比丘法自不得儛。亦不得教人儛。佛所不聽。六群比丘自歌儛作伎。佛即聞之。制一切比丘不得歌儛作伎也。有六群比丘。如拘槃走法。佛不聽也。儛法是童蒙小兒所作。歌者似哭音。露齒笑有狂人相貌。此皆比丘不應作。(述曰)彼無三安。不相配屬。故知增日盡五月十五日。日日可結。明知夏中有三安居。然尋四分律本。無興于闍。龜茲國中卑摩羅叉是龜茲人。依新律本。故作此說。若言他部並無中安之文。

云云文

若將此律。會通他部者。何成諸部各有自宗也。高云。然三時安居。古來共諍。至余決然。以義求。唯二時也。當部揵度。無三時文。(此一證也)外部諸律。並唯前後二時。(二證也)唯五百問許有三時。未足堪依。增三文中本非夏安之法。別是調心有三時之別。故曰有三種安居。增三中辨三安居。即是夏中三者。何以增二文中不說有二種安居。謂前後也。(三證也)又云。中舍利弗目連十七日至佛令後安。明知既不及前。佛令待後至五月十六日。(四證也)又忘成及界。皆是開文。以不暇加法。開有忘成。若得續結名中安者。何須開忘成及界。只開中安。豈不為要。(五證也)又此揵度下文。受他請安居背請中諸句數。皆言十五日界內界外布薩。十六日往安居處等。既言對布薩時。明知唯是四月半五月半也。若開中安。則無布薩可對也。(六證也)中間不辨於理自明者。立云。如鉢量上下三斗斗半間中不辨。義可知也。結文各別。如後法中者。如後正加法門。各稱前中後三月等也

上明結時前後義竟。從此已下有三義。正論前後一

中道記受

明賞罰前後。二得罪前後。三難事前後。既有三義不同。今卽是初。以有緣如法不結無犯者。既有機緣開不結無罪。若准祇律要令隨住處卽結。後若有破者。隨破更復結之。日破日日結。不結隨日得罪。故祇文云。若在道行至安居日。卽於路側。若依車道應受安居。然後往趣所住之處。應更安居中道。不道安居一越。至住處不後安居二越。言無緣吉羅者。謂無難緣不結得吉也。此上約五月十五日已前入也。唯除難事者。謂却牒上五月十六日之前也。時若無難不結得除。有難事則無罪也。尼同僧犯唯有墮別者。礪云。尼不前安居犯吉。有以可結故。輕不後安居提。更無結日故重也。今此鈔文正明不後安居人也。已下明難事先後。是名三十日安居同至七月十五日受歲者。立明此有難人。從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六日。中間日日欲安居。有難不得結。仍不出界宿。至後夏來開。成前安居也。至七月半同僧受歲。此人於一月中竟不加法。是名安居。教一月自恣日時去也。是名一日安居三十日受歲者。立云。此五月十六日安居。唯

局此一日結。至七月十六日已去。至八月十五日來。中間日日有難。日日欲自恣。緣難不作。畢至八月十五日夏竟不得自恣。是名三十日受歲。故云安居隔一日自恣教一月也。上來釋第二結時不同義竟。三夏閏延促者。濟云。依閏曰延。不依曰促。此於薩婆多等者。立明依閏安居。諸律無正文。今引此論。夏月雨衣得百二十日。明攝取閏。以雨衣要是夏中閏用。餘時不許用。既言百二十日用雨衣。明知卽是攝閏安居也。又復衣是開教。尚令攝閏。安居是制。何得越閏。卽非相續而滿者。羯磨疏云。有人不依閏者。正月便安閏月不安。對此人故。故有此語來也。若不依閏數滿九十日自恣者。立明此伽論意也。謂結安之時未知有閏。故不依也。彼伽論云。安居已王作閏月。本知有故則須依閏。不令受衣。不知有者。數滿九十日成夏也。摩得伽云。安居已王作閏月等者。撿伽云。問頗有比丘一衣受作迦絺那衣。卽此不成受耶。答有。謂依閏彼安居。依閏自恣九十日得衣。卽受作迦絺那衣。不依閏成迦絺那衣。依閏者不成受。

王作閏月。數安居日滿。自恣已。受迦絺那衣成受也
言既二文兼具至時隨緣者。立明多伽二論各有依
閏不依閏之文。故曰兼具。今恐不爾。所以知者。下
文云若取閏者。不得依伽論明知多論唯浴衣。一向
取閏又羯磨疏云。若據多論似攝閏取以雨衣四月
比決如文若言多論有依閏不依閏之文。鈔所不直
引來而但引浴衣之文例決也。故知多論無不依閏
之文。無妨有義耳。立又一解。二文兼具者。總約伽論
中有依閏不依閏之文故言二文。今若要心取閏則
百二十日。住若不要心取閏則數滿九十日自恣。私
云二文兼具者。多伽二論。故有曰二文。多論雨衣。既
百二十日。明知依閏。伽論復云王作閏月有依不依
今會二論之文。詮義如是。故曰兼具也。言至時隨緣
者。謂隨夏前要期取閏不取閏之緣。若取閏依多論
不取閏依伽論名為隨緣也。夏初要心取閏不得依
伽論等者。謂不得數滿九十日。須依多論百二十日
也。言若反前通二論兩文者。自意云。謂反却要心。即
是不要心取閏。故言反前以不要心取閏。故今依伽

一等字疑剩

一勞鈔作營

論不依閏文亦得。若依多論取閏文亦得。故言通二
論兩文。故知若要心取閏必須百二十日。卽是依多
論。故曰不得依伽論。若不要心取閏者依伽論九十
日亦好。故言通二論兩文作消文無妨。以雙會兩邊
名通二論。論各有據。名為二文。故曰也
限依一月不得過法者。以其受日是開。今不可更閏
月以開不重開故也
由是開奢法者。奢由侈也。六明五利之法。其開文上
行之人不受。次下之輩依行。今明五月之利已是開
奢。何得更攝閏月。故十誦云。問受功德衣已官作閏
月者。隨安居日數取滿則不得攝閏也。古來諸師皆
不許攝閏。唯願律師解許五事貫勞得含閏月五月
二日以後結者由欠一日至八月一日方得滿也。上
來三段不同。總釋初安居緣竟
何者經勞房主者。住自選擇也。若漸作房開十二年
住。若料理故房六年與住。若權時修理開一時住一時者四月日也
若有餘徒上座更有人來名初一遍分為受
用。故與亦為治事。故與後更分者。等專為料理故與

少等十二字疑皆衍文

故多開客比丘住處者恐後更有人來名爲客故留
待客也現集者不名客也隨力修治者以其破壞補
令好也
僧食上下平等者此問意食則平等行之不論上下
今房舍何故許上座選耶問意如此下答意云食可
均融使平房則不爾既有好惡不可改轉使均故先
僥上座也又有師答云食則體現交盡不問老少事
須均傳房則不爾體非可壞老人令得於好者少年
不死還作老人後得好者少年不死還作老人後得
好房故亦成均也衆復美好不同者或上座欲得近
食處近佛堂處則不計房之好惡任上座意意所好
者任情給與言限日非促者濟云一夏九旬時既是
長故曰非促故隨取便任上座意也
現前等分通有一分等者此明現前隨人數平等分
之也言投筞者籌也濟云只是擲籌探鉤而取也
具通二與者爲治事與爲受用與故云二與
不得分衆集處者謂衆僧常集其處平章衆務如講
堂等是也若有別房好窟等者謂有施主於僧地上

云疑主

或蘭若處作別房供養衆僧非是僧家常住之房以
僧處房三時須分可得題名字耶言坐夏訖滅名去
者恐多人來故須題名令其見者斷望今夏既了若
不滅名者恐明年有餘人欲來謂言此房已有云護
猶不敢用故制夏訖滅名而去也然西國多於其殿
門上作手印或指印以將半塗墨印之上釋第二分
房法竟
初對首此通諸界者謂作法自然自然有六作法有
三如前說也
大德一心念等者就對首正加法中文分段故羯磨
疏云初大德一心念者告所依人證無餘想也二我某
甲者簡非他也三依某伽籃者定所標處隨現言之
不得變遮也四言前者簡異中後居也世云若五月
十五日月正圓滿時西國始結夏坐漢地安居已滿
一月至八月十五日西國自恣時漢時已受迦絺那
衣一月也諸見論中亦以六月十六日爲後安居推
此時節中邊寒暑早晚故有前却不同此方神州曆
有三代漢初猶以十月爲歲首也余參傳譯親問來

。人鐵門關外覩貨羅國。用十二月十六日爲坐初。也
准此經中乃坐春初。隨時沿革。豈越規猷。修道爲先。
餘避譏。耳五明三月者。通餘一月爲開制。也六言夏
者爲除春冬。則四月十六日。屬春八月十六日分屬
冬也。七安居者。簡遊行。故八房舍破修治者。料理資
緣也。所以三說者。表無錯謬也
料理修治隨事有無者。立謂依嚴依聚等。則無料理
等事。言不同昔愚皇帝者。昔人云依南閻浮提大唐
國某州某縣。鄉里聚落等。今不同之
一謂誦戒毛三十等者。此文列五種律師。是從微至
著也。劣者稱第一。優者在後明也。春冬依前四種律
。師應是新受具人。依此律師。濟云時人相調弄。汝是
好人。第一律師。愼勿歡喜也。夏中多緣須善通塞。者
立明夏中多人共住。疑事亦多。疑重疑輕。又急有生
善滅惡等緣。受日出界事須諮問。故制依第五廣解
二部律者。二部者。應是僧尼律也。問夏中不依持律
人。提春冬不依。但吉等。是不依何以罪有輕重。答夏
中事多。不依過亦多。故制提罪。春冬過少。但得吉罪。

之安居

羯磨疏問云。文制依持律者。方隅持少。自身他依。復
須依。不有人言不須也。今解須依。如五分法身成方
離依止之類。今雖無人。而有誠教。細尋取悟。如律五
。答五答者。即五種律師也
律有名無法者。謂增三文中。雖明三種安居。仍無中
安居之法。故曰有名無法。通用後安之法者。但改後
爲中也。三忘成者。立云且如直歲綱維比丘。四月十
六日或從州縣及向莊撿挍者。還寺欲安居。至寺疲
極即臥忘結者。開忘成。以爲安居故來也
四明及界與園者。立明界謂攝僧大界。是伽藍給孤
獨園是其證也。又菴婆女捨園爲寺。即維摩經菴羅
樹園也。明有人爲安居故來。纔入一脚。明相即出不
知成不。佛言爲安居故來開成。又有人兩足入界未
得加法。明相即出。不知成不。前人既一足入園人明
相即出。以忩切。故不得加法。故開成。安我既兩足入
界。容預得結未結。明出。應非前夏。佛言爲安居故來
開成。前安園既如此。對界亦然。礪云先是兩脚入次
是一脚。以轉成忩切。故開礪。問雙脚入界成安居。變

脚俱出是破此義可爾既一脚出界是破以不解言爲利益故一又開成一出非破若爾如入淨地亦應一出免宿一入是觸不答觸唯雙入方犯出但一出免宿亦爲益故成易破難又如受捨亦盡行者受難捨易謂受戒法生善事大制緣則多捨戒背善故開隨人一說也受

◆受字疑衍

◆挿入隨題

四分律鈔批卷第五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六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安居一行疑剩

安居策修篇第十一

於第三作法不同門中分二一者設教對緣二者用法分齊兩段不同其第一設教對緣門義已如上釋竟

自此已下第二明用法分齊上四安法約時通三位者礪云約時有三節即前中後也約法有四開制不同故有此四謂對首心念是制忘成及界是開時便隔礙橫局（謂三時各不相通）法者竪通二三謂對首等四法通於前後二時或亦通於中安即是三時故曰二三也約處通二界者即作法自然也今約此時處人法分別多種安居也初有二種安居即前後也或爲三種安居即前中後也或爲四種安居謂前後各有對首心念也或爲七種即對首心念忘成及界與園各有一足雙足合前成七也或爲十四種即前安居具有上之七法後安居亦具上七法成十四或爲十六者即前後二時各有七法唯中安居但開對首心念二法合成十六或爲二十一者即上七法通三時成二十一或爲四十二者一時中具七種三時成二十一更通作法自然二界爲四十二也或爲六十者對首心念二法通三時爲六也更通二界爲十二也更通五衆成六十也或爲一百者忘成及界與園有五法除對首心念二法將此五法通前後二時爲十通二界爲二十通五衆爲一百法也或爲一百二十者對首心念忘成及界爲四通二界爲八法更通三時爲二十四通五衆則二五一十成一百復五人四四

五二十。應是一百二十。或爲一百六十者。前安有七法。謂對首。心念。忘成。及界。與囑一足二足等七也。後安亦七。二七成十四。中安唯開對首心念也。三時成十六法。通二界爲三十二。通五衆成一百六十。或爲二百一十者。謂三時各有七法。成二十一。通二界爲四十二。通五衆爲二百一十也。立謂雖有多種不同。今取十六種安居。將爲分明可用也。十誦佛制五衆安居。四分亦爾。著礪同佛既制五衆安居。具戒有數歲。下三衆不數歲者何。答以大戒有師徒位。則依止分齊教誡尼等。下三衆無此。故不數歲。故房舍揵度中。下三衆等以生年爲次第也。以初二法容預作等者。謂對首心念二法也。言故月一日結之者。深云此對首心念二法。從四月十六至五月十六日。中間有三十一日。用此二法。故言月一日結也。後二曲開者。後二。謂忘成及界。此二法是曲開。但前後二時開用。謂四月十六。五月十六。開用忘成及界。中間二十九日不開忘成等。此古師義也。故疏云有人不許中安居有忘成及界也。前之二法既聖教可通三時。忘成及界此之五法。作法開成。本無三說。故中安居所以不開也。恐不及前。故損五利。恐不及後。一夏虛坐。有斯兩意。開於二中間不開。如此約數。則一百六十種。以前二法。歷三時兩處。及以五衆。則六十。復以五法。依前後二時。則一百也。又有人言。忘成及界等五法。但開後者。則唯一百一十法。又若三時並不開忘成五者。則六十法耳。如前已明也。言一百一十法者。謂前中二時。各有對首心念二法。成四法也。通二界成八。通五衆成四十。後安有七法。通二界爲十四。通五衆爲七十。肥前四十爲一百一十法也。並非聖言。以意用也。者謂上二師。所計無據也。和上云。鄧州有昭律師。作一百餘紙文書。撥中安居法也。上釋作法不同門竟

已下明第四遇緣失不門也。本時婦者。疏云。斯梵難也。凡心染愛無始纏懷。今暫劑。遇緣還起。故有境來。知非是淨。或因斯緣容有犯重。說爲難者。此是因中彰果也。若已犯者。不名爲難。言伏藏者。立明伏藏何故說爲命梵二難者。由此伏藏。若有主屬主。無主

屬王。比丘此住。見之生貪。致犯大盜。斯曰梵難。復爲官所投。容喪五陰。斯名命難。問無主之藏屬王須達何爲輒取。既是聖人。經生歷死。得五不作。戒豈容行盜。答地上屬王。地中無屬。給孤獨取者。謂是地中之藏耳。今文中所言者。應是有主之地。地中伏藏也。有云此伏藏者。正有非人守護。非人能誘調此丘。令其作惡。故今文云皆因人來誘調等也。律中時有比丘在一住處安居。時有鬼神語比丘言。此中有伏藏。比丘自念在此安居。必爲梵行作留難。白佛。佛言應去。礙。云婬女伏藏等。命梵二難。何故聽移夏直去不許受日者。以命梵二難無定期限。故聽移夏。如下文爲和僧故。亦是無有期限。佛聽直去。二者鬼神惡賊毒虫惡獸不得如意飲食等者。斯是命難也。律中但云卽應以此事去。不言不得歲也。有師解云。既開無罪。用夏何爲。如明了論中有難隨意。但不得歲也。若依律中。二處安居。二處受衣。誰知無夏不得受衣。得受明知有夏也。又五分云。食緣不足。父母親戚苦樂等緣。我若住者。恐失道意。及梵命和僧聽破安居。無有罪也。十誦命梵者無罪。不言得夏。僧祇有二難者。接界通取。此應得夏。直去不得以無界攝也。毗尼母中如文所開。大如四分前解所也。明了論中安居有難者。住處多有博易往還。見此生貪。致犯大重。卽此爲難。但破安居亦不失夏。夏計行功不斷法。故安居在處出故名破

準此結成等者。立云。有難移夏。至彼不更加法。但須勸覓處所。得卽依住。名爲結成也。若得住處。夏法隨身者。立謂既言移夏。卽是移法。故曰法隨身也。結成後去至及法等者。謂至彼住處自有法起。名爲結成。從此已後。故言後去。若聞本處難靜。亦不得返來。言須有緣及法者。既不得返來。今若有生善滅惡之緣。卽作受日之法。故曰及法也

五分食不足父母親戚苦樂等者。撿五分云。有一比丘安居。鬼伏藏作是念。此藏足我一生用。若久住此。或能失意。而世尊不聽破安居。我當云何。以此白佛。佛言聽。以此因緣破安居無罪。若見國王尊貴乃至父母親戚苦樂等。恐失道意。皆亦如是。（文直作此說）立云。

父母有官王賊難被人言訴是名苦也非比丘力能如何若往爲比丘難故須去也緣者謂親眷聚會追送還往飲酒等事婚姻吉慶受獲官職等能誘比丘破戒還俗故須去也四分亦爾者立謂四分同上十誦見論移夏但言無罪不言得歲下文將受賞勞衣例知准應得夏往處多有博易往還者古人言利動君子今處多博易焉不動心

摩夷云移夏不破等者立云此名本母一切諸論能生法相論是義本故曰也準此無夏不成有受理應得夏者立明證上移夏聽二處受衣乃至自恣處取衣明知成夏以十誦律中破安居人不得衣分今聽取分明知夏非破也

不得過三悔等者立有二解初言諸安居爲坐夏也謂一夏中不得過三度忘不受日出界即破夏也若齊三未破又解忘不受日出界至彼坐時不得過三度憶不還也後解不然若言坐憶開三忽若行憶復是開不有何義意坐開行閉故知不爾故今正解乃是彼文緣安居爲坐也乃是一夏之中聽齊三忘也

撿彼論云問夏中忘不受七日法一宿出行得坐不齊憶即悔得一坐中不得過三悔過三悔不得歲因事出界水陸道斷等難不得返界失歲不者羯磨疏有此問意云若不受日擬夜當來當日出界逢難經宿者律中辨失並約經宿必有斯緣無文開得昔高齊十統盛集明德共評斯理並懷慈濟通饒倖故立云高齊者即北齊也齊是國號帝姓高也崇敬三寶別立十德號爲僧統刊定佛法嘗評此事判不失夏既無佛教終成人語未可即依必如其所言亦須據勤隨若勤覓方便不得還者依汝判得若汎爾有難因即不還終歸破夏

界外宿明相出得會夏不者此問意暫爾出界迴來至門邊明相已出成夏不

戒場及餘小界者立明小界謂在大界之中有別小攝僧之界如圍輪別住之例若本依大界外伽藍者立明此是界狹藍闊本依藍安後乃結界小於藍也雖入中不破夏由本依藍故若依大界內伽藍等者立明藍狹而界闊也本依藍安出門破夏言小界者

爾者。有人云。小界還是戒場也。文謂是圓輪之界。本依此小界而安。後出小界之門。雖在大界內亦破夏也。又解云。此句是反上句也。謂上既界大藍小依藍結夏。出藍即破。今是界小藍大依界結夏。出界即破。故云小界亦爾。應言界小亦爾。若根本通依大界不知二界相別等者。立謂此明不論大界及戒場。但要心依如藍大界內而坐。不知戒場及中間小界處所分齊。故通往彼此不破夏。並所要之地。故勝云不知二界相別者。謂大界安居。不知界內有戒場。遂依界結戒場及界。來往行處不失。立又一解。此句正是料簡前藍大界小界大藍小之文。謂本依大界與藍不知藍與界分齊。後往彼此。但使不出本所要之處。皆不破夏。言隨本行處不失者。立明若本依小藍。今則出藍。雖在界內是一失。若本心依界不依藍。今出界雖在藍內。又是一失。上是藍小界大。下是界小藍大。此言但是結前文意也。又解云。若本依界安居出界則失。若本依房出房又是一失。將此一解稍好。並緩依法界急隨房處者。立明如祇爲難結三由旬。若依

此界則緩。若依房則急。以房狹小。故護夏是難。曰急。界謂作法之界。廣狹由僧。護夏不難。曰緩。

當白檀越求移者。謂檀越四事供給。於身有益在處。既重。故去時須白。破僧和僧律開去者。明此界衆僧因我故破。或彼界僧諍。須我往滅。隨有此緣。俱聽直去。到下文更明

上釋有難移夏義竟。下明得法有緣不來義也。爲父母兄弟木二私通至意留等者。立明當時或緣父母等病患。生善滅惡等。受日而來。限滿欲還。至意留住。不爲餘事。但信樂比丘留之供養。滅惡生善。云師若去者。我當即死。或能邪見退失道心。若此相邀要關且住。不名破夏。若汎然留住。住則破夏。虎狼諸難同前得成者。同上父母至意留之得成夏也。今雖有難。要勸覓還。計如不得還。非情過故。由本有法。故得夏也。汎然閉雖雖復道斷。猶有餘道。得去不去。破夏須知

難即破夏者。佛遣和了。當日即歸停住。輕慢佛教。故得破夏之罪。上釋第四遇緣成不義竟。已下第五明

迦提利法也

廣如自恣後法者。立謂到下迦絺那衣法中廣解人解有言破夏者。此謂古師執意。云界本是所依。人為能依。所依之界既失。能依之人夏亦破也。此妄引將言等者。此言斥古師也。南山師意云。汝道佛令安居竟解界者。非謂夏竟要制解界。本為異界同受功德衣故。令夏竟解結共受。非本為夏進否。汝判夏未竟解。夏亦隨破者。是妄引聖文耳。古師引律文云。安居竟應作四事。謂解界結界自恣受功德衣。既令夏竟而作。今夏未竟而作。故知破夏也。鈔主難意。將自恣來例。律自恣文中云。後安居人夏雖未竟。可從前安居人自恣。住待日足。律令夏竟方作四事。後安未滿即非夏竟。如何自恣。不判破夏。自恣既非破夏。解界亦不合破夏也。言廣文十誦者。彼律第五十三云。問曰。諸比丘安居竟。衆多僧坊共結一界受迦絺那衣受已捨是大界。是諸比丘皆名受迦絺那衣不。答一切比丘皆得受之。文兼二會。須兩相通者。立云。取自恣解界二文。相會以通疑執也。此明安居未竟自恣。

既不破夏。安居未竟解界。亦不破夏。須將自恣不破夏之文。以會通解界不破夏之文也。故知自恣與解界二文。但非破夏。故曰二會也。有人云。文兼二會者。謂夏未竟自恣。有破有不破。解界亦有破不破。自恣竟即出界是破。若住待日足即不破。解界亦爾。謂夏未竟解界。若出本所依處則破。若不出所依處則不破。既俱有破不破。故曰二會。此解弱。礪羯磨疏云。自然界中安居。中結作法。即破安居。又云。若爾先在自然界攝衣。忽結衣界。亦應失衣。答不類。以本受衣不假自然衣界。故今雖結不失受法。謂其安居無成局界。以雙隻入界。亦成安居云云。無作法中安居亦爾。復有古師云。本依界故成安居。若解本界便失夏也。以失所依。即日雖結亦不成就。故文云。安居竟應解未竟而解故非也。又問云。在處成安居。出經宿破。何以解界即日便破。答出界外者所依界在。要經宿破。今解本界失本所依。是以不待宿也。復有人云。夏中雖解但不出界。不破安也。將攝衣界以破前師之執。破云。如在攝衣界中護衣緣故須解亦應失本所依。

即日明離然未經宿不說離衣夏亦同爾何得即破若夏內解界今言無妨等者疏云本依自然結夏倘成由人結作法牢強於中何得云破以不離界故然立心行者行護從急若後結還於自然但依自然分齊既無難緣不可從開若結狹本有說依新意以依處安居隨本自然爲定由本作法意在羯磨安居隨處不要加結有人言隨後作法是聖教本如依自然護衣後結作法既失前界亦隨廢護也但結結夏倩限不同故須分別者立明此猶料簡上文謂安居不必盡依大界或藍或房或山巖石窟隨處而坐豈唯獨依作法界耶故知今解法界定非破夏無難依本處有難準僧祇等者結竟本爲避難有難可得從寬今若無難不得出本分齊言有難準僧祇等者彼文云夏中前結安居已忽有難起王賊破戒虫小灘不得欲至餘處三由旬內若彼坊寺有比丘者若呼來出界已白二羯磨結之復欲就餘處者當捨已更結如是捨後結前隨適意處若卒難至即聽直去明知有難得三由旬開之若狹還依本等者立謂狹稱可

伽藍而結也若本於自然藍中結夏後若結作法稱藍而結者唯得依本而坐言若寬同前二緣者立明同上祇中有難無難兩緣也若有難得越本分齊至三由旬若無難唯得依本處也上來五段不同並釋

第一安居策修義竟

二明受日者上既安居是制住法今此受日是開去法對住有去對制有開故次明也礪云然受日法若作法時限諸部差別七日一法應通諸部羯磨受法五分一同此律十祇二律羯磨少則祇有事說十律有三十九夜無半月法也

妄自誑心至可悲之甚等者立明非緣稱緣此是誑心對他而受亦誑前境言虛損信施可悲者立明如有施主施安居人或施十夏衣物藥食今比丘受日不成在夏已破不名安居妄受他施或數爲𡻕云我十夏妄得利養名虛損也如下善見論云自長巳夏受施犯重即是其義今受日不成妄計爲夏受利是也

從五衆受者立謂佛制五衆安居各自相對受日非

謂比丘對下四衆也羯磨疏云計互作非所足何得從受此立法通文如五衆安居例此各從所位也又云十誦今從四衆豈是正教文非可用有人云但告四衆知我行往何如不告故猶勝也今解不然立法須定安有比丘對尼爲證義即敗也若欲通消但得心念必欲令和口告處所終不以此爲受日法礪云下三衆雖制安居若有緣出界無受日法以不數歲故不論受日法去亦須白

不同古師唯七日後方羯磨等者立謂昔人云前受七日用竟以受十五日後受一月一夏之中不得過此三法今不同之礪云昔人言要先七日次十五日後一月日如此次第若已受十五日不得更受七日以長攝短故如功德衣五月即攝迦提又月望衣開取十日等今解不爾如功德衣就時定故又俱五利一月衣者取衣爲准俱開一長更無緣故是以此二即爲定開以長收短今此受日約緣事別緣既長短先後不定寧得定令先短後長故今正解受日三品逐緣長短前後所須若有長緣先羯磨受或先短緣先受七日三品緣事各先各後若爾何故文言受過七日法答此謂前事不及七日還者事過故又復羯磨法過故過非謂已受七日竟名過七日也更問何以不言過十五日者答此半月一月二法對七日並具二過故(事過法過)若十五日一月日相望但有事過無有法過故不言過十五日也宣一同受一月法時何不言過半月者答七日別人餘皆衆法但云過七日明知餘二俱白二也同是衆法故不說分也又問今受半月一月法者若值小月如何數之答依律文也半月加法依十五日則不問大小數日還返如十誦中三十九夜也若受一月則依大小不可數日如律云住三月等小攝在其內也

四明相攝者看羯磨疏此一門義並述古師之非云有相攝謂若受七日用竟方聽羯磨受日若受七日用未盡或未用若更羯磨受日前七日法則謝若前羯磨受日用未盡後不得受七日以羯磨法强在故七日法不起也且述彼師立義如此今次消文律云不及七日還聽受十五日等者是古師執律文也謂

若前羯磨受日用盡。方得受七日法也。以一身中無二法現。故云不及即日還聽受七日也。又不及七日。還用羯磨法。然今七日未盡。何得已羯磨受。明知相攝。鈔主解言。不無此理也。但本是一緣。不得有長短二法。可如前判。今前後別緣。各依受日前法被事。事未是息。何得失法。如爲患事須服蘇油。兩緣未差。口法隨在。律列受法三品不同。並約衆緣。不可隨受。故不及即日。例用七日。取明知以法收緣。依緣法則隨有也。此上是羯磨疏破如此也

若前羯磨用盡方得受七日者。亦是上古師一家意也。鈔主恐濫一緣二法同用。故下云三十七日不許遥用。疏中明法不失。約日滿要至界宿也。言此多有之謂受一月不足等者。鈔主通古師義也。謂汝言不得一身二法者。謂於一緣上不得二法相怙。滿三十七日用也。必是異緣。何爲不得也

辨見自長已夏受施犯重者。立謂有人將物施僧。問覓十夏人。此比丘實有九夏。而言十夏得物犯重

治生造佛不應體廣如後文者。立如隨相中盜戒明立解錯也。自疑是販賣戒中明也

準此若爲大寺諸處緣者。立明上所列佛法等緣。皆是爲已身耳。今準爲寺僧家佛法等緣受日日出界外。理得無疑。問今時爲寺家向列縣言訴。得受日往不。答案四分中波斯匿王邊國人民反叛。王自領軍往征討。王先所有供養佛及僧衣被飲食所須之物。有不信樂大臣便奪不與。諸比丘欲往白王。自念路遠不及即日還。佛言有如是事。聽受日去。又波斯匿王往征。有不信樂大臣嫉妬惡心。欲斷祇洹通渠。比丘欲往白王。念路遠不及即日還。佛聽受七日去。今準此文。故知爲僧事相訴。得受日也。及自經營佛像等者。非謂僧家造像。亦非爲俗人造。但爲自身求福故造。若非法亦不得受日。由爲利故

布施聽去者。立謂俗人欲作僧得施。不閑方法。請比丘指示。亦云欲施比丘物。受日來取也。十誦問爲誰受七夜者。謂彼律中優波離問也。爲七衆與福受日等者。謂七衆爲請主也。下文列二百四十二緣。並是此緣。皆七日緣也。言遣使不遣使者。謂前人遣使不

遣。使俱得去也。此是十誦文。四分則不爾。要遣使喚
方得受日故也。若中路聞死者。立謂受日本爲往彼
看病。既聞彼死緣謝却還曰反戒者。謂前人反戒邪
見生。故不須往。又解由聞彼死却還。曰反界也。難起
者。謂路逢八難須退還也
父母大臣不問信樂不信樂者。謂父母恩重生育。陰
身大臣力勢能作損益。雖無信樂往化。使信若先信
樂。故宜須往
如上安居命難中說者。勝云。但此衣鉢藥艸。是命難
淮梵行難亦開。亦可指前二者。鬼神惡獸等。及不得
隨意飲食等。必爲我命作留難。佛言聽去文也。淮過
知足戒等者。立謂如三十中失三衣戒。失三唯得受
兩失兩得受二。若過取名不知足。言知足者。礪解有
二。一在家人知足。二出家人知足。言在家知足者。謂
白衣爲失故施。失三與三。隨他白衣元施之心。卽此
知足。愼在家人。故曰在家人知足。言出家人知足者。
失三受二。失二受一是也。今引此文。明失三衣。尙得
受兩。何況長衣。豈厚。那不且死三衣。方更乞求。故不

聽受日也。言捨制取聽者。畜長是聽。三衣是制。今開
三衣而多畜長者是也
四分中有同界安居。因我故鬪等者。立明此界之僧
因我在此故鬪。又或彼界之僧有鬪。須我和滅。佛聽
直去不須受日。由前僧諍不可計量。威之時限。今聽
義約而受不失道理。故下文云。約緣而受。不傷大理
是也。此下破僧和僧。律中有八句。分爲二段。律文具
列二段。前一段有四句。明此界僧由我故破。爲和故
去。此移夏至彼。不須却來。言四句者。一見破。二聞破
以見聞位別。各有僧尼。故合成四。後一段中異界僧
破亦有四句。一欲破。二者已破。各對僧尼合成四。句
謂前二句聞異界僧尼欲破。後二句聞已破。須我和
滅。此則亦聽直去至彼中。前和了可中。後卽還。若善
訖且還。若停不還經宿。破夏以其本處元非有難爲
是不同前段。移夏彼成。故祇律若二難幷前段和僧
從初去日。卽須勤覓安身處。勤勤覓處未得。隨所逕
宿處不破夏。以非心慢故。反此破夏。若得住處。夏法
彼成。不得輙反及出界。有緣須得受日。如鈔云云此

上礙釋也。言約緣而受不傷大理者。立謂觀前諍人。是何等人。若是我門徒子弟。則受我和滅不假多日。僧觀前緣而受者。不傷損大家道理也

除餘因緣衣鉢藥艸等者。立明其人不得倚傍上五緣。以爲飲食。若專爲飲食。以倚傍上五緣者。不成受日。若別有因緣。重病須藥等。即得受也。縱爲而乞律結正罪等者。謂乞麥得吉羅。故律中。比丘乞生種子吉羅。言曲命別情令他請召者。謂囑俗人。令邀熱請貧道。來乞絹等是也。此則能所俱非。乞絹尚犯捨墮。囑請理又不成。若父母除人同十誦中者。此謂依十誦不問父母信樂不信樂。使不遣使。但是力能反彼令信。及生善者。皆得去也。餘人者。立云。是大臣及師僧等也

二對事離合者。立謂有多緣事。各各受日。名爲離衆緣合受一時牒緣入法。名爲合也。言得合受日者。羯磨疏云。或張王兩緣。各是七日。不可合用。作羯羯半月受也。以事是別人所行。止得前後受七日也。如是例諸。若俱三日。誡或復互可同七日。彼此兼用。或張是別緣。王是衆緣。法隨依受。亦不得合用。言如懺僧殘多罪同法者。立明懺殘法中。若犯十罪。同時行覆等六夜者。名之爲合也。今明受日亦爾。一時牒多緣。共受往彼而用亦得也

三懸受等者。立謂緣現。故得懸受也。言虛搆成緣者。立謂事既未實。懸搆爲緣。或云十日。或十五日一月等也。搆者架也。或倚傍昔言彷像未實等者。立云。如有俗人來言。應請比丘行道禮懺。亦未剋時。後持比丘。忽自受日去。名未實也。言由事虛限濫日數妄置者。立云。見十誦受戒老師行事如此。若安居竟便受七日。置中擬後有緣當用也。今不同此。由未有事名事虛未委事之長短。輒受七日者。是限濫也。以須前受日待有事來方用者。豈非妄置。又解以倚傍昔言。即便受日。是事虛也。未知事之長短。是限濫也。輒受七日。乃至半月等。是日數妄置也

必有本緣何爽。通用者。立謂如受七日爲僧事出界。用三日竟迴來。本緣僧事猶在後。更去不須受日。但用前日有何爽也。十誦白餘殘夜用者。依撿十誦云。

諸比丘受七夜到聚落七夜未盡。所作未竟來還。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受餘殘夜。用我受七夜法。二夜已過。餘若干夜。受彼出界（律文如此）。立云要是本緣未謝。今去還爲本緣故也。言非謂異事等者。此言對古師故。來古師即首疏云既有受法屬已。但是事如法。互用無損。今冥破此師。故曰非謂等也

不是前緣三寶及他雜緣等者。立謂前爲張家三寶事。後爲是王家三寶事也。言及他雜緣者。立謂布施懺悔。生善滅惡等也

若一家通緣淮望應得者。立謂此明元來受日。爲張家說法。并懺罪及施等。若元本知有此衆多事。受日來。故得通共用也。爾是生善者。上問意云。此界僧受日往彼界。爲彼三寶等事。及爲他病患。受日爲往東西求藥等。爲得以不。謂此是正緣。聖教開許。故云爾善也

律制二請者。即僧次別請。俱得受日。若准律文。又開別請。若准諸經。不許別請。以奪十方僧利犯盜故

僧次應得別請不合等者。此謂元本是僧次請。今受他捨則得受日往。由施主無簡別故。若元是別請。今捨與我。不得受日。由施主無心故也

昔解一夏之中開於三法者。立云古來諸師云。前受七日。次半月。後一月。過此不得。今則不然。但使爾緣若如法。皆得受也。礪律師亦破古師之執云。昔人言要先七日。次十五日。次一月等。如此次第。若已受十五日。不得更受七日。以長攝短。故如前已辨云云

言廣有徵難。如疏述者。羯磨疏云。有人言安居立行修道。爲宗緩急。開三以濟時要。何得重受。無此理也。故十誦中。爲破僧故。聽受一七夜。不得二七夜。乃至受三十九夜。已破安居去。此明文矣。有人云。修道務急。何必制住。必有緣來。隨意開得。今以義通。并以文證。初解通者。如前檀越召受七日。後有三寶要須經營。何得不開。明知亦得。若爾何故十誦但聽初七。今解。初制不可怪也。或可一事上不重二七。豈制異事不許受耶。望法似重。望事望緣。前後不異。何得重也。不如爲父母得重也。又如爲父母受日往彼。限滿留連。僧開檀越。今更受往。即不許者。何如彼住不受便

得。若言留住限滿得夏是難。故開父母令我更返受日。乃至三寶經營未了。來受重往不往大損。何得不開。又如官事須二三日。曾受七日。何能不去等。爾直去。寧勝加受。夏制本意無事遊行。今大緣來依法受往。非專檀去。何得獨制律中不及即日聽受七日。此是通文。不專一事。豈非重也。如緣故列父母兄姊並開赴彼。兄已前請父後復召。豈不開之。律中但云佛未聽。我如是事去。因以白佛。佛言隨聽。如四分中一夏受日。開十八緣。或更有者。十九亦得。如非時入聚佛制。囑往。豈可前開後者不許。若爾十誦何通。答彼不許二七夜者。謂一時不得雙牒二七夜。故不妨前後去者亦得也。律中列二十餘緣者。立明並是七日緣。由事未現。佛未聽去。不言不得重去也。信樂父母則有四重者。立謂父信母不信一也。母信父不信二也。父母俱信三也。父母俱不信四也。四句皆得受日往也。若看律文不然。謂爾時有信樂大臣請比丘大德來。我欲見。比丘自念。被處遠不及即日還。佛未聽我如是事去。白佛。佛言自今已去聽有如是受七日去。若有益無益。及七日還。二有不信樂大臣亦爾。三有不信父母亦爾。四有信樂父母請亦爾

五分若有請無請乃至聽受七日者。立謂五分與四分還別。四分要是有請方得去也

十誦律中列多七夜者。立謂十誦中。憂波離白佛。爲誰受七夜。佛言爲七衆與福故受。即列爲憂婆塞列二十二緣。爲憂婆夷列二十二緣。爲沙彌亦列二十二緣。爲沙彌尼亦列二十二緣。爲式叉列二十二緣。爲學悔則列二十三緣。爲學悔尼列二十三緣。爲比丘列二十三緣。爲尼列二十三緣。合二百四十二緣。並是七夜事。若如法皆聽去。若准和僧似一事上不許重者。檢十誦云。時有異界僧諍起。彼知不滅。便遣使往近住處僧所。請來斷是事。即應往斷。若僧先安居。應受七夜去。若七夜盡。應受三十九夜去。若三十九夜去。若三十九夜盡。應破安居。來集一處。受是事斷。如法如毗尼如佛教斷。鈔意云。此由和滅事是難知。故開破夏。非謂不許重受也。觀十誦律意。似如一事上。不開重受。文復不了。若於異事上。定知得重義

如蘇油為病異故雖同是七日得加法並服也然古師執一夏開三法受日者正據此十誦文也寶云古師濫引十誦證此蓋部別宗殊未須通會也且如僧祇事訖十誦三十九夜與此四分全乖何須引彼和僧此開重受故今正解但有緣來重受何爽然彼有不請之文寬於四分者十誦遣使不遣使俱得受日往四分遣使方得故曰也言文非明了理須通明者謂十誦和僧似一事上不開重受此則急於四分也又有不請之文復寬於四分也今則通會二文以十誦雖不許重受文不明了復有不請之文前寬既二文互有寬急今則通明重受無失

明了論中得受疏解云等者立謂上來昔人不許至受七日謂前七日次半月次一月今則不然了論疏中有其九句皆是重受撿了疏云論偈曰七日有難隨意行善解三種九品類釋云如安居時由三義故出界行一有因緣請七日出界二有難事起出界三有因緣隨意出界此三各有三故成九品類言九品者三三分之初三者一有事先成七日緣後更成七日緣二有事先成七日緣後成有難緣三有事先成七日緣後成隨意緣第二三句者一有事先成有難緣後成有難緣二有事先成有難緣後成七日緣三有事先成有難緣後成隨意緣第三三句者一有事先成隨意緣後成隨意緣二有事先成隨意緣後成七日緣三有事先成隨意緣後成有難緣且列句如此今約疏一一解釋言初句先成七日後成七日者初受七日出界為父母親戚和上闍梨同學善友等病及受施和僧等至第七日須還本界至第八日若更有如上緣者更得受七日往若先請七日出界已用三日前緣若謝應還本處別有餘緣但得用後三宿出界外此後三宿皆成由此七日皆出宿故請先請七日出界用三宿事即竟後更有因緣止得用餘三宿不得更別受七日宿用後三宿盡須還本界宿後方得更請七日由七日有定量故二先七日後有難者先有因緣受七日出界事竟應還本處其本處有水火等八難事起仍往餘處住者是也三先七日後隨意者先受七日出界事竟應還安居處其安居

處無好善友或喧動妨修定慧或無好藥食四大羸損為此因緣仍往有善知識等處住名隨意行是也雖有此因緣開隨意去經一宿即破安居由有因緣故不得罪若無此緣隨意行破安居得吉羅雖破安居不失夏夏計日月不論安居不安居四先成有難後成有難者先為有賊難出界未經宿賊於此日即去比丘應即還來更聞有火難起仍往餘處住是也所以須就未經宿論之者若經宿已破安居不須復論此人後去悉爾五先有難後七日者先有難事出界難靜即還本處有擅越請因緣仍請七日往者是也此難緣還約當日聞靜即返經宿更不須言六先有難後隨意者先為難事出界後為無善友即等往好善友處是也七先隨意後隨意者先為無善知識等隨意出界未經宿聞有善知識本處即應還本處又為喧動因緣仍往餘處住是也八先隨意後七日者先為無好善友因緣出界後聞有善知識來本處即還本處仍有檀越請緣即受七日出界是也九先隨意後有難者先為無善知識因緣出界後聞有善

釋疑辨

知識來安居處即還本安居處其處忽有難起即往餘處住是也今鈔唯引初一句意取重受義也其眞諦三藏者記云優禪尼國人陳梁二代至此方譯經論三十四部合一百四十一卷然眞諦或鋪坐具跏趺水上若乘舟而濟岸或以荷藉水案而度之如斯神異其例甚多賓云其人博識古今無比遍達三藏大小乘經論解十八部律唐三藏唯伏此一人發自西城遠來遊化初達楊都値候景作亂梁主被困餓死即至陳朝陳主深相敬重請以翻譯始翻唯識論名無塵論時有天子門師烏瓊嫉白瓊之乃奏稱所翻無塵論於國不詳陳主遂斥即還西國行至廣州汎舶西遊道遇風起吹船轉還至廣州其刺史歐陽顗請就宅供養欲令翻譯先請示神變弟子嘗聞羅什吞針願師示少道術答曰甚易耳針小易吞乃索鐵頭得一車許就而吞之須臾於宅西園中積以為聚顗乃驚異拜首稱善三繳報曰此之小術未足為難西方大人恥之不作乃請翻譯攝大乘論部執論了論等各有疏也云云通變三千佛化者謂佛化周

三千世界也。論云。一四天下。有一須彌山。一四大海水。一鐵圍山遶。一日一月。名一世界。以此為數。數至千。是小千世界。復從此數。數至千。是中千世界。又從此數。數至千。是大千世界。一佛出世。道王其中也

夏末一日在。亦作七日法。者此且約七日緣故也。若有一月半月緣。並須隨此緣而受也。故礪云。縱無三品日。在但有三品緣。須依緣而受也。三品者。謂七日半月。一月也。夏唯一二在。忽有緣來。或七日半月一月。皆隨此三緣而受日也。若路近得還由緣經宿等者。立謂雖去此安居處三五里。當日得返界。以由檀越請召之緣。亦開須受七日。不必要是路遠名為不及。卽日還方開受日去也

但令緣至三法等者。古師濫云。七日半月一月。此三法受日開尼得用。但使有緣。應此三法。皆得受之。便引難云。至如僧家百一羯磨。皆對僧開。尼並無文。今僧尼通用。豈獨受日羯磨。頓便不許。今不同之。云未見祇律明斷也。高云。計理用。僧百一羯磨。皆通尼行。何獨受日。頓不許用。理令通尼。不須引祇證。祇是事訖羯磨。望我四分大僧。亦不得依何局尼也。故今立義。尼用四分半月一月法。理亦無失也。言四分無文僧祇明斷者。謂四分中無文。明尼得羯磨受日。及與不得。但祇律中尼無羯磨受日法。此明證也

亦濟別緣者。謂但受七日。亦濟於前佛法僧事病患等是別緣也

八事訖等者。羯磨疏中有人言。事訖不來。不破夏。如七日藥與類同狂病差不失等例。故礪疏云。若受日出界事訖。須還不還。得小罪。未卽破夏。以有法故。如與欲事訖不來之類。卽須作來之方便。或有諸難不來無過。鈔主破云。如欲法羯磨不牒事。今受日法牒事加之。事謝法失。亦如藥法。病止無用。又不同狂解須乞。故何以浪引也。立釋云。礪意狂差不來不名別衆。說欲已後事了不來。亦不別衆。難云。狂差須乞解。以今未解得法在身。故非別衆。言說欲者。本不牒欲之緣。入羯磨法。故緣謝法在。今受日則牒緣入法。故緣謝法亡。言所牒緣謝亦無施者。謂受日羯磨牒前請喚等緣。今緣既謝。則羯磨之法亦廢。故曰無施也。

十誦明文不許往等者。勝云前引十誦遣使不遣使。俱得受之。若中間死返界等。不應去也。言僧祇意亦同之者。前引祇云。和僧不得迂迴至彼中前。和了中後即歸。若停住失夏是也。上來多段不同。總是釋第二對緣進否門義竟

從此已下。正明第三加法。法即三種不同。今即是初

十誦五種人謂獨住等者。一獨住。二蘭若。三遠行。四長病。五飢時依親里住。此五種人。獨人獨住。聖開受日。若也有人不待作法。不成。違教得罪

若有沙彌等者。以非同法。只得口告也

相傳淮羯磨白文者。立謂諸部無受七日文。但有其事。今則依衆法受日羯磨中白文而用也。故上序中十門云。或就理有而成事。即此義也。雖諸部無文。然理合有也

若無法謝不同七日藥者。此明前緣若撥羯磨法則謝也。其緣若在法則未失。但受日竟。要從物用日數之藥則不爾。伽法已後。不問服與不服。數過七日。其法則失。由病七日一轉。故受日未用法不謝者。由緣在。故從若爾下是更難。難云。病轉藥則失。病住藥應在

服之七日堅病得消者。此明病至七日則轉。故不須更服。若至七日病設不轉。服復無益。以藥勢分齊七日。故就能立法。故限七日

不同十誦七夜等者。彼雖七夜。然與四分七日不殊。亦須第七夜明相前及界。故知還是六夜耳。此立釋也。賓云。彼律七夜。論日則八日也。言僧祇事訖者。謂不論一月半月。但隨前緣長短。了日即還。名爲事訖羯磨也。案彼律等二十七云。若事月若一月若二月白乃至自恣。緣自恣應還。不還者越。若有難於彼自恣無罪。四分受日有三法。五分同之。十誦二法。謂七夜三十九夜也。上明對首法竟

三明衆法所爲之緣同前通用者。立明上對首中有得一時牒多緣而受。通得隨用。今羯磨亦然。言得通牒多緣而受也。礪云。然異界僧得足此界僧羯磨受日。不同處分義局當界僧也。不同存單人者。立謂古師一夏得三法受日。名爲存單。如前已辨。遂引七日

◆恆疑版

令長者。謂十誦家師所執。唯開三法。差此不成。要前七日。次半月。次一月。等不得重受。有人曾前受七日竟。後更有七日緣。來則作半月之法。又復忽曾用半月法竟。更有半月及七日緣。來則作一月之法。故言引之令長。非謂引緣令得長。但自引法長也

今加法有四不同。二家羯磨文相少見等者。第一曹魏時曇諦所出羯磨本。第二姚秦時覺明律師所出。此二家本。今時並闕。不見行。故言少見。意云。鈔主曾一文度見本。希更不見。故言少見。第三高齊光統律師所出。第四即并部願律師所出也。上四師中。立云。第三光師所出增加乞辭。謂受日既是•恒情作事。故須乞詞。諸羯磨中若順情者。皆有乞詞。故也。今則不然。律既不安。不可輒加。是以文言不如白法作。白謂斯人也。羯磨疏中對此大有料簡。云初人加乞羯磨不牒。恐成增法。此古羯磨即第一師也。第二人雖差乞詞。准乞覆藏中兩遍牒事時到已前增加乞詞。忍聽已後略事而作羯磨。亦爾。此光師集。魏世盛行也。第三師但准六夜乞法。牒緣誦事並盡。以律文云不

◆心鈔作止

如白法作。故今若增減。並不成也。凡斯三集。文局義通。有人定判。依受破夏礙判也。鈔家今解不然。但順教故。增乞減乞。各有所憑。羯磨大途規猷在•故。依受不失。近世諸師不加乞詞。准律直誦。以律制斷加乞是增。不敢輒用。問。凡受日法為防破夏。夏是私緣。若不乞求。何容妄與。故乞是也。答。凡情所信。憑教為言。律既缺文。不可妄著。不同枝囊加乞是法。以彼白中銜乞作。故翻傳漏文。非是不合。私云。枝囊律無乞文。是翻傳之家漏也。統通諸部律枝囊。皆是須乞。故非輒加。受日不爾。三律無文令乞也。第四師依律文不加乞詞。礪師亦爾。不許加乞也

言•心可隨其綱網者。立謂不著乞詞。但須上座告僧言。今時盛熱。乃知徒眾疲極。今彼比丘既有某事。從僧受日。可為齊心共秉聖教。故曰隨其綱網也。言順教誦受之者。謂依律文之教。不內乞詞。依教直爾誦羯磨也

而羯磨大宗無失者。立明先律雖內乞詞。但是牒緣事。第二第三句中。以非羯磨正骨。故無失也

第四人依律出文者卽幷列顧師也(今鈔同之)不得雙誦十五日者勝云不得雙誦兩个十五日成一月也直須云今受一月也又解不得雙誦十五日一月成四十五日也上明加法義竟

巳下正明料簡之相也同緣受等者謂衆多人同爲事故得三人一時加法若異緣則不得同番羯磨也若依界安居戒場及餘小界者立謂小界還是攝僧之界如圍輪別住是也以本心依大界不依此小界故不得於中受日也若後結二界者卽大界戒場也縱入戒場不破夏而離衣者立謂以先要心此地而坐故不破夏由界在後結故言離衣者以依大界上羯大界而結攝衣界今入戒場則非衣界由中隔自然便成異界也若不結攝衣界雖有戒場但依藍護衣雖入戒場衣亦不失由藍能攝衣大界不能攝衣也

若本結大界小於伽藍者立明此藍大界小本要心依藍不依界今就界中作法羯磨受日不成由非本要心處故若欲坐夏者可指取界相依界安居後得

受日此則成安以界是强藍是弱故要須依界此上一句鈔家義決礙問藍中有界依何處結答有二解初令依藍等安居文云依某聚落某伽藍等也又解須依界所以知依界爲護夏分齊者文云一脚入界受日出界等也上來釋十一篇竟

〇自恣宗要篇第十二(迦絺那衣法附出)

先明來意者上篇一夏安居九旬同住恐有僁過不自見知故須自陳三業恣僧糺舉故安居後有此文來也羯磨疏云同住久處心性義開陶治精鑿方對正量故陳巳累通告前緣必事糺治無宜杜嘿故能展轉以相清淨律中同住受啞法者由妄設法因言致諍俱行嘿然何事乖越佛法不爾義須識非生知者少必假良友豈伊不語何能離僁故呵責言同白羊也至死無聲此但强戾復作何善故佛制之互相撿挍是以安居後有此篇來也賓云律中二喻一怨家喻謂共住既不共語猶若怨家二白羊喻以相共住無言自腎故喻白羊謂安居中無所言說有事不申似若白羊曾見屠家牽羊往殺彼亦知死淚下交

流然不作聲乃至屠割倒懸在㯼從後割却半身已
來命至未死亦不作聲然其衆生業報不定何業然
也今詳此是官人打他百姓非理抑伏有理不由故
今歲報得相似果亦令有理不能自雪義必然也言
自恣者縱宣已罪恣僧舉過故曰自恣又云恣已身
心任僧舉罰故曰也言宗要者此明自恣是懺罪之
宗要也又云宗者尊也由能尊此自恣之法使道風
常舉目之爲要故曰自恣宗要也注云迦絺那等者
此是梵音翻爲功德衣也以其九旬修道坐夏有功
僧別無憐任其受利德衣蔭大功被行人故此法附
也釋名者以坐夏有功五利賞德故曰功德衣也
九旬精練身心等者立謂一夏之中修習定慧精進
懇苦研練身心也（此解恐不著）礪羯磨疏云以其九旬修
道迭相諳練將欲告離故須恣僧舉覺彰已夏未有
暎潔之美故也直云據此礪意言精練者謂大衆熱
相諳委其身心也言人多迷已不自見過者立明世
人但見餘人之過不見自過故法律三昧經云世人
無知但見人過不見已過但見已善不見人善即其

也托鈔作託

證也身口托於他人者此明造過不出身口二業將
恐身口所犯三根外現自迷不見故委托他人舉我
之過他人者即五德也亦可通指大衆也
不孤獨者此明恐自有犯已所不見更不恣他舉紏
冥目之後生報三途失諸善法是謂孤獨今恣他舉
罰依教懺蕩恒與清淨法律以爲伴侶是不孤獨也
又解恐有過不見復不恣人舉發恐將犯大罪不預
僧法棄出衆外亦是孤獨也有人云人若破戒爲惡
所欺名爲孤獨今自恣懺悔身口清淨不爲惡欺名
不孤獨也
將同期欵者謂吐欵亦云輸心曰欵明其共要期吐
欵同住安居也廣疋云欵由愛也蒼頡篇云欵誠重
也說文云欵者意有所欲也障道過深者既犯罪已
不階聖果隔在法外於道無分名障道惡業濁重名
爲過深也
有無知濫行者立謂自恣爲惡者是濫行也上釋覺
依閏安居至七月十五日自恣等者此謂閏四月五
六月也言依伽論中數九十日自恣者立謂若本知

落疑浴

有閏不依者不成安居今此明者據本不知有閏如前篇已辨也若閏七月取前月自恣者立明此謂四月十六日後至五月一日結者此中有十六人但須三月住故得前七月自恣也自意云今文但是通明大家自恣時節耳准律應從前安人自恣故須言取前月自恣也非前夏安居過閏已數滿九十日自恣者此謂閏七月也明其若五月一日已前安者至七月三十日自恣盡得出界今正是五月二日已後安者則至七月三十日夏猶未滿踏着閏月更得過閏月已至八月一日竟方得自恣出界去也由閏是處月不得在數故也

二因諍增減自恣如說戒中者立說如說戒中者立謂如說戒中若有難來入界當令落如彼說令此亦爾若知十四日來十三日須自恣若知十五日來當十四日自恣此是減也若已入界可令入浴僧即出界外結小界疾疾自恣若不得如此作者即作單白待後十五日當自恣更不去者增至第二十五日自恣唯得至二不得至三至三必須强和而作爲入冬分不可更增和上云此中有三却兩增一常十六日却取十五日二常十五日却取十四日三常十四日却取十三日此由因諍因難故開此名減也言二增者一若正自恣日來增至七月三十日二若猶在不去更增至八月半只得至此二增更不開也爲入冬分故

三修道安樂延日自恣者撿四分云有住處衆多比丘結安居精勤行道得增上果證諸比丘作如是念我曹若今日自恣者便移往餘處恐不得如是樂即白佛佛言應作白四月自恣應云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不自恣四月滿當自恣白如是謂是單白和僧待至八月半自恣也疏云九旬勵修將尅恐位待時解脫末代便多若更他行衆具難得故白停之會正方作也

言及至急施衣次第增中者立明揵度文中但言十四十五兩日自恣急施衣中則有十六日自恣今引此文證有三日自恣將十六日爲定何以得知謂王大臣爲僧作安居中賞勞衣夏竟擬施有急緣遠行

＊尅鈔作克

欲須將施僧。諸比丘夏未竟不敢受。問佛。佛言。夏有幾日在。答言十日。在佛開既有此緣。自今已去聽前十日受之。名急施衣。即是七月六日已去得者。開受。過此則受者犯提。言次第者。謂若七月六日得衣。過七月十五日夜分盡。恰得十日。至十六日。旦合犯長罪。由入迦提月。是佛開故。越此一月。過至八月十五日。方用說淨。若七月七日得衣。數至九日。即入迦提。至八月十六日方用說淨。若七月八日得衣數至八日即入迦提。過至八月十七日。方用說淨。如是漸漸次第至七月十五日得衣。皆數前日。數過迦提月。已將非時中日增之數。滿十日。即須說淨。以將迦提月後之日。名非時之日。增迦提之前受衣已後之日爲數。故言次第增中也。今鈔引此文來意。意顯七月十六日是自恣日。既七月六日受急施衣。云去自恣十日。在明知十六日是自恣日也。尼十五日自恣。此謂相依問罪等者。立明尼要先來僧中自恣。竟後還尼中自恣。今若先於尼中自恣。竟後來僧中自恣者。一向非法。須知。言尅定一期十六日定者。立明律雖明三日自恣。今若計會尅定十六日作者。好以律中令夏竟自恣。以十六日方是夏竟。又復須知若受賞勞衣及受作功德衣。要是十六日方得受之。若十五日受者不成。但名非時衣。是名非時僧得施也。若有難者如五百問。一月自恣者。如從七月半至八月半中間有難日。日欲自恣。爲有難不得作。至八月半來皆不得作。故名一月自恣也。上明自恣時節竟。此已下正論人之是非也

住待日足者。至八月十五日方滿也。上釋緣集門義竟

下明自恣方法也。即三人者。立謂五人已上得羯磨差五德。即僧法也。若四人僧。只得對首。名衆多人法。若一人僧。唯得心念法。故曰三人也

處床慢相不絕者。羯磨疏云。言離床者。捨其憍慢故也

乃至沙彌亦須集堂等者。賓云。今鈔中今沙彌待唱出已。往別處共集自恣。唯淨三藏云。過午已去。衆咸共集。大僧先自恣。後方尼衆。次即下三衆各來對僧

分疑處

自恣也。曰計理下衆先集一處。上衆自恣竟。方喚下衆入僧中自恣。辭句同僧義亦無爽。具二五法者。謂一人身上具兩種五德也。故羯磨疏云差五德緣制兩德。初自恣德。取不愛等者。以衆雜是非染淨同住。無宜枉濫。分汚僧倫。知時知法非人不顯。故須之也。又取舉罪五德者。衆以清淨爲先。過犯具彰。何得杜嘿。故須舉處德人行事也。不愛者。濟云於親厚所見犯不以愛故恕也。不恚者。濟云於怨僧所不吹毛覓過也。不怖者。於強力有勢者之邊。亦不怯而舉也。知自恣不自恣者。謂知有難無難廣略之宜也。知時不以非時者。羯磨疏云舉過靜諍無不和順也。濟云前人雖有犯。若於他門徒及俗家眷屬前舉他。云犯者。即是不知時也。故疏云對白衣沙彌淨人非具戒前。不合舉罪。又衆不滿四。亦不合舉。皆曰不知時。反則名知時也。如實等者。有實非謬有根非濫也。謂有犯罪是一實。又三根不互是一實也。利益等者。欲令前人清淨美德外彰故也。柔輭等者。謂慈心尉沃無皷怒也。慈心不以嗔恚者。濟云慈愍前人。故舉其罪。豈得嗔恚也。意令和合無諍者。合上知時等句也。言有罪非謬者。合上如實等句也。欲使前人懺悔美德外彰者。合上利益等句也。故能勸喻離於懷惱者。合上柔輭等句也。言愍物與樂者。下合上慈心等句也

所以差二人爲五德。四分文不了者。立云四分但云令差五德。不云一人二人。今准十誦僧祇爲更互作故也。如百千人以衆多故。恐疲頓也。有人言四分文不了者。以四分文單差一人爲法。以一人無自恣處。故言不了也。五分中二人已上乃至衆多人者。立謂此非一時差。牒衆多人爲五德。一時入羯磨。但爲僧多。故差或十或二十人爲五德。更互息作。差白之時。唯得兩人一時牒名入法也。三千威儀要差二人者。以相向自恣。以五德不可對餘人舉過。緣彼無德。又復不被僧差。故不可對之自恣也

今行事者。多有人人別差者。立明若六人已上作法。須一時差兩五德。令若前後羯磨者。並是非法。由此未見諸部也。多差上座有德者。老宿若作五德。衆人

薾敬也。年少反之

下明差五德法也。此律自恣開與欲不同他部者。立明。僧祇文中。不開說欲。諸部並開。祇意由是舉罪事。須現前。恐倚托房中。畏僧糺治。恐有此避。故不開欲。撿祇云。不得與欲自恣。若病應將來。若畏死僧應就彼作法。若病多僧應出界自恣。礪問云。夫說欲時不得稱僧所秉之事。但是僧事皆須與欲。若稱事者非法。今自恣欲辭何故言與欲自恣者。答言不聽稱事者。義實可爾。今言與欲自恣者。謂說已心行。恣僧舉罪。本非稱僧家之事者。此非類也。答云自恣羯磨亦有通別如上者。立謂通辨羯磨中。明其答有通別也。今若答言自恣羯磨者。即是通答。若言差五德羯磨者。即是別答。至後五德單白時。更須問答也

大德僧聽今日衆僧自恣者。立謂若依濟律師解云。今日者。是出家法語耳。應白月某日。黑月某日等

五分布艸而坐者。羯磨疏云。恐有損故也。其行艸勿使五德行也。應命下座行之。至五德單白已。即須行艸。艸置面前。敷之後。移身就艸也。亦名長命艸。亦名吉祥草也。行艸時喚取一童子俗人。投草互跪上座。說偈云。吉祥童子施佛艸。如來受已成正覺。我等比丘學佛慧。如是自恣淨三業。說已比丘受取自行告諸比丘各就艸座。我願受歲者。依撿增一阿含云。佛坐草座。告諸比丘。汝等盡當各坐草座。諸比丘坐草座已。時佛嘿然觀諸比丘。勑諸比丘言。我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身口意乎。如是至三。諸比丘嘿無對者。時舍利弗從座起白佛言。諸比丘衆觀如來無身口意過。所以然者。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爲盲者作眼目。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爲迷者作逕路。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意過。時舍利弗白佛言。我今向如來自陳。我無咎於如來及衆僧乎。佛告曰。汝今都無身口意過。所以然者。汝智慧無量無與等。智總持三昧。戒定慧解知見成就。能降魔伏外道。所作如法。未曾違理。如是五百比丘各各受歲。亦復如是云云

其一五德至上座前大敷坐具者。立謂五德不敷草坐。故須敷坐具。必若敷草。不須坐具。注云此僧祇文

礪鈔作欲

者。祇二十七云。若二人作自恣人者。一人受上座自恣。一人下座前立。上座說已。下座復說。如是展轉至自坐之處。受自恣。不得待僧自恣竟。然後自恣。已上並是祇律文也

大德一心念。下正作法也。羯磨疏云。文有五句。初言大德者。正告五德求聽說也。小者言長老。二衆僧今日自恣者。僧自恣時也。三我某甲亦自恣者。下應上法。縱陳過咎。恣僧舉也。四若見聞疑。下我有三根。慈悔賜示也。五我見罪。下從聞悔過。成我清美也。所以三說者。表仰囑之懃。非是疏託也。礪解此詞亦五句。初言大德者。言對五德。不問大小。成稱大德。此是褒讚之辭。二舉十方同遵。故言衆僧今日自恣。三仰則成規。表依僧法。故言我某甲亦自恣。四縱宣已過。請求舉罪。願垂誨示。故曰若見聞疑等。既歎彼求舉。大德長老。並稱無妨。五彰已見過悔除。令行皎潔。故曰我若見罪等。表已懃懃如是。至三言大德長老者。羯磨疏云。前單言大德者。但告五德也。後雙牒者。懃重之至。在僧故也。何以知然。律中不得綺語自恣。疾疾語自恣等。故是對僧。令知名目。理須清朗。擬衆通淨也。准善見論云。大爲大德。小爲長老。且分二人耳。義通上下。更須論之。長老乃大。故經中長老舍利弗。賢者阿難。律中不定。今略釋之。行解具故。名爲大德。年德高遠。名爲長老。謂夏歲多者是也應作四句。一是大德非長老。少年解行備也。二是長老非大德。年高解淺。三俱是。謂年高行解著。四俱非者。少年無知也。首疏云。昔人云。初言大德者。喚五德人也。中間大德者。喚衆中大於已者。次長老。喚衆中小於已者。問。若如此義者。最大上座。喚誰爲大德。末下小者。喚誰爲長老。若言衆通凡聖。由唱清淨大沙門入此義。且然意明最大上座。望聖人名小也。末座小者。喚誰爲長老。豈有聖人小於無夏初戒僧。賓注云。此明最小下座。不下喚聖人爲長老。由聖非小也。又復小者。即喚長老。何故九十中。牽他出房戒中。十七群既小於六群。何故語六群言長老。是我等上座。又七百結集中。離波多喚一切去最大上座。作大德長老者。今解云。行之具足。稱爲大德。高臘悠遠。道遙見遐。目爲長老。今此所

。稱大德長老。初中後言。皆喚所對五德之人也。問此
義。若然但稱大德。即足何須復言長老。答得但爲慇
懃求請五德。舉我罪故。恐不在意。故須重喚。若如此
者。何不言大德長老大德長老。一解亦得。但是翻譯
家換五耳。第二解者。重言即醜。又亦義異。談德別故
若爾何故不得初稱長老。答若初稱長老。復問何不
大德。在初難無窮。故二解所對之人。爲具五德。衆中
差出。既稱五德。德是根本。故初稱德。道遠見遐。是其
緣助。非正根本。故須後曰。直問何不初作重呼。後以
單喚。答初未求請。不假重呼。中間正爲求守五德舉
罪。是以重喚也
律開病者隨身所安者。謂復本座。非謂歸房也
即破十誦家法者。立明十誦文中。令待僧自恣竟。兩
个五德。自相向作。今祇不同之。至本坐處須作
進不如四人法中說者。如下文四人對首法中。明其
進退
從此已下。正明尼出罪法也。不須同說戒問尼有無
者。謂說戒時。問言誰遣比丘尼來請教誡者。此制令
開擬差人往教。使尼衆清淨。彼此俱益。今之自恣。直
是尼來求僧舉過。聖不制問來與不來。故不須問也
餘如尼別法者。如尼衆別行篇明此義也
僧祇教誡中本無羯磨法。亦令隨緣說欲等者。此明
尼來僧中請教誡人來。傳大僧中上座略教。莫放逸
等詞句。還尼衆中說。有尼不來者。還須說欲。據此亦
無羯磨。今引此文意者。明尼來僧中自恣。以請僧舉
罪。若僧隨不集者。即須說欲也
以尼獨行出界犯重罪者。是僧殘罪名爲重也。然差
尼來僧中自恣者。但得羯磨差一了事尼。餘者口差
爲伴。今時尼衆七月十六日夜明相未出前來僧中
者。一向非法。以十五日夜分未盡。便夜起來者。皆破
夏離衣。何須如此夜急去也。往往曾見此事 又復夜半盡衆
來。未見所出。可白曰二三尼來。即是依教上明尼出
罪法竟
四明略說者。疏云。僧正作法。難緣忽生。若獨廣說。惱
亂僧衆。德人進不作白。告知一時兩對。彼此陳露。此
謂不對五德作也。若對五德有二略。謂一說二說也

對本五德。緩急自知。任時量事。不須和白。不對五德。有三略說者。改衆也。初一白各相對三說。則百人爲五十對。一時彼此三說也。次一白各各相對二說也。後一白各各相對一說也。和上云。此三白者。宜合爲一磯分爲三白。即羯磨疏云。有人分爲三白。今合爲一是也。

言不得竊語自恣者。事起六群比丘。或竊語。疾疾語自恣。佛言非法也。

逆作次第等者。立云。從下而上也。言及行行置人如盋食法者。謂一行頭安一五德。或二行三行頭著一五德是也。言并超越總唱等者。立謂不依次第越次而作。如第一五德在上座前作已。其第二五德應向次座前立。今則越次座。向第三座前。名超越也。又言總唱者。謂一時同說名總唱也。鈔指十誦文錯也。事出祇律。依撿祇云。應從上座次第。下不得行行置人。如盋食法。不得超越。不得總唱言。一切大德僧見聞疑罪自恣。說律文直作此語

文同前法者。謂其自恣詞。同於前也

五鈔作六

四分六種略說者。如前解者是也。謂對五德有二略。初對五德二說。次一對一說是也。此鈔不出二說之文。應合有也。就單白相對自恣有三略。謂三說。再說。一說也。并後難急直去爲六也。此皆約難來有遠近。故有此差別六種不同也

結小界圓坐自恣者。明衆僧相向坐。五德在中央。四向受自恣。上來四段不同。總釋第一門已竟

次明五人僧法者。問上明六人。此明五人。既等是僧法。何故分爲取段。答義有所以。爲簡盋。故恐不閑教者。界有五人。一人說欲。界若六人。一人說欲。餘五成僧。得羯磨。差五德也。若五人者。一人說欲。餘四雖是僧但是能秉。更無別有人可差五德也。若差一人爲五德者。三非僧故。一向不成。又復五人雖盡集。又恐一時雙牒二个名入法。餘三非僧故。又不成。但得前後差也。故今立此段簡異故也

若界內五人。衆欲不開者。謂自恣四人不得受第五人欲。以四人集堂不得羯磨。差五德。但得秉對首法。對首既是別人之法。豈得受欲。然復此本衆法。今四

人集。是秉衆法對首界。猶有人成別衆故此屬人非。作法不成

從此已下。正明四人僧自恣方法也。但入偷蘭說中者。此謂犯其偷蘭罪。乃至波羅夷。舉來至僧未及得治。因雖驚起。名入偷蘭說中。謂犯事已彰。教中說犯。故曰入說中等也。又復但自犯罪。衆雖未知。亦名入偷蘭說中。餘僧殘及夷亦爾

不應礙自恣者。明其犯者。已被他舉。不合自恣。餘無罪者。依常自恣。不可因他有犯。餘僧便止。不自恣也。既俱是淨行衆法攝治功齊者。立謂自恣與說戒。俱是淨行衆法也。說戒是防未起之非。自恣是防已起之過。防過是一。故曰俱是淨行也。說戒座上若憶有罪。聖令心念發露。即得聞戒。自恣亦爾。若憶有罪。亦須發露。方得自恣

若不實者結罪隨犯三提者。此明體實不淨。對他稱淨。是故妄語。三說三提。不同說戒。嘿妄但得吉罪

已下明一人法也。若犯故作吉羅以上無治罰義。及以發露則不應自恣之法等者。此中言稍似倒。欲明若犯此故作吉者。且須心念發露。然後方可心念自恣。謂既犯須對人懺。今無人者。只得發露也。言餘依前者。依前心念自恣之詞也

上明自恣法竟。下明第三難相料簡。答僧中通有治舉之義。加法容得具足者。此明僧法自恣時。舉得罪人。或是犯重。即加擯棄。或是殘者。即得行覆六夜出罪等。乃至蘭提惡作。皆得治之。以僧數不必盡足。故云容得具足。具如悔重蘭須大衆十誦謂八人也。今唯六七人。則還是不足。別人雖有治舉攝治。未能得盡者。謂前人既少。縱舉得罪。若是提吉。可得治罰。若夷殘重蘭者。以人數少。不得懺治。故云攝治未盡

自恣即說戒者。說戒爲知戒相。防未起之非。自恣爲除已起之罪。成皎潔之美。已上雖異。清淨義同。故曰也

還同對首如前所明者。即上云三人大德一心念。今日衆僧自恣等是也

答不得破夏離衣者。此明上十五日自恣竟。當日出界破夏。由十五日夜分未盡。至明相出後。方得出界。

言離衣者。謂夏既不成。不獲五利。豈許離衣。受日出界亦爾

答僧祇不得者。此明祇與四分不同。四分別云此處安居受日往餘處。於餘處自恣亦得。乃至移夏令住日多處受衣等。令祇不示要還本處自恣。若於餘處自恣結罪。深解

答律令受物餘日應足者。下答意云。此云得者謂是時中。僧得之物。若時現前物。一向不合。以時現前物具四義。故一者時定。即同是七月十六日受得也。二處定局。此界安居人。三者人定局。現前同住前安居人。四法定。謂不須作羯磨。皆直數人分也。故知後安居人不得此物。今言得衣分者。是時僧得施也。不簡安居前後。彼此之界皆施通一化僧也。若分房舍臥具亦聽爲未來故受者。立云此明後安居人日雖未足得受衣也。引房舍臥具來者。明其自恣竟分冬房分等。後安居人夏日未滿。亦得懸受此房舍臥具。若不及時受者。恐自身夏竟不可更僧分房。故言爲未來受也。賓同此解。又釋云。爲未來故受者。安居犍度下文夏日未了。疑不敢受臥具。佛言聽爲未來故受。謂是當來要須也。又勝云。律文中以前安居人夏滿遊行。因自恣時便分房舍。後安居人未滿。亦得分。不佛言聽爲未來故受。所以然者。現在分房即用未滿不得輙受。緣爲冬分。於今望冬。即是未來聽受

使授自恣者教者。立謂諸五德爲自恣者。亦得教也

老者云何者。此明正是老弟子也。非謂別餘人也。迦葉呵言年少者。謂汝解年少。以解少故名爲年少也

從安居多者自恣者。隨前安居多人自恣也

安居竟不去犯罪者。撿母論云。有諸比丘尼檀越諸安居安居日滿。比丘尼爲飲食美。故不去。檀越心生疲猒。諸比丘白佛。佛言安居竟若過一日。波逸提。若大比丘吉羅。此並據在俗處安居也。有緣不去無罪。必在寺中。不須如此。若不作限等者。謂檀越慢心。請比丘不限局一夏是也。言若非受請處者。即寺內嚴中等處也。反此得五功德者。即無上恐奪戀親等之患也

上來多段不同。總釋第一自恣法義竟。從此已下第

二正明坐夏有功五利賞勞門。也迦絺那衣者。此是梵音翻為功德衣也。迦(墨佉反亦上聲)此方字書云。小曰葛大曰絺。葛即葛布是也。言衣者。唯局三衣也。先辨來意者。由前安居進業。夏坐有功。自恣無懟。美響遐布。表裏清潔。感動物心。對此時中。多招福施。聖開五利。賞德賞功。俗不云乎。有功者賞。故有此文來也。注堅實者。立謂受此衣。竟能令五利堅實。謂五利不壞也。礪云。堅實者。多有施衣。簡牢勝者。搆成此衣。故曰堅實也。又了論疏云。迦絺那能感多衣。若人受迦絺那衣。若有檀越施衣。皆屬此人。此人既有多衣。衣無敗壞。故言堅實也。又當作迦絺那衣時。此衣為多所成。故言堅。一切堅實物。皆稱迦絺那。乃至煩惱強感亦名迦絺。又如人瞋心欲心。執固難捨。亦諸此人為迦絺心人也。言衣無敗壞者。以受此五利。故得畜眾多長衣。不犯捨墮。若無敗壞。向若不由受此衣。畜長過限犯捨。即名為敗壞也。注又名難活者。了論疏解云。此是貧名。貧人資生短闕。取活為難。故言難活。貧人若能抽撤得一兩張物。入此迦絺那衣。功德果報勝以衣聚如須彌山大為施也。佛示作此衣時。貧人亦應於中行施。為引貧人。令於中行施。故偏從貧人作名。故稱難活衣也。注或云堅固衣者。同前堅實之義也。以能令五个戒得堅固也。注或名覆蔭者。立謂十誦中。諸迦絺那衣為覆蔭也。欲明此衣服覆蔭於五利也。亦名功德衣者。礪云。若受此衣。能生五利功德。從功德彰名。故曰也。然五利中。言得離三衣宿者。非謂盡開離其三衣。但是開離大衣。以緣起中為大衣重。故下二衣無開離文也

乃至八月十五日日日亦得受衣者。立明從七月十六日後至八月十五日。此三十日中。日日得受衣也。若月一日猶是七月十六日者。立謂佛法中但有三時。如四月十六日是夏初一日。今言七月十六日者。是夏中第四月之一日也。若二日三日者。即是七月十七日十八日也。言乃至八月十五日亦爾者。中間有越。故云乃至。謂從此七月十七八日已去至八月十五日來。隨日得衣。當日便受。不得經宿。故言亦爾也

五分受有三十日捨亦三十日彼但得四月利者。撿五分云受迦絺那衣有三十日。捨亦有三十日。若前安居。七月十六日受至十一月十五日。捨若七月十七日。乃至八月十五日。受至十一月十六日。乃至十二月十四日。捨若後安居。八月十六日。受十二月十五日捨（此但月日得四利也）四分則不爾。受則有三十日。始從七月十六日。終至八月十五日。日日得受。捨則有一日。即十二月十五日也。受雖三十日。不同。捨則唯齊一日。中間日數。漸少可知也

隨安居日數取滿。則不得攝閏者。立謂受功德衣已。即作閏月。若但從安居滿日已後。數取五月日。不得攝閏也

不以相得者。謂現寒暑相得也。不以激發得者。是激勸令他施也。云張家得一段物。竟欲令他施也。作此得物不成作功德衣。言不捨墮作淨者應法者。立謂若犯捨墮衣。不得作。若是說淨長衣得作也。賓云不捨墮作淨者。舊相承解云。謂若曾犯捨墮。今雖作淨。亦不堪用。今解不然。謂是不犯捨衣。及餘一切作淨者。皆得作之。所以知者。以對下文明非法中。不作淨犯捨墮。故知此明如法。即是不犯捨墮及作淨也。言五條十隔者。此且舉五條爲言。餘者例知。皆須依法也。言若過是條數者。立謂即七條九條大衣等也

若故爛壞覆死人身到冢取來者。濟云。如故塟冢。敗換屍上之衣是也。猶如則天死與大帝合冢。開大帝棺。由石棺盛水銀包之。是形白如常不敗。其太平公主。別作新衣。盡換除故者。其故者即是此衣也。注云四分糞掃者。則非死人衣者。謂是街衢中拾得者成也。經覆死人衣。則不成作及曾已受作迦絺那衣不成等者。立謂去歲將作迦絺那衣竟。今更重將作也。言若揲葉者。立云。即納衣是上安揲葉也

若急施衣時衣成受者。立云。時衣即今夏末七月十六日已去。賞勞衣是也。今時人作者。盡是言急施衣得作者。若本於非時中受得此急施衣。若本受時。擬作功德衣者。即不合也。今言得者。謂本受時無心擬將作。後忽與僧作功德衣。故得也

僧祇未曾受用作三衣得作者。立謂此明比丘新作

三衣未曾著用故得作也若一經身者卽不得也
若貪五利故捨五事皆不成者立明欲貪五利故受
不爲檀越長福心者不成受也
善見七衆衣得受者閤上言送功德衣來卽日須受
不得經宿今言僧尼得爲施主豈非在界內作衣耶
答雖在界內由未與僧者無過若將出施作功德衣
卽當日須受也濟云七衆衣中有俗人二衆衣何堪
作功德衣者謂是俗人身上所著之衣將裁割而作
也若三衣中隨受一二得者謂俗人將衣來施隨受
一衣二衣三衣皆受作迦絺那衣不必要具三衣也
若俗人云將此衣可與守衣人亦須隨於彼意五衆
爲生亦爾礪云准四分三衣中隨上中下科得一衣
作不須盡作但以一今作耳又云極是三衣得作若
准十誦要是割截僧伽梨成受若下二衣不成受伽
論減量衣不成受也上釋衣體是非義竟
三簡人差別者礪云若受此衣約人分別者要是大
僧及尼下三衆以非具足修道人勞不重故又無僧
伽梨可爲故緣起爲僧伽梨重故開也 今何以知下衆非受此衣

人故見論四比丘一沙彌安居欲竟爲沙彌受戒得
足成五人受功德衣新受戒者亦成受衣一比丘四
沙彌亦爾明知沙彌無受法然要是具戒中約安居
者不安居人不得受就安居中要局前安居人雖是
前安若破安人不得受衣又約非破安居人有僧伽
梨雖有伽梨要在界內在僧前者成受衣人故十誦
行別住人不得受衣也要須五人已上得受四人巳
下不得也四分云不僧前受
注謂與欲人者立云此明若在中則不成受謂此與
欲人不得五利又不足僧數也若有難若無僧伽梨
者立謂是十三難人不合受功德衣亦不得五利深
又解云界中有難不得受功德衣也衆云若有八難
起則不得受功德衣也又解雖是前安居以夏中有
難破夏出界來不成受法解恐非言若無僧伽梨不
成受者謂緣起中本爲大衣重故令受功德衣開其
五利既闕大衣則不得利故不成受餘下二衣闕與
不闕俱非妙也言而彼在界外者立明雖是前安居
人若衆僧正受功德衣時而比丘在界外此人不得

五利也
異界僧亦不得受者。立謂異界人雖來此。為僧作法。而此界人不得受利。十誦諸界僧欲受衣等者。依撿十誦云。憂波離問佛。諸比丘安居竟。衆多僧坊共結一界。受迦絺那衣。受衣已捨。是大界捨已。捨迦絺那衣。一切比丘名捨迦絺那衣耶。答捨者成捨。不捨者不捨。立云。上明諸異界僧欲同共受。不知若為方便得受。故佛令各捨本界共受等也

言捨者成捨不捨者依利者。立明既共受衣竟。即解向者受衣大界。更各自別結。各得受五利。若彼界僧是中自捨成捨。其餘界未旨捨者。不成捨。故言依利。

學悔沙彌者。即是犯重而學悔人也。犯殘擯等。身不清淨。故不合受也

上辨受衣人竟。已下正明持人。謂知得受不得受。了了分明者。立明持衣人須具五德。須知破夏不安居人。無僧伽梨等。不得受。反此得受。故曰知得受不得受也

餘同輕物分等者。明此衣物一同亡比丘物分處也。

輕者應分重者屬常住僧。此謂夏末俗人多得輕重物施僧也。深云。此據時中所得者。故有輕重兩屬。今時多是七月十五日得衣物者。但名非時現前。即不問輕重。盡須現前分之。又復若施主時中將物來施。須問施主心。為施此界前安居人。為通施一化僧尼耶。答言施此界安居者。即名時中現前施。正當今文所明是也。若言弟子通施一切安居人。不問前後者。即名時中僧得施也。要須作羯磨限約。方得分之。上言時現前施者。不須作羯磨。以四義定。故一時定。局七月十六日。二處定。局此界也。三人定。局前安居人也。四法定。直數人相參鬮分也。古師亦有須作羯磨。法鈔主不存也。若施主言持三衣作盡與持衣人者。立明須隨施主意。雖然若有三衣。得隨彼意。若是重物。定屬常住攝也

明了論疏云。於初安居時欲受等者。立明有人於夏中云。後若有衣來我情願持衣也。僧須量議此人何似。等若是惡人不得與持也

從此已下正明第四受衣法也。一萬六千比丘圍遶

作者。立謂以心懸重。故共聞遙看作也。檢見論云。法
師曰。何以於迦絺那衣。如是懸懃為佛所讚。故往昔
有佛名蓮華如來。有勝閣弟子。名須閣多作迦絺那
衣未成。蓮華如來。與一萬六千比丘圍遶。共作迦絺
那衣

如是五綴等者。此明恐有解散。故須橫作四攝兩頭
作兩綴。中央作三綴也

上座白言大德僧聽今日衆僧受功德衣等。此單白
是白。僧欲受功德衣。然後即作差。持衣人羯磨如文
可尋。礪問。自恣法中。所以先差次白。此受衣中何以
先白次差。答。自恣制作。故先差後白。受衣是開不受
無過。不知受否。故須先白後差。大德僧聽此住處僧
得可分衣等者。此是羯磨文中先牒衣根本是時中
賞勞衣。即是現前可分之衣也。以今將為功德衣。故
次即牒其事法。故云僧今持此衣與某甲比丘。某甲
比丘當持此衣。為僧受作功德衣等云云
言於此住處持者。礪解云。為彰此人不得衣利為重
此衣羯磨付彼也。賓云。然作法時要須簡取共作法

者舉僧中央作之。若如堂中有衆多行床行床作法
者。則前床人作法得成。後行床人被前行背。故所以
不成也。又若不簡須作法人同一處坐。者為中隔異
界人。非前安居人。破夏人等。由此人非受衣人數。故
與應受人相間雜坐。脫地露地。應受衣人各各相望。
在中手外。法即不成也

此衣衆僧當受作功德衣。此衣衆僧今受作功德衣
此衣衆僧已受作功德衣者。制令三說。律中優波離
從此即問。佛言。此中受衣九句。當受者是未來。次句
今受者是現在。句已受者是過去。三陳此句。豈非九
也。三世各三。故問何世受功德衣。佛答波離為滿足
語。故說九句。亦不以過去三句受功德衣。亦不以未
來三句受功德衣。正是現在三句受功德衣。何以故。
過去已滅。故未來未至。故是以現在受功德衣也。彼
諸比丘應作如是言。其受者已善受者。礪云。此明衆
僧領受為彰。持衣合法。故曰已善受也。此中所有功
德名稱屬我者。立明以持衣人不得五利。利屬於諸
比丘。故云名稱屬我也。言功德名稱者。功是功勞。德

是行德名稱是五利也以其得此五利故無破戒之事美德光顯故云名稱也礪云五利功德既無過咎美響外彰故言名稱令我獲此五利故名屬我也答言爾者礪云謂持衣人發言許順也

又廣明要心失捨者如下文八種十種是也

僧祇有多種捨法者依撿祇文有十種捨一衣竟捨二受時捨三時竟捨四聞捨五逆捨六懷捨七失捨八出去捨九時過捨十究竟捨初言衣竟捨者受迦絺那衣時作是念我作衣竟當捨迦絺那衣作衣成已即名捨故曰也二受時捨者作是念受此衣時當捨迦絺那衣受衣時即名捨故曰也三時竟捨者作是念爾許時我當捨迦絺那衣要期滿已即名捨故曰也四聞捨者作是念我聞和上闍梨捨迦絺那衣時我當捨後聞和上闍梨說今日僧捨迦絺那衣爾時即名捨故曰也五逆捨者作是念我是衣與他已當捨迦絺那衣後送已即名捨故曰也六壞捨者受迦絺那衣已中間自言我今捨迦絺那衣作是語時即名捨故曰也七失捨者作是念是衣中間壞敗失不現我當捨後衣壞敗若失即名捨故曰也八出捨者作是念我此中住出去時當捨迦絺那衣若出時去時即名捨故曰也九時過捨者臘月十五日不捨至十六日即名捨得越毗尼罪故曰也十究竟捨者至臘月十五日應捨一人僧中應作是唱言大德僧聽今日僧捨迦絺那衣如是三說故曰也餘部八種十種者立云十種出祇文如上已辨八種者出[illegible]大同四分依四分中有八種前六是要期捨後二是作法捨一去捨二竟捨三不竟捨四失捨頌曰去竟不竟失望聞冥知合五望斷捨六聞捨七冥伏捨（亦云出界捨）八自來共和合捨初言去捨者謂無受利時有如是要心云為在此作衣則受利我若出界去則不受利故今不作衣出界去時與本心相應即是捨也礪云言要心者或可當出界時要心或可本受衣時要心但使決意去時即失德衣故曰也巳下並是礪約律文解也二竟捨者謂本無上門去捨之心故雖出界不捨也謂無下二衣以求得衣財在此界作衣本要心云我若作衣受利若作衣竟即不受利後作

＊數字原本模糊不明

衣了遂本要心是名竟捨所以不言無三衣唯言無下二衣者謂其人必先有人大衣若闕大衣本不合受功德衣也故唯言下二衣竇云今雖言下二衣且據緣說然亦合舉作秋也三不竟捨者亦謂無上來去要之心雖出界不捨謂此人留下二衣財置界內出界時要心言待還當作我若息不作衣亦不復還衣所既至外已心即思量我亦不能作衣妨礙道業既絕心不作即不還來本處故曰不竟捨也由元有此要故不竟亦成捨也四失捨者謂受時要心本為作衣故受功德衣今此山寺多有賊盜若失二衣財無所作為則不受利後界被人盜將此物去與本心相應即捨故名失捨此人亦無上來去竟及不竟之要故雖法及竟等不捨也唯有失惡故今遂本要故曰先捨五望斷捨者亦謂無上來去等要也以受功德衣時要心云欲作下二衣我去某村不得更去今村雖前村不成乞未失為當時要心處多後更去別村還如前不成乞即失也律中亦云續望失謂本要心云欲往某處求衣財若所望處不得衣若更有望

處續我即不捨利若前家望斷後無望續我當捨利後至望處更無望續謂今乃往乞至前家不得是斷後更無望處可續遂本要心故名望斷捨也六聞捨者亦謂本無去竟要故去竟不捨也但元受衣已要心出界外若聞僧捨時我亦捨衣後聞僧捨遂本要心故曰聞捨此聞通虛實竇曰但使聞捨即失不問前人實捨不實捨縱使虛傳聞亦失也問若聞僧捨名聞要者僧若捨竟何待要心又若不要心聞應不失今解聞者謂聞僧中別人不受衣利故名聞僧出衣言出者捨失之別名此上礪解意明其受德衣處有一大德名望可重比丘要心云此大德若受利時我則受利此人若捨我亦不用利也其人既出界求財後聞此大德已捨利便遂本惡心故曰聞捨（礪云上來六事若無要心有六不失）七受已出界僧和合捨者亦云冥伏捨謂其人受已出界界內比丘眾主等為受五利散亂不修道業即集僧和合捨其人在界外冥然自失若不知捨受利無罪八和合捨謂受已出界無去竟不竟要心故後時雖去竟不竟俱不失以還來在界內

不能受利共僧和合捨故言和合捨衣料篇云上六是要心捨下二是作法捨言各各違本心皆成捨者即八種中前六是違本心故曰也

上來釋多種捨衣之義竟從此已下明其五種名相及時非時相攝義也注云時非時相攝者謂如上急施衣次第增中已明也若有功德衣從七月半已後齊各未來皆名時也七月半前十二月半後名為非時謂其時自攝時非時自攝非時故云相攝言時攝時者謂時中得長衣時中盡須說淨是也非時自攝非時者即急施衣次第增是也此義到下隨相中三十捨墮末釋急施衣戒廣引首疏釋如後當明之也又釋時非時相攝者濟云為安居故施名時衣時中得者時中須說不得將非時之日合數也若非時得衣非時自相攝亦不得將時之日合論也上來至此始自標宗顯德終乎自恣宗要有十二段文是其衆法中間非無別人對首心念之法然皆為成衆法之行今若舉宗往攝皆是衆法網納之義也

◎各衆篇冬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六本

◎會本雖卷中一之一

四分律鈔批卷第六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篇聚名報篇第十三

上來始自標宗終乎自恣有十二篇是明衆法竟雖稱衆法若衆不滿亦開別人對首心念秉之今從攝本所攝唯是秉於僧法故言衆法亦可標宗一篇義含衆別集僧篇已下方稱衆法此篇已去明其別人自行之法故序文云上卷則攝於衆務成用有儀中卷遵於戒體持犯立懺即此篇已下是中卷也又云上卷已明作持行成未辨止持之法止持之相勿先戒本故今欲約戒本釋其相貌故且先明篇聚名體報果不相欲令行人志懷折厭有此篇來也故慈云上卷辨衆行已周復須廣明別行理須識達持犯廣顯其開遮應有精相文來明欲顯相先須識篇聚之名報果之別故先明此篇也釋題名者言篇聚名報者篇是五篇聚是七聚文中廣明篇聚名相若對篇聚毀犯行成當招苦根故曰也戒疏云篇是章品之寄名分段之別號也篇是簡名自漢以前本未有紙

例用竹木彙之紈素而用鼠鋒後漢蔡倫創造於紙用易簡素古書簡策可有一章以韋編之號爲一篇

今乃此義供以名焉所言聚者昔人解云衆罪非一聚在一處號之爲聚解云古人以隨名束罪故曰聚也故礪問云蘭無別文何以名聚答聚在大聚之中或可集在一名之下若舉一名往命則無蘭而不盡此間意破古人解衆罪聚在一處曰聚義也但可云聚一名之下不可道聚在一處也故心疏云若如昔解偷蘭及惡說聚在何處又如夏不依人犯墮罪者非戒本收乃至如法治其相無限非戒本所收聚在何處故不同昔今但名收無罪不盡義可解也言名者夷殘提吉各須品目是也報者約犯論報輕重不同犯夷則九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生報泥梨下之四篇次報階降如下引目連問罪報經說故曰篇聚名報也

所以爲世良田寔由戒體故也者謂由有無作戒體秉持無染是世人生福之田有能於此田行施必獲反報之益由田淨故能長善苗種子也若無此戒自身諸善功德尚自不生豈能生他之福也所以俗人非福田者良爲無戒故也以僧尼有戒故能習生三昧發智斷惑終獲道益以三乘聖人皆稟此戒故經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又梵網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塵菩薩衆由是成正覺以其離染行成三乘因種故曰良田也如世福田無沙鹵芒穢者堪投種子必長嘉苗也有云今此篇首創言戒體驗意如何謂欲明持犯名相故先且談其體有體可使論犯無體作本無違故序宗之由致義不徒述也受持禁戒爲性剃染爲相者欲明性相兩備方稱福田若唯取相如外道亦有剃髮者只爲無戒不名福田十輪經云披著袈裟是一切諸佛解脫之相亦名大正法幢亦是大乘解脫味幢意云准此幢相若直是稱福田若無戒破戒亦合名田但福利減少不得稱良田耳故下文云福出淨田道起少欲今若性相兩具方是淨田

今若氷潔其心等者氷由堅也潔由清也以堅持禁戒清淨心無垢穢能發生定慧故曰生善種也明今僧尼若行似氷霜心同淸水乃堪爲福田也言玉潤

具德者。立明。玉則壞濁美好。人所珍貴。玉有十德。如別記明。今僧尼戒若清潔。爲物所推。如玉可貴。故曰德也。此德可珍。如玉可貴。故曰玉潤。其德也。以玉能潤物。故借況於戒。德亦能潤物。律通萬像也。濟云。玉性光潤。服之令身潤澤。見今作玉。家水漬玉。作冬天手不變也。乃能生善種。號曰福田者。此結前文。成上爲世良田義也。撿智論云。佛弟子衆。戒衆具足。定衆具足。慧衆具足。解脫解脫知見衆具足。四雙八輩。應受供養。恭敬禮事。是世間無上福田。譬如良田耕治調柔。以時下種。溉灌豐沃。所獲必多。衆僧福田亦復如是。以智慧犁耕出結使根。以四無量心磨治調柔。植越下信施穀子。溉以念施恭敬清淨心水。若今世若後世。得無量世間樂。及三乘果。如薄拘羅比丘。毗婆尸佛時。以一呵梨勒藥。供養衆僧。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樂果。常無疾病。今値釋迦牟尼佛。出家漏盡得成羅漢。又如二十億耳比丘。毗婆尸佛時。作一房舍。以物覆地。供養衆僧。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樂果。足不蹈地。生時足下毛長二寸。後見佛聞法。得羅

求疑冰　摹疑事

漢。果於諸弟子。精進第一。如是少施。獲大果報。是故當知。僧是無上福田。淮僧祇云。瞻波國有一長者子。四分名字守籠那 其家富樂。腳下生毛。作金色。長四寸。行時以衣薜敷地。躡上而行。後來佛所。遥見世尊在露地坐。見已。即却衣薜。躡地而來。佛語諸比丘。此童子九十一劫來。足未曾躡地。今見我生恭敬。故爾。以過去世時。用一白疊敷地。供養衆僧。因此果報。九十一劫。生天上人中。未曾蹈地。佛爲說法。即便出家。精懃苦行。在尸陀林中所經行處。血流污地。如居殺處。佛因開著革屣。不然。縱拒等者。謂不如上。求絜其心。玉潤其德。故曰不然也。但縱三毒。四倒煩惱。違拒佛教。故曰也。縱由恣也。拒由逆也。亦云抗也。謂縱恣凡情。違逆聖教。言自貽伊戚者。爾疋云。貽者遺也。遺者與也。又貽者招也。伊者爾疋云。發語辭也。亦備也。深也。戚者憂苦也。此明違犯教者。自招其苦。非他與也。便招六聚之之辜者。事由過咎也。謂隨作何罪。必羅其犯網。成其犯。行在六聚之中。科斷也。言報入二八之獄者。撿長阿含經第十九云。總有八大地獄。遥言八大

者一想地獄二黑繩三推磑四叫喚五大叫喚六燒炎七大燒炙八無間地獄此大地獄各有十六小地獄遶之十六小獄者頌云黑沸釘飢渴銅多石膿量灰鐵斤豺劍寒氷第十六一曰黑沙二沸屎三五百釘四飢五渴六銅釜七多銅釜八石磨九膿血十量火十一灰河十二鐵丸十三釿斧十四豺狼十五劍樹十六寒氷想地獄既有十六小地獄圍遶乃至無間地獄亦具此十六名字同前合成一百三十六地獄也又案毗婆沙論亦然名字大同但初想地獄改名唱活地獄復無間地獄改名阿毗地獄其阿毗地獄最在閻浮提下底次上即是火燒炙地獄如是最上名唱活地獄此七地獄一一地獄各有四門是一一門各有四眷屬合十六眷屬通正及眷屬合有十七阿毗既有十七餘七地獄亦具十七都一百三十六也其受苦差別不同如別記之云云又案觀佛三昧經亦同今鈔所言二八者且取眷屬之數耳言地獄者毗婆沙論云梵言泥梨迦秦言無去處謂生彼衆生無有去處無有依處無有救處故曰也今言地

獄者是此方之名宣云地獄大約多在地下重相有八圍遶各十六也由獄在地下故曰地獄獄者周名圜圄周禮云三王如有獄也後亦名爲黃沙五篇明犯違犯持行自成者立謂五篇七聚名爲犯法今若不順此犯法則成其持行也故心疏云五篇明犯者舉彼犯法也違犯持行自成者明不犯行也違犯法成順聖制意若順犯法便成違聖制意也七聚彰持順持諸犯冥失者立云七聚之中並彰所持之法若順此法而持則二犯冥然自失也彰由明也顯也新學犨多愚魯者爾疋云犨者動也犨者總也無智曰愚痴鈍爲魯論語云柴也愚參也魯孔安國云魯鈍也未識條例等者立謂不識五篇七聚持犯條例也言憲章者爾疋云憲訓法也章由篇也此約隨相決斷皆有法章也隨戒昏同霧遊等者謂新學之流不識戒相夷殘提吉之名冥然不辨猶如霧中遊行故曰也言罪報類之觀海者立明如遠望大海中物或謂是船或謂山謂烏竟莫識其僞眞明其新學豈識罪相犯戒招報輕重叵知順流長逝等者逝

開往也。由前不識戒相。不知罪報。故隨六塵五欲。常往其境。耽荒染愛。不知返迷歸本也。言順須生須生死之流。長往赴於苦海也。言貪蜜滴忘歸者。蜜喻五欲也。如經明丘井四蛇三龍二鼠五狗等喻云云。忘歸者。忘失正念。不知返其源也。僧尼毀犯禁戒。受利養者。撿母論云。比丘受人施。不如法者。爲施所墮。謂食他人施食。不如法修道。心生縱逸。因此當墮三途。若無三途受報。此身即腹壞。食出所著衣服。即應離身也。

然業隨心結。報逐心成等者。謂心能造業。皷動身口。作善作惡。皆由心使◆。若無記餘緣。雖作非犯。必行心成就。是持是犯。此約心爲業因也。言報逐心成者。此舉果酬因也。由心爲善惡。是因。來報有苦樂之果。必先張因果。廣明相號等者。立云。五篇並是果罪。七聚則含因果。謂方便曰因。究竟稱果。此解不善。應是序此篇中有兩段之意。先解五篇七聚名相。曰因。後第二門則云。二明所犯果報。曰果也(尋文自知)。深云。先張因果者。序此篇也。言廣明相號者。序後釋相篇也。亦恐不然。但是序今篇中意也。謂因中亦有相號。即下引目連問經等是也。故曰廣明相號。又解。先張因果者。能持能犯。是其因。來報苦樂。是其果。覩果知因者。謂下文廣明毀戒招苦果者。欲使行人覩斯惡果。不作惡因。慇加護持也。

初中所以犯戒果報罪業極大者。釋疑故來。人或致疑。何故犯戒罪寧頓重而不輕者。今言但爲戒能生善。體亘塵沙。復能任持佛法。以勝多故。故使毀犯罪亦重也。由戒護生善中最建立功強等者。戒爲萬善之基。經云。若無此戒。諸善功德不生。又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故曰生善中最也。言建立功強者。毗尼是佛法壽命。建立之功勝餘二藏。故上序云。住持佛法。群藉息唱等。又論云。以有律師持律。故佛法住世五千年。豈非建立功強。故使毀者便招重報也。

謂在心名之爲護等者。賓云。新經論中名根律儀。亦名爲護。舊來經論但有護名。所言根者。謂眼等六根。言律儀者。是防護義。謂念智捨防護六根。名根律儀。

◆使疑作

皆名護者。眞諦解云。能隔惡事。攝善事故。能守護六根門。令業惑不入。故能防守行人。令不墮四趣。故能防守行人。令出凡位。入聖位。故由斯多義。故名爲護。廣明此義。至下持犯篇中當說。云云言在身口名之爲戒。者謂外防身口七非曰戒也。有護不必有戒至其必是護等。者了論疏離身口惡名戒。離意地惡名護。非戒必是非護。非護未必非戒。所以爾者。若動發身口。必起不正思。惟故非戒必是非護。若起不正思惟。未必動發身口。若不動發身口。但是非護。不關非戒。護亦爾。戒必是護。護未必是戒。宜作四句。一是護非是戒。如白衣等有念智捨等。而未流至身口防非。賓云。舊來諸德解。有護必有戒。多將行善俗人雖起善心。身中無戒。但得是護。故曰有護不必有戒。出家僧尼得戒。其必從護起。故曰有戒其必是護。今解不然。案了論意云。念智捨等。是根律儀。由是根之律儀。故曰根律儀。依主釋也。了論名護。此護是發業近因。然未發業。謂雖有此護。未防身口。不得稱戒。故曰不必有戒。若身口不造諸惡。必由前念智捨心。故曰有

戒其必是護。二是戒非是護。雖有受體。起不正思惟。而無心護。以不動身口。未必非戒。三亦是護亦是戒。以惡假念等方能流至身口防非。四非戒非護。若動發身口。必起不正思惟。故此四句中。鈔但引第一第三兩句也。上言念者。論疏云。謂正念也。念戒功德不起邪念也。智者謂分別戒。如浮囊脚足階陛能感當果。不起邪智。捨者。離憂喜等。其心平等。故名爲捨。問有何義意捨憂喜耶。答若無捨心。而對順境喜故起貪。復於違境憂故生嗔。貪嗔既便生。二犯由知憂喜不起貪嗔二行。故善行得成。問此護以何爲體。答若依正量部。正念正智正捨三法爲體。於緣明記曰念。謂能憶持本所受也。簡擇功德過失曰慧。謂能簡擇分別也。離貪憂二品。心平等性爲捨也。上言離憂喜者。憂是嗔煩惱品也。喜是貪煩惱品也。由喜故多起貪。憂故多起嗔。貪嗔既生。何能護戒。品謂品類也。如忿恚慊恨惱嫉等。是嗔家品類。故總名爲憂。貪婬覆憍等並名爲喜也。言有戒其必是護者。立謂比丘能防身口七非名戒。要假內心防護身口。故曰也。即上

了疏第三句是也。經中明佛讚得戒護人者。撿了論疏。疏指諸經。也不出經名。或未翻度也。慈云通指一切經。中皆讚美。於戒非是的指。一經於此經中有八喻。皆讚其戒也。一者如王生子。喻此明能以紹佛種子。由此戒故。必定成佛。後必得聖。者謂王子爲人敬愛。者由能紹王。位得戒護者。亦當紹於佛位。故人敬愛。二如月光明。喻者立云。既有戒護如月光漸圓。後得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五分法身圓滿也。三如意寶珠。喻者謂必悕必果人也。得此珠。能感萬物。隨願必得。得戒護者。若願生人天勝樂。三乘道果。隨願必獲。濟云。若無價之珠。復異如意珠也。言無價者。謂人中無人能定與價也。雖然其珠則自解作價。謂有人欲買此珠。時以淨物挐之都市。衆人欲買。即以衣物錢財而鎮。珠上。珠皆透出。衣物皆散。其買者。續復將物覆之。價若未足。珠隨復出。其價亦足。珠即不出。齊此爲價。故知珠自作價也。案。觀佛海三昧經云。金翅鳥業報。唯食諸龍。初日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次日於弗婆提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次復於西瞿耶尼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四日復於鬱單越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如是周而復始。經八萬歲。此鳥乃死。死時現相。現相如何。謂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其鳥飢逼。周慞求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爲其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反。然後命終。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反。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爲明珠。轉輪王得爲如意珠。案。智論云。眞珠出魚腹中。竹中。蛇腦中。龍珠出龍腦中。如意珠出自佛舍利。若法沒盡時。諸舍利等皆變爲如意珠。譬如過千歲冰化爲頗梨珠。因此便明虎珀。者廣疋云。虎珀珠名也。漢書云。罽賓國有虎珀也。博物志云。松柏入地千年化爲伏苓。伏苓千年化爲虎珀。一名紅珠。廣物志云。虎珀生地中。其上及傍不生草木。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上皮。中生虎珀。有汁。初如桃膠。凝堅乃成。彼方人取用爲盌器也。四者如王子喻。者此明自愛惜與第一門異。前則他人愛敬也。五如人一目喻。者立云。

有人有兩目。然亦護惜。失一猶有一在。若一目者。護惜更甚。失則全不見道。戒護亦如一目。失則不見涅槃之道也。六貧人愛少資糧嶮者。謂糧能支計肉身之命。戒能支計法身慧命

二欲塵者。濟云即宮人采女也。除二可知。八者如病人得好良藥者。明戒能除惡嶮。藥能除其病也。上來釋第一戒護遵失之宗門義竟

五篇七聚約義差分者。謂篇中五篇名。還是聚家之目。爲其蘭吉二罪。從含因果雜碎難分。總作聚名。然於吉聚復分爲兩。身犯名惡作。口犯名惡說。故言約義差分也。言正結罪科止樹六法者。立謂吉羅罪雖分兩。聚不離身口惡作懺法。既同同作吉稱。故正結罪科。既合爲一。但有六聚。故曰正樹六名法。此上六名並無正譯等者。佛化中天。隨緣制戒。結夷蘭提吉之名。此土先無其目。是故不可翻譯。但就義意翻之。如言無餘僧殘捨墮等者。但約義立名。非正翻對。然佛何不制四篇六篇。恰制五者。疏中種種解釋。初一師云。藥有五故。故立五篇。謂犯四夷與學

令推疑擇

悔法名爲藥也。殘罪與摩那埵等藥也。提對人三說藥也。舍尼一說藥也。吉羅心念藥也。通律師問下四可悔。悔法稱藥。夷不可悔。如何稱藥。答犯夷無覆。學悔是藥名。若爾有覆滅擯亦應名藥。答殺活雖殊。不妨俱藥。學悔之法如治病藥。滅擯之法如殺人之毒藥。問七聚應有七藥。答聚唯六病。惡作惡說體類同故（同責心悔）蘭又同提。共用一藥（蘭提同對首悔）。故雖七聚。亦但五藥。若爾七滅應除多諍。答法相不同。應爲三例。一藥多病少。如七滅除四諍。二藥少病多。如四輪摧八難。三藥病俱等。如五篇有五藥也。言四輪八難者。且爲頌曰。三途北長壽。前後辨聰根。善處摧前五。值願植餘三。高云。今釋迦遺法在世。不名佛前後難也。法滅盡已。方是難也。生聾生盲合者。單聾單盲及餘根不具。亦非難也。以聾而不盲。不瘂體佛。盲而不聾。不瘂聽法故也。又一師解。准俗制道。如五刑法。俗有五刑。斬絞流徒杖也。約此五刑以立五篇。今破云。此土近俗。立此五刑。豈可遠佛制戒。同於近俗。又梵漢懸隔。輒便相擬。又一師解。此是如來隨機制教。宜立五

心者疑脊

龍即作五名今詳此後師最好如人面上兩目一手
一鼻皆起逐便宜然何須問其多少所以也故婆沙
中有勝尊者每釋義時皆言法爾宜立一二三四亦
然也上已略列六名竟今即是初
僧祇義當極惡三意釋之者立謂祇律三意釋其夷
罪今文且標其三意下更一一牒釋釋中先釋後句
次釋上二可尋一者退沒道果無分者賓云非爲已
得道果今則退失但是應得不得故言退沒也立謂
若犯此戒定墮惡道名爲退沒不階涅槃之果故曰
無分亦可道果無分即是退沒也此後解勝若准前
解望下第三意有妨此既明退沒是墮惡道者不應
更有下文三者墮落義也此是標一句竟下更有之
二不共住三墮落並是標三章門更不入二種僧數
者謂羯磨說戒二種也
由與魔鬪便墮負處者撿多論云波羅夷者名墮不
如意處如二人共鬪一勝一負比丘受戒欲出生死
與四魔共鬪若犯此戒則墮負處問曰犯五篇戒皆
墮負處何獨此戒得名若餘四篇戒當犯時亦墮負

心提疑揔

處但尋悔滅非永墮負處故不得名也如怨家以刀
割人命根不斷雖云得勝非是永勝若斷命根名決
定勝犯四篇戒如命未斷犯此四重如命根斷故也
四分波羅夷譬如斷人頭乃至行法非用爲名等者
立明此舉四分文釋成前僧祇三意中第一句也言
此從行法非用爲名者立謂上言斷頭非比丘故此
約道分無用也故下文斷頭之喩此望不階聖果爲
言便成此義又言波羅夷無餘也者立謂此下擧四
分釋上祇中第一句也故偈云諸作惡行者等者此是
四分律初勸信序偈曇無德之辭也彼云譬如有死
屍大海不容受爲疾風所飄棄之於岸上諸作惡行
者猶如彼死屍衆所不容受以是當持戒不得於說
戒羯磨二種僧中共住者釋前不入二種僧數文也
戒之有無此入諍論者立云古人各執有戒無戒之
言故云諍論有一師云犯重失戒所以知者一戒爲
提衆戒爲水以犯一戒衆戒焉在復一師云犯重不
失戒所以知者案律中打謗犯重比丘同結提罪若
無戒者打但小吉又解諍論者如涅槃第三十一卷

中有二十二雙諍論其犯重比丘有戒無戒是彼一雙諍論數也故彼經二十二雙諍論是迦葉菩薩舉來問佛既善知衆生根何不定說致人有諍論也佛一一答我爲緣故說不定隨機作失不失二種說也有時於一名中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悉爲調伏諸衆生故我諸弟子不解我意便作實解遂生諍論云云其第十八雙諍論云或說比丘犯四重已比丘戒在或說不在(此迦葉問言)佛下文答我於經中作如是說若有比丘犯四重已不名比丘名破比丘已失比丘不復能生善牙種子譬如焦種不生果實如多羅樹斷更不復生犯重比丘亦復如是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重禁已失比丘戒我復於經中爲純陀說四種比丘一者畢竟到道二者示道三者受道四者汚道犯四重者即是汚道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諸比丘犯四重已不失禁戒榮疏解云初明爲假說犯重戒失後爲純陀說則是不失畢竟到道者阿羅漢也斷二障盡名畢竟到示道者三果也然以正示

心消疑唱

人令學須陀洹向已下也領受聖道在身中故汚道者犯戒人也意疑鈔家專指此文令涅槃疏家解此二十二雙諍論專引諸部律及諸論人數人及十八部執等義云如犢子部作此說薩婆多部作此說等各標不同故曰諍論云云(定義)賓云婆沙六十六云淮陀經中亦作是說沙門有四無有第五一者勝道沙門二者示道三者命道四者汚道當知此中勝道沙門謂佛世尊自能覺故一切獨覺應知亦然(由覺故其道最勝)示道沙門謂尊者舍利子無等雙故大法將故常能隨佛轉法輪故一切無學聲聞應知亦爾(無學之人自行已辦)命道沙門者謂尊者阿難陀雖居學地而同無學多聞聞持具淨戒禁一切有學應知亦爾(謂有學人身中聖道猶應漸長如命增長故云命道也)汚道沙門者謂莫喝落迦苾芻惡盜他財物等是(莫喝落迦此云大愚鈍者謂都無有所識故云摩訶羅是有人云摩訶羅此翻爲伽汾未詳出處)雜心中解有戒非無者案雜心論偈云別解脫調伏是捨於四時若捨及命終斷善二根生解云若捨者謂捨戒也俱舍云與受相違故命終者種類滅也俱舍云所依捨故斷善等者謂善根斷及

二形生也。俱舍云。斷善者所因斷。故二形生者所依變。故持律者言。法沒盡。時彼說戒結界羯磨一切息斷。毗曇者說。曰法沒盡。時先所受律儀。相續生不捨。未曾得律儀者不得。是故說一切。息有說云。犯初篇罪名捨律儀。此則不然。若言犯初篇失戒者。犯根本罪已還俗。應得更出家已捨戒。故今正解犯初篇罪於別解脫戒。是比丘於無漏戒。非比丘也。上並論文鈔云戒之有無此諍論或指此論文也 既言邪見二形出命終及捨失。不許犯重。失唯在四捨也。案法勝阿毗曇第二卷。存其五。捨。謂加第五正法隱沒時捨。今不在之。如前已破。未曾得者更受。不得先受不捨。瑜伽十三。立五捨加犯重捨也。問雜心不存犯重捨者。何故律云犯重已非比丘。彼論解云。佛言非比丘者。非第一義比丘也。謂犯初篇。已於別解脫律儀。是比丘。於無漏律儀非比丘。是犯戒非捨戒。故曰有戒非無。若論重犯律自明斷者。律云。若比丘犯一一法。如前後犯亦爾。即其義也

此別解脫戒由境緣別等者。立謂於一一境上。別別防非得解脫。故曰別脫戒也。以發戒時。隨境而別發。今若犯。還隨境別犯不得頓也。女人身上發二十一戒者。此是多論文也。此且舉婬戒爲言。約七毒歷三瘡。門故成二十一也。言七毒者。謂約三毒煩惱爲三單三雙一合。言男子十四者。謂七毒歷二瘡門也。直約婬戒。若盜殺妄下文當述。自餘諸婬至稱本受體者。謂本受時發無作體遍周法界。今雖汚一婬境。餘境未汚。常淨儼然。既未毀犯。故曰稱本受體。打謗犯重比丘等者。舉律文。證犯重比丘有戒非無。若打謗無戒俗人律結小吉

答懺本清淨理當足數。如得作說戒自恣者。立偏答上言云是數之。非謂實堪僧用。以無人時開秉二法。餘法亦無開文。然此人實是體淨。合應足數。由情過重。不堪僧用。望其自行是淨。非穢言來不隨意者。謂僧作法時。不來非別衆也

如下懺法中者。下懺六聚中引僧祇等律云。犯重與學悔已。比丘不淨食。彼亦不云淨食。彼不淨食比丘亦不淨等。既言同有不淨。豈非比丘。又引母論與白

四悔法已名清淨持戒比丘等惶懾者說文云(齒葉反)心服曰懾爾疋云懾由懼也言常淨儼然者儼謂恭之容也

若先嚴淨識托對五塵者立謂先興起觀行之心後對色聲等五則不染者如不淨觀成對女人不貪色若慈悲少欲觀成則不行殺盜也即涅槃經中無勝長者見諸女人猶如白骨如刀毒蛇等云云所以舉五塵不舉法塵者解云法塵意識所得二乘制防身口不禁意地故不明也此自意解耳自懷藏疾等者立謂犯不發露復不懺悔但知覆藏如人有病不令人見以衣覆蓋故曰藏疾傍人雖解療治不見來由加益遂至於死言財法並亡者同一利餘曰財同一說戒曰法二俱絕分故曰並亡便償受用自他俱負者以破戒食人信施不消來報極苦又令他施主福德減少故曰自他俱負故五分云能施所施二俱犯墮故曰償受也言用者濫入僧數塵坌清衆自招冥責又誤僧家秉法被事不成亦是自他俱負也此受用二字屬上財法並亡之言也受屬財字用屬法字𠃊

令櫃疑孫

如人身中四處得死等者景云一髑髏頂二咽喉三心四腰也婆沙論中唯明二處得死故彼論二十七云問何故斷頭及腰便死斷手足等而不死耶答頭腰二處是大死首故斷便死手足不然復次欲界有情依段食住喉通段食腹爲食依故斷二處命根便斷復次頭是眼等多根依處(謂於頭中具五色根此五色根十二入中五入是也)斷之便壞眼等諸根腹是息風所依止處斷腰腹壞息無所依故斷二處命根便斷

出家持根本戒者立謂諸僧尼四重八重之戒也案十輪經云佛言若有族姓男女以深信心歸依佛法或欲趣聲聞或趣辟支佛或趣大乘於我法中而得出家受於具戒極有信心護持根本四重等罪常勤精進勇極不休終不虛受人天供養於三乘中隨所樂欲何以故志求解脫乃至捨命終不毀犯又云何故名爲根本之罪謂若人作如是惡行身壞命終墮於惡趣作如是行是惡道根本故名根本罪也

後四別所說者此指下尼衆別行篇明也

同名之罪則有重犯等者謂十誦中婬殺盜妄此四

同名夷。則有重犯。謂前作婬犯夷。後作盜亦夷。同種無重者。如前作婬得夷。後作但吉。四分則不爾同名同種。俱有重犯。何故名爲種種爲類義也。亦可以罪從此生。能生罪。故故名爲種。言此據初篇以言者。謂唯初篇同種。無重犯。若下四篇同種。亦有重犯不異四分也。學悔犯殘等者。據犯衆多僧殘。既次第行懺。故知是有重犯。立云舊解非不能引也。上言犯衆多僧殘是同種之殘也。言餘如別部中說者。指下諸部別行篇更明也

明了論律中說有五部等者。謂了論說篇爲部也。彌云部是當類之別名也。言此間爲篇者。立謂篇是此土名。如前已釋。本是祇律名篇。以魏時嘉平年中。外國三藏曇摩迦羅來至雒陽。創立羯磨法受戒。出僧祇戒心。隨此七名。名爲篇也。四分但立犯聚。五種犯五種制也。今相承章疏家云。篇者隨物來時。僧祇之稱也。今依本義立名者。部謂了論。云解律中本名部也。一成就根本義者。立明前三方便罪。能成就根本之果。此是欲作重罪。不成住前方便也。此三可懺。但是能成根本。故曰成就根本義。二隨順根本義者。謂覽因成果也。明其三方便罪。隨根本不可懺。故曰隨順根本也

夷有十六罪者。彌云。然五七之果。成本由因。故有方便蘭吉之名也。了疏中夷四。戒一。戒各三方便。論根本四四四成十六也

不成僧殘此罪對人悔者。謂若本爲戲樂。而觸得殘今本心擬婬。雖觸但蘭。此蘭是夷家方便。非果罪。也若爲戲樂故觸得殘。此殘是果罪。非夷方便也。謂本心只擬觸取樂。不擬進趣。故曰果也。問摩觸近重殘非方便。盜亦近重。而成方便者。答盜五必假四。故四而非重。大婬不假觸。故觸非方便。故多論云。犯婬不假他。如巳三處也。又云盜有續成重。故作方便名。再觸非大婬。如何能究竟。如律云再盜不滿五。佛言相續夷。言此罪對人懺者。立明謂對衆僧懺。非對一人也

前三方便皆爲成就者。立謂此解前成就根本義。也濟云。願律師不許方便中有步步得罪也。謂不許有

進趣方便中。有蘭罪也。夫言結罪者。一待心停。二待事畢。可有結正。進趣之中。無此二事。何得結罪。今期心造境。事未究竟。何得於中。輙論科其犯也。但可步步之中。得不善業。終不可結其罪名。若於方便中。卽住不作前根本。卽結蘭罪。故律云成者。夷不成者蘭是也。願師嘆七方便名爲七不成。由作根本卽結不成之蘭吉也。礪與宣等名爲七方便。願不許之。不許因中。輙結罪品。要待心止結不成之蘭也。賓願意凡言結罪。一待心停。二待事畢。進趣之中。無此二事。何得結罪。由如須達往向佛所。步步增其順理之福。故許犯戒。步步增惡。而無罪名。此卽以違理不善爲進趣體也。今且破側曰須達見佛果無名。故許因中無福號。今違佛制。果有目應許進趣有愆名。又復違論文也彼多論等云步步有蘭也上言由如須達等者。卽涅槃中須達欲往佛所道過天寺。時有天神空中告曰。假使有人身佩瓔珞。香象百頭。寶車百乘。鑄金爲人。其數復百。持用布施供養。不如有人舉足一步。詣如來所。彼師引意向佛。有順理步步之福也。前三悉不可懺。卽隨順根本

義等者。解上隨順根本之義也。言餘三例此部者。謂盜殺妄三也

四分但言成等者。謂四分但言不成者蘭。不說遠近方便。蘭之輕重及有初吉。今准下了論十誦。明有遠近方便。不同若准十誦。蘭分輕重者。謂次方便是輕蘭。近方便蘭重。遠方便是吉也。然彼十誦中偷蘭有三品。懺一大衆。二小衆。三一人。識了論唯結一品者。謂前二方便並是吉羅。但有近方便一蘭。故言一品。體通彼此者。立云蘭吉名殊。體一通其律論兩文。故言彼此。謂了論中次方便是重吉。十誦是輕蘭。然名雖不同。罪體一等。俱是對一人懺也。上釋夷聚義竟

二者僧殘聚者。立謂有殘之罪。由僧除滅。故曰僧殘。從境立名者。謂僧爲能懺之境。殘是罪體之名也。應言境體立名。僧是懺境。殘是罪體也。又應從境義作名。境亦僧也。義謂此罪有殘之義也

四分中正明僧殘便成上解者。立明四分名僧殘。同上婆沙中解也。又云有餘以行法不絕爲名者。此明懺竟復本僧用故曰也

理須早救等者。濟云。郎律序云。可救有十三。餘者不須救。言强與波利婆沙等者。此云覆藏也。從所治情過爲名。明犯殘已。雖無心悔過。僧若强爲加法。亦得淸淨。懺夷不爾。出彼自心。由過麤重。必洗心悔。若自無心。僧强與法不成也。言隣者近也。摩觸麤語。婬家氣。分苟能爲之。將有犯重之事也

尼有十七。六異七同者。六配七成十三。此且約僧十三也。就尼十七而明者。有十異七同。言十異者。頌曰。言人度賊外解。擧四獨染食幷勸他習近違諫謗僧違嗔。寶發諍僧違諫。一言人。二度賊女。三界外輙解。三擧人。四四獨。謂度水獨行。獨宿。獨入村。五受染心男子食。六勸受染心男子食。七習近住違諫。八謗僧勸習近住違諫。九嗔捨三寶違諫。十發起四諍謗僧違諫。言七同者。一媒。二二謗爲三也。及四个違諫爲七。頌曰。媒嫁有根無根謗。破僧伴助汚性違。此七配前十。是尼十七殘也。言僧六異者。漏失摩觸二麤語二房也。頌曰。漏失幷摩觸。二麤與二房。所以漏失僧重尼輕者。多論解云。女人煩惱染重。難拘難制。若制

※示疑情

※施疑作尸

與重罪。苦惱衆生故也。又云。女作在屏苦乃盈流。男子不示。隨事能示故也。摩觸一戒尼重僧輕者。尼則煩惑性重。既受摩捉。必被陵逼。成大過。故方便之內制與重名。丈夫摩捉。必無陵壞。不假染防。但就限分制於輕也。二麤語僧重尼輕者。男則剛獷無羞。爲之義數。故重。女則輭弱多耻。爲之義希。故輕。二房亦爾。所以不同者。僧是多利。孤遊造房。事數故重。尼卽反前。故輕。又如多論。二人共造。不獨宿。故人無房。量縱有過者。輕而非重

僧位胝施沙等者。是僧伽婆尸沙別名也。以了論說不同耳。梵音輕重。故爾言有五十二罪者。有三方便合根本成四。故有若干也

此乃正量部名等者。謂上了論云。僧伽胝施沙者。是正量部中之名也。了論釋正量部。故云然也。言有三義者。立明物一義。與薩婆多部同。謂是戒見同是僧義。不由定慧是也。第二卽是救義。第三是勝義。下文自出是也。薩婆多部稱僧伽婆沙有一義。正量部同等者。謂薩婆多部。唯有一義。與正量部中第一義同

也
言解云由見衆人和合等者。應是了疏解云也。衆人謂是僧也。要以同一正見。故言由見也。復同一戒。復須和合。是名僧義。然僧具六和。且舉戒見二名。以釋僧義。由此二不同不由定慧者。此語斥其多宗也。多宗僧伽者。具三義。一戒見。二定。三慧。此三若同。乃名僧伽義也。以多宗慧辨僧體。今則不然。不由定慧。但具戒見則成僧義。未假定慧。今言由此二不同者。謂由戒見不同。即乖僧義。此上並是釋其僧字也。有三義。初如前解者。謂僧伽胝施沙中有三義。初僧伽義上已解竟。第二救義。第三勝義也。可知上釋僧殘義竟

偷蘭名大者。立謂過相麤重。故由大也。遮言障善道者。立明道是所障。罪是能障。以犯此罪。能障於道。故曰也。礪云夫言破戒障道者。障何等道。謂障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無相無願。障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果。此亦是就遠說障也。既尸羅不淨。不能集生三昧。發智斷惑。終獲道益。故說為障道也。由能成初二兩篇之罪者。謂能為夷殘兩篇之因。是方便也。初謂初篇。二謂僧殘篇。兩謂都結也。又翻為大罪者。有云約破僧出血逆等。為大罪也

一是重罪方便者。此因罪也。有輕有重。次方便是輕。近方便是重。二能斷善根者。此謂獨頭果亦有輕重。如破僧出血是逆偷蘭則重。若裸身見佛人皮石鉢則輕也。以破僧出血是斷善根也。所言過者不依佛戒而行者。此是罪過也。濟云不是罪過之過。直是過度義也。謂越過戒律限域之外。故名也。如下舉喻其義自顯。如牛突籬援等者。立明蘭為重罪之因。如前牛破籬為後牛之因也。後牛因前得度。亦如前犯蘭致後犯夷。前牛破籬喻犯蘭。後牛得過喻犯根本重也。然過名亦通等者。立謂前牛破籬名過。後牛亦名過也。謂犯蘭犯或雖通名過。然過有輕重也。案了疏云然過名亦通諸罪。但此罪麤。故立過名最初犯為過。後去從初受名。如初牛出過界得名。後牛出隨前者。故亦得過界名。今釋疏意。然七聚皆是不依佛所立戒而行。故言亦通諸罪也。言此罪最初者。約能為初

示字疑剩

二篇之方便由前方便故後乃犯根本故曰最初罪通正從等者獨頭是正爾云如破僧伴助皮畜露形名究竟蘭亦名獨頭也若爲他方便者曰從是因蘭正是果蘭也

言體彙輕重者如下通輕皮因中具論輕重因果之義至下廣有解釋也律列七聚六聚並含偷蘭等者謂律明六七雖別不同然蘭必居一位之數也或在上下抑有由也者抑云止也案也謂蘭或居殘下曰上或居提舍尼下曰下蹤處不定非無所以故曰有由重者則居上輕者則居下不可雙出故或前或後也若淮礪解作因故三爲果故五爲辨成他他成故爾解云爲他之方便者故居第三聚故曰爲辨成他謂能成他夷殘方便也爲果故五者謂獨頭果蘭即居第五聚即用吉羅爲此果蘭之因故云他成故示爾呼吉羅爲他也

或次僧殘後是戒分所收者謂上三聚過麤名戒下四聚過細曰威儀如初二篇遠近方便等者自意謂此言未正且一往判耳謂初二兩篇遠近方便罪含

淨入非字

令合爲今

輕重其第二篇近方便與初篇遠方便同若第二篇遠方便則輕也故下文云輕者如第二篇遠方便等故知此中之言猶有餘也蓋是且判夷殘兩篇各二方便云是重也未暇簡出二篇遠方便云輕也謂裸身用髮者謂露身見佛用人髮爲繩也

戒與威儀通別互舉等者謂二名雖殊此是互影其目以別別而明作此分別若通論者七中通得名威儀如犯殺盜豈非是非威儀佛呵須提那云汝非威儀非淨行等此即通名威儀也就戒而言七通名戒如言二百五十戒豈得簡却下四聚耶如犯吉羅亦名破戒故下篇開通中亦云最初未制戒等故知戒名是通也故礪云若也通論五篇能治皆有防非齊稱爲戒故下文並言最初犯戒與比丘結戒等若據身口進止威儀法式皆名威儀故下文言非威儀等令且位分爲兩前二所防過麤能治稱戒下三犯細能治名威儀也言別者即律文遮法中云有人舉他罪來佛令窮問破戒耶破威儀耶若言破戒破何等戒波羅夷耶僧伽婆尸沙耶偷蘭耶若言破威儀破

※三鈔作二
※消疑滿

何等威儀波逸提耶惡說耶據此明知前篇是戒後
篇是威儀此就別說也
若就均雜往分等者謂夷殘提及提舍尼此四是均
均義有三一名均同名夷殘等二體均且如四重罪
體無輕重其報亦無階降同是九百二十一億六十
千歲也殘提等篇類然約違教罪其體均也論遮性
業道有無則別三究竟均者謂上四篇非因是果罪
故名究竟以具此三均故非雜也雜則不具三均故
心疏云凡立篇者必具三均名體究竟此是定義且
如初篇同號即是名均齊須擯治即是體均罪非方
便是究竟均乃至第五三均例然言無非正果者謂
上四篇非爲他方便是究竟果罪也又是正非從故
言無非正果下三爲雜通輕及因者謂偷蘭惡說惡
作此三爲雜有輕有重故言通輕含因含果故言及
因以其輕重因果不均故名爲雜然果罪有重因罪
亦有輕重因罪輕重者且約蘭辨有三品不同若初
篇近方便是重對大衆悔十謂八人爲大衆四人爲
小衆四分五人爲大衆四人還是對首法故名小衆

初篇次方便二篇近方便名中品對小衆悔只有四
人僧受懺之時無有單白但問邊人也若第二篇次
方便是下品對一人悔果蘭者亦名自性偷蘭亦名
獨頭蘭亦分三品若破法輪僧若盜僧食盜十方現
前物偷四錢及非人重物等皆是重對大衆悔若盜
三錢巳下破羯磨僧與女互有衣相觸名中品對小
衆悔剃三處毛露身行著外道衣畜人皮石盋食生
肉血嗔心破塔裂破三衣名下品對一人悔吉羅有
因果者戒本一百衆學一向是果罪也若爲蘭提及
重吉作初方便者曰因言輕重者初方便則輕近方
便則重亦有三品謂對人悔是重責心悔是輕也責
心復兩重者重責心輕者輕責心故有三品也果吉
辨輕重者就故誤明也立云如沙彌滅擯吉羅是重
由此輕重因果不同故言通輕及因准理應言通輕
重及因果但文家略部重字果字也然偷蘭羅中之
重故居第五者謂下三聚是雜蘭聚最長居第五吉
分兩聚次輕居六七立問蘭既不具三均故准入聚
不入篇義容可爾吉既入篇義具三均何爲復在聚

◎擧疑單

◎柯鈔作阿

◎蠡字原本不明疑蠡字歟

攝答吉具三均得入篇者唯指一百衆學餘二不具均者總入聚收由體含輕重罪有正從故也上釋論爾義竟

四波逸提聚義翻爲墮者非是正翻對義翻也十誦云墮在燒煮覆障地獄者撿十誦律九十中戒戒唯作此解更無別釋

若據罪體同一品懺者三十九十雖分若捨衣竟但對一人懺與擧提同也

三十捨墮餘入別懺者尼二百八中離取三十因財起犯制以捨墮餘一百七十八單提但對別人悔故言餘入別懺言種相同異如別顯之者謂尼戒本自明指或尼衆別行篇中釋也

尼柯部有三百六十罪等者謂僧有一百二十提用輕重二吉爲方便幷根本成三三个百二十三百六十也古尼柯者彼與名別只是波逸提也言翻爲應功用者明此罪微細須加功用意故也上二篇罪過相蠡大治行易成不假功用也二性罪及制罪者謂九十中如毒罵兩舌殺畜飲虫打搏等是性罪如掘地壞生飲酒數洗浴水中戲等是制罪亦曰遮罪謂此篇中具含此二是曰難持應加功用也因時能燋心等者謂初犯罪時其心熱惱故曰也果時能燒然衆生者犯此罪者來報燒熱地獄故曰果時能燒也

但有三部者兩吉爲方便幷根本提爲三也

即此律戒中具明悔過之詞者謂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爲等是悔詞也尼有八種與僧全別者並是索美食爲緣起也一謂尼無病索蘇犯可呵法二索油三蜜四黑石蜜五乳六酪七魚八肉

有十二罪者二方便幷根本爲三三四成十二也

翻爲應當學等者謂式叉翻爲學迦羅尼翻爲應當謂學應當梵言倒故也謂翻譯家改異故曰應當學

濟云此方言倒耳故唐三藏云在天竺每被彼僧詞云彌戾車汝言自倒既云喫飯前即云喫爲喫空耶應須云飯喫皆先所後能也父汝父字向下讀者亦是倒也故梵本經文字皆横下亦有理致也汝若向下爲正者今僧中次第而坐何不頭上著人又汝言竪讀爲正者汝眼何故横耶隨眼横著豈非便易撿

眼上下亦難乎戒疏引多論問何故此篇獨名應當
學者何答餘戒易持而罪重犯懺是難此戒難持而
易犯常須念學故不列名但言應當學又云若就所
防彰名應云衆突吉羅今隱其所防就能治行以立
名目故言學也論其所學實通上四篇非局此篇但
人情薄淡重罪多持輕便不敬若論成行非慇懃護
終不可成所以大聖觀物機緣特加勸勉故與學名
又能持此戒滿足無缺卽名學行成就就終彰名學
功義顯故偏於此戒受學稱也言胡僧云守戒者爲
此戒能守護於四重由持此戒防守前篇便不犯也
又云專翫在心名爲守戒也十誦天眼見犯罪比丘
如駛雨下者撿十誦云時諸比丘得天眼見諸比丘
犯罪如雨駛下見已便遮諸比丘說戒以是緣故鬪
諍事起不得布薩說波羅提木叉是事白佛佛言莫
以天眼隨以肉眼所見應遮出遮說戒法中也
尼法指同大僧者謂尼第五篇還有一百戒同僧多
少也
言必有解判如疏述者戒疏云惡作惡說從具得名

母論云身名惡作口名惡說作義是乖名通身口故
律下文無問身口皆突吉羅善見解云惡作者是
明了論解非四部所攝等者立謂如一百衆學並是
果罪非是上四篇方便故言非四部所攝今詳此釋
恐不應理觀了疏意但言非前四部所攝不言第五
部唯果非因今何得言局百衆學然了疏意云第五
部中或有二因或全無因故不同前准數爲部謂但
起心不動身口唯果無因若有動業因果具有如欲
上樹未動身語是遠方便動身或語是近方便上樹
過人卽名究竟隨應准說賓述也言所餘諸罪共學
對者謂一百衆學及餘一切吉罪但非前四所攝已
外皆名所餘諸罪也賓云前四部中雖有因吉隨應
自攝入前四中今辨第五雖亦名吉要須非是前四
部攝取所餘罪也言共學對者對首心念名之爲學
以其對治所作罪故名爲學對今言共者謂輕重二
吉俱須對治懺之故名爲共了疏云責心及對人名
學以其對治所作之罪故名學對也解此疏云責心
及對人俱須解知名學也二種各對治除滅名對吉

也。及婆藪斗律者。此云品類律也。彼律有二百戒。多明輕戒。謂是吉也。亦是此第五篇正果罪也。賓云舊人皆言婆藪斗律。是二十部之內一部之別名。今詳不然婆藪斗者。眞諦翻爲品類也。故知是揵度之異名耳。品類即是法聚義也。亦是蘊積義。故知只是揵度耳。如揵度中多不論殘夷重戒。唯明輕吉等。故今文云多明輕戒是也。梵本正音應言呧藪斗。此翻爲事也。如揵度中說戒事。集在一處。或安居事。自恣事聚在一處。皆名揵度。故知婆藪斗是其揵度也。言一切皆是第五獨柯多者。此結上文也。從上非四部所攝。下並是獨柯多部攝也。獨柯多者。吉之別名也。此是正量部名等者。謂獨柯多部。是第五篇罪也。正量部呼名不同耳。了論解正量部云。此獨柯等名出彼部也。言無別身口業。故意是惡作翻之者。有人云。了論意明無別身口業者。謂身口所發。皆由意地。今但是意地。流至身亦名惡作。流至口亦名惡作。故知身與口同名惡作。不得身惡作口名惡說。故曰無別身口也。立明正量部中。將意業爲惡作。身口但是造善惡之具。自不能成業。如死人亦有身口。不能造業。故知由意方語造業。故將意業翻惡作也。故了論疏云。獨柯多部者。翻爲惡作。正量部解無別身口業。但故意是業。故意能發身口。名爲身口業。依此部解。唯意是惡作也。薩婆多云等者。立明多論用身口二業翻惡作也。故了論疏云。薩婆多解身口是別業。通三業皆是惡作。又戒疏云。吉羅者。律本解云。惡作惡說。分身口業。故有斯目。明了論中二業一名。俱爲惡。爲惡作身口爲非。無非皷動故也。言同翻一名而義兩別者。謂了論用意業爲惡作。多論用身口業。翻惡作。故云兩別也

分輕重中等者。此明了論約吉羅中自分輕重二別。故彼疏云。若通說第五部中諸罪。同名獨柯。就中約輕重分之。重者名獨柯多。輕者名學對。爲分別輕重異。故於輕中別立此名。故名學對。又言輕名學對者。了疏云。對首心念名之爲學。以對治所作罪。故名學對也

若勁身口有遠近二方便等者。立明吉羅亦具二个

七摘入沙字

方便故了疏云如發心欲上樹未動身口未說欲為此事是遠方便動身去或口說或手觸是近方便上樹即是根本吉羅餘依此尋之問重罪若已作根本故便隨根本不可別懺今此輕罪已作根本方便可別懺不答亦隨根本不可別懺由方便皆成就根本故也

重罪重責心輕罪但云不應作等者立謂吉羅二方便中自有輕重重者重責心輕者輕責心也言亦通下用者立明責心懺吉通下三衆謂式沙足沙彌尼也

二不定法托境以言者立謂托覆露兩境為犯處也言通該六聚者立謂此二不定覆露二境之中容犯六聚之罪也以身與女在屏或作婬事是夷或身相觸麤語等是殘期行婬事是蘭屏坐故是提戒無病端坐受食是提舍尼或無染心共坐是吉故曰通該六聚也若論罪體生疑不信者如緣起中可信女人舉來白佛猶心疑故故曰生疑則不信比丘清白也由使他不信及疑故即將此不信與疑為罪體故結

不應之吉謂不應使生疑故即首律師云以疑似為體今破上解云疑是女人豈成過體（資述云爾）吉師亦有不許結吉者謂有犯即入篇聚收未犯理合無罪故首疏同七聚之中無二不定之名云何結吉答若作此難我反問汝七聚之中無不應爾及如法治之名然不應爾如法治為有犯不然此既是犯亦不入聚我二不定聚中雖無結吉何失又略說戒中亦具有二不定意說若不許二不定名為戒者十五種略說戒中何故含二不定方十五種略說戒也既名說戒明知不定亦入戒門收也十五種略揵度具列又戒疏云房室私禮俗所常行而比丘無侶獨一女人同處麤語令他疑惟罪相難分故約生疑吉羅罪故略跋律云如何此戒作不定說答未來中或容有無實犯故賓叙古人釋此罪體云二罪一罪為所防離染清淨為能治非法自言為所明如法自言為能治又以治罪不如為所防如法治罪為能治相傳破云非法自言為所明者尼有自言應有不定又復豈容要待自言方犯不定也治罪不如者過在僧衆豈可此

戒防治僧罪也首律師言疑似為體同此鈔文破也疑在女人豈成過體也礪云以屏露二處應須撿審以為所防礪曰謂二不定在於屏露涉嫌疑處行住坐臥以為所防如人惡子制令離過故不聽其至可疑處設若至者父母必須勘問來由此亦然也崇云撿未實時在不定攝勘撿實已即定聚收何須此明所防體今詳律儀防護為義二百五十戒體須存豈容此中無所防體故今以其在嫌疑處為所防也問在嫌疑處容犯一切不應唯局愛染諸戒答理實雖通犯一切戒然由愛染過失尤重故立不定以深防之由此亦顯尼有伴故隱而不立不定戒也文彰三罪二罪者立明文云若波羅夷若僧殘等者此是略舉三二罪名也准理合舉五篇景云文中雖彰三罪二罪然或有或無若生疑不信吉羅此則定也景問其二不定無別名種何故戒本制三問者答舊云今三問者意云汝不與女人共坐生他人疑心不所以須問非有罪名也今意不然此中通問前後不局問生疑也七滅諍中罪亦通有者立明僧尼各有七滅諍事以尼律中不為他滅諍結提罪也僧若知法不為他滅諍得吉僧尼不滅諍各有罪曰通有又解但明僧七滅諍也既有諍事比丘解知七毗尼之相不為他殄四諍者犯吉故曰罪亦通有謂望七毗尼上通是吉之罪境也後解為正而僧尼同數共成通戒者立明僧尼同防身口七非故言同數也以上五篇七聚以僧尼同用故言通戒也又言有人云是七滅諍以僧尼同有此數今言不爾尼中雖有諍事不為他滅便得提罪僧但得吉既此不同何得言同數也濟云後解為正以僧尼同有七滅之名名同數同何殲有輕重也此解恐非今正解云據尼戒本中亦不定有家出尼戒本則無七滅然據律文尼戒本畢竟中唯有一戒若比丘尼明解聖教不為他滅四諍者波逸提今言僧尼同數者謂據尼亦合同僧有七滅戒故曰僧尼同數但尼戒本通速七个為一戒故故曰用成通戒也

五篇七聚何義差分者立謂問意云篇之與聚若為差別故或離或合又復六七不同有何殊狀

答言立五篇者僧祇律中明魏時曇摩迦羅初至漢地出僧祇戒心翻名五篇今相承仍作此名也即四分下文者立云其六聚七聚雖別並是吉羅以是尼律之文故言四分下文今且分七五本同者此是答上問意也上問五篇七聚何義離合今答此問也一名均者濟云同名夷同名殘同名提吉等也其偷蘭家即出頭來訴我亦名均以無問輕重皆名偷蘭可非名均不許我入篇篇家即報云我夷殘提吉非但名均約體復均以無輕重不定汝之偷蘭或輕重不同或因果有異謂有時作他方便或復自號獨頭據體非均故篇家簡出其偷蘭聞已即走脫便語云阿嬾向聚中坐去二體均者如犯初篇治擯及受來報一等也不具此三通入聚攝者問既言篇具三均篇則有五何故上云前四是均下三為雜答若從聚論前四是均下三為雜若從篇辨五並是均所以爾者由吉羅一聚罪含因果得篇名者直指一百衆學由是果罪又具三均其餘因吉不具三均通收名聚故心疏問曰吉羅罪中既通方便如何在篇答簡取究竟者以入篇中餘方便者入聚所攝問偷蘭罪中何不簡除從生取究竟者以入篇答不同也偷蘭究竟或均或雜或前或後難定其罪大約且分三品故入聚收此問意云吉既在篇復在聚為含因果者蘭亦含因果還合將果蘭入篇因蘭作聚何故唯聚不得入篇答意可見心疏又問如上立義罪位分五各具三均還罪之中僧別兩悔第五一罪對首責心無有二悔明如輕重何得均耶答今言均者以義故罪經一篇中懺有輕重至於名種一向不異何以知之初篇名棄則不覆開悔及不足數相同棄也二篇僧治則行覆在別至於本罪出必在僧三篇對首而或衆衆者以財事難遣對僧微覈及論捨罪與別何殊第五一篇雖有二懺故誤兩心雙捨本罪何妨義攝以位通之

六中合吉羅以體同故者立謂雖惡作惡說名殊同是吉羅罪體體無輕重來報修短是同故合為一聚七中離惡說以過多故者既身口二業造過不同故離成七也戒疏云古師解七五離分品位不同文繇

樂廣宣並廣叙後即拂除言如此云云並是古義今人行誦未能思釋不叙謂言不知若知復無所以故今解云大聖立教爲顯時心或立結業以收非或立名相以求罪隨其所通得解便止如陰界入隨迷故開陰界入三名開迷取悟故此分別逐名唯是一義耳可以例曉罪雖篆聚大位三階五篇六聚七聚定其重輕取究竟者莫不齊五故有五犯五制五品五篇五部等也定其來報年劫遠近者莫不齊六故有六聚等是也言其果由因成自有因不感果者莫不齊七故有七聚等是也自意釋云離爲七聚者便取爲他方便因之吉爲一聚也且列兩名廣如戒疏說者彼疏釋五篇四門分別一位立五篇幷解名義二置不同翻名顯相三但置於五而不四六四五篇次第等至時可尋戒疏相因成宗必總時宜廣略機變不事誦文彼此同憎宣云有人不解道理者云爲我盡底道余云底何可盡至佛方知今且大略識相奉持還妄彼彼實時指業大破正功無任法利余老矣桑榆轉迴不暇多述願諸學者時復思焉

答兩列定數約指爲言者約由限也謂且約略列二百五十及五百之名也言蹊逕者小道曰蹊大道曰逕可指此爲所防者謂豈得唯指三百四十八戒而防須約萬境而防護也言可得由豈得也上來釋第一篇聚義竟

二明所犯果報者前序中云必先張因果廣明相號即約因果爲二段文因文已了此下當第二正明果之相號也

我心爲本等者由橫執妄我故起三毒若修無我觀成毒不復起也言如懺法中者下懺六聚中廣明心業淺深之相也起罪必約三性而生者謂起過之來隨緣萬別統明因起不過三性謂善惡無記此三能爲起罪之因故曰也受報淺深由意業爲本者說三業中身口獨不能成善惡要假意地成善成惡意有重輕故便報有淺深等故善生經云一切摸盡無勝於意意盡煩惱煩惱盡業業則盡身故有好醜之別重心破輕戒得罪重等者即如伊鉢羅龍過去迦葉佛時故壞伊蘭樹葉死墮龍中風動樹時膿血流注

釋迦出世。未記脫時。令待彌勒佛出。汝可問也。言或
由見起者。謂五見之中。此屬邪見。撥無因果
此並愁心造罪而前境違重者。立明由殺前生。夫是
衆生。皆惜身命。今若殺者。違前所殺境之心。得重罪。
故云前境違重也。勝云前境是人。具緣違教。得重。故
曰前境違重也
不同犯性。廣如下。智論中說者。下懺六聚中云。大論
云。戒律雖微細。懺則清淨。犯十善戒。雖三惡罪不除。
如比丘殺畜。業報在三心之中。解善心義竟
已下明不善心也。由無慚愧。初無改悔者。若有慚愧。
不名惡心。今言惡心犯戒。由無慚愧故也。即涅槃云。
有慚愧者。罪則非有。無慚愧者。罪則非無。是也。羞於
天者曰慚。羞於人者曰愧。亦云。羞自曰慚。羞他曰愧。
經云。一作業定。二受果定者。此是善生經也。案彼經
云。業有四種。一者時定果報不定。二者報定時不必
定。三時與果報俱定。四者時果二俱不定。時定者。所
謂現在次生後世。若時不定。果報不定。是業可轉。若
果報定。應後受者。是業可轉。現世受之。何以故。善心

智慧因緣力故。惡果定者。亦可轉輕。何因緣故。名果
報定。常作無悔故。專心作故。樂喜作故。立誓願故。作
已歡喜故。是業得果報定。除是業外。悉名不定。無生
行業。有輕有重。有遠有近。隨其因緣。先後受之。如修
身戒心慧。是人能轉重業為輕。輕者不受。若遇福田。
遇善知識。修道修善。是人能轉後世重罪。現世輕受。
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乃至羅漢。能轉後業。
現在受之也。有云。若定業者。佛亦不免。即如調達推
山押佛時。有迸石方四十里。隨逐世尊。處處走避。天
上人間。悉隨不捨。乃至傷足趺而出。佛說偈曰。非空
非海中。非在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業。等云
云。以調達等三个釋子報得力故。能舉四十里石。一
佛。二調達。三阿難也。阿難為有此力。常持佛石鉢。不
以為重。准摩耶經。調達使鬼捧大石。欲害於如來。則
非自報力也。今詳佛是圓德。何惡不盡。亦有業報。以
誘衆生。大乘經中皆言示現。我觀人天無有能破和
合僧者云云。上釋第二惡心義竟
三無記心犯者。多論第十三云。無記語者。不修三業

食已而眠。眠起洗浴。共論世間無記之語。令身肥壯者是也

言妄用僧物者。立謂屬上媒嫁淨人也。將僧財供給婦具所以屬無記者。謂前有方便及至和僧之時。不分別善惡。但無記心和僧而作也

非即如上者。立謂此是恒懷謹護。偶爾而犯。屬無記也。不同上文散亂不攝及有方便。如前媒嫁淨人。非時入俗等。並先有方便。業成雖是無記亦亦結罪並如論中無記等者。立云即下成實論也

而實無記非記果者。謂當來還感無記之報也。又解云非記果也者。明我雖先有方便。方便之時是有記。及至正作罪時。即入無記。名此正作之時為果。故曰非記果也。不感總報。非不別受者。立云地獄名總報。業道名別報。若准唯識論中。總報謂是今一報身也。別報謂後身也。然諸教中多明三報。一現報。二生。三後。言現報者。如昔一人入山覓薪。遇寒失道。值見一羆。一將至穴中。以身抱之。更餵得蘇。出外求食。將還餉之。還於七日。然後辭去。昔畜解語。與人無異。其人臨去

噉鈔作噉

辭熊曰。蒙熊救護。甚生慚愧。汝求何願。熊曰我無餘願。願汝出外。護我身命。答曰諾。言已辭去。下山見二獵師。相慰問已。示其熊處。獵者往取。喚其相隨。其人不肯。羞見熊故。但示處所。須與殺已。擔出。其人住待。擬索肉分。即作三分。二分與二獵者。一分過與覓此等人。舉手欲取。兩手一時墮地。此名現報。又昔有黃門見人驅五百頭牛擬刑其勢。令牛身大。黃門見之。將錢贖牛。得免苦。黃門當日男根忽生。此亦現報。言生報者。捨此身已入地獄也。後報者。從地獄出墮畜生身。千生萬生。或復為人。諸根不具。邊地難處怨家相對是也。作噉糞鬼等者。案五百問云。昔有比丘為僧知事。手指控器物。言取是用。是因爾不懺。死墮餓鬼。時有一羅漢夜上廁。呻喚聲問其所由。云先於寺中為僧執事。持不淨食與眾僧。故墮餓鬼。問何以呻喚聲。答飢極欲死。彙復虫噉身痛。故爾意欲食糞而不能得。以諸餓鬼排推不能得前。羅漢言我知奈何。鬼言為我呪願。羅漢即還向僧說。眾僧為呪願已。便得食糞。不復呻喚。（下文更廣說此緣）成論睡眠成業是無記

緜鈔作縣

由疑曰

掉入力字
○掉入礙字

業者立明先作方便後正眠時業成名無記業

業苦緜積者緜由遠也濟云生報者謂是入地獄也

從地獄出受餘畜等名後報也若犯四重五逆必入

無間地獄故由緜積莫窮言無間者謂常苦相續無

有間隔故成實私頌曰無間有五種果苦時命形一

趣果無間捨身生報故二受苦無間中無樂故三時

無間如犯一逆定一劫故四命無間中不絕故五形

間如阿鼻縱廣八萬由旬一人多人皆遍滿故不相

障礙業力不可思議此緜積義也既無三善等者斷

貪等三名爲三善今不斷此故曰三惡由此三毒招

於三道貪招地獄嗔招餓鬼痴招畜生即此三道受

苦無際故喻於輪亦可取其生死不盡喻輪常轉也

上來釋料簡起業義竟已下引文證也四天王天一

日一夜當人間五十年者亮云目連問經中可呵三

億六十歲吉羅九百千者此中有妨吉合數少令却

多也既言九百千乃當九億九億豈不多於三億耶

今欲會通此言九百千乃存小數前言三億即存大

數即萬萬爲億也內存大數故數少也今應將吉九

顯疑偽

百千歲作大數計之則少前可呵三億也

此謂數有大小萬萬爲億者立明十百爲千十千爲

萬十萬爲億此小數也彼既不同是存大數謂百百

爲千千千爲萬萬萬爲億億億爲兆也案筭經皇帝

爲數計謂有三種上中下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

億上數萬萬曰億深云涅槃存小數目連問經存其

大數也

非失譯疑偽者實是正經但失翻譯目故曰失譯言

疑偽者經目中有疑經有偽經偽者謂人造也疑經

通眞偽但無譯目者入疑經故謂既不見目經文似

眞疑偽眞偽不決故曰疑經

鹿野初唱等者佛初成道在波羅柰仙人鹿野苑中

爲拘隣等五人說四諦法爾時有八萬諸天發菩提

心故言大道雙林告滅等者謂涅槃之會本明大乘

常樂時顯跋等十仙外道但證無學此豈由教大小

但悟之有淺深故曰解悟在心

三毒勃興等者明此三心能害人善根慧命故稱毒

也雜集論中自有多名或名三株杌對治道犁難可

光疑先

托疑作託

壞故。或名熾然。瑜伽云。如大熱病。故名熾然。謂熱勢
猛盛。燒惱身心（此約當體故名熾然）。雜集云。由依貪嗔痴故
廣爲非法。貪大火所燒（此約貪等從果爲名也）。或名三垢者。
以能污染淨菩提故。言教者。傳疋云。盛也。又云作色
也。興者起也。今先以戒捉定縛者。此成實文也。慧若
不因定發。名有漏慧。定若不依戒發。名曰邪定。故三
學相假。如鼎之三足也。今言殺賊者。謂殺煩惱也。煩
惱常劫人善財。喻之如賊。故聖教偏云殺害於父母。
王及二多聞。誅國及隨行。是名眞梵志。釋曰。貪愛爲
母。業煩惱爲父。自恣造惡曰王。戒取見取名二多聞。
煩惱所依處曰國土。煩惱種類曰隨行也。梵志是淨
行也。不肖之人者。廣疋云。肖由似也。類文云。骨肉相
似曰小肉。今言不肖者。謂骨肉不相似類。不似其光
也。字從肉作。禮記云。其子不肖是也。此是會意字也。
小下作肉。是所生子而似父也。如人生子似父者曰
肖。謂子曰小肉也。子既似父曰肖。堯生朱子不似父。
名爲不肖。今謂非法之人不能紹繼。如子之不肖也。
妄自安托云是大乘等者。自涅槃東度。三肉能緣伏

膺至訶長蔬靡倦而反相謂。此曰小乘。自有魚肉邊
眷稱菩薩。行盡羅刹之業。何菩薩之謂乎。不聞楞伽
涅槃之極教乎。若依天台云。有六種菩薩。一理性菩
薩。謂一切衆生也。二名字菩薩。聞經人也（聞涅槃經也）。三
觀行菩薩。謂發心人也。四相似菩薩。謂三十心也。五
分眞菩薩。十地菩薩也。六究竟菩薩。諸佛爲菩薩也。
今不肖之人。無妨是理性菩薩數也。言輕弄眞經者。
慈云。三藏之教。名爲眞經。自重我教者。謂所學教大
乘也。即勝鬘經說。毗尼大乘學者。案彼經文。盡明大
乘義也。文云。摩訶衍能出生一切法。如阿耨池出八
大河。如是大乘攝受一切善法。其處有六。一者正法
住。二正法滅。三波羅提木叉。四毗尼。五出家。六受具
足戒。皆爲大乘故。以正法住者。爲大乘住。大乘住者。
即正法住。正法滅者。即大乘滅。大乘滅者。即正法滅。
波羅提木叉。毗尼。此二法者。義一名異。毗尼者。即大
乘學。何以故。以依出家而受具足。是故說大乘威儀
戒。是毗尼。是出家。是受具足戒也。八十部者。立謂智
論明。結集時。憂波離一夏八十度昇高座。誦出律藏。名

八十部亦名八十誦。即尸波羅蜜也。此翻爲戒。即六度中之一也。六度者。豈小乘學耶。百喻經下卷云。譬如一師有二弟子。其師患脚。遣二弟子人當一脚。隨時按摩。其二弟子常相憎嫉。一弟子行。其一弟子捉其所當按摩之脚。以石打折。彼既來已。忿其如是。復捉其人所按之脚。尋復打折。佛法學徒亦復如是。方等學者非千小乘。小乘學者復非方等。故使大聖法典。二途兼亡。上言非千小乘者謂眞相非撥也

菩薩設教。乃至不染其風者。立謂菩薩得淨心地。即初地已上菩薩。爲方便利益。故具行殺生等十惡。內無染心。蓋以和光而不同塵。故曰不染其風。如前卷引攝論。菩薩得淨心。雖行殺生等。自無染濁過失。即其義也。初心大士等者。謂如上有緣而作者。是初地已上得行此法。若地前菩薩。名爲初心大士。要同聲聞律儀。不得逆行化也。謂未能離染。但分斷惑耳。如我不殺。則施一切衆生命者。案智論云。持戒能生檀波羅蜜。檀有三種。一者財施。二法施。三者無畏施。以其持戒自撿。不侵一切衆生財物。是名財施衆生也。

又見者。慕其所行。又爲說法。令其開悟。又持淨戒。與一切衆生作供養福田。令諸衆生得無量福。如是種種名法施。又一切衆生皆畏於死。持戒不害。是則無畏施也。慈云。凡施有三種。一財施。唯濟於外。資二法施。而資其神。用三無畏施。即不殺等。而施其命。言過其實等者。慈云。理本絕言。非言能論。離四句等。是理體之實。其人於此理強生分別。言戒相如虛空。持者致迷。倒理外分別。故言過實也。余意謂不然。但是內無實用。口言無相眞理。出此言過其心所見也。言褒者謗美也

形儀可觀者。立謂但有壇場受時之形儀。而不發無作之戒體。凡所施爲無非戒律等者。明釋迦一化正法像末。凡有軌儀。盡是聲聞之法。無菩薩僧。故彌勒文殊。心雖菩薩。形相並同聲聞。剃染持戒。逮乎今日。並祖其風。此釋迦如來化儀如是。今若呵斥爾宗誰教。何佛所化。底死奮流。不識根本。若生善受利。乃至云我是大乘者。宣云。攝御門學。非戒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故名利相及諍位夏而殷容師授尊擯趍

壇場而黙帶豈非貪泆情婬攪戒奉以爲師行絕綱獄委戒塡諸溝壑專志在於本毒去取近乎方寸此迷甚矣立鳥鼠比丘之喩等者案佛藏云佛告舍利弗譬如黃門非男非女破戒比丘亦復如是不名在家不名出家命終之後直入地獄又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爲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暗冥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復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無戒定慧品解脫解脫知見品無有善聲戒定慧聲但出破戒弊惡音聲論說衣服飲食受取布施常於日夜戲笑言說身口意業不能清淨樂於闇冥如彼蝙蝠遺教經亦云既非道人又非白衣無所名也言驢披師子皮者案十輪經云佛言若有衆生起於麤惡愚痴惡口自謂爲智不離邪見貪著名稱不能守身口意心常念惡先有愍傷不自省已過念譏彼闕心無寂靜而自稱說是大乘人亦讚嘆大乘教他讀誦自不調伏於大乘道如此之人難得人身亦失二乘之果常趣惡道不欲親近諸有智者而唱是言我是大乘譬如有驢著師子皮自以爲師子有人遠見亦謂師子驢未鳴時無能分別既出聲已遠近皆知非實師子諸人見已皆悉嗤言此弊惡驢非師子也如上等人亦復如是既造十惡燒滅人種非諸聲聞辟支佛器敗壞種子誑惑他言我是大乘佛因說偈佷戾喜破戒若聞讚大乘誰稱爲菩薩驢披師子皮廣毀譏呵何俟陳顯者謂經中廣自讖訶何待陳述也

※新鈔作謂

新學爲彼塵蒙者如調達破僧化五百新學等是也豈有先學者隨其迷耶上來釋十三篇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六末

會本從卷中一之二

四分律鈔批卷第七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〇隨戒釋相篇第十四

先明來意者前篇已辨篇聚綱要但是釋其題目至於篇下種相品類極多故復須辨至於隨相曲示規摸復明識故有此篇來也又云上明篇聚名相違犯果報業位已彰曉鏡心目欲使行人順持無犯但持犯戒相細行猶多若不隨事曲陳持行難立故此篇來也亦可本為將釋此篇故先明篇聚名報是則前篇來意對此篇興言隨戒釋相者立謂隨其二百五十戒一一釋其相貌謂釋其持犯輕重開遮通塞之相也意謂不然今篇中具明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四法若唯立解攝四不盡故今有釋謂發心要期壇場作法曰受受後對境行護順本受體策勲三業防禁七非曰隨隨家之相既多故今釋其相貌故云然若作此解攝戒法戒體亦所不盡以法與體本屬受門非是隨家事也或可篇中正意本明戒相法體行三相從故辨若作此明唯前立釋亦無有妨其注子者鈔家自生起此篇來意也

注准律條部者律中前列僧尼戒本明止持作犯次二十犍度明作持止犯雖持犯兩分猶有未具故憂波離更一一條牒上文問佛佛一一答名為條部以波離是傳持之主所有疑事一一諮決使識相而持故諸問行相犯以不犯決疑却滯曉了分明故曰條部言以正本持犯未具者指律文前二部戒本及與揵度為正本也以正本中持犯未具故有條部之文故曰更列之也何故引條部意來者為欲明此釋相一篇來意同律條部義也注今為諸篇未足等者謂上下二十九篇雖明持犯恐收來未盡故立此一篇故言別生一位也

比丘二百五十戒者約戒本論二不定七滅諍等恰成二百五十也今且就此數隨釋其相也注廣說無量無邊者戒從境發境通情非情塵沙萬品何有邊量也注在家不具尸羅者明俗人雖受五八但防身口四支故言不具也出家僧尼具防身口七支故具尸波羅蜜也言戒度者即尸波羅蜜也尸羅是戒波

羅蜜名到彼岸到彼岸者卽是度義也依之修行等
者依此所標二百五十戒修行識持犯重輕之相罪
之名種故曰種相便發定慧者因戒發定定能發慧
慧破煩惱故曰剋剪言闇於所緣等者立明心爲能
緣戒相是所緣若不識相是闇所緣破其淨戒名爲
染惑也言方更沉淪苦趣者受戒本希離染使獲道
益今由闇所緣乃隨境違犯何能返彼生死乃却趣
三塗故曰沉淪苦趣也依教出相者謂今依律教出
持犯之相也言庶無禍害等者鄭玄云庶由衆也又
云庶者望也亦訓爲使也
直陳進否等者謂統論心境如下方軌中今直論持
犯之相若具緣成犯曰進闕緣不犯曰否勝云進者
善也是持否者惡也是犯
戒是生死舟航者意取運載濟渡之義名爲舟航其
舟航義序中已廣釋竟言出家宗要者宗由主也尊
也謂必尊重戒也以出家僧尼五衆常須勤修八聖
道入聖道者卽是三學戒定慧也戒居其首故曰宗
要也受者法界爲量持者麟角猶多者立謂麟唯一

否鈔作不

角千年一現甚難求也亦可麟與角兩別角是牛角
如說云學者如牛毛成者如牛角明今末代弟子受
者極多雖同法界之量持者如麟如角也今言猶多
者謂麟角猶多於持者持者猶少於麟角也未曉本
詮者戒是能詮詮於無漏眞慧詺眞慧爲本詮也亦
可近而論之詮於二持二犯棄德惡就善持行若成
至無犯之處名爲本詮也意謂原佛制戒禁防身口
發生定慧終獲道益所覺智窮淨妙菩提爲本詮也
由未識此詮旨故隨六塵五欲起染故曰隨塵生染
染是煩惱能汚淨妙菩提是垢穢故云生染也聖賢
欽序者立謂佛世三乘聖衆固宜遵奉滅後羅漢皆
先結進毗尼此並賢聖尚所欽崇凡夫豈容不奉其
戒欽謂欽仰序由述致也抑者止也言直筆舒者序
中已解此卽體出離之道者立明由白四聖教受此
戒法發得無作之戒以此戒法可依奉能出三界成
無上道故曰也自意云體通出離之道者明此戒法
之體能開通出生死道路出生衆行之本者謂此戒
體能爲萬行之根本萬善從此生故詺爲本卽經云

德字疑剩

若無此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又羯磨云。夫戒體者。所謂約聖法於心胷。即法是所納之戒體。然後依體起用。防過緣非。三者戒行者。依戒而行。名爲戒行。言謂方便修成順本受相者。謂隨行之舉動運爲。如持衣說淨等。名方便修成也。由此方便。不違受體。故曰順本受相。若造非法。卽是違受體之相。相謂約比丘身。所運動之相也。問上卷標宗中。已列法體行相。今復更列。有何殊狀。解云。前卷略列。爲欲集成衆行之法人也。今文廣明。屬別行之人。故不同也。又前標宗中。明第四戒相。取威儀光顯之相。謂是持行家之美貌也。此中欲明戒相者。取能詮之教相也。與前不同。明體亦異也。云云四者戒相至亘通篇聚者。從此已下正廣明五篇七聚之義也

一聖道本基者。謂戒爲三乘道果之因基。故曰也。故遺教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地持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持戒所得。二戒有大用者。能滅惡生善。隔凡成聖。又能任持佛法。我不滅度。半月一來。若在世無異此也。三略知名趣者。略解戒律名義旨趣也。四

具緣不同者。受緣有五。善來上法等。今但唯明羯磨一受具緣等義。五優劣有異者。明木叉戒。按其禪無漏二戒勝劣也。六重受通塞。開重受曰通。不開重受曰塞。有兩家各據不同。多宗戒不重發。罪亦無重犯。疊無德宗。有重發重犯。七震嶺受緣不同者。即明佛法東流。師資傳授。時節處所不同

制增戒學者。始於外凡。尊加護持。悟達生空。理解資成。戒品牢固。善勝於前。故曰戒學。行根面首者。礪云。根者取能生之義。定慧萬善。由斯而起。所以名根。又云。行根面首。集衆善法三昧成就者。此是嘆戒能生於善。論其戒體。集生萬行。喻若於根。故經云。若無淨戒。諸善功德皆不得生。戒聲法身。故稱面首。謂世人面首。居身之上。戒亦如是。居五分法身之初。故曰面首。法身謂戒定慧解脫知見等。集衆善法者。釋上根義。三昧成就者。出所集法體。亦可集衆善法者。謂成慧行。三昧成就者。謂諸定行。尸羅淨。故能生定慧。是以經云。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卽斯證也

雖諸苦行皆名邪行者以八聖道泥洹正因離此緣修皆名邪行以戒定慧攝八正故今不依戒而行縱有定慧名爲邪定名爲有漏慧未離生死也

並有勝能明義各別理須略舉等者立謂三學雖明其義各別謂若直爾修戒得免三途招人天勝樂是欲界繫法若直修慧不修戒定是無色界繫法若齊修者出三界法故曰並有勝能故戒疏云三藏聖教明義不同各有兼正若會正之極勿過明慧然戒律者指事而與仗業方便若取會正則劣明慧若就住持與建三寶明律爲勝由世隨相有律附緣生親成大用故下文云以衆和合故佛法得久住若約根條定慧不及自不能起必因戒生如經云依因此戒得生禪定及滅苦智慧等所以見論中佛告阿難有五種法令法久住一毗尼者是汝大師二下至五人持律在世三中天法滅邊方五人受具足戒四乃至二十人得有出罪五由有律師持律故佛法住世五千年言理須略舉者謂將欲解釋戒有大用今則生起來意也此文中有總別兩意從此已前名爲總舉三學自此已下名爲的舉其戒也言三寶所以隆安等者疏云隆由高也盛也謂戒能紹隆三寶能使不斷也言九道師訓者即三乘幷六道皆以用戒爲師訓也諸行之歸憑者立云憑是附也謂萬行依附戒而生也

如是諸佛子等者此是四分律序也彼云如人欲度河用手及浮囊雖深無沒憂便能到彼岸如是諸佛子修行禁戒本終不迴邪流沒溺生死海

故結集三藏此教最初者案善見論云迦葉語諸比丘爲初說法藏毗尼藏耶諸比丘答言大德毗尼藏者是佛法壽今毗尼藏住佛法亦住宜應先出毗尼藏迦葉即作白問優波離優波離又單白和僧已頭面禮僧上高座取象牙裝扇迦葉一一問毗尼波離一一答結集已放扇從高座下向諸僧作禮禮已復本坐處次阿難上座結集法藏亦如前禮僧已捉扇等與迦葉問答諸經故諸經首皆云如是我聞即其義也

餘經但汎明化迹顯通因果者立謂汎論佛在化世

事迹之相。人時處事等。又況明因果感應。作惡招苦。集善生天。全不顯受報劫數修短。故曰況明也。事隨理通者。謂眞如道理。本性無生滅長短。靑黃赤白之导體。是通同。謂大乘眞理。妙用虛通也。今大乘中亦將世間事相。隨此理說。謂事亦無得通同。與理一體。故曰事隨理通。如經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塵勞之儔。爲如來種等。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是爲假名。說亦名中道義。又云。色即是空等。此並是事隨理有也。言無所寄者。立明化教之中。談眞如道理。離四句。絕百非。非聲非色。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言所不能言。雖言無有屬著。故曰言無所寄。有人云。如涅槃經明五百身因等是也。故戒疏云。餘藏明理。理在虛通。達一門皆符正道。五百身因無非正說。意在袪滯何局文言。意謂言無定指。不止一方。故曰言無所寄。此意深遠。凡夫未能行也。故曰昏情未曉。勘得其要者。立謂勘由少也。學大乘者少得道理意趣也。（要者妙也）多滯筌相者。筌是覓魚之具也。如經之中。若說一切法是有。衆生即著常。不知說有爲破無也。若說一切

法是無。衆生即著斷。不知說無爲破有耳。由不識詮下之旨。故曰由迷教旨。此字單作不假須戈也。如論中偈言。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斷。是故有智慧者。不應著有無。衆云。然立象以表玄。庶得玄於象外。因言以託旨。冀得旨於名表。又如解脫與涅槃等名。然解脫非言象。寄言象以嘆解脫。庶得言於象外。勿滯筌也。有云。破有故說空。有亡空須捨。破空故說有。空遣有不留。何得執筌。如栰喩者。此知

人則形服異世等者。謂俗以瓔珞冠帶爲服。道以剃染著壞色衣。名慈悲者之服。言軌用有儀者。於四儀之中。凡所運用。皆有法則。故曰有儀也。住既與俗不同等者。俗則城邑聚落宅舍所居。道以山間樹下而止。中下之流。曲房閣舍。言行條然自別者。謂著衣喫食。來去進止。預是隨行。中一一與俗有殊也。由世隨相有法。遂相成等者。立謂所作之事。皆隨世相而立。加世間計名相爲有。故即隨相立名。然實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實。且如瓶用何爲相。即時屑麤頸細。腹寬底平。說以爲瓶。皆是隨相有此假名。世法

如此瓶既如是。萬法同然。又解世隨相有者。謂世諦中執名相爲有也。言法逐相成者。立謂如瓶等。既有瓶之形相。即呼爲瓶法也。明佛所立毗尼教法。皆隨衆生所執名相而立法也。眞理之中。本無形相。佛若約此理立法者。衆生即隨斷空之見。長夜受苦。故佛還約世相立毗尼之法。且隨衆生所計有處而立法也。故曰法逐相成。如下引智論。世人多識此時非時。故依世俗制非時食戒也。便能綱維不墜地者。謂毗尼教。既約世諦而立。以能依此而行。能綱維佛法。而不滅。設此謂法不滅於心地也

又以法能資人親成衆行者。謂此戒既有大用。能益於人。以成其行也。故律云。以衆和合者。四分序中偈云。聖衆若和合。世尊所稱譽。以衆和合故。佛法得久住

初言毗尼等者。然三名有次第。初毗尼翻爲律。是能詮之教。以戒是所詮之行。行不虛修。必有當果可證。解脫是果。故以木叉翻之。四分十八法中。毗尼等者。律文破僧犍度中。調達說九對十八法。一法非法。二毗尼非毗尼。三犯不犯。四輕重。五有殘無殘。亦云餘無餘。六麤惡非麤惡。七應行不應行。八制非制。九說非說。若廣解如下。持犯篇中。毗尼及律二名不並者。十八法中。若有律字。則隱毗尼之名。若有毗尼名者。則隱律字。二名既不並。須明知律即毗尼也。引此文來。證毗尼翻爲律者。其義正也。謂七毗尼。或以滅翻者。以七毗尼能滅四諍。故翻爲滅。此非正翻。但就功能。義用立名耳。亦如高麗。銘眼爲眠。閉時是眼。以能眠由眼。豈是眠耶。即六度所說者。謂六度中有尸羅波羅蜜。此翻爲戒是也。良者善也。信也。波羅提木叉者。此云別別解脫。者明於二百五十戒上。別別防非。得解脫。今言處處解脫者。謂戒從一切情非情處。發得此戒。既防護不犯。即約所發戒處。盡是解脫也

顯三次第。是一化始終者。立明三名。既殊表義。各有次第。初言律者。夫行不自成。必由於教。故律是能詮之教也。教能詮行。是戒也。因修戒故。後得解脫。故木叉居終也。此三統釋迦一化。挻染始終次第。蓋

也

上引文證竟。下明其義也。問餘之兩藏亦明行法者。立云問意。修多羅毗曇二藏亦明法。何不標律名。獨此毗尼藏中。標律稱者。何也

言先取法名引生後二者。立謂此藏獨標律名。故曰先取法名。以標律名。故則能引定慧二藏也。如因發生定慧義也

而外道俗流濫同聖迹。乃至妙以法除者。立明外道有鷄烏鹿狗俗人有五八之戒。戒名既同。恐濫比丘之戒。故首標律宗簡異。彼戒故曰妙以法除。法即律也。外道鷄戒等。此是邪見之行。報居三途。俗人五八之戒。報果人天。我僧尼之戒不同此類。是正順解脫之本。以此勝妙之法。報果菩提。故標法名。簡異於外道俗人之戒也。創弘律名用顯知法者。三藏之教。律藏爲初。故曰創也。以安律字。顯知是微妙之法也。簡其非法外道戒等也

二戒義類通法界者。謂約法家情非情境所發七支之戒。故曰類通也

學調伏心等者。此是善生經說也。謂戒非直防身口。亦防心也。如律中發心作心念作皆犯。又如凡所犯者。佛問汝以何心等。故知毗尼具防三業。然又須知單心不犯。期心是犯也。云云上言從心辨者。謂約此防心名爲戒也。上來釋猶未理。故賓引俱舍十五云。言調伏者。意顯律儀由此能令根調伏。故此即約根律儀。釋調伏也。謂以正智正念二法爲體。防護諸根。名根律儀。非表無表律儀戒體也。然調伏者是所詮行。案善生第七云。又復戒者名學。學調伏心智慧諸根。是故名學。已上經文 謂調伏心離貪欲。故調伏智慧離無明。故調伏諸根善防護。故即顯根律儀也

以體是善非惡無記者。三性而論。戒是善性。而得非餘惡無記而能發得戒也

性通善惡故惡律儀類亦通周者。立明戒是性者。然性通善惡。若受善戒。禁惡不起。令善戒成就。此名善性也。以受時稱塵沙境上而發。故言通周。若受惡戒。禁善不起。令惡戒成就。運運增長。以要期普。故亦通周法界也。若善律儀反解。即是等者。上是禁善而修

揩入果字

惡亦名戒今若反之則是禁惡而修善也言此則以戒從教立名者濟云謂結前文也謂喚戒為律儀者蓋是從教立名律者教也儀是威儀故說從教立名非謂釋戒字為教也戒乃是行也今若言惡律儀名惡戒者豈非約教得名若望就人所行戒即行也此因從果為號者謂以果名於因上立也唯理戒是其因未是其果今言木叉翻為果者此是因中彰其果名也故疏云波羅提木叉此稱處處解脫而言戒者戒非解脫能尅解脫之果就因彰果故名戒為解脫是以經言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濟云喻如人言柿樹梨樹樹非梨柿但是梨柿之因以能生其柿柿即果也今言梨樹者亦是因中彰果號也

上釋戒義已竟下明解脫義也近而彰名隨分解脫者立明木叉名解脫者遠取成菩提邊是究竟解脫今隨分解脫者約免三途招人天利樂故曰隨分此解稍疎不應今文應是且約二百五十戒能防七非名隨分解脫耳且如初戒離婬防於內貪望貪不起名為解脫又如制不飲酒望不飲酒邊即是離惡亦稱解脫也遮取戒德乃至望彼絕累由遮戒故等者謂若遠論解脫之義由因戒德終尅道益惑盡解滿萬累都亡名為絕累由此戒力故言因戒尅果也

四具緣不同若論末代唯羯磨一受者謂受戒之緣緣雖有五善來一受唯局佛秉上法一受局在聖果三語局八年前八敬唯局愛道故五百釋女皆羯磨受羯磨一受通今末代故云然也故羯磨疏云僧尼合明受緣有十一善來二破結道成羅漢自然感戒也三者三語謂值羅漢懸受三歸即發具戒四邊地持律五人也五中國十人（此上約僧說五）尼中復五一八敬二十衆受三遣使受四小年曾嫁滿十二得受五邊方義立十衆受也此上十緣若約報明善來破結此二通僧尼三語局僧八敬尼羯磨通僧餘亦可知就時明者善來三語八敬局佛世破結及羯磨通佛滅後約處明者善來八敬局在南州由佛在中成道故羯磨破結通三天下然上諸緣今時殆盡唯羯磨一受末代通行也

必藉因託緣便能長立者長(平讀)因是能受者之心心有三品不同得戒亦上中下異以受時心緣一切情非情境有斷惡修善之心曰因言緣者是師僧如法結界成就羯磨無非衣鉢已有等如上卷中能受有五所對有六並是緣也

毗尼母論有五緣一和上如法二兩阿闍梨如法三七僧清淨四羯磨成就五衆僧和合與欲者礪云羯磨受戒昔來所辨具於四緣准律所說解八種比丘中言羯磨比丘者若受大戒(僧數滿足緣)白四羯磨如法成就(教法成就緣)得處所緣界成就(界內不別衆緣)住比丘法中(年歲滿足身無遮難緣也)若具此四是大比丘故今約此四緣爲定如前母論五緣全不周悉彼雖有五畢律中四緣往收但三緣攝初及二三屬第一僧數滿足緣第四一句屬第二教法成就第五一句屬第三不別衆緣既但具三是不可該詶受者三根無染等者立明十師之內無破戒事令受者見聞疑也若弟子知十師中有犯吉羅心若生嫌則不成受若十師互相望要知犯重方不成法若犯僧殘已下皆得言心不具法

了了知非者能受之人知十師有破戒事不犯重心是不具法也論云若言語不具前後不次者案毗尼母論第二卷中云羯磨不成者或言語不具亦前後不次第說不明了名羯磨不成反此則成立云增減文言名爲不具或前羯磨後作白等名爲不次也

又云若在家受五戒等者五是毗尼論也下更引多論共證成此義也唐朝靜邁法師翻譯圖紀云沙門智嚴涼州人也曾遊西域得梵本還宋文帝元嘉四年於楊都枳園寺譯普耀等經然嚴未出家前曾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受大戒疑不得戒遂汎海至印度諮問羅漢羅漢不決爲問彌勒彌勒答云得戒嚴甚意爲言即十三難中初難攝餘十二難同者案毗尼母論中具列十三難事如律無異並云此人不得作和上故下文云此十三種人不任作和上何以故是人無戒故也并禪無漏一切不得者謂既破五八十具重者便即障道故不感此無漏戒也立云破五八者要當時如法受得此五八戒破故成難如善生經受五八戒要問遮難若先犯五八逆等父母男女

僮僕不聽許。者不得受。若不問遮難等不成受。今破
非難
今有無難因緣結小界受亦是非法者。景云此但得
違教、罪而結界得成。受具亦得
可是願行相應者。立謂受時是願。願斷惡修善故也。
行謂隨行。行副前願。故言相應。故律云共比丘同戒
以受持同故者。立謂同白四而受此戒。可名比丘。名
有戒可是犯戒。若如俗人。元來未受。無戒可破。故言
反上。反上謂不同戒也。及雖受不得者例然。景云以
受持同故者。此釋同戒。與法界同受同持。故可有得
戒犯戒。若不同受持。則名無戒。無戒不犯也。以無無
作故
多論。問云羯磨竟時等者。立謂問意云心有四種。謂
善惡無記及無心。若羯磨竟時四心之中。八若箇心
是得戒限。不得戒限。答通是得戒者。通有四心並得
戒也。答意云若作白時有此四心。是不得限。若羯磨
竟時有此四心。通皆得戒
言具上四心者。善惡無記心無心故也。又不類餘無

心者。立明入善心不得戒者。謂緣別善。故不得戒。即
緣其行檀布施作會修福寺故耳。若緣戒善之心。何
非得戒限也。若惡心無記心無心。此三心一向不得。
故言不類餘無心也。言無心者。入滅盡定及睡眠等
是也。無記心者。謂汎爾不緣善惡是也
木叉戒佛在世有者。佛法未滅已來。皆名佛在世也。
言禪無漏戒者。立云禪與無漏是二戒也。從初禪至
四禪中。有此戒善。望不造惡名之為戒。此皆是有漏
業。然亦通有漏無漏也。俗人外道亦學此戒。故下文
云餘禪戒者。外道亦有。下文更解 無漏戒者。即道共戒也。
以與無漏道相應故。曰也羅漢已上方有此戒。前三
果人分斷漏業。未得此戒。故律云若人修道得羅漢
果。即名受具足戒是也。又復羅漢若修行時。要心擬
取此戒。果成即感。若先不惡心。雖得羅漢。未得此戒。
後更須受。律中名為上法是也。亦名破結使也。善生
經云。捨此身後更不作惡名無漏戒也。二有漏木叉
等者。立謂木叉戒是有漏業。欲界繫法。故成實云戒
是有為有漏業。若與定慧相應。是稱無漏法也。言餘

◎揮入學字

二局情狹者立謂禪戒無漏戒但於情上發非情上則不發也三有漏木叉從慈發者謂緣三世衆生境斷惡修善之心發得此戒禪戒無漏戒者取其遠因非無慈心望今會成發戒之時但與道相應即發此戒不要慈心也四木叉戒被七衆者謂五八十具同名木叉也賓問云七衆之戒同名木叉則五八十具皆木叉也然則要佛出世法未滅來有此木叉佛不出世無木叉者聖人皆得五不作戒謂初果生惡國不作惡業不犯五戒名不作戒若是木叉應命終捨何以經生仍成五戒答理實命終五戒隨捨由此五戒感當勝果故隨生處五戒性成故非不捨本木叉也然此五不作戒理是新成非往生之木叉也謂是五種亦俱生戒也據此義理獨覺出無佛世及初果五不作戒亦名木叉不假佛世也紹續三乘三寶三道者立云上兩个三可知言三道者一學二無學三非學非無學也學者謂前三果也無學即羅漢也唯阿羅漢向名爲非學非無學謂若望羅漢名之爲學若望前三果即名無學故曰也慈云三道者人天修羅也若無此戒但招三途不得人天修羅也賓云三道者謂見道修道無學道也初果名見道二三果是修道羅漢是無學道也涉法師曰阿含說三見修無學也仁王說三謂學無學非學非無學也言餘二無能故劣者立謂禪無漏戒不能紹續三乘三寶三道住持功微故劣也禪戒外道亦有者立謂外道亦有四禪八定等生上二界是也

日光須彌木叉最勝者謂合上喩也上言諸光此則日爲第一山則須彌第一學則木叉第一案見論云波羅提木叉者名無等學於諸光明日光爲王於諸山中須彌爲最一切世間學波羅提木叉爲最如來出世便有此法若無佛出世無有衆生能竪立此法故勝鬘經云聲聞乘中亦無此戒緣覺乘中亦無此戒菩薩乘中亦無此戒唯佛乘中獨有此戒由唯佛能制此戒餘不能制故曰也上釋優劣義竟

六重受者文中有二家明義不同尋文自顯言罪不重犯者景云唯衆四以是聖道根本故若破此戒聖道無由得生故第二犯時但得小罪也言故羅漢心

中增入有字

中中此作行

中下品戒者。立明彼論師引此羅漢下品戒事來。證無重發義也。今言不爾。但此羅漢先受戒時。是下品心。以隨行時增進。遂獲聖果。不由受時之心

答此對隨行不論受體者。立明若護持不犯。若厭善護微則羸。由隨行不論受時所發業體。亦可作戒在

一念隨心一品定者。立明此重釋前羅漢下品戒義意也。謂受時是作。但在羯磨時一念中有上中下品心。則發得戒隨其當時發何品心。爲定以戒隨一品心。因故始於一品。更不增微。無作非心盡形故隨行

有增微者。立明形俱無作非是色心也。受得此戒竟盡其一形。常恒定故。無有增減。但以隨行有增減耳。又解亦指受中無作也。若隨行中無作則有增減微優劣肥羸之異。深云無作雖非心由隨作時之心作時心既一品。無作亦隨一品。故至形終。故曰無作非心盡形故也。言隨中有增微者。謂隨行自有肥羸不論受體上中下也。此一句別讀

成論有人云下者。立謂此論有重發重犯之義。勝者受名者。立謂若受五戒名滿分優婆。更受八戒名淨行優婆。更受十戒即名沙彌。如是從微至著。從勝受名。以後受者轉勝也。案成實第十二卷七善律儀品云。問曰律儀幾時可得。答曰有人受一日戒是初律儀。即日受優婆塞戒。是第二律儀。即日出家作沙彌。是第三律儀。即日受具足戒。是第四律儀。即日得禪戒。是第五律儀。即日得無色定。第六律儀。即日得無漏。是第七律儀。隨得道果處得律儀。而本得不失。但勝者受名焉曰隨得道果處者。隨得四禪及無色等世間之道。又得無漏出世間道及聖道。果於如是等得道果處應即得定道律儀。雖得如是定道律儀。而本所得五戒等體。今亦不失。雖復不失。而從勝者。名比丘等。而復應知。但可五戒從沙彌名。或復沙彌從比丘名。決定不得比丘具戒從定道名也。然有人言七善律儀者。八戒十戒具戒定道二戒及斷律儀。律儀爲七也。彼不尋成實論宗。復以薩婆多宗無色界中無有律儀。律儀是色。彼無色故。除第七無色律儀也。(羅除七中第六定戒)今詳此不應理。今依成實無表既以非色非心。爲其體性。故無色界亦有律儀。勿以薩婆多宗

而令成實亦同彼義言禪戒者立謂是欲界頂若修有漏業則入初禪若修無漏業則入初果今言禪戒者是四禪家方便也亦名未至禪若更進修方入初禪立又一解禪戒是根本四禪若言定共則別是四禪前方便未至四禪則名定共入定則有出定則無戒與定俱故曰定共戒也(未可為定) 言定戒者新經論中名定俱戒即無色界中四空定也四禪屬色界諸初禪至第四禪等屬前禪戒四空定屬無色界謂空處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也今詳先釋非理也上言禪戒即根本四禪次言定戒謂是無色界四空定也何得更言四禪有重沓過如前已序言道共戒者無學已去與無漏道相應證果之時道戒俱發名道共戒若三果已下未是盡漏分斷煩惑未獲此戒亦有雖得羅漢未感此戒但是沙彌羅漢即如均提沙彌等云云又如沓婆等後羯磨受是也所以爾者由要心不要心故也

如薩婆多師資傳者立謂此文來意冥破前多論何故爾是一宗而言有乖循前多論云戒無重發今傳中何復得重受景云案此傳文與成實同也有重發義

言依本臘次者此約前受時事事如法約受得者恐非上品今更受得依本臈次反此可知祇桓寺慧照等者祇洹寺是楊州今江寧縣也以晉宋梁陳並都江左在後南朝既破從都江北案薩婆多師資傳云爾時祇洹寺慧照等諸僧有數十人並同受戒其後二衆隨次欲受會安居時到擬且停止云云言或問其故者傳中云時祇洹寺慧義法師當時望重為性剛直見僧伽跋摩等重授具足情所不同怒曰大法東流傳道非一先賢勝哲共有常規忽有改異豈稱衆心跋摩答曰五部之異此自常理相與秉俗本為弘法法必可傳何拘衆情問曰夫戒非可見之色理自難辨但即事而言足致深疑頃見重受戒者或依本臈次若先受已得戒則不容更受若復始得則不應依本臈次更有問答云云其義法師折然心伏無復後言遂令弟子三人慧基靜明法明等受戒于時始興寺叡法師評曰見惡猶探湯覩善思不及而錄

公於可同立異。未捉旬月。而復同其所異。盡譏其始惑也。上來釋第六重受通塞義已竟

余聞有人言者。立謂是唐三藏玄奘法師也。其人先學經論。後往天竺國。見彼受戒如法。妄謂此土僧尼先所受戒無有從始。乃於彼受具已。後歸震旦。將五百餘部經論。至此翻譯。初到之時。見漢地僧無不致禮。此土僧尼無戒。以未有外國三藏弘傳此教。本未有師僧。總是無戒。今時若受者。不須論其師僧衣鉢具足事等。故曰先無從始也。縱今受者小乖緣具者正是玄奘之言也。謂此方既先未有好師僧。今若受者是乖緣具也。但作奉戒之心。忽然得戒者。亦復何雖莫論師僧等緣。一向不具（此上並奘言）。賓云。憑何驗知此土僧尼有戒等耶。故南山律師記云。昔魏文帝三年內作無遮大會。文帝問曰。此土僧尼得戒無。由云何可知。諸大德等悉皆不答。于時即有比丘。請向西國問得戒所由。到北天竺。遇見一羅漢。啓而曰。振旦僧尼受戒得不。答曰。我之小聖。不知得不。又語比丘曰。汝且住此。吾今為汝往問彌勒。得不來報。於是即入禪定。向兜率天上。問曰。我是小聖。不知邊地為得戒不。故來問。尊彌勒答曰。邊地得戒。遂請證驗。即取金華而願言曰。若使邊地僧尼得戒者。願金華入羅漢手。若不得者。金華莫入。願訖。金華即入掌中。一尺影現奇徵。既爾。內懷歡喜。彌勒語曰。汝下至振旦。比丘所當亦發願。若使振旦僧尼得戒不虛者。唯願金華入比丘手。當即如教發願。已訖。以手案華。華入比丘掌中。一尺影現瑞應。既爾欲來還國。遂有迦毗羅神現身語曰。道路懸遠。多諸險難。弟子送師。令達彼國。未至之間。魏文帝殿前先有金華。空中影現。文帝問太史曰。何變怪也。太史答曰。西國有佛法來此。于時不盈一月。比丘掌中有一金華。來到之日。空裏金華即滅不現。當發漢境。總有八十餘人。或有慕聖情深。即住彼方。或有逢難命謝。正有一身。從其大花情尋舊跡。來達秦地也。忽聞斯語。不覺喟然者。立云。從此已下是南山闍梨發言也。三蒼云。喟（苦塊反）。謂嘆息也。亦云。嘆聲也。謂既聞奘此言。故有情懷憤滿。不覺太息。謂是何言歟也。當雷霆振地。聾者不聞。等者。應師

云霆字定亭挺三音爾疋云疾雷謂之霆說文云雷餘聲所以挺出萬物也霆亦電也郭璞曰雷之急激曰霆蒼頡篇中云礔礰也言七曜麗天者立云麗是壯麗也謂日月星辰壯麗在天也依大集經云佛告梵天言七曜者東方彗星書云木曰歲星是也時人號爲曙曰是南方熒惑星書云火星熒惑星是也西方太白星書云金木太白北方辰星亦曰恒星書曰水曰辰星是中央鎭白書云土曰鎭星是也此五幷日月爲七又解云東方始星漢言歲星南方明星漢言熒惑星西方金星漢言太白星北方輔星漢言辰星中央尊星漢言鎭星也縱緣境有濫者立云此明西國師僧至此中間或縱有破戒非法是緣境有濫也但使於受者無三根十僧之內亦無三根依律開成得戒故曰依法亦有明訣

自漢明夜夢者謂後漢第三主明帝永平元年即位至永平五年帝夢金人因令蔡愔等往問西國訪尋佛法至永平十年摩騰來到漢土永平十一年法蘭方至二僧譯漢白馬馱經至於雒陽置白馬寺今上東門外白馬寺是也初置寺度人爲僧數未足但爲受三歸五戒如是至第十主桓帝永康六年總經一百年唯用三歸五戒而相傳授桓帝既崩至漢第十一主靈帝即位自建寧年北天竺有五沙門支法領支謙竺法護竺道生支樓識五人至此土與大僧受戒自爾已來始有戒法相傳未有律本其支法領口誦戒本一卷羯磨一卷在世流行今時有古羯磨本及戒本是也此並出曇無德部自爾已後逕五十五年至魏文帝（曹操子也）黃初三年有中天竺曇摩迦羅（或云柯羅）此云法時其人總敏質貌瓌瑋尋讀一覽文義悉通善四韋陀妙五明論圖讖運變靡所不該自謂在世無過乃入僧坊遇見法勝毗曇莫知旨趣因嘆佛法鉤深遂即出家誦大小乘經及諸毗尼來至許昌觀魏境僧衆全無律範自來之後又逕二十八年秉前五十五年合八十三年至魏廢帝嘉平二年於洛陽更集梵僧以羯磨法與大僧重受唯用十僧幷翻僧祇戒本一卷今鈔言迄至曹魏之初者取後重受之由越郄法領等五人與受戒之由也自從佛法東

流至魏嘉平二年。有一百八十三年。戒律始備。計大
僧初受從漢靈帝第十一主建寧已來至今大唐開
元二年。正經五百四十七年。若論大僧重受戒時從
魏嘉平二年已來至今大唐開元二年。經四百六十
五年。中間經周武帝滅佛法。有靈裕法師等十人藏
在鄴(居戲反)摩提將軍家。大隨創興。纔得九人與人受
戒。(緣信行一人中間造過故唯有九人也)改先妄習出僧祇戒心等者。
改前齊懺同祠祀之法也
上來釋僧重受戒義竟。已下明尼受具之法也。譯善
戒等經者。立謂是善生經。也名善生優婆塞戒經。楊
州者。今時江寧是也。師子國尼八人者。立云本有十
人。尼發來擬漢地為尼受戒。於路二尼身死。但有八
人至於此也。鈔中所說事不盡理。今更盡說。比丘尼
初受之由者。謂漢靈帝之後。亦有尼從本僧求受大
戒。支法領報曰。依如佛教。唯開邊地五人大僧受戒。
不開尼衆。尼衆泣淚而退。自此已後。逕五十三年。至
漢末魏初。東天竺國有二比丘尼來到長安。見此土
尼衆。問曰。汝於誰邊受大戒。尼衆答曰。我至大僧所

受三歸五戒。二尼嘆曰。邊地比丘尼未有具戒。遂邀
中國化得十五人來。三人在雪山死。二人墮黑澗死。
屆至此土。唯有十人。自爾已前。諸尼恐赴京師與受
具戒。後到吳地與諸尼衆受具足戒。從此尼衆始有
戒法相傳。受戒於後。三人命終。唯七人在。逕十七年。
思憶故鄉。郎附南海商人。而還本國。一去已來更不
委耳。此初受戒。但在魏初。未詳定是何年日月。猶魏
初已去。逕二百一十一年。至宋第二主文帝元嘉七
年。罽賓沙門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即其國王之少
子也。至于楊都。譯善戒等經。亦名善生經。又有師子
國尼八人。來至宋地。云此地未曾有尼。何得二衆受
戒。鎧云。尼無本法者。得戒而僧有罪。尋佛制意。先令
作本法者。正欲生其善心。為受戒方便。論其得戒法
出大僧。但使羯磨成就。自然得戒。今詳。魏初尼已受
戒。而鎧是西域之人。不練根由。而言無本法也。當時
尼衆苦求重受。功德鎧云。善哉。隨喜。且令西尼學語。
餘文一如鈔引云云。又案薩婆多師資傳云。宋元嘉
六年。有師子國尼八人。隨舶至都。停影福寺。上經三

年言辭轉押八人問諸尼曰頗曾有外國尼來此國不答曰屬有大僧未曾有尼來也八人悵然曰尼受要因二部僧得戒汝等前師受時那得尼衆諸尼不知所對既知尼衆受無因起乃請求那跋摩三藏及諸外國八尼更從受戒三藏答曰佛制戒法法出大僧俱使大僧作法成就自然得戒所以先令作本法者欲生起其心爲受戒方便耳至於正得戒時是大僧中也假使都不作本法直往大僧中受亦得戒而師僧犯罪耳唯大愛道一人八敬得戒初羯磨時未有尼僧也諸尼欣然心解迴又思曰我等凡夫盲無慧目既已出家爲世福田脫爲田不良可慨可懼夫善不厭增功不倦廣決定更受使千載無恨若無受未得今更獲之若先受已得今益增勝心事了然無負信施三藏曰善哉夫戒定慧品從微至著今欲增明深心隨喜但衆緣難具耳汝等苟欲從外國諸尼受戒者此尼唯有八人數不滿十人胡漢音異不相解語無傳譯人不得作法諸尼聞此唯深嘆泣女人多部慇誠闍梨而不豫慈救當何所歸三藏愍其誠

至即便設計爲蠟舶主難提更要外國諸尼又敎先來者學習漢語諸尼數許於是慧果淨音等十餘人便受學戒翹心企滿事未及就又値三藏無常諸尼望斷謂永遂理到元嘉十年難提舶返更得師子國尼鐵薩羅等三人足前成十一人其先來者學語已通尼衆既滿諸尼僉然求果前志時有三藏法師僧伽跋摩此名衆鎧及三藏神足弟子菩提並時所推崇諸尼祈請即皆許之至十一年奉於南林寺前三藏本戒場處與諸尼受戒最初爲影福寺尼慧果淨音僧要智棄等二十三人受戒次爲小建安寺尼孔明及僧敬法茂法盛姊妹等受次爲瞿曇寺法明法遵等受次爲永安寺普敬普要等受次爲王國寺法靜智穆等姊妹受總得十一日法事相仍有三百餘人祇洹寺僧慧照等重受亦此時也私云上言元嘉六年與鈔不同者應是約發來時也解律雜心者文謂解律及雜心論也言自涉流沙者流沙應是地名謂從西道路涉流沙行來也初求那許尼重受未滿而終者謂既許爲尼重受未遂其事求那於九年卒

於祇洹寺也立問上言宋地未經有尼今受但應名初何名重受今詳此言是不委漢靈帝時尼巳受也答言重受者宋元嘉年中外國尼來時名爲重受然晉朝竺法汰亦約大僧一衆爲尼受戒也卽是東晉之日道安法師在於西秦秦後爲兇奴所逼安卽領門徒南過于時竺法汰是安同學因辭安曰上座住持西北某甲取法東南汰法師卽至江寧仍依五分初緣立大僧一衆爲尼受戒于時律本未至未有尼戒本汰法師因約附大僧戒本中出尼戒本時諸大德咸所不許云戒是佛制自佛之外聲聞菩薩皆不得制汝今出之應當是佛後律本旣至果然符同唯一二處少異故知汰非凡器也又詳云魏時尼衆巳受具竟一如前說云云又案南山尼注戒心序云尼初一衆受緣者昔東晉簡文帝太元中金陵瓦官寺沙門竺法汰者道安之同學也生知敏亮獨擅時美爲律部未具行儀難准遂那約大僧諸戒幷依隨律等經撰尼戒本在世傳用又以尼衆數闕本法無施便同愛道緣制但從僧受於時化行江表流統魏秦

會本改卷中一之三

宋鼓家

斯則尼戒之初本被於世至晉江寧咸康中有僧純比丘者發憤西遊遠覲中城於拘夷那國得尼戒本寄還渭濱名德翻之用爲正軌比汰所出厥旨懸同時人雅嘆益相推伏初汰公開尼一衆受戒而無正法可憑至宋元嘉之初求那方始印定比丘尼初受從前魏黃初元年至今大唐開元二年計有四百九十五年論其重受從宋元嘉十年至今大唐開元二年正當二百八十二年

出高僧者此傳有十四卷釋慧皎撰名僧傳三十一卷釋寶唱撰僧史十卷王簡栖撰又齊朝裴子野作高僧傳張孝季撰廬山僧傳一部中書陸明霞撰沙門僧費長房撰三寶錄一部王閬撰僧史等也永爲龜鏡者其龜能知三世事鏡照現前也其鏡者只是照義若識此緣則明照前後也猶如世人之鏡將以鑑於形亦如國家有鑑形之鏡而濶一丈高宋在日每抱孝敬相王向其鏡前映之或時騎馬以映於身也上來七段不同總釋第一戒法門義竟

二者戒體者從此巳下正當第二明其戒體於此門

中文分爲四。如文

所以別解脫至止可三五等者。謂於一一境上。別別防非。得解脫故曰也。言止可三五者。受戒雖多。據其明識戒體者其少。故曰止可三五人也。此且聊舉三五耳。皆由先無通徹者。通由洞也。廣疋云通謂明徹也。徹者孔安國云據㾗也。杜預云達也。賈逵云徹由于也。言不廣諮詢者。應師云詢由謂問也。左傳云訪問於善爲諮。諮親曰詢。諮問善道。詢問親戚之議。多昏體相等者。昏闇也。謂不識戒體之相狀也。言盲夢心中緣成而已者。立謂受時亦有十師衣鉢具足結界成就。此普是緣成。雖復此緣而受。據論得戒不得戒。曾不委識。如盲如夢。謂見不明了。盲則都不識見也。又解此據受時心如盲夢。不識其緣雖有具足。心了不識。故如盲夢。及論得不涉同河漢者。立謂雖信緣而受。問其得戒不得戒。渺然不測。事同河漢也。爾疋云渺者遠也。遠觀渺然寂漠。不知邊際也。相傳云漢時張騫尋黃河。至天河。得玉女支機石來。又盜得目宿菜子。以藏眼中。將歸此種。故曰目宿。又言天河

少爲等三字疑剩

地河相遠。此是妄傳。落漠難信。故今時人借以爲晤也。爲悟也。然實張騫尋河原至大月氏國。即月支國近在西域也。唯正法念經云。帝釋乘象與修羅戰。象鼻之氣。一道直前。世人觀巳。妄謂天河也。其實無有河耳。有人云。舉天漢地河。只是取隔絕之義。喩今約得戒以否。不知分齊也。言然後持犯方可修離者。意謂此篇正明戒相。前且明法體行等三門。實廣論相貌。以示初學。參現身心。得知巳身戒之有無。然後二持可修。二犯應須捨離。故言方可修離

答論體約境實乃無量者。羯磨疏云。別脫一戒從緣發生。戒本防非。非通萬境。戒隨境擬。則無量也。二戒通收無境不盡者。立謂對一切情非境立誓。要期斷惡修善。名之爲作。由此作故。發得無作。故知作與無作收境得盡也

答若單立作等者。羯磨疏云。若唯立作。但在一念。非通一形。何能防也。又不可常作者。疏云一受巳難。義非數作。非故須無作長時防非。若單立無作。則起無所從者。立明作是果。作則是因。因能生果。所以無作

藉作而起。必不孤然。發故不得立一。羯磨疏云。事業相假。故唯有二。何以明之。若唯立作。但在一念。非通一形。何能防非也。要藉作生者。立明此二法是相待。藉義要藉作。戒以發無作。又要藉無作。久長防非。不可唯立一。要須立二。羯磨疏云。上據下機。故說相藉。必如聖戒道力。所成此意。云若言要待作。方生無作者。上法得戒。不假作生而發無作也

但由體相道理相違者。此意云。既立作無作爲二。何不更立成三。謂令作無作合一也。謂作與無作相違。猶如明暗不可並。言體相等者。作戒以心爲體。無作非心爲體。故曰體相違。又作戒是色。無作非色。故曰相違。一作無作別者。羯磨疏云。有三義。故不可合一。作者是色心。無作非色心。二作者是初緣。無作是後業。三作是運動。無作非故。以如是義。故性不可均通。故不立三也。二心非心別者。作戒是心。無作非心。故不得合。若就所防隨境無量者。山河大地。塵沙萬境。情非情類。並是所防之境。故云無量也

二引證者。立云。文中有兩家。據義不同。一是多宗。二是成實宗也。多論所明作既是色。無作亦合色也。因既是色。果何非色。乃引雜心論云。無作假色。牟尼之所說也。彼宗計無作是色者。非是報色及方便色。乃是假色也。別有假色。以爲無作之體。成實論不爾。作戒是色。無作非色非心。文中自顯

言若淳重心。身口無教者。立明重心則發身口無作也。

初一念色有身口教及以無教者。立明第三羯磨欲竟之時。名爲初念。爾時既有作戒。故曰有身口教也。復有受中無作。故曰及以無教。此約正羯磨時名初一念。若羯磨已。名第二念。賓云。謂是身口色聲能發作與無作。故約身口辨然色聲中。復有報與方便。舊譯名報。新名異熟。報謂酬報。酬宿業。故言異熟者。亦是酬報。然由此報。異時而熟。名爲異熟(謂造業時異得果時)。異類而熟。名爲異熟(因是善惡果是無記故名異熟也)。變異而熟。名爲異熟(謂所造業至得果時由變異故能令異熟)。舊名方便。新名加行。方法巧妙。令事得成。故名方便。言加行者。行是造作。加心造作。名爲加行。今言作戒者。身動身方便。若其不欲加心造作。既任本性。故名報色。今既加心造作。前事

故令身動身方便故俱舍云由思力故別起如是如
是身形名身表業口作唯方便非報也故俱舍云語
表即言聲聲體非是報又云聲無異熟生隨欲轉故
婆沙百一十八云有說聲是現在加行故發異熟果
是先業所發有說聲隨言轉非異熟法可隨言轉復
有說者聲有間斷異熟色無間斷是故聲非異熟若
依犢子部聲亦異熟故彼宗中引施設足論云菩薩
昔除生中離麤惡語此業畢竟得梵音聲故知聲是
異熟且敘如婆沙百一十八身口二無作非報非方
便如礪疏可尋第二念中唯有無教無其教者此約
羯磨竟後名第二念也爾時但有無作隨形故言唯
有無教作既落謝故言無其教也疏云多論陳體云
教無教也成實雜心云作無作也宣問三羯磨竟發
一形戒三結安居即應滿夏何不同也答不結亦成
夏不羯磨可成受故不同例又解云受時對法願心
一期安居對時行隨前後故也注云不可教示於他
者立明無作既色無心故不可教授示現於他人也
羯磨疏云無教等者此明業體一發續現不終緣辨

無由教示方有成用即體任運能酬成立故立無教
首疏云第二念中唯有無教無其教也教者作無教
者無作故知今文云教示於他等者是解無作也濟
云或言作無作者只是身口運動之所造作等也唐
三藏翻為表無表者如受時身口運動是表內心有
求受之心故名為表既受已後身口不動無所表彰
名為無表據義雖同然玄奘所翻為勝若言作無作
則來他難詰也難曰戒既言防非為義作戒是運用
運用能防非無作無運用何得說言防若言表無表
即無難處資云新譯經論名表無表譯此名者謂善
思等等起身語表彰善惡故名為表言無表者而非
表示令他了知故名無表言教無教者從表釋也作
無作者即作動義稍疎僻
言即如上論者指上多論之宗也言不發者不發無
作之戒也
是十惡法或有作色及無作色者立謂身三品四意
三業中若輕心造則唯有作不發無作若重心造具
作無作造十善業亦然如人手執香爐等者鈔引善

不[illegible]無

生經恐錯。也撿善生不見此文。或可義有。也事出心論。案雜心論第二卷云。偈曰。作當知三種。善不善無記。意業亦如是。餘不說無記。解云。作當知三種善不善無記者。身作及口作。故曰作也。身口作三種善不善不記也。善者淨心身口動。如施戒等。不善者惡心動身口。如殺生等。無記者無記心動身口也。意業亦如是者。意業亦三種。善心相應是善。惡心相應是不善。無記心相應是無記也。餘不說無記者。餘二業無作及口無作也。此二種善不善無無記。何以故。無記心羸劣故。强力心能起身口業。餘心俱行相續生。如手執香花。雖復捨之。餘氣續生。非如執木石等。(文準此說)立。謂執香喻作善。臭喻作惡。若重心造身口善惡。喻若捉此物時也。由重心造故。發生無作。喻放物時。猶氣在手也。若輕浮心造善惡。不發無作。喻捉瓦木。捉時是有。放之無氣也。

言以上諸文有二非虛者。立謂結成有作與無作二文也。即羯磨疏云。如是多文。證唯有二戒也。

從此已下。明解義。如陶家輪等者。立明瓦陶家有捉輪人手搖時曰作。癈手猶轉名無作也。今以身口動轉名為作戒。緣成事畢。其業滿足。雖身口不動。任運常存。名無作戒。羯磨疏云。光律師自立三喻。如彎如輪如獨樂也。案喻報色也。匠治方便也。與繩俱轉作戒也。癈繩而轉喻無作戒也。故雜心云。作者身動身方便者。立云身是報色。今以動轉其身方便色用此方便色為作戒體。不取報色也。如前已廣述。案雜心論偈云。身業當知二。謂作及無作。口業亦如是。意業當知思。解云。身業當知二謂作及無作者。身業二種作性及無作性。作者身動身方便。無作者身動滅已與餘識俱彼性隨生。謂善受戒。穢污無記心現在前善戒隨生。謂惡戒人善無記心現在前。惡戒隨生。(此變釋善惡二戒也)口業亦如是者。口業二種作無作性。亦如前說。意業當知思者。謂意業是思自性。有人欲令意業是無作性。此則不然。意非作性。以非色故。(上言穢污應是惡性)賓云。身動身方便者。現緣動發。稱為方便。簡酬往業報色體也。謂身口運動名方便色。簡除報色也。唯取方便色。新經論名加行。舊名方便。加謂加行。用謂預

起心行運用而作故曰加行舊名報色新名異熟果以今身之異是酬昔因謂果是異時而熟故曰也由今身酬昔因故故曰報色此異熟身體是無記不能成於無表業故異熟威儀工巧變化悉是無記四無記中三無記心能發表業其異熟心不能發表然又三無記中唯能發表不發無表故除報色取方便色也然身是報色口非報色是口體今欲語欲嘿巧續不常豈是報色身則不然一期不斷夫言報色一期相續更無間斷故名報色聲有間斷故非報色婆沙云犢子部音聲是異熟果若依薩婆多聲非異熟若據大乘聲通報色如施鐘鈴報得好聲豈非報色小乘不爾故婆沙百一十七云然身語業定非異熟加行起故故是此義也然今戒體假身語發不取報色唯取方便身口故言身動身方便也即婆沙云加行起故雖諸有爲剎那生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謂當處生滅不滅不容別去也然相相續假言方便也謂方便色剎那落謝何能相續但是假言相續故曰也謂剎那剎那生巳即謝過動轉義何能相續但假言

◎同字原本不明或似肖字 ◎唯疑喉次閱

相續動也故婆云一切有爲皆有剎那若此處生即此處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故不可言動名身表也但相應假所以言動據實有爲剎那剎那生巳即謝無動轉義問此報與方便爲一爲異答諸定不同且薩婆多宗若起內思動異熟身即於身中別有大種造身表業故依彼宗一向是異不得言一若依成實宗說色性非善惡隨能發心假名善惡方可說爲非一非異謂若任性如本而住名爲報色若由內心鼓動造作名爲方便二義既別故名爲異然波動時於報身外無別大種造身表業故復是一大乘宗義亦可同此言大種者舊名四大也案婆沙百二十二云然表無表起身而起有依一分如彈指舉足等一分動轉作善惡業有依具分如禮佛逐怨等舉身運動作善惡業此中隨所依身極微數量表業亦爾如表數量無表亦爾（此顯身表）同二十七云問諸有情類口所發聲當言何處大種所造有說唯邊大種所造有說心邊大種所造有說臍邊大種所造評曰總說聲一切身支大種所造若別說者輕小聲應言唯邊大種

◆插入鉛字

所造叱咤哮吼號叫等聲應言遍身大種所造現見此等發身掉動故(此顯語表)私云此上數句釋作戒方便色義竟

言無作者一發續現始末恒有者立云一發已去無作續生運運常有相續現行故曰續現始者是第三羯磨竟發無作之時爲始訖至臨終乃至四捨等名末中間縱入惡無記中無作不失故云恒有四心三性等者二宗計義不同若成實宗即善惡無記及無心爲四心也若多論宗即約五陰上陰色一陰餘識受想行爲四心也言三性者善惡無記名三性也皆謂既發無作已後雖入四心三性中無作不失資云四心者鈔主多依成實宗義故准成實第九卷無作品云若人在不善心無記心無心亦名持戒故知爾時有無作(善心有戒相顯不論)不善律儀亦如是(已上論文)此論文意即三性心及以無心爲四心也問於四心中已說三性何須更別說三性耶答四心門中雖復已說於三性門重說無爽二門既別法相無違問無心非心何名四心答從多方爲名理亦無失以四心中三是

◆插入鉛字

有心一是無心從多而說故曰四心然實無心不名心也復有人釋准多論宗識想受行四心恒有謂極少約四刹那以辨四心前一刹那是識次一刹那是想乃至第四是故約極少經四刹那復有人引俱舍第一頌曰亂心無心等隨流淨不淨大種所造性由是說無表(述曰)一者亂心二者無心次言等取不亂心及以有心故成四心順正理論第二釋此頌云不善及無記心名爲亂心餘名不亂心入無想定及滅盡定名爲無心翻此二位即是有心順正理論破此頌云亂不亂心攝心已盡何須復說有無心或應但說有心無心何用復說亂不亂心也安慧菩薩救云亂不亂心是據散位有心無心是據定位故無有失若准眞諦舊俱舍疏云染汚心名亂餘名不亂心入定心名有心二無心定名爲無心(入無想定及滅盡定)此四位中無作常生也俱舍長行釋前頌云亂心者謂此餘心無心者謂入無想及滅盡定等言顯示不亂有心相似說名隨流善與不善名淨不淨上來三家釋四心義若望鈔意初後爲勝言不藉緣辨者明一發以後

不更假緣而辨任運常存此亦就成已所明也據本
必藉作緣而辨故前云不可孤起要賴作生由其作
戒發生無作今言不藉緣辨約後而辨也身動滅已
與餘識俱者立明身動者謂乞戒方便等相續善色
聲假身口等業一發無作已後餘五識不能持此無
作之體但隨於意識意識能持故曰與餘識俱也欲
明發戒雖由身口若領納無作唯是意識也濟同此
解也又云雖與意識俱然不得即用心爲體俱是心
能領納此法也又解當時是身口善心之識發得此
戒後入惡無記之識其無作皆在不失望惡無記爲
餘識以無作戒能與惡無記共俱故曰也賓同此解故
賓云無記心等名之爲餘也謂無作戒一發之後雖
入惡無記中無作不失又解與第七阿賴耶識俱也
謂正作之時由第六識一發已後但阿賴耶識任持
故曰也問既言無作戒體非是色心何得與識俱答
無作非色心者此鈔主引成實論文故云然也准大
家道理及雜心論皆言無作戒是色法但非肉眼所
見不可見無對色也若言定非色心有何可與識俱

及言領納在心等案心論解云有人欲令意業是無
作性此則不然意非作性非色故也是法隨生者賓
云是無作之法隨惡無記亦不失故曰隨生謂惡無
記而生不失也謂意識雖與無作俱意識後時忽入
惡無記中然無作不失故曰是法隨生名無作也因
心生罪福睡眠悶等者案成實論有無作品文中問
曰何法名無作答因心生罪福睡眠悶等是時常生
是名無作如經中說若種樹薗林造井橋梁等是人
所爲福晝夜常增長論文如此今引此證其無作戒
亦爾一發已後雖入睡眠悶等是時常生運運不斷
善生五義者如上廣解竟今不復釋也

三出體狀二論不同者立明成實多論也今文初且
辨作戒體次明無作戒體初辨作戒體中前依成實
用身口業思爲體後依多論用身口二業善色聲爲
體後弁無作者多論用色爲體成實用非色非心爲
體故曰不同

用身口業思爲體者深云此成論具用三業爲作戒
體謂假心業懇重口陳詞句身業體拜也文中冥破

外道及外人義也。外道用身口二業爲作善惡之體。今破此執。故引如人無心殺生。不得殺罪。明知復用心業方得殺罪。言破外人者。外云思與心同時而體別。此是成實師破薩婆多師也。至下當述。今破云體不得別。思卽是心。然思但是心家之用耳。更無別體。故曰離心無思等也

文云是三種業皆是心者。立明身口是造善惡之具。自不成業。要假心成。故曰也。案成論中有三業品。文中名爲三種行。今鈔云三種業。論中問曰。經中說正行淨行寂滅行。有何差別耶。答有論師言。凡夫善身口意業名爲正行。學人以斷結故。卽此正行名爲淨行。無學人斷從結生語。故名寂滅行。又無學人畢竟不起不善業。故名寂滅行。如說身寂滅口寂滅意寂滅。又人言此三種行義一而異名。但義其實直故稱正。離諸煩惱故曰淨。離諸不善故名寂滅。故雖三名其義不異。問曰有論師言。但心是寂滅行。非思是義云何。答曰是三種行皆但是心。（鈔家云業或取意耳）離心無思無身口業者。立明心卽是思。有心來必有思。有思其必是心。竇云此破外人義。思與心同時而別體也。謂成實師破薩婆多。心王心所雖同一聚。各有別體。而共相應。大乘立義同薩婆多。今卽破云離心無思。謂離心王無別心所。有中思也。前立云心未必思者。竇云了境名心。造作名思。故曰也。言無身口業者。立云若無心時。雖有身口不能成善惡業。故今成論用心思及身口爲作戒之體。自意謂離心無思無身口業者。如涅槃第三十四卷明三業義。文云期業者謂身口業也。先發故名意業。從意業生名身口業。疏云因果相應有同契疑。故曰期業（此只呼身口之業與心業相期也。今若無心業前生則爲身口業故曰也）

若指色爲業體。是義不然者。立謂成論用身口業思爲作戒體。若但直指身口之色爲業體者。是義不然。故曰也。深云此句是覆疏上文之非義也。上破外道義。云用身口二業之色爲作業體者。今明不然。（謂身口所作是色也）

十四種色至非罪福性者。立謂五根五塵四大也。此十四色是無記者。五塵四大在義可知。然五根者既能領受色聲。何名無記。解云由識分別根能了

別不得五識及意根緣之五皆無記也所以唯舉五根五塵而不舉意根及法塵者解云論有三義一可見有對色如青黃赤白是二不可見有對色如聲塵是三不可見無對色如法塵是法既是意識所得體非是色故今不論意根亦爾不可見故復是有記故亦不論言非罪福性者謂上十四種色既是無記不能成善惡故曰非罪福性要由意識方能成業

又有論師等者還是多成論師所計意亦同前以身口二業善色聲為作戒體以相續善色聲等者賓云謂一剎那實聲之中無名字句要須相續屈曲成名是聲之體性也謂非卒爾善心若卒爾舉動發言未能發成要須身口二業相續善方便用為作戒體也善色者簡惡色取善身業也善聲者善口業也簡餘惡聲始從請師終說羯磨中間求乞戒等盡名相續色聲也羯磨疏云若一念色聲眼耳所得非罪福性也法入所攝意識所得者法是意家所緣故言法入所攝如六入法入意識也欲明六識之中上五不能成業要由意識方成罪福今將此意識所得之法

為疑以

文字疑衍

以為作戒體故也賓云所呼名句音詞屈由等名為法入所攝十二入中雖有法入此但聲家假用為為法入若論實性體即是聲謂此名句眞體即是聲則是耳識所得應是聲入所攝今言法入所攝者謂是攝實從假實謂聲體性也假為名句屈曲成名等是聲之假用也謂一剎那實聲之中無名句字要須相續屈曲成名既是離聲無別體性故是假謂以實體無用還以屈曲等為聲之假用以攝實從假故言法入所攝由是意所領受故曰法入所攝若假實各論則聲是耳識所得聲入所攝但由法相之體假實殊門故分聲法二入也若薩婆多宗計名句文別有體總別有自性非聲之體今約成實宗言辭屈曲有所表彰此名文句文即是聲上之作用也何有自性故還用聲為性此約攝假從實謂聲則是實名句是假由名句等既無自性故是假也薩婆多宗假實別論故執名句別有自性其多論宗破成實宗云語不異能詮人天共了執能詮異語天愛非餘賓云西方諂痴人為天愛也濟云此執能詮異語者合死來久天

怜故未死。又云成實則用聲爲教。體名等句是聲假
用攝假從實。皆不離聲。故用聲爲體。薩婆多宗。據名
字句等。既別有體性。唯用名字句等爲體。不取聲爲
體。上釋作戒義竟
言無作戒體者。立謂文中唯約成論。解無作戒體。耳
非塵大所成者。立明非五塵四大也。塵者色聲香味
等。四大者地水火風也。一色有形段方所者。色有大
小質身青黃赤白分段處所也。二色有十四種別者。
十四如前已明。二十者。青黃赤白光影明暗煙雲塵
霧長短高下方圓斜正也。前十二是無記之色。後八
通三性。謂是方便色也。由人運動作之也。三色可惱
壞者。立明以可打可觸可斫可刺等。賓云謂以手等
觸色等時。令其變壞也。四色是質礙者。如山河石壁。
皆是質礙也。五色是五識所得者。如色是眼識所得。
聲爲耳所得。乃至觸爲身所得等。皆謂五塵爲五識
領受也。塵即是色也。賓云眼於色處轉。耳於聲處轉
等。眼終不於聲處轉。乃至舌不於耳處轉也
體非緣慮者。立謂無作之戒。不同心家有緣有慮知

也。一是慮知者。立云心有緣慮。即是攀緣覺觀也。慮
者。應師云念也。亦訓思也。二心有明暗者。濟云如羯
磨疏記。立謂如坐禪觀照是明。散亂瞢憒是暗。濟云
意識若隨於眼等五識。緣於前境則明。如明白見色
聞聲。則了了照境。故曰明也。若意識不隨於五識。雖
緣境則暗。如夢中所見是也。以夢中是意識別緣。不
緣於眼等五識。雖夢中見聞。而不明了。即是暗。四心
有廣略者。濟云若心於五識處遍轉。緣於五塵則廣。
若唯於識處轉。單緣一境。曰略也。如色聲香味觸五
境俱現。若境無優劣。心則通緣。謂亦見色亦聞聲亦
嗅香等。此名廣也。若五境雖齊現。中有優劣。則隨其
勝者。心則偏緣。如正食食時。聞聲見色。色境若美。心
則偏著。於聲於味。心則不緣。此名略也。若喫美食。心
貪味則更不緣色聲等。則是略也。謂心遍緣五境曰
廣。若單緣一識境時。則略也。此據小乘不能一時遍
緣五塵境也。大乘宗中則通也。如正嘗食時。不擬聞
聲見色等。故大乘基云眼看薄餅也。耳聞百友聲。鼻
嗅浮翁上聲。香舌嘗膏糜味是也。立云或時心緣法界。

横直十方從緣三世是廣若直緣眼前或緣室內是略故也五心是報法者立明入根利鈍上下不中皆是報法如阿難持八萬法藏用利樂特生爲一偈得補忘等等此並報法也

故以第三聚非色非心爲體者立云第一色聚二心聚三非色非心不相應行聚也今用第三非色非心聚是無作戒體今鈔文中具明三聚上言以五義來證一色有形段方所等此是解色聚次云心亦有五證一心是慮知等此解心聚也但不用此二聚爲體故今用第三聚非色非心爲體言色有者有三義一是可見有對色二不可見有對色三不可見無對色初言可見有對色者資云十二入中色入也即極微聚相對礙故名之爲對體即是色名之爲色謂壇場互跪合掌時是故心伽二論云身作可見有對也二言不可見有對色者資云即五根幷四塵也五根眼耳鼻舌身也四塵者五中除色塵也即此四塵及五根總名不可見有對色不可示現此彼差別故名不可見亦極微聚及互相對故名有對即求哀乞戒口陳詞句請師等是也即心伽二論云口作不可見有對也（此二是作戒也）三不可見無對色者資云謂法入中無作也不可示現彼此差別故名不可見非極微聚不相對礙故名無對若言作戒前二色收（身語二表即色聚故此前色收也無表戒者是後所攝）此當無作戒體也即心伽二論云身口無作俱不可見無對也案雜心論云身作是可見有對口作是不可見有對無作俱不見無對宜云所以名無對者有對則有三如五根五塵障礙有對二者如五根七心境界有對三者能緣心緣有對時出過此三故曰無對立云第三聚非色非心論中名爲不相應心法也今强作名爲非色非心爲戒體也

精進人得壽長乃至受天樂者案成論云如人離殺得生天上若言無法云何爲因（意謂若無無作法何能爲生天之因也）問曰不以離殺故生天以善心故答曰不然經中說云精進人隨壽得福多故久受天樂若但善心云何能得多福是人不能常有善心故（論文如此）立云引此文意證知無作非心法也如上云不能常有善心善心既不能常有那得久受斯福明知唯是無作隨恒故耳故

知無作不是心也。賓同此釋。又意無戒律儀者。案成實論云。如教人殺。隨殺時教者得殺罪。故知有無作。又意無戒律儀。所以者何。若人在不善無記心。若無心亦名持戒。故知爾時有無作。不善律儀亦爾（論文如此）。賓云。此卽顯戒定非是心也。立云。言意無戒律儀者。此言正證成無作戒不是心也。謂心既入不善無記。猶名持戒者。明知無非心也。向若是心。心入惡無記中。善戒何不失也。只爲非心。心雖入惡無記。本所受戒不名漏失也。涅槃云。下引此多文。證知戒非色也」多文證成非色者。如上已釋。上來明第三體狀義竟」

四明二戒先後者。立云。有二家諍義不同。初是多論。次是事論也。今看文意。雖是兩家各執。並約多論文諍也

初解云。如牛二角等者。立明此多論師解也。羯磨疏中有人解云。如牛二角等。計理應是指古師也。明作無作同時生也。礪云。依心論說。似一時得。鈔主云。定一時生。非先後起。豈有作絕無作方生。由本登壇願心形限。卽因成也。至後剎那。二戒俱滿。故論云。作時具作無作也。濟云。論家雖有二執。環義亦非先後。亦非一時。卽如涅槃難云。爲身先耶。煩惱先耶。若身在先。身從何起。以要因煩惱而得有身。若煩惱在先。煩惱依何而住。故知亦無先後。又如杖築。築凹之時。與築時不定先後。以正築時地地凹。豈離築之後凹。如生耶。若言一時。後因杖之先築。雖身與煩惱無先後。終是要因煩惱而得有身。雖言作與無作不定先後。然終因作戒發生無作。只自無作非是作謝之後方生也。故多論云。初一念戒俱有二教等者。立謂第三羯磨未竟時。有此作與無作同時而生也。第二念中。唯有無教者。立謂三羯磨竟。作戒旣謝。唯有無作在。此是多論解也。彼論有三種無作。一是因時無作。二果時無作。三果後無作。初因時無作者。始從請師。終至白四中間身口方便運動之時。有無作也。二果時無作者。謂第三羯磨當竟未竟。二戒俱圓名果時無作。亦名作俱無作也。三果後無作者。卽形俱無作也。前兩無作。並是後者之因。若受戒竟。前二無作一時落謝。但有果後無作長時防非也。

後解云者。立明。此下是成論家解。也羯磨疏但云。有人言計應是古師也。礪云若依曇無德宗。似先後起謂前後生。不一時也。故成實第九無作品云。問曰幾時從作生無作。答從第二心生。隨善惡心。強則能久住。若心弱則不久住。如受一日戒。則住一日。如受盡形。則盡形住。（已上論文）礪疏意釋云。第二心生者。第二念生也。（念即是心故也）論雖如是。理稍難通。若許第三羯磨竟時。但有作戒。後念方生無作戒者。即應許有律儀善行不受而得。故知理擁也。今詳第二心生者。應顯第二念已去。唯無表生。不遮初念同時無表。以其表業色法為體。其無表者非色非心。二體既殊。何妨同念也。世間之法有因果等者。立明舉世間法以況也。作戒是因。無作是果。因果相待。何得同時。淮羯磨疏云此師又引成實論云。第二念須名為無作。故知作為初念。無作為第二念也。言如因水鏡則有面像者。案善生經云。世間之法有因有果。無因無果。如面水鏡。則有像現。離面無像。作亦如是。從身有作。則生無作。如面水鏡。則有像現。譬如有人發惡心故。則惡色現。

淨入作字

發善心故。則善色現。作以無作。亦復如是。如獨樂雖念念滅。因於身口微塵力故。而能動轉。作以無作。亦復如是。（觀經文意。證有無作不證先後）又善生第六云。初發心異（違因心也）方便心異。（近因心也）作時心異。（正起身表業也）說時心異（正起語表業也）眾緣和合。故得名作。以作因緣。生於無作。（此顯無作從作而生）如威儀異。其心亦異。（謂受戒竟改威儀其心亦異也）不可壞。故名為無作。（謂雖改心而戒不壞）從此作法得無作。已心雖在善不善無記。所作諸業。無有漏失。（謂從壞惡作法而生無作）今詳經意以作因緣生無作者。同時亦是相生。何能正證無作先後

論云作時具作無作等者。立云此是成論師牒上多論文也。將欲破前多論師解一時而生者。故先牒彼多論之文。來然後為通。或可是鈔主自通耳。故羯磨疏問云。若如後解。前何以通。即答云論云作時具作無作者。是作俱無作。此二俱是戒因。至三法竟思業滿足。二戒成處。故云具也。立云彼師據其作時具作無作之言。便謂作無作一時生者。此是受中無作耳。故言此是作俱無作也。非是形俱無作。猶是形俱無



作之因耳。立又解此是鈔主破前多論師也。至第三羯磨竟時二戒頓者。立謂此是作俱無作也。謂作戒及受中無作名二戒也。此二戒至第三羯磨竟時其業滿足。故言具作無作也。若形俱無作仍後生也。故言不妨形俱。等云云亦是當一念竟時二戒謝後無作生者。立謂當第三羯磨竟名一念竟也。謂是作戒及作俱無作。此二謝後形俱無作方生也。此文與前稍異。前云羯磨當竟未竟形俱無作則生。此中要待第三羯磨竟一刹那頃名爲一念。謂此念後形俱無作方生。故言少異。謂異前文云不妨形俱無作仍後生也。計理亦無異相承言異耳上雖明先後兩解不同。准羯磨疏全符前疏。云今解一時非先後起。豈有作絕無作方生由本登壇願心形限。即因成也。至後刹那二戒俱滿。故云作時具作無作是也。且約一受三時無作初因時無作。此與作俱非乖俱體。謂不異形俱無作之體不妨形俱因成未現。謂形俱無作有因而但果未現二果時無作有二。一還作俱同上明也。謂此時猶有作俱無作因上因時無作中作俱無作不異也二是形俱。方爲本體。以三法竟示現之時。三果後無作以通形終。約時分二。謂約羯磨竟未竟也本通三時也。謂通因時果時畢後寳云。其實體一。而義有二。現同刹那。名曰作俱。復能引起後後諸念。復名形俱也。故云作已過去無作恒在是也

五汎明多少者。此謂汎說無作有多種也。羯磨疏云此下通叙諸業是也。寳云。非有論文作此說也。但是古來諸德。搜尋經論纂集爲八。或九或七。數亦不定。鈔言依多論者非也。但是古德通求諸經論意耳。既有八門不同。今即是初也

一作俱無作者。羯磨疏云。隨作善惡起身口頌即有業相隨與作同生。故曰也。寳云。即顯無作與作同時故。心論云第二羯磨竟作及無作等。立謂如正作善惡之時。發此無作。同其作生。其作若謝。此無作亦滅也

二形俱無作者。如善惡發得無作。與報形同。至死●死方謝。即如比丘無作戒體。訖至形終。戒乃謝也。惡律儀反說可知

三事在無作如施衣等者。且如施物。物體若在。常能

●死字疑剩

（今其下疑脫故字）

生福無作常有物壞之時無作亦滅此准婆沙百二十二云或造佛像窣堵波等乃至造井橋船階道處等此諸表業所發無表具有三緣相續不斷一由意樂謂緣彼事深生歡喜意樂不息二由所依謂所依身得分相續命未終位三由事物謂所修建佛像等事未都壞滅如是三緣隨闕一種無表便斷成實論第十二心論第四並同此說鈔依成心二論也一前事毀破者謂衣壞已無作便失二若死者立謂雖所施物在能施人亡事在無作亦謝此義稍惡既云事在無作但使事在則有無作何須望人死活耶解云此應是小乘人行施擬盡一形形謝故無作隨滅也濟云此義與智論相違論中有人造殿捨礎死得生天後時有人欲作好礎換除其先生天者宮殿震動不知何緣即以天眼觀見宿業事知承捨礎之善得生天來即下化為人勸令莫換其人即止不換天福如故據此事在無作前人雖死無作常存豈不違於今文也三若起邪見等者立謂正論信心生故施因發無作今邪見心生撥無因果故無作亦謝（若司比

丘邪見失戒也

言惡緣同之者立明若作善事施衣造塔發生無作若物壞及邪見失無作者作惡類爾如畜惡律儀亦發生無作若起正見受五八戒信心若生或物壞身死無作亦謝故曰惡緣同之反前則是惡緣謂殺具等事也

四者從用無作者賓云此依成實第十一卷三障品云食檀越食著檀越衣入無量定而此檀越得無量福（慈悲喜捨四無量定 鈔改云入諸禪定也）羯磨疏問此從用業與前作俱有何等異答業相虛通不相障礙間雜同時隨義而別且如持鞭常擬加苦既無時限即不律儀為形俱業要誓常行即名真業口教打撲即是異緣前受行之又是助業隨動業起即是作俱鞭具不亡即名事在隨作感業豈非從用惡念不絕又是心俱故舉一緣便通八業餘則例知

五異緣無作者賓云如欲殺人不執刀杖乃用指印作相作書而殺雖同身業而事有異故曰異緣能發無作也二者互緣如以指印或以相書作大妄語此

卽身業以成語業或如讚殺以語成身業旣互造故名互緣先來諸師不達異緣互緣別相遂混然皆身造口業等者立云如有人於衆中云誰得羅漢者起立有凡比丘起立是也妄本由口今身現相現身表口業卽發口家無作也賓云如以指印或以現相作書而作大妄此卽身業以成語業發語無作也口造身業者賓云如心論云自在者口語仙人意所嫌自在卽王也王口處分殺人發身無表也仙人者卽彈宅迦國仙人起嫌一國皆死此是意業成殺也又言師子吼殺獄壯夫喝殺人此亦口業成身業也薩婆多宗不許此義大乘經部成實宗皆許口業親成殺生實有相破斥具如賓抄第三疏云無學著衣身造口業也深河誑淺口造身業殺是業也立云深河誑淺者如人問云此水深河比丘知深報淺前人卽度溺水犯夷是也然殺本身業今以口誑殺死故發身家無作也若依成論身口互造者立明同上身作口業口作身業是也

六助緣無作者如似他人身語等業用成我身語等業卽如遣使作事等也

七要期無作者立謂如人發心來年設會造佛書經旣發心後無作常生訖逐所期無作方謝（此解與賓不同也）故賓云亦名處中無作謂如日夜及處中要期等日夜謂八戒也處中有善及有不善謂雖善業非是律儀或雖惡業非是惡戒旣處中庸故曰處中通律師云善非純淨心惡非深厚纏故曰處中今詳未曉其義故作是說也古人有立九種無作者加其願俱無作謂依成論十二九業品云若有人發願願我當要布施若起塔等是人定得無作問願俱與上要期有何差別答現作當作通名願俱要期唯局現作依此應言若是要期必是願俱而有願俱非是要期謂擬當作是也問此願俱旣通現作與前事在有何異耶前現作事但發心今從發心卽生無表

四分律鈔批卷第七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七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八隨心無作者立謂雜多論名隨心無作亦名心俱無作是定惡之業若餘之善無此隨心無作也亦名心俱者與心俱逐故曰心俱賓云定道律儀隨心轉故故心俱曰雜多論意有定慧心時有此無作也成論不同如下引故薩婆多宗云靜慮無漏二種律儀在定道心亦成就亦現行出定道心唯成就而不現行成論出入常有等者立云破上多論隨定慧心今不問入定出定常有此無作但可入定時轉勝耳非唯隨定慧心但隨生死心也如此此生彼皆隨之而生故曰隨生死心也案成實論十二善律儀品云無漏律儀隨心行戒律不隨心行問曰有人言入定時有禪律儀出定時則無是事云何答出入常有是人得實不作惡法與破戒相違常不為惡善心轉勝故應常有問曰若禪無色中無破戒法以何相違名善律儀答曰法應如是諸仙聖人書得善律儀若以破戒相違故有律儀者則但應從可惱眾生所得善律儀有如是答是故不然賓云定共既爾道共應同別脫不爾唯隨於身者立明此別解脫戒發得無作名曰形俱但隨一身身滅戒謝不同定慧隨生死心故言不爾也即成實云無漏律儀隨心行戒律儀不隨心行是也言涅槃初果等者立明引此經文證隨心無作是生死心也若言無作不隨生死心者初果之人生惡國中何不造作明知承宿善心故也

言前七通善惡者上八業中前七含善惡唯第八隨心者局善業也言欲界繫法者八中前七縱是善業未離欲界猶是欲界繫縛之法故曰也且如直修戒無定慧力者是欲界繫法也後一無作若是世禪等者立明既有定慧無作之業善然定慧通有漏無漏若但修世禪謂四禪四空定及有漏慧則生上二界色無色也如外道修世善是世禪名邪定是也若出道法非三界業者立明若修出世禪無漏定慧卽入法二空理觀雙泯者則入四果之位故曰非三界業謂入第四果方稱非三界業也或可通指四果以皆是修無漏也上來五段不同並釋第一戒體相狀門

義竟。

二受隨同異者。礪云。昔解受隨義一。譬如一橋際擇衆蔽。爲破斯義。故立此門。言受隨者。羯磨疏云。創發要期。緣集成具。納法在心。名之爲受。此但境場起願許欲攝持。永有行也。既作願已。去盡形已來。隨有戒境。皆悉護持。與願心齊。因此而行。故名隨也。受局善法。兼染不成。隨通持犯。皆依受故。問。願行相依。猶如輪翅。持可名受。犯豈名隨。答。隨有兩種。持犯乃異。俱從受後而生。行兼善惡。皆順受故。相從目之爲隨戒也。言隨者。隨有四種。一專精不犯。隨此隨順本受。賓云。一受之後。盡一報形。曾不暫犯。一往順教。故曰專精。此人亦希。誰其義也。如祇夜多之類也。其餘羅漢雖不故犯。仍有誤犯。如忘囑入聚落。無學尚犯。尋即悔謝。雖名白法。不名專精。乃屬第二門中人也。二者犯已能悔。隨此隨分還受。以初篇犯。懺不復本故也。三者無心護持。隨此隨無行用。雖於境未犯。有違學教故。四者能犯無悔。隨此隨全缺。行雖與受相違。因受有犯。故是以受後行無問持與犯。通名說隨戒。莫不依受生。相從持犯。戒賓問曰。持順受體。可得名隨。犯非順受。應不名隨。答。悔已成隨。若爾若犯初篇。如何得悔。答。學悔故隨。若爾殺無學悔。應不成隨。答。犯在隨位。相從名隨。若約尅性。犯實非隨。今言同異。初約受中無作及隨中無作。有五同四異。次明受中作及隨中作。亦五同四異。

言二種無作等者。隨通指受時發得一形無作及隨中無作也。二義同者。立謂受中無作擬防身口七非。隨中無作亦防身口七非。故曰也。業云。受隨無作同以不籍緣辨。任運常有爲義。故曰也。四敵對防非同等者。立謂對非防過。故曰敵對防非也。然受中雖未有非可對。據本受意擬對非而防。故從本取義名敵對等也。礪云。受中無作懸有防非。未即有行。隨中無作對事防非。行成皎潔。即問。懸未有非。對即隨行。受有何用。答。無其受隨不成。隨共一治故。看文意還是同名敵對防非也景云。敵對防非同。受中無作體在對事等者。此明由有受中無作。隨無作防非也。此解亦好羯磨疏云。以受體形期。隨非防過。爲護受體。故詺本體有防非能。能

實隨行行起護本相依持也。隨中無作一等者。對非興治與作齊等。此無作者非是作俱無作。謂起對防卽有善行隨體並生。作用既謝。此善常在（謂作此隨中無作還期一形）故詺此業爲隨無作。與非敵。故與受同。若同古師言無作者。息方有此非對防。止是作。戒夫業有因果方成其果。豈有因謝而果忽來。至理推求。俱涉言論。若言一時則同名過。若云前後則無因過。如是互求。皆不可得。故強隨俗。不無如上五多品同者。立云如成論戒得重發。如一日中受七種戒。兩得重發。此曰多品。又若先是下品心得下品戒。今後更受又發中上。此是受中無作多品也。隨中多品者。謂有肥羸故曰多品。又對約隨中事用則不同。如持衣說淨安恣等行。皆是多品。故曰也。礪云將此一門作異門也。言受中無作關本一品心因。故受中無作義均一品。隨中無作乃有優劣也。獨磨疏亦云受一隨多。以彼宗中不通重。故此約隨行通優劣也（准上者釋此一門中得同得異）也

隨中無作別發行不順修等者。謂如說戒時。不得自恣說淨時不得受食是也。要次第漸作。受中不爾。發在一時。直周法界律儀頓得。故疏云受但虛顯欲於萬境不造惡也。法界爲量。豈非總發。隨行無作次第漸成。不可頓起。名爲別也。二長短不同。受中無作懸擬一形者。謂受時要期擬盡一形。斷惡作善。其中雖入惡無記中。無作常有。故名長也。羯磨疏云受體相續至命終來。四心間起。本戒不失。故寬也。隨中無作從方便色心俱者。立明對事修行動身口時。名方便色。慈緣法相名方便心。且約持衣餘例。取解執衣互蹺口陳詞句是方便色。分別衣體曉了如非是方便心。故曰也。以其無作之業與此色心俱起。對事則有事休便謝。故言短也。三寬狹不同者。立云受中無作一發已後。雖入四心三性。無作不失。故曰寬也。隨中唯局善性。若入惡無記中便是犯戒。豈更有隨中無作之善。故名狹也。言二無名狹者。惡與無記此二心中無隨家無作。故曰也。羯磨疏云唯局善性防非護本。彼惡無記不順受故。義非說有故名狹也。四根條兩別者。謂受是根本。隨依受起。故隨是枝條。疏云受

爲行本隨後而生。目爲末也

二種作者。謂受隨二行。同名爲作。受中之作。謂壇場白四等也。隨中之作。謂說恣等。一名同者。受隨二行同名作也。二義同者。謂同防身口七非也。賓云。同者防非離惡爲義。業云。同此造作爲義。故曰義同。三體同者。謂同以色心爲體。受中以色心爲體。隨中所作亦色爲體。四短同者。如受中白四竟則了。是短。隨中如持衣說恣等竟即了。亦是短。五狹同者。謂三性中必局善性方名受戒。隨中亦局善性。以不通三性。故故名狹也

一受中總斷。隨中別斷者。立明受時要期。總斷一切惡。隨中但可對事別修也。羯磨疏云。受中作戒。總斷發心。過境普願遮防。隨中作戒。以行約境。生境遍色心不可緣。蓋心所及處。方有行生。即諸此行。號之隨作。以心不兩緣。境無頓現故也。二受本隨條者。明受是根本。隨是枝條。三受是懸防。隨中對治者。疏云。受始壇場。可即非現。但懸遮約故也。隨中作者。以對境治。四受作一品。終至無學者。淮礪疏云。應言四品一

之不疑下

多異。謂受中作戒。心因一品定也。立云。此無學本受發下品心。後修行成羅漢。戒猶下品。故曰受作一品也

由境有優劣等者。謂隨中作戒。何故多品。由對前境優劣不同故也。且舉持衣一種。若絹衣是境劣。心則淡。是下品持戒。若布衣心次濃。是中品持犯。乃至納衣是境優。心則濃。是上品持戒。故曰隨中作戒多品也。又如婬戒色有好醜。心有輕重。若對美境。防心則難。此曰境優。其心則濃。是上品持戒。若對醜境名劣。心則淡。是下品持戒也。言故心分三品者。謂結上隨中作戒心也。既境有優劣不同。心亦上中下異。故曰分三品也。不妨本受是下品心者。立明受時心也。此下更却釋前文。謂隨中雖上中不。然本受但一品心因也。即疏云。問所防三品異。能妨戒一品。何能對敵防。答受起一品心。總斷諸惡。意心因既是一。無作故無三。所防罪雖差。非受獨能遣。要假隨行。心故隨過輕重。心還有優劣也。又解起非雖異。防約在心。不妨重境輕心。能遣自有。吉羅防猶數作。因斷以言不可

以輕重分心妙以勤怠顯矣。也羅漢有下品戒者。此言證上受中。一品心因始終定也。案心論第四頌云。受別解脫戒。當知從他教。隨心下中上得三品律儀。解云。受別解脫戒。當知從他教。得如白四羯磨受具足。及善來。邊地五人。中國十人。三歸等。皆從他得也。問。何等種得律儀。答。隨心下中上。得三品律儀。云何三品。若下心受別解脫戒。彼得下戒。下心果故。若極方便。得善。離於三界欲。種三乘種子。衆生種類相續。彼猶下品隨轉。若中心受戒。得中品律儀。若極方便行善。若不捨戒。作諸惡行。彼由中品隨轉。若增上心受戒。得上律儀。乃至種類相續。猶增上隨轉。或有年少比丘。得增上律儀。雖復阿羅漢。成就下戒。（上言種類相續者。謂一報形相續未終已前也。此自意耳）立。問。羅漢修道。出三界煩惱都盡。何故戒仍下品。答。由在凡時。下品受戒。後雖精懃得果。據本戒仍下品。以戒酬本一品心。因定故也。言年少比丘上品戒者。立謂。新受戒人。爲年少也。此人當時受戒。發上品心故也。故心論第四云。雖復阿羅漢。猶成就下戒。婆沙百一十七。問。頗有新學苾芻。

成就上品律儀。而阿羅漢成就下品律儀耶。答。有謂有新學苾芻。以上品心。起有表業。受諸律儀。有阿羅漢。以下品心。起有表業。受諸律儀是也。上來總釋第二受隨同異門訖竟。

使持者有勇勵者。於戒體門中分四。此下正當第三發戒心緣境寬狹段也。謂明能緣之心。及所緣之境。能緣之心。唯局現在心。名狹。所緣境通三世。曰寬也。問。上卷受中。已明心境。何繁更說。解云。上卷約受時。略示所緣之境。教其能緣之心。今文所論。爲已受者。須識體相。使持心勇勵故也。勵者。尉疋云。將率相勸也。

斬截死尸者。立云。且約怨家境自通三世。此是現非之境。由與此人先是怨。故其人已死。今若壞屍。佛還制罪。及現在怨家子。亦是現境。自意云。此何明斬截死尸。今是過去境。則順今文也。賓云。如見怨家已死。則言賴得自死。向若不死。必遭我殺。此謂於過去境起惡心也。現在怨家子。有可壞義者。立明是現境。或在腹中。亦得是未來境。由與父爲怨。要心擬害其子。

謂已生之子是現境。腹中是未來境也。未來諸境可以准知者。立明見怨懷妊。擬生當殺是也。又解謂未來一切諸怨境也。賓云如見張人。云與王人有怨。即言彼王人可中與我作怨。必見彼我殺也。此是於未來境起惡心也

如人供養過去所尊者。立云如有人供養過去迦葉佛等。豈不得福。祭祀先祖亦成孝子。此言證知境通三世。言律儀亦爾者。立明以過去境上亦發得戒。故知從三世衆生上得律儀也

三發戒現在相續心中得等者。謂能發之心發得戒善者。但是現在心中能發也。賓云若據曇無德宗不在過未心得戒。以非衆生故。然現在心中亦不得約一刹那說。以其此宗五蘊相續假名衆生。識想受行次第而起。既於一念不具五蘊。是則不可說爲衆生。無衆生說誰得戒。故約相續假說現在。不同薩婆多宗一刹那中具足五蘊。刹那過去即非現在也。(此上約得戒之人能緣心也)今言相續者。假相相續。謂刹那刹那生已落謝。何容相續也。雖然落謝。但假有相續。故心論云

雖諸有爲刹那生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假相相續說言能緣也

現在無非可防者。立謂非若未起則屬未來非。若纔起即屬過去。由念念不住故。故礪師云。疾踰過鋒。本流經刃。刃上一毫。恒墮已未。故知無現在也

毗尼殄已起戒防未起等者。此同意云。過非既是毗尼殄。非斷戒防。何故言戒防過非耶。然戒但合防未起非耳

答境雖過去非非過去等者。立明如怨家已死是境過去。對現在死屍若作心斬截。即得罪。故知還成非也。今止不斷。是防未非。故曰非非過去。今要以戒防此非。令不起也。若壞死尸。還得蘭罪。明知死尸是我非境。此義證知戒防過未非也。又解約四諍事是境雖過去。不與他滅得罪。即是未非。故今答言汝雖將毗尼云是殄過非。今我言猶尚還是未非。上是立解望鈔文得通。有云。毗尼殄已起等者。此古師立問意云。七毗尼則殄已起之諍。戒者則防未起之非。何故今言戒防過去非耶。答意云。是如汝所難。我今言防

者是防未非。今解言過非者。謂境是過去。非則非其過去也。如諍境不是我家之非。但是境耳。今不爲他滅。即是未非。今且將此非隨境而論。故言過非。其實是未非。今直答其戒義。未答毗尼之義。謂雖將毗尼來。雖欲得毗尼是防過非。今答言境雖過去。非非過去者。正是通毗尼義。遮成防未非之義。此雖答之。其義未盡。上但是答防未非義也。從又解已下。方是解得防過去非也。故更引能懺之法。是防過非。謂已起罪。對治能懺。豈非防其過非耶。羯磨疏云。如昔所傳。毗尼殄已起者。據七毗尼也。戒防未起者。謂壇場受體。此局論耳。今解毗尼亦除已未。何者是耶。如四諍對除。是殄已起。明觀正斷。應起不起。即絕未非。和上云。謂此諍境若已起者。則屬過去。故言境雖過去。今若有德應與七法。而不與者則吉羅。故言非非過去。但爲應與不與得罪。故是防未起之非也。此意謂昔人云毗尼是防過去非。謂四諍事是已起之過故也。今宜意不然。謂諍屬他非。我今應與七法。望不與法。即是我未非。故言非非過去也

緣境三世得罪現在等者。謂受時能緣之心。緣過未現三世之境。而發戒也。若論得戒。是現在一念中得。今若犯此戒得罪。但約比丘現在身上得罪。不可結過未之身罪也。唯可起心說言三世。發者此明雖緣三世境得戒。但可言戒從三世發。不可言若毀戒三世俱得罪。然得罪唯局現在也

論云慈悲布施是有福者。此成論文也。今文中引兩師解義。初師言如人布施三世。然過未二世雖無人受用施物。望能施人心普。故於三世衆生通得施福也。言戒亦可爾。以通三世皆與樂者。立謂將戒類上布施也。布施既通三世得福。受戒亦緣三世衆生有拔苦與樂之心。方得其戒。故引布施義來證明知戒從三世發也。又云慈功備物等者。立謂此一師解過去已謝。未來未至。汝施雖通三世。然唯現在得福。以現在衆生業益。過未不蒙其益。豈得福也。戒則不爾。要緣三世。不同施物。此師計布施事稍異。若計發戒還同前師。前師云戒亦可爾。後師云戒則不爾。故知同也。多論以惡心隨戒有增減者。立明若懷惡心因

是不發得戒。還有增減如下文云。惡心不死。能非能互轉生是也

戒從三世發唯防二世非等者羯磨疏問意云。戒緣三世境。現境是所緣斯即現非。何得言不防。答緣在懸對。(謂緣懸三世發戒但有懸防之義)未即非起(謂緣三世時其非未起也)。願欲斷除不妨緣誑(謂要期防惡緣於三世有何妨也)。若論其防正在敵對(謂對非方可防)。現在之境不定說非(謂念念不作故也)。興治有功。非不能傍防未非也(謂起觀行令非不起)。治弱非壯不說能防。依教懺蕩名防過去(謂發心既厳不名能防犯已懺悔名防過非)。故無現在非也。又問戒發唯現在緣境通三世能防局過未者。若爾懺悔為滅幾世罪。答經論所顯懺三世也。以過業牽來報未非起現在。既不說名種故通約三世。律制則不爾。唯懺已作不識名種罪則不滅。現在無惡以善惡二心不同時故。當起罪名又未定。故不得題名入懺法也

若無持心便成罪業者立云。受若不持即得罪。故向若不受無戒可犯。今既此戒使是罪業之因也。若有正念過則不生者立謂由先攝心後則不犯故曰過則不生。如作不淨觀成就則不犯婬。慈離殺。少欲離盜等。然又以隨資受等者謂隨行中資助其受體也。若無其受隨無所生等者。受是根本。隨是枝條。若根本未立。故枝條無寄也。答若論受體獨不能防者。此答意云。向若受體自能防非。可使如汝問非何故起。只為戒體不自能防。但是防具。若有人制御即能防非。若無人御故不能防非。所以非還起也。故下引弓刀等。明是防具。受體亦爾。但是防非之具。俱須人御方能有用

言城池者。立謂池由塹也。如言城塹者是也

四明發戒多少如上明者。立云上卷受戒法中已明也。自濟兼人者謂今復重明意者。欲令自識體相多少。亦使見者同知也

有無二諦等者。亦云眞俗二諦。此二攝一切相盡。趣外中陰四生者。立謂中陰是四生收。總其化生非六趣攝。故曰趣外中陰等也。羯磨疏問六趣生外更有發戒不。答如來非趣攝。中陰亦復爾。故心論云。四生收諸趣。中陰非趣攝。以趣是到義。中陰但傳識(謂到至到)

也淮首師疏。問六趣衆生。外更有發戒處。不答有謂如來不墮六趣。攝問除佛六趣。外更有發戒處。不答。有謂中陰上亦發。戒非六趣。收所以知六趣。不收中陰者。解云生寬趣狹。若云一切衆生。則收中陰。若言六趣。則不收中陰。故雜心論問。曰世尊說生及趣。爲生攝於趣。爲趣攝於生。解云。頌曰生攝一切。趣非趣攝於生。謂生中陰。增當知非趣攝。問中陰何不與趣名。答趣者是到義。眞是前陰已謝。後陰未至中間傳識。暫時而住。非是正報。故不與趣名也。賓云向列雜心頌云中陰增者。增謂處所之異名言地獄有十六種也。古來又云。六趣亦應不攝如。來今詳大乘王宮現生。是化非實。容有斯義。若依化相示現受。生亦是趣攝。是故薩婆多宗後身菩薩。是異生。即此生身雖已成佛。猶是有漏。菩薩入胎。三時正知。婆沙百二十卷。說佛胎生由此亦許。是趣所攝。濟云上言中陰非趣攝者。此據小乘多論宗說謂中陰色。微唯天眼能了。故非趣攝。據大乘中。亦是趣攝。如人死後。若應生人。中陰形如小兒之狀也。若應生畜。則中陰身如畜生貌也。若應生諸小地獄。則如地獄之形。似火聚也。故論說。言地獄中陰。身猶如融鐵聚熱惱燒然。若不可得譬喻。故知一切捨命已後。未到前趣。皆有中陰。似於後有也。唯生阿鼻地獄。則無中陰。以命斷時。獨如攢鋒。故且入阿鼻。則無暇停於中陰也。釋中陰名者。現在五陰爲前陰。未來之陰曰後陰。中間冥道名曰中陰。新經論中名爲初有中有後有也。俱舍頌云。天首上三。橫地獄頭歸下。三謂人天鬼也

俱舍云戒從一切衆生得定等者。立云發戒要從法界上。一切衆生立誓斷惡。若於一衆生中。惡心不盡。戒則不發。此是定義。故曰得定也。景云從此已下是立。宗從何以故即一一釋也。宗有三種。一約衆生二約。用三約分也。分謂七支身分也。因謂無三毒幷上中下品心也。案俱舍論云。護戒也。皆從一切境。一切分。一切因得。雖從此三得。得則有異。故偈曰。於衆生得護。由分因不定。釋曰護從一切衆生得。不從一切分衆生得(餘義同鈔引)言分因不定者。此釋上文分不定義也。謂七支是身分。故曰分也。若受具戒。要從一切

△積疑切下同

分得謂斷身三口四也。若受五八十戒。但從四分得。即身三口。一亦名四支也。不得一•種衆生得者。此是釋也。謂要須從一切衆生得。非謂從一•種衆生得也。謂從三千世界水陸衆生皆是戒境。若有偏局。戒則不發

有人從一切分得戒等者。即是具戒盡防七支之罪。故曰一切分。有人從四分得者。謂五八戒直斷婬盜殺妄四支之分。故曰也

因不定者。此釋上文中因不定義也。因有二種。一約無三毒爲因。二約三品心爲因也。若立無貪等三毒爲戒生因。從一切得者。謂三毒不得相離。要須盡斷。不得分斷。以盡從三無毒得戒。故曰從一切得。若立上中下品意等者。謂三品心不俱起。故但可隨發一品心因。戒則隨一品心因也。若言盡發三品心則不發戒。故曰不從一切得。以三品不俱起故也。羯磨疏四句料簡。一有人於一切衆生得戒不由一切分因。謂隨一品齊受五八十戒也。二有人於一切衆生得戒由一切分。不由一切因。即用一品因受比丘戒。三

△訛字原本不誤

有人於一切衆生得戒由一切分因得戒。謂前後三品意受三種大戒。四有人於一切衆生得戒由一切因不由一切分。謂用三品意受五八十戒也

若不從一切衆生得戒則無者。立謂却釋上文戒從一切衆生得定也。要於一切衆生離殺等過。方有戒也。若有能不能心。則不發戒。以能不能互轉生。故戒有增減過也。且如水中衆生我離殺。陸地不離殺。即不發戒。以互生故。既不發戒。故曰戒則無也。疏云。戒是群從行之首。豈隨分學望成大善。義不可也。惡意不死故者。此都結上文。謂由不遍衆生起善者。良擬惱害。故曰惡意不死也

一於某衆生我離殺者。如屠兒持野畜戒。家畜不持。獵者持家畜。野則不能持是也。二某分者。立謂持婬不持殺等。然望具戒。此釋應好。若約五戒有好。彼有一分優婆塞等俱舍名某枝義亦相似。三某處者。謂他方能持。此土不能持。或城中持。蘭若不能持。四某時者。冬持夏不持等。晝持夜不持也。五某緣除鬬戰者。謂若與他鬬戰時。不能持也。或病患時。荒亂時不

能也。俱舍云。若人不作如五種定。限力可得受別解脫律儀。若作如是受者。不得律儀。但但得律儀相似妙行

於非所能境云何得戒等者。立謂上五。中前四爲所能。後一爲非所能境也。自意云五中各含。所能非所能也。疏云如屠者。持野獸戒。獵者持家畜戒。此則有能非能也

若從所能境得戒有損減過能非能互轉生故者。謂獵持猪羊。死生獐鹿。中戒則滅。或鹿生羊。其中則增。屠者例爾

若爾則離得捨因緣者。立云卻翻疎上文。若如上有能非能者。戒則自有增減自成受捨。時不須十僧受。捨亦不須對人捨。故曰離得捨因緣也。謂既有能非能境。互轉生。時則隨得戒捨戒也。文中言。隱應云則離得戒因緣得戒。則離捨戒因緣捨戒也。言得戒捨戒此義自成者。立謂能境若死生非所能境中。卽離捨戒因緣捨戒。也非能境若死生能境中。卽離得戒因緣得戒。得捨之義自成。故曰此義自成。且如有人。

△撣入無字

△冬亦疑少

持家畜戒。野畜死。若生家畜中。戒卽增。自然得戒。不用具緣而受也。若家畜死。生野畜中。則自然失戒。則不須作法而捨也

縱離得捨因緣有何過等者。立謂此更徵前也。謂我既不從緣得。又不從緣捨。有何過也。縱如此得捨。亦無過失。但無柰不發戒。何故不發。由惡心不死。故不成普周義也

毗婆沙問若爾等者。立謂若如汝上。明能非能互轉生。戒則有得有捨者。亦可我今春時受戒。發戒則多。冬時受戒。戒應少也。又復我當時作普周之心受戒已後草木生滅。衆生來去。戒亦隨增減。不故作四句通答此一問也。案婆沙百二十云。問於外物中得律儀。不若有得者。所得律儀。應有增減。謂生草枯時。酒味壞時應減。卽彼生時熟時應增。乃至若無得者。卽此律儀境。應沙分處受。而世尊說如是律儀。無少分受。許家云。如是說者。於外物中亦得律儀。問若爾律儀應有增減。答無有增減。以總得故。謂此律儀總於一切生草等上。得一無表。而世間無有。無生草時。總

於一切蒲桃等。酒則不壞時。得一無表。世間無有無諸酒時。是故律儀無有增減。述曰據此婆沙於一切草上總得一無表。與前多論不同。多論則一草一粒一支一根。乃至大地一微塵。一髮若傷。一一皆得罪也。今於一一境上。皆發無表。不許總發一个無表。此乃部別。何可致疑。下有四義答其上問

一心謝境不謝等者。立謂自修道出三界。更無煩惱。是心謝。而前境眾生草木戒境猶在。戒亦不失。二境謝心不謝者。立謂前境眾生修道成聖。及草木死盡。是境謝。而比丘三毒猶在。持心不捨。戒亦不失。以三毒猶在故。言猶心過罪在也。三心境俱不謝者。立謂比丘三毒俱在。眾生草木復在。心入般舛死者。言入般者。且約小乘入有餘般涅槃也。要是灰身滅智。無後分段之身。名入般。若直證羅漢。未入滅者。猶有分段身在。則有可惱壞。若殺犯逆。豈得非戒境也。今所論入般者。惡約灰身者也。四心境俱謝者。立云自修得羅漢。前眾生盡成佛。草木滅盡也。准文中解。如尼轉根為僧。是心謝。其有不同之戒。如紡績洗淨等。戒

則失。故曰境謝。僧受戒時。戀發得僧戒。今若轉根。不須更受。其不同戒。但可不用。不得云失。此上四句。並證不失戒。戒無增減。礪云。僧尼互轉根時。佛判不須更受道。舊夏歲即互得成。然有無不同之戒者。諸師多判不同。如雲律師釋。不同之戒。隨時生滅。故使僧得成尼。若爾者。其相如何。若當轉根為女。比丘本受得防轉教授尼等戒。即滅。洗淨紡績等戒始生。所以然者。以本要期有要當斷。為因轉根為緣。因緣具。故是以戒生。尼變亦然。礪釋云。不爾。若言不同戒生。即是不受而得。又有漸受之過。又轉根之業。非發戒緣。又可五受（善來上法三歸等五受）之外。更有轉根之受。以斯理驗明知不生。又若不同戒失者。一非捨時捨。是即律儀便有增減。二有漸捨之過。三來轉根非捨緣。四若捨戒者。應有五捨（邪見命終二形生作法捨此四之外不聞有轉根捨戒之名）然若爾。故知不失。今礪又釋云。能防受體不生不滅。雖僧尼互變。不得以本惡境無故。即使能防隨捨。又不可以所防惡起。故還使能防隨生。所以爾者。以本要期一還有惡當斷。致能防無作還總發得。雖可過境

興廢能防恒不隨緣生滅既酬本要期總斷其意亦
即發得與尼不同無作戒善是以大僧變根即得是
尼能受防受體更無生滅其猶器杖但可有用無用
不可即無器杖故此亦爾又云既轉根後先受持衣
鉢法失義有其二解不同初言見論云比丘變爲尼
三衣及藥失受法說淨法亦失以比丘受衣有過六
夜罪尼無此義不同故失比丘受藥法與尼不通爲
是亦失淨法對人說異故失淨法又釋亦並不失所
以爾者如先安居亦是對人說異何以乃言依本年
歲往尼衆中尼變亦爾又轉根非離衣宿失衣緣故
亦非失淨緣故

可殺不可殺等者賓云諸入滅定慈定中陰如來輪
王佛使等決不可殺如佛使耆婆往火中取樹提時
六師前牽云沙門瞿曇所作多術未必常爾或能不
能脫其不能恐相爲害耆婆答言如來使我入阿鼻
地獄所有猛火尚不能燒況世間火爾時耆婆前入
火聚如入清涼大河水中故知佛使決不可殺謂約
佛使作事未了畢竟不可殺入滅盡定定不可殺殺

令傳入不可殺三字

亦不死縱使碓擣磨磨終無有損立謂凡是可殺聖
非可殺又就四天下中餘三方人非可殺以後來生
此即是可殺又解天非可殺人是可殺雖不可殺以
互轉生還即可殺故須普周言乃至可欺不可欺者
賓云諸得他心者是不可欺也人是可欺天非可欺
天若轉生人中復是可欺又約凡聖論之凡則可欺
聖不可欺礪云乃至可欺不可欺者謂是妄語戒也
亦可誑不可誑也乃至者中間越却婬盜二事也言
如來有命之類等者鏘磨疏云如來並是戒緣有損
壞毀謗之義也言三因緣者即三毒也今反三毒即
爲三善根發得戒也且如殺具防三毒貪肉故殺是
貪毒若殺怨家是嗔毒見父母病苦方便與樂令死
是癡亦可不信因果殺其前人是痴也奉戒德瓶等
者瓶喻戒也瓶若完全堪盛未瓊戒若完具能集衆
善功德也案智論云持戒之人所願皆得天人涅槃
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常供養天
其人貧窮一心供養滿十二年求索富貴天愍此人
自現其身問求何等答求富貴天與一器名曰德瓶

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已。隨意所欲。無所不得。造作屋舍。七寶具足。供養賓客。客問汝先貧窮。今日何爾具。答所由。并將瓶出示客。其人憍佚。立瓶上。儛瓶即破壞。一切衆物。亦一時滅。持戒之人。亦復如是。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憍佚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物。又云下品持戒生人中。中品持戒。生天上。上品持戒。得至佛道

其猶河水洗除破戒煩惱者。立謂無始煩惱。垢累行人。不能得離。今由受戒。斷滅煩惱。萬累漸除。險河水洗滌也。故了論疏云。若未受戒。有何諸垢。汚此福河。能令清淨也。受戒後。若破。能如法悔過。更持受。所還生此福。亦名洗垢汚。令清淨也。如婆藪斗律者。了論疏解云。此翻品類律也。此律多說犯罪緣起。制諸經戒也。賓云。舊人言是二十部數。別部之名。今不同之。婆藪斗者。既翻爲品類。則品類之罪。同居一處。爭如此部揵度也。揵度翻法聚。則類品類。前是法聚義。亦是蘊積義。故知只是揵度耳。如揵度中。多不明夷殘重罪。唯明輕吉。爲此今言。多明輕戒。輕戒者。卽吉是也。優婆提舍者。了論疏解云。此翻爲正教。緣此律正說是罪非罪。制諸重戒。賓云。舊人言是別部之名者。今恐不然。且如十二部經中。有憂波提舍經。此翻論義。經卽是律中論部之類也。以譯部中多有問答。謂憂波離調牒。問佛義同論義。以調部多牒夷殘。蘭等問佛。卽是重戒。故今云多明重戒是也。比丘尼別戒有九十九者。如洗淨紡績等名別戒也。論疏直言九十九。不出其相貌也。合上數成四百二十也。一一戒上有十功德。如攝取於僧等。便成四千二百也。又一一功德上。有十種正行。卽是四萬二千也。言十正行者。信等五根。謂信根。進根。念根。定根。慧根。爲五。并不貪等三毒爲三。及身口二護爲五。配前五根。是十也。此是了論略舉四百二十戒耳。未是盡理。問。僧尼二衆戒數各別。何以直言四萬二千者。問意云。僧尼二衆戒既是別。何不別明位數。而直合而言之何耶。又解無願毗尼等者。謂第三羯磨竟時。萬善之法滿足。更無願求。故云然也。若下衆十戒等。由戒未具。名有願也

少異疑卷

乃至如來皆得四戒。者卽身三口一也。言得十二戒者具約情上明也。如殺必有嗔心故殺。或時貪故殺。或痴故殺。殺上既三。餘婬盜妄亦各有三。三四成十二戒也。一切酒上咽咽得三戒者。飲由三毒故也。貪毒味故飲可知。或時不論罪業故飲違禮過度。飲皆痴心飲也。言嗔心飲者。如今世人向嫁娶之家。先慳則相知强欲飲他酒令他毀損。卽是嗔心飲也。設酒滅盡羅漢入般者。立云前酒境竭盡。一切衆生修道成羅漢。羅漢復入涅槃。灰身滅智無境可緣。而五戒不失也。所以戒不失者。由心煩惱在。故雖可無所防之境。能防之心未死。故戒不失

女人所得十八戒者。立云身三口一。婬處有三瘡門。更剩得兩支。幷前是六。境三毒歷之。成十八也

八戒發者衆生同上者。立謂於情上而明。同上五戒所發也。非情得五者。立謂幷根本非時食也。齊是八戒根本。若不齊者。定不得受。鈔存根本故說爲九。淮首疏引多論云。八个是戒。第九是齋。齋戒合數。故有九也。若淮增一阿含中云。不過中食爲第六。作倡伎樂香華塗身。合爲一个也。報恩經中憂波離問佛。夫八齊法。通不過中食。乃有九法。何以八事得名。答。齋法過中不食爲體。八事助成齋體。共相支名八支齋法。故言八齋。不云九也

戒戒下文皆結吉者。立謂此證沙彌戒數與大僧一等也。以僧尼二衆戒本下文皆結沙彌沙彌尼吉羅。故知所發戒與大僧同也

故三歸羯磨俱無戒數之文。乃至方列十四者。言三歸者。受十戒時三歸也。羯磨者。受具時白四也。明此二受正作法時。文中不列其戒數。至受後說相。爲沙彌說十相。爲大僧列四重。盡具列重者。餘則和上曲教。此言來意。證上文明沙彌戒體與大僧同也。說十相者。且略舉耳。事同大僧受時說四重等。故言兩種類解也

二三等分者。分卽三單三雙一合也。立云二三等分者。有三單三雙。卽是兩个三。故曰二三。言等分者。應作去聲。謂合三毒爲一名爲等分也（濟亦同此解）

問七支攝戒盡不等者。立謂有兩歸師解。一師云盡

也

如配戒種類等者。案多論約五篇明之。初婬戒種類者。十三中初五戒。三十中有三戒。從非親尼取衣戒。浣衣戒。浣羊毛戒。九十中十五戒。與女說法過限戒。教尼至日暮戒。已下有十戒。食家安坐戒。與女同宿戒。與女期行戒。四提舍尼中第四戒。學中不眄視。不高視戒。趍行戒。並是婬戒種類。十三中二房戒。三十中七戒。畜寶戒。貿寶戒。販賣戒。乞縷使織師織戒。奪衣戒。迴僧物戒。九十中三戒。藏衣。與賊期行戒。四悔過中第三戒。衆學中以飯覆美。淨草淨水。並是盜種類。十三中汚家。賓云此汚家是汚殺戒種類者。據其緣起。自溉灌壞地等殺多虫蟻故也。三十中蚕臥具。九十中飲用虫水。打搏比丘。斷畜生戒。四悔過中初戒。衆學中大團飯食。淨艸淨水等。並殺種類。十三中二謗戒。破僧伴助二戒。惡性戒。三十中三戒。一二居士作衣戒。忽切索衣價戒。九十初十个戒。四悔過中第二戒。衆學中一切說法戒。並是妄語戒種類。此約十誦戒本言之須知

又云攝戒不盡乃至能防體異等者。此是第二師解也。云攝戒不盡以罪性同者。羯磨疏云。有二不同。一輕重不同。二能防體別。殺打二戒因果條別。打因殺果也。立云。如殺望斷命得罪。打搏望惱他得罪。業既不同。是攝不盡也。故下引善生經。證彼經別有業戒根本。是七支所收。餘諸種類等戒。是業戒攝也。言能防體異者。立謂殺是果罪。謂斷命也。打是因罪。謂惱他也。既因果不同。輕重有異。今能防之心。望此因果輕重。隨心差別。故曰體異。故知七支攝不盡。七支但攝殺。不攝打等也。除善惡戒已更有業戒所不攝者。鈔脫此三个字。案善生經中業品云。善男子。除十善業及十惡業。善惡戒已更有業戒所不攝者。謂善惡法。如是善惡有作無作也（文相雜亂）相承解云。更有業戒所不攝者。謂身三口四等。此根本業戒之外。其餘種類一切戒。是名善惡法也。仰如打搏同宿。掘地壞生。布薩說戒。衆學七滅等。盡是也。觀經文意。取句稍異。舊來承習應云。除善惡戒也。爲一句。更有業戒所不攝者。爲一句也。若作此節文意則易識。羯磨疏中雖

引經文亦不可解。案羯磨疏云。善生云除十業外更有業戒謂善惡法。故知不盡。若爾善惡何以俱十答且列根本重故先標。自餘枝條略不盡矣。答釋曰。即如上掘地壞生。非時食為惡法。布薩自恣持衣加藥。為善法。故曰所謂善惡法也。賓云如捶打非時食等。非身三口四所攝也。他雖意云汝既云十業外更有善惡法。汝何故但云十善業當知不啻有十答意云且示根本。故知根本十業為七支所收根本十業外。所餘輕業為種類所收。當知七支攝不盡也。濟同上解勝云除善惡戒已更有業戒者善惡戒即十善十惡戒也。業戒者俱舍第十六云。思不善中身惡業道。於身惡行不攝一分。謂加行後起。餘不善身業即飲諸酒執打縛等。故知根本七支所收者立云此下兩句通結上第二師解義也。今此結後師之義。謂根本四重之戒收得身口七支所作之惡。故曰七支所收又解亦可言根本者。即十善十惡戒也。明此根本即是七支。故曰也。(後解是)業戒種類所攝者。立云此却結前師義也。謂如前明善惡之法。名為業戒。此業戒。既

非七支收。但如上引多論配戒種類所攝也。又解還是結第二師義也。種類之戒。即是業戒所不收也。七支但收七戒。餘戒盡名種類。種類即是業戒。故曰所攝。尋文意兩句總結後師義也。濟亦爾云

宜作四句者。此四句作料簡。前收盡不盡。義直是戒根本十業上。四句料簡明其何者曰戒。何者曰善。不證攝盡義也。所以知者。羯磨疏云。就十業中屬為四句。故知是也。有人云。此是定義。一善而非戒等者。謂十善中。後三無貪等三毒。但是善非戒。戒者要禁身口方名戒。以律制麁聞身口戒。不防意地也。二戒而非善者。立謂外道雞鳥鹿狗戒。屠兒等禁善行惡戒是故曰即惡律儀。以戒名通善惡。故三亦善亦戒者。謂防護身口七非。必由心行。故曰也。今文意云要須立誓要期受者。發得無作方名戒也。若直爾修行禁防身口。不得名戒。但可稱善。計理不然。如十善十惡齊稱為戒。豈可作受耶。故知但是禁身口者。皆名為戒。(此解好。雖違今鈔文。大家義當。又可或十善惡戒亦望有要心曰戒也)四俱非者。謂非善復非戒。身口之業恒在無記。非善惡攝也。

答通衍無崖是律儀者。立謂通望一切諸善。是名律儀。若對境而防則名戒也。衍者亻（諸錢反）邊著水。水邊著亍（褚錄反）亻亍水。水名之爲衍。此是流衍之義。水流曰衍。字統云。衍者水潮宗於海也。立云如山頭一滴之水。及爲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此是衍義。今律儀亦爾。明所發戒善流通無限。皆歸於受體。明此戒善律儀所被無邈。通一切境。無一境上不有律儀。故曰通衍。無有崖岸邊畔也。望餘通類有生皆罪等者。立謂既受惡戒。通望四生。雖未加殺等。皆名惡律儀也。皆有無作之罪。故善生經文云。衆生作罪凡有二種。一者惡戒。二者無戒。惡戒之人雖殺一羊及不殺時。常得殺罪。何以故。先發誓故。無戒之人雖殺千口。殺時得罪。不殺不得。何以故。不發誓故。善戒反此類知。上來釋第二戒體義竟

三明戒行者。大門第三也。立謂依戒修行。能令戒體光潔。故名戒行。鏡磨疏云。夫受戒者。願也。依隨奉持行也。知受不知持。從願而無其行。何異攜空成有畫餅充飢。本不可也。必强加行。但可空施。虛上戒德之瓶。妄損明珠之喻

先立院墻等者。北人造宅。必先立院墻。然後架屋。與南地別也

若但有隨無受至局狹等者。立謂若不受戒。直爾修行。此是善而非戒。以不緣三世衆生。不遍法界情非情境。要期斷惡。是局不周也。既無無作戒體。雖修行諸善。不能發生定慧。不能出超三界。遂墮流生死。故曰此行或隨生死也。又言局狹不周者。但是對治而防。以無要期普周法界。亘其萬境。故曰不周。言穿竇者（欲朱反）三蒼云。竇門邊小竇也。說文云。門旁穿水戶也。穿墻爲之也。方有所至者。立謂有受有隨。能發生定慧。至於佛果也。受是願也。隨是行也。願行相依。如車具二輪。鳥全兩翅。必能涉遠高翔。故曰有所至也。招生樂果爲受爲隨者。此問意云。今言因戒將來感人天勝樂及菩提果。爲是受故而招。爲是隨行而招此也。又解。問者云。戒經稱名譽利養。死生天上。又云戒淨有智慧。便得第一道。此果由受由隨。故致斯問也

不親受體者。此答意云。謂不直親用受體。以擬感果。要藉隨行。以受隨相假也。又云若望招果受則是親。隨則是疎。以必由受故。爲菩提之因故也。有人云。謂受體是疎。緣行是親。以行親故得名近因。受體疎故。但屬遠因。流入行心。三善爲體者。約五陰中第四名行心也。前三無記體非善惡。未能成業。要至行心。方是善惡。然行心通善惡。故今能持之行。要是善行。離貪等三毒。故曰三善爲體。反爲戒欺。流入苦海者。立謂由受此戒。不能護持。廣起違犯。死入惡道。故曰反爲戒欺。上釋第三戒行義竟

有境斯是者。立謂以受時遍法界情非情而發。今論戒相。亦遍一切情非情境。並是。故曰有境斯是。此境既寬。竪通三界。橫亘十方。故曰綿亘。綿者遠也。自餘萬境豈得滿言者。謂豈直但持二百五十。自餘塵沙萬境。豈得漏而不論耶。故使前文有境斯是。義意同也。准例相承薄知綱領者。立云。古來諸師體相承依二百五十戒。且復解釋。以爲持犯之綱領也。又云。此篇本意。爲撰釋戒相。上來諸門。並是將欲釋相。且前明由漸方便。故使辨體相狀。明戒法差別。戒行進否。欲使持者識知功業高廣。持心決徹故也

已下正釋戒相。既約戒本五篇以釋。即爲五段文也

初篇婬戒者。謂此四重戒居五篇之首。故曰初也。篇謂五犯聚之通稱。婬謂四棄中之別名。首疏云。然。婬欲之性。體是鄙穢。愛染纏心。耽惑難捨。既能爲之。則生死苦增。燒然不絕。沉淪三有。莫能出離。障道之源。勿過於此。患中之甚。寧容不救。釋名者。愛染汙心作不染行曰婬。離染行成曰戒。戒是能防之行。婬是所防之過。能所通舉。故言婬戒。心疏云。然此中遂喚名不同。至如西梵所傳。先列其境。後心緣。謂先所後能也。如欲喫食云餅喫。彼岸到。鐘打。佛禮之類。若據東夏。先能後所。故應號之爲戒婬也。若謂婬戒。從本從義。若謂戒婬。從末從時。兩通俱得。愼勿迷名。今欲准本名。故言婬戒。然婬非是戒。謂將戒防其婬也。以邪私曰婬。故書云。男女不禮交曰婬。婬字要從女邊作也。若存水邊作。則有兩義。滯雨多者。名爲雨淫。滯書多者。名爲書淫。如皇甫士安。三年讀書。經時不識

春秋乘馬不知牝母。此名書淫。故知女邊作者。即名邪婬。故滯於色者名爲色淫。即此深者亦名淫荒。故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弗亡。即其證也。言此比丘性無正慧。隨塵封附。迷著深結。名之爲婬。聖知非法。制教防約。依教修行。無由可染。故名爲戒。故言婬戒。立謂律文云。爲調三毒。令盡。故制增戒學。然今一篇對治三毒。何者。物有兩戒對治於貪。第三殺戒對治於嗔。第四妄語對治於痴。然於貪中復有內外。內謂婬泆。婬是耽滯專固爲名。外謂貪著資產。此戒防內貪。次下盜戒防外貪也

以下例分爲三。者。克明此戒立義。且分爲三。一所犯境。即人天非畜三趣。是犯境也。二成犯相。謂入如毛頭也。三開犯法。即被逼開與境合等也。此戒既爾。餘下二百四十九戒例然。更不具張。故前序云。或略指以類相從。即此義也。廣如下篇者。謂若明心境想疑等。如下持犯方軌中。若科釋篇聚名相。即如前篇聚名報中。此問直明成犯不犯之相也。餘義並如戒本疏中。者彼疏廣作十門料簡。五篇名義。得名廢立。諸部同異等。至時須略引也云云。今鈔對此。何不廣序者。爲鈔文上下亦已具也。如篇聚離合。前篇已明。心境差互。後篇當辨。三段不同。今即是初

可畏之甚無過女人者。立謂如劫初時人食地肥。次食自然粳米。身漸麤重。失去神通。遂生女人。于時衆人唱言。此中惡物生。即女人也。又如佛言。女人於我法中。無所長益。譬如有人無男多女。當知其家衰滅不久。首疏引多論云。女人如虵毒有三種害人。一見害。二觸害。三嚙害。女人亦三種害人善法。一若見女人心生欲想。滅人善法。二若觸女人犯僧殘罪。滅人善法。三若共女人交會。犯波羅夷。害人善法。若爲虵害。但害一身。女人所害。害無數身。又虵但害人身。女人害人心。又毒虵害猶足僧數。女人害者不足僧數。又毒害不障生人天。女害生三途。是故勸汝寧犯毒虵。莫犯女人。即下如文以男根內毒虵口中等是。又如經云。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消毀其形。樹繁華果。還折其枝。蚖虵含毒。反害其軀。欲不久停。猶如假借。枯骨無膩。痴狗便之。欲無罪美。凡夫妄著。淨

住子云。女人最爲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縛。著牽人入死門。其體甚臭穢。外爲嚴飾容。加又含毒螫。劇於蚖與龍。譬如錦•鋁矛。雖穀裝鋒已。惡者觀其表。玩之必被傷。婬欲雖不惱衆生。心心繫縛等者。殺盜妄等則惱於前境。婬則共和而作。非惱前境。故曰不惱衆生。但以繫縛人心。就染難捨。故曰也。言大罪者。波羅夷也。婬欲爲初者。立謂由出家僧尼。喜犯婬。故故置初。戒如五八戒。用殺爲初。亦就數作喜犯故也。以俗則無慈喜殺。道則習樂多婬。故此戒而居初也。故戒疏云。所以戒列有先後者。意有所以。有人言。由愛染氣分無始。故習喜懷犯。故所以婬戒先明。如是次第終於大妄語也。如諸篇首。攝失長衣。小妄等類。可以求也。又有人言。對毒立戒。貪既在初。故婬第一。如僧祇中。佛成道後。第五年中十月二十七日。制於婬戒。第六年九月十日。制盜戒。亦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制殺戒。亦以其年十月三日。制大妄戒。若如上判。從犯次第。文相甚明。若准智論云。婬法不惱衆生。心自繫縛。故爲大罪。律中初也。問同是出家之人。戒法不

異。何爲下三衆殺爲初。禁與僧不同。解云。下衆十戒。前五本俗戒。後五出家增之。故所以爾。問戒法是道。道俗無別。何義次第二種不同。答出家所爲。要斷煩惱。道分爲障。匆過此欲。故婬在初。俗不修道。斷婬非分。畜妻行福。不妨世善。或乖慈行。有懷殺害。故偏制約。以令斷。故若爾。下三衆者。既修智分。應婬在初。亦令斷。故如何同俗者。有人解云。年少恐微婬犯未發。不妨無慈。故殺在初。又有人言。小學未通教。非極制。現有禁者。從俗無過。今世取湼槃。故立。謂比丘三界賓客。非久住於三界。豈唯剃染食食著衣。本意爲無上菩提。以上求佛道。下化衆生故也。又如經言。若不與女人行婬。當來不入胎獄。蓮華化生。又智論云。下品持戒生人。中品持戒生天。上品持戒得佛道也。首疏云。諸比丘呵須提那子言。汝既喪生死因壞生死果。修出離因。證出離果。是汝所應。云何反之。行不淨行。謂人非人等者。立問。既有六趣。今何有三者。解云。天與修羅鬼神地獄。攝在非人。一趣幷人與畜生爲三也。明今四戒三趣三重不同。若婬三趣齊犯。罪無

無極。重下三戒者。昇降不同如下方軌中明也。據報
則男女二形者。謂男女之身俱是報形也。據處則女
人三道者。獨虜疏開殺盜隨境各唯一戒。云何於婬
遂分三境。答隨境行婬皆有染故。若爾死有四處亦
應一身立四殺戒。答不可也。隨殺一處。諸根並死。可
隨婬一處餘境同壞。故四死同一戒。一婬分三犯也
莫問心懷想疑者。立明婬戒不開想疑。但是正道。縱
作非道想疑皆犯夷也
及論問犯犯皆結正者。濟云。謂曾有人來問鈔主。我
作如此。心戲笑而作爲犯。以不細細窮竅皆已陷犯
位。謂此過相易識故曰也。言犯皆結正者。謂結大重
也。夷非方便之罪故曰正也。有笑駈出者。案見論文
解婬戒犯相分齊竟。乃云法師曰。此行不淨法。何以
故。此惡不善語。諸長老聞說此不淨行。愼勿驚怖。是
沙門慚愧心。應至心於佛。何以故。如來爲慈愍我等。
佛如世間中王。離諸愛欲得清淨處。爲憐愍我等輩
爲結戒故。說此惡言。若人如是觀看如來功德。便無
嫌心。若佛不說此事。我等云何得知波羅夷罪偷蘭

突吉羅。若法師爲人講。聽者說者。以扇遮面。愼勿露
齒笑。有笑駈出。何以故。佛憐愍衆生。金口所說。汝應
生慚愧心而聽。何以生笑。有斯緣故。所以駈出。上明
犯境義竟
一自有婬心向前境乃至大重等者。以波羅夷罪名
爲斷頭。故言大重也。具四緣成犯。如文可見。心疏對
此明闕緣。義一闕初緣。非道道想及疑得二闕。闕境
還立。是正境界闕第二緣。無染心者。則無有犯。謂入
無記昏睡無心及明觀故也。闕第三緣。未起方便。威
儀不破犯吉羅。若動身相揤有遠近二方便。可解。闕
第四緣。未與境合。有二偷蘭。從破威儀吉至對境來
犯輕蘭。從境交對毛分未侵。便止心者。得重蘭
上釋自有婬心義竟。已下明怨逼也。或將至前境者
謂被女人逼也。或就其身者。謂被男子逼已身也。一
是正境不問自他者。深云。自將正境入他正道亦犯
他將正境入已二正道亦犯。故曰不問自他。又或可
云不問自他者。應是不問自造自境。如弱脊等。是及
自造他境亦犯也

五分若刺者是戲偷蘭者撿五分時有比丘以男根刺他比丘口中後俱生疑問佛佛言若刺者戲偷蘭非戲者夷受者俱戲偷蘭非戲俱重

初入覺樂犯重者此明若比丘自造他境不論受樂不受樂俱入如毛頭結重今言覺樂者據怨逼故也既有三時便六句皆犯初一句始入已樂出時樂三時俱樂夷第二始入樂入已樂出時不樂第三始入樂入已不樂出時樂第四始入樂入已不樂出時不樂第五始入不樂入已樂出時樂第六句始入不樂入已不樂出時樂六句皆重乃至婁隔四句亦爾者一有隔有隔二有隔無隔三無隔有隔四無隔無隔將前六句歷此四種婁隔通該三趣之境總得四千三百六十八句謂自造前境得六百二十四句也若爲怨逼得三千七百四十四句先明怨逼句謂正境有十五種即人非人畜生三趣一趣各五謂人婦人童女人二形人男人黃門也非人亦五謂非人婦非人童女非人二形非人男非人黃門也畜生亦五謂畜生婦畜童女二形男黃門也此合成十五且就人婦上有三瘡門上有隔等四句成十二句一一句上復有樂等六句成七十二句人童女亦七十二人二形亦七十二此三个七十二合成二百一十六也謂三七二十一故有二百一十又二三如六故也人男黃人門各二瘡門合成四瘡門一一瘡門亦有隔等四句四四成十六句一一句上亦有樂等六句合成九十六句謂樂等六句歷十六句十句自得六十又六六三十六成九十六也幷前三境二百一十六句總成三百一十二句也非人五境亦三百一十二畜生五境亦三百一十二也三个三百一十二應是九百三十六句也即於覺境睡眠新死少分壞四境上一一境上各有九百三十六合成三千七百四十四句也自心造境有六百二十四句者謂正境還有十五同前作之謂人婦人童女人二形此三境各三瘡門合九瘡門一一瘡門有隔等四句成三十六句謂四九三十六也人男人黃門二境合四瘡門一一瘡門有隔等四句成十六句謂四四十六也配前三十六成五十二句也非人畜生亦各五十二也三个五

如疑加

十二成一百五十六也還對覺境睡眠新死少分壞四境也一境既有一百五十六句四境成六百二十四句也此自造境既非怨逼故無樂等六句故異前也合明婬戒總有四千三百六十八句也

能教犯蘭不作吉羅者謂受樂在已教者但蘭若雖教他他若不作能教但吉殺盜二戒能教所教俱夷妄則不定教稱已聖希招利養能教犯重直教前人自稱被聖應得蘭也注云乃至下篇等者從夷至吉越却三篇故云乃至上來釋第二犯境義竟已下第三明不犯法也

盜戒第二　就防三毒中前戒防內貪此戒防外貪然亦通嗔痴如盜怨物是嗔心成及燒埋壞色等本非潤已不得成貪又如盜下姓物是名從痴謂俗人外道計梵天為父母以劫初時四姓人民皆從梵天生也婆羅門稱從梵王口生刹帝利種從梵王齊生毗舍從膝生首陀從脚跟生故將婆羅門為大姓亦有將刹利為大據實婆羅門大以劫初時梵天散諸珍寶以布世間與我四姓受用後時首陀等各自分取將去據其根本皆屬我物今取本物何有盜罪此是邪見痴計也先明制意資財形命之大非此不濟人情保重戀著處深出家之士理須捨已所珍以濟於物今反侵奪以自潤已自惱惱他過中之甚是以聖制釋名者心疏問盜劫偷竊不與取等無非損財所以此戒標盜名者一解云不可具頒故且標盜又解餘三名濫故不得題如言非理損財名之為盜公白強奪名之為劫私竊而取提主覺知名之為偷物主不捨名不與取然則偷之與劫名局義乖不與取者雖是名通然於義則有非盜之濫何者是也應作四句初與取不是盜可知二與取是盜如儉時貪心受二餅也三不與取是盜可知四不與取非盜如親厚意取輒用等是也今言盜者義則收盡該通彼此但是非理損財則名為盜故言盜也首疏云若劫與偷名各是局義不相攝今言盜者但非理損財無有非盜之濫故就通以標名故云盜戒盜是所防之過戒是能防之行能所通舉故曰戒盜

性戒含輕重也者立謂此篇四重之戒是性重戒若

下諸篇所有性戒如殺畜盜物等如此種類亦名性戒則是輕也然輕重雖異性義是同故重性戒之中含輕重也據理遮戒豈無輕重今文對性戒而明故且略不明遮戒之輕重也如第二篇二房是重遮也三十九十衆學中遮名輕也又解然此四戒是性戒但此戒中則有想疑非畜之別故言含輕重也若如前婬戒則三趣齊重想疑亦重下之二戒各有昇降就此因明四戒約三趣犯之輕重初則三趣俱夷盜妄二戒非畜蘭吉殺戒非蘭畜提婬三趣同者良以荒情內逸垢心厚重不問境之美惡但是正道適暢不殊故制同犯又不就損境而制不論趣之優劣何以知然死屍犯故但婬是生死根源故偏制割下之盜戒人重餘輕所以然者良由人趣善因所招生處殊勝知解者多於此財物戀著情重乃至盜奪守護亦强能令失者懷惱增苦故制極重非畜異此故得輕懺問地居諸天報勝解多何不同重答天雖報勝趣別路遙盜之義希又復於物戀著情微損惱不重又復天物於人無用智論云四天王衣重二兩忉利天衣重一兩夜摩天衣十八銖兜率天十二銖化樂天六銖他化自在天三銖色界天衣無重相述曰既全輕薄故於人無用也又於財物無我所心故十律云盜三天物重此方人物輕故知約我所心也殺戒人重餘趣輕者人是道器善因所感今若殺者損害道器故重餘趣報果形非道器故輕天報雖勝以無木叉即非道器又殺之義希故蘭問趣別義希殺天輕者共天行非何故同重答天趣雖別愛染無殊不簡境之美惡容有下就爲之義數論之殺盜故重妄語人重餘輕者凡論妄語虛稱巳德綱名招利故欺罔同類義多奉供故所以重餘趣不爾故輕餘如戒疏云云六塵者色聲香味等六也

言六大者地水火風空識也至下當廣明之而前非盜境並不結犯等者立謂巳物及無主物盜全無罪名爲非罪境也故戒心疏云自盜不成以無他境故自惜則成慳自物保自故自施不成施自貪增自故可以例知

予作惡事父母遂去等者案見論中若人兒落度父

一疑伍

母以水灌頂遣去。後時父母死已。比丘盜如是人物。無罪。此據盜其兒無罪也。今鈔准義。此兒既不屬父母。父母死後物不屬兒。其物無主。比丘得取無罪也。濟云。此外國法爾。今此唐國如此之物。即屬於官。不得名爲無主也。鄠（音戶）縣往年中有一老人。唯有一兒。其家臣富。兒每白打輸錢。前後三百餘貫。其父語兒。令休。一三恕其罪。猶作不已。即遣奴縛取兒。不對母前。斷恐母慈不能忍。乃將向終南山谷中。繫樹從足至頭。段段切割。既殺之後。乃報婦知。其財物既多。老公死後。官並收取。二國中間者。立有兩解。初云。前王已終。後王未立。其中時節。名二國中間也。又解約地界論之。如昔秦晉二國中間壃界上。齊花岳山。晉家據山東。秦據山西。中間山有七八許里。兩國不攝。是也。

上釋犯境義竟。已下第二正明犯相也。一有主物。二有主想等者。戒疏對此立五緣。一是人物。以盜餘趣不成重故。物雖人主。及至盜損。還須人想。若生餘想疑。謂別境是輕犯。非此戒收。故須第二作人物想。想雖當境。若無盜心。本自無咎。故須第三明有盜心。雖有盜心。若盜輕物。不成重罪。次第四明是重物。財雖滿五。若未離處。損主未就。屬已不顯。亦未成重。故須第五明舉離處。今鈔中雖列六緣。至下解釋。亦但解五緣也。不解第五興方便緣。意同心疏。故疏問云。其餘諸戒成緣。方便今此盜緣無方便者。答。盜就損財。即成重罪。自有盜重。不假方便。恐涉濫。故縱有方便。亦俱不明。但知未離已前並方便攝。今鈔不解此一緣。義在此意。記資云。興方便者。或如寄物。先在箱篋。後主來索。卒爾不還。即無方便。猶不定。故故今除之。上言有主物者。南山云。於物自在。集散皆得。故曰主也。次辨闕緣義。若闕初緣三闌（初非人主物也）謂非畜及無主物替處也。於此三境作人物想。取得境差方便闌。望盜人主物方便闌也。於此非畜等三境本自無心。則無罪也。若闕第二緣有九闌。然有第一緣始得辨。第二緣言九者。一盜人物臨至物所作非人物想。（取得一闌。謂結本人家方便。又得後心盜非人物方便吉也）二畜生物想亦爾。（結本方便闌。後心畜物方便吉）三無主物想亦爾。（本心盜有主物臨至物所作無主想取。但結本

方便（蘭也）一此上名想心三句（亦名想也）。次疑心亦三。一盜人主物臨至物所作非人物疑（爲人物。爲非人物）。下二准知。（爲人物爲畜物。爲人爲無主物）次雙闕亦三。一盜人主物非人物來替處即生疑爲人物爲非人物。一蘭下二句亦爾（謂本盜人物畜物替處。即疑爲人物爲畜物。三無主物替處。疑爲人主物爲無主物。並蘭也）然此雙闕寄前闕境中明亦得。故礪云單雙俱闕境。一六想疑並闕心。一六礪問初緣闕境第二闕心復何須雙闕耶。答異境上生疑不同闕初緣疑當於異境別前闕第二（謂初緣者對異境而作本境想故三蘭若第二緣者對本境作異境想疑今雙闕者則對於異境。則是闕境而復生疑即是闕心也）若闕第三緣有盜心無盜心則無罪。闕第四緣重物作輕物報結方便兩第五緣未離處輕重二蘭隨相分別可解。既有六門分別今即是初

我聽二種人掌三寶物者。案大集日藏分經護法品云。時頻婆沙羅王問佛。言何等人堪爲知事守護僧物供養供給如法比丘。佛言大王有二種人堪持僧事守護僧物者。具八解脫阿羅漢人。二者須陀洹等三果學人。此二種人堪知僧事供養衆僧。諸餘比丘或戒不具足。心不平等。不令是人爲僧知事也。自無瘡疣護他人意者。立云以持戒清淨無破戒之瘡疣。亦可以能持戒識達教相。凡所運動無諸過患。故曰無瘡疣也。此人若爲知事時有俗人乞僧食者能爲善說因果語以福食難消。不令前人起嗔懷歎而退。故曰護他人意也。或可外道俗人侵損三寶物比丘則隨時消息不令損失。故曰護他意也

因即犯者。慼痴慢故者以非如上之人不識教法即五用三寶物也。二出貸（他戴反）謂將物與人擬後返取也。若作貣（他得反）謂從他求物後擬還也

正望佛邊無盜罪者。景云望法身非佛是像也。謂望佛邊同非人物但蘭。今望不施主故斷重。礪云望佛於物無我所心。但望守護人邊得重者如有人自作供養佛具只自未捨入佛我自守護時節之日將供養。竟以自收取此物未定屬佛。盜者得重。賓云此盜佛物諸部不同。祇夷損正十據護夷涅槃雖兩義准應吉。今文約斷有少乖理。既言佛於佛無我所心。又言同非人物。纖非人於物寧成無我。然又無我唯局

北州。且如北州衣食自然。豈同三方功用。方得佛既受施。示攝財物。義同功用。何類北州。故有盜佛物者。佛在日重。滅後定無夷罪。以佛在日有人主義。滅後但有福田攝受。無人主義。今若盜者。望護結罪。又復若言於物無我所。亦應許偷羅漢等物。法相便亂。理不應然。故知無我。據方不得別判。下文引祇摩摩帝。用佛物重者。據佛在日示同人趣。南州所攝。故同人夷。若言無我。應同北方。何以祇文唱言斷重。又言正望佛邊無罪者。此違婆沙百一十三問。若盜如來窣覩波物。於誰得根本業道。有說於國王處得。有說於施主處得。有說於守護處得。有說於能護天龍藥叉非人處得。如是說者。於佛處得。所以者何。如世尊言。若我住世。有於我所恭敬供養。及涅槃後乃至千歲。於我舍利如芥子許恭敬供養。佛皆攝受。由此言。故世尊滅度雖經千歲。一切世間恭敬供養。佛悉攝受。述曰 據此盜損定不約佛而結罪也。言無我所心者。我謂神也。我所者即是陰也。神名為我。陰名我所

策解

故十誦盜天神等者。立謂此言證上盜佛物得蘭也。問。據涅槃盜佛物犯蘭。何故僧祇中寺主互用三寶物。佛言夷。如何會通。解云。約佛邊同非人。故蘭。祇中望損本施主福。故夷。未詳 賓云。祇律斷夷者。據佛在日同人趣故也。用珠華鬘至不知等者。應師云。梵言摩羅。此譯云鬘。音蠻 案西域結鬘師多用摩那華行列結之以為條貫。無問男女貴賤皆此莊嚴。經云天鬘寶鬘華鬘等並是也。言若知不知皆犯偷蘭者。立云比丘盜此。纔知得罪亦犯。不知得罪亦犯。由事是可學。以出家人應合學於聖教。以不學故不識此罪相。故使知與不知俱結罪也。不同了教之人迷心不犯也。有人云。此檀越供養物。以屬佛。故不問知是有施主。纔及不知是有施主。纔但望佛邊結蘭。由屬佛故佛邊結罪。由佛於物無我所心。但得蘭也。此解亦好以順鈔文意制盜佛物之義也 又解云。若知不知者。知謂了教之人。不知謂迷教之人也。以盜佛物故得蘭。而言知者識知教相。故犯得蘭。若不學問迷於教相而盜此物。謂言無罪。佛言不以無知故得脫。故曰知與不知皆結犯也。

此解為正
若有守護主三寶物邊皆重者。立云。望知事護主結
罪也。若盜佛物縱無護主者。亦望損本施主邊得
蘭。文中自顯也。塔上掃土淨地棄之等者。立謂施主
造塔用功加土。今若掃棄。幾處損施主福故也
盜非人廟中物者。立謂五衆死者得造塔。塔中有物
名人廟中物也。又解如公王卿相死後立廟。其中有
物。若盜望護主及子孫等結重。即如衛王懿德太子
等。並立廟在城內。是人廟也
不望佛邊結之。乃至盜人物中分別者。謂雖約守物
人結罪。然守護有寬急。不同盜者結罪亦有不定。護
主若慢。望護主結。護主若急。還望本正主結。至下人
物中自辨
薩婆多謂轉賣者。深云。此言來意。證上伽論結罪義
也。十誦何故無犯。伽論結犯。結犯謂轉賣故耳。上釋
佛物義竟
文云時有比丘盜他經卷等者。首疏問。結集後方有
經卷者。何故條部律云。諸比丘盜他經卷。計紙墨犯

今條疑作係

夷。解曰。佛在時雖無都集三藏結集經卷。則不無諸
比丘有小小別集記錄經卷者也
若燒故經得重罪者。立明如燒父母。約業但得逆罪
五逆之重。非夷重也。以經是佛母。解從此生也。今燒
故經同燒父母逆也。故戒疏云。有人無識燒毀故經。
我今火淨。謂言得福。此妄思度也。半偈捨身。著在明
典。內字除惑。亦列正經。何得焚燒。殊失事在之福也
借經拒而不還。令主生疑偷蘭者。謂借既不還索。又
不與。主即生念。為更還我。為永不還。所以得蘭。若主
絕心。定知不還。而犯夷也
如論中盜佛舍利等者。此問意。從前盜佛物中多論
文生也。故前多論言盜將供養無罪。此間何故得重。
豈不相違。故有此問也。不現前供養名大大供養等。
者案地持論云。云何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多種。一者
身供養。謂於佛色身而設供養也。二者支提供養。謂
若菩薩為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
是名支提供養。三者現前供養。謂面見佛身及支提
而設供養也。四者不現前供養。謂若菩薩於不現前

如來及支提心念供養爲一切佛故爲一切如來支提故是名不現前供養又若菩薩於如來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窟若舍若一若二乃至百千萬億隨力所能是名菩薩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福常於無量大劫不墮惡道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大功德若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大功德也

上釋法義竟

盜僧物有護主同上結重者立謂十方常住物也計理此都約四種常住爲言也若主掌自盜准善見犯重者立謂總望十方僧通爲一主以此物不可分賣故一化僧俱有其分通是一主故盜時即重也然此僧物者餘人若盜望護主結重今既主掌自盜則望十方僧通爲一主亦得重

一者常住常住者亦名局限常住局約此處故曰常住即此當處亦不得分復曰常住故曰常住常住也言局限者唯約此界限不通餘寺恒供養別住故云然也總望衆僧如論斷重者案善見論云佛告諸比丘有五種重物一田二園地三鐵物四木物五土物此五種物不應與五人僧亦不得與衆多人亦不得與一人亦不得與鈔據此義故通望僧爲一主也南山云古來斷者皆望十方僧無滿五理故輕有護主者故重今意不然若有護主望護結重如無護主滿五亦重即善見僧祇云時有知事以僧物佛法兩用佛言波羅夷此豈望四方僧而通方便也若疑四方常住交雜重輕者又文云假使能盡集十方僧共分物亦不得故知通望一切僧物爲一主畢竟無分此物也如何約數可更分之言可分者謂四方常住物也約於見論而說故曰如論斷重也

二者十方常住者亦名四方常住謂義通域外（即曰四方）東局方中（即曰常住）故云然也若盜此物望護主結重已護主自盜望十方僧無滿五理故唯結蘭同共盜損應得輕罪者謂約護主同盜望十方僧不滿五故得蘭也

僧祇若將僧家長食還房得蘭者立謂以體是十方常住僧食今食若長即是分外合返還僧若將還房

如何非盜。計人不滿五。故且結蘭。若取僧物如巳物。行用與人得蘭者。即如今綱維衆生。將於僧食餉設私客者是也。以是護主故但結蘭。若餘人用理合重也。又復雖是護主。約是十方常住物也。若是常住常住物者護主自盜。即犯夷也。是名第五大賊。者案見論第一卷云。佛告諸比丘。今世有五種大賊。一者聚集衆多或一百二百。如是乃至五百人。主劫城聚落。穿牆壁。是世間大賊。比丘亦如是。犯五篇罪。受他供養。讚歎禮拜。捨離師僧及以同學。而求覓利養。恣意飲食。身體肥壯。共相調戲。或說飲食美味。或說婬欲國土富樂之事。種種思憶。放逸之意。不能自制。遂成破戒。受信心檀越四事供養。實非釋子而稱釋子。實非梵行自稱梵行。受此諸施。是名第一大賊。二者有惡比丘。從善比丘聞受法已。為他講說。言辭柔和。人所樂聞。衆共贊譽大德善說妙法。從誰稟受。答言我自知之。不從他學。如是自稱如來積劫具足諸波羅蜜。懃苦如是得此妙法。而惡比丘因偷此法求覓利養。是名第二大賊。三者復有大賊。精進比丘持戒

具足。得須陀洹乃至羅漢。或凡夫比丘。持戒清淨。以波羅夷法謗之。憎嫉他行。自稱已是清淨人。如是謗諸賢聖。偷一切聖法。是名第三大賊。四者一切重物。謂園圃地及鐵物竹木。以此諸重物不得妄與人。不得分。分者犯蘭。若以此重物而取白衣意。望白衣不可與之而偷取。以餉致白衣。佞取其意。是名第四大賊。以此重物。餉致白衣。名為污家。應須出衆也。五者有比丘取僧物。如巳物無異。行用與人。得偷蘭遮罪。若以盜心取者。隨直多少結罪。是名第五大賊。賊者無過此賊也。注云。准似有主者立。謂如上第五賊取十方常住物。但合得蘭。今言隨直多少結重者。應是有護主故。望護主結重也。資云。此現熟之食。古來共許望十方僧皆各有分。今若盜者必不滿五。得多蘭罪。今詳不然。分食雖然唯得一分。望為食主實得遍為展轉相望。無非是主。其猶一家同居有物。父攝一家一切諸財物。兒子兄弟等各皆遍攝。盜此物時如侵一主。但計滿五即得夷。懲猶如一家共饍一食分時雖復人得一分。未之分際為主理同。即盜此食滿

五即犯僧食同衆。若許十方僧皆有分必不滿五者。此言何據。若不別分爲衆多分者。即不應說不滿之言。若許別分云不滿者。且如有人唯盜一食。其所屬僧既如塵筭。分塵筭人無一毫。此中如何論其不滿。猶如唯識論中。於麁色相漸次除析。至不可折名曰極微。若更折之。便似空現。今此例。更無所直。世尊但言下至草葉。是有所直。而不許盜。若更分之。便無所直。如何結蘭。問若未分前各遍爲主。應盜一五。望多主。故亦得多夷。答由物同攝。義同一主。他有自有無差別。故但唯一罪。問若遍爲主應得獨用。答但使依時如法受用。實無所遮。所以然者。十方凡聖於同梵行同許受用。故得無罪。由此蘭通諸犯戒者名盜僧食。十方凡聖不與用故。非時打鍾。及全不打。並名盜食。計直成愆。（明相前打鍾。擬待天明。義同不打。非今日故。亦可但使打鍾。表無私曲。待明而食。亦是無有愆過等）由此見論十七云。若比丘無戒。依僧次受施飲食。是名盜用。母論第二云。比丘受人施不如法用。爲施所墮。乃至若無三途受報。此身則腹壞。食出所著衣服當即離身等也

三者現前現前者。宣亦云。當分現前僧物也。謂如供身衆具。限分衣食。猶事局別人。非通僧結。今言現前現前者。對下門十方現名得也。下門則義通內外。即曰十方。立法遮分。故曰現前。今此義局現在。故曰現前。更須分給。復曰現前。故曰現前現前也。有人云。一曰物現前。二曰僧現前。故曰現前現前也。下文十方現前者。十方屬人。現前則屬物也。立云。物體其相如何。如今計齋轉經得物。未分望本主結。以物猶屬本主。別人非望衆僧而結罪也。亦如有人施安居物。未分若盜。亦望本施主結其重。若多人共物一人守護。亦望護主結罪者。立謂此亦不定。或蘭。若護主慇謹而盜者。則望衆多人而結。或容不滿五。即蘭也。若護主慢藏。後須塡備。使損護主。即得重夷。由計易滿五故

四者十方現前物等者。謂情通內外。立法遮分。故名十方現前物。以情通內外。即曰十方。以立法遮分。攝入現在。復曰現前。故曰也。若未羯磨。從十方僧得罪輕者。此明治輕而業重也。謂今雖結蘭。以業道則重

◆已分作氈

羯十方僧不可集。無懺悔處也。若已羯磨望現前僧得罪重者。此則治重而業輕。以人數可限。來業可懺

若臨終時隨亡者囑授物與人。約所與人等者。立謂如亡人物。許與前人。已定而未及。將去後若盜此物者。望所與人結重。非關現前僧事。若知事人抑而不與。奪入現前分者。計直得重

因即有人言若盜僧物不成盜等者。立謂此古師云。六群既分僧物。身子等往奪。故知前分者定不成盜。必若成盜。身子目連等義不更奪。以此例知今有盜僧物者。則不成盜。奪取無罪。今明不然。身子奪者由知機故。具委六群非求入己之意。但是權計。故分若永分者。奪則成重。以賊奪賊故也。礪亦同古師此義。故疏云若盜僧物。一切得奪。據十方凡聖僧遍是物主。無人的作捨心。既主心未捨。故得奪取也

暫辱僧用故結輕重者。謂六群在羇連聚落行污家行。佛令身子目連往治。六群即分僧物入己。使目連等。來無住處。當時權設斯計。分物且屬四人。令彼住無安所。內財既不有損。外迹彌復澄消。以此遮僧可為明略。然本非長永。故罪事不成。律據本情依情權結。然目連身子深鑒斯緣。故即奪之。仍舊服用

餘如日藏分等者。案大集經日藏分中佛說大集經時有無數諸龍來至佛所。舉聲大哭白佛言。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諸虫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暫時樂。佛言汝等過去於佛法中曾為比丘毀破禁戒。於無量劫墮地獄中。復受龍身。既聞佛語誠心悔過。佛為說法。時眾中有二十六億餓龍念過去身。皆悉雨淚。以佛力故。皆識宿命。咸言世尊我憶過去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或有說言憶往昔或為俗人與僧有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有餘信心捨施飲食我時與僧依次共噉。或有說言我曾食噉四方僧眾花果飲食。或復說言我往寺舍布施眾僧。或因禮拜。遂噉僧食。或復說言我毗婆尸佛法中曾作俗人。或言我尸棄佛法中俗人。乃至迦葉佛時俗人。如是七佛法中各有俗人。或因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飯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此業

緣。故於地獄中。經無量劫。火中燒羨。飲洋銅汁。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熱水爛身。熱風吹體。熱土沙。熱燹熱。灰受如是苦。不可堪忍。願佛救濟。佛告諸龍。此之惡業。比五逆業。其罪如牛。然此罪業。受報未盡。汝今當共發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因緣。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佛對日藏菩薩說。故云日藏分。月藏亦是菩薩名也。云云如別

鈔

因說三藏法師遺債事者。案五百問曰。久負佛物。云何而償。答直償本。以佛不出入故。不加償也。雖爾如此。故入地獄。昔佛涅槃後。有一比丘。精進總明。有一婆羅門。見比丘精進。將女施比丘。作尼修道。女既端正。比丘後時失意。作不淨行。共爲生活。用佛法僧物。各一千萬錢。用供衣食。此比丘能說法化人。使得四道果。忽自思惟。其罪深重。便欲償之。詣法沙國。乞大得財物。還欲償之。道路山中。爲七步蛇所螫（釋曰）比丘知七步當死。猶六步。要便向弟子。分處償物。遣還本國。言汝償物已還。我住此待汝。弟子償物訖。還來報之。即行七步。死便墮阿鼻地獄。初入臈煖。猶未大熱。謂是溫室。便大舉聲。作經唄呪願。諸獄鬼聞經偈者。數千得度。獄卒便舉杈打之。即以命終。生三十三天。以此驗知。佛物不可不償。雖復受罪。故得時出。問等就盜中。僧物何義得罪頗重。解云。據佛本意。開立常住僧物者。爲十方僧。經遊來往。既無隔礙。得安樂修道。但使剃染。隨所至處。及施及分。皆得其分。故今作容聽學修道。離家十年。所至之處。皆有飲食臥具房舍。受用長道。則解脫可期。且如俗人遊方學問。自將糧食。一人背負三千兩。貨未盈一月之間。食之都盡。即須却還。緣玆身累。所欲學問。何有成日。比丘不爾。隨處得於衣食。安樂修道。此是如來大慈門中安立。此皆是佛果報。故流蔭末代遺法弟子。謂如來本合得命百二十。所以八十入涅槃者。爲留後分利養果報。供諸弟子。故前捨壽。今言念報佛恩者。意在此也。然常住之食。既是十方僧衆和合修道資緣。今若盜損失。和合之益類同破僧。故得罪亦重。或夷或蘭也。

所以經云五逆之罪我悉能救盜僧物者我所不救等卽其義也上來釋第一盜用義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七末

景雲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於授記寺錄至此故記時屬嚴寒無容思擇俟乎暇日更擬決詳脫有尋者敬存余意僧大覺記之

四分律鈔批卷第八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犯境二者明□□□□□□□□□□□□犯相門中又分為六一有主物二者有主想三有盜心四重物五興方便六舉離本處就初有主物中大分為三一者盜三寶物二者盜人物三盜非畜物於第一盜三寶物中料簡復分為四一者盜用二者互用三出貸四將三寶物贍待道俗方法於四門中已釋第一盜用義竟

必攝入持字

從此已下正當第二廣明互用之義於此段中更分爲四一三寶互者立謂佛法僧物互用得夷也二當分互者立云得吉也

僧祇寺主摩摩帝互用乃至廣文如彼律等者案祇文云若比丘作摩摩帝塔無物衆僧有物便作是念天人所以供養衆僧者皆蒙佛恩供養佛者便爲供養衆僧卽持僧物修塔得夷若塔有物衆僧無物便作是念供養僧者佛亦在中便持塔物供養衆僧得夷賓云此據佛在日示同人趣故同人夷如前已辨也言摩摩帝者此翻經營人也

常住招提互有所須者常住是僧祇大衆物招提別房物下引阿難受別房及菴羅女施等名爲招提唐三藏云招提者訛也正音招鬬提奢此云四方譯者云去鬬去奢招柘二聲復相濫故有斯誤也

若佛塔有物乃至風吹雨爛等者立謂此既佛受用物以天人瞻仰事同法身又施主重心施故不聽轉易下更明之

若准此佛堂之內等者立謂准上所明三寶物不得

互用之義也。謂若三寶位別不許互用者。今佛堂內安僧席僧房置佛像理令不應。然若不妨僧用暫時通許。佛堂置僧敷不妨佛用亦應得也。故下引戒本云不得安佛在下房等。明知暫時安佛在房理亦得也。以房有好惡名爲上下也

招提常住是何物耶者。此問意云常住與招提有何殊狀。答云阿含經文不了。據理華果等是僧鬘常住之物也。房舍是招提物也。謂道俗七衆造立房舍用施衆僧。通於三世於中四事供養不絕。擬十方僧經遊來往名招提也。羯磨疏云招提僧房者。或是七衆爲招提僧於坊寺中別置房宇。有來入住。別有供養故律文幾房有福饒是也。幾房無福饒。即僧常住房也。寶云准五分第十捉遺寶戒云毗舍佉母以所遺寶持施四方僧。白舍利弗可以作招提僧堂。佛言聽受。此即四方僧堂。又唐三藏云招提者。此云四方。問若言招提即四方僧物者。何故寶梁上卷云常住僧物不與招提僧物雜。以其常住即四方。故答云寶梁僞經何足爲妨。亮云今南山云准此房宇等是招提

者。此解定是也。亦引五分毗舍佉緣來證。故知今時寺中房舍。非常住錢造者即名招提房也。菴婆女以園施佛爲首者。榮云此女是瓶沙王夫人耆婆之母也。將園奉佛中作伽藍。案長阿含經第二云佛遊行至毗舍離坐一樹下。有一婬女名菴婆梨。聞佛至此便往禮覲。佛爲說法。發歡喜心。便受三歸五戒。白佛願佛及弟子明日受我請。即於今暮止宿我園。佛即許之。明日時到。佛與千二百五十人至其家就座而坐。女手設上饌供食。食訖已。時女手執金瓶行澡水畢。前白佛言。此毗舍離城所有園觀當最勝。今奉世尊。願愍我故受。佛告女言。汝可以此園施佛爲首及招提僧。所以然者。如來所有園林房舍衣鉢六物。正使諸魔釋梵天神力無有能堪受此供者。時女受教即此園施佛爲首及招提僧。文正然也 華果等是僧鬘物者。古來相承解云爲常住常住僧物名僧鬘物。即涅槃經不犯僧鬘物則生不動國是也。若准三藏玄奘法師云僧鬘物者。現前對而施物也。故心疏云如巾含云施招提僧房所謂別房施是也。如經中是鬘物

者此是梵音據唐言之對面物也如今謂俗以供養
奉僧無問衣藥房具並施現前僧也
佛在世亦與弟子同房宿故若謂羅云作沙彌時諸
比丘緣佛制戒不得與非具人同宿遂趁羅云夜宿
廁中世尊夜見喚歸夜同房宿等雖喚歸房宿世尊
竟曉面坐以與比丘同制戒故佛不敢違四攝之中
此名同事又迦旃延弟子億耳比丘亦與同宿如下
九十中與未受具人同宿戒廣釋此義也
若僧中分行得者謂僧物雖不得通佛法互用今若
別人依時堂頭分行得者卽是已分將供養佛法任
得也無可問白者立謂旣生不知失物三寶分齊若
和僧得將作常住之用也若功力由僧當籌量多少
者立謂是塔家井造井之時復用僧功力計錢若干
如河東湖州造井當二十三十千用功則多也灌索
一驢馱乃昇後時僧取此水計滿若干錢則止過直
五錢犯夷
樹皮枝葉隨比丘用者此約死壞無任僧家用者開
別人得取葉染等也或可約無任僧家用者開別人

得取葉等也或可約多無限故許取用猶如山寺多
樹木處又要是淨戒故開用之亦得借僧釜鑊瓶等
者立謂此要是新淨亦染膩故得也若曾經僧家用
者卽有惡觸之罪義不得借或可雖得借僧器物用
據比丘手不自觸使淨人用耳
供溫室等者此非浴室謂寒時別作此室於中然火
取煖也今時此方諸浴室爲溫室義亦應得此中得
取用僧物也若准僧祇洗浴僧時須作相以用僧物
故今時維那晨起唱白者其理亦通不唱不合卽犯
盜罪言別房不得過取者立謂今時僧坊樹枝葉等
別房既是淨戒理應得用仍不得無趣過限取也此
出僧祇明文若僧須木用或有樹在妨地乃至施主
不許用魚骨刺等者立明西國諸寺多是俗人所造
與僧受用而寺猶屬施主故此諸白問其施主今時
此方不准此也言灰汁澆樹令死者要先去少皮然
後澆之用桂屑塞其孔大易死謂去塵灰汁最好
四分瓶沙王以園施佛等者立明若園屬佛則不通
法及僧受用若施與僧僧得白和通於佛法也

伏藏物爲齋講等得取者立謂要是上有鐵券云若作齋若講等任取者方得用若不爾者即屬主若無主屬王故不得取然今引此伏藏文意者謂藏中雖是三寶物後隨偏所用不必要分爲三分證上不得破爲三分文也財法皆同者據不犯重同一利養即是財同同一說戒即是法同若犯重者財法不共可知得罪無量廣如經者謂同上所引大集方等及僧護經云盜僧物者我所不救也

又如傳云等者立謂齊州靈巖寺傳云有一比丘死盡見地獄仍遇觀音菩薩相領看已身界業薄藉仍爲畢一石函盡見衆僧罪藉藉上並注僧物等云云自隱而參取焉者立謂隱是審義參是同也明其自審業行合不合取也亦有作隱於壂反謂自隱當淨非淨也

二當分互用者此言當分對上得名上門是三寶更互互用獲罪今門則佛佛自互法法自互僧僧自互故曰當分互也皆望前境理義可通者立謂此當分互得罪不定釋迦彌陀雖復少異通是佛義俱得福田僧房車乘雖殊通是爲僧之義故曰理義可通今但違施主心得互用罪但結不應之吉也及現前堂直迴作五衣者今言五衣據尼緣起僧則三衣可例知也律中事起安隱比丘尼因至聚落居士舍直與作現前僧堂尼自念言若我以此物作堂者多諸事故比丘尼衣服難得應作五衣居士後聞生嫌佛制犯捨墮此約現堂直故爾若四方僧堂直迴則犯重非此所明

乃造人集僞經因果全乖等者立明本造正經今造僞經人造非佛所說今則不名當分互用故結重夷以眞僞全乖不名當分也上文云若本作佛迴作菩薩還結重者此乃菩薩是因身佛是果身又師弟有異此亦非當分互用故結重夷從此菩薩已下盡因果全乖來並判得重福無福別邪正雜故者立謂眞經曰正造者有福僞經是邪造者無福故曰也又造經多福造論少福然論復有二種謂或菩薩聲聞造或人造等亦福無福別也上來將經望論經則是福論則非福然經分眞僞亦分凡聖造故福各異

在疑存

若東西二寵佛法財物有主不合無主通用者。立明有兩施主各施東西兩寵佛之財物。供養具等。不許互用施主若在●一向不合。若死得即有二義。謂施主雖死。若復比丘知本施主心局不通者。還不得互。今直約後比丘不知本施主心。故得通用。此中名當分互得吉羅

若無通師徒及衆供養具者。即侍佛菩薩聖僧金剛師子八部等是也。作鳥獸形得罪。除佛前等者。如彌陀變作白鶴孔雀鸚鵡舍利。作涅槃變還依經文。作雜類衆等即得也

善見若施主本擬施園果爲衣服湯藥迴分食隨直結重者。立明有護主望護主結夷。景云此舉施常住僧爲僧衣服。今違施主心作食。故結重也。若擬作僧房重物。迴作僧食犯蘭者。景云此舉施主心未定故輕也。若施心定應同上得重。云此約損福邊結蘭以施主本心造房。有長時無作之福。今迴作食闕事在無作以福短故。和僧減用上園果等重物作食者。立明上善見論中施主施園將供衣服而迴作食得重。

景疑覆

今此既乏少食糧人欲四散。故開和白得用也。言乃至四方僧房亦得者。謂若欲守護住處。以無食故賣房舍覓錢供僧食也。若賊乱世聽持隨身者。立謂僧家臥具等諸物隨身亂靜。可復本處。欲供養此像迴與彼像者。因說襄州人作佛。各有施主造佛像。安●景寺中別作房戶安置。至時節日自將香華飲食各各供養。忽若施主身死。子孫絕嗣者。其像至竟常忍飢渴。亦有奴婢造像在寺中供養者。良人若知是奴。佛無肯作禮者也

五百問中白衣投比丘未度者白僧與食者。立謂此人欲入佛法出家。衆僧緣事未及得與剃髮。白僧與食。若汎爾俗人不得白僧與食。案彼論云。問白衣投身爲道未度得食僧食不。答白僧僧聽得。不白犯盜。

若爲僧乞白僧聽將食在道等者。立謂雖白僧同和要須償方得。若雖和不償。或雖償不和。俱不得也。然和者以求僧聽許耳。非即不須償也。若和而不償犯重。償而不和得不應之吉也。意恐太急案彼論云。問爲僧乞道路已身得食僧食不。答若去時先白僧僧聽者

好不白還白亦好。若不聽還償。不償犯重。賓云。此通道俗使也。若供僧齋米。僧去齋主將後僧等者。案彼論云。問供僧齋米。僧去後齋主得用供後僧。不後人得食。不答打犍槌得食。若不打一鎚犯重。立謂施主將米前若干僧食。既不盡其僧與共此餘米。即屬十方僧。盜者合得偷蘭。以本能施人在中守護。今望此護主結重。非望前結也。一飽犯重者。且舉貴時直五錢必也。賤不直五。應經更有諸釋。不繁廣出云云

路非乞食之所和僧將食在道亦不必作相者。立謂要無乞食處。方得白僧將去。雖白復須償。白僧求許。但免輒用之罪。行還須償。案云。大有人不許此義。且如雇作人既全與錢食。豈要局界中與之。今此比丘專為僧使。於僧實有功夫。非為倚傍者。理合與食。無過。淮善見守寺之文者。謂淮上善見論知取園果。為僧作食。為護住處故。及白和四方僧房作食等。以是白和僧故。即得用者。今亦向和僧故。將食在道。理宜得也。亮云。此上皆約為僧故得。今時綱維為當寺徒。衆人寰省向州縣。乘常住人畜船車等。皆犯重也。以

當寺僧是現前。非關常住。常住則通十方。現前局在。何得使他常住人畜。慎哉慎哉

常住處各鳴鐘道食者。立謂是寺家莊舍中。必須作相。後不用填。以莊與寺通一家故

僧家人畜犯吉羅者。立謂彼此雖別。同是常住。故不犯重。以彼此異。但得吉也。戒疏問云。十方常住之食。如現熟餅飯。鳴鐘召集。是僧皆得。亦知他寺奴畜得不。答不合也。僧具六和。隨處皆是。人畜別屬。義非通使。使即是局。食亦如之。上釋常分互用義竟

三像共寶互者。像謂住持別相三寶。即泥龕素像。黃卷赤軸。剃髮染衣是也。寶謂真如一體三寶也。新經論中名勝義三寶。世俗三寶也

言施佛寶置爪髮塔中供養法身等者。景云。以色法二身別故。此舉在世已有斯事也

一分與誦經說法人者。立云。以人能弘法。法不自宣。藉人弘通。故今受施即分一分與說法人

第一義諦僧者。謂理無違諍。說當和合。故曰也。亦名勝義僧。賓云。若盜此物。亦得吉羅。由勝義僧性無攝

令主上應有施字

物之義。然此吉羅極重難計

若施衆僧凡聖俱取分等者。立謂正是施今常住僧也。凡聖同集。故曰衆僧。以常住僧物。體通凡聖受用也。云以言無當者。立謂既不的言此施事。然此施理寶也。又解以施時不的定言我施凡僧。我施聖僧。故曰以言無當也

受施之時善知通塞者。立明須問能施之人。汝爲施理寶。爲施事寶。彼若不解。爲說事理兩理泥龕卷軸等。及至理一體三寶等。賓云受施之時。應須撿審施主本心。不得懸依主口語。恐彼不解。混標施物。故十誦第六十云。祇洹中四方國土不知法人皆來大會。有布施者。比丘呪願時。讚佛法僧舍利目連那律金毗羅。如是三寶無數無量阿僧祇。是中或有持佛名法名。乃至持阿僧祇名。大會既散。還田舍聚落。餘時諸比丘出諸國乞。有持佛名字者。言佛來與。乃至持阿僧祇名者。言僧祇來與。比丘不受。白佛。佛言是邊國人不知。爲是比丘故與食。而名與佛法等。自在應受。已上律文 多論第六云。凡爲施法。應令心定口定。施福

既深。又易分別。若施法寶。口必令定。若施經書。口亦令定。若施說法誦讀誦經人。口亦使定。若施衆僧。亦有三種。若僧祈臘。若自恣臘。若面門臘。於此三種應好分別。遠曰僧祈是四方僧常住是也。自恣者。時僧得物也。面門者。即十方現前僧食是也 十誦二十七云。佛言與物時使一比丘在彼立。看知分別是塔物。四方僧物。食物。應分物也

四隨相物中自互者。謂上明像與寶互。此下明當像中亦自有互。文中四門。下一一自出。深云若佛受用物一向不得移易。下三隨緣改張。容得不得也

不得互易如前寶梁經說者。如前言佛法無主。無人作價。故知此中不得互易。若佛園坐具一切天人供養不得輙用等者。立謂園是佛華菓園林也。坐具即佛所坐之物。欲明此佛受用物。人天敬仰。戒心疏中亦明四種差別。第一明佛受用物。不得差互。常擬供養生世大福。故律云。若是佛園坐具等者。約一切天人供養同塔事。故所以不許互易者。莫不即體法身之相表。處是深不可輕故

二施屬佛物等者。心疏云。此屬佛物所以得轉者由

本施主通擬佛用故得貿易不同前者嘗爲勝相故
唯一定佛物不得移至他寺犯棄者景云此舉遮施
主心結也以施主心局此處故棄謂犯重皆俗作羯
磨擯棄衆外故曰也此丘客作佛像書經得物不得
取者立謂若用此物與用佛物經不異也決定得夷
三供養佛物等者心疏云以幡華等得貿易者事同
屬佛物可以義求佛幡多欲餘佛事者立謂幡多故
將幡作佛衣帳或廉佛床或作敷具但莫折破以相
連合即名不轉變本實也一以惡心故壞得罪者案
智度論第六十三云如畫作佛像一人以像不好故
壞一人以惡心故破以心不同故一人得福一人得
罪亦如調達出佛身血祇域亦出佛身血雖同一名
出血心異故一人得罪入阿鼻一劫一人得福生天
一劫對此因說耆婆天樂事案多論云如昔一時目
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
喜園爾時目連在路側立一切諸天無顧看者耆婆
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
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故都失本心即

※師字疑衍

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
緣呵責耆婆答曰以我人中爲大德弟子是故舉手
問訊煩見諸天有爾者不生天以著樂故不得自在
是故爾耳目連問曰我弟子有病當云何治耆婆答
曰唯以斷食爲本有時目連勸帝釋云佛世難值何
不數來相近諸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一使
勅一天子令來反覆三喚猶故不來此一天子唯有
一婦有一伎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天王命重不能自
割後不獲已而來帝釋即問曰何故爾耶即以實答
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伎樂以自娛
樂不能自割況我作天王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陀
食自然百味百千伎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
世難值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可如
何
四獻佛物等者心疏云此獻佛物開待衛者用之義
同佛家之所攝故如薩婆多有施法師說法誦經者
亦取分故
法物亦有四別者若是法家受用物一向不得轉易

故戒疏云。一法受用物。謂紙素竹木。上言經像。或縮
函幞。晉經盛貯。兢定永施。不許改轉。此則一定。徹
同聖教。皆是滅理之所依持。故有損益。並望涅槃而
生罪福也。餘三種得否。准上可知者。三種即屬法。物
供養法物。獻法物。此三同上佛物。物隨緣進否。故曰餘
三得不准上可知

若二種常住局處已定者。即常住常住。十方常住。故
曰二種皆不得輒將出界。故言局處如上盜僧物中
已明也

二種互用通和得不准上可知等者。立云。此指上來
二種常住中。和白與招提通用。得不如彼也。深云。謂
鈔上見論守寺之文。和僧用園果作僧食。及將僧房
作食等是也

若論二種現前罪互如上者。自謂盜僧物中。明其施
現前現前及十方現前也。言罪互者。如亡比丘物。是
十方現前將現在僧。更不作法直准現前現前物分
是互也。若本是現前現前之物。謂施主唯局此界現
前安居之人。今即普召十方而分。是互用也。就輕重

二物斷劃非文違者雙結二罪者。立云。言雙結者。是
出法家意。爲欲義有該含。故言雙結二罪。此句從上
二種現前文生。故田就也。賓云。對此因明此方施聖
僧物。崇云。盜聖人錢。必得重罪。以上座身現在。自爲
物主。若盜餘般圓寂者之財。非親爲主。但獲業罪。今
詳。西方本無此施。教闕明文。難爲裁斷。文准崇斷理
復不然。本施聖僧。非專上座。又施雖捨。聖未必來。以
錢並是不淨物。故若當受者。自付檀越。或須說淨。豈
容空攝。爭得了配。又彼總相但施聖僧。聖僧誰當。即
來尊攝。今詳此物。猶無定主。若當盜者。並得吉羅。若
有主想。即得闌罪。然此闌吉業皆深重。由於聖境起
偷心故。又此施物施心無當。又未定屬一个聖僧。可
買供養聖僧。或復起立聖僧塔廟。於聖僧境福田皆
通。不同昔來唯作僧座。又不許以錦綺等物爲聖僧
座者。恐不然也。又此施法傳來矣。不得於今令其頓
廢。故受施時。應告施主云。此物應爲聖僧造塔。或造
形像。種種供具。供養聖僧。檀越云何。答言任意。一切
無過。又崇判云。般圓寂者盜得業報。今詳雖般圓寂

非但業報。於律亦違。諸所不應皆吉羅。故然此吉羅極深極重。波羅夷罪。猶不可比。雜犍度中。舍利目連猶越起塔。種種供養。佛皆聽許。供養塔食。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應食。然餘供具。理應不得迴易餘用。今時或於寺中。有諸神像。俗人乞福。所有之物。即屬非人。其事不可。寺中縱作教。未見聞作。隨取命亦有人言。於三寶處。若有所須。擲卜卦。是得便聽用。今詳。三寶不應在此。取命求物。不取者。取者好。又今寺中堅牌。題名所乞得物。以牌名定。亦勿佛前為僞堅牌。令施者誤。亦招互罪。又今諸寺。多有通用錢者。但可於三寶福處。得有通用。若設酒肉。雖為三寶。有所乞托。或將買杖。以打淨人。此損施福。還招盜過。若盜此物。由於三寶是通。故理應得業別。有護主結重竟。云說法高座。常住之錢。不合將造。以非一切僧共受用。故既是說法得將錢作也。准施法物中則開一分與說法誦經人。故知得造。上釋第二互用義竟三出貸三寶物者。立云。此字兩用。若出物與人曰貸。從人借物曰貸（入聲）。若准斯文。開貸借三寶物。但令僧要須分明券記耳

善生經。病人貸三寶物。十倍還者。案善生經第三云。出家菩薩。若畜出家弟子。先當教告。不放逸法。受苦樂時。常當共俱。設其窮乏。有所須者。六物之外。有不應。惜病時。當為求覓所須。瞻病之時。不應生厭。若自無物。應四出求。求不能得。貸三寶物。差已依俗十倍償之。如波斯匿國之正法。若不能償。復當教言。汝今多負三寶之物。不能得償。應當懃修道。得須陀洹果。乃至羅漢果。若能至心發菩提心。若教千人。於佛法中生清淨信。若壞一人憋重邪見。出家菩薩能教在家。如是等事。是師弟子二人俱得無量利益（述曰）。謂隨一事非是俱作。言與律不同者。謂此經與上十誦不同。十誦開貸。計直輸還。不言倍數也。疑是俗中二眾者。既令十倍還之。於義太急。恐是俗人貸三寶物。若是比丘。合同十誦。十誦既得開貸。令計直還。此經令十倍還。故疑俗也。若據經文。又似出家五眾。故曰疑。四明瞻待道俗等者。此文家意。且明用僧物。看待道俗。應不應義。若接遇方法。下卷自立一篇。專明主客相

待事也。若知摩夷者。立云。摩夷梵音。此翻理本。謂此比丘明達阿毗曇藏。故得用於僧物而支待也。亦不言四方僧物等者。明用僧物供待三藏比丘。不知定用十方常住僧物。爲用現前僧物。鈔意准償知事比丘衣。但得將十方現前僧物。以羯磨攝入現前。故作白和。與今供給知法人者。亦准此也。應是十方現前僧物。以此人替補我處。故須供給。者謂三藏比丘能宣佛教。代佛說法。益利衆生。故云替補我處。所以經云宣揚助法化。此應合明與尼食得不。多論第七與尼衣戒云。乃至一餅一果。皆突吉羅。除打揵椎衆次第與食不犯

便起嫌心乃至惡器與者。案五分云。諸比丘食都不與客。客便譏呵言。沙門釋子。常讚嘆布施。唯受人施。而不施人。以是白佛。佛言應與客食。既與著手中。不與器物。復譏言。諸比丘作小兒遇我。以是白佛。佛言應與器。下食又有諸白衣來入僧坊。見菓從諸比丘乞。比丘不敢與。即便譏呵。以是白佛。佛言應與

供給國王大臣。聽用十九錢者。案十誦云。有時衆多王臣數數詣竹園房舍。觀看若來時索食薪火燈燭。若與畏犯。不與懼作損惠。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立分處人。立分處人已。不白衆僧得與十九錢供給。若更須者。白僧竟與。立云此據古大銅錢一个當今十六錢也。合成三百四文。濟云高僧傳中。周武帝當時與姚道安法師相看極好。其道安慈孝。常負其老母遊方聽學。供給所須。周武知其孝行。勸令還俗。言取爲宰相。安不從之。周武曾幸房。安以席地令帝坐下食設之。帝王舉筋。嗽即語安曰。朕聞常住僧食不合飡之。法師今日如何以罪相加。安曰。惡王盜賊教亦開聽。帝曰。乃將朕處賊盜之流。遂不食也

若彼此知法如律亦得者。立謂道俗相望名爲彼此。謂僧既明閑聖教。俗又識知罪福。知其事不獲已而與。不壞俗信。情合與食。不名汚家。言如二篇下說者。僧殘下汚家戒說也

病人索僧貿藥聽與兩錢半價者。案十誦云。時有居士辦種種藥。所謂蘇油石蜜薑椒欅撥等。並至竹園精舍。時六群比丘早起出門邊。竟送此等藥來。問言何

◎銀下疑脫錢字

◎會本疏卷中一之五

物答言某棊六群便言我欲行去與我穌油等合持
餘惡者入僧坊中與諸比丘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
巳去應立分藥人和合平等分與若有貴價藥來者
應別舉置若病比丘索者應與半價藥若索多者應
從索直立云亦據古大銅錢也濟云外國多用金錢
銀不妨是金銀錢也如上卷中者如僧網大綱篇中
具說所以也上來多義不同物是釋第一盜三寶物
門竟

從此巳下第二明盜人物也一有我所心有守護者
立謂計是我物名爲有我所心二有我所心無守護
如田中等者立謂如張王家各計是我田但自無人
守護三無我所心無守護地中伏藏者立謂以無人
知有此物又無人護今若盜者直望藏處地主結罪
以藏處地主故又有解望國王結罪也

一有我所心別守護者立謂如現前可分物卽夏竟
賞勞衣等人人各計有分故曰有我所心且令一人
守掌故曰別守護若比丘盜此物望護主結夷二無
我所心別守護者立謂如關鎮上奪得縱物非法之

◎云疑若

物前人既捨是無我所心關令既掌錄名爲別守護
比丘若盜此物望關令結罪又如比丘失物官人爲
比丘於賊處奪得失物比丘其心巳絕賊既被捉心
又復絕是物名無我所心官人則是別守護今若有
比丘盜此物者亦望官人邊結重罪也
若謹慎掌護堅鎖藏戶者謂堅牢鎖於庫藏門戶也
以守護既强雖失此物不償本主今若比丘盜者無
損護主之理但損本主故望本主而結罪也若主掌
懈慢不懃掌錄乃至不望本主等者此明守護既慢
失物巳後須償本主今云盜者便是損其護主故望
護主結罪礪云此上或望本主結或望護主結不得
望於二主雙結二罪以其財無二屬義無並損故也
言若不還守護結犯者此謂護主既慢須填本主不
者結護主罪

若寄居士物居士寄比丘物如上二說者立謂若好
心誤損不合索償若惡心故損應須索取一是好心
一是惡心名爲二說皆謂將物寄他處他損之時他
有好惡二心故有索不索兩別緣中是六群比丘有

人寄鉢與六群其人於路實慇掌舉但誤打破後見六群具說本緣六群無媿苦就徵撮白佛佛言若好心誤破不須還若惡心故破索取

及以投竄誦呪而取等者案十誦三十九云時六群誘他弟子此六群各呪誓言我若誘汝弟子者作佛呪法呪僧呪佛言從今比丘不得自呪不得他呪犯吉羅後文即言爾時六群比丘失衣鉢語諸比丘言我失衣鉢當共投竄時諸比丘各各思惟不知云何白佛佛言從今不得自投竄亦不得令他投竄若自作令他作者吉羅何以故呪與投竄一種故已上律文賓云故知但是他呪之類不旁異釋立云竄者玉篇云藏也匿也景云衆主失物衆主不得令他方便投竄出也和上云投竄者明其衆主於大衆中放言云我知有人盜我識此人我未忍道名字耳若盜物者可夜中方便竄著某處其賊恐怖夜中竄著某處令人投得其物者衆主結罪策云古人解中既失物即令衆人夜暗中各各盡將房中所有衣物集一空房中至明且令衆人各各自認取已物意令賊者夜竄將

出明且既各認已物必長所失之物如是矩誰盜者故曰投竄言誦呪而取者立謂其人盜物藏訖其衆主及失物人或自誦呪或令他誦呪使呪神往彼物處取來也今時人失物作誓深油者此是相沿也其鑊底著水上安油徵著少火水纔煖其油似沸將手探之水猶不熱甚可見也

言義張二位者一是不現前二是對而現前也不現前者如盜田中五穀及暗中盜物者是也

反上二緣奪得重罪者立謂上明本主不捨奪者未作得想今反此句一則本主已捨二則奪者已作得想故曰也若先捨者無主物故亦不合奪舉離處於後取者立謂如有賊盜比丘物將去比丘心絕賊於前路或被人唬或被人趂逐遂放此物而去此物正是無主後忍有人捉得即慇此人本主比丘後若於此人邊奪取正成犯重由物已屬他望他結罪故也

上釋不現前義竟

二對面現前奪者上言義張二位今此即是第二文也又闇逐賊彼藏物去即取將來乃至和喻恐赫等

者。立謂賊盜將物去。此丘逐後趂賊。賊將此物。藏著草中。又比丘當時逐後而趂。心令不捨賊去。已後比丘草中將還。佛言不犯。由彼此心得失俱未決故。案祇律第三云。諸比丘失衣鉢。已入林中。藏時賊即藏衣鉢覆著一處。更劫餘人。比丘見藏伺賊去。是比丘若先不作失想。還取無罪。若作失想。便爲賊復奪賊物。又比丘被劫賊將衣鉢。順道而去。諸比丘隨後逐望。追之不止。漸至聚落。語賊言。出家人仰他活命。汝等何用此衣鉢。爲如是得者無罪。鈔取意云若和喩取 若賊黠言。已乞汝命。何敢復來。比丘念言。已近聚落。必不害我。當恐怖之。語賊言。我當白王及諸大臣。得者無罪。賊復嗔言。欲去任意。若先捉賊。若縛若殺。不應告若語聚落主。方便慰喩。得者無罪。言若和喩恐嚇得者。立。明語賊云。努力還我物來。若也不還。當來罪重。等此曰和喩。或復語言。若不還我。我則告官等。此曰恐嚇。便爲賊復奪賊等者。戒疏對此四句分別。皆望二主心絕以不也。一若財主已絕。賊主得定。此不可奪。如律賊復奪賊。二財主雖定。賊主不定。此則可取。以緣不具故。三財主遲疑。賊主已定。此不可奪。以緣成故犯重。亮云。此句鈔家斷錯。以與奪衣戒中。四句相違。彼言與者不決。取者決犯盜。據此義邊。今奪賊物失者未定。得者已定。不合犯重。以我未作捨心。奪有何罪。若言彼得已定。奪即重者。三十文中奪衣四句第三何取者決定。與者未定。如何非重。而言犯盜。彼既得盜。義容可爾。此斷犯盜。終乖道理。若言賊業已成。令我不奪。恐不應理。彼自業成。關我何事。而不得奪。如律文中。使人取物。而其使者犯已。豈即今主不得還取。僧祇藏物伺去取來賊。豈當時不作得想。若未得想。寧肯舉藏。指上引祇律三卷也 賓說也。可將此義破輕重儀云云。何問本主。四俱不定。此則得心不定。故業非通暢故也

乃至盜金像知藏處不得取者。立謂賊偷佛去。得心決定。屬彼義成。比丘雖知處。不得取

但可取之依本處用者。謂若知是佛物。將作佛用。知是僧物。與僧家用。不得互用。及私入已作餘用也

收囚縛賊主者。謂比丘見收囚縛賊之時。聚此賊囚

之物或容犯重故望此時結罪此賊因是物主故曰
也其相如何即唐初上官儀家及大周初革命裴炎
家近張易之家市家等是也其家既破屬官若官抄
錄物名已竟將施比丘者不得取以屬官故彼人若
將寄比丘不是布施亦如此若佛塔僧等者立謂約
未抄前得受也
若父母可知等者謂知是某坊某村識其父母知非
令施故不得取取得重罪案伽論云狂人施衣若比
丘不知其父母所在兄弟姊妹自持物施比丘得取
若父母等可知不自手與不得取
主人兒落度等者依撿見論云法師曰我欲現偷人
無罪者云何無罪答曰無主人故無罪若人兒落度(徒各反)
父母以水灌頂遣去或父母死已比丘取如是
人無罪若負他人債比丘將去無罪(文止此)若父母亡
者立云此兒縱非落度但父母已死望無我所心今
盜此兒亦不犯也若負債等將去無罪者立云父母
負比丘錢比丘將其兒去無罪恐此解非論文既云
若負他人債比丘將去無犯明知非是負比丘債也

有人解云其兒既被父母逐却不屬父母但爲其兒
先負餘人之錢今比丘盜此兒望先債主不關比丘
事也但是其兒負債比丘不相負持亦不須爲還債
也下文准私度等者以其兒負債比丘盜此兒來比
丘既不相關我亦爲他私剃私剃之人雖負王謂比
丘無有負王課之義事同不須爲兒還債也注云准
此私度王稅不犯者謂據上論文父母於兒無我所心
即得將去者計理眞由父母不由於王故知私度不
負王課今若私度有福無罪由王不明於一人有我
所心故景云百姓稅王役人度之無罪也故戒疏引
薩遮經不輸王課非盜賓云西國人課稅不同謂若百
姓占王地者則輸稅不佃王地者但是寄王國內住
皆不輸稅然多立關彼處國法其興易者既有財物
關頭過皆稅於關王於後時從關家索物餘非興販
者雖過關亦不稅也盜奴犯重者見論云若他奴婢
比丘語汝在此辛苦何不叛去若至他處可得適意
奴聞此語初發心欲去吉羅舉一足蘭舉兩足夷若
奴已叛比丘語其道催令急去隨語比丘重若徐徐

行語言覓行主捉得汝即急去者得重若奴自急走比丘語言汝如是走可得脫比丘無罪或言此處辛苦某處豐樂奴即叛去不教去故不犯或聞豐樂逐比丘去者即駈使此人無犯

不合從乞者謂了知其人非物主故今若從乞令他作賊起不如法行

或重或輕者立謂六根對六塵若不如法視聽嘗觸皆結其罪他有好色好聲若有看約得直方與而不與價看聽者若堪五錢已上得重四錢已下得蘭故言或輕或重若人食毒者立謂比丘被毒藥他有好藥能治此毒嘗藥即差須得價直比丘偷嘗計直結罪（未詳）若偷地水火風空等者等取於識識謂盜智結也空者謂起閣臨空妨他事務也水者舉堪錢時也埒中一擔水直二三文錢是也

有諸仙人等者依撿了疏云有仙人名斲鼠波也那是諸習行蛇等師復有仙人名阿死底（張履反）何是諸毒藥等師若人爲蛇等所螫書作仙人身書心上作一字是呪語呪語他有一字被螫人若見此書書色

嗅舊作齅

及色蛇等即攝毒此人病即差中藥亦爾若有人被蛇螫欲見此畫須與直則不看書比丘被蛇螫不與直偷看病得差計直犯罪滿五夷不滿蘭餘看色得罪例此尋之此約眼行盜盜色義如此也上言習行蛇者謂一切蛇無足用胸抵地而行也若誦呪治病者了疏云有人能誦呪治病此呪是秘法人若欲學得直方教比丘竊聽而得不與價直計直犯罪滿五故夷此呪能使病差故言治病（此約耳盜聲也）偷嗅嘗觸等者了疏云有師能作藥若人有病嗅此藥即差若欲嗅須與直不與直不得嗅比丘有病不與直偷嗅藥病得差計直犯罪（此約鼻盜）或作好藥嘗則病差得直方與（此約舌盜）或有好藥觸則病差比丘偷觸計直犯（此約身盜）若秘要術者了疏云有師有法術若人病心緣此法病即差若欲緣須直師示其法若不與直則不示其法比丘病就師受法既得差不與直計直犯罪（此約意業盜也）次約六界前三可知空者謂地水火風空識也上三謂地水火可解有扇藥盜比丘偷搖等者此名盜風了

疏云有師呪扇若人病搖此扇引風觸身其病即差
若欲搖扇須與直不與直不得搖比丘有病偷搖即
是盜風計直得罪言藥塗者有云用藥塗扇或呪此
扇故曰也
上釋第二盜人物義竟大門第三盜非畜物者具緣
中列有主物中自有三門一明三寶物二人物三非
人畜生物此下當第三謂非畜爲物主也有師立四
門謂非人畜生離爲二門今合爲一故唯三段於此
段中分二初明盜非人物二者解畜生之物兩段不
同今即是初盜神祀舍物得重者此望護主結也
若無護主隨境結之者立謂望非人邊結蘭故言隨
境隨非人之境及人繫樹物非人亦不護者立謂如
今俗人於樹下祭鬼神或求福解除等所有幡華雜
綵不敢將還是無守護非人又不用今若取者無犯
濟云若在廟中非人則護擲卜而知捨悋者如今時
就神廟中擲杯珓乞物是
上明盜非人物義竟從此已下解盜畜生物也盜畜
生物者立云古來有師云同犯重即引律中鼠偷胡

(令得下疑有脫字)

桃比丘取之得鼠雖偷胡桃來其主全未覺失護心
猶護今約本主結不望鼠邊科也鼻奈耶律盜畜生
物犯重故彼律第一云師子竹園外殺鹿而食飲血
而服餘殘若比丘取食乃至下直五錢而食爲成棄
捐不受者僧不共住也盜餘鳥獸物亦爾文繁不敘
五分十誦多論並犯吉羅五分第一云畜生物不與
取取皆吉（皆者五眾也）十誦五十七取虎殘吉由不斷望
故師子殘可取以斷望故多論第二云一切鳥獸殘
取吉師子無犯此律條部文云於鼠穴中得藥及帛
佛言畜生無用無犯而不應取如是物（畜不應者吉也）善見
取畜物無犯彼論第十云畜生物者迦樓羅龍王爲
初若化爲人殺鹿而食不得奪取恐殺比丘若食竟
比丘驅去然後取食無罪（無罪者此亦部別也）此上皆據無別
護主若有人護理望人結
一切鳥獸殘吉者謂如今山野中見鳥獸殘菓子比
丘輒取皆吉上來三段不同並釋第一有主物義竟」
二明有主想者上明有主物雖有主若作無主想
本迷無罪轉想容有前心闕故次第三明有主想也

始終不轉無罪者立謂雖是有主物想謂無主雖舉離處以來迷故迷心未轉至離無罪發心取時曰始舉離本處名終於此時間迷心不返故曰始終不轉也前後互轉互得輕重者立謂本擬盜人主物結方便闌臨至境所轉想作非畜想取又得後心吉羅謂非畜家方便也此則轉重爲輕若先擬盜非畜物結方便吉臨至物邊轉想作人主物取得人家方便闌此則轉輕爲重此上二句皆不結根本由心不稱境故又解本作有主想臨至物邊作無主想取但得方便闌若本作無主想臨至物邊轉作有主想取望本心無罪望舉物時犯重故言互結輕重也

上釋第二有主想議竟已下第三明有盜心也盜由心結不望境之是非者立謂雖是無主物若作有主物取得方便闌雖是有主物始終迷心作無主物想取不犯故知由心也不問物境是有主非有主故曰不問境是非也

十誦六種盜心謂苦切取者立謂打鬬他人或苦言切勅非理罵辱意令前人以物相謝也言輕慢取者謂恃已陵他倚籍豪强高門大姓輕慢貧弱取他財物是也或輕欺前人對面捉物而去以無心畏他故也以他名字取者立謂稱他大德貴勝賢善云我是其門徒眷屬令他敬重意規財利是也又解如稱爲佛法僧等乞得物入已是也或稱爲某處名聞大德乞求衣藥得物入已是也或如今時比丘與官人往還希他囑請送物入已是也言觝突取者謂借不還謂貸他物借他物後不肯還是也受寄取者他所寄物在已邊後覓不還是也言除出息取不犯者以兩情和可依世俗法收利故不犯

强奪者他元不與强奪將去也言輭語取者謂詐現善相從他得物也施已還取者謂將物惠他後悔便奪也又云非唯與竟奪而成犯但作絕心施他物猶已邊後若不與皆犯重也

曲心至恐怖取等者立謂邪曲也曲斷方便以求其物又解以不直心更相容爲相阿曲取他物是也但是一切非直心取皆名曲心言嗔心者立謂嗔責前人令他與財物也亦可燒埋壞色俱名嗔心也言恐

怖心者。立謂虛示威嚴。令他怖畏與物也

四分十種一黑闇心者。疏云謂痴心也。愚於教。行不肯修學。故於盜境生可學迷是也。二邪心取者。戒疏。云卽邪命也。貪心規度爲財說法。卽是以利求利。惡求多求。外現淸白內實邪濁。故五分云諂心取財是盜也。立謂只是今時齋講說法。轉經專心求利。無長綵之心是也。四恐怖心者。立謂有二種。初謂或說法怖取者。謂說阿鼻地獄可畏等事。令他布施也。戒疏。云或說地獄等惡報。或說云官勢力而得財者是也。言或自懷疑怖者。立謂向俗人云。貧道比來多有病苦。或精神恍惚。恐死不還。心悕他物以爲湯藥等也。六決定取者。立謂如空處盜物是也。七寄物取以少還他者。立謂如有人將物寄比丘。後或還他一半或少許。或全不還也。八恐怯取謂示身相者。立謂張目大叫。令他生怖而與我物也。疏云示以身相令生怖畏。故取彼財物。如十誦中。輕慢觝突而取他物是也。九見便僥取因利求利者。立謂如落花師爲他說法則取財物是也。心疏云伺他慢緩。陽作陰伏之類也。

深云此謂見他睡時迴眼則取也。言因利求利者。心疏云貪心規利爲財說法。卽是以法利益前人。心求財利也。慈云如語他布施生天。令他得利而得財者是也

足得垣墻防擬妄境者。謂前件事相約此爲防護。不使毀犯義言如垣墻也。如今垣墻防其賊盜。今此戒相亦謂防其盜過也。深云無覆曰垣。有覆曰墻。應師云垣卽墻也

上釋第三有盜心義。從此已下。第四正明是重物也

答有三解者。立明彼論中自有問答。三解不同

初依彼王舍國法者。立明佛問瓶婆娑羅王。大王國內何罪令死。王言婬他婦女殺人盜五錢已上。及於大衆中妄語。作此四事則犯死罪。佛因依此國法制四重戒。此是初一解。約古大銅錢也。二隨有佛法處等者。立云此解與上有異也。此直約隨國土所用金銀銅鐵胡膠錫鑞竹木等錢。隨方土所用五錢爲限。又云依王舍國盜五錢得死罪等者。立云此是第三解也。謂隨方斷死罪爲限。如王舍盜五犯死。約此而

制今此方若盜五未死者不得依五斷犯重要隨此國齊幾斷死用爲限也今時此方斷死不定或時盜一丈斷死或時盜一四二四方斷死豈得約此爲定雖然如此此約斷死明也若欲攝護宜從急也下自明之論師以後義應是者依檢多論文云盜至五錢得重罪者初或言金錢或言銀錢或言銅錢或言鐵錢無有定也又云盜至五錢得夷者謂閻浮提內及東西二天下有佛法處准王舍國法以五錢爲限又言五錢成重罪者佛依王舍國法結戒故限至五錢結夷如是各隨國法依而制夷罪觀律師意以後義爲定文正此說立云論文雖判後解爲定今鈔意取第二解謂隨方用五錢爲定義也故戒疏云多論文中盜相通濫初解本錢何由可曉指論家三解中初解也後解隨國現斷入死者亦通濫難可依承如此唐律強盜滿尺則是極刑竊盜三十四罪至役流縱多盜者不加至死論令准此刑無死名比丘多竊少有强者縱有强奪計尺死刑盜五十四又非死例准俗制道盜相亘論如僧祇云王無定法斷盜不定若依四分但云五錢錢則八種並同一制可如多論中間一解隨國用錢准五爲限則諍論自息也

律論互釋不同者立謂諸律與論釋此錢數多少不同也多論雖有三解未可全依十誦古大銅錢誠難可准祇文四錢三角固不可承以善見解云還同五錢故也今則取四分爲定謂隨方用五錢處盜五結重與多論中三解第二稍同不取前諸律論文也判罪宜通攝護從急者立謂若斷他犯可從寬通以斷之若自護從急下至草葉等也

十誦彼云盜五者即古大銅錢一文當此十六文也計彼五文當今八十文豈得依彼爲定宜依當處五文也

僧祇王無定法斷盜不定當取瓶沙古法四錢三角重者依檢僧祇云佛問瓶沙王法大王治國盜齊幾錢至死王答佛曰十九錢爲一罽利沙槃一罽利沙槃分爲四分若取一分若取直一分罪應至死今隨所盜義以此爲准准此廢上律論以後爲勝者立謂上多論三解及十誦古大銅錢此並太寬今故廢不

用也宜依五分五錢爲勝與上多論第二師解同縱四錢三角善見解之亦同五錢者案祇中十九錢爲一罽利沙槃分一罽沙槃分爲四分若取一分犯夷案見論文云五摩娑迦爲一分者爾時王舍城二十摩娑迦成一迦利娑槃分迦利娑槃爲四分一分是五摩娑迦若盜滿五摩娑迦犯夷

善見若堈中等者立謂引此文意證前攝護宜急斷罪宜寬文也又觀五事等者案見論云智慧律師爲他判罪應觀五處然後判斷一處二時三新四故五等初言處者立謂此處盜彼處貿依本盜處所直結罪二時者立謂貴時盜賤時貨或賤時盜貴時貨亦依本盜時價結罪三新者謂盜時新貨時故亦依本新四故者反上新義也五等者謂盜得時及貿時物價既等還依此等數斷也

十誦伽論錢有貴賤時不妨錢貴盜一入重者十誦憂波離問佛頗有盜三錢犯夷耶佛言錢貴時又問頗有盜五錢不犯夷耶佛言有錢賤時言遇值賤時百千犯輕者立明如今木皮儭錢時所不用盜但得

小簡疑壇

蘭

上三句互反皆得輕降者立明上三文皆是貴時盜賤時貨望本處得重今若反之則是賤時盜貴時貨即得輕故云降降者下也

盜不滿五犯夷者有二義一者衆多人遣一人盜五也二者共往盜五各分也

如師徒四人等者鈔引論錯錯相承解者咸刀刀今依檢善見第九卷末云於問難中四人共偷三人得罪一人得脫我今問汝汝當善思答曰有四比丘一是師三是弟子欲偷六摩沙迦（此云錢也）師語弟子言汝人各偷一摩沙迦我偷三弟子言和上偷三我偷一汝二人各偷一餘二人展轉相教亦如是師自偷三錢得蘭教三弟子偷三亦偷蘭何以故自偷異教人偷異是故二蘭三人云何得重爲教他偷五錢故是故得夷（謂教師偷三教同伴偷二豈非教他偷五耶也）賓云論家立義不應道謂然望損一主師亦合夷何須簡自盜業教人業別遍夷業異但望損主成五師同犯夷何得判言一人得脫南山依此意破故判師亦犯重非是引錯此

今書鈔作盡

救大。能自他兩業。歷別各異。不可相合。故曰自業不合教他業也。上來於盜戒犯相。第六一分別釋四段已竟。問前列六緣。今何故不見解第五緣者。何答此論離處。含得第五與方便緣也。若論與方便則不攝舉離處緣也。又復戒疏。弟唯立五緣。無與方便緣。故知前後緣攝得與方便緣也

上釋第四盜重物義竟。從此已下正明第六舉離本處之義也。言作盜心得吉等者。文謂方便罪也。言掘地得提者。謂壞地罪也。故戒本文。云若比丘自手掘地。教人掘者。波逸提。即其義也。其第六緣。雖云離處云。犯義有不離亦名犯也。故義解有十句分別

如律師疏判以重入輕等者。景云此舉情有所爲而不依教。如今若依教縱以迷謬無罪。言非法用僧物者。立云知事人用常住僧物。媒嫁淨人。供給媒具綱維同判。判竟結重。書地作字等者。謂作書字云是我地也。案見論云。若書地作名字。初書一頭偷蘭。書兩頭夷。若盜心唱言齊是我地。田主聞已生疑。恐失我田是比丘得蘭。若田主作決定失想得夷

地主生疑等者。立云比丘唱是我地。地主起疑。爲是我地。爲比丘地。此時得蘭。若地主想作比丘地。則得夷。若來問僧答同皆重者。謂地主聞唱云是僧地。心生疑惑。來問大衆。衆咸同答是僧地。隨同答僧人人犯重。違理判與者。景云此明比丘曲判與人也。言違理判得者。景云此舉求人得違理判也

標一舉等者。案見論云。若比丘盜他田地。乃至一髮大作決定盜心。夷。何以故。地深無價。故若此比丘來問衆僧。今取此地。僧答同者。皆得重罪。若有二標。比丘舉一標得蘭。舉二標得夷。若地有三標。若舉一標吉。舉二標蘭。舉三標夷。若地有多標。舉一標得吉。乃至二標皆吉。餘後二標。在舉一偷蘭。舉一夷。若盜心以繩彈取他地。初一繩置一頭蘭。若置兩頭夷。言謂量地度者。濟云如竹弓量地是也。盜移弓進地。恐此解非。應是插標記地之量也

律云若壞色故者。謂四分燒埋壞色皆重也

盜他牛馬乘四足不成重者。案祇律云。若比丘盜心取此馬已。欲向東方。馬往趣南西北方。米設羅。夷若

不見疑夷

欲盜向東。去東者夷。若本無定方。隨意而去者。馬舉四足夷。若比丘盜乘馬。馬主即不見其主。逐之不作失想。比丘不作得想。未波羅夷

如空中吹物等者。文謂有人於樁上曬衣物。風吹上空中。從比丘界上過。比丘以杖撥取。或口吹令墮。計直結罪。盜鳥曲弋等者。如鷄鷹之屬。他所養護。或飛來入寺。或飛從界上過。或比丘道逢。若盜心斷取。故犯。案見論。若盜空中鳥。手牽左翅過右翅尾至頭上下。亦爾得重。捉杖遮不隨所向。蘭也。論又云有孔雀空中飛。比丘當前立。鳥舒翅而住。比丘去舉手解亦吉。若搖動。蘭。若捉翅牽尾離頭處。夷。牽左翅過右翅夷。上下亦爾。立云若籠貯鳥子。比丘盜鳥離籠即犯。若本無心取籠雖合籠將去。未夷。出鳥離籠方犯。案祇云若盜船抵解時。蘭。雖斷繩未離者。蘭。雖離船未斷繩亦蘭。斷繩離處者重。若出流水中解船離橛即得重。以惡心沉船若破船若放流去以壞失他物。故祇云若盜船若順流尼過頭處。若倒流頭過尼處。逈左邊至右邊。若渡車亦爾也。言曲杙者。文謂壁上衣鉤龍牙杙等是也。若作心盜衣。衣離杙即犯。合杙將去衣未離杙。蘭。若本心盜衣及杙。舉離壁。夷。如見論云謂盜壁上曲鉤中物。離橛重也。盜車船中物亦爾。本心盜物不盜車船。雖乘車船去。未舉中間物時。蘭。結方便罪。若舉物離船即夷。濟云曲杙與鳥一事也。如國家苑內養鳥。皆安杙上也。言斷流水注者自疏引祇云盜水者。若以筒就孔飲滿者重。若稍稍數數出者。口口蘭。若器先塞盜心拔蓋時越。注器中蘭。注斷滿者重。若往未斷即起悔心。畏犯重故以水倒本器中蘭。蘇油蜜亦爾。雖繩斷未離繩皆蘭。若有溉灌流水。或一宿直一錢。乃至四五錢。比丘若爲佛僧自爲盜心壞彼渠者越。水流入田。蘭。滿者夷。嫉妬心壞渠水得越。四分重。問云偷彼塘水得何罪。答計功水滿得重。四分他網畜生慈心解放皆應歸直。不歸者重。若壞具亦如是。十誦云壞他獵網犯。蘭。慈悲心壞吉。鳥網壞獄亦如是。見論又云比丘盜心解他被繫豬隨直多少結罪。若以慈心解無罪。應還直。若比丘慈心以先物淮直繫者繩然後解放無罪。餘鳥鹿等準

◆[illegible]

此戒疏引五分壞殺具無犯不應爾十誦伽中壞納
慈心者吉羅也又解斷流與水注分為兩句言斷流
汎物竹木等施流下比丘盜心捉木木頭水流至木
尾即夷故曰斷流言水注如前解述曰合為一句不
樂離分擿如本疏者指戒本疏也案首疏引見論云
若嗔心破壞燒他一切生治具吉羅應還直不還得
重十云若盜他水中鳥及木若舉漉水得夷若汎水
底闌祇云有比丘與他要言共盜相上衣若得者當
半分其一人往取誤偷自己衣來便不與他半分佛
言計直滿五犯夷
必羅盜納終無有出者宣云既位非初果抵債義難
性戒無懺終須酬報至如牛呞比丘但損一粟五百
世償今雖遇聖足猶是牛律明持犯犯雖開悔悔違
教罪業道豈得除耶猶恐不肖者肖由似也昔言不
肖即不似也以小下作肉謂子不似父也
上來多段不同總釋第二成犯相義竟此下第三明
開不犯法如律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也律中具七法
名親厚者濟云即阿難與盧至長者為親厚也上釋

盜戒竟

殺人戒第三　前之二戒對治於貪此戒對防嗔毒
嗔能劫掠善財經云劫功德賊無過嗔恚是其義也
戒疏制意云所以不許加害者人趣報勝善因所招
形心俱是受道之器出家之士理應四等為懷慈濟
物命今反內懷嗔忿斷彼相續違慈害深故聖偏制
言殺人者斷報相續名之為殺又云斷其命根名殺
故涅槃云眾生佛性住五陰中若壞五陰名為殺生
若有殺生即墮惡道色有三種過去現在則不可害
遮未來故名之為殺夫眾生者名出入息斷出入息
故名殺生我等諸佛隨世俗說說名為殺宗亦云息
風名生隔斷不續名為殺生今詳涅槃為闍王說風息
名生闍王俗人不達法相謂言息風名之為生世尊
遂依隨轉理門作如是說若據實理羯邏藍等根本
未滿時息風不轉豈不名生若不名生殺應無罪故
婆沙二十六說羯邏藍等根未滿時息風不轉也故
今正解斷壞陰境以之為殺即婆沙百一十八云問
諸蘊之中何蘊可殺有說色蘊可為刀杖觸故有人

○快[illegible]扶义 詞

殺五蘊。謂色蘊壞。餘之四蘊亦不轉。故如破瓶時。乳
等亦失。瓶喻色陰。乳喻四陰也。然薩婆多及大乘宗
。中一剎那中。具足五蘊。若成實宗云。五陰相續中有
衆生。若壞此相續。故名殺生。述曰 此謂識想受行次第
而生。由壞色蘊。令識想等不相續。生名曰為殺生也。
問三世五蘊。殺何世蘊。答依婆沙雜心有兩釋。初解
云殺未來蘊。問未來未至。云何可殺。答彼住現在遮
未來世諸蘊和合。說名為殺。由遮諸蘊和合生緣故。
得殺罪。即同涅槃遮未來故名之為殺 又有說者。殺現在未來蘊。問
未來可爾。現在不住。設彼不殺。亦自然滅。云何殺耶。
答斷彼勢用。說名為殺。先現在蘊雖不住而滅。然不
能令後蘊不續。故今現在蘊不住而滅。則能令其後
蘊不續。故於現在亦得殺罪。已上論文 雜心二說亦同。人
者仁也。仁山忍也。謂人立志存育為先。故云然也。濟
云。快七接下名之為人。謂年大者附接少年。少年又
祇仰老宿。故曰扶上接下也。此曰接下。此曰快上。此
名會意字也。所以人邊著二名為仁。者相形可有忍
義。一人獨住。何所忍乎。昔有一人居仙山學忍。獨止

○食[illegible]長

無對。謂忍行成。有人來問君學何法。答言學忍。重復
相問。即嗔繁。重罵言向道學忍。學忍戒是能治之行。
殺是所防之境。能所通舉。故云殺戒。然殺非是戒防
。殺殺是所防。戒是能防。故云殺人戒
注云初識在胎猶自凝滑者。心疏云。謂初託陰心是
凝滑不淨。即男女赤白兩精相和是也。初識托之故
涅槃云。歌羅邏時是也。如五分云。入胎四十九日名
為似人。過是已後乃名是人。即五王經云。受胎一七
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酪。四七日如
肉團。五七日五胞成就。六七日已去六情開張也。注
乃至命終等者。此是後識。謂臨終時一念有煗氣是
後識也。戒疏云。所以言此二識者。為遮惡比丘念也。
若殺人者可得重罪。如胎中迦羅羅者則非人。故不
名犯。所以張網遮取初後。若有胎人識所依止。隨有
損害。無非極刑。即如五分若人似人意可見也。下文
墮胎等相
身現相者。律云。現其身相。食令墮大坑中而死等也。
戒疏云。或令恐怖墮濟。或示死相等也。立云。現身

相者。現於異相。張目吐舌。棱脣可畏。令人怖死。口讚死相者。律中名爲口現相。謂嘆令取死也。立云。見他貧病。勸令取死。前人用語死者是也。戒疏云。現死相者。或以言說歎勸其死。或以大聲恐務令死者。即如世中有耽身者。或投火墜巖。或刀解繩縊。不識知教者。合掌唱善。或扶接登山。或爲辦繩具。斯即教歎正符。犯法身口俱現。即此流也。坑陷倚撥乃至與藥等者。律云。審知彼人行道必從此來往。當於道中鑿深坑。著火若刀若毒若刺。令墮中死也。戒疏云。知人遊行必從此道。故設坑穽墮死也。言倚撥者。律云。知其人必當倚撥此樹若牆壁等。便於外著火若刀毒蛇毒塗刺機撥使墮中死是也。應師云。發府日反謂機發也。機主發之機也。律文作撥補末反。廣疋云。撥除也。亦棄也。撥非此義。立云。審知人倚某處。便施刀杖依倚而死是也。如人張㩜是也。言安殺具者。有云。即世中行刑之所。比丘往看。施以繩索令他死者是也。言與藥者。立謂今時僧尼墮胎盡犯重也。二教他而殺者礪云。殺時自看。教前人運手也。與遣使殺有何異耶。

答。教謂自看教前人運手是也。遣使殺者。比丘遣使往斷某甲命是也。言若教嘆者。立云。令張人嘆王人令早死。能所俱重。有云。遣語彼人語所殺者。生多衆罪。不如早死之詞也。教遣使者。立云。教張人遣王人殺趙人也。亦教前人爲遣使往殺某甲也。有人將教字屬上句。直言遣使殺者。指示某方所而往殺也。往來使者。立謂教王人往殺張人。王人受命往彼未殺或殺不得。却來尋更遣去。如是往來命斷時重。未斷之前。隨使多少往來一一蘭。言重使者。立云。前遣張人往殺。尋復遣王人往殺。乃至更遣李人去。如是百千人得蘭不犯夷。唯前後能教及能殺此二人得重也。初人是能教。最後是所教也。礪云。本末犯重。中間但輕。一非能教二非所教。業自不作。故言展轉使者。立謂初謂教張人往殺。張即遣王。王又遣李。李又遣趙。往殺如是展轉百千人。皆重由並是能教故。最後一人名所教也。雖最後一人運手斷命。通前百千同皆一重。求男子。教求男子等者。謂求男子爲殺也。言教求男子者。律云。教人求是中誰知有如是人能用

刀有方。便久習學殺人法。能斷某甲命也。遣書教遣書等者。律云書中令其取死也。勝生等教遣書亦如是。問遣書殺人何業所攝。答口業也。然成實論師身口意業皆能互造。乃引雜心須云自在者私云國王口勅殺也。口語仙人意所嫌。故知口與意業成殺生也。薩婆多宗不許此義。云口語意嫌之時。前人未死事未究竟。惡假護仙鬼神打殺一國及假使人打殺前人。成實師云。若爾師子吼殺獸。壯夫咄殺人。何有身業。答以身力强吼咄方死。若爾深河誑淺。何有身業。答誑時未死。要假前人身入水中。亦是身業。若爾呪物過關何有身業。答呪力故持也。若爾妄語現相豈非身成。答假他口業唱言坐起。故非身業。述曰此上薩婆多理擬也今詳諸師以護仙神身業殺。故遂判以爲仙人身業。若爾仙人便受他人殺生之罪。豈容他抑我受果耶。妄語現相以他口讚判非我口業。餘同破上今應更釋。薩婆多意。但遮意業不能殺生。不將他身判我身業。謂身業者必不待餘即能斷命。今仙意憤乃假他身。故知意業不能親殺。故假他身殺彼爲緣。發生仙

挿入云字

挿入成字○但疑佛

人身中無表。以爲身業。深河誑淺。亦假前人入水爲緣。發我身中身業無表。餘皆例之。不同大乘經部成實。皆許意憤親成殺生。不假身中別發無表。故唯識破小乘宗。云彈宅迦等空。云何由仙忿意罰成大罪此復云何成。述曰 眞諦云彈宅迦是王名也。彼時有仙未獲五通。先有妻室。顏貌端正。與世無雙。彼仙後時遂與五通。山中神鬼每使其妻營辦飲食。彈宅迦王入山遊戲。遇見仙妻。問是何人。傍臣答云。此是仙妻。王言仙人既已離欲。何用妻乎。即錄入宮。仙人食時望食不得。問其所在。有人答云被王將去。仙人往至王邊索妻。王不肯還。云汝是仙。何用畜妻。仙言我令供給飲食。再三不還。仙便生忿。於其夜中遂雨沙石。王及國人悉皆死盡。此國俄頃遂成山林。如是等處空寂無人。既由仙忿豈非意業成殺生事。薩婆多救云。護仙鬼神敬重仙人。知嫌爲殺。遂即破云。意罰成大罪。此復云何成。此意說云 昔有聖者名鄔波離。來至仙所。佛即問言。汝頗曾聞彈宅迦林皆空寂不。長者白佛。此仙憤。佛言長者。故知三罰意罰爲大。謂由一念

殺一國人。豈容身業有此大罪。既佛引此彈宅迦林。為成意罰。汝隣婆多。何得執言護仙鬼神。為仙殺也。問大乘等宗許意成殺。何故經中殺一生業道皆名身。答。從多分判。多由身殺。非謂意業不能殺也。三性之中能教犯重。餘如後篇等者。謂善惡無記為三性也。明其前知作方便。使他去已。縱後入善無記心中。前人命斷時。即犯重也。首問云。如遣使受戒。要須使還方始得戒。遣人殺盜。何不例此者。答受戒時要期思願滿足為義。殺盜損壞為義。故不相並。言餘如後篇者。指下持犯篇中明境想之義。此直陳殺相耳

不欲舒者。謂不欲舒展強與他案。摩令伸致死也。比丘知星宿曆陰陽等者。案多論云。若比丘善知星曆陰陽龜易。解國興衰。軍馬形勢。若以比丘語故征統異國。所有殺害。兼得財寶。皆犯殺盜二波羅夷。若優婆塞以王故。同心共征異國。若破他國。有所傷殺。兼得財寶。雖手不作。以同心故。亦犯殺盜二戒。立云。此約五八之戒。優婆塞也。准善生經。受五戒時。具問遮難。問父母國王妻子奴僕聽不。若不聽不得受也。以問王者。恐王後時令征伐異國。破五戒故。受時問王後憶念也

●舊鈔作人

為人作坑●畜死得蘭者。立謂結人家方便罪也。非墮畜邊得蘭。正殺畜時無罪。由本無心故。為畜作坑畜死如律者。律結提也。言人死得吉者。亦墮畜家方便也。人命斷時知有何過。由本無心故。若本慢心等者。就尅慢中此是大漫也。尅漫有四。若大漫擬殺三趣是也。小漫局殺一趣。不簡張王等是也。大尅擬殺一趣。含張王等二人也。小尅唯局張人也。言隨境輕重者。謂人死得夷。非畜蘭提

因相從人索手巾絹帛等者。立謂有比丘犯王法。多有餘比丘相從往看。名為相從人也。膾子從此人索手巾等也

自殺得蘭者。立謂結其方便也。准自殺亦合得重。由命斷時身既已死。別脫戒謝。罪無料處。從此已下明不犯法也

大妄語戒第四　就防毒論。此戒對治於痴。初明制意。戒疏云。然無漏聖道。非凡所證。由未得故。冒假

虛談自言已證惑亂群心欺誑於世希招名利以自擁已曉法因時過中之甚故須極制次釋名者過重欺深名之爲大又云對九十初小妄稱爲大體非實錄名之爲妄成業在言名之爲語能治之行名戒戒是能防妄是所防能所通舉故曰大妄語戒也具緣九者如文闕緣者心疏云若闕初緣容有三蘭亦可單双二闕虛各十九也闕第二緣六蘭想疑各三故也闕第三緣境虛今爲實者全無罪容犯提如下九十中實得道戒說也云云闕第四緣即增上慢無罪闕第五緣有誑心今戲故吉闕第六緣說過人法今說入法如多論云自言持戒清淨婬欲不起不誦四含毗尼不坐禪非練若而言我誦我是者並蘭闕第七緣自言已證或有功德讚歎三寶或得吉羅或我師是故或得偷蘭虛說他得以謀名利邪命活故闕第八緣言不了輕蘭闕第九緣前人不聞或聞不了但蘭罪也

若現身相者立謂衆僧盡坐有人唱言得羅漢者起比丘自知是凡而立者前人若信得夷疑者得蘭宜作四句一我疑他究竟二他疑我究竟三自他俱疑四自他究竟初言自疑者有人唱言得羅漢者起比丘即起現得相竟即自懷疑疑前人爲信我得爲不信也此則犯蘭罪住方便也言他究竟者前人見起決心謂是羅漢也（此上一句結方便偷蘭）二他疑自究竟如言得羅漢者東行比丘即東行前人生疑此比丘爲得爲不得也其比丘自心謂前人信我得羅漢故曰自究竟（此句亦蘭）三自他俱疑如言得羅漢著衣比丘即著衣前人生疑此比丘爲得爲不得比丘自又疑前人爲信爲不信也（此句亦蘭也）四自他俱究竟如云得羅漢者南行比丘即南行前人信得羅漢也比丘又謂前人信我是羅漢此句結夷

此不淨等是小法等者立謂此問意云此法是外凡五停心觀謂貪欲多者作不淨觀嗔恚多者作慈悲觀乃至覺觀多者作數息觀等此既淺近小法說已所得何故犯重耶答是甘露初門者得理資心和神適志義同甘露理通神解說之爲門言一切聖人由之而入者要從初不淨觀中入道以漸修也五停心

鵄不淨最初名爲淺近

欲向此說乃向彼說一切重者立謂本欲向張人說王人來替處說時還夷以張王雖殊同是人故已下明不犯法也

僧殘篇

立謂此篇從懺時境體得名由犯此罪從僧乞懺僧是能懺之境殘是所犯之體故曰僧殘若欲豎義如戒疏述今聊出三門一曰遮性就十三中媒及二房是其遮戒餘之十戒體是不善故是性戒二曰持犯者謂二房中具二持犯以中含止作二持犯也餘十一戒止持作犯亦可止持作犯通十三戒三曰僧尼同異者媒嫁二謗四諫此七戒僧尼同犯然而四諫得罪雖齊各違當衆如謀謗三戒境罪俱等有六戒僧尼不同漏失僧重尼輕所以爾者多云女人煩惱深重難拘難制若制與重罪則是苦惱衆生又女人多在私屏多緣多力苦乃盈流故輕男子不爾隨事能出故重摩觸一戒尼重僧輕所以然者尼則煩惑情重既受摩觸必爲陵逼容成大過方便之內制尼與重名丈夫摩捉必無陵壞不假深防就限分故制輕也又女人貪觸情重律有背夫從觸之相如彼賢愚試之以氀女住男去情有著故也二房亦爾僧重尼輕僧是多利孤遊造房事數故重尼則反前故輕立云今此釋相且約僧十三而明尼有十七今僧十三中七戒與尼同犯餘之十戒下尼衆別行中自明

一令正法久住者疏云然婬欲惡法正是生死之源障道根本理宜制斷令梵行淸淨故也以犯此戒何能維持佛法故速滅正法今由制故正法久住故二止誹謗者多論第三云世人外道常言沙門釋子作不淨行與俗無異也三欲生天龍善神信心者多論云若作此事雖復私屏天龍善神一切見之也

注云內色謂受色者律云謂心領納名之爲受受相應色名爲受色卽是人身有識持者是也立云此約有心識能受其色卽一切有情之類也二外不受色者謂非情色也卽一切外物無情之類如衣物竹木等約爲漏失境也此非情物不能受色也三內外色

者。謂兩色中間也。一邊是有情色。一邊是無情色。於此二色中間出精也。淮五分云內色是於巳身。外色是他身也。風中同水法者。下至口吹亦得是風也。注云乃至餘境者。據律且約六境而言。准義一切萬境皆得爲犯境也。故下持犯篇云如漏失戒觸緣斯犯。何須境想。又云漏失同然。境仍是寬。

若亂意眠有五過者。一者惡夢。案見論十二云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故夢。如見山崩地動飛騰虛空。虎狼賊逐等也。二先見故夢。如晝日見青黃赤白男女。夜則夢見。三天人與故夢。或有善惡天子爲現善惡兩夢也。四想心故夢。此人前身爲福。則有善夢誦經禮佛等。若爲惡者。則見殺盜等。前二不實。經云如夢幻等是也。後二爲實。經云但取夢相。如方等佛名所說也。賓云有人引見論四夢於此義中全成無用。二諸天不護者。立云國王一人有多人護。貧窮人雖有衆多無一人護。若一人持戒。衆多天護。若破戒者雖復衆多無一天護。五喜出精者。律中精有七種。謂青黃等。以故出時還有七種心。謂擬出青黃等也。一種

今插入第二二字

精上既有七心。七七便成四十九心。象一漫心成五十心。於前內色外色等六境上。一境有五十心。六境是三百心也。律中出精時有十一法。於一一法上有三百。合成三千三百句。皆犯殘也。下明不犯法

摩觸女人戒第二　身相摩摸曰摩。二境交對曰觸。女者簡異於男人。者甄別餘趣。故曰摩觸女人戒。

今日制此戒作伴有依怙等者。以出家俗尼善法爲伴也。准理其餘諸戒豈不作伴。其實亦得作伴也。言依怙者。依由仗也。怙者恃也。此是諍競根本者。謂比丘觸他婦時。夫主聞之。特生不忍。必與比丘而生諍競也。不但謂捉而已。謂作大惡者。謂俗人見觸女時。謂言比丘亦作婬欲。故曰也。

言相觸有三種者。一比丘往觸女人。二女來觸比丘。三互來相對。亦名俱設。三段不同。今卽是初。不問受樂不受樂皆殘者。立謂此約比丘受樂不受樂也。對此作句應有九百七十一句。如別記說。女來觸比丘不必有婬心者。立謂約女人不必有婬心也。此律文不了者。立謂四分中唯明動心吉羅不明動身犯罪

今亦犯二字疑剩

之相今准十誦動身則殘若先有染心於前女後女來觸等者立明前後雖殊而女是同故犯殘也此中有二女耳深云唯只一女謂比丘先起染心於此女此女後時即來觸比丘即犯蘭動則殘此非別有女還是前女也計理深解義長所以然者若無染心於前女前女來觸比丘不動身受樂但吉只爲先有染心故便受樂則蘭

此又律文不了者立謂四分但言觸二形蘭則不明意在男邊也今准十誦意在男者蘭意在女者殘以二形佩男女二根故使觸時心緣男女二處也

覺境不覺境應作四句者立云一覺觸不覺殘二不覺蘭三不覺觸不覺吉四覺殘初句所犯殘者文云一一身分故但是觸爪髮亦犯亦犯身根互壞相觸者撿十誦云若女人身根壞比丘摩觸得蘭若比丘身根壞摩觸女人得蘭謂男根女根俱爛壞也

觸不能女男身得蘭者立云不女及不男也撿十誦云若摩觸不能女人身得蘭若比丘不能男摩觸女人身得蘭祇意謂男子黃門而是女人犯殘謂前有方便等者立謂本心擬觸女人然前境實是女但往觸之時中途轉想謂是男子或謂黃門而境實是女觸著之時犯殘以稱本期故又緣具故依撿祇云謂是黃門而是女人觸者殘又云謂是男子而是女人觸者殘今詳鈔解錯也何言謂前有方便心後稱本境此解定非今詳乃是祇文於戒上不開想疑故犯殘耳非開取前方便是女人雖作黃門男子想觸者亦殘相觸得五罪謂夷殘等者案見論云五罪者一者尼摩觸夷二者僧觸得殘三者比丘以身觸女人衣得蘭四者比丘以衣觸女人衣得吉五者比丘指挃他比丘得提下明不犯法

非不犯餘罪者謂犯不應吉羅也

水不流斷於女人有生婬心者約比丘有婬心向女也

若乞食時有端政女人持食來者案分別功德論云有練若比丘乞食逢一長者女從女乞食比丘與女二俱端正互起染心比丘受食欲心既盛意動手掉投飯於鉢錯注於地女自惟起㗛比丘見女齒白即

自覺悟曰女人口中純是骨耳如佛語人身中有三百二十骨六百節七十萬脉九十萬毛孔一孔入九孔出泄漏不淨無一可貪諦觀女身三十六物慘然毛竪專自思惟卽解身空得須陀洹道念曰我因女見法則是我善知識今當報恩爲女說向所解觀身法女卽心開亦得初果以此言之身念爲勝

十誦四分開處猶多者案十誦文有諸女人向阿脂羅河洗浴河水卒長諸女被溺諸比丘見不敢救女言大德救捉我來比丘言佛制不得捉女人女人又言大德慈悲憐愍我何處沙門釋子見爲水漂而不救捉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救捉諸比丘便捉婬欲心起還放諸女言莫放須待到岸以是白佛佛言雖有婬心起但捉一處莫放到岸不應放觸

與女麤語戒第三　先釋名婬欲鄙惡極爲不善故名爲麤今說其狀表彰在口曰語女則簡男子人甄非畜此戒兩重境想一約人女人女想疑二約麤語麤語想疑也比丘性好麤語者立云由性好故雖對女麤語不得殘唯犯蘭也律中人女者要有所了知者今引此言明異前摩觸之境前則境通死活昏睡孩童俱犯此則唯是活女情有智能解婬欲意故此戒女異前戒女也麤語非梵行也者案四分律中言麤語者惡說大小便道得殘若說餘處好惡者得蘭也消蘇著赤衣形露者案四分調部中云時有比丘往白衣家有女人消蘇形露比丘見已語言汝消蘇彼言大德爾我消蘇比丘嘿然生疑佛言說不了了蘭復有乞食比丘往白衣家時著赤色衣女人形露比丘見已語言汝赤衣彼答言我著赤衣比丘嘿然生疑佛言不了了故蘭資云比丘意欲名彼女形爲消蘇爲赤衣然不了了故蘭彼了知卽殘也此亦衣事與前消蘇事別是兩女人也立云其必向若知比丘此言是調挊者殘由不知是調挊故蘭僧祇云比丘見女人新染衣形著露者有比丘乞食至一家女人著新染色衣坐正形體露比丘見已欲心起卽語言姉妹太赤答言阿闍梨此新染衣是比丘生疑問佛佛問何心答欲心佛還一比丘問彼女人解不比丘卽問上事女卽具答比丘後還白佛佛言解義不

解味蘭解者不解義蘭義宗俱解殘不解越毗尼言義味者首疏云味者是語義者是理也出語表事周圓曰味也理是語下所表之旨故曰也義味俱解殘互解蘭俱不解越若准五分具有彼此互向麤語者立謂比丘向女說麤語犯殘可知比丘受女麤語亦結殘也謂女於比丘前麤語染心相領亦同犯也依檢五分不見此文恐鈔者錯指耳案十誦云比丘在女前讚歎三瘡門形色端正不大不小及毀呰三瘡門隨意作如是事皆殘若女人在比丘前讚嘆三瘡門形色端正及毀呰三瘡門形色不好乃至比丘前乞三瘡門中隨意作者我隨汝意與是中比丘隨順其心少多語出一一語皆犯下嘆身戒亦同者謂比丘於女前嘆身索欲犯殘若女來比丘前自嘆身等亦殘也又戒疏解云下嘆身戒同者同此麤語戒女必命根不斷有智解婬欲語者也不同上觸身戒女通於死活昏瞑等下明不犯法也

歎身戒第四　制意者良以惑染深厚展轉相纏自歎巳身意規婬欲出家離染爾所不應水內火然特乖宜望招譏納醜故制僧殘釋名者言多巧伏美巳之善意專在欲言現清淨蕩逸其情妄謂歎適招誘令趣因說情懷故言也

媒人戒第五　此戒亦兩重境想謂人女人女想及媒嫁嫁嫁想疑等也媒者謀也合嫁兩情以成昏禮討度二姓用為好合故曰也首疏問一時多媒嫁多男女得幾罪答准祇文多少不定若各各別受男家語得多吉羅各各別向女家說得多蘭集多家一時報得一殘若一時多受男家語有一吉別求者得多蘭一時通報一殘若各各別受別說別報多吉多蘭多殘若一時受說一時報一吉一蘭一殘除二道巳者立謂大小便二道也媒餘處身分口等但得蘭也又云媒口亦合犯殘然今但舉二處者略也應合言除三道巳然無有媒口之事故不明也未詳不能男女者謂黃門石女也白二差人媒一切僧殘者立謂四分謂部中諸比丘白二媒嫁也若僧同和一一僧各犯殘若僧物供給媒具犯盜重也今時雖不作羯磨以衆同和亦合殘也若指復為媒者案十誦文云若

△兼竪寄

女人一懷妊女一懷妊男比丘媒合得蘭立云見他有胎定知生子許後爲媒也賨云以其事奢故結方便蘭也言及自媒者謂比丘自問女家欲求爲婦也以語書指印等者此中參互作得四萬四千八百句初純語作四句一自受男家語自持語往女家自持語報男家二自受男家語自持語往女家遣使持語報男家三自受男家語遣使持語往女家自持語報男家四自受男家語遣使持語往女家遣使持語報男家第二段將書帖作四句一自受男家語自持書往女家自持書報男家二自受男家語自持書往女家遣使持書報男家三自受男家語遣使持書往女家自持書報男家四自受男家語遣使持書往女家持書報男家如是已後乃至指印現相來帖一事已上有四句四四成十六一事中既有十六成四个十六句合成六十四句又三事相帖作句亦有四段一段中有三事第一段四句者一自受男家語自往問女家自性報男家三句中但安自持語二自受男家書自持書往女家自持書報男家三自受男家指印

△現鈔作情

△插入尾題

自持指印往女家自持指印報男家且除現相如是已後若與現相則除指印等四迴作一句中如前自爲遣使句中當分自有四句於三事中有四句三四成十二句一段既有十二四段則成四十八并前六十四合成一百一十二句也乃至歸婦私通黃門三道男子畜生等三趣各作句如上女中又有二十種女謂父護母護等合成四萬四千八百句也其鈔文不出現相但有三事耳指印者皆解以指節爲印也賨云不然乃是將手指上文橫竪有異善惡吉凶皆有表彰若示橫文凶竪文吉文表所求尅不尅等則知女家許不許也言現相者先與男女家期契若見我來著弊衣持空鉢卽知不許婚事不成等見我著好衣持滿鉢則是所求和合之相也僧祇勸歸婦早還等者首疏引僧祇云若主入畜多婦妾不均鬭諍一婦私求比丘卽爲和平若夫婦鬭諍不使勸和合皆蘭若婦女還家比丘到舍使勸早還者蘭僕他夫嗔不得合會故也下明不犯法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八本

插入首題

四分律鈔批卷第八末

無主房戒第六　初明制意出家之士理無滯着隨事將擬郎塔修道有信施量時而受縱有經營安身便罷今乃廣作煩務不少是以聖制次釋名者身獨運造故曰無主專任在已故曰僧不處分大非法限故稱過量故曰無主僧不處分過量房戒過起廣野中諸比丘由造私房乞求無度俗生厭弊濫及賢良是以迦葉後時入村乞食居士迯叛謂乞人來處從我曹乞索財物迦葉惟問方曉其源還白世尊即便出界到暮非人復來白佛由伐神樹傷損神子佛復但爲非人來白不言迦葉以護人心故也

長已貪結者立云既多乞求遂乖少欲知足之道貪煩惱故曰長貪結也礙越施難無厭而受者應知之也律緣起中佛敘昔從烏乞毛第云云 准祇第六云暮鳥集時比丘言汝釋軍多鳥各乞一毛我今須用衆鳥少時無聲寂然不得已各拔一毛著地晨朝復乞時衆鳥即便移去異處一宿不樂彼尋復來還比丘復乞一一復與衆鳥念言今此沙門奇異喜乞恐我不久毛衣都盡段肉在地不能復飛當如之何便共議言我等當去不復宜還惱亂人非人者多事乞壞俗深信故曰惱人斬伐樹木壞鬼神樹夭傷彼命惱非人也單就伐樹邊立惱亂三趣也斫此神樹傷害神兒惱非人趣也世人藉此樹覆蔭涼樂律明此樹下容五百乘車世人經過用爲止息此人趣也一切虫鳥依之爲舍此惱傍生趣也或自損行違慈道者專事造房廢修出業名自損行也賓云或自損者據難處也容有師子虎狼食噉比丘也平治土地殺傷虫蟻是曰違慈道也上釋五過義竟

已下正明其緣六緣成犯第四過量不處分想者首問曰處分羯磨防妨難不答不防若爾說淨應不防長解此中若有防難本不聽處分要無方聽是以處分不防難說淨是懸防過限是以說淨得防長正由處分不防難故處分竟猶得難生說淨正防長故說淨竟必無長過是以不並此戒四重境想一無主二不處分三無妨四無難

今多論鈔作圖喫多交

多論末後二摶泥未竟輕偷蘭者。立明表事未成。故不結根本也。必決心罷雖摶泥在者。同下善見亦殘。案僧祇文。團泥者。謂用團泥覆屋。非謂泥壁。知之也。若自身受用吉者。立明自作犯殘。後若受用又得吉也

平治如皴面乃至長六搩手廣四搩不須乞處分者。立。謂此善見文。其最小於四分也

僧祇佛搩手長二尺四寸者。心疏云此僧祇律翻在宋朝。正當元魏之代所用一尺。當於宋家尺二。開傳佛教。從北自南。則有魏尺當於佛搩。謂則將佛搩依於魏尺也所以五分二尺則爲定者。此律翻在東晉。于時道生智嚴並是名士。既明曆緯。又善方言。所以通於東西。定於尺秤。誠有由矣。南尺本是姬周所用。從秦漢魏並無改張。晉氏南遷。斯法永定。元魏擾亂。文籍焚除。無所依准。故隋世立用古尺二。今擬魏一尺。即唐雜令遵如此

凡人一肘半者。立云長尺八九寸。由翻經有南北二國。洛立謂江寧即南朝也。洛陽即北朝。故曰二國也。南朝三藏翻譯。多明小尺。即姬周尺也。北朝三藏所翻譯。多明大尺。即魏尺也。今唐之尺。尺有二寸。即是魏尺也。各相矛盾者。謂言義相違反也。即上律論所明搩手不定。論中自矛盾。律中亦矛盾。以論望律。復有矛盾也。如善見佛搩手長人三搩手。了論則二尺四寸。多論凡人一肘半。此並論有矛盾也。五分佛搩手長二尺。僧祇二尺四寸。此是律矛盾也。今通計會用五分二尺爲允。然用尺雖諸家不同。約取姬周爲定。姬是姓也。周是國號。有兩種。故標姓以簡之。斯時用尺同今南吳小尺也。姬升者。即今小斗也。三升當今唐家一升也。姬秤者。今藥稱是也。三兩爲唐稱一兩。可知。矛盾義。韓子云。楚人有鬻矛盾者。譽其矛曰。此矛極利。物無不陷。復譽其盾曰。此盾極堅。物莫能陷。人謂之曰。以子矛陷子之盾。何如。義不能答也。鬻者賣也。案說文云。矛長二丈。建於兵車也。盾可識耳」故隋煬帝者。此是揚廢也。死後立謚。應師云。江東呼火熾猛爲煬。說文云煬燎也。炙也。案煬向火也。謂向火而炙物也。廣疋云煬熱也。立云今言煬帝者。以隋

時多旱故作此名也又解隋後主無道多搆造醋蕤百姓決金溝鑿新河征遼東李楊都致大業末年天下喪亂物無安堵熱惱人心因茲失位故諡曰煬帝諡者桂花珠叢云音示謂行(去聲)迹也大夫以上死後以其生時行迹為號謂諡也要沒後立斯名也帝王及三公得立諡自餘凡庶不合也若如隱士賢人亦得立之如郭林宗死後立諡為靜節先生如陶隱居(即陶弘景也)死後立諡為貞白先生即如世人生子三歲為立名年二十曰弱冠為立字以表其德也欲明煬帝博通經史廣許尺秤制用斗秤尺等遵準姬周古法尺秤斗也望前從周秦漢魏並用斯尺秤至元魏撥亂文籍被焚無可依準至隋陽廣始立還用斯尺唐朝御宇任世兩用者立謂宇者訓覆也任由當也明今唐家用大小二尺用為準則不局大秤也南吳小尺斗即世盛行藥家小秤至今不改又復今國家漏剋等量其尺度皆存小尺乃應於律曆且如今時取針灸之穴量其分寸若用大尺全不相當準論以言者有人云多論也此為率者濟云率由則也如輕重儀

〇洛疑谿　〇殿字手　〇量疑作道

記云云

既不違道俗二制者俗制則是唐尺道制則是姬周尺也所以姬尺曰道制者謂律中揲手斗量以依古法故也

文軌無二者立云文者文書典籍軌者法式軌則也

及論用尺五種不同者立謂一是唐尺當姬周尺二寸也二姬周尺今江東盛用也三是洛州尺長唐尺二寸(如姬周尺四寸已上)四者山東羅歌尺長唐尺四寸此據大尺為言若論姬周尺當尺六寸已上五是南吳所用小姬周尺(可入寸也)然戒疏中但有四種尺今訪南吳無有小姬周之尺也今詳上解並是夢傳現今所行有三種尺〇二唐尺三羅歌尺鈔中五字應是錯耳合作三也衡量無事不平者案衡者平也謂秤上横木也量者即斗尺之量也閻浮並用豈直姬周者如上言百王不易即其義也尺秤依古彌彰上言者立謂據此鉢量云三斗者可得依大斗若依大斗上品之鉢則有三斗則小斗一石已下豈有此鉢也明其所用約姬周小斗斗既如此尺秤準知須依古音姬

顯其義符合。故言彌彰也。六尺爲步者。豈論大尺明
依小尺是也。忽絲爲先者。此明度之所起也。算經云
度始起於忽也。蚕口初出名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
一毫。十毫曰釐。十釐曰分。十分曰寸。十寸曰尺。十尺
曰丈。十丈曰引。四十尺曰四。五十尺曰端也
及以關輔者。卽關內京師也。關有多別。京師正東華
州界有障關。東北蒲州有蒲津關。傍黃河上至龍門
有龍門關。更傍河上至綏州有永和關。傍河上至銀
州有孟門關。至勝州界有合河關。已上在京師北西北至注
州渭州中間有隴山關。更北出有水硤關。入蘭州界
有金城關。傍河東上至會州有會寧關。更河西西上
至河州有鳳林關。正西過岐州至隴州有大振關。又
有安夷關。西南向益州道至岐州南有散關。至鳳州
有甘亭關。至利州界有百牢關。西南向梁州也。州道
有駱谷關。帶南向駱州開州有子午關此在終南山子午谷中
正南向金州房州道有義谷關。東南向商州至藍田
縣界有藍田關。輔者助也。有三輔如前序廣釋之也
反光九代者。自漢至唐正有九代。其間諸師不能通

多疑名

桄鈔作枕

明此之尺。秤余皆定此分量。望前九代明白可知也
以其上來所明尺量律論。矛盾言義相乖。不可以情
通。不可以博解。古來執諍。遞代不消。今我冠通。非反
光何謂也
明內爲言者。謂其房量從房內量取也。濟云。戶限之
內名爲明內。戶限之外名爲明外。謂明暗之明也。邊
壁高一丈二尺者。此謂高下若斯也。草車者。卽轝今
時載草車也
尸陀林者。正言尸多婆那。此名寒林。其林幽邃而寒。
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送其中。今總指弃屍之
處。多尸陀取彼名也。王誌護處者。立謂如今國家苑
園陵處是也。四周不通十二桄梯者。有十二桄。一桄
間拳一肘。一肘尺九寸。通計十二桄有二丈二尺八
寸地也。明其房處四邊逼他田園等。中間若容此十
二桄梯迴轉。逕車馬過則名無妨也。若南面逼水不
通。此車梯或北邊逼山。東西逼官園菜樹。不容車梯
迴轉者。名妨處。此據著見文如上明也。若准下十誦
四邊但一尋。卽名無妨。謂七尺也。量謂部別不同

欲於中住必須隔斷者。立明若依巖穴等處住其中。若寬闊料理費功。故使隔作齊域。又須僧羯磨處分聽許

不得羯磨四人往彼等者。立明羯磨不得被四人也。一番但齊三人。令往彼處分也。有四種人一越年等者。依撿祇文。云若比丘將諸比丘指授房處。若他界僧不名指授一也。若先年豫指授二也。若僧中一人不作房。乃至二三人不作餘並作房者。亦不名指授三也。若妨難處是處不名指授四也。此文意明不得異界僧來為指授羯磨處分。又不得越年指授。又不得指授妨難處等。言一越年者。濟云古人相承謬解云年八十已上老僧名為越年也。此人既老不堪為他指授也。今不同此解。謂去年乞法。今年始造。故不成也。和上云乞法經年方始作也。謂從僧乞處分經年不造也。首疏云若沙彌時乞處分已至大比丘竟方作房。此人更不須乞。位雖不同。委僧已定人復不異故不須也。又云人雖不異。具不具別僧或安處不同故須更乞。二異界僧者。如前祇解。三作私房多者。立

人字疑剩

謂造處不同故須乞。二異界僧者。私房人界內極多。不得為他處分也。賓云且如一界有百人八十人已作私房。餘二十人人更不得作。眾僧不得與羯磨法。四妨難二處者。妨難二處不合處分造也。

薩婆多云處分得作餘處不得者。首問曰此處分法為與人相應。為與處相應。答界與指授此羯磨法與處相應。不與人相應。何以故。論云處分處得作餘處不得故。問既處分法與處相應。餘人就上不得作房者。結界竟與處相應。餘人亦應不得作一切羯磨。答結界時無人乞。復不稱人名。法無所局。故此僧結竟。餘僧得作處分羯磨。前人乞授此處作僧坊。復稱人名。與作羯磨法。別有所屬。餘人不得作。故婆論云若人就此房上作重房。房主聽得作。無不處分罪。以就他私房上作屋非地故

若互過減僧殘等者。立云律有九句不同。長衣三三分之。初三句者。一長中過廣中過房殘衣提二長中過廣中如房殘衣提三長中過廣中減房殘衣不犯准多論衣吉。次三句者。一長中如廣中過房殘衣提二長中如廣中如房不犯衣

提三長中如廣中減。並不犯後三句者。一長中減廣中過。房犯衣不犯二長中減廣中如。並不犯三長中減廣中減。並不犯不謂房是過量中制衣就如量中制。故不同也。若段段計人分滿過量亦犯者。立明其房既大雖多人共造。若計人多少人人外猶長者成房人得殘

答此房爲造作故犯者。立明房是自造惱亂處深。故但互過卽結殘罪。長衣體非自造但由貪畜過相是輕。俱過方犯

若教他作受教者過量犯者。立明此言雙科二人之罪語中該含。謂能教所教俱犯。但犯有輕重。未卽出罪體。下乃解云若是房主殘。巧師得蘭。巧師卽屬所教也。戒疏云教他作房亦同犯罪。爲他造非法。故律中但言受教者犯不出罪名。所以不定者。若作過者是房主則重。巧師則輕故也。礪云若教他作受教者犯者。爲欲一言通結二。故直言犯也。若言犯殘則不攝巧師之蘭。若言犯蘭則不攝房主之殘。故直總言犯。已下明不犯法也

爲僧多人不犯者。景云此爲僧多。非別人多也。心疏云多人住者。以擬多人住。故非多人共造也

有主房戒第七　此戒三重境想由有主。故無過量罪。問前後皆房所以分二戒者。答同少多故不可合也。何者。一有主無主異。二有量無量異。三羯磨法中相番是異。有斯三別。故所以分爲二戒也

僧不許賣得罪者。既是私房他欲行。遊行或時已隨彼分處。或賣或與人僧。若不許其賣僧卽得罪。若行已前不處分。死後方屬僧耳。下明不犯法

無根罪謗戒第八　此下六戒僧尼同犯。先明制意者。夫出家同住和合爲先。迭相衛護。許不相惱。今乃懷嗔揣構重事誣人。自壞心行增長生死。以滅正法。又復塵坌良善。甄在衆外。惱他一生。廢修正業。欺罔事深。特須聖制。內無三實名曰無根。假說四夷名爲重。妄搆加誣稱之曰謗。無根謗非是戒。但是戒家所防。戒是能防。謗是所防。能所通舉。故曰也。緣中沓婆比丘十誦名陀驃。十四出家。十六證羅漢。分臥具時不須燈燭。其人左手小指出大光。右手持與僧指臥具處。五分第二云卽入火光三昧。左手出光右手示

臥具處。時有遠方。聞有是德。皆作是念。我當往彼問訊世尊。并見陀羅。及現神力。見論云入火光三昧者。此是第四禪定。禪定起已。放右手第二指。以為光明。須臾名聞滿閻浮地。諸比丘從遠方欲齊神力沓婆自隨一比丘為安止住處。其餘比丘安止住處。悉是化身。如真身無異。多論問曰。佛法道理。罪當發露功德覆藏。何故放光自顯已德。答顯德有二。一為利養名聞。故二為佛法衆生。故若為佛法衆生。隨時自在無所障礙。但沓婆手出光者。婆論云有八因緣手出火光。一為止誹謗顯已無愛恚怖痴。如佛為婆羅門女謗。智論云旃遮婆羅門女繫木盂作腹謗佛共我私通。故有娠(音身)。佛報言我有十力四無所畏等。豈有此事耶。舍利弗神力為鼠嚙十力可亦是顯德耶。二息學問坐禪比丘見營他事者意生輕毀。手出火光滅相輕毀勝負心。故三為折伏山林比丘高慢心。故常謂城傍比丘恒在亂心。是故沓婆雖在事亂神力故出光。別僧臥具伏彼高慢心也。四為現精進果報。以勵解怠者。故五為增長施主善根。故六為現被謗心不退。故七欲現僧有大威德。故分臥具者神力乃爾。況復諸余大德。寧不高勝。八為愛惜正業。今不廢缺。常在定心。兼知臥具。僧和得辦。故四分云其人為僧知事。常入火光三昧。一手放光。一手指授臥具。時有五百客比丘來至。夜沓婆各各一時遍照。五百一時授臥具云云

為護自行令法久住者。立謂謗他自犯。俗譏名壞自行也。行既壞不能秉法。被時使千歲不墜。闕任持之益。今則反此。故曰令法久住也。令梵行者安樂修道者。內實無犯。外被加謗。惱亂賢良。廢修道業。今制此戒。則得靜緣修道也。

以謗假虛成者。立謂謗假虛為體。則不名謗。故謗時藉妄成。無別結妄罪。今鈔主義通云。必有誑僧之心。亦兼妄罪。如殺父羅漢等者。以父修道證得羅漢。今若殺之。違恩邊一逆。損世福田邊一逆。案五分十六云。優延王有一夫人。王放出家。得阿那含。生梵天上。飛來空中勸王出家。即釋王位付太子。已出家學道。在城左右。止林樹下。太子見父。恒恐還奪。時王比丘

別疑引

未曾見佛欲往禮敬念已便行遂忘坐具須與還取
子見王還恐其將勑人速殺凡是沙門亦盡殺之使
受王命比丘言我出家所求未有所獲汝小寬我使
者聽之即熟思惟得須陀洹如是四返得四沙門果
便語使者汝可隨意還語汝王我不貪位行忘坐具
所以將還汝爲殺我便是殺父殺阿羅漢念汝長夜
受大苦耳言已就死使還白王知王聞此語血從口
出生身入大地獄時瓶沙王與其隣國先聞其教盡
殺沙門恐入已界勑人守護諸伽藍門今別此義明
謗時兼有妄罪也勵云若見無別提罪者難曰如我
爲欲損主假殺畜生不應損主得重害命得提答謗
定假虛無有謗而非虛者是故一罪盜則不定自有
損主不假殺生盜布絹是也自有損主又假畜生即
如殺他畜生是也非一向相假損主害命二境別故
得二罪謗則不爾要假虛成唯有一罪此勵律師意
也亮云應作兩合四句相對辨之一是損主非殺畜
盜錢絹是二是殺畜非損主殺野畜是三是損主是
殺畜盜殺猪羊是四俱非取無主物是將謗對辨四

□□疑字

句者一是妄非謗違想者是二是謗非妄（理無此句）三是
謗是妄即相假者是四俱非清淨比丘也即闕一句
故與盜非類
除下三衆二者謂此二字□□上句明其下三衆只
是二部攝耳心疏問所以謗下三衆輕者解云謗惱
情微不廢修行又所犯名輕能謗非重如打罵上二
則重下三便輕若爾何故隨舉中沙彌與大僧齊者
答莫非違衆是同所以大小齊結若爾違衆是一故
同犯隨者僧尼互隨亦齊約衆罪分輕重（尼隨順被黜比丘得）（尖份隨但得提吉）
者答尼隨有教可傍故夷僧則反前故吉

例敘二字疑衍

又問何故謗尼同大僧打尼同小學者答打
據位卑謗約修行不同餘律打謗同罪言想心謂淨
不妨實不淨者立云所謗之人雖實不淨但能謗之
人而作淨想謗則得殘不問境之淨穢但使作淨想
謗則犯也准戒疏中諸釋不同初云雖是比丘要須
體淨如戒本中非波羅夷比丘以無根謗等故也又
如駈他出聚出房淨者犯故若爾何故律文彼人不
清淨謗者犯殘者答云此謂犯下四篇耳若爾何故

打犯重墮者。答相惱約位。謗就治罰。故清濁須別。又一解云。謗不淨者亦犯。夫論衆法。但取見聞。故違見淨說他言犯。自惱惱他。故清濁同罪。不可如緣。如初戒緣豈有尼也。戒本言非波羅夷比丘等者。據緣起說。亦句就於謗者情想淨者何由加謗故也。故律云彼人不清淨。不見彼犯。謗故成殘。如犯重打提之相也。上來解者相從出之。然不如律遮法中云。若遮無根無餘作者不成。遮治其謗。罪無餘者是重作者是僧犯何得復言。有人問曰。若使所謗實不淨。能謗作淨解向他道不淨得殘者。我前境實非人。心中作人想。隨想行殺。應得夷罪。若所殺實非人。我亦所謗實不淨。心中作淨解。亦心中作人解。若使淨想說不淨便得殘者。亦應人想殺非人同得夷耶。若言謗他是惡望心。故結罪。殺人心極惡。何為非大重。此既是齊何故不淨淨想謗殘。非人人想殺有輕重。謗殺二想境心俱違。有何義理因果不等。答謗就心虛為義。殺惟心境俱實故也。若遮無根無餘作不成等者。立謂遮是舉義也。無餘是犯重已。衆法絕分。名無餘。明其雖犯無餘之罪。而舉者不委三根。不成舉也。須治其謗罪。此義出遮揵度中

若不是者我便不受者。案善見云。法師曰。能謗者至僧前白僧言。願諸大德為我等。歡喜奉行。衆僧應為判此事。若言衆僧為我判此事莫停。若是者我當受持。若不是者我不受。若作如是語者。衆僧語謗者言汝且禮佛等。一如鈔文云云。方問被謗之僧依法斷之者。立謂能舉之人既先是不可信人。不得即信其言。須作如上方便已。若心惱已。方可喚所舉之人問其實情。若實有犯。須治其罪。若不實者。即須依法治其謗罪也

已下明不犯法一眞實者。立云。實犯婬盜殺妄也。二想實者。謂實於前人作犯云罪想。若違想說則是心想虛謬。則成謗也。三事實者。立云。如殺一張人。還須道殺張人也。此准十誦十一也。故彼云。若自言殺父謗言殺母殘。四三根不互。實者若見云見。聞云聞。名為不互。若見稱聞。聞稱疑。並成謗也。礪云。觀視靑等稱之為見。納響飡聲曰聞。論言眼識隨生見耳識隨

生聞見聞之後猶豫不決心無定執號之爲疑五四戒不互實者如自言犯盜即謗言犯婬則名互也實云此上五實下四可爾第一眞實者隨應餘攝不應別立

假根謗戒第九　犯緣制意同前但以假爲異礪問二俱是謗分作二戒者何答若望無根處齊橫起不別理應合制但前是無根次是假根是故須離又問三根謗人各別得罪何以合一義若望得罪不必相假亦應立三但爲無根處齊得罪義等又復容有共證一犯是以合制緣起如律至時付在說者云云案多論云陀驃比丘過去迦葉佛時曾作知食人時有一諫若比丘是阿羅漢儀容端正在路而行有一女人見生染愛隨覻不捨時知食人見其如是謂先與交通尋作是言此比丘必與是女共作惡法以謗賢聖故墮在地獄罪畢得出以本善業値佛得道殘業力故受此誣謗案雜寶藏云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面目端正顏貌美妙乞食未還有一女人惑著欲色看比丘眼不捨離沓婆比丘時爲倉監會見此女隨逐比丘即便謗言此女必與彼比丘通由是因緣墮三惡道乃至今日餘殃不盡猶被誹謗又以過去迦葉佛時出家學道今得羅漢

一對異趣者立謂見羊行婬便言見人將畜謗人人畜兩殊名爲異趣二異罪者立謂見犯下聚以初篇謗也亦云見犯殺盜謗言犯婬三異人者戒疏云謂見此比丘與所謗者名姓相同以彼人犯用謗此人故也四異時者立云見昨日犯云今日犯乃至朝見云暮也戒疏云約在家出家時異在家時犯非今非也又云謂所謗之人犯罪非濫僧即擯撿罪是異時亦治其謗五假響者若比丘自語聞響聲乘響來謗故亦犯也謂能謗人於山谷中叫云某甲比丘犯婬盜等響聲隨應即乘此響聲將此爲根便云我聞此比丘犯等亦成謗也

破僧違諫戒第十　制意如戒疏云云邪法改眞分衆異軌稱爲破僧固執不捨名曰違諫戒是能防之行也然破僧非殘但違諫故殘也僧有二種若破法輪僧重蘭若破羯磨僧輕蘭案首疏云僧通凡聖實

乃無量。今舉要略。就教分二。一羯磨僧以無勝德可彰。就應羯磨教法和合。以標其德。故曰也。二名法輪僧。佛說淨教契理之說。軌成行者。名之爲法。即以此法。能摧結使。轉凡爲聖。名之曰輪。若就體說。輪以無漏空觀爲體。所以名輪者。就喻得名。如重輪寶。以眞實爲體。如前空觀無漏等。今言破者。破十輪家法。無別法輪僧可破。此法是成僧之因。若言羯磨是御僧之法。唯局大僧一界之內。各別羯磨。不成辨破。此只是破羯磨僧家法。不破羯磨僧。此亦是成僧之因。此皆就事辨破也。僧體者。論云。或指非心爲體。今律家辨僧。是假名攬四以成僧。四外無別體。指四人爲體。故律云。僧者四人。若過四人等是也。云云。約法就行辨破法輪僧者。指八正道。以之爲輪。正語正業正命三。是戒數爲轂。正見正思惟二。是慧數爲輻。正念正定二。是定數爲輞。正方便是精進數。是輪轉合此四成共一治。能輾生死。故名輪也。頌曰。語業命三戒數枝。正見正思慧數輻。正念正定定數輞。方便精進數輪轉。令調達於伽耶山立邪三寶。自稱是佛。替正佛寶。說五邪法替於八正法寶。立三聞等四替正僧寶。使三千世界法輪不轉。禪誦不行。此曰破法輪僧也。云云

此違諫戒遠于下篇者。謂及下第三篇九十中。阿利吒比丘。說欲不障道。亦有別人設諫。當世寡用者。明此違諫之事。縱有其過。闕不設諫。此法既希。時所不行。今亦略却。故云寡用也。或但有因未辨果者。謂此破僧之事。當今無佛與誰競化。故無畢竟破僧之罪。今若生此心。或僧衆爭競。不和乃是其因。既無成破僧之逆。則闕違諫之殘。故曰未辨果也。局佛在世等者。將下引雜心頌來此說大好。故下雜心頌云。未結界前後。牟尼已涅槃。息內未生時。及無第一雙。於此六時中。不名破法輪。注云。即此二破僧者。立謂主伴爲二也。如調達是主。破僧違諫也。三聞等四是伴助破僧違諫也

至如汚家擯謗者。立謂以略提舉下文也。不妨惡行行寔網生者。立云網是法也。明其汚家惡行。非是殘罪。以違僧諫故。諫是法網。因違諫故。故結殘也。罪從

違諫法下而生諫是法網故云網生欲明僧殘罪行從教網中生也深云末代比丘雖作惡行時無諫設諫事雖廢有惡行者必違教網既羅教網故致獲罪罪由網生故曰也謂既作惡行行羅網也又云以於俗前行此惡行壞於俗信使彼此獲罪由比丘惡行以罪網其前人故言網生生謂俗人衆生之類也或辨相事可通行者立謂且如污家等戒自種華果令人種等此皆辨相也事可通行者謂此經華果等事通惡也若為佛法等種此曰善事是通也若為俗人種者則是惡事曰塞也今雖辨此污家之相相有通塞故曰事可通行等也深云此明諸諫事時雖同廢所以我今辨其相者使人識知持犯進否通須行護故曰通行或可依而不犯者何妨應有此人也且如破僧事末代是無諫事亦無今辨其相者恐有人別食別布薩還是破僧之因今略辨其相使通識其相行護莫犯故曰通行也或開緣乃當時要者立明如污家戒既開為佛法種華菓使人採華將供養佛既是時要開緣則當也以開通文中開將供佛無罪有福

是時要也又如下文飲食與病人及父母等是其開緣豈非時要又如諸違諫得殘開文云若能諫之人罪法違則不犯又如破惡知識欲作惡行事破則無罪不犯破僧此皆要也

理非可犯者謂大師晦跡雙林今復與誰競化既無此事故曰非可犯也今試列者為令新學識相也一先明立邪三寶者知調達稱佛替正佛寶說五邪法替正法寶三聞達多等四替正僧寶故曰也第三羯磨竟者祇第七云三諫不止比丘白佛佛言提婆達多過去世時已曾如是拒諫遭苦過去有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時日向暮有群野干飲池殘水有野干主不飲池水內頭鑵中飲已戴鑵高舉撲破鑵口貫頭以此為樂諸野干輩諫言莫爾野干主言我但快心那知他事如是乃至破十四鑵數諫不止井主察見便作木鑵堅固難破令入頭易使出頭難持著井邊捉杖伺之向暮如前飲訖便撲不能令破井主執杖打殺野干空中有天說此偈言知識慈心語佷戾不受諫守頑招此禍自喪其自命如是痴野干

今羯上疑脫破字

邁此木鑊苦。佛告諸比丘。野干主者。調達是也。群野干者。今諸比丘是。過去已然。今不受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苦

廣如戒本疏。者案彼云。自雙林輟慧日。潛暉法輪既寢。孰爲爭破。然邪正二部。人法四依。業風驟激。妄海驚波。破法輪僧。末代所無。羯磨僧或容時有。故今約以二破。對簡是非。雜心論云。三方極少八。是則羯磨壞。閻浮提有九。是則法輪壞。言九者。調達邪佛。替正佛寶。所說五邪。替正法寶。三聞等四。替正僧寶。（已上約能破）正部四僧。（此約所破）故所以非則成破也。所以者何。如來不入十數者。俱舍云。破在別處。不親對世尊。一以如來不可輕遏。二以言教最可信受。故心論云。大師在衆中。彼無威光故。一約處辨破。破羯磨通三方。北方無法。三方有佛弟子。得秉羯磨。破法輪僧者。局南方可知。二約數如前說。三約時者。法輪局佛在世。涅槃後無。羯磨通佛世及滅後。俱有破義。四約人者。法輪要是大僧。羯磨通於尼衆。然尼女報。號佛無信。下三衆未具。不合羯磨也。破羯磨者。不假號佛。故尼通有。就大僧中。要是清淨。就清淨中。要是博聞多智。多智中。要是見行。非是愛行。懦弱善惡不竟。見行剛烈。善惡決暢。故心論偈云。未結界前後。牟尼已涅槃。息肉未生時。及無第一雙。於六時中。不名破法輪。礪釋云。未結界者。以能破之人。僧秉羯磨。要在界內。所破之人。通界內外。但受邪化。即有破義。前後者。前謂佛初成道也。後謂欲涅槃時也。俱舍云。前者初轉法輪未久。後者世尊將欲涅槃。此二時中。大衆恭敬。同循一味。故無破也。故心論云。雙林九年。明在中間也。牟尼已涅槃者。滅後無人競化也。息肉未生時。謂調達起惡戒惡見。名息肉也。及無第一雙者。身子目連是第一雙也。向若無此二人。能滅者亦不破也。以邪正相顯。故有耳鼻奈耶云。諸佛常法。食時僧壞。至還和當於調達唱說五邪法時。乃至天地唱告三千世界。禪誦不行。至於世間天人無悟道者。天地暗瞑。若暮不和。天地翻覆。故須有第一雙。方行破也

已下明不犯法。及二三人欲作非法羯磨者。立謂羯磨須四人秉。今二三人。則名非法。破此無罪。作無住

本違下疑脫謗違二字

處者謂作擯出羯磨也。明僧爲和上闍梨等作擯出羯磨若破則無罪也。言若破是人不犯者。心正破邪。及非法緣開不犯也

助破僧違諫戒第十一　釋名者。衆僧作法諫調達時四伴影響助成破僧。僧尋設諫。拒而不受。故曰也。四伴助破諫僧者。立謂三聞等四伴助破僧也。諫僧者。謂此四伴却諫僧言。不須作法諫於調達。所作如法如律如毗尼也。今僧正諫此四伴。故曰也。作三法竟便犯者。謂三羯磨竟時犯殘。中間隨一羯磨竟時。不捨犯一蘭也

汚家擯謗違僧諫戒第十二　事起六群先在聚落。本希利物。今汚家惡行壞彼時人平等之心。情過是深。須僧治罰。故命衆僧往彼治擯。彼即生謗云有愛恚。由前擯時六人同犯。二逃走身不現前不得擯。相似於怖。資云彼走向王道聚落時王勢力僧今不治。似懼彼王力。故曰相似怖也。即僧祇云三聞達多摩醯沙達多走至王道聚落也。資云謂王常所行處。所行之道。故言王道。如子城內是也。迦留陀夷闡陀逆路懺悔。故過伏從無罪可治。相似有愛。二人阿濕婆富那婆。蹝在見非走非悔。僧爲作擯。相似有恚。爲是義故使彼謗僧云有愛恚怖等。若不諫喩無由自曉。是故須諫。表內無瑕僧實平等。僧既自理是非已分。固執不捨違法諫。滿理與僧殘。釋名者。四種非法一依家。二依利養。三依親友。四依僧伽藍穢淨士心名曰汚家。舉過顯衆名擯。無罪橫加曰謗。以理曉喩拒而不從名爲違諫。故曰也。謗僧是也者。此明汚家但吉。由謗僧故違諫犯殘。若比丘取華菓與一居士等者。立云此但明汚家之相。若論盜物如前初篇第二盜戒中已辨也。俳說作鳥聲者。皮皆反。說文云俳戲也。又俳樂也。得四事供養或免諸難者。案祇律中解依止聚落住義耳。文云云何依止聚落住。若比丘於彼聚落中得衣服飲食床臥具湯藥等。是名依止住。若彼不得衣食等四事但依止聚落得免諸難。亦名依止。若復不依聚落免難但依止聚落界住者。亦名依止住。立云此是開依聚落之意也。礪疏云聽依聚落有二意。一有待之形假資方立。故須衣以障體。食以充飢。濟身長道爲

成自利二爲利益施主僧田行施獲反報之福有斯二義故開依聚落或免諸難者立謂免山中惡賊虎狼師子等也若在村落飲酒非時食不名汚家者此但自身破戒壞俗信以俗識知是非法故不名汚家若壞俗人信敬平等善心乃名汚家之行等也

惡性拒僧違諫戒第十三　事起闡陀御車匿是也性多反戾倚傍釋種輕陵諸比丘又迷心造罪不自見過今僧如法諫喻理宜伏從反傍陵人恃己陵物情過尤重所以結殘次釋名者很戾自是名爲惡性衆同和喻固執不從名爲拒僧違諫戒也案見論云闡陀不受諸比丘教語諸比丘言汝不應教我我應教汝何以故佛是我家佛何以故我與佛入山學道不見諸長老一人侍從佛者得道已而轉法輪是故法亦我家法是故我應教諸長老法師問曰闡陀何以不言僧是我家僧答爲與衆僧鬪諍故不言僧是我家僧僧祇第七云過去世已恃我輕人昔有大學婆羅門常教五百童子婆羅門法下姓不聞家生一奴因童子故聞之能持後走他國學婆羅門法已重聞故闇悉能持其師大喜以女妻之婦爲作食恒嫌嗔恚奴主往投奴密白言我稱大家是我之父願勿彰我事當奉奴直奴主答言汝實我兒早見發遣一時其婦密來禮婆羅門足問曰我夫常嫌飲食願尊指授本家何所食噉奴主作念苦他子女臨去教一偈言無親遊他國欺誑天下人麤食是常食細食復何嫌與汝此偈若彼嫌食時背面微誦婦後試之奴聞之後常作惱語佛告比丘奴主者我身是也奴者闡陀是也彼於爾時恃我陵人今從如是言言乖趣合者經令自觀身律則令諫二文雖乖故曰言乖俱是離惡擬趣道果故曰趣合經即涅槃第十也故彼經偈云於他語言隨順不逆亦不觀他作以不作爾時世尊唯爲阿闍世王而說此偈善男子亦爲護持不毀禁戒成就威儀見他過者而說是偈（已上經文）有六種不同者立謂皆約所諫之人觀能諫者有六事也二若鈍根無智言說無益便止者濟云觀能諫之人既無智慧則須語言汝但自觀身行等不須諫我也若聽智利根發言利益便諫者謂能諫之人既有聰明利

智其所諫者須用他語也三若少聞見出言無補便止者應須語言汝既少聞何須諫我但自觀身行也若廣聞見有所弘益便諫者其能諫者既多聞弘益便須受他語也四若爲利養名聞便息者能諫之人但爲名利本無利益他心則不須從其諫也五若爲現法樂但欲自攝便止者謂能諫之人常以獨善自居以法自樂則不須受其諫故云便止又解現法樂者慈云即人貪坐禪誦經等隨心所樂者便止賓云爲現法樂但自觀身者迺相爲言爲得聖道名現法樂若別相說根本靜慮爲現法樂住也謂入禪定有樂也如佛初成道受解脫樂等也六若爲新出家愛戀妻子等者能諫之人既有此過不須受語也若久染佛法等者謂如此人須諫他方堪受語也據理有四種人咸須設諫也賓云此四亦無聖教可准但以古德意立耳一年耆宿德者今時多有老僧恃老惡性惡口罵詈是也二久居衆首者或非年耆由久居衆首德望既重多輕餘人亦須此諫三薄學淺識謂智過人者謂學業極淺將爲自足擬佛齊德憍慢自居故須諫也四共勝集者且如今人選領處高恃勢陵人故須設諫即戒緣中闡陀是也已下明不犯法若其事實爾者礪云實謂已所行是無其情過也上

釋第二僧殘篇義竟

二不定者　立謂對此引大疏略爲三門解釋一來意所由二釋名出體三僧尼有無初釋來意者聖禁從緣曲尋萬緒因人與犯制狀塵沙必欲隨境攝修難備若不迭相警察容無自勵之心故列於此二釋名出體者昔云屏露兩殊名之爲二是中四法各無楷準故曰不定言四法者礪云一犯不定謂或犯夷或犯殘或犯提或兼犯三或復犯二多少差殘故也二舉不定謂犯既不定可信稱事而舉故亦不定也三自不定舉既多少自言列罪寧容一准或可言自言不犯也四治罪不定若自言夷滅擯治之若自言殘別住治之等也今言不定者本無三四之名退立治舉但於二中未定實犯律云是中無定法故云不定也言出體者亦有多釋今並略之有師云屏錄三罪露收二罪爲不定體宣云不然三二罪體名種各

律入女人二字

別東之以為一戒。解云房室私。禮俗所常行。而比丘
無侶獨一女人同處。麤語於二罪中。令他疑作犯相
雜名。故云不定。所以須禁者。出家遊栖。或入聚落。因
事交染。汙辱彼此。所損非輕。故宜須制。所以取三罪
疑事。此之疑心由來未制。教約生疑。以為我微。若取
三罪。諸篇已結。何假此中方言最初。故毗跋律云。如
何此戒。作不定說。答云此未來中事有實犯。故四分
云坐。既非處生不信心。故知疑定第三。僧尼有無者。
亦有多釋。或云制尼不得舉僧。故有俗女替尼舉之。
僧得舉尼。故無可知。或云尼制有伴。故無此戒。難云。
尼何故有屏坐等戒。宣解云。尼所以無者。但比丘與
女生譏處坐。夫主不信。或時駈出。為患處深。故制僧。
有尼雖與男獨坐生譏。夫無屬婦之義。過微不結。問
何故言可信俗女所舉者。答逕七衆。但女情偽非實
者多。故以可信乃堪為證。言可信者。案僧祇云。住信
優婆夷者。信有十六法。一歸佛。二歸法。三歸僧。四於
佛不壞淨。五於法不壞淨。六於僧不壞淨。七僧未得
利能令得。八已得利能令增長。九僧未有名稱能令
名聞遠著。十僧有惡名能令速滅。十一不隨欲。十二
不隨嗔。十三不隨怖。十四不隨痴。十五離欲。十六成
就聖戒也。若能成就此十六法。名可信優婆夷。即毗
舍佉母是也。十六信頌曰。三歸三寶不壞淨。未利已
利善惡名。不隨欲嗔怖與痴。并離欲向及聖戒。言不
壞淨者。即不壞信是也。新經論中名四證淨。由證得
淨故。為證淨。或證即是淨。故名證淨。舊名不壞信者。
信不可壞。名不壞信。大乘宗中以信為體。佛法僧戒
為境。薩婆多宗無漏信戒二法為體。俱舍亦以信戒
二法為體。四皆唯無漏也。十誦名鹿子母也。鹿子是
其壻名。其夫鹿子敬重其婦。猶如其母。故曰鹿子母。
即毗舍佉母是也

一為止誹謗者。立謂與女坐時。招外譏謗等也。二為
除鬪諍者。謂夫主若見。容有駈遣比丘。是諍競本也。
三斷障道惡業次第者。謂此戒能為罪家初門。婬之
由漸。故曰次第也。婬是生死根本。障出世法。故曰障
道也

四隨所作犯者。立謂隨作五篇之罪。則隨結也

◆會本須卷中二之二

◆處疑義

及多女人是也者立謂雖有多女猶是屏也要有男子方免屏過上言無第三人者還是約男子也累見論解二不定或云屏者若至檀越家屏處坐波逸提若出已更還坐一一提若衆多女人共坐衆多波逸提罪

廣如前篇者自意云指前篇聚中明二不定罪體是也今此但明罪相耳上來釋二不定義竟

第三篇三十捨墮

此下正當第三篇雖三十九十前後又別然罪性均等二悔處齊故有百二十戒合為一篇問所以分為先後者解云良以因茲財利取納乖方生罪壞道欲洗心悔必須上境方能絕滅相續貪心心事既捨墮業須還故明捨罪作法是難所以先列三十然九十墮若單悔則人但斷相續即成洗過作法既易故次後列先難後易義有由也言尼薩耆者尼薩耆梵音此方名捨捨有三種謂捨財捨心捨罪也波逸提者此方名墮故曰三十捨墮此即帶數釋也崇破云古舊諸師多依論釋捨有三義今解論無三義正文據理但捨財故名之為捨若以捨罪捨心名為捨者是則單提亦應名捨今詳多論第四卷云衣已捨罪已悔畜心未斷若更得衣是後衣於前衣邊得捨墮又云衣已捨畜心斷罪未悔正使多日得衣衣捨作吉羅懺既準多論心若未斷染後衣犯又罪未悔亦染後衣不同單提心罪未捨無有染義故知崇破不應道理

就三十中略以二門分別一遮性不同二僧尼差別初遮性者迴僧物一戒是性戒餘二十九是遮也二僧尼差別就三十中有十八戒僧尼同犯故律中單列戒本有十二戒三種不同故尼別也初有二戒有無不同如過前用雨衣蘭若六夜此二戒僧有尼無所以無者浴衣常用尼為佛開既無時限非制所及尼是女弱蘭若不行故無離犯二有一戒犯同緣異長鉢僧尼同畜故名犯同僧限十日尼制一夜故曰緣異問所以然者答僧是多利故開十日擬於續散又僧不制伴故開十日覓人說淨尼則反前故也若爾尼畜長衣有伴可說不應同僧十日答鉢不同衣未成非鉢無長可犯若鉢已成即須對說衣營未成

皆有長過一日。謇縫。不得成辨。故開十日。若爾長衣未成有伴對說與鉢相似。何爲不得。又解衣開十日。據但三衣者爲言。以十日內開成不須淨。故若說淨者亦制一日。若爾何以同開。答一開已後同至十日。如病開粥。不病亦同。三有九戒輕重不同。謂五敷具。取尼衣。浣故擔。擗尼吉僧提。皆就希數故爾

初長衣過限戒者　財畜爲分名之爲長。越於期數。故言過限。又解三衣之外。曰長。違期不說名爲過限。此是所防。戒是能防。能所通舉故曰也。違佛四依者。四依之行泥洹近因。初受戒時已爲說竟。皆言奉持。今則多畜長衣。故不說淨。故云違也

若長廣互過減。皆不結者。立云。總有九句。三三分之。初三句。一長中過廣中過提。二長中過廣中如提。三長中過廣中減不犯。次三句。一長中如廣中過提。二長中如廣中如提。三長中減不犯。後三句中。一長中減廣中過不犯。二長中減廣中如不犯。三長中減廣中減不犯。此九句中唯四句犯

三衣雖不受持日過無犯者。礪問云。不受衣罪輕。離衣便罪重者。亦可破夏罪重。不安居罪輕。答安居有時。限受衣無分齊。故使不安罪重。不受衣但吉。被安不廢修道。故破夏罪輕。離則闕資守護。故罪重。以三衣無長可防者。謂三衣是限分之所有。更無犯長之罪可犯也。謂說淨法本擬防其過。我今將作三衣。三衣既過日無長罪。則淨法失也。勝云。緣有三衣望三有餘。即有淨法防長。今無三衣即當衣體更無餘長可防。淨法即失。故言無長可防。又比丘有緣得藥等者。立謂此舉月望戒中但三衣人故也。若一衣三肘五肘外者。立明三衣中兩衣先具。唯闕一衣。今得衣財計一衣所用之外。即便說明者約闕一衣也

月望衣不割等者。引此月望衣難意者。難前言藝指爲衣則免長過。何以月望衣中不割。贅縫日過成犯長也。贅祖含反　通俗文云。綴衣曰贅。贅是細竹也

以上諸文故須第一是巳者。簡他衣也。以三贅別人物雖在巳邊日過無犯。以一日所成者。立云。二解初言是第十一日。若但是十日則未犯長。此不當也。後一日者。謂由初一日受得衣。故使我犯也。若不由初

一日受得衣者。至九日來有何可犯。故知由初一日得衣故犯也。勝云長易故一日成五條二日成七條四日成大衣五日成。以長衣易作。故一日所成也。濟同斯述云此是論文

若忘等緣者。立云此言謬不作屬已意也。忘有兩義約懃惰者。前言懃者。關惰者不關。注綿毛之類不須說者。立謂如莪手子小綿也。若大不成衣相者如棉綿等須說毛亦復爾。若直是毛故不須說。若已成氈仰須說也。以西國人通著氈衣故。見心疏云毛綿氈限可約者。則為衣相自餘求。或尺寸不定。如毛束綿也本非衣故何得應而有說也

至十一日地了者。立謂明相也。案見論云西國音阿留那。此日明相。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照閻浮提樹身東方色黑。若照樹葉則青。若過樹照閻浮提界則白。三色並是明家之相。白色為正。若不應量同前者。謂同前多論犯吉也

問能染應量所染云何者。立云此問意能染既是應量被染之物具不應量為犯。以不答意。云能染若是應量所染通量俱犯捨也。若能染是不應量財。而所染應量不者。答意云盡染謂能染是不應量所染是應量也。准五分針三綖一皆須說淨不作得吉也。謂衣鉢雖有大小。罪有輕重。然莫非是犯。今言大提小吉者。此相非故得名。提無大小。對吉稱大。吉既無小大對提曰小。問畜不應量物論犯律不犯。今如何通答攝護從急可如多論。斷罪從寬即同律制

注云前句不共活者。立謂指上祇文二人共物未分若施僧衣未分者。雖久不犯欠也

邊方關五事者。案四分阿槃提國大迦旃延弟子名億耳。住在阿槃提國在拘留歡喜山曲中。欲受大戒三年乃得見佛。白和上言我欲見如來。和上令持五事往白世尊。既到掘山禮佛已。勅阿難為客比丘敷床。當夜與佛同宿。與佛共說法要。佛極稱贊并陳和上五事。佛明旦集僧。開斯五事。許阿槃提國并餘邊方。東方白木條國已外等。俱開五事。四分億耳三年求師僧乃得。五分六年。僧祇七年。母論十二年也。賓云此億耳者是商人也。非是守籠那。其守籠那亦名

億耳但是名同。兩人各別處。所守籠那自於佛所出家得道旃延弟子億耳邊方出家受戒後方見佛。言五事者。一邊方僧少開五人持律受戒。二多砂開重草履。三邊方多寒開皮臥具。四邊方多塵土。開數洗浴。五邊方僧少長衣入手數滿十日說淨。有人云其四事獨開邊方。其長衣入手開十日。此一先開中國。後開邊方。非獨開邊方也。恐之賓云。此戒緣起阿難得衣擬奉迦葉。不知云何乃問佛。言迦葉何時當還答。却後十日當還。因開阿難長衣十日內不犯。然今復言億耳請開五事。長衣入手七日說淨。何以二文緣據不同。解云億耳在前請開五事。唯被邊方。然中國猶未開十日也。後因阿難之緣。方開中國。從此已後中邊俱開十日。問阿難得衣擬奉迦葉。迦葉既不在。無畜衣之心。何犯長。解云但是阿難施心未決。故恐犯長。佛開十日。令其佛籌量本意。恐迦葉犯長。由迦葉未知得衣。何長犯長也。所以知非開迦葉者。故疏云。何以開十日者。為籌量施入等。故知是開阿難也。准此餘方未必手捉始犯者。立謂將邊方開文以

望中國。指中國謂餘方也。謂中國不必手捉竟數滿十日。但作屬已意數滿十日。即犯邊方。開故必須入手數滿十日方犯。中國不假入手。但作已有想過十日即犯。故下引了論四句。正成此義。有人云後因請佛開其邊方。衣入手數滿十日也。若未請前衣雖未入手。但數十日即犯。此是定義。案五分云。億耳比丘白佛開五事前四可知。五者若此處比丘寄衣與餘處比丘。比丘雖先早知衣未今不犯長衣罪。今據此文具知中國不假入手方犯。伽論十日衣云何為犯。謂入手若膝上等者。立云此明邊方。指此文對上言來。上則中國不必手捉。此則邊方入手方犯。要須手捉至肩上膝上數至十日方犯。若但屬已未失至身邊不犯也

了論四句有物眼至得非身者。如人施置地而去。比丘雖以手舉竟未捉也。人算數至衣蘇等者。立謂從得衣日數之為初日也。算至十日須說淨也。亦可算計為我物也。言衣蘇者。崇云准了論蘇造加法過七日即犯長也。二有身至非眼至者。立云暗中送物比丘捉竟內於匱中。此計日滿須說。三有眼身至得者。

令之變也

立謂人來施三衣物令比丘受竟不作處已意物雖
在比丘處不得言日論犯之四有非二至得者立謂
如暗中送物疏云弟子施師一段物在其床中比丘
既不見又不手捉計日過十日亦犯
若初日得衣二日不得等者立云犯捨二日巳後既
不得衣可染也淮疏注云不犯有八一若不得衣故
知初門是引不得衣也律中有八門初得不得自有
十章轉降作句得四十八句乃至超間倒摘等云云除
無法緣是犯者謂無下淨施失壞之緣則犯也二中
間淨施者立云初日得衣未說淨二日得衣乃至十
日得衣盡持說淨說至十一日來但初日衣犯捨若
中間淨施者皆不被染也三遣與人者宜謂初日未
說淨二日乃至十日得衣將與他人至十一日來但初
日衣犯捨中間與人者無犯四失衣者立謂初日得
衣未作淨二日巳後得衣者既失十一日來但初日
得者犯捨中間失者無犯七親厚意者謂初日得衣
是自受第二日巳後得者爲親厚受至十一日來但
初日得者犯中間爲他受者非犯八若忘去者謂初
日得衣不說淨第二日巳後得衣竟即忘卻至十一
日來初日衣犯其忘者盡無犯
昔以財去畜心染犯者立云昔人即勵律師也云犯
長衣財於五衆邊貿得餘衣畜心不斷故染犯捨以
後新衣須更捨懺由先畜心能染後衣也言吉者礪
云舊用吉也又云礪宣故吉今宣解不然但懺先提
此後衣體是淨不須捨也律云犯提者謂先衣提也
昔者不應輒貿也宣云先衣上得提昔於後衣上得
提也
言論中不爾者此鈔主通論云破前古師義也論是
多論故引之破於昔義也二若先應量捨物更貿衣
財即作三衣等者立謂此上雖引二句但是相從故
須明之今文正須明之今文正須此義以定今文也
作三衣者即應量不應量三衣也
故律云尼薩耆衣不捨不應與人乃至作三衣等者
濟疏云不得與人者既犯過義須捨淨媿於罪失
直徇乞人側本淨心豈在財物故不淨財施後受穢
果必欲與人如律捨造也不得作三衣法服不容非

今實疑者〇誤疑寥

染故不許也
已下明不犯法若作失想亦同上解者立謂同上無
心故畜不犯更開十日也深云先說淨物標心施他
淨悔不與即盜罪故律中施已還取是也更須說淨
不者又墮以是盜得理同新來故也
取著資對失燒漂若先自有犯長之衣取著不犯故
曰也然許頗有過十日衣即一夜離宿等者立謂此
明一衣之上同日得兩罪也即犯長衣犯離宿也賓
云計理捨時但捨離宿一衣之上無二過故先時犯
長直爾懺提今引此文來意證知犯長衣得作三衣
也此論無三衣者故開作也若有衣即不得用故律
中尼隆耆衣不得與人不得作三衣等礪云若比丘
先闕三衣有犯長即將此長充三衣持不須捨之若
販博衣不得充三衣持以無長可防故也此據有本
三衣者此是答前文也今且充衣色者立明此即正
明今文意也下引見論遭賊等著五大上色以類此
文理令得也
若他與被不合說淨者賓云但相傳解云釋疑故來

今成疑有

若他與小物可言不犯他爲作被應當是犯釋云不
亦犯亮云舊人解云被是重物不須淨施故非犯也
今言不爾但約他與我作被故非犯也律文之中上
更有語鈔不具引律云若取著他與著他與作被也取
著如前解亮若他與著者他犯長衣將與我著故不犯
也亦是釋疑故來此顯不同他人犯長之藥若與我
者不許服也以藥味是通一人犯長他不合服衣是
別屬故他犯長我著無罪被如賓釋立謂約已成被
故不須說若是被段衣財即須說之以是輕物故也
若付衣者遠行者立明兩人共活一人受得衣竟安
著慣中即遠行住伴不得說不犯由隔故爾非情過
也言付衣者謂所付之人也疏問曰何以不開直令
畜長而與結戒說此方便答佛法以少欲爲本結戒
不令畜長爲衆生根性不同故後聽設此方便故耳
離三衣宿戒第二　先明制意所以不聽離衣宿者
夫三衣者蓋是三世諸佛應法之服資身長道爲要
理須隨身如鳥二翼許是無暫離常願奉持今置衣
在此身居異處寒暑卒起忽須難得又闕守護容成

失奪事惱不輕是故聖制人衣異處曰離賓叙西塔
每云人衣異礙者好以其染礙非異處故逕夜名宿
久則事慢促則致惱限期一日過則便犯故曰也
三衣人異礙者濟云所以不言異界而言異礙者以
界中有礙雖復同界則不免失衣故不言界也礙名
是寬以攝界故下文有界礙是也四不捨會者既
不得會又不遙捨也五無因緣者謂衣重得法及迦
提月等是也

三衣五衣者五衣謂尼所持五衣也祇支覆肩同三
衣不得離宿也不同昔解者立謂古人云離長衣犯
吉便引例云百一是佛聽離宿犯吉長衣佛亦聽如
何非古今解不然百一加法受持離故結吉長衣本
受持但淨施則人有所依故離則無罪

又三衣是制通上中下者佛制三品人俱衣也以是
佛制故離則得提百一是開離但犯吉礙同三衣六
物同是資身所以離三衣失受而犯提罪餘衣等輕
者何答三衣止制受通三品今若離者違制罪重而
失法餘衣物等開於中下為資道不足今若離者對

※捨一作持

※抄入開歷二字

※開疑聞

開有異唯得吉羅而不失受若爾鉢亦正制離何以
輕不失受法答衣是資用寬許無暫離故違得提失
受持鉢但一用用有時限有須故輕而不失受法百
一助身開於中品者立云此是三品准心疏物有六
品王如上士面王報力殊異胎衣隨長（謂生時白㲲隨身而出）
未假資待及將入法誓不服餘大聖知機任聽但一
使能自靜緣濟修道（後出家時聖命善來此㲲變為法衣）一者報力次
強堪耐寒苦隨緣施造不以為難制畜三衣並須持
奉（即但三衣人也）三者雖制畜三首足猶露力薄心疏寒苦
所逼神情亂涉無心存道如來量機開畜百一記識
受持第四人者形報微弱心用非利待時待處須暖
須好若得供給便能進業制同上士翻為退道故開
畜長隨施聽受令彼獲福此得資道第五人者報力
最弱要假重物方能濟苦寧身進業可有階漸故開
被褥車轝重物依教而畜以事重故不合說淨第六
人者須得衆寶莊嚴房宇方得安心分別功德論天
須菩提聞說麤衣不肯入道索諸寶舍佛令借王一
切供具比丘受用一宿得道佛言當知悟道在心不

○鉢入簡眼二字

悔形服自今已去須者開之上雖通開不爲養報如來出世爲除我本如持世佛藏若不爲除我倒故在我法中不得用一杯之水一納之衣爲解脫煩惱故者如涅槃云雖復十萬不以爲多行者自量據位何在又如母論云若無戒行而受衣食不向地獄者衣則離身食便破腹斯言甚矣何得自擬立云如大集云破戒比丘不得受信施如亭歷子又如佛藏經云如折一髮爲百千分破戒比丘尙不能消一分之施況復四事供養也云云景問曰迦提之月既得離衣亦得離鉢不答不得衣有三故離一餘有二可得披著鉢唯有一故不得離

三衣人異礙者就此戒中別緣有六今約第三緣人衣異礙中廣明四礙及十五自然界一一解釋云云

上之三礙通界並有等者立謂染礙情礙隔礙此三不開作法界及十五自然界若隨有此三卽失衣也若論界礙彼此不通者立云此界非彼界此蘭非彼蘭此樹非彼樹各自別攝故云彼此不通此皆是料簡上來四種礙也僧伽藍有一界者立謂既無三礙但是藍之一界也

○謗疑非云疑方

形露等者立謂緣起中比丘留衣在村往取時衣帶解比丘形露乃至慚恥因過白佛佛言自今已去不得置衣在村若欲結衣界卽須除村云云村有五義者一爲除誹謗二除鬬諍三生嫌疑四護梵行五聚落是不定衣界是定欲明村中有此五過不得置衣欲結時除村言聚落不定者謂村或時來或時去也村中卽有男女於比丘上知前四種之過也言誹謗者應師云字林作誹[云味反]誹者謗也謗者毀也性相乖忤多致譏逆等者謂與女人性相翻也女以染欲爲性當相調哢令爲惡業比丘常有護戒淨善之心故曰乖忤忤者逆也是以論中云女者出家之怨也古師云要男女共處名村不得置衣若單有女人但名染礙一門攝所以多論男女同居名爲村也

若水陸道斷離衣開無過者深云後見衣時須更加法僧祇寺門外不捉戶鑰等者立云僧祇無勢分故須捉門屋梁頭也以與界內連故開不失衣也言戶鑰者謂既不進房但戶鑰鉤在手中卽不失衣以

尋香

開閉自在欲會卽會也言十二桄梯等者立明門戶旣閉更不得進若有此梯得登來往上下會衣故開不失也

兄弟分齊等者案祇云兄弟分齊處此名家界若兄弟二人共一家於家中別作分齊兄不聽弟入弟不聽兄入若比丘在兄分齊內衣在弟分齊內失衣若語比丘言俗人自相違於法不礙任意止者爾時隨意置衣不失立云此兄弟雖同宅住以衣食事業各別故身在兄家衣置弟舍則失也王來界內等者以王出時持更唱還軍兵森然以妨來往卽曰情礙王若與夫人相隨又或染礙及以作幻作樂人等者立問王妨比丘來往是情礙樂幻等人不妨來往豈名情礙解云樂幻之人雖不妨來往爲其多相調挵容壞梵行故是情礙濟云幻謂幻惑眩亂人心如玄奘法師入於西國彼大齊日作樂奘古樓上上尋於經文時戒賢論師相喚看樂奘曰去家百萬餘里尋求聖教情非樂戒賢勸觀風化看亦善矣卽相隨者乃見幻者化作一城名曰尋香城以西方幻人傍村尋他飲食之香而往乞求以作幻相設故曰尋香其城中有一小兒將置杵頭復著一杵柱下如是相接有無量杵令此小兒上天去又約勅云愼莫偷其帝釋華果彼必殺汝須臾之間小兒漸高入靑雲中漸不見之少時卽見一脚下又見手下又見頭下其行生主乃言此小兒盜天華果被殺如此遂卽收取頭手足

決疑呪

決云卽變成於小兒走去如初又近見西方幻人至京中賣驢其買者乘驢還舍明日見是一束草尋卽趁驢主行至西涼州東界見本主卽搦來其人卽言我有田取收刈將粟還汝卽待他刈粟打治量粟准錢雇車載歸行到中道看之盡是砂土也

上之三礙入此二界者立謂作法自然二界內若有情染隔三則不得依界護衣必須隨於身也二界各別通得護衣者謂作法自然二界之內無上三礙各各自得護衣也

今明自然有十五界者偈言藍聚場車船村舍堂庫倉蘭若井水道弃及於洲界此十五種前之十一出四分律下有四種僧部明也四分中將此十種自然

爲一百句。謂此藍非彼藍。此藍非彼樹。此藍非彼場。此藍非彼車。如是等得十句。須將樹爲頭。亦得十句。如是●平將爲頭。各得十句。合成一百。其律文既有十一个界●那只約十界作百句者。答蘭若一界。律中離在後明●故不入數也。云云所以須作百句者●阿●圻故須作也。人情意謂此彼俱藍。人在彼衣在此。應不失衣。恐有此執。故須言此藍非彼藍等。餘句例然

各有四種者。立謂藍村二界。各垣墻柵籬四物爲相故十誦名●句可分別聚落。即此村界是也。謂四相若周。名可分別也。無毀曰垣。有覆曰墻。又云高者曰墻。低者曰垣。木作曰柵。竹作曰籬。籬墻不周四周有屋者。立謂但有其屋而無籬等間遠。名不周也。有人云。四周有屋者。謂若無垣墻等四相。但四周有屋。亦成僧村二界之相也。故言四周有屋（此解頗文大好）

此等諸相不周。伽藍相壞。樹車襲生。故云若干者。立云。此是故師義也。言僧伽藍裏有若干界者。此是律文。古師解云。謂四相不周名藍相壞。中有樹車等界則起。明若干界也。今宣意不然。謂四相若不周。本來名藍。何得言藍壞。其中樹車等。但是別界。豈名藍裏有若干界。律言若干界者。上三礙耳。若藍界中有此礙。比丘不得自在往返。故名藍裏有若干界也。案首疏云。文言僧伽藍有一界者。謂籬墻周遍。是名一界。若不周遍。彼此房樹勢不相及。故令明之。此止是別界不名僧村二所者。從此已下是鈔主正破古師義也。僧村界四相不名僧村之界。其中樹車等自立。故曰止是別界也。古師解僧村中有若干界者。是樹車等也。今鈔解若干者。是三礙也。然雖破古師義。古師義亦有道理須知

乃至舍屋尼寺聚落道行界亦爾等者。立明右尼寺等中。遞依院相護衣。若衣若有三礙不得往返。則失也。言屋舍者。眼目之異名。北人呼屋爲舍。南吳喚舍作屋。準祇文。此屋舍界壁四面。外各得二十五肘。是衣界體。若準四分。則有勢分

三樹界與人等者。立明樹如人高。起不得礙頭。即得約此護衣。此麤極小者爲言。謂身在下坐。各枝葉所得蔭內得容身者。即得護衣。且約獨樹。但得依樹。若

●平疑互

●阿圻二字未詳

●句疑曰

有異樹相接不斷。中間不見天日者。即得通護一俱盧舍也

若樹枝偏長等者。立謂或一丈十丈皆得護衣。林界衣在林中十四肘中不失者。此約極小之林。有四樹相接也。此林有人來往無衣界者。立謂有男女樂幻術人等在林中。則有情染礙起。不得約林而護。故曰無衣界。大林無難者。立謂無三礙起。故曰無難。大林者齊一拘盧舍。小林齊十四肘。此限定也。若林減十四肘者。但得隨體大小。不得依十四肘爲量爲林體大於十四肘。復狹拘盧者。則不得依體大小。便但依十四肘也。若林體大於一拘盧者。不得依林體。但齊一拘盧爲限（重就立口決之是定義 然意猶疑未詳當也）勢非廣及。故衣界狹小者深。云此四分文。且舉小林之量。計有十四肘也。非謂林界唯只得若干肘也。必若無難。依前十誦一拘盧舍爲體。今此舉四樹。就極小言之。若減四樹。止得名樹。不得稱於林也

◆蒲鈔作蒲

祇。蒲桃蔓架四相取二十五肘者。立謂蒲桃是蔓草生也。祇中言各架外四面取二十五肘。爲自然衣界

◆插入齊字　◆插入在字　◆字疑冗

體非謂令架量齊也。若四分但各外得十三步勢分。下樓閣等亦得齊柱。外取二十五肘爲衣界。體案祇云。樓閣梯道。外各得二十五肘。爲衣界也。樹界各去樹葉外得二十五肘。名衣界。若比丘置衣樹下。過二十五肘外乃失。一切蔓架外各二十五肘爲衣界。若著衣在蔓上身在下。宿或衣在蔓下。身在上。宿皆失若繩連著身方不失

明了論解者。謂衣在樓樹下。身在上。何故失。由衣在下。忽有情染等礙故失也。若身在下。衣在上則不失。此言未了。下更決通。謂今言如是者。皆約先未有難故也。必若先有難人。衣手在上下者俱失。立云由身在上衣在下。恐有三礙冥然失也。言衣在上身在下不失者。立明衣得落下。身得上取。以自在故不失也。其樓樹大小者。如帝釋樓一由旬。得也。樹大如閻浮樹高百由旬亦得也

四場界者。立謂依祇場外得二十五肘。四分有勢分也。五六車船二界者。此明俱在陸地。又復住者。故約迴轉處也。衣在車船中。身在船車迴轉限內不失。向

若船在水中。出船即。失由水界別。故案祇律。云陸地
船及住車。比丘置衣船上離船過二十五肘失衣。內
則不失
中車杖所及處者。此人乘車牛盡不騎牛背。但車上
坐以杖打牛。今約此杖有衆多車。前後共行。或身在
前車。衣在後車。但車車相望。牛杖相及。名為一界。不
限多少。縱人衣互隔千車。但中間無雜。皆名衣界。徹
船水等。有多住處等者。如大驛馬及餘船所等上。有
多男女。同上比丘得自在往返。衣則不失。若有情染
等礙。則失僧祇第八云。若比丘浣衣於船上。曬風皷
盡向外者犯。若半在船內。半在船外者。尼薩耆。不礙
故盡捨。是名船界
七舍界者。立謂是獨屋無別院。相其院相外開勢分
也。若據村聚相後當廣說者。近指下文三行許之善
見無市云村及多論四句是。也僧祇若樓閣梯橙道
外得二十五肘者。立謂樓閣四面四壁。外面各得二
十五肘。竟今齊梯車根下。更得二十五肘。謂隨梯車
所安之方。得二十五肘。餘無梯車面不得。今言道外

◆疑計

◆[illegible]鍱

者。齊梯車下。已外名為道外也。梯車只是踏道也。齊
梯車根四面得二十五肘也。此梯從閣外安也。重就立決之關
景云。唯梯橙外一邊不通。三面也。準四分庫倉界
明內為言等者。謂齊柱內也。對上祇文云壁外更得
二十五肘。是衣界體。四分唯許壁內二文不相同。對
出也。言明內為言者。戶限之內名為明內。戶限之外
即曰明外也。言兩無任得者。立謂僧祇無四分庫倉
之勢分。四分無僧祇樓閣外之二十五肘。今欲道行
俱得。故曰任得。景云。兩無任得者。僧祇有樓閣。無庫
倉。四分有庫倉無樓閣。僧祇欲取四分庫倉亦得四
分。欲取僧祇樓閣亦得。故曰也。自意云。四分雖明內
為言。然有勢分。僧祇外得二十五肘。今欲依四分勢
分不取祇二十五肘。此是一無。亦得。若欲取僧祇二
十五肘無四分家勢分。復是一無。亦得。故曰兩無任
得。謂一邊無勢分一邊無二十五肘。故曰兩無任得
對上舍界因解聚落者。立謂四分直明舍界不云聚
落。然復聚落與家若為因緣。故准多論四句分別
是聚非家者。立云有兩聚落。其聚院間狀如兩京坊

也二个聚中各有一家今則依聚得護衣也不須依家沒却家名但得依聚故曰是聚非家也景云二聚各有一家但名聚落不名家界所以然者若各有兩家相對名聚既無別家相對故不名聚也有人云言聚者約院相周圓若言家者約張王之別也二是家非聚者立謂唯有一聚無別聚相形但名家也夫以聚者要有二聚相形待故得聚名也今此則依家護衣由聚既大中有兩張王等家恐有情染礙等今依家護衣不得依聚沒却聚名故曰是家非聚也三亦具二界聚落有二各多家是者立謂有兩聚落相對之中各有多家但得依家護衣也

言別界者雞飛不及等者立謂以是勢分外故名別界也案多論第四云聚落有一界亦有別界相接聚落是名一界不相接聚落是名別界言不相接聚落者雞飛所及處箭射所及處慚愧人大小行處分別男女處若聚落只有一家比丘身在家內衣在箭射所及處或衣在家中身在箭射所及處皆不失若聚落有多家衣在家中身在箭射所及處等別失衣以家界別故四邊聚落各有一家若有車梯迴轉相及者案多論第四云言相接聚落者四邊有聚落以十二梡梯四向到墻上得登出入身在梯根下臥置衣在四聚落則不失衣梯四向相接故此亦約四个聚落各止有一家衣隨在一家內故不失衣若聚落有多家衣在家內則失衣又聚落中雖有一家若無梯橙衣在四聚落則失衣以不相接故言車者論又云復有相接聚落界如兩邊有聚落中間有道容車行來若車軸兩頭到聚落以衣著一頭人在一頭設在車上俱不失衣以車連接故設聚落止有一家以衣在一家內身在車上臥亦不失衣若無車者不成相接則失衣也聚落止有一家衣在家內車梯上不失等者深云此為屬前多論四句中第一句也若衣在外身在家中亦爾者謂翻上句也謂身在家中衣在車梯上者亦不失之故曰亦爾若衆多家衣在家內身在梯下失者佛多家故情見不同各有分齊又是情礙或容染隔故即失也深云此句屬前多論第二句也

◆疑位住

家有一界別界者立云兄弟未分同一事業是名一界若兄弟分張異食異業是名別界卽名此別界以爲族界然族界復有一界別界以兄是一族住處各別不相關涉是名一界言別界者謂兄弟雖不同食而同造食處取水處大小便處由其各共來往故此取水等處是若干界若置衣取水處而身在別房卽失衣也故言別界或大小行處衣在族家內皆失衣也故下文云若在二處皆失衣卽斯義也以其身在井邊衣在家中名爲二處也

族亦有一界別界者景云雖有多人以同衣食故是一界言別界者景云雖同一處住以分各故衣食不同卽是若干界也雖復不同而同造食處取水處等以多家來往取水等處卽名別界若在二處皆失者身在族家內衣在取水等處故曰也

僧祇四聚落相接乃至手足各在一界等者案之四聚落界相接比丘衣枕頭臥比丘頭在一界兩手各在二界脚在一界衣在頭底衣離頭者失衣若車於此四界上位車柂在一界車後在一界左輪在一界右輪在一界若置衣車前身車後宿置衣車後身車前宿置衣車左身車右宿置衣車右身車左宿皆失衣也

若同見同論者見謂九十六見是外道所執也論謂外道之論四圍陀等論也若諸戲笑人遊行營處如前等者立謂比丘外道舍彼雖同見同論各有作幻人樂人國王來往遊行此中則是情礙失衣也取水處等者如前族界所明也以取水等處有衆多異見異論外道來往此處則是別界故失也若同是一見外道取水處等不失

◆許疑仵

上竝四分無文理須通允者立謂從上舍界已上諸許處文非四分有也雖是他部之文理須通用允者信也

八堂界者律云多敞露等也者立謂一面有壁三面無壁等是也

◆似疑有

注假以樹量大小等者以空野蘭若處無似分齊故用樹量取七弓等也如虛空無丈尺以丈尺論於空是也衆有其勢分七十有餘者礪云總唯有五十八

◆丈尺疑分齊

步半擲石及處。是界體故也。不同僧祇七十三步半。也上來釋四分十一種衣界竟

十誦比丘與師持衣道中行者。謂弟子爲。師持三衣。在道。行前後去師遠。即値明相恐失衣。白佛。佛問相去幾。何令亦得四十九尋者。且約闊大之道。如長安大路。可准此論若如小道一邊逼水。一邊蘭若者。但可論縱。不得論廣也。准應身在樹界蘭若也。者謂今言將衣在道。枕頭起時失衣。者非謂身衣俱在道中。也謂是衣在道。身分在蘭若及樹下。等將衣枕頭眠起時明出。以界別故失衣

若弟子夏未滿等者。謂未滿五夏。以隨師行遇人說法。必貪聞法。不犯離師罪。但師失衣也

此義轉車界中廣明等者。了論疏云言轉車方便者。比丘出界頭陀。値明不及界。恐失衣行至寺門數步不知如何。佛以慈愍故。方便開之。令取一杖以隨伽藍用何等爲四相。或壍或籬墻等。隨其高處將此杖量之。若以壍爲相者。其壍必有大小淺深。若廣而淺。量廣爲量。若狹而深量深爲量。若籬墻爲相者。取高處量之。若四相並低淺。或無墻壍等相者。可隨界邊。有大樹竹等。取極高者。用杖量取高處爲量。以將此杖一頭。置車中央將車置明相出時身至處。望寺門。邊相去之中。間迴轉此車。若杖一頭及墻院令此人住昨日明出處。轉車若杖頭撥著此人。則不失衣不及此人。即失衣。此名轉車方便義也。若有人來往衣不隨身失者。謂王作樂人女人等來往故失也。僧祇水道行界得二十五肘者。立云准祇文也。以是淺水不乘船。於中洪水行得二十五肘。名衣界體若深水垂。船船自別界出船即失

十五井界准僧祇亦二十五肘者。景云此舉置衣井。蘭傍四周一面各得二十五肘。若衣在井內則不開。之要須繩連方免失也。窨窖等者。衣禁反北人多爲。之屋下穿穴暑月入內取凉。或將置飲食冬日則不。凍夏月則不壞也

諸部並無勢分者。首疏云祇無勢分。若爾何故車杖船。等皆二十五肘者。此是界體非勢分也。十誦亦無若爾何故車界去杖所及處等者。此並是界體。本非

緣疑謂

勢分聚落簷所及處等事亦同然諸部並無唯四分一律開有

彼有擲石之文別爲餘事者謂彼雖明擲石非是護衣界之勢分也以擲石事雖是同而所爲義別案見論中明盜戒明盜之處所緣蘭若聚落俱是盜處其中有物盜取犯云何聚落界謂取不健不羸盡力擲石所及處取石落處不取石勢轉處齊此屋外石所及處以還是聚落界若聚落無籬者住屋欄水所落擲石也又(露數僧戒中云比界墜一擲石外吉二擲石外提)唯不通法界者立明十五自然兼開勢分唯作法攝衣界則無勢分謂等是衣何以自然衣界則有勢分作法之界則無勢分者礪答云開不重開(本制隨身今對結攝衣界已是開文何得更開其勢分)宣答云有法故無無法故有(作法衣界是曰有法故無勢分自然衣界是曰無法故有勢分也)

祇云比丘有緣乃至借俗人被等者案祇第八云比丘著上下衣入聚落有女人語比丘言我今夜欲供養形像當助我料理比丘即初日沒欲還恐塔留宿若彼住處諸比丘有長衣者應暫借受持若無比丘有

爲疑若　祇乃疑乃誤　挿入內字　者疑中

尼亦從彼借若無者俗人有衣被從借作淨安施紐然後受持若無是事後夜分城門開者當疾還寺莫踰城出到精舍門猶未開者當索開門若不得開應住門屋底若無門屋應內手著孔中有二種若門孔若水瀆孔若水瀆孔中若先內手脚脫有蛇蝮應先以杖驚之然後內手與衣合若無孔者應踰垣墻入應作相令內人識莫令內人疑是賊相驚動也若不得入當疾持衣寧無衣犯越毗尼以輕易重故景云若不作淨不安紐成受持得失法罪注云以門屋梁達界內故彼律無勢分以此爲自然界體者立謂既不得進但住門下以手捉梁即不失衣由彼律文無勢分故故須捉梁深云開捉梁者非作法攝衣界也但是僧村之界耳若作法界要須會衣立又解云祇約二十五肘爲衣界體者此約餘井堂等有之爲僧村二界不開有也以僧村二界四相既周故更無二十五肘又云以門屋梁頭乃不同四分應知者此注有病若言祇無勢分故須門下而立乃至內手孔中四分既有勢分則是不須內手於孔者其寺門既閉身

疑注

在門外即是隔礙用在勢分何登豈以在勢分故即
免失邪也
若准此言必界內有上三礙等者立謂雖作此法必
界中有三礙猶不免失謂上令捉梁據界中無三礙
若有三礙身在界中當須隨身若捨衣須界內隔礙
及界外事者水陸道斷急難等緣名界外事故須懸
捨若不作上三事者一須在擲石及處二謂有情染
二礙須手捉衣三謂有隔礙遙捨
十五自然衣界各別不通等者謂彼藍非樹樹非車
車非船隨所置衣處不得相離故言各別不通也對
此引前依律百句來此明亦好
雖有樹舍沒名等者以僧村二界中有樹車等界者
以僧村四相既周但得依僧村護衣樹車等自體不
立故曰沒名也諸界相望不論強弱者立謂十五界
中唯僧村是強能攝樹車等界其餘十三皆無強弱
不得相攝故戒疏云如樹車等不論強弱蘭若一界
不守自性全是其弱僧村二界互兩相形則俗強僧
弱何以知之俗人入寺別有村界比丘入村無別藍

力疑內

界礙亦判云僧村是強蘭若最弱以蘭若中有樹車
等則沒蘭若也諸餘樹車等全無強弱准願律師解
云主強客弱如樹下有車車則是客樹則是主但可
依樹又如場上有船船客場主但依場也如是例餘
此願律師解爲勝對下有車別有車界乃至無別勢
分等者立謂樹下若有車二界俱無勢分以出車屬
樹故更不得開勢分也深云車樹二界相形無有勢
分謂車界是樹之勢分樹界是車之勢分故無別有
勢分此解好 景云以樹界力若有車之時車界即生車
界雖生而無勢分以在樹界內故不妨其樹而有勢
分立又云車外是樹若出車屬樹更分車之勢分若
出樹至車亦無樹之勢分也
若僧村二界勢分有樹乃至中分勢分者立謂僧村
界外勢分之內有樹車者不得盡用僧村勢分須與
樹家一半勢分也景云以僧村二界勢分無力於中
有樹樹界起非止界起亦有勢分故言中分勢分也
餘車船等准知立又云僧村二界相去不遠中間即
須分勢分也如此例餘者謂有餘車樹井場等界若

一家勢分內。有餘界者。即須半分勢分
如淨地不周通置食不犯者。引此文來意者。證知上
亦從車四而若周能攝車船也。若堂庫四相不周。則
不攝於車船。如淨地不周不能攝食也。若互錯涉各
有別界者。立謂堂庫是邊能攝餘車船。若餘樹車船
等不能相攝。雖有交涉但是別界也
一別人作法或對首心念者。立謂既不得會遮心念捨
也。有人則對首。無人則心念。故曰對首心念也。以輕
易重。亦有小罪。二對僧作法離有二等者。立謂今文
約人病衣重開離及共作迦絺那衣開離。然法亦不
定。若人病衣重。雖開一月九月離。謂少齊一月。多至
九月。中間延促任當得乞之。唯不得過九月。以夏中
不許離故。但九月也。若中途病差及衣輕限滿等。則
不得離。若迦絺那衣亦不定。雖一時作法開離。若持
衣人出界及八種十種要心捨及限滿等。不得離故
云不定。注云三十已去名為老者。此是多論文也。賓
云約受戒來三十夏也。四分得一月離。案五分得九
月離。九月離者。約前安居人也。後安者。但得八月離。

所以夏中不許離者。以夏中不許遊行。故今若安居
了從僧與法。至來年四月十六日。足九月。後安者八
月半夏滿得法。至來年四月十六日。唯得八月離也。
此上且約法分齊如此。若實而論。病差則法失。四分
約離大衣。五分多論開離七條。由入聚落必須大衣。
又五條常被不許離。然諸部乞法不同。或月月從僧
乞法離。或九月通作一乞法離也。開乞得法在身。身
未行未離。後若欲行。其法在。不為約得法之日論之。
為約離衣日論之。答若病在者。法竟不失。但從離日
而數也。二共作迦絺那衣者。即五月利也。三對處作
法離者。謂藍小界大結攝衣界是也。然亦有不定。若
界無三礙開離。若有惰染等生。亦不得離。四蘭若恐
怖離者。立謂寄衣在村不良家是也。此中亦有不定。
若蘭若中有難開寄。不作日限。若無難衣須隨身。五
王路隔塞者。立謂亦有不定。約勤惰兩人可知。若懃
覓方便不得會者不失。若汎爾有難而不會者即失。
六迦提賞勞離者。此亦不定。若前安居人得此一月
利開離。若後安居人破安居人則不開也。七如五分

僧塔諸緣及諸要事者。立謂此與上蘭若恐怖離異也。上則不限日數。今則唯開六夜。言要事者。即看病等緣也。景云此六夜離與前第四緣蘭若恐怖離此二是同。以他部兼有別離緣也(即佛塔六夜 即五分文也)。四分但言蘭若恐怖而不列別緣。(即四分不言佛塔等六夜之緣) 故舉他部爲一耳。事訖不反吉羅者。立謂雖聽六夜。事了須還。以不還得吉。又六夜未過不得離衣罪。由佛本開日數定故

蘭若通有無者。謂在蘭若中。恐有怨賊將寄俗人。是無法離。既不得會。恐犯捨墮。即遙對首心念捨之。是有法離。故言通有無也

得罪分別下者。深云何故不料簡第一門。謂第一門一向是罪。故不料簡。今言第一第三有罪者。第一犯吉。謂但是輕易重也。第三下文自釋謂作法界內有礙則失是有罪也

五中隔塞或望斷故者。立謂更重料簡上第五門也。此約若作失想謂賊將去不妨實在而作失衣體之想。則失受法。後見須更加法。若懃覓方便而不得會。

心若不斷。無失受法。又須無罪。對僧作法有緣時在者。立云更釋上第二老病乞法離也。病緣及衣重緣若在不犯。若限滿便失者。即九月日滿也。又復守功德衣人未出界。亦名時在。若此人出界。或至十二月十六日僧和合捨。即名限滿。若病差衣輕亦得是限滿。餘一一准思者。深云謂上之七緣。進退皆准此第二門限滿法失等義。准此而思餘上下緣也。巳下明不犯法

注云此謂失體不同者。立明此文失奪想等決心謂失衣體也。然實在界內。故但失受法。仍無罪也。如上弟子隨師行將衣入界謂言失者。疑心不知在界之內外而實在內。故體法俱不失也。故曰失體不同。論云衣不失受者。是上善見論也。深云前是決心故失。此是疑心故不失。故言不同。自意云弟子持師衣。此即令師疑謂失受。今此文中決心。謂受體俱失也

若先慢不攝等者。立謂恒是懈怠人。不將隨身。以佛制無問晝夜。若遊行時常須自隨如鳥二翼。今乃慢故空身出在界外。雖逢此難。故不免失。若恒懷謹護。

息疑衍

以疑比

暫出逢難者故開以情慢故佛息不被前言失受事隔不知等者立謂指前善見文弟子隨師行貪聽法文也又解指前失奪燒等五想也謂衣實現在妄起想心謂失即是捨心但失受法而不犯罪也立又解事隔不知者謂界中有情染等事隔之以心不知冥然亦失受法而無有罪深云牒上文若水陸道斷等離失受無罪也恐非 又恐是指前住子文也彼云想心言在界外其實在內不知在內故決心捨失受無罪此二礙可知者立謂是情隔二礙也此既有染礙須依上情隔二礙若恒懷謹護恐爾有此難又懃覔方便取會不得方免犯也若汎爾有染礙不會則失深云言進退此二礙者進是不犯退是犯也今此染礙更不廣釋但指同前情隔兩礙明持犯也有人云此二礙可知者反以方得也此不通諸部者立謂此部明文具有染礙今不許立染礙者謂不識諸部也深云十誦文中具有染礙義也

事同長衣開者立謂此是懃謹之人以非情過隔爾不與衣隨身者猶如長衣忘不說淨便開不犯若懈怠者聖所不開上釋第二離三衣戒義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八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九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月望衣戒第三　南山意云此是但三衣人也今詳不然下具緣云初十日常開明知通畜長人也又律中列五長月望是一數明知不局但三衣人也此戒是但三衣人者持爲此人故開一月畜齊三旬名之爲月希冀擬足故稱月望案見論云言月望者以小小不足得畜一月望得也或於僧中望得或於親里望得或於知識邊望得或於糞掃處望得或於自物望得故曰也此謂有故三衣堪持不堪著用欲造新開其一月隨得衣財十日之後至三十日隨足當日須成若一時作三衣亦通開一月中作若前後作則開三月未詳 五無因緣同長衣者深謂迦提一月五月也若是此時任得過限立云同長衣中失奪燒漂

瀾壞竟不犯也。有三位。初十日常開者。立明其前十日開得衣財。雖足未作不犯。由此十日開同畜長法故得十日。若十一日至二十九日中間。隨得衣財若足卽須作成。不足開至二十九日。隨更得者足之使成。若當日得足前者不作成犯長。不成使過一月故犯。若得不得者。立謂卽是足不足也。若同不同者謂如前得布後得絹。此曰不同。前得布後亦得布。此曰同也。若至三十日。不同同不同。足不足。但使此日不成。便過一月皆犯也。僧祇十日卽作者。立謂第十日若得財足。當日須成也。若三俱故並少不同者。謂三衣俱故也。三个衣財齊不足。名爲並少。言不同者。謂乞得布絹不同也。明其三个俱故不堪著用。今若作三各得開一日也。礪云。若三俱故各開一月。若衣同者卽須併作一衣。如不爾者。隨過限犯長。謂雖開時造三一今乞得物細絹若同互各闕少者。卽須得之。且作一衣。不得云未足經留不作。則過十日是犯。乃至十日之外。隨日不作結犯云云。若大衣同足限滿下二衣財少不足亦染犯者。立謂既開三月作三。若前大衣乞

得衣財並同又足。仍卽不作。謂一月內不作卽犯捨也。以由此大衣犯長故。卽染下二衣財也。下二雖少未足。或不同等。終被他大衣染也。今若捨。儭須盡捨。故下文云。隨衣多少盡捨也。然何故彼他染下卽出其所以。由有故壞三衣非正替故者。此是出其能染衣所以也。謂問若無下二衣故。則不被染。卽同上來得籙指作二衣曰過不犯文也。今有爲二故者。非是正替。故被他染也。除同長衣開之者。深云。謂迦提月等。及失奪爛壞他等皆不犯

取非親尼衣戒四　虛心送與領納處已。名之爲取離七世族。故曰非親。尼者簡下二衆。衣者唯局五衣。伯叔之婦等者。謂出家爲尼也。若是親里。少尚應與等者。案十誦。取非親尼衣戒中。佛種種呵責已。云若非親里尼。不問衣足不足。爲長不長。趣得便取。若親里尼者。當問衣足不足。爲長不長。親里尼當自持衣與。何況不足而取。佛如是呵責已。卽便制戒。立云。若是親尼。設有設無。比丘卽知。若無者比丘當得供給。今作親里。有無安測。以不知他有無。故不得受。今但知

向疑問

受納而不思前有無也。十誦若尼先請為說法者。謂尼先請比丘說法。自施衣者。得取無罪。當畜五衣完堅者。謂尼畜五衣須完全。又須堅牢物作也。五衣之外聽隨意施人。故知今取局五衣。是犯也。既云與人何爾道俗者。此言冥破古人也。下當明之。律文既許長者施人。人義通於道俗。今僧若取。理不合犯。但不得過分令人貧匱耳。引此言者。證七得取尼衣也。礪云。人解言律令尼畜五衣完堅者。自外聽隨意施與人。礪云。尼衆五衣佛制須畜。本為資身。今以施人。即得無衣之罪。破戒行檀。尋不應法。餘聽隨意與人者。謂五衣外得施三衆。不得與僧。施受俱犯。又解若與者。謂五衣外長財。得與比丘。若僧得尼施時。應撿問前人。知彼五衣不具。則不得受。若具。得受無罪。礪問尼取僧衣何故但吉。答大僧上尊。與尼義希。尼受不數。故但犯吉。若爾大僧與希能與應輕。所以提者。答謂與尼衣譏過中制。生患義深。得提罪。已下明不犯法

使非親尼浣故衣戒五　役彼外尼。名使非親。洗濯穢服。故曰浣衣戒。此浣染打實三戒。者明其以俱是一衣。故合為一戒。礪問浣染打等所以合制者何。答有三義。一使尼處同。二俱由故衣。三容一衣相由致犯。謂垢污須浣。失色即染。由舒故打。所以合制。緣起中令浣故衣。因即色落。復令為染。因染皺(去聲)復令為打。故曰同由一衣生也。此戒業重者。使尼浣衣。妨修道業。因交致染。容壞梵行。迹涉世譏。清白難委。故也。又可作平聲讀之。云此戒業重(平聲)。謂浣染打三業重重各別也。如是互作五句者。案五分云。一若令非親里浣染打。而親里浣染打。二令非親里浣染打而親里非親里共浣染。三令親里非親里共浣而親里浣。四親里非親里共浣而非親里浣。五令親里非親里共浣而親非親共浣染打。皆提。(此五句中俱著浣染打三字也)三是已故衣者。簡除新衣。新衣浣希。又無緣患。(不如浣故緣起愛染之患。又新衣何須浣也)若使尼浣但吉羅也。僧祇自與使與作四句者。案祇云。一自與使受。二使與自受。三自與自受。四使與使受。下解釋云。初句比丘自與比丘尼。尼遣使受取。尼自浣。餘句例知。雖中間有使與使受。然約

*淨字原本不明

浣時皆尼自浣。故並結犯。十誦若犯捨衣與浣得小罪。者以彼宗中無重犯義。故使爾也。一衣無過有重犯。者景云三衣體淨*。故言無過。若體有過使浣不犯。以不重犯也。若體無過使浣染打即得三罪。故言重犯也。又言重犯者異戒也。非謂此三不可截故。令捨者既使淌淌處有罪。餘不淌處體罪雖無。罪不截破。故合將捨懺重使浣染。此丘尼薩耆吉羅者。此謂先令浣得尼薩耆。重使浣復得吉也。已下明不犯法

從非親俗人乞戒六　緣中。跋難陀先有三衣。故不許乞。見論第十四云。釋子出家有八萬人。憂波難陀最爲慳瀉漸性。一聰明音聲絕好。即跋難陀也。一令佛法僧尚者。立謂既制此戒。則不過度乞。緊順少欲知足之行。外生物信。使佛法僧勝也。若貿好言好得物犯蹤者。謂口自述道德得物犯捨。言好不好者。謂如法非如法。持戒破戒等也。景云若實持戒自言持戒。以自歎德得物犯提。內實破戒。妄言持戒誑他得物故犯棄也。注云應是無戒沙彌者。即形同沙彌也。以米有十戒故得捉寶。又復比丘不得言乞錢令沙

彌代述也。已上說是五百問論　貧匱等者。謂親里既貧。還從乞索犯吉。貧無曰貧。又云匱由竭也。作寒暑相者。冬著夏衣。夏著冬服也。案祇云乞時作寒相熱相。言寒相者若比丘寒雪時著弊故衣。詣檀越家現凍戰相。檀越問言闍梨無衣耶。寒凍乃爾。答言無有。汝父母在時恒爲我作時衣。今汝父母去也。誰當爲我作者。非但汝父母死。我父母亦亡。檀越即言闍梨莫怨恨。我當爲作時衣。此是寒相。云何熱相。謂五六月大熱時。著厚衲衣流汗。詣檀越家現熱相。餘問答辭如前說。緣中一條者。此舉極少也。謂乞袈裟中一條或袈裟中一條也。案祇文中此當開通文也。謂若乞長猗物。若衣縧。若乞衣中一條。如是等物不犯。若不還本處如法治者。謂是僧物雖開暫用。今不還僧則犯重也。言如法治者。治通輕重。今此文中須如夷法治之。故曰如法治也。餘如雜法中者。深云指下諸雜要行篇明過賊法也。下明不犯法。通前五緣者。立謂上失奪燒漂并五分衣壞時也。是此戒首明其四緣。深云指前離衣戒中失奪燒漂壞五緣也。明有此緣許乞十

誦第六云。奪衣者。若官奪。若賊。若怨家。若怨黨也。失者。若失不知所在。若朽爛。若虫嚙。燒者。若火燒日炙。漂衣者。若水漂風飄也。五分非法求施等者。立謂邪命乞求作非法用。俗復知而故施。二彼同罪。即涅槃第六云。買迦羅迦果。噉已命終。即其義也。疏家解云。命終喻墮地獄。案此語出五分律。謂佛涅槃後一百年中。跋闍比丘檀行十事。九事可知。第十事云。於月八日十四十五日。令諸俗人施金銀及錢。作衣鉢藥直。時耶舍比丘語諸比丘言。莫作比求施。我親從佛聞。若有非法求施。施非法求。二俱犯罪。復語諸白衣男女言。莫作此施。我親從佛聞。若非法求施。施非法求。二俱犯罪。彼諸比丘得金銀錢已。共分。令耶舍取分。耶舍不受。乃至集閻浮提七百比丘。于時有上座。若一切去有一百三十六臈。第二上座有一百二十臈。總有七百羅漢。共滅此十事。刊正法律云云

過分取衣戒七　祇律第九云。憂波難陀語失衣比丘言。汝若不能乞者。我爲汝乞。即持紙筆。語諸優婆塞言。助我乞。以有比丘從北方來。遇賊失衣。故即至肆上乞。得多衣。難陀復言。猶故未足。優婆塞言。有幾人耶。答言多人。復問爲有幾人。長引聲言。乃至有六十人。優婆塞言。此衣可供五百比丘。何況六十。欲坐疊肆耶。即擲紙筆。嗔恚言。何處生是不知足人耳。若失一衣。不應取者。由餘二衣有三重。二重可摘作也。今文中案律判。若失一。失二。俱不許乞。若三衣都失。方開乞也。尋文易知。若僧伽梨乃至安陀會者。立謂既失二衣。餘一衣在。若有三重四重。摘作伽梨陀會等也。不得別乞。若無三四重者。乃得乞一衣。此戒若爲他乞。受犯者。深云。緣起中諸比丘既奉佛制。不許過受。俗人來施。懼不敢取。六群囑言。汝既不用。可爲我受。因即爲他受。佛便制戒。不應爲他。故知自他俱犯

勸增衣價戒八　虛心辨價者。謂不從其乞。故自擬施價量有限也。若先無限約。勸增則無過。十六分之一分者。立謂是古大銅錢。當今十六錢。將此一錢當彼一分也。首疏問。此戒勸增價纔乃至一緡便犯。前乞衣戒乃至一條方犯。何以相違。答。乞衣本施主無

心捨及至乞時。任彼籌量。隨施多少。惱義是微。故得一條方犯。此勸增之中。主先虛心自施分限已定。不貿其恩。嫌少更索長貪。惱彼過患情深。故多少皆犯。

勸二家增價戒九　勸夫婦合作者。其夫先擬爲作。比丘復來勸婦共作。增其價縷等。亦犯。祇中知足者若與細者等。者案祇云。此是爲好。故爲好者有三。一知足好。二不知足好。三麤足好。言知足好者。若與細衣時。便言我須麤者。是名知足好。犯提。二不知足好者。若與麤衣時。便言若與我麤衣者。不中斸我脚。我是貴人。應與我好衣。此名不知足好。得衣提。言麤足好者。若與細衣。便言我不用此好衣。我是練若人。如鹿在林中住。在蘭若空地。與我麤者。是名麤足好。若得衣犯提

過限忽切索衣價戒十　越三六制。名爲過限逼迫淨主。故曰忽切索衣。故曰也。四過分索之者。善見云。純語索齊六。不犯。過六方犯。純嘿十二。未犯。十三反犯。但知一語破二嘿。參作可知。案祇云三語六嘿者。非一往反中三語。乃是三往索。是名三語也。言四五六反嘿者。非一往反嘿然。乃是六反往嘿然也。深云。戒文云若一二三反者。是三語也。又云若四五六反者。是六嘿也。其實合從前云一二三四五六反。今翻譯家存省。但借前語家之三。則準此三下從四五六數也。可尋戒疏云　上言純語齊六。未犯。純嘿齊十二。未犯。今戒本則三語六嘿。則是半參也。向若四語。唯有四嘿。若五語。則唯有二嘿。若六語。更不得有嘿。以過六悟則犯故也。下明不犯。法若彼言即相布施者立謂淨主報云。我不自用大德。不須自來。我即將施大德也。勝云。即相布施者。寶主永捨。不僭失。故波利迦羅衣者。立謂此云雜碎衣也。羯磨疏云。波利迦羅衣。唐譯云助身衣也。即百一供具。令受持之。不合說淨。唯除衣鉢坐具等五。餘悉是也。深云本施主爲作此衣故。施過限索者。不犯

乞綿蠶戒十一　不害衆生命故。者蠶綿因殺。故得以六群往蠶家乞綿。看暴餵作聲。爲俗所嫌。聖便制戒。縱得已成者。斬碎和泥。諸戒捨懺之時。財還本主。唯斯一戒。制斬塗壁。由殺得。故意可見也。且如僧伽

梨尚不聽著雨中行隨一。締沾。即結小罪。今由綿作制斬可知。毳充芮反。字林云細軟羊毛也。說文云獸細毛也。劫具者即白氎也。辯論云天竺應言劫波婆翻為樹花衣也。持律者言譯云樹華亦云草華也。應師云此或云劫波育。正言迦波羅。高昌名氎可以為布。罽賓以南大者成樹以北形小狀如土葵有殼剖以出華如柳絮可細為布也。塗壁及𡐨者。深云𡐨謂㘁堵波是此曰塔也。濟云西方人多作土𡐨方如床大上安繩床如京中衍頭侍官土床是也。以地低濕處即作此𡐨故曰也。憍奢耶者。蠶口初出此方名忽者是也。注云總名臥具等者。此戒諸師多判不同。注云是袈裟。礪云相亦難識。四分名臥具。諸部或稱敷具或稱被也。賓云淨三藏云是臥褥也。有其二別一是織成二是衦作。織成即是氍毹之類。衦作乃是氈褥之流。謂取高世耶絲織為敷具也。或高世耶耶用絹縫之作袋內貯羊毛及樹華絮以為敷具。本是臥具不是三衣。今諍三藏言亦難准。若是敷具者。下黑毛戒律文乃言作蓐作臥氈不犯。文既相違若為通會若

依南山是袈裟者。亦有違文之失。故下減六年臥具戒云減六年捨故更作新者不犯。豈可三衣捨而更作。月望衣戒既不捨故即應是犯。故知此戒非三衣也。進退唯谷。故礪判云相亦難識。亮叙南山云此是袈裟。昔人迷之至今未識。但以三衣名相東土本無。知何以翻。但取量同此方臥褥三肘五肘故使四分五分同翻臥具。教令後習謂為臥蓐。今以義求定是袈裟。以老病比丘從僧乞法。安有氍毹加於氈褥。又下黑毛臥具緣起文云。做諸離車。著黑色衣夜行不見。明知是衣上蓋之服。若是臥具寧肯披行。又黑毛戒開通文云若作蓐不犯。明知此戒定非敷具。南山此判妙盡其理。故論云。衹尼名為五處求章服儀中廣詳是非。可引彼證。成付在臨時說者。外國作衣有二種乃至亦得作三衣受持者。景云准此他部得巳成者亦得受持。不同四分俱不許也。以乞得故作成犯捨者。深謂若他將施不犯。由乞得故將自作衣若作成犯捨故云也。一方禪眾皆著艾布者。謂南岳思禪師領徒在山皆不著綿用艾為絮表裏著布中間

揀疑捉

著艾用爲禦寒也今終南山中亦有斯人也野蚕者
立謂外國純取野蚕全不殺命皆待虫出已方取用
也于闐已西多有此事淨三藏云高世耶者即是野
蚕之名此虫不養自生山澤西國無桑多於醋果樹
上而食其葉其形皓白纖如拇指長二三寸月餘便
老以葉自裹內成其繭大如足指極爲堅硬居人揀
之取絲成絹其絹極牢體不細滑若此虫不彼收者
經一月餘繭中出蛾其翅兩開如大張手文章煥爛
如紅錦色每至宵中雄雌相遇還於食樹復生其卵
總名此虫爲高世耶也西國屠兒方爲此業勝人上
姓極汙其流乞食僧尼佛遮至宅若無蚕家乞繭自
作綿無罪者深云以展轉離殺者手故不犯皆約不
得從養家乞也爲賣故有虫吉者立謂將賣故輕若
自作衣則提言有虫者謂雖非養蚕家聽從乞若繭
中猶有蚕者比丘犯吉也作不應量衣等吉羅者此
約有虫未壞也
黑毛臥具戒十二　立謂四分緣起天竺離車喜作
婬欲夜著黑衣使人不見弁爲盜者亦所習之比丘

稱疑製

輒著招譏故制案僧祇中制緣全用爲黑羊毛貴或
一金錢得一兩乃至二三四金錢得一兩此毛細濡
觸人眼精皆不淚出甚爲難得此羊毛出四大國一
毗舍離國二弗迦羅國三剎尸羅國四難提跋陀國
時人爲求此毛故或時得還或死不還以毛難得是
故極貴而諸比丘人人來乞破我家業唯至窮乏昔
人疑之至今不決者立謂古師云是氍毹也今解臥
具是袈裟總名故引僧祇稱僧伽梨證知是三衣也
又緣起中比丘著此衣道中行因譏故制豈是著
稱臍順路而行也章服儀中具敘古義云云注云元
作擬割者立云此釋上文也謂向若不擬割壞作成
則犯今爲元心擬割今雖作成未犯不割方犯若不
元心擬割作成即犯（礪亦同此釋也）濟謂割者意欲非是將
擬作袈裟也但是擬補衣及餘用故也注云元意後
得者立謂當時作雖是細貴者擬後更得麤者賤者
相揲重疊而作即非純黑故不犯也（礪同此解也）戒本中
羺羊毛者應師云胡羊也埤蒼云羖羺（奴溝反）通俗文
云羊卷毛謂之羖羺也（羖女佳反）宣云羖羊者謂小羊

黑也。蹄熱巾者。非拭汗巾也。乃是捉銅盌時盌熱。將巾褁手捉之巾也

白毛三衣戒十三　佛制參作。者參由雜也。同也。又參由參也。謂里白尨也。若純作則犯。三色相參。白兩一分則犯。從多犯戒。故曰白毛

減六年作三衣戒十四　濟云。此是但三衣人制限六年。今時畜長之人則不類也。今詳若是但三衣人。即同前月望之類。月望戒中有故三衣堪持不堪著。聖開更作。未須捨故。今戒律文云減六年捨故更作新者下犯。故知不捨。即犯與前月望。一倍相翻。月望不捨非犯。此中不捨是犯。今欲救鈔義。此約六年內不捨更作。是犯月望約六年外。不捨故非犯。所以知是六年外。者有故三衣堪持不堪著。若近來者應當堪著。何為已爛也。二不捨故者。有人云除之。三律捨與不捨減年與罪若。依四分開捨得作。案五分云六年者。數日滿六年也。白羯磨眾一一不成者立。明僧須觀其人顏色。若好則是無病。不須與法。與亦不成。不成和合之義。故曰眾不成。亦可白本白於眾。故曰也。

若減六年捨故更作新者。心疏云。此是無木衣得造新也。豈捨受持方復造衣。木造擬捨故成。不犯成而不捨罪則自科

不揲坐具戒十五　此與九十相對。四句者。此戒明不揲後戒明過量。故取相對有四句。一如鈔不揲犯此戒。二過量而揲犯後戒。三過量不揲犯二戒。四如量而揲不犯。不言氈布者。立謂二物俱得為揲。隨十種衣通得者。案四分長衣戒云。一純衣者憍奢耶作。二劫貝衣者以草作也。三欽婆羅衣者毛作也。四芻摩衣者紵麻作也。五讖摩者野麻作。□六麻衣者家麻作也。七扇那衣者白羊毛作也。八翅夷羅者鳥毛作也。九鳩夷羅者絳色羊毛也。十讖羅鉢尼者尨色羊毛也。少聞者謂寡學非多聞人也。無聞者謂破戒不識法相道理人也。二師者撿祇文意是和上及闍梨也。不分別魔事者。謂不識邪正。如上所列之人。雖有不故物。合從其受。由斯人非法。所有物事亦非法也。注必有得處如上律論者。謂上僧祇并多論也。若純故者不犯者。立謂若將故物者。不須與揲也

持羊毛過限戒十六　頭足毛不犯者。立謂頭足毛麤故不犯。要擀細軟者方犯也。駞毛者駱駝毛是也。成器不犯者。立謂成氈及坐具三衣也。宣云器謂衣相也。各持九由旬者。立謂計人各得三由旬也。言重擔俱犯者。此下子注云第四者屬上也。應言俱犯。第四謂三人既共擔九由旬竟。若更重擔。則俱犯其第四緣是犯緣是犯緣故曰也。不得佐助持吉者。立謂自擔得三由旬竟。便使持於限。外更助他則得吉羅。若擔毳裝者。尤蔿反立謂裝去聲謂是羊裝也。風雨中披之也。字林云細羊毛也。疏有毳衣古者天子大夫服之。巡行邦國也。毳繩者。立謂只是毛繩也

使尼浣毛戒十七　制意犯緣同前浣衣戒者。但上浣故衣者便犯。新則不犯。此則新故俱犯以就損功妨業中制也。此戒因六群比丘使愛道浣染羊毛以汚手。故爲佛自見因制戒也。又止惡法次第者。恐因交致染容成屏坐及麤觸等。復爲婬事故曰次第也

畜寶戒十八　立謂將欲解釋此戒先且廣明八不淨物之相。礪云。言八不淨者。若畜此八長人貪求。汚染梵行。故言不淨。三爲成聖種節儉行者。立明四依之法。乞食糞衣是聖種因也。今若畜寶違斯四依。非聖種行也。經論及律盛列通數者。濟云經律但通言八不淨名。而不別標出其相貌也。言顯過不應者。立明經律中具顯其過。云不應畜也。相承次比者。謂如上列數八種名者。雖著在經律。但經律中通明無有列名次第。但古來諸師相承如是次第而列也。言不出佛經者。如前所列次第非是佛經作此次第。且如涅槃中雖說八不淨名。列之亦無次第。今道俗通禁見畜捉知非佛子者。釋迦一化凡所制戒。必絕俗前。唯斯一戒。對俗而制。佛告大臣。若見受畜如此物者。當知非我弟子。皆言沙門四患者。日月不明由修羅煙雲塵霧之四翳。佛法不明由沙門四患也。言四患者。首律師偈云。婬是生死源。酒開放逸門。金銀生患重。邪命害戒根。此四過深故稱患也。宣云婬及生死之本。三聚絕其根源。酒爲昏醉之藥。四逆由之得。遂寶爲起貪之緣。諸惑因之繁茂。邪命害戒之因。惡道爲之開坦。有得穢果。故名不淨者。由畜此物長人貪

結染污梵行此是穢因正報入地獄後報作畜生等名爲穢果言餘如正解者立謂指下文正解此戒文也經中禁重如後明者立謂楞伽涅槃僧坊無烟禁斷酒肉五辛八不淨財是經中禁重也涅槃云畜八不淨言是佛聽如何是人舌不卷縮等律中在事小機意狹者明其律中容有開文意接小機力劣者也然經中亦有開文約儉時爲欲建立正法有篤信檀越淨施等田是妨道者立謂一田園重物體是妨道也況累行人不堪隨道故曰也此當第二開制不同門彌疏名爲聽畜不聽畜門謂就八中第一田宅園林及第二種植根栽門此二門長貪妨道無開畜義就第一門中宅舍等則開制不定若廣畜莊宅即不聽許若一口小房雖是重物有資道義聖亦聽畜不須說淨鈔意同之店肆者古人注云肆由陳也店者置也肆亦云列也謂列貨賄於市故云店肆也以池施僧供給浣濯等者立謂受施之時當先要令若通一切畜生隨意用者得受若局僧者不須爲受恐後難護故也餘如雜法中者深云如下諸雜要行

篇有五種僧物不可賣是也覺恐指雜揵度也儉開三十六石等者立明人別各畜三十六石穀也盡形藥中等者立謂受取一夏之藥加法竟得一夏用唯前穀鹽也後卷具有說淨方法者如下四藥受淨篇中廣明四藥受捨方法至下當釋長者將女施佛等者案增一阿含云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與五百比丘俱時城中有婆羅門名摩醯提利其人有女名曰意愛顏貌端政世之希有時婆羅門善遠外道經書靡不貫諫自念言我等經籍所明有二人出世甚爲難遇一謂如來二謂轉輪聖王若輪王出世七寶自然嚮應我女顏貌殊特玉女中第一今既世無輪王可將此女奉上如來即將其女往至佛所白言唯願沙門受此玉女佛言止止梵志吾不須此著欲之人婆羅門再三白佛言願沙門受之此女無比佛告梵志已受汝意但吾以離家不復習欲時有一長老比丘在如來後執扇扇佛便語佛言唯願如來受此女人若如來不須者與我給使佛告長老比丘汝大愚惑乃於如來前吐此惡言汝云何繫念在此女遂夫

◆寶藏版

為女人者有九惡法。一者女人臭穢不淨。二者女人惡口。三女人無反復。四女人嫉妬。五女人慳嫉。六女人多言遊行。七女人多嗔恚。八女人多妄語。九女人所言輕擧。是名女人九種弊惡之行。佛即說偈言。常喜笑啼哭。現親實非親。常求他方便。汝勿興亂念。長老復言。女人雖有此九弊惡之法。今觀此女。無此諸事。佛復告言，汝今愚人。不信如來神口所說。吾今當說。過去久遠波羅柰城有商容。名曰普富將五百賈人。入海採寶。事餘因緣廣如增一阿含抄及歷國傳抄。可尋云云。豈唯犯婬盜亦通犯者。既畜男女交雜容壞梵行。名為犯婬。若後和僧媒嫁淨人。用僧物供給婚具。即是犯盜故曰也。僧祇畢陵伽在聚落自泥房等者。案祇律云。畢陵伽在聚落中。住自泥房舍。時瓶沙王來見尊者自泥房。施與園民。比丘言不須。如是至三。猶故不受。其聚落中人聞已。來到其所。求作園民。供給比丘。語言汝能持五戒者。我當取汝。答能。便取。終身持五戒。守竹園寺。有五百淨人者。有云。此五百人。犯王刑法。比丘懸之。乞得。文云。西國多有識

信俗人。來寺供給比丘。總號淨人。盡持五戒。非如此方僧家之奴。今詺奴為淨人者謬也。有人云。言淨人者。以此人能供給衆僧。知錢淨果。授食等。能令比丘離破戒之垢。令梵行成立。淨由此人而成。故曰淨人。非望前人稱淨者也。准此奴婢皆得名淨人。無妨。若喚奴者。增長口過。濟云。僧伽藍人者。定非今時奴婢也。唐三藏云。西國。國王名曰戒日王。敬信三寶。齊於菩提寺四邊眼所及處。所有土及民戶皆屬比丘。事同此方封戶之類。王若征時菩提寺主即領雄壯淨人。領送與王助王打賊。王後事了。亦送還僧。不與持戒反與破戒。乃至剎利入阿鼻者。案十輪經中廣明十善輪。次即明十惡輪。十惡輪中云。佛言。未來當有剎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四方僧物床敷臥具田林屋舍。飲食湯藥資生雜物。不與持戒淸淨有德比丘。辯才聰明。如是人。悉不與之。見破戒比丘。作惡行者。給其所須。床蓐敷具。自恣受用。并與白衣同共食噉。以是因緣。剎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命終皆墮阿鼻地獄。又云。末利夫人施僧布薩錢者。案十誦云。佛在

犯字原本不明

舍衛國。時末利夫人。爲聽法故。到祇洹中。問諸比丘。此處有幾僧。答言不知。以是白佛。佛言應數數時應行籌。後於布薩時。末利夫人施僧錢。比丘不受。佛未聽我受布薩錢。佛言聽受。又居士持金銀與僧作寺食堂園田。比丘不得受。犯吉者。以是爲僧受。故不犯捨墮。以不還淨人受。故自口受之。故吉。若還淨人受取無罪。若受後作衣服用得吉。雖著。立謂若令淨人受不犯。若自受竟。後若服用。披著得吉。則破四分人解等者。立謂雜含中須木。但直索木。縱施木。直不得受也。四分人解云。既開受木。今若施直。應得作淨受也。四分中爲作房事。有人施竹木。聽受。人卽解云。爲作房故。聽受寶物。蓋以下律文中開受房錢藥錢故作此釋。今鈔意云。文言求材木等。得受者。得受材木也。不應自爲身受寶物也。前聽受末利布薩錢者。蓋爲僧故受。今詳文相。疏釋爲勝。謂作受淨物意不同七百結集。夏直受犯非也。賓逸今雜含既不得受則破四分家人語。犯案雜含云。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摩尼珠髻聚落主來問佛言。前日國王集諸

大臣共議。沙門釋子自受金銀寶物。爲是淨爲不淨。中有臣言。沙門釋子不應受畜。復有臣言應受畜也。我時聞已生疑。既言應畜爲是實說。爲虛妄說。爲是順法。爲非順法。佛告聚落主言。此是妄說。非隨順法。若受沙門釋子自爲畜金銀寶物者。不爲淸淨。非沙門法。非釋子種。若沙門釋子受畜金銀寶物。爲淸淨者。五欲功德。悉應淸淨。聚落主聞已歡喜而去。去後佛告阿難。普命一切比丘。皆集。佛具陳向者聚落主之言。竟汝諸比丘。從今日須木索木。須草索草。須車索車。須作人索作人。愼勿爲已受取金銀種種寶物。佛說是已。諸比丘歡喜信樂奉持。注云引經自明者。卽是雜含經也。餘如正解者。如後正解戒本中明也。聽受刻鏤床除金寶者。謂雖開受刻鏤床。若上有寶揲不許受也。若綿得他施已成得受者。立謂簡上乞蚕綿戒中自乞蚕綿犯提。此中約他施已成者得受也。不得捉一切穀者。不問自他穀。但是一切種子。比丘捉者皆吉。若得金寶呪願已還主者。立謂比丘不得自受用。但爲施主得福。聽呪願已還主。任彼爲貿

淨物來比丘乃得受用。非謂永還主也。說輕為重者。謂豐時禁約也。言說重為輕者。儉時開緣也。涅槃第六卷四依品云。善男子。若有人言如來憐愍一切衆生。善知時宜。以知時故。說輕為重。說重為輕。等者。棨疏云。謂國豐民治。有好檀越。則不得畜。爾時說輕為重。若國亂人儉。又無檀越。佛則聽畜。爾時說重為輕。又一解云。於四法中。如來所遮。名為說重。如來所聽。名為說輕。(四法如後所引是也)觀知我等弟子有人供給所須無之乃至若諸弟子無人供須者。疏云。此上之文明有檀越供給則不得畜。無則得畜。(此是第一法竟)時世飢饉飲食難得者。疏云。此明如來雖許無檀越得畜。要儉時則得。豐時則不得。(此第二法也)為欲護持建立正法。我聽弟子受畜奴婢。乃至賣易所須者。疏云。此明雖儉時得畜。要是建立正法則得。不建立則不得。(此三法也)雖聽受畜如是等物。要須淨施篤信檀越者。疏云。此明雖建立正法得畜。作淨施則得。不作則不得。(此第四法也)如是四法所應依止者。疏云。一解者。是向四法。此是了義故可依也。又解云。四謂四依法。謂向說如是四依

向所法說了義故可依也。(四依如經明)我為肉眼至不為慧眼說等者。疏云。以肉眼者。六識於法。我為說人依。是故我今說是四依。故我於今為肉眼者說人四依。譬聞肉眼菩薩慧眼。私云。此上鈔所引經一依經次第相違如此也。又解。我為肉眼諸衆生說者。立謂慧眼能分別邪正。不假佛說四依。但肉眼不能了達魔說佛說。故須為說四依也。十餘處文者。謂八不淨在過既深。故使涅槃一部說處過十。故曰十餘也。又不應以袈裟因緣而禮敬者。雖著袈裟。由八不淨。故不堪加敬也。然十輪令恭敬者。據不分別淨穢。故使著敬也。不用亦得者。謂不用十輪亦得也。以涅槃是窮終極教。決了正義。理合依承也。以護法故小小非要者。十輪但是護法小小之教。不如涅槃窮理盡性大要之典也。三明畜罪輕重中。就八不淨物中。前五并後一。但得吉羅。第六第七錢寶并綿褥得提。所以此二得罪重者。由違淨施故也。以此二物若畜。要須對俗說淨付淨人。貿舉物非巳。違方應理教。疏云。八中六七二種。體是貴物。長貪處深。有淨施。法違教過畜

犯提。自餘六種。雖亦名不淨。體非貴物。生愚處微。兼無淨法。無應說不說之過。言之但輕。餘則吉羅者。深云言餘者。有二義。一謂八中六種為餘。又解只第七門中除絹寶等已外。餘俠器得吉。故指俠器為餘也。言畜者亦少者。絹寶二物體是貴物。畜者故多。奴婢田宅等畜者全少。故曰也。從此已下正明第四交貿輕重義也。若以此八貿衣犯捨者。謂八不淨物貿得輕衣。如三衣及一切衣等犯捨。故前疏云以此八種貿得十種衣。皆犯捨墮(礪同此解)。賓云此謂容犯販賣捨也。五衆遞貿即不犯販。停過十日容犯長也。以衣得寶絹氈亦捨者。謂將三衣五衣及一切衣貿得八不淨中兩个重物也(即是錢寶絹氈也)。故首疏云以十種衣貿得金銀錢絹褥氍氈得墮。得餘六種者吉(礪同)。賓曰以衣得寶者。犯畜寶戒。絹氈者犯長也。若得餘六並得吉者。立謂將三衣五衣貿八不淨中六種物得吉。無應說不說之過。故但吉也。以衣寶相易亦墮者。首云若以金銀絹褥等二種相易提。立云以絹氈將金寶二物自相交貿故提也。貿餘六種吉羅者。立云將八中絹寶二物貿餘六種得吉。首疏同此解。此是定義。六自相貿皆吉羅者。立明當六種中一一自相貿得吉也。如以穀貿穀等是也。首云六六自相易得小罪。得衣寶者皆提者。立明將餘六種易得絹寶二物皆提(首疏亦同)。此謂與俗增減者。立明與俗人爭價上下故提。若與出家五衆相貿易。雖爭價上下但吉羅也。多論若說淨錢寶等者。立云先說淨錢易得衣物。若將作三衣百一物者。不須更說淨。若將此說淨寶貿得衣。來不得作百一者。即是其長。要須說淨。故言已外須說。謂三衣百一之外名為已外也。問百一本不須說。何須言錢若說淨貿得百一物不須說淨。若衛本錢不說貿得百一物。亦應用說。答百一體不須說。無問本錢說與不說。貿得百一物來皆不須說。今所明者。欲顯本錢雖說。貿得衣來若是畜長之人須更將衣說淨也。恐人情意謂本錢既說。雖貿得衣。衣不離錢。何須更說也。景云以錢作淨。還用此錢貿得此衣。衣不離錢(恐錯解非)。言已外須說者。立明謂是長衣須說。以此長衣非是百一之內。故曰已外。若犯罪悔於

僧中者。立謂此是先起下文也。謂錢寶雖先不淨。已犯捨竟。後將貿得衣受持。及說淨並成。但悔前貿。故言僧中悔也。其後來衣財不須捨之。以貿得來。即入淨。故但悔先畜寶罪。已外成衣不成衣一切無罪。者景。云以將犯畜寶之錢。貿得衣。衣是即染。但悔先畜寶之罪。衣不須捨。以無染犯。故言已外成衣不成衣則無染過。不妨說淨也。有人云。此是定義。前長衣戒中多云。犯捨衣。貿得餘衣。尚不犯捨。故此亦。結正解本戒者。夫論解義。有本宗有傍說。今此本宗。正是解其畜寶戒。自此已前。但說明八不淨物。盡是傍說。從今已下。正釋此戒之相也。文言手捉別時意者。立云文謂戒本之文。也明九十中得手捉者。謂同藍中及寄宿處。由斯二處見寶不收。致失招譏。聖開暫捉。非爲永許。但爲守護也。此戒同畜。故捉即犯。指九十同捉者。是別緣開。故言別時意。非我弟子者。此失戒者立謂。出惡律儀。即失善戒。寶是破戒之因。亦惡律儀所攝。故失善戒也。亦可由佛說非我子。聖師不攝約此義邊應失淨戒。五欲功德悉淸淨者。立謂沙門釋

子受金寶者。則謂穢行。五欲之法。亦是穢行。若畜金寶。言是淨者。亦可五欲之法。亦應是淨。五欲是穢。不名淨。畜寶如何不是穢。言功德者。謂五欲旣非淸淨。亦非功德也。梵志畜遮者。案增一阿含第六卷善知識品云。昔有梵志名雷雲。事一梵志爲師。名耶若達。其雷雲聰明。學一切伎。皆悉通達。欲報師恩。然復貧乏。欲詣國界求財供養於師。師曰。我愛惜汝。設吾死者。尚不欲離。何況今日欲捨我去。今有婆羅門法。汝尚未學。今應教汝。即教五百言誦。誦旣通達。即爲立名。名爲超術。超術後時又白師欲去。師不能留。時盋摩大國去城不遠。有衆多梵志普集一家大祠講論。時彼有第一上座。善達天文地理。衆中要令捔試。勝者與五百兩金。金杖一枚。金澡罐一口。大牛千頭。超術聞之。念言我家家乞求。不如往彼衆中共其捔試。便往其衆中。時諸梵志遙見超術來。各各高聲喚言善哉大利。乃使梵天躬自下降。超術報曰。我非梵天。我是雪山北耶若達梵志弟子耳。即與第一上座捔試。超術即誦一句五言。上座等並不識。歎言甚奇。即推

超術坐第一座。彼諸上座。即懷嗔恚。設我有功德。皆
作誓願。使其人所生之處。凡所作事。我則敗壞其
功。彼時大祠施主。即將五百兩金。金杖金澡罐各一。
大牛千頭。好女一人。用奉超術。令使呪願。超術告主
人曰。我受五百金錢金杖澡罐。擬供養其師。牛及女
人。我所不用。吾不習欲。亦不積財。既受金等物。已欲
還奉師。詣鉢摩大國。其王名光明。勅令掃灑街巷。并
勅國內。不許賣華。超術見已。問道行人。王欲娉娶耶。
行人報曰。王請金光明如來耳。梵志禮記。亦有此語。
如來出世。甚難得遇。又梵志書。亦有此語。二人出世
甚難得。值佛及輪王。心即念言。且未報師恩。今將此
五百兩金。奉上定光如來。復作是念。書記所穀。如來
不受金銀珍寶。可持此五百兩金。買華散佛。即入城
內。求買香華。城內衆人報曰。王有教令。有賣香華者。
當重罰之。即逢一女。捉五莖華。就其買得。供養如來。
用散佛上。并解髮以布淤泥。若如來授我記者。當蹈
我髮上。佛即蹈上而過。語云。汝當來世成佛。號釋迦
文。云云。劇城市之商賈。信佛法之烟雲等者。立云賈客

商人。東西馳騁。販博求利。令乃僧之居穀估易。志專
財物。故曰劇城市之商賈也。言信佛法之烟雲者。日月
不明。由有四患。一謂修羅。二烟雲。三塵。四霧。佛法不
明。由沙門四患。致佛法無光顯。由如日月有四患。無
照用之能也。深須信此畜醫等患。能爲佛法烟雲也。
賓云。今觀律意文。列其五。第一義合爲四。以前沙門
四患也。婆沙二十七云。此日月輪五翳。不明不照。不
廣不淨。何等爲五。一雲。二烟。三塵。四霧。五曷邏呼阿
素洛手。此中雲者。如盛夏時有少雲起。須臾增長遍
覆虛空。障日月輪。俱令不現。烟者。如林野中梵燒草
木。率爾烟起。遍覆虛空。障日月輪。俱令不現。塵者。如
亢旱時大風旋擊。竇塵起遍覆虛空。障日月輪。俱令
不現。霧者。如秋冬時山河霧起。又聞外國雨初晴時
日照川源。地氣騰湧。霧霏布散。遍覆虛空。障日月輪
俱令不現。曷邏呼阿素洛手者。謂阿素洛與天鬪時。
天用日月以爲旗幟。由日月盛天常勝。彼時曷邏呼
阿素洛帝心忿。日月欲摧滅之。由諸有情業增上力。
盡其智術。不能摧壞。遂以手障。令暫隱沒。反自誇陳

安排法律者謂口中陳說我無貪心又自誇矜我是大乘學者不守小乘戒律但作無相之心心無所著作此言者故曰安排法律也字書云華言無實曰誇誇亦誕也望自矜持者尚書云汝惟弗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孔安國曰自賢曰矜居陵反禮記云不矜而莊鄭玄云矜謂自尊大也今末代僧尼貪毒逸言勤論財利更復倚傍大乘云我等心無貪著斯有何過不思業累望人師敬位過二乘及欲當人非分自處斯之盲聾地獄罪因負山岳之重事絕分毫之善分也不及俗士等者此下舉俗況道意可知也如王夷府生來口不言錢又如漢末魏初青州北海郡有管寧者鋤園見金揮鋤與瓦礫無異掘而擲之並不取也又戒疏云世俗常言顧雍拜萬戶封家人不知諸葛亮受三郡賞庫無石將斯豈非俗人尚知足若此也塵俗尚能高節請投不群況方外高僧貪畜斯甚何異螳蜋者螳蜋雖有拒輪之智寧免碎質於輪間類今妄斥小乘生報必委於湯炭螳蜋一名蟆蝥何各反又名蚌音牟見爾疋莊子云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也飛蛾

※狂字原本明作不

赴火者雖有智欲投明反遭明之喪體喻今雖言不著坐此還墜狂坑即如經言或有服甘露傷命而早夭者是也方生重染之始者立明由與生販賣爭價高低容有犯重之過八毒蛇者即八不淨也如昔比丘見金唱言沙門毒蛇沙門毒蛇等云云若有共僧利死墮地獄者立明僧與此人同住同僧事作羯磨法並不成就則是違佛教故故入地獄息世戒白四羯磨所得者立謂掘地壞生非時食等此是遮戒故曰息世譏也性重者如殺婬等以是性戒有業道故名性重也以遮戒要由羯磨方有此戒故曰白四所得若性戒不問羯磨不羯磨常有故曰也八種錢者案四分云一金二銀三銅四鐵五白鑞六鉛錫七木八胡膠錢也注云似由像也者謂但釋上似色也若言金銀生像者此梵漢雙舉梵言生此曰金梵言像此言銀以五種取爲畜故吉羅者立謂其僞寶若準下文五種受器受身受等受已畜故得吉若捉金薄等並墮不犯此戒者謂犯後九十捉寶戒也祇云若不淨物金銀錢故觸名不淨者立謂其金銀以不得觸

乃名不淨。除寶得觸故名淨者。立謂卽似寶也。如鍮鑞等得觸故異於錢等。此則名淨。仍不得著。又名不淨。此謂似寶之中名淨不淨。若望得觸邊名淨。望不應著。又名不淨。案。云金銀及錢是名不淨物也。言餘寶者是淨不淨物也。謂眞珠瑠璃珂貝玉等是也。若相成就等者謂文字分明。但時所不用。卽古錢是也。若彼爲比丘貿衣鉢等應持貿易受持之者。立云自此巳下有兩節文。此謂有錢寶對淨人作淨。淨人不解作法不成。便犯捨墮。雖令貿得衣鉢。此衣鉢要更須貿易。由本說淨不成故。若淨人當時解比丘說淨法者則不犯。墮後若貿得衣來得加法。故云應取持之。上雖相承此解。覺意之所不然。今言上旣云對淨人說淨竟。若淨人取還與比丘者當爲彼人物。故受物淨人貿之。又解若彼爲比丘貿衣鉢等應持貿易受持之者。此謂前說淨竟錢既在比丘邊。今淨人欲將此錢爲比丘貿衣鉢。比丘須持此錢與淨人貿衣鉢。故曰應持貿易受持之。謂是應持錢與淨人貿衣來自受持也。若彼優婆塞下此明淨人既將錢去

貿得衣來應須加法持也（作此解者文極調直）。立云若彼憂婆。下此謂先對淨人說淨成句也。前文則是將淨人說淨不成句也。二者淨人言易淨物畜者。此謂淨人令比丘易取淨物而畜。卽當說淨。此上二法皆約破此知法也。案多論第四云錢寶說淨有二種。若白衣持錢寶來與比丘。比丘但言此不淨物我不應畜。若淨當受卽是淨法。若白衣言與比丘寶。比丘言我不應畜淨人言易淨物畜。卽是作淨。若白衣不言易淨物畜比丘自不說淨直置地去。若有比丘應從說淨。隨久近畜。若無比丘不得取。取得捨墮。又云錢寶淨施法者應先求一知法白衣淨人語意令解我比丘之法不畜錢寶。今以檀越爲淨主。後得錢寶盡施檀越。得淨主巳。後得錢寶盡比丘邊說淨。不須說淨主名。說淨巳隨久近畜。若淨主死出異國應更求淨主。除錢及寶。餘一切長財盡五衆邊作法。（尋斯文意錢寶說淨亦對比丘）若散落者得以塼瓦擲入者。謂旋淨人令下錢時錢有散落者。比丘手不得觸。亦許將瓦石打其錢令轉墮入坑中也。不得觸四邊等者。如諸王公主貴勝俗

次疑令

人多有斯事。以將金椀貯食施僧比丘。則不得手受。令置面前正下之時口云受受。即成受也。但食器中之食。不得手觸內外四邊。言讚歎手捉者。既是金椀等器。則不得口讚器言大好器具等。亦不許手捉也。若言與是淨人皆犯者。自受交人受同犯提。故若僧中以行者。亦謂僧中依次得分也。餘似寶及百一物乃至作吉悔者。僞珠等物名爲似寶。畜之不作淨故犯吉。令悔也。深云此言百一物者。非中品受持百一物人也。畜百一物。既加受法。一向無長過也。今言捨者。還是畜長之人有此物也。謂隨物一一之中。名百一也。錢寶說淨有二。落景云一僧二俗。如前引多論文是也。若彼此不語取得墮者。謂比丘與淨人俱不言也。上明或比丘言或淨人出言。皆名說淨。今則二彼俱不言。故不成淨。福景云此舉有受畜心也。不得與沙彌者。謂是法同沙彌。不得捉寶也。故下引僧祇證也。僧祇目連將專頭等者。案祇云佛在舍衛城時目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阿耨達池上坐禪。時沙彌見河邊金沙。便念今當盛取此沙。著世尊澡罐下。目

也疑已

次疑士

由鈔作游

連從禪覺已。神足乘空而還。沙彌爲非人所持。目連迴見。喚沙彌來。答言我不得往。問言汝有所持耶。答持是金沙。汝應捨棄。捨也。即乘空而去。老比丘將沙彌遊村者。佛在舍衛城時。有比丘將一沙彌飯香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彌。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言。汝今還去道迴多乏。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角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遶沙彌。以云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汝何故啼。答言我不憶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持是錢來。師令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養。以此緣白佛。佛言自今不聽沙彌持金銀及錢等。此由可治故遭幽責者。謂上來二沙彌之過。此過可治。故逢幽冥之責也。若現在不可治者。則未來重受。必入地獄。於今現在不遂此輕責也。如下池神識者。亦是可治也。如池神識者。案智論第十七云。有一比丘在林中蓮華池邊

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池神語言。汝何故捨彼林中禪淨坐處。而偷我香。以著香故。諸煩惱結使臥者。今皆覺起。于時更有一人來入河中。多取其華。掘挽根莖。狼藉而去。池神默無所言。比丘言。此人破汝池。取汝華。汝都無言。我但河岸邊行。便見呵罵。云我偷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沒頭。我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呵汝。譬如白𣰽鮮淨。而有黑物點汙。衆人皆見。彼惡人者。譬如黑衣點墨。人所不見。誰問之者。餘有未懺必遭顯戮者。慈云。如作偷盜等事。必被他人刑戮。不疑即是刑戮。亦可作過不懺。罪於現在。日夜增長。又解如暫嗅香。尚遭神責。況更非法犯重。必被滅擯。故言顯戮。同類腫者。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唵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以刀決之。可得差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

從中而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已下明不犯法也。開緣如上者。謂此一戒。上文並自有開通文也

貿寶戒十九　以說淨寶轉易與他等者。深云。若非說淨寶。已犯前戒捨墮竟。今若更貿餘物。但得吉。以無重犯故。言當與他時得墮者。雖爭價上下。若結犯時。正是約與他時得提也。此與下貿衣戒五種不同者。戒疏云。一對人不同。貿寶七衆俱犯。貿衣唯二俗犯。二貿寶自作教人爲已同犯。除爲三寶。貿衣使人不犯。三貿寶一制不開。自爲貿衣。則開蘇油相易。四衣寶捨則道俗不同。五還財本非本別。故謂貿衣捨懺還本衣。更得却受。貿寶捨懺。財捨與俗人。已後還財。惡須貿得淨物方得受。若本財不合受也。今言貿衣戒者。只是下販賣戒也。緣起是跋難陀與外道貿衣爲緣起。故諾此貿衣爲販賣戒也。又對上畜寶戒。四句分別。一是畜非貿。俗施錢金也。二是貿非畜。衣易

本梁疑未

錢寶也。三俱是。以錢買金喜之。四俱非。即衣物相易也。但無衣食爲異者。立明此戒直論金銀錢相貿。不論衣食。下戒則論衣食。故簡異之。一是錢寶者。簡餘衣物非犯也。二互相易者。皆提互相貿易。總有四十九句。其中錢與金銀開之爲七。即金三。銀三。錢一也。金有三者。一已成金。謂已成器釵釧等也。二未成金。即金挺等也。有人解云。未成金者是金冊也。今不同之。朴既雜石。未得名金。三已成未成金。謂鑄打竟仍未摩治也。高云。已成者。環釧器具也。未成雜冊者也。已成未成者。挺等。銀中三句亦爾。并錢是七。其七中更互相易。一句有七。以成四十九。七初七者。一已成金貿已成金。二已成金貿未成金。三已成金貿已成未成金。四已成金貿已成銀。五已成金貿未成銀。六已成金貿已成未成銀。七已成金貿錢。此七句純將已成金爲頭。後个七句。還如上次第。即將求成爲頭貿餘六。乃至將銀及錢作頭亦爾。次將未成金爲頭應言未成金貿未成金。二未成金貿已成等。金云云次將已成未成金爲頭。應言已成未成金貿已成金。

二已成未成金貿已成金等云云。若將已成未成銀貿已成未成銀者。先且對牒。次則從前與謂從金爲首也。若將銀爲頭。亦且相對牒。謂錢貿。次從金起。不得向二三人前者。立云。此戒罪重。要僧中悔。已下明不犯法

販賣戒二十　成四埵種者。即四依行也。一在家二衆者。簡其出家五衆不犯也。准餘部雙開者。立謂四分中唯得教淨人貿。若准他部。應令淨人貿。是一開也。如無淨人。比丘亦得自貿。又是一開。故曰雙開。然比丘自貿。要須知淨語也。寧作居兒者。居兒則晉顧天下人皆不殺。我得獨賣。若居鹽恒覆四遠反亂王路隔塞者。謂如長安城中居得十石五石鹽。已忽王路塞車乘不通。四方路斷。其此鹽貴。豈有價耶。五百問云。治生得物施人犯墮者。景云。此舉受者犯墮。以治生罪。故下句亦然。若窮厄處等者。立謂若飢時無食處。此治生道人使白衣將此物作食。亦開得食。其治生比丘要須對衆中白云。此非我物。方得食之也。若治生比丘不作此言。僧食犯墮。若將此物施俗人。

鱗疑賤文同

彼俗迴施僧得食為主別故十誦若相似貿相似者立云相似不相似皆墮如鉢貿鉢瓶貿瓶犯墮此名相似若盜瓶等亦墮名不相似若可捨物金銀糴粟等得衣提得食吉者此明斋穀粟但吉斋衣得提故今輕重不同亦如前明八不淨中輕重有異今明用錢或粟貿得物來若得衣是提若得食是吉四分販賣買三事俱墮者立謂買賣之中或含其販或時直買而不為利曰買或時但賣而非販也若為利故買擬後貴賣名販一一皆提擬價就高曰賣抑價歸下稱買買已規利而賣復曰販此三皆提然販者約當時收取有心規利之時即犯未待出時抑揚物價方始結罪縱臨時依平價貿者亦得販罪十誦據一物為語者慈云納一衣上有賣買同生犯四分約一一物各得罪立謂彼律販中含賣買也私云謂賣與買於一物上生犯也案十律有三句初句云貪賊故買吉羅謂直爾見賊即買不擬後賣二者貪貴故賣謂有衣鉢本無賣心忽見時貴即將賣者亦吉三買已擬賣時犯尼薩耆今詳第三句是於一物上生犯也

欲疑故

四分則不爾但使買時雖不擬販若不作知淨語爭價高下即得提或賣時雖非貪貴若不作知淨語亦提為販而賣買固是提罪今詳四分於一物上及異物上俱有犯義也四分不了等者立謂十誦七日內得還四分但言不得還仍不明日數故曰不了然復須知皆約比丘私賣買也必知賢善聽直與者立云況爾比丘共僧交貿當須價均今此比丘少欲賢直又是貧乏故聽將僧物直與不須交博案五分云時有比丘拘執衣四方僧有僧伽梨欲貿之諸比丘不散與即白佛佛言聽易若拘執價多應陪與比丘若僧伽梨價多比丘應陪與僧若貧無物可陪與僧者而必是少欲知足亦聽與之餘衣亦如是四分衣法中有貴價衣令淨人貿者深謂犍度中云若有淨人令淨人貿易若無淨人遣比丘貿不犯若有淨人不遣貿仍使比丘貿者提（未詳待撿四分文看） 四藥隨輕物重物淨不淨物等者案祇云一時藥二夜分藥三七日藥四盡壽藥五者隨物六者重物七者不淨物八者淨不淨物也四藥義可知言第五隨物者三衣六物覆瘡

衣雨衣鍵鎡漉水囊錫杖草𦈢等種種所應畜物皆
名隨物也首云衹疏解言隨有二種一可隨身二可
隨道三衣六物不畜得罪違道不隨故也重名二種
反上可知言重物者床臥具坐褥枕一切銅器一切
木器瓦器等是也言不淨物者錢金銀等比丘不得
觸故名不淨物也言淨不淨物者眞珠瑠璃珂貝頗
梨下等是諸物得觸不得蓄故名淨不淨物也若
將時藥買時若將時藥買非時七日藥乃至隨物重
物作不淨語時吉得物犯提若將隨物重物淨不淨
物作皆亦如是爲僧月直市油麵等者案衹云若爲
僧月直市油蘇米豆麵作不淨語吉此約爲僧故但
吉若自爲已者作不淨語時吉得物犯提若自舉物
價等者立謂比丘賣物前人問覓幾錢比丘若長索
價商人若依口與直得剎犯盜若食殘持博蘇油等
者立謂此且約貿易之罪若論將僧食還房復得蘭
也但非此所明言得施者謂一切俱捨懺也者濟云
販賣之物既犯捨墮不合施即得吉羅今若欲將施
人要捨懺從僧得還已然後方得布施人也已下明

搊鈔作餘

不犯法不得與餘人貿易者餘人謂是俗人也但開
與五衆貿易耳言令淨人貿者深云此開通文也十
誦三度語索者深謂與俗人交貿時論價高下開三
度問未犯過三方犯至第四度應使淨人問以爾許
物乃至有利等者立謂此是教淨人貿易方法如此
故非犯也
畜長鉢戒二十一　僧尼犯同緣異以不作淨同犯
提罪故曰犯同僧開十日尼當日說以開緣不同故
故曰緣異三如法鉢非揘油者礪問衣並若過減皆成受
持鉢何不爾要須如量者答衣有截縷鉢無延促故
使過減不成受持言揘油者立謂揘者作鉢坯已揘
使有光即用燒之更不重也如北地多見揘瓦狀同
也油者荏子爲之古師多將油鐵鉢此全受膩用必
獲罪畜此鉢者過限不犯由屬非法不犯長故餘如
長衣戒者謂彼廣有八句數論犯不犯一如長衣戒
釋也礪云第五緣云五無因緣謂失奪等四想之緣
非迦提一月五月緣知之若得鉢五日已被三舉被
治設經多日亦無長過若解舉後更得五日首疏問

衣中所以有勸增價縷鉢無增價者。答衣資身寬多
喜勸增。故聖制犯重。鉢唯一。用資身義狹。勸增義希。
故得小罪。所以不制。礪問云。所以不受迦絺那鉢者。
答衣有三。願為持重。故開受功德衣得離衣宿。鉢唯
有一。常須受用。何得受迦絺那鉢。以蔭持鉢事不可
也。礪意也。絺五利不該於鉢。謂不得離鉢宿。又復若
有長鉢時。亦須作淨也

乞鉢戒二十二　從非親乞故犯。若從親乞。若自買
得無過五乞。如法鉢者。簡餘不應。秖非法之鉢。不犯
事希少故。呇謂若論行懺等法。具如律文。然行懺時
要局大界。礪云若有乞得眾多鉢者。盡須奪取好者
追入僧庫。簡餘惡者。僧中行之。已下明不犯法。若減
漏者立。謂減謂減量也。漏謂破漏也。若先減量之鉢
及雖應量而漏。更乞不犯。又深云。若減五綴而漏。及
過五綴不漏。更乞並不犯。不必具二方開乞也。故前
立緣中云減五綴不漏合為一緣可知

使非親織戒二十三　濟云此戒是損織師故。制前
第八勸增衣價戒。是損縷主故。制作維一切吉者。應
師云絲對反。方言維車。趙魏同謂之歷鹿也。江東人
曰緯車。今明吉者。即是從非親得縷。使親作維。故得
吉也

勸織戒二十四　如僧祇緣起極要可尋。祇抄云云。
對此須明跋難陀為二老叟分衣事。如僧祇及十誦
抄可尋

奪衣戒二十五　光統律師云。先與衣不分明強奪
戒甄下眾非行類者。甄由簡也。以緣起中本規同行。
今下眾位卑。卽非比丘同行類也。礪問若沙彌言不
犯者何故。隨順被擯與大僧同犯。答與衣共行沙彌
非類。與之義希。奪亦不數。隨順解義同違僧法損壞
無殊。為是同犯。四句中二句者。此謂與取俱決定奪
犯夷。二若與定取不定。奪得夷。三與不定取定。奪犯
此戒。令擬此文。前盜戒中奪賊物云。失者不決捨賊
已作決得想。奪犯重。與此文相違也。今既言與者不
決定。取者決定。但提明知失物未作捨心。賊雖決屬
奪不犯重也。四取與俱不定奪吉。一切奪舉不藏者。
立謂為舉藏故。奪非是奪歸屬已。故不犯也。勝云一

不藏等四字疑衍文

切奪畢不藏者。此不藏者此不藏畢。由對面現前不藏畢。未犯若不對面。但移物。即犯不假藏畢者也

畜七日藥戒二十六　五無因緣者。立謂迦提一月五月也。覺意謂之不然。迦提五利。未聞開畜長藥。勝云同長衣八門開緣。故曰也。戒疏云五無遮難。即是淨厨中。往取不得。或以八難不得入手取說等。又失奪及藥壞等。是因緣也。已下明不犯法也。若過七日藥者。謂比丘初日受藥。竟次二三日。更受別藥。還是七日藥。至第八日。相從犯捨。由初日藥既不說淨。便犯捨墮。其二日已後受者。復被他染。今文中有三例。言初者是過七日。次者正明七日。後者未滿七日。是六日已來。乃至一日也。今若捨懺。俱捨此三。與僧僧後還時。其過七日者。與園人。若正七日者。得與餘比丘。未滿七日者。還此比丘。塗脚等。第七日藥者。立云是次日受得者也。前藥八日犯長。此藥雖始得七日。未犯。由被染故。捨懺還來。須捨與他比丘。食自不得食也。若未滿七日者。立云此藥始得五六日已來。亦由被染。以其近。故得還本主。比丘塗戶牖等。自捨懺文此上

並是論犯捨竟殘藥也　戶向許高反　三若云向。謂北出牖也。亦是窻也。今言塗戶向者。濟云將蘇油塗窻上紙。令明也。如今時將臘紙黏窓是也。有人云此七日藥。若乃擬服。故畜可有長過。不爲服而畜者。雖過日無長罪也。又復若受七日藥經五日已來。遇緣被觸。更得加七日法。若入六日已去。雖被觸者。不更許加法也

過前求雨衣戒二十七　立謂此戒衣狀大同緩安陀會也。首問曰過前求與乞衣戒何異。答有三種異。一衣體不同。此是雨衣。彼非雨衣。二開緣有別。此約時而乞。過時便犯。彼無時限。唯除四緣。三親非親別。彼親不犯。此二俱犯。過前用中列四緣成犯。第二緣云二時中得者。深云三月十六日已去得者。皆名時中也。過此前受。即犯前戒。非此所明。言三過前受者。謂中唱令加法受。非謂從俗邊受得也。立云要是時中得方有過前用。若是過前求得。已犯前戒。不更犯後戒也。和上云過前受者。謂未至四月一日。即受。然又非過前求也。但是過明前而受也。三月十六日求四月一日用等者。深云戒本云春殘一月在。應求雨

◆總經說大同

浴衣。今三月十六日已後至四月十五日。是春殘一月也。言四月一日用者。戒本云半月應用浴。即四月一日。去夏首正有半月也。皆謂夏前半月開用也。爾引多論云。若閏三月。前三月十六日不應求。後三月十六日應求。不知有閏者無犯。若閏四月前十六日安居者。即日受雨衣用。乃至七月十六日。百二十日以夏雨濕熱。故求有所總。故不得含閏前求用無貪總故。聽含閏前用。立云若過此前一日中用則犯提。若已過先。求雖更過先用。但犯吉。一衣之體。不重犯。故不得受當三衣不得淨施者。明不得將此衣淮三衣用也。言不得淨施者。正受用時不須說淨也。言不得作三衣及淨施者。此皆約正受用時也。必限滿已任自轉易。不得裸身著者。立謂當著舍勒及餘故衣襯裹也。若雨早止垢液等者。立明著此衣在雨中浴。浴既未了。其雨則止。身上垢若未盡。更得著入河水中洗。上言不得著入水者。由無此緣故也。此浴衣語通者。立云此衣謂得兩用也。謂著浴并雨時護三衣俱受濕。故又曰語通者。以名雨衣須濕故也。以水灑灑

令濕等者。謂浴時必須著也。今既著餘衣而浴。發其浴衣。當須水灑令濕。所以爾者。浴衣本擬用浴。浴時不用。故得吉羅。以水灑濕。義同用竟也。至八月十五日當捨者。立謂捨已須說。不者犯長。此衣從三月十六日後。四月十六日來。日日得受。淮此受時亦通唱者。捨時有文對僧唱。捨受時既無其文。然義合有。今淮理須通唱告知。未必對首而秉。已下明不犯法

過前受急施衣戒二十八　五分第五云。急施衣者。若軍行。若垂產婦。如是等急時施。過時不復施也。祇十一云。急施衣者。若男若女在家出家欲征時。征還時。死時。女人歸時。商人去時。施主語比丘言若今日不取明日即無。是名急施。七月六日已前受名過前也。若七月六日得衣至八月十五日不淨施名過後畜也。注云二戒合制不同一衣者。立謂若過前受犯理無重犯。則無過後畜罪。若後畜罪定非過則受。若不過前受而過後畜。則是有罪。不是一衣體上有兩犯。故言不同一衣也。此是兩衣合為一戒。一是過前受。一是過後畜。故言二戒。若受便得不受便失者。立

謂施主既欲遠行。逆將奉施。對此之時。若受則得。若不受永失也。謂施時不取。後須難得。四無緣者。案四分云。謂有失奪燒漂等緣。闕無三衣。得過前而受用作三衣。今無此緣。故曰無緣。一二同上緣者。謂一是急施。二知是急施。三是十日內者。若是七月六日巳後受。即是十日內成急施衣。有過限畜罪。若七月五日受。即是過前受。已犯前罪。更無過後畜罪。以罪不重犯故。問何故佛開去自恣十日內受。不許過前受者。答約施主無心本爲夏勞。故施正合時中而受。今有急難緣故。預將奉僧。故十日內與時分相接。還同本施。故開十日內受。若過前受則不與時分相接。不稱本施心。故不許也。如七月六日得衣。至七月十五日正滿十日。合說淨。至七月十六日得十一日。即入迦提月。不須說淨。至八月十五日。是假滿即須說淨。若不說。是過後畜也。如是七月七日八日九日巳去。得衣。蓊過迦提月數日。足前得十日。即說淨。若不說即犯。今言十日內者。正是指此十日內也。廣明時非時法者。深云。迦提一月五月名曰時。除此巳外。皆名

非時。急施衣。據本心爲安居故施。今去時分十日內。與時分相接。是名時衣也。以七月六日受。得過迦提月方須說淨。餘非急施衣。即如長衣等。則不爾。若時中得長衣。則際迦提月滿。即須說淨。若迦提月之前得長。則名非時得衣。則不得蓊迦提月。要將時中日。足前非時之日。滿十日須說。迦提五利不說淨者。據時中得長衣故。開未用說也。若時前得衣者。唯許急施一色。得蓊迦提也。故戒疏云。七月十五日得長衣。時中九日須說。如是例之。首疏問。何以非時受衣。過一月五日外。更增九日時中受。所以不增日者。答非時受衣。還得非時開。今既時受。何得非時開。若爾我非時受。亦應不得時中開。又解。要是急施非時受。時外更增九日時中受者。既非急施衣。受無時限。何須更開九日。礪問。況爾長衣十日不說。越十一日明相出便犯。此急施衣七月六日受。十日竟入十六日。明相應犯。何故乃言一月五月應畜不犯。答長衣不與時分相接者。但有前開。無其後開。是以便犯。此急施衣。十日受者。是其前開。入十六日。復是後開。兩相接

越此分齊。是以無罪。若爾七月十五日。離衣及安居明相未出。未成破夏。離衣入十六日。復是令去之限。應無破離之罪。答。夏與離衣者。但有後開。無其前聽。以十五日夜猶須界內守夏護衣。是故不類也。私解云。言夏衣但有後開者。謂自恣後方開出界方開離衣也。自恣前無開出離文也。長衣若與時分相接者。則前後俱開。自恣前則有平常十日之開。自恣後復有迦提開也。

有難蘭若離衣戒二十九　疏。問。此戒與前離衣戒。有何異。所以更制者。答。但前戒聚落請夷一宿即犯。此則若險怖過六夜犯。前是常流人有功德衣開此。是有難又兼勝行勝行者。即頭陀行也。不受德衣。但有迦提。以非作故。故有異也。佛有教網。六宵一會。越此期限。乖違聖旨。故制提罪。二冬分非時者。即八月十六日後至十二月半來。是冬分。非以其夏中不許離衣也。亮云。疏主及南山幷古師並判夏衣冬分開離也。由四分文隱。古來錯判。撿其諸部。咸約夏中。（如後引五分祇律十誦）如何四分獨違。難通。律云。若比丘夏三月竟。後迦提一月滿已。（上依律文）有人出本云。若比丘夏三月安居竟。至八月十五日滿。疏主則云。是前安後安俱滿故曰也。南山輒足巳字云。至八月十五日滿巳。今詳。俱非得意。若言夏三月安居竟。是前安者。合得迦提五利。理合得離。何假有難方開離衣。遂即解云。此蘭若六夜。是上行人不取五利故也。今詳不然。文無此相。又乖餘部。故今正解。言夏三月安居者。謂前安結法竟也。至八月十五日滿者。謂齊後夏滿際已來。則是約夏四月內也。昔師意。謂八月十五日已後。今須定約八月十五日已前。須引諸部證成。如下當述。云云。賓云。古來共傳。謂迦提月滿足已後非時分中。開離六夜。今淨三藏云。此戒本爲後安居人開其六夜。由前安人夏滿出去。後人須至迦提滿來。此處護夏。此月多賊。又爲獨居。故開六夜。非關上行。但有迦提。今觀此律。不局後安。故緣起云。夏安居訖。然後離安。訖猶居蘭若。亦得說爲迦提滿來。在阿蘭若故。釋前戒文應言滿來。理非滿外。南山輒改戒本云。夏三月安居竟。至八月十五日滿已。若逈遠有疑恐

怖處者太成疏失准驗餘律皆是滿來非是滿外且五分第五僧祇第十一並悉大同五分戒本云若比丘住阿練若安居三月未滿八月釋中云安居三月者前安居未滿八月者後安居祇律開緣非唯爲難彼云佛告憂波離往沙祇國與僧滅諍憂波離言我僧伽梨重而今半安居中留衣犯捨佛問幾日可得往還憂波離言計去二日來二日都計六日可得往還因開六夜彼戒本云夏三月未滿比丘在阿練若等釋中云安居三月者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未滿者未至八月十五日比丘未至末月中阿練若處住〔上來諸文皆是滿來古人何因誤解也〕五分云爾時有八月賊常伺捕人殺以祠天多論第五始過十五日未滿八月十六日〔謂前安居人始過七月十五日〕外國賊盜有時此次六夜中間是賊發時案十誦第八卷云若比丘三月過未至八月未滿歲若阿練兒比丘在阿練兒處住有疑怖畏是比丘欲三衣中隨一一衣若界內家中此比丘有因緣出界外離衣宿齊六夜過是宿者尼薩耆波逸提〔律自解云〕未滿歲者後安居已下文又子注解云三

准疑怖

月過者謂夏有四月三月雖過而後安居人日猶未滿故言未滿八月也五無緣者謂無水陸道斷難緣也又解迦提一月緣也此上行人不受迦絺那衣無五月也疑失一水器者立謂處所有疑盜賊下至恐失一盛水器具等也寄著可疑俗人家者爲不良是賊故以寄之則知此丘空身在蘭若不來作盜也不得單著者立謂三衣合常隨身今既聽留一个餘二必須相隨入聚等若重著是如法今時單披一衣大非法用習俗生常耳明兩緣者景云一謂有疑恐怖處聽離衣不限日數隨難除促也二爲佛法等事聽六夜一會不限冬夏故曰兩緣此並五分明文而古師妄執蘭若恐怖但得六夜六夜一會不限時節長以不見五分明文又四分戒本但云有疑恐怖得離一一衣未云更有緣得離而不出緣相也今准五分並有兩緣〔前言明兩緣者五分文也〕僧祇夏三月在蘭若恐怖處罥置一衣村內不作日限者案祇云是憂波離佛令往餘處和僧滅諍僧伽梨重佛聽離之問往彼滅諍幾日得來計用六宿因此開六宿也後因滿足戒本中

問字疑剩

夜疑衣

乃云蘭若比丘夏三月中有恐怖疑難得寄一衣著
聚落中不良家若無此難但爲餘佛法僧事等但得
依前六宿耳祇云夏中有難還許離者卽如上引祇
文是也五分夏中不許離衣要待後安居竟乃至寄
白衣家不作日限者案五分云佛在舍衛城時有八月
賊常伺捕人殺以祠天至蘭若處欲殺比丘聞之各
各迸走賊卽欲散餘處別求賊中有一先出家罷道
者語衆人言我聞佛教不聽比丘離衣一宿但共守
之問向曉必還時諸比丘僱犯離衣雖知賊未去至
後夜悉還爲賊所殺中有不死者念言佛若聽我滿
八月日寄一一衣著白衣家不遭此難以是白佛佛
言聽諸練若處比丘安居三月未滿八月寄一一夜
著白衣家既寄衣他家都不往看又滋穢虫嚙諸比
丘以是白佛佛言應往視諸比丘數數往視居士厭
惡諸比丘白佛佛言聽十日一視又諸比丘有塔事
僧事和上闍梨事及已事他事須出界爲衣故不敢
出白佛佛言聽爲是事離一宿諸比丘出界一宿其
事未畢復還白佛佛言聽六夜若過六夜犯尼薩耆

罪上言安居三月未滿八月者下文解云安居三月
者前安居也未滿八月者後安居也餘義如上釋訖
必有他緣方制六夜者如上引五分有難不作日限
今非有難但是爲塔事僧事和上事等之緣開離衣
六夜後因聚落比丘起過者文謂諸比丘留衣在村
身在蘭若頭陀村中失火比丘走來恐火燒衣俗人
譏言沙門釋子見他失火走來劫物以是白佛佛言
開六夜一看得知在無不致忙懅也而不顯相致古
師妄執者立明但云得離六夜不云有難不作日限
不言餘緣開六夜等勝云古師執言有疑恐怖但開
六夜過則結犯既同過生制限六夜已定何得更開
文但言恐怖等緣不關餘緣也古師雖有此執違他
五分明文若擲石所及處等者謂入勢分內則得不
失若有三礙當須入手捉也言若捨衣者立謂若不
得會開對首心念遙捨餘同聚落離衣戒說者立謂
若論開文劫奪想燒漂等想水陸道斷等緣明失不
失大同前離衣戒也

迴僧物戒二十　初緣一是通許僧物者汎爾許僧

未分彼此。常住現前之。别迴之。正犯此。戒立云。此約
輕物。然須作許想。想心謂未許。僧迴亦不犯。二爲僧故
作未許僧者。立謂此句是重物。以施主心未決施僧
。别故。廻得吉。前句是提。然古來諸師諍此二句不。同
有云俱是提。宜。判第二句吉。由是重迴故犯吉。也若
言我已施僧今施尊者。慈云。前能施者。自是非。法
受施者無過。如從賊受施。即以賊爲物主。也若施彼
長見受用者。立謂禪師等常在寺行道禮佛使得見
。也注云隨前犯者。深云。指第三句已許。僧不許别屬
迴得棄也。自意云此言通明隨許處。迴入已隨境。犯
未必的指一文。也首疏引伽云。若檀越請。僧食次未
。至自言我應去。故妄語。提若是食隨計直犯若越次
差請此是定屬之物。又復越次。專由我意損他成。重
若爲前人。說法令物入已。犯捨墮。迴尼僧物入已。亦
同捨墮。若僧物迴此與塔。即入彼塔不須還取。以福
同故比丘吉悔。此僧彼僧亦如。上迴此彼畜生物越
心悔者。立謂且約畜趣結也。必是有主之畜。各自給
。物不許迴。互今若迴此與彼。望主結夷。如他餘馬草

◆排入尾題

◆會本卷中三之一

甃豆等。迴之豈唯吉耶。若許惡勸與好者。破戒之。人
名爲惡。也持戒比丘是爲好。也於第三篇中。分爲兩
。段上釋三十捨墮義已竟

四分律鈔批卷第九本

四分律鈔批卷第九末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九十單提

從此已下正當第三九十波逸提法。就此段中。略依
戒疏聊以三門分别。一遮性不同。二僧尼差别。三諸
部異相。初言遮性者。有三十戒。性與理違。悔犯事淨。
集業未遣。要傾我倒。苦報方止。餘六十戒。但有事違。
不無譏醜。故違教網。故聖同禁。言三十性者。頌曰。故
兩髮麤異嫌強事用。譏諫䛘恣覆疑畜飲發說隨拒
毀同欲不屏聽打搏無二。僧尼差别者。就僧九十中。
有六十九戒。僧尼同犯。故尼律中單列戒本辨相同。
。僧有二十一。戒尼則不。同有三種。異初有無。不同有

三戒謂輭教誡尼說法至暮譏呵教師尼非師位故所以無二種重不開若十三戒偈言作衣持屏坐三期受讚食勸足美牙角過量覆三衣多於大僧數故使遮尼布故輕然衣有五與尼衣與尼作衣及三種過量三有五戒犯同緣異謂背請足食犯同而開緣不同與外道食犯雖是同與緣不同減年一戒受緣不同過量浴衣生犯緣同用緣不同三諸部不同者十誦有九十一墮無此不受諫戒別立不敬說法人戒說戒時輕僧泯語戒似觸惱而彼自有隨問答戒五分有九十一墮無此不受諫戒用虫水飲虫水合爲一戒別立入尼寺輒說法戒二輕三師戒三迴僧物與別人戒僧祇有九十二墮無此不受諫恐怖二戒別立爲尼說法迴僧物與別人不捨淨作三衣輕衆僧四戒又離餘語別立觸惱戒解脫律有九十墮無此餘語與屏坐共羯磨後悔三戒別立在尼寺輒說法戒迴僧物與別人不敬戒三也依光統律師分此九十以爲九段初從妄語至壞鬼神村來有十一戒明守口攝意身莫犯惡善調三業行二從異語下蟲覆屋過量來有九戒明善將人心隨護衆意不相嬈行三從輒教尼至與女同行來有十戒明遠避嫌疑離染淸淨行四從施一食處下至四月請來有十七戒明內資節量少欲知足行五從觀軍陣下至三染衣色來有十三戒明繫意住緣離過修道無著行六從故斷畜生命下至與賊同行來有七戒明常行遠離修慈愍物行七從說欲不障道下至不攝耳聽來有六戒明深心信解敬順教法行八從同法後悔至無根殘謗來有七戒明同住安樂詳和無二相違奉行九從突入王宮下訖此篇來有十戒明衣服外儀節量謹攝無違越行既有九段不同今則是初訖壞生戒來有十一戒正明守口攝意身莫犯惡善調三業行言故妄語者言不稱實名妄彰之在口曰語無心不犯曰故戒疏問曰故誑則重戲即犯輕何故戲物二俱犯墮答妄語非惱重約情故則結墮戲便結吉羅論戲惱境深望戲雖有輕重望失情惱一是故俱結墮立云或稱小妄者對前大妄故言小也案十誦五種妄語謂夷殘蘭提吉也虛稱得望是夷妄

語四重謗他是殘妄語。上來夷殘兩妄方便。未至究竟名蘭妄語。將僧殘謗他名提妄語。除此四種妄語餘妄語犯吉羅。故曰也。妄業熏積等者。立明曠劫已來習此妄業熏成種子積在識中。故曰妄業熏積也。言識種尤多者。立謂將此無始妄心之種子積集於第八識中也。賓云。然論識義眞諦三藏說有九識。前六可知。第七名阿陀那識。唐三藏譯阿陀那者。是執持識。即第八識之異名。不同眞諦也。第八阿梨耶識。唐三藏名阿賴耶識。翻爲藏識。亦是第八異名也。第九阿摩羅識。唐三藏云阿摩羅者。此云無垢識。與大圓鏡智相應。眞諦所翻決定藏論有九識品。第九名阿摩羅識。眞諦譯云此有二種。一者所緣。即是眞如。二名本覺。即能緣智。意識此識通能所緣。合爲此識體也。唐三藏釋云。轉第八識得無垢識。無別第九也。廣如唯識攝大乘等不能繁叙。決定藏論即是瑜伽論中攝決擇分唐三藏云眞諦妄安九識品也 第八名阿賴耶亦名含藏識。謂含藏諍惡種子也。亦名藏識。亦名宅識。第九□白淨識。處於佛也。今言識種尤多也。故隨塵境動便虛搆者。立謂

隨六塵六大之境。常妄言說。心口運爲恒虛妄搆架而造業也。不思返流之始。但顧畢世之終等者。謂無本源之始。始自眞如。但由妄起乖眞。不知返本。今若斷妄修眞。越出三界。逆返生死之流。會得眞如之本始。故曰也。如須陀洹人名逆生死流。言但顧畢世之終者。謂處世已來恒事□語。未思改革。顧畢其生。故言畢世也。以此安生者。以由用也。謂用此妄語之業安鎭其一生也。亦可以此妄語爲安身。故曰也。爲要當死者。立謂抱此妄業契至於死。死時始休。故曰也。定非排業者。立謂既常習妄語。何能排生死苦業也。言良者善也。信也。加以犯無定境者。謂境則無定於是非也。但約心想違想是犯。順想無罪。然境不當虛實。但起心自有虛實耳。心若虛者即是犯。但使違內想心。不論外緣者。立謂不論前境違順。但使心違是犯。然境心違順此義極難。至下略出。且如境順心違者。如曾見張人之境。中途迷想心生。謂言未見。後被人問見張人不。答言見者即犯是也。約六心中此是一句。六心義如後辨也。六緣成犯。一是人。二人想。首

●歸入語字

問曰想與知有別不。答有同有異。了境之心名知。當境穴徹名想。俱能了境故同。言異者知唯了境。想通迷悟。了境穴徹名想。迷境穴徹亦名爲想。相歷作四句者。立云一是妄語非兩舌惡口。二是兩舌非妄語惡口。三是惡口非妄語兩舌。四俱是也。除口三業者謂妄語兩舌惡口。除綺語可知也。或合或離者。一謂或但妄語無惡口是離。或時有妄語有惡口。即是合也。綺語一種不相離者。立謂上三業中皆含綺語也。妄中亦有綺●語。兩舌惡口。例有綺語也。案成論中廣明綺語竟。即云除口三業皆離綺語。不得相離。善生有人於十業道乃至謂無業道等者。立謂今引此文來證上文四句或離合意也。言一時作八者。疏云罪前後心一時成也。言乃至八事者。謂罪將善心作前身三口四之事是也。以貪時無瞋無痴。痴時無瞋等。故但得八事耳。以貪瞋相違。故不得同起。以順境起貪。違境起瞋。相不俱故。故云不作十也。於此八事中若約自作故得有八。若論令他唯得爲六。以婬癡業必是自爲。由適暢在已。不可令他爲我婬也。撥無因

果無出自心。餘殺盜妄能所同犯。四分五分因法師比丘等者。案五分云。舍衛城有法師比丘名沙蘭（四分名象力也）聰明才辯。一切四衆外道沙門波羅門無能及者。遂以非爲是。以是爲非。知言不知。不知言知。恒以切辯勝人之口。時諸比丘莫不歎伏。問言汝論義時。意謂爲見爲知非耶。答言我實知非。取竄負處故妄語耳。諸比丘舉過白佛。佛即制戒。僧中妄語罪重百羅漢前者。羅漢局聖。僧數限於百。僧中通凡聖。數則無邊。故可知也。又羅漢聖人雖對作妄語。義難信受。凡僧受誑生信不疑。故重也。案智論中佛說妄語有十罪。一口氣臭。二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參豫。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周流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教勅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爲人常被誹謗。推寄有本者。立語且如高坐說法。莫言我自作。此說云是我語。須推本師。便有典據。縱有過失乃驗前人。斧在口中者。案多論云。佛言夫人生世間斧在口

●本文脫誤兄得與叫字

●本文無復字

中佛自說本緣過去遠劫有佛出世號阿梨羅彼佛
法中有兄弟二人出家兄坐禪故得羅漢果弟學問
通三藏闡揚佛法時四輩崇奉二人但兄以聖道力
故利養偏勝時有檀越施兄一端氎不施其弟凡飲
食衣服四事皆偏不同弟生嫉妒加誹謗時有檀越
遣一女子至弟比丘所其弟比丘語女言汝與我謗
彼比丘女初不肯云彼聖人如何加謗此弟比丘以
種種方便誘惑其心云我當索取彼氎持以與汝以
證其罪但言與我行婬即就兄索得氎與之女即還
歸家家人問何以經久即言彼比丘留我戲柞是故
經久復言與我此氎於時世人咸生疑惑其兄羅漢
見此二人作大罪惡即避異方便佛言弟比丘者我
身是也女人者孫陀利是以我前世謗聖人故今得
漏盡還被誹謗律云見聞觸知等者此四中境語有
八並犯言境語者且如實見聞觸知此四是境誑他
言不見不聞不觸不知是語也又實不見聞觸知是
境誑他言見聞觸知是語故曰境語就見聞觸知中
約對五塵而論者見聞對也聲色觸者即香味觸三

也謂鼻舌身俱名觸也三根唯了別近境何名為觸
問舌身觸境事容可示鼻聞香時何曾觸境答要假
息風引其香氣到其鼻根若鼻塞時息風不能行不
能引香故亦不聞明知鼻根是其觸也若眼耳唯了
遠境若物來觸眼眼則不能見故論具五緣能見謂
因眼因也因空因明因識名為見耳亦如是唯聞外
聲耳中之聲則不聞也故心論頌云二境不近受等
也長行釋云二界不近受者眼識耳識不近境界如
逼眼色不見故耳亦如此逼則不聞意識者遠近境
悉受餘一向近受者鼻舌身識要近境界依緣無間
故述曰依謂識所依根也緣謂識所緣境也根境無
隔方能受也論云如耳聞鳴還自聞者此是耳病聞
外之聲也論云聞具四緣因耳因聲因空因識能聞
也餘香味觸三種但具三緣能了知一者隨三根不
壞二有觸塵對身根如香塵對鼻根味塵對舌根等
三發識意即是因識既具三緣不假因空明知觸等
三唯了近境也言知者即第六意識以緣於法塵之
境此屬知也若依律文見聞觸知有有想謂反此四

更得四也。謂見言不見。不見言見。餘例可解。對此作六心義。首疏云。舉八境誑他成犯。就中有三。初就不見聞觸知四境。誑他成犯。有二十四句。第二就見聞觸知誑他成犯。亦有二十四句。律文中言不見不聞不觸不知者。依而起妄。法應就不見境誑他有六句。一實不見。誑道見。此心境俱違。第二實不見。誑言不見。此境順。心違。第三實不見。內生疑。心我爲見。爲不見。及至誑他言見。無疑。此心境俱違。第四實不見。疑心同前。及至誑他言不見。無疑。此境順。心違。第五實不見無•[illegible]疑。及至誑他言我疑。見此心境俱違。第六實不見無疑。同前及至誑他言我疑。不見此境順心違。此約一不見上作得六句。至犯提下聞觸知三境。各得六句可知。故有二十四句。今律文好略。辨舉不見不聞不觸不知四境上以歷於六心。故更有四六二十四句可知。礪云上六心中。初三五心境俱違。二四六心違境順。所見異者。心疏云入定行心中見諸惡像。言見妙相也。及被人問答他異本所見。故曰也礪云行心之中。見於虎狼。言見佛像。答他異本所見也所忍異者。心疏云。納違安苦名之爲忍。語他樂受也。首疏云衛納違境安心苦受名之曰忍。答他•壬樂受是也。律中有所樂異者。財物緣求名之爲欲。答異於本云樂正法也。獨冷言熱。忍苦言樂是也。所想異者。心疏云。怨想言親是也。亦可實作見想。答言不見違於想心。故曰想。又有三時者。謂前後二方便及正作時。故曰三。想若前後不憶。正作時憶。知是妄者提。正作不憶。但有前方便及後心隨喜。皆吉。對此應有八句。一前有心。中後無心。一吉。二中有心。前後無心。一提。三後有心。前中無心。一吉。四前中有心。後無心。一提一吉。五中後有心。前無心。一提一吉。六前後有心。中無心。二吉。七三時有心。一提二吉。八三時無心。不犯。善生若有疑心無疑心者。立謂且如前人實不清淨。人問言謂此人淸淨不。然心實疑爲淨不淨。即誑他言彼人實淨不疑。即犯。故曰若有疑心也。言無疑心者。謂實不疑前事爲有爲無。人問疑不答言疑。即是犯也。若問不問者。謂不論前人來問不來問。但使誑他即犯。不大見聞。實不見聞。誑他故言古不大見聞故犯也。立

◈疑入聡字

◈彰字原本不明

謂實不見不聞便誑他言我不了了分明見聞故言
不大也案善生經云若言不大見聞覺知亦是妄語
不名具足問見者識耶根耶答二宗不同若成實宗
但識能見眼其名也多論宗云根見非識見即雜心
頌云若眼隨生見耳界隨生聞又頌曰自分眼見色
非彼眼識見非慧非和合不見彰色故曰自分眼者
謂發識眼識現在根名爲自分眼與眼識同作自事
名爲自分也新經論中名同分眼也非彼眼識見等
者經部立義識見非眼故復有條部眼識相應慧能
見色復有經部一師別解眼與眼識和合名見今薩
婆多並皆破云不見部外色故謂心心所取境之時
無有障隔若識等見想見部外故知識見不應正理
若破相說者如行至西房見某比丘修治房舍後至
本房人問見某甲不答他見與不見但言彼比丘大
能作生活是名破相說則不犯景云破相說者如實
說也有人云破其執見之心云色性本無何所見也
濟云凡夫執相計色有常今破此相則言色是空然
比丘眼實未見空但約教而作此破亦無犯也言不

◈映字未詳疑者

覆藏說者謂稱實而說也異音說者立謂他胡漢等
音意欲令他不解而語中不妄亦實犯也首云異本
所說者是名異本音也慈云異本語音或令聲大小
不令前人解者名異本音也令看指甲者立謂應語
云檀越自看若一閣非庶欲兩閣是庶欲今若欲作
方便者答坐見庶過來而起答云我起來未見也濟
云西國人用指甲作鏡屠兒若問見不比丘即自映
指甲見人面乃語言不見猪等不犯乃是方便意也
撿祇文云若屠家畜生走問比丘見不比丘不得妄
語復不得示處應言看指甲下文即經云看指甲者
胡音與不見同

罵戒二　內法與外法等者謂內心善惡名爲內法
外感世界故有淨穢名外法也但是一切衆生有情
之類皆名內法一切非情山河大海皆名外法以衆
生心有善惡之因故招外依報依有好醜曰緣如山
河世界是衆生所依之境故曰也畜生聞毀慚愧者
律中將牛競駕毀云折角是也准多論云畜生古時
皆能語者以劫初先有人天未有三惡並從天人中

來宿習故語今多從三惡趣來所以不語十誦五分毀下四衆吉者然此戒是僧尼犯同緣異僧局同類尼毀僧尼俱提僧毀尼吉六品者謂一姓二業三伎術四犯過人五多結使六秃瞎下其列之謂家盡作此解也有三行駡法者面駡喻駡比駡也汝是阿練若坐禪人皆吉心疏問云善法是好駡者是惡如何結罪答以駡者心欲相辱割後見小失使張廣大汝是諫若如何猶著離著無學倘攝瓶衣故以微緣潛相扇作也過情非重故結亦輕和上闍梨是偷蘭者景云此是輕蘭輕於提並遮滅一等者淮祇文意應言餘有中上惡法駡者可撿僧祇抄如別地有金藏好令鬭者案祇律云過去世時波羅奈城有一長者子有奴名阿摩由為性兇惡時長者子與諸婆羅門子遊戲園林諸從人輩皆在園門外時阿摩由在園門外打諸侍從人時諸從人被其人打者各告其主諸婆羅門子盡出呵之時阿摩由不受其語答諸婆羅門子言不隨汝語我大家子來呵我者當受其語遂打不止即來告阿摩由主阿摩由主先得天眼觀是鬭處下有金銀伏藏其地凶故使其鬭耳即往呵之其奴即止亦有經中明地中有伏尸則名伏藏人居此地多喜鬭諍濟同此解迦葉舉造房僧過等者十三戒中有比丘造大房聚落乞求人皆厭弊所以迦葉入村乞食居士走避追問所由後舉白佛佛聞說已勅令出界宿其夜又非人來白佛比丘伐樹傷損我子支體我以信心不敢加害願佛知之佛明旦集僧呵責造房比丘直言昨夜非人來白不言迦葉舉告者以佛護人心故令迦葉出界使造房比丘不疑迦葉白也下明不犯法十誦有比丘說他罪諸比丘知是人等者案十誦自恣法中云僧自恣時有比丘說他比丘罪若見若聞若疑諸比丘知是說他罪人身業不淨能婬盜妄壞艸非時食飲酒等者不應信是比丘語治他罪僧應語言長老莫嗔莫鬭莫諍莫相言也下文約舉罪人口業不淨身口業俱不淨作之亦如是說云云景云此謂知能說比丘自有過也縱所說比丘實有其過以能說之人體非清淨僧須語能說之人言勿嗔諍相言也

兩舌戒三　無有上中下法者。案祇文有七種罵法。就此七中。則有上中下三品罵法得罪階降。今若兩舌則是傳他之罵。但作分離之心。誰問罵之上下。但傳三品之罵作分離心。俱提不同罵中自分階降。今鈔家略述彼文之意。故讀者皆迷。可撿祇抄如別云云說已更說璺者。和上云傳他語來重重向前人說。重重得提。已下明不犯法

共女人同宿戒四　具緣中一是人女者。亮云。准五分乃至初生未乾亦犯。僧祇第十云。三趣同犯。若牛驢等擎頭時未得罪。委頭眠提。雌狗舒頭無罪。屈頭眠提。鵝鴨等屈頭著翅下提。象正立時無罪。倚時提。畜生既爾。非人准知。亦祇云。若多比丘在房內眠。母人抱女兒入一切眠比丘皆提。若維那知事人應語言。汝正竪兒抱入。准此四分小女應不犯。故下釋相中人女者。有智命根不斷故也。十誦他舍有女宿孔容猫子入犯也。一四周有障上有覆等。景云。此舉大堂內一切障雖中間別隔。以障同覆。故亦是犯也。注云。准論不合。者准多論幷見論也。下文自出。謂一大堂內四周有障。中間更別施小房。雖有隔別。故犯由同一大堂四相周故。二前敞無壁者。立謂。即多分有障。三面有壁也。注云。即長行房簷下兩頭有障等者。景云。此室唯舉三面有壁。縱有別門。以在三障。故是犯。不同前室。唯舉堂內分障也。即是一切覆多障也。今若長行房簷前兩頭無障。或一頭有障亦不犯。以非多障故。室相不成。准此俗人廳下皆犯。三雖覆不遍者。立謂周匝障。兩頭覆中央不覆也。四雖覆遍而有開處者。下注云。謂上開明孔者。景云。前室上多開此室。但有明孔為異耳。謂此地多見之。其室四邊無窗。但開頂取明是也。亞臥和上云。倚東倚西或倚壁或倚繩床而臥。但是不正身而臥。皆名亞也。故韻集云。亞者倚也。即其義耳。比丘晝臥女人立吉羅者。景云。雖白日臥非同宿攝。但是屏坐攝。縱二俱坐臥。但犯屏璺羅漢不與女同宿如熱飲食者。案十誦云。阿那律寄宿為婬女惱。已後遂佛所具陳斯事。事同四分律文。佛以是事集諸比丘。言阿那律雖得羅漢。離欲。不應與女人共宿。如熱飲食人之所欲。女人欲男亦復如是。

◆半疑平○異疑臥

因制戒。注云即幷部平頭屋者。謂幷汾之州。多作斯屋。上不起棟。半作叢。與七覆。中間開溝泄水。極長十間五間。中不隔寒。共同一戶。濟云幷州此屋。或盈一宅。通作一屋。對中央開其一孔。取明通行一戶也。又云多房共一戶者。義亦同也。如道中店舍。共行一戶。然此舍中有衆多倚客房。客房雖別。共遊出入皆行一戶。然此房中有女。反未具者。此丘雖在別房亦犯也。故善見云乃至以衣縵作屋。亦犯。若多房共一戶亦犯。除別有戶。又云若四周各向裏開戶。共一大戶出入亦犯。(即店舍是) 若別有戶者不犯。又云若屋相連接。大乃至一由旬。共同一戶亦犯。同行等戒者。謂下文共女期同道行戒。中皆明能受婬者也。汝無福德者。謂同汝同眠。使我獲罪。損汝福德也。不覆不障等者。此有九句。由室相不成。故開不犯。如前足數篇中引此九句證。在斯室秉法。申手內免別衆過。得成足數。以室相不成。事同露處也

共未具人宿戒五　一是未具人男女者。此中冥破昔解云。但言男子。不須著女。若與女宿一宵。即犯。日

◆掉入宿字

屬前戒。何開三夜。有人引非時飲酒。以難古師。謂非時飲酒。得非時食罪及飲酒罪。故知第三夜與女宿亦合二罪。答云。酒本開時飲。何須對非時辨犯。時與非時俱不開。但須約飲以結犯。女宿本無二夜開。豈約過三以結犯。聖不開宿。是宿皆犯。本無前開。不得約過以明犯。聖不開酒。是酒皆犯。本無時中開。不得約非時以明犯也。(古師意爾) 此與男宿故限三夜。今鈔不同。若與女宿。犯相如前。若更過限。雙結二罪。故此下文云。已與二夜共沙彌宿。至第三夜共女宿。得二提。首疏云。古人立緣云。一是未受具人。男二甄女卸所共女宿無過三夜者。解云。佛制不聽與女同宿。轉側結罪。本不開宿。何有三夜之懲。又引伽云。若與女人相續過三夜。但有同室罪。無過三夜罪。此謬引文也。伽論第二云。若曾前與男二夜宿。竟第三夜與女人同宿。隨臥轉轉側犯二提。今解順上論文。與女同宿雖制不聽。亦有過三夜罪。若與女人共宿。不結過三夜罪者。我過豈不處分。即是犯。不應有妨難罪。又殘宿即是過。不應更有非時等罪。若言緣異。故結多罪

。者我亦女人。未受具。亦是緣異。何爲不結二罪。餘義如別者立謂。若廣料簡男女之相。如戒本疏也。又首疏及諸家。多引諸部明文。故僧祇云。有淸信人爲佛作廁。佛雖不須。順世故受。羅雲露眠時。夜風雨到世尊廁。抗廁板臥。夜有黑蚘。亦長風雨。欲入廁中。佛常觀衆生。見蚘欲入。畏惱羅雲。卽放光明。自到廁上。以金色細滑手扶起。拂拭身上塵土。已將入自房。指身床前言。汝此中住。如來已與弟子制戒。是故順行。此戒。是故世尊踟趺坐至曉。了十誦。諸比丘驅羅云。廁中宿。佛恐蚘螫來至廁中。以手摩羅云頭。爲說偈云。汝不爲貧窮。亦不失富貴。但爲求道故。出家應忍苦。說是偈已。佛卽捉臂。將至自房中。到地了已。諸比丘。是沙彌可憐愍。無父母。若不慈愍。何緣得活。若値惡獸。得大苦惱。親里必嗔。言沙門釋子。能畜沙彌。而不能守護。呵已制戒。五分佛呵諸比丘。言汝愚痴人。云何野狐驅逐師子兒。四分呵言。汝痴人無慈。不護我意。十誦佛種種呵責已。從今已去。爲二事利故。聽與未具人二夜共宿。一者爲沙彌。二者爲白衣來入至

房故。善見十五云。所以入佛廁宿者。以淨潔故。多人以香華供養。是故入中。注云。准此不去吉罪者。立謂應是去時不去。約失法故。且結吉羅。望過二夜至明相出。自結根本提罪。今爲明相前應去不去。結不應罪。又解約懃墮兩人。若恒懷謹攝。偶爾不去。得吉。若惰慢者本無去心。結提。與下善見同也。亦約懃人忽爾不去者也。准戒本疏云。三夜明相未出。應起避去。注云。謂不犯提者。立謂。准見論文。證前當部云。明相前不去。雖不犯提。則知犯吉。又證前懃人不去但吉。注云。准此必須第四夜離之者。初夜坐者不成開者。景云。此舉四夜同宿。常護明相也。立云。先二夜共宿。竟第三夜。緣無去處。至明相出時。應坐不得臥也。至第四夜要須出去。不得唯護明相也。下文引五分云。皆謂通夜不臥開者。是從初一夜至第四夜恒坐不臥至曉。故得四夜耳。此戒上義要第四夜離之。若不離隨脇著結犯。注云。非謂護明相。皆四夜通夜不臥開者。立謂此應上文也。明四夜之中。從初夜至明相出。恒坐不臥。若直護明相則不開也。必須第四夜

離之轉長罪者立謂明其既犯竟應懺罪若不懺罪
若不懺更共宿更增罪也深云已犯罪竟仍未懺罪
雖經多日別房宿竟若更共宿者轉長罪也當第一
夜即犯故曰無二夜開悔過已當別房宿更得二夜
者景云雖悔其過不得即日同宿隨臥皆墮要悔罪
已須異處宿隔一夜已更得同宿如初開緣三夜也
多論四句者一人一室異者如共張沙彌二夜在此
宿至第三夜共往餘室宿也二室一人異者如共張
沙彌得二夜宿竟第三夜共王沙彌宿也三人室俱
一者如共沙彌同室三夜不移也四人室俱異者如
共王沙彌二夜在此宿第三夜共李沙彌在彼宿也
開緣同上者謂如前其女人同宿戒中開通文也九
種室相不成不犯乃至命梵等難緣開也礪云若避
明相過三未犯第四夜犯祇若三夜犯竟未懺無二
夜開隨宿宿結前來文明者是祇文也
與未具同誦戒六　祇云婆羅門慊言而此中嘽嘽
似如童子在學堂中學誦聲亦復不知何者是師誰
是弟子彼人見已不生信心所以佛制不許同誦二

字句味者立謂一字為名四時為句句下之旨曰味
首疏云能詮之教有所表彰曰句句下所詮之旨以
之為義此字句味用聲為體非約紙素文字也此乃
是教之像貌也以去聖時遠不覩真佛言教乃將世
俗紙素傳佛之聲教非是教體也教體是何謂約佛
所說教佛語語性即聲為體此聲用有名句文此名
句等體是假有不離聲故准新譯經論應言名句文
而言名句味者古譯謬也如下述名句文者是聲上
運用能詮旨趣藉此名句文也二宗計異薩婆多宗
計名句文別有自性不用聲為體性成實宗計此名
句文無別自性但是言辭屈曲有所表彰無別體性
還用聲為體此約攝假從實也謂聲是實名句等是
假謂名句等無自性故曰假也薩婆多假實別論故
執名句文別有自性用為教體也故薩婆多破成實
云語不異能詮人天共了云云賓云梵言便膳那此
云文也古翻為味者其義失也西國呼文呼扇呼鹽
呼男女根並名便膳那謂文為依能顯名句扇能顯
風鹽能顯味男女二根顯其報別由名相濫逐譯為

味此是隨義非關文也譯既有失解者亦非故礪云資神之益名曰句味今詳全非義理也經論中意詮法自性目之為名顯義周員目之為句如言諸行目有為體也復言無常即顯諸行定非常住既簡於常顯差別義義既周足即名為句故識論第二中云名詮自性句詮差別文即是字為二所依（名句二法依文也）濟云字者非紙上字此是蠡耳非是字體要從口出聲曰字字即文也或有一字成名如言水言火是也二有二字成名言大覺是也亦有三字四字五字為名此皆不定但召得物體即曰名也言句者亦多少不定如言諸行無常則四字為句若五言偈七言偈即五字為句亦有九字為句極多用十八字為句故薩婆多宗總約此名句文為教體精詳判此名句等是聲假用不離我聲故將聲為教體攝假從實故也南山毋言聲教者是也礪引祇云今時維那打靜云一切誦堂中有沙彌與比丘同聲令誦一偈是犯提罪若准此義今禮佛時與未具者同聲唱南無其佛悉是犯也故祇十三云若僧中唱說偈時不得同說一

偈得同時各各別說餘偈若口授者謂比丘口說未了前人即隨言讀誦此名口授也若書授者謂比丘口誦沙彌隨誦後即書亦犯沙彌口誦比丘手書亦爾賓云謂直爾書授文故言了了不了等也注云決四分不了文者慈云四分直言聲聞天仙所說不云為佛印可此言渾也故祇云要為佛印可者名經雖聲聞天仙等說非佛印可不名經也

向非具人說麤罪戒七　等破塔不說他麁罪則破法身等者明犯麤罪者不發猶有信心得修餘行忽聞人說我之罪遂即雷同造惡頓休餘業故不許說然破塔犯蘭望提稍重約業天乖破塔但毀形像說麤則壞法身言則破法身者由說他罪自壞惱他妨撥正修令應得不得故壞法身也二犯初二篇罪者礪云下三說之過微初二同麤有壞衆之義過重故提出血破僧此二偷蘭名雖是輕其業深重說亦壞衆同前犯墮若爾何以辨相但彰約二不列二蘭合輕重若列名者濫餘偷蘭為此但言除僧羯磨已顯不得羯磨說出佛身血明同是犯不同十誦也此謂

見他破僧出血犯蘭。已還不得向非具人說。如調達等所作。娑羯磨法。差人說之。方得向說。直爾輒說。亦同犯提。問。說初二篇罪。同得提。謗他初二。便有輕重。答。謗據治罰。損有淺深。故有階降。說他麤罪。即無治罰。就壞衆處齊。同結提罪。首疏。問。謗人惡說。還得惡說。謗人犯重。還應犯重。答。謗人犯重。下更有罪名。復階降。故犯僧殘。謗人惡說。是極下之罪。下更無罪名。故得同罪。四無僧法開者。立謂若犯麤罪。白二差人。往報俗人。知是比丘犯麤罪。使世俗識邪達正。不濫染清倫。如調達破僧。佛令衆僧白二差舍利弗往告白衣。言調達所作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非佛法僧事也。若已作法人問等者。景云。此非法人。仍是餘比丘。故還及問之也。若即說者犯此戒。立謂有比丘犯麤罪已。衆僧白四擯出。竟俗人具知。若有問比丘不得即答。應却問。檀越何處聞。彼若云我於某處聞比丘。方答言我亦某處聞。俗女說偈者。案僧祇云。舍衛城中居士諸衆多知識比丘。食中有一長老比丘。是居士知識。犯殘行摩那埵。在下行坐。檀越憂婆夷見

已問云。那在此坐。時有難陀比丘語言。汝阿闍梨小兒時戲猶故未除。憂婆夷聞心不歡喜。作是念。阿闍梨故當爾耶。在此下坐。即捉飯筐飲食擲地而去。便入房裏。掩戶一□而說偈言。出家已經久。修習於梵行。童子戲不止。云何受信施。十誦有。呵云者。有人云此是女呵也。女言佛法中有如是痴人等也。應答我家等者。謂佛教比丘答詞也。一若說名字者。謂字某甲名某甲等。二種姓者。立謂如衆中有大姓比丘犯罪。餘並小姓。語言大姓犯某罪。或云張家比丘王家比丘等也。三衣服者。謂著布衣。或乾陀褐色衣等。四房舍者。亦言南來第一二房等。五相貌者。身容大小長短也。不犯麤惡想者。不撥前人實作罪。然我心作善想。四說不作罪想。而俗人尋言自解者不犯

實得道向未具人說戒八　問。此戒具五緣。一實得道。除增上慢。虛故不犯。二自言已證。三向未具人說。四言詞了了。五前人聞知。結犯。問。大妄語戒說已得及身現相。皆犯大重。今此戒中實得聖道。口說即提。賓頭盧現其神通。何爲但吉。答。口說有濫涉。故得波

遙提現通無黯涉故結賓頭吉又助一解現通開爲利如有時生信故有神通輪爲益全無罪無益故得賓頭取鉢即同無益故聖結吉口說對俗本末開故說得提罪立云制意但爲凡若聖不說得果恐凡言我是聖若後見說即知非聖以護大妄語戒也

與女說法過限戒第九　除有智男子者亮云縱不請時若有男子亦得過也問戒本但言除有智男子何不言除請答昔解云若言除請恐濫有智男子謂言請時仍須男子欲明隨有一緣即是開限故不重述除請也今詳不然如別衆食亦有多開緣戒本盡制何不恐濫故知此不除請文中略也立謂此戒不開親里知之五分由五六語得解故便制者彼律中時有婦女應發風比丘不爲說法果發風死因白佛佛問比丘汝說法幾語得解比丘言五六語得解於是佛就此比丘因即制也文又解云五語者謂說五陰無常也六語者謂說六根無常也亮云五六語者此是五數法門六數法門謂不請開齋此也請時爲說不論多少多論云五語者五種語色法無常受想

便疑使

行識無常六語可知見論十五云一句經文五句義疏合成六句不犯景云若分別五陰六根子細說之解釋其義亦得但不得出五六之外別明餘義也首疏云五分律若爲女人說五六語竟語言姉妹法正齊此從坐起云有緣更來爲說無犯若說五六語竟更爲後女說如是相因爲無儀女人說無犯若自誦經女人來聽即問要義爲解雖過無犯便汝速盡苦者立謂既說五陰六入竟更語言願汝速斷諸結盡諸苦除者亦墮由過限故必是俗人出家不得以事同故者立明雖著俗服既出家已情同比丘不成證明故須別俗人也景同今譯此解非理以破句故多論云有智男子若方類不同者一切不聽男子必是白衣一切出家人亦不得以事同故祇律十三云若七歲若過七歲雖過七歲不解語義亦名無智又云衆多女人欲聽法各各得爲說六句應語第一女言我爲汝說六句說已復語第二女言爲汝說六句如是衆多無罪比丘出已諸女送出與別若咒願言使汝盡苦際得提若言使汝無病安樂無罪復詣餘家

◎篇本文作五戒法清四字

先女從來。比丘見已語言可聽得提。雖見不共語。直
為語女說法。先女雖聞無罪。多論即言先女邊得罪。
若不知先女在中者不犯。又云若轉經者亦爭事提。
述曰為女轉經令女諦聽。即同說法也。若說不了吉罪。
者謂說過限語。未了即止吉。了即提。已下明不犯法。
授五戒及法者。戒疏云受五戒者謂三歸體也。為說
相也。八關齋法者亦同上解。疏云八關齋者八戒也。
閉掩根門如世關之拒防。或言八支齋者齋是不食
為本將餘八事以支持其齋故曰也。
掘地戒十　一不惱眾生者謂地中多虫故也。二止誹
謗者有二意。一以外人計草木為命傷則謂言殺生。
失慈悲之道也。又招謗云何不靜坐居寂然行道業。
損艸掘地斯務何晶三大譏佛法者即文中云以遮
王臣策役也。注云謂妄僥倖者非分遇福名為僥倖。
明今僧尼因福造罪。謂為佛僧掘地應無有過。謂應
獲福。此是妄謂而得罪也。經四月被雨者。景云此舉
夏四月中隨一雨下若掘皆犯。以夏中多雨能令地
勢牛也。鍒者勝云康對反。耕具也。撿律中無此鍒字。

◎口缺本

但有金邊作斲竹角反。說文云斲斫也。應師云字體作
斲。今作鐁非正體也。抪公八反。說文云刮也。若不教
知是看是吉者謂得失法之吉。據根本又得提也。蜀
本多論者。並云先關中翻多論但有八卷解九十不
盡。後有蜀本多論乃有九卷。即云爾也。立謂其多論
在蜀地翻故曰也。賓云先京中本唯有八卷釋戒本
九十不盡。首師情愛此論。常廣求訪餘殘之文。不知
為是譯者不了為是失落。後時遇一蜀僧言說之次
云余蜀地則有九卷釋戒本。盡待某還日當即附來
與闍梨。其僧還後經於三年。而□附來。更作書索方
乃附來。首即寫其數十本付諸藏中。令得流通。因此
各為蜀本多論。古經藏內多闕此卷。今時新藏則者
九卷也。四月及八月者。景云此舉多雨處。則春四月
夏四月之雨若少雨處但夏四月有此舉。多少之處
然實隨雨下即不得毀。莫問春夏冬也。墻根齊濕處
者此據北地多作土墻。下有與地連垣濕上則乾也。
若壞濕處得提。乾處無犯。房壁捐壞成功越者。謂如
房中壁是功力所成。不得損壞。若壞打杙得於吉也。

盡地未際者。立謂如天久晴日曝皰生。若壞不犯。若壞壁使淨人却泥等者。景云此據露地壁也。井池瀆汪水新雨等者。景云此舉露處井等經雨初取應犯提罪。以雨能生地故。然律無文。但得小罪。言抒者。徐侶反說文云酌取物也。大小便時水手摩地等者。景云此悉舉露地爲言。雖此屋下外雨漂及其地潤濕。能生草木。若摩此地亦得墮罪。今時往往而見此事。特須慎護。方免其譽過也。若地有沙以水淘之者。立謂其地先有沙。後雨水衝之則和土也。若野火來近寺乃至得剗草等者。謂此是遮戒。有緣得開。故十門云遮戒一往制。止有益便開。抑其義也。若三衆不爲三寶利益等者。然三衆發戒與大僧齊。令但有三寶利益等緣。故開不犯。其律中結吉者。據無緣時而作也。僧祇覆處地得自掘者。景云此舉覆處明內爲言。若是明外際簷下則犯。以非覆處攝。故而明內得自掘者。以覆土不能生草種故也。注云四分文中不了者。立謂四分但言生處不得壞。死處得壞。則不明覆露處。致令古師所執不同。或云土壤是死地。縱在屋

下若連地皆是生。此言濫也。由當律不了。今故引祇證覆地即名死土。景云古師以將崩岸土來難以律開通。文中取崩岸土不犯。但得取土。不得損地。我亦覆處唯得取土。不得損地。此引非例。以覆露雨殊。祇文極顯。已下明不犯法。若反甎石不犯者。景云以無損地故。此土悉是覆處。疑云既是覆處何用言無心故始不犯也

壞生戒十一　具緣如上者。此戒制意具緣同前掘地戒。礪云此戒不別有緣。起舉前房戒緣中斫樹以爲緣起耳。注云恐無知者濫用者。立謂古人有云樹木者爲非人所依。若小草及種子則非所依。壞有何過。今不同之。古師立此戒名。或云壞生艸木戒。以艸木爲非人所依名村也。種子非例。今鈔立名名壞生種戒。蛺蝶等者。上兼牒反。資云案十誦律通於鬼畜總名爲村。故彼律第十云鬼村者。謂生草木。衆生依住。衆生者。謂樹神。衆神。河神。舍神。交道神。市神。都道神。蚊虻。蛣蜣。蛺蝶。啾蠊。虫蝎。虫蛾子等。是衆生以草木爲舍。亦以此處爲村聚落城邑。依之而住也。注云如此當通相同明鏡者。立謂諸部各言生草種等。



謹非入所。依引十誦僧祇明文。事同明鏡。案十誦文云。若比丘斫代鬼神村。種子村。波夜提也。律中五種村。等者。僧祇云。生雖五義。合為三。第一種根生。二種枝生。三種子生。根莖各分二。初根中不假節生。作根種之名。二根中假節生者。作覆羅之稱。枝種亦二。初枝中不假節生者。作枝種之名。二假節生者。作節生之目。子種中當體立一。始末差分。離成故有五。分根種者。用根為種。故曰根種。即如蘿芋蘭菊等是也。枝種者。用枝為種。故曰枝種。即如楊柳石榴苟杞等。節種者。謂用節為種。故曰也。如蓼甘蔗等是也。覆羅此言雜種者。戒疏云。言覆羅者。根中假節生。如芹竹等。也立。謂有根有莖。如橘柚等樹。若無根有枝有根無枝。俱不可生。假根假節而生。故曰雜種。子子種者。如芥菜子等是也。若斫炒釘杙。並隨者。磷。鬥打杙樹上。隨打多少。一一提。罪殺生。何不隨所得提。要待命斷耶。答。艸木有多生。相故隨壞處皆障。一分生不起。是以隨壞得罪。畜生報者。一假名。命要斷方犯。牙目者。有云。在七日牙出。七曰目。羅勤者。本名羅勒。者。趙主石

勒。改曰蘭香。十七種穀者。僧祇云。一稻。二赤•禾稻。三小麥。四麵麥。五小豆。六胡豆。七大豆。八豌豆。九粟。十黍。十一䔡子。十二蕕句。十三闍豉。十四波薩陀。十五蕎子。十六脂那。十七俱陀婆。頌曰。稻赤小麥•麵小豆胡大豌。粟黍麻。蕕句闍豉波薩陀蕎子及脂那。十七俱陀婆。上十七種俱脫皮淨也。注云。謂生熟二。棗者。未乾曰生。今時乾棗曰熟。皆須大津得合椀食。景云。此文中具列五生種。即上一根二枝三節四覆羅五子子是也。下則五果。謂一核果。二膚果。三殼果。四稽果。五角果。在文細尋方見也。注云。但令相著。即得等者。立。謂一切法。要令果子相著。不得隔莖幹。淨則不成。如淨甘蔗。要須除殼合束淨。得成。若不除殼。唯所觸者成淨。除者不成。由中間隔殼。又云。前稽果既云有子火淨。我今蕎草等上有子。合束相著。亦應成淨。此是義。淮耳石上生衣者。即見石上生花也。餅上生毛等者。景云。此舉旅得吉。由是壞相。故翻覆浮萍越者。景云。此舉不離水也。離即得提。注云。淮前暫時者。深云。上文道行記處。繫草并此中妨竹押石鎮者。皆謂

暫時故耳須除也此律一業壞多種隨多種結者立謂上十誦隨壞一種得一提蟲壞五種得五提四分則不然隨壞一種隨數多少結不同十誦此律如比丘將一把豆一時燙隨數多少一一提十誦律文通得一罪就地離地壞皆墮者謂如前柳榴等卽是楊柳榴是石榴此二生種雖以離地猶生故就地離地俱提若下槐㰌之屬但就地壞犯離地巳去壞則無罪若猶有生相但可犯吉此戒有兩重境想約此而立槐㰌者槐戶恢反爾疋云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㰌音壞立云小曰槐大曰㰌離地色未改吉者律中有七色一青二黃三赤四白五黑六縹正眇反七紫也釋名云縹謂淺青色也此皆是生相之色約離地色未改壞亦得吉此正是壞生相也下明不犯法若除經行地土者景云此舉地上死土也

身口綺戒十二　依光律師九段此下卽第二段至覆屋過量來有九戒明善將人心隨護衆意不相嬈行礪云撿律緣起前後而起應分二戒以其身口二業雖殊違制處同故合爲一戒口業綺者作異語之

本曰褻白

名身業綺者作觸惱之稱三爲僧單白呵止者雖身口二綺若僧未作單白但得吉羅得法後犯故結提罪身來僧中應坐不坐應立不立身業惱僧須與觸惱羯磨若來僧中口業惱僧由不時集僧問何處來答過去來僧問何處去答未來處去或僧與語時反問僧言爲何誰說爲論何事此曰口綺亦曰餘語僧卽與餘語羯磨故僧祇十四云若人問言從何處來答言過去中來何處去答言未來中去何處眠八木上眠床有四木并四時爲八也何處食答言五指食如是不正答者越毘尼此約未作白代餘語故言也作白巳語墮者謂得單白巳更作餘語卽犯此戒餘如口綺法者慈云如前口綺未白前吉白巳犯者墮是也以言無本義理不次者謂出言無補不依佛教也

嫌罵知事戒十三　一是羯磨差者簡餘前人口差非羯磨者罵但得吉立謂此律白二差也五分隨用單白白二兩法差也正拜人者立謂喚被差者曰正拜人此人有緣更請別人權知僧事所倩人復緣事更倩一人若隨罵此三人皆提景云被僧白二差者

名正拜人。如俗官受職之類致拜也。賓云祇文諸差爲拜也。蓋是譯家取意。故言拜人。乃至差五德。亦言拜五法成就者。作自恣人。今詳此謂拜册也。如今國家册太子册王附焉。皆名拜册也。非謂差五德及知事時要合五德拜也。案祇文云若拜人。拜囑人。拜囑囑人下。即解云拜人者。沓婆是也。拜囑人者。沓婆倩餘人料理僧事是也。拜囑囑人者。所倩人復轉倩人料理僧事是也。嫌憒此三人者。皆得提罪。因說大魚百頭者。案祇律云。佛在跋祇國人間遊行。與諸比丘衆至一故河邊。見捕魚人捉大網。沉石浮瓠。順水而上。邊各三百五十人。叫喚牽網向岸。爾時衆吏皆豎網中。有一大魚。有百頭。百頭各異。世尊見之。便喚其字即應。世尊。世尊問言。汝母在何處。答在圊厠中作虫。此大魚。迦葉佛時作三藏比丘。惡口故受雜類頭報。母受其利養。故作厠中虫。佛說此緣時。五百人即止網出家修道。得羅漢果。又智論云。如經中說。有一鬼頭似猪頭。極臭虫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而身持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虫從口出。言慊罵者。礪云。見而不聞處說有愛恚等。曰慊。聞聲不見處曰罵。實有其事者。謂實有愛恚痴等也

露敷僧物戒十四　五分見僧臥具在露地等者。明彼律料見僧臥具在露地。雖非自敷教敷。若見不舉即提。祇若僧床上安像。比丘禮拜不舉者。景云。此舉在露地見像不舉故犯。立謂敷僧臥具在床。床安佛像。比丘於上拜佛。已手觸。竟須舉取臥具。有衆多人屬最後者犯

便應隨雨中疾時還者。謂計去後還前無雨也。若二人同床。下座應收不者。墮吉者。景云。謂下座應收。不收得失法罪。故吉也。律中云以非威儀故得吉。立謂上座與下座同床起時。上座令下座收。下座不收。違上座教得吉。自不收。又得提。若上座見不收。下座不收即合自收。既不自收。但得單墮。故曰上座單提。若俱不收。二俱墮者。景云。前舉同坐下座。故得提吉。後舉別坐。各不自收。故俱提也。故律中若二人不前不後俱不收。二俱提。及臥具表裏者。景云。覆衣被氈褥之

◎會本段卷中三之二

衣也。此戒局臥具等。若薦席等敷在露地。但得輕罪。

覆處敷僧物戒十五　制意同前。所以離屏露異者。一得罪時異。露則出門。屏則出界。決意位還如上。出界若暫非永過夜犯。二開緣不同。覆則兩有緩急。律云若即云即還。若暴風疾雨。疾得還。若中雨中行。若少雨徐行。皆開不犯也。屏則開兩夜。五或出界或過三宿犯者立。謂此中有兩意。若無心去不擬還。出門便犯。若擬晚還。緣礙不得即還者。亦開其二夜。至第三日不還。門祖出結犯

強敷戒十六　若語已住先與開間者。明其彼人語言此有人住竟。若聞即止。犯。又若有人先開其問分後來敷。亦得不犯。古人云。情有愛憎。致處有寬狹。如言臥長江枕阡陌。不須來此處進情同。則云臥斗底枕褌丸。儞但來此處寬。今此戒緣正約情乖。故強敷致惱

◎釋疑譚

牽他出房戒十七　一是春冬房。以夏房入己牽出犯吉者。賓云春冬非是分得。既有通義。牽出過重。故提。夏中分得屬已。牽彼出時情過是輕。但犯小罪。

◎口口疑故得

立明律中分夏房已。設上座來。佛言應移。明知屬已。已定何人縱牽無有離義。以所惱處輕。故得小吉。若春冬分房已。上座來。律令相讓。須移明知不屬已也。牽則有出離之義。所惱處深。□•□提罪。又解夏房所屬既定。奪者心弱。故吉。冬房屬不定。奪者心強。故提。景云然三時房雖復俱分。春冬分已後見上座應轉避之。夏房不爾。一分已竟。後有人來不應避也。故春冬牽出犯提罪也。若將不喜人來欲令自出者。撿五分云若將其所不喜人來共房住欲令自出。若出不出皆吉羅。文齊此說。景云身體穢汙者。將此人令伊不喜見會即出也。若出不出故犯也。前是戒俗處等者。前戒是聚落□對俗人前故不簡。此戒在藍中若惡戒惡見犯重之類。牽出無犯。礪云前戒是俗處是他有故屬先住者。以非僧住處故不簡淨穢。此戒是僧房淨者有共住之理。不淨則無共義。故驅出無犯。問此牽他戒為約業結犯。為約境結犯。答約業亦約境。故十誦中一時牽十比丘十提。約境也。或多人共牽一比丘。各各提。或牽一比丘出多房等多提。此約業也。

坐脫脚床戒十八　鈔文所列別緣有三戒疏及彌疏具四緣成犯一是重屋二薄覆三床脚欲脫四坐臥犯

用虫水戒十九　此戒謂闡陀用水澆尼諸比丘呵責答我用水不用虫隨河中魚虫一一提者此不獨望所損者結罪通望池中多少魚虫隨百千頭數得百千提罪也

覆屋過三節戒二十　隨茅板等若覆三重為三節也過三卽犯不去見聞處者立謂既作三節竟便離見聞以使俗得譏故也律中見聞互離吉者彌云三節之相事在難識如緣起中草三重覆見論若過三節竟在邊著隨用草犯犯提伽論頗有過三覆不犯耶答有謂用草覆者是五分塼塹薄泥作於四壁極重復聞重故壁地香備若至第四重若草若瓦若板一一草瓦板皆准提准此等文不問一切似三重為三節也

◎分疑三

輒教尼戒二十一　依光律師九段此下訖與女同行戒不有十戒當第三遠避嫌疑離染清淨行八敬

◎合疑分

者百衆舉受懺諸無疑此義至下尼衆別行中廣明之僧祇前三後二者謂就半月半月中唯中間十日是教尼日如白月十五日若一日至三日是名時未至十四日十五日是名時已過中間十日科去聲取一日卽免日非之過也黑月例之以月初一日至三日名前三謂是前度布薩之後也若十四十五名為後二卽是說戒之前故言去布薩日等也問何故祇文不聽前三後二日答此謂去布薩日近僧多疲勞故取中間十日為教誡時也彌云愛道來請止論比丘何不請佛答請佛教授有二種過一違八敬敬中令半月半月問僧二違本誓受心若請僧者翻前兩失若爾八敬文中佛已制尼半月往僧愛道何故今乃求佛者答尼雖蒙制僧中未奉勅故重來請佛勅僧往教又問佛何故不自教示答有其分過一是狹過不通三列二是少過只佛一人三是短過不通末代比丘作者翻成三益但德須具十者云何為十一者戒律具足善修威儀彌云具持二百五十戒專精不犯犯已能悔合行光潔皎然無缺故曰具足也二者多

□□疑法令

弄疑凡

行疑行

聞善解經論母云若解修多羅阿含理教有廣見之長字曰多聞三誦二部戒利偏熟律文礪云善誦二部行教字句分明音聲流利言詞弁了令人樂聞四決斷無疑礪云既直□誦亦善解其義理犯相輕重開曉人心豁然生解五善能說法言詞辨了者然為尼說法初中後語皆稱法相純一淸白正見無邪六族姓出家風望可觀者生處高門人標望美故曰也七顏貌端政者威儀齊衆不生物條視者發敬皆稟道益故佛說偈言穢器盛美食噉者心不忻醜人說妙法聽者心不欣吾為如是故相好莊嚴身八堪為尼說法勸令歡喜者善順人情稱機授□□生信解但前第五德者善能說法謂稱法而談無顛倒過未必稱機以此為異九非為佛法出家被三法衣而不犯重法者以不犯故堪教授尼生尼信敬若爾與初德何別解言若曾行尼三衆悔已具初闕無外化不具第九犯餘罪未悔不具於初故須明第九不犯重法及餘戒不犯犯已能悔望於自得卽是具初望於利他亦具第九自他兩異故分為二十滿二十夏年

第疑等

巳疑尼

客疑客

高德重者然上雖具九若夏未滿年少輕躁易可退敗不生人善要二十夏持法堅固多無斷壞生物善也頌云戒律具多聞誦二部決斷善能說族姓顏貌堪為尼為佛法出家十滿二十夏

與尼說法至日暮戒二十二　一是僧差者甄去不差但犯輙教不待日暮要是僧差方有暮罪除尼若為餘女受經第者立謂上既為尼教誡日暮得提若為受經等事不犯今言除尼者謂唯尼不犯除巳外為餘女婦說法受經等吉除婦女巳者立謂上明為女說法日暮故吉今若除者是不為說也若船濟處者賓云多□□船經日暮故也立謂如船上路上等為他容人說法尼便聽也未詳　至尼寺中者立謂為估客說法因至尼寺尼聽至暮者不犯宣云律緣中初令尼來僧寺說法因過制令往尼寺四分無文可尋諸部余曾見老吞忘去也

譏教尼人戒二十三　其事實爾供養故者謂其教尼人實為供養故譏之不犯誦經受經若問者立謂為尼誦經受經若問等事也

與非親尼衣戒二十四　律中除貿易者。立謂律許五衆貿易。唯制不得與俗人交貿也

與非親尼作衣戒二十五　若緣索線者。立謂若安緣若索線亦吉也。與親里作者。立謂今作令字錯也。合是與字。若作今字。文義俱違。若佛塔僧事者。立謂爲尼家營佛塔僧事等也。若借衣浣還主者。立謂僧借尼衣。舊說浣還尼無犯。雖復迹同與尼衣。然由本是尼物故也

獨與尼屏露坐戒二十六　二無第三人者。多論第六。要以白衣男女爲第三人。一切出家者。不得爲第三人。如前過五六語中引之。若准祇文尼益食來。卽不犯。去時方犯者。卽是不簡男女差別。皆得以爲第三人也

與尼期行戒二十七　二無緣者。謂無命難恐怖等緣也。五度界者。謂隨度一村一邑隨結也。案祇律與尼同舟戒云。若經一聚落一提。若無聚落者。一拘盧舍一提。同行戒亦爾

與尼同船戒二十八　此戒隨聚隨境結犯。如與十尼同船十提。此是約境也。業者隨一一上下結犯。亮云。一比丘與十尼期行。得十提。十比丘與十尼期行。十比丘各得一提。此約境故也。問一僧與多尼同船。得多提者。亦應一僧與多尼同坐。應得多提。答坐據屏犯。多尼非屏。故與一坐得提。多坐不犯。乘船譏過中制。一多同犯。彌云與俗女同船。亦是犯。限此路不彰。如律房舍犍度中。時有比丘共女人上船。生疑。佛言聽直度。故知上下明亦同犯。船師失濟者。謂風驚浪急。吹船上下。不犯也

食尼歎食戒二十九　祇云除舊檀越者。立謂檀越常供養此比丘食也。不問尼歎不歎。彼常平等施僧故。雖歎得食。不犯罪也。未詳撿祇中此約尼之舊檀越也。謂舍衛城有一長者。欲供養衆僧。緣無人力。時有一尼爲營供具。長者出供養。直至時衆僧到其家。見尼爲行食處分等。諸比丘卽疑非尼贊歎食耶。共出去。如是白佛。佛言。從今已去。除舊檀越不犯。乃至下食已唱等供時。更有餘比丘來等者。案祇文云。謂唱等供時歎。始下食時歎。有初作食時歎。作食辦已歎。

□□疑讚

合疑食

有請時歎也鈔中略却故云乃至若如上等時中隨
一時有比丘來尼若歎言是乞食練若糞衣露坐者
得食皆提若尼直報施主言更有比丘來不稱是十二
頭陀者無犯若准多論義則稍別彼論云尼語居士婦
言爲請誰耶答言請某甲尼言汝爲辦粳米飯蘇豆
羹鷄肉鵽肉比丘食者提乃至教以少薑著食中比
丘食者吉羅（此四分偏讚其德犯）若尼言應某甲比丘居士婦
言我巳先請尼問辦何食答言麤食尼言爲辦粳米
飯乃至鵽肉等比丘食者吉羅若不曲讚功德但□
□沙門功德其福甚大如是況說食之無罪若有歎
食不得捨去當展轉者謂更互換易免犯提也皆謂
正坐食時卽有尼來歎故作此法得捨去故也若言
某甲尊者常乞食不犯者謂尼語檀越言彼某甲比
丘常乞食作此歎者得食不犯以乞食之是僧常行
非是歎德自疑云乞食是頭陀中一數何故歎頭陀
是犯歎乞食非犯故知此解有妨[illegible]云准祇文云謂
某甲尊者可常乞（音器）食謂尼語檀越言可常乞與某
甲比丘合如此說者非犯以不歎德故此解極當文

諸疑請

□□疑古不

與女期行戒三十　被打幾死者（音其）此義可解若村
內一界吉羅過界得提者案十誦文云期同一道行
從一聚落提若無聚落空地一拘盧舍提道者有二
種水陸道也據此今時同船定犯若不共期往安隱
者謂險難處要須共往得安隱者共期不犯

施一食過受戒三十一　依光律師九段此下至過
四月請來有十七戒當第四段明內資節量少欲知
足行一宿受食者謂施主元請一宿爲緣起故未階
犯位過此則犯言病過受者謂病時開過受無罪若
諸居士諸大德住者立謂比丘受一宿食竟施主更
請住雖過無罪

展轉食戒三十二　此戒僧得提尼犯吉也數數食
等者文中列名不同者謂諸部互說如眼目之異名
今言背請戒以名通攝盡故也言展轉食者彌云受
前請已復受後請互背彼此稱爲展轉故曰也戒疏
約背前後家可爲三對四句初對約正不正爲四句
謂約五正食□□正食也二對足不足爲四句謂雖
是正食約境少不得飽足也三對淨不淨爲四句謂

●淨入後字

若比丘爲施主。即約殘宿惡觸等。名不淨食也。若俗人爲施主。則約五種不淨肉及見聞疑。爲已殺者名不淨食也。初正不正者。一前後俱正（背前向後提背後向前吉）二前正後不正（背前向後吉）三前不正後是正（背前向後不犯礪云吉）四前後俱不正（無犯礪云吉）二足不足四句者。一前後俱足（背前向後提背後向前吉）二前家足後家不足（背前向後吉）三前家不足後家足（背前向後無犯礪云吉）四前後俱不足（無犯礪云吉）三淨不淨四句者。一前後俱淨（背前向後提背後向前吉）二前家淨後家不淨（背前向後提）三前家淨後家淨（背前向後無犯礪云吉）四前後俱不淨（犯吉）此是義立四句。並犯礪云。前兩對四句。並初一句犯提。下三句俱互皆吉。第三對四句中二提二吉。不問道俗親非親者。七衆俱爲施主也。律中請有二種。若僧次等者。立明此二請不得背也。若准律中開其別請。梵網經仁王經及請僧福田經悉皆不許受別請也。案居士請僧福田經中。佛教月德太子請僧之法。佛說偈言。供養於中僧。僧法次第請。心行平等法。即生不動國。別請百羅漢。不如一凡僧。請者平等法。請佛法如是。莫學諸外道。別請親知識。佛法

●知疑如

無別請。六師有是法。隨親有德請。非眞居士施。僧次請衆僧。七佛法●知是若有別請衆。是名爲聚食。居士莫同此。即生不動國

一不白請家者。立謂下文食前食後詣他家戒是也。要白同利及施主是也。礪問受他請已。中時不去。自食已。食或食噉僧常食。犯背請。不答應。起但犯小罪。不犯背請。以盡非請。故不名受後背前。惱彼小罪。故五分若食僧食私食不犯背請。祇云請菜麨餅果非家家食。病者不堪一坐食者。礪云所以開病人。苦惱施主體。知若不開者。形命難濟。既非情欲。不作時限。施衣時開者。礪云開有二義。一爲濟比丘。待形須立。施時不取。後須難得。恐非理紏損業。亂他故也。二爲益施主。衣食兩利。俱得反報。就衣施中有三句。一多論云。前家食請。後家衣食請。聽背無罪。二前家食請。後家衣請。取衣向前家不犯。不向前家。竟日不食。違信結吉。三前後俱食請。背犯提。又三句。一前家衣食請。後亦衣食請。聽背無罪。以其後衣或可多勝。二前家衣食請。後家單衣請。如前。三前衣食請。後唯食請。

犯。提十誦多論前家不得隨病食者。立謂病比丘至前家。或食冷。或熱。或麁惡。非病者所宜。背向後家隨所使。家乃至齊三家。不得背至第四家。或無請食者。礪云。謂元無請處隨食無罪也。立謂請比丘施衣等也。以元請非爲設食。今背無過。或食已更得食者。礪云。受前家食已。更受後家食。或容犯足。不犯背請。也或不壞生亦得受之。或一家有前後食者。既同主異食。亦無有罪。必不壞儀。不犯足。立謂如有施主設食比丘食未了。更有制施主與食食者無犯。以是益故。又壞威儀。已壞威儀。更須作餘法也

四分律鈔批卷第九末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本

江東杭州華嚴寺沙門　大覺　撰

別衆食戒三十三　礪釋名云。但以能別之人食處成衆。以衆別他。不與同味。亦表法食有隔。故衆處得罪。所別之處。豈可非衆。（私云。所別之處。或一人二人。乃至百千人。不論多少。故曰豈可非衆。今不取所別之衆。立亦但取能別之處成衆。故曰別衆耳）然律據能別之人。故文云。別衆食者。四人若過也。若從語論。應云衆別食。今取本意。故云別衆耳。三人已下無上兩損。兩損者謂制意有兩也。云云故文云。但得三人也。今鈔文似繁。勲勲故也。今案戒本疏三節束之則易見也。初云若僧次請來界內不集。故犯。初雖僧次及至食時界內有僧別不同食。此則僧次還成別請。二若本別請食時僧來。既無遮約。此則別請名僧次也。（此有不犯）若別請別衆。別乞別衆。不問界內有僧無僧。但使食處成衆。故犯。若鳴槌作相。若唱召一人則免犯過。曉此三節。至文易遣。立云。制意即謂遮等別乞是也。文中何列四分與多論宗不同。謂四分別請別乞。但使食處成衆。不問界中有人無人。可別。但別乞等稱是別衆。若僧次請來稱非別衆。但由遮客變成別請耳。准多論意。直約界內有人不集。無是別衆。無論僧次別請別乞。但界有人無。是別他界。若無人則不犯。四分據食處成衆。多論約界有人未食。就令一戒文分三段。前且立宗。次犯緣。後隨緣牒釋。釋中不具第二第七緣。

後更不釋。由文易解。初明僧次下至由過常無來。是第二立緣及通標舉義門也。但明別請。不論不集。立論若別請別乞。不問界有人無人。集與不集。但食處成四皆犯。言僧次請來。約界有人遮不許。集方犯。界若無人不犯。辨問夫言別者。約有所別。若言別乞別請。既不約界有人無人。從何辨別。答別請別乞。約別聖本界之人。故言別也。但請三人食。我等不得別衆者。謂俗人欲請僧時。知法比丘應須開喩作如此說。若依緣起等者。謂調達領四人家家別乞爲緣起也。若依多論等者。謂界內不集方是別衆。不問別請別乞僧次。三色皆約界內不集是犯。若無人不犯。今分三相者。聖三是何。一者僧次別衆。二別請別衆。三別乞別衆。此三之中各含別衆。故各曰明犯緣。初約僧次七緣下至由過常有來。此略標宗致。下更一一牒緣解釋。但不牒第三第七。由文中自含。所以不解。又云易解所以不釋。就標致中文有多勢。別請別乞僧次三種通有別衆。今總束之。約僧次上作七緣成犯。列七緣已。從多論若施主就僧界內乃至亦更須展

轉來。通明施主將食來作法。自然界中別施之進否也。從或先僧次乃至此明僧次已來。亦是通料簡僧次之法也。從言別乞者乃至以非一家。故來通明別乞之事。從若別請人乃至不清淨罪已來。通明別請之事。從若準此言至由過常有來。此義准決會四分多論兩文。成別不成別之相也。已上諸文通叙別衆之宗致。下則一一牒緣解釋。其七緣成犯。第三緣云要是五正食方有別衆食。礪問云。正食有犯。不正不犯。者亦可法別衆中秉羯磨法方有別衆。秉對首法應無別衆。答不例。法中無僧即秉對首等法。豈可無僧不成衆時唯食非正食。所以故非類也。七咽咽犯者礪問此別衆食何不計所別之境之多少而言咽咽從業結者。何答。佛本制意爲慈愍白衣。恐惱衆僧。制不聽別。不是專爲損於何別何須偏約所別隨境結罪。人又假衆方犯。貪心故食。但隨業得罪。多論若施主就僧界內二處設食者。立謂張王二家來寺中東西兩院各設供養。二處人各滿四。則別他布薩處僧。其東西二院須住布薩處請一人。不者送一分食與。

口疑則

擇入食字

布薩處布薩處不須來兩院請人送食也由食僧常食不畏犯別又兩院相望亦不用互請互送以俱通布薩處故故曰自處不須展轉也景云但布薩處是衆同之本各各自處不須展轉昔人取文立義稍急要具三法謂打犍槌法通也送一分食食通也互請一人人通也今不同之隨作一事□免別衆以鳴鐘本爲集僧既鳴表情通也何須更請人或復送食若互請即不互送及鳴鐘等若聚落界內無僧界等者立明此自然界中有二施主設食各在二處此中則須更互請人送食也若互請送食竟更有異比丘來入界若遮不與食雖前作三法竟由心遮後人前法亦壞更須展轉送食等也若後人來時心若不遮前既作法竟後不復須作也更有異比丘入亦更須展轉者琳云先有二處食既互請人送食竟後更有異衆四人已上來到界內自聚一處受別主食亦須於前二處互請送也非唯有一二三人若一二三人但入前二衆何須更請送也景云更有異比丘入者入聚落也不入二施食家也至二食處望後來食處應互請送故曰更展轉也立云至後來入者但是一人或至多人直隨入前二衆無過以前互送等竟也若遮不與後比丘入前雖作法即壞更須展轉或先僧次後成別請等者立謂先是僧次請臨時客來遮不許入翻成別請礪云此多論文有四句料簡或前僧次後若當處遮約即成別請或前後俱是別請此二句提或前別請當處無遮後成僧次或前後俱是僧次此二句無犯若不遮雖先別請後成僧次如上立法者謂如上不遮客僧或鳴鐘或互請送也景云互送等者此中有三種一人同須請一人二若不來遮送一分食無是食同三若念有限不肯送乃可打犍槌無是法同此三次第先人次食後法今時但打犍槌皆不犯也

善見別乞四句者下文自廣明之一四人同乞各不相知同一主故者立謂四比丘各自別乞前比丘至王家乞得食餘三比丘別處乞不得還到王家乞食各不相知後同一處食犯由是一主食故僧次一種唯局不集者僧次來要界內有人不集則名別衆界

〔受必疑愛〕〔何疑餘〕〔奚疑其〕

若無人不犯別請別乞體是別衆誰問界內人之有
無但食成衆無犯開也今更約緣臨相總明者生起
下文也謂約上所列七緣今無隨緣曲解也初有施
主四分多論不問道俗名施主者礪云論釋不同善
見一解要是俗人作施主有別衆罪以其在家白衣
儲畜食具客各別請受必供養恐人多難濟損惱施
主爲是聖制不聽別衆是以律云慈愍白衣故出家
之士少欲自居乞食濟已何有別請作施主之義明
知出家施主不犯故論言沙門施食時不犯者或同
法沙門外道沙門若依多論道俗施主俱犯別衆故
論云一比丘出食三人無食共一處食餘三人犯提
食主無犯以自食已食無何惱損故〔謂四箇比丘共食一个比丘是食主〕
又此律言沙門施食者在此沙門釋子外諸出家
者及從外道出家者是故知同道沙門亦是犯也前
言慈愍白衣者且就俗人說耳無明別衆罪乃至或
遮客僧等者雖無別衆罪有來觀業道罪也礪云昔
知事人與客惜食九十億劫生屎尿中至形似人多
諸手足案報恩經云過去世時有婆羅門爲僧造寺

〔無疑餘〕〔無疑大〕〔無上字三字疑衍〕

時有檀越施蘇油飲食知事比丘見客僧多衆惜不
與僧行時客比丘便問何不行之知事答言汝既是
客何因索此客無答言此現前僧物論何主客知事
無嗔罵言汝客比丘何不噉屎尿云何從我乃索蘇
油由此惡言九十億劫生屎尿中爲虫也言廣如上
卷者謂如僧網中明也二別僧別乞別請者此下解
第二緣也礪疏具緣中二者是別請別乞若僧次請
者僧無箇別本自無過是故須明別請別乞但僧次
有二若言僧次請者如常可知若復言請次第上座
若干人亦是僧次所攝以人不出故如五分說上頭
無人無是上座上座故知不定別請亦兩若撮名以
請故宜別請二以法取人亦是別請也言惡戒者出
家僧尼犯四重八重之戒故名惡戒也十誦善生中
以羅漢法請人者案善生經中佛教善生長者行施
以四事供養父母師長和上耆舊持法之人莫偏信
敬有德一人深信僧中多有功德平等奉施得福無
量如我一時告鹿母雖復請佛及五百羅漢猶故不
得名請僧福田若能僧中施一似像極惡比丘猶得

無量福德果。何以故。由此人報持如來無上勝幡。亦能演說三種菩提正見無謬。也多論若施主長請比丘等者。謂一夏中請於比丘而供養。也不能無遮應打犍槌等者。謂施主心局。請人有限意遮外客。故曰不能無遮。門師比丘應須教化令喚入高處唱等。文中云勸化比丘者。言似倒。也謂門制比丘勸化施主也。謂施主施若干比丘一夏供養。至初集日。若不遮客僧者大善。其先受請若干人皆無罪。故曰無過。若初集日。遮僧而未能普及。則門師比丘應教唱。令使一人入等。也若不作此二法者。立云若不遮大善。是一法。既有遮心應作唱令。是二法。也又解初一日唱是一法。不者後八十九十日日須唱是二法。也界內比丘乃至一人者。立謂別所之人。或多或少。不問僧別。也設界內無比丘故得遮食罪者。景云提罪。也若九十日請或長請如初日法者。謂隨施主請日長短。皆得作此法。也案多論第七卷云若有檀越或作一月或九十日長食者。若能一切無遮大善。若不能無遮初作食日應打犍槌唱言六十臘者入若有六十

臘者若多若少。但令一人入。即是清淨。若無六十臘者次唱五十臘者入。若更無次唱下至沙彌。沙彌一人入。亦是清淨。若都無者。亦名清淨。若初日不唱。應日日唱。如初日法。若初日唱者。乃至長竟。若遮不遮一切無過(即日唱竟後縱遮之。亦無犯也)若初日不唱。應日日乃至一人入已。餘遮不遮。亦復無咎。若不作此二種法。若食時有遮。內界乃至有一比丘以遮。故不得食者。此中一切僧得別衆食罪。設界內無比丘。故在遮食不清淨罪。若作九十日長食初日如法唱九十日竟。若檀越續有一月半月食。即前唱法爲清淨不須更唱。唯僧房臥具九十日竟。應日日唱。若不日日唱。即不清淨。下文又云若有檀越作長食。或一月或九十日。先隨意請人各使令定。至作食初日。一切令集清晨打犍椎。衆僧集已。勸化主比丘應立一處舉聲大唱六十臘者入。先被請衆僧各住一處。不被請中有六十臘者應入。若無者次應唱五十九臘者入。次第無者應唱沙彌入。若無沙彌亦得清淨(文意盡此鈔引顚倒將前安後)也唯僧房臥具九十日竟日日唱者。景云以房舍等

●無一作角

佛制九十日。一分。今既不分。故須日日唱。不同食前
●無円前法。以是一主食。故立云。不問春冬。但九十日
一分房舍。今此是後安居人。夏未滿猶在房中住。然
僧遂安居多者。已滿即分此房屬於別人。此後安者。
須日日唱云。是某甲比丘房也。又解夏竟先令分房
由僧家緣事。未得即分。須日日唱云欲分房也。不同
請食唯初日唱。後則不唱。濟云唯僧房臥具九十日
竟日日唱者。謂夏初分房竟至夏末。即須與分不得
仍舊依用夏初分法。不同今文施主請時初日若唱
後不須也。所以簡異不同。言九十日竟日日唱者。謂
夏竟須分房。忽有緣礙未得先分。故以日別須唱欲
分明日又未得分。又唱申至後日。故須日日唱也。言
異處食亦得者。謂處所迎狹。縱出無過。以食味是同
關不犯也。若大界內有二處僧祇者。立。謂法同食別
界也。雖二三處別食。仍同一處說戒。還如上文一處
僧祇院中。後忽有施主各於二處僧祇各設飲食。至
不布薩處僧祇之衆。應往布薩處僧祇衆中。請人送
食也。若施主別請僧次四人。入僧布薩界內食者。立

●主疑其次同

謂請四人入僧常食處別供養。將僧並坐不與同味也。
或將食入界別請比丘者。立。謂將食入僧界內在別院
內三處五處各別施主各設四人。●至諸處僧往布薩
處請人送食。自處各不須展轉。以同是通布薩處僧
故也。置上座頭等者。此謂路遠或三由旬為界。若送
食者食時已過。可先留一分食指心擬送。且置上座
頭。表知此食屬彼。已後僧中食時可先取擬分食次
第行之。心指此食作彼所有。今取行者義同互易。此
是方便開使無罪。若聚落界內雖無僧界設二檀越
等者。謂一聚之內二施主設食處四人已上須互請
人送食也。若更有異比丘應入者。謂入聚落界內至
前二衆。若遮不與食。前二處法並壞更須展轉。若不
遮後人前法不失。若遮不與一人食亦𨂲者。謂下至
一人入來遮不與食亦犯。何況有●至多人也。●疑在吉
羅者。立。謂實無疑有則吉。若實有疑有還提。善見別
乞四句者。此皆約一主為言。但乞時受時食時有異
故不犯別也。論約別請別乞各有四句。應合兩个四
句。今鈔合明也。景云。此四句有三𨂲皆約受時結𨂲

●在疑作有

不同。四分食方犯也。第一句云。或四人一時乞。或別
別乞者。有云謂非期伴而同時受食故是犯。此句乞
受及食三時同。第二句各各去一時受者。此句乞時
不同。但受時同食故是犯。礪云此義稍難。謂不許一
時受食。各處食犯。何有受食一時前後而食犯。不約
咽時之業也。注云四分律中不犯。鑒者謂四分約食
處成衆是犯。見論則約受處成衆是犯故也。第三句
三時俱不同。故無犯也。第四句有三時同。故犯。謂雖
別去。以受時同食處又同也。以先雖無期。後同一主。
受食故犯。已下明義立僧次請人至請家已門外有
比丘不許入界變爲別請者。雖先是僧次以僧具戒
見等六和合。今既不許。情見兩乖。遂成別衆請也。乃
名別請別衆。不名僧次別衆者。謂先雖僧次請來。今
遮外客。失僧和之義。乃變爲別請別衆也。門外客僧。
由被遮故。縱出自然六十三步。外亦得別衆食罪。由
前遮客。壞本僧次。變成別請。別請滿四體是衆。不論
界內有人無人皆犯。不同僧次要界內有人不集始
犯也。既僧次別衆界內不集。今此客僧出六十三步

外故不名僧次別衆。但由食處衆僧心局乃名別請
別衆也。四食處成衆者此解第四。礪云謂須同類好
比丘四人已上一時受食有異計義方犯別衆。三比
丘在界內一在界外者。以在界外不足內數故不犯
也。故知須是好比丘者。結上能別之人也。多論或食
僧食若施主各取食分者。立謂食一向無別衆罪。言
施主食不犯者。謂非一時受前後受取雖與諸比丘
同處由啟是已食也。又不更受益所得麤已也。若一
時受同處食是犯。又多論四句初食主是一者。謂同
在一界內同食一主食。同在一堂中二食一者。立謂
堂舍迎故出在別堂以味同故不犯。若界內更有餘
比丘二衆俱犯者。謂前二衆以食味同是一主故不
須旋轉請人送食後既在別僧入界遮不與食便是
別他後人卻前二衆。望後來人前二衆俱犯。三食別
處一者。如僧食時或施主食時中有四人別食他美
食故犯。先取僧中一口者。此明當時同衆後雖得
別益以先同故不犯。注云此論露地須申手等者。立
謂此注解上第三句食別處一意。謂非直界內不集

名別衆。今同在僧中食味不同亦犯。言申手內者。意
明與僧同處成衆也。必離此外不名與僧同坐亦如
是數中。要申手內方名同一衆也。深云引此言意者。
明露地離申手外。不成足數。縱四人在界食相離申
手外。不犯別衆食罪。若露處不論申手。然此戒制惡
比丘。恐有破僧事起。今食時既在申手外。衆義不成
破僧也（作此解者。竪下第四句有妨。須知） 五界內不盡集者。此解第
五緣。礪云。若一人不盡集。作有比丘想。提疑心輕無
想不犯。此別衆食通諸界並犯。界有自然作法。自然
分空聚作法。離大小聚落界者。據多論中明聚落處。
沒家名沒聚。稱似不異也。又解多家同一院內曰聚。
如二京之城得名聚。一院之內唯獨一舍曰家。曠野
一拘盧舍界者。即無難蘭若也。別狂痴滅擯比丘等
者。別此三人無罪。若不與僧食即不同也。不與沙彌
及狂痴人食犯盜。不與滅擯比丘食不犯。由犯重過。
擯棄衆外。體非僧故。故上文惡戒及時有德非時是
也。若學悔沙彌。須與僧食。不與犯盜。由慚愧懺悔體
是清淨。又上言不與僧食是盜僧祇者。此不局在僧

家常住之食。然請家現前之食亦名僧祇。僧祇梵音。
此翻大衆。皆謂當時抑其檀越之食。不與彼人故曰
也。言別狂者。亦約重狂及得法之狂人也。若常憶常
來及半憶念。未得法者。不得別他。又加食處不集者。
立謂是僧次請亦有別衆也。謂多論文僧次請來約
界有人不集以不集來食處。故曰食處不集亦成別
衆也。准四分別請別乞體是別衆。不問界內有人無
人。若僧次無有別離。界內有人不集不犯。今准多論
雖是僧次請來。若界內有人不集則犯。無人則不犯。
然多論還有別請別衆別乞別衆。一如四分不異。但
更長有僧次不集之別衆也。注云如上所列者。指此
戒初標門中明也。病人足四此謂狂痴者。意明狂痴
既不足僧數。今將足他三人各示成犯。下文開緣中
病時者。下至脚跟劈若將此人足四。但自身是開。足
他三人三人成犯。不類此病也。以彼體是僧用堪足
數故。但自身是開不能及他。已下明律開緣義也。開
七緣者。礪云。若寬狹相望。僧次一緣是寬。益自他故。
又福利施主。故餘但開緣。先僧田益不能潤他。故下

文言無緣者。白出以餘有緣不益我。故知是狹。此將義向下文功德自修中說亦好。二作衣時等者。㴱云。或有直言衣時。或有言作衣時中含二意故也。賓云。二意者。初解直辨一月五月中要須作衣。方得受利。謂元受德衣。意為作衣。若決不作。或復作意。即失德衣。故下竟矣不竟失等是也。自有一人直爾受衣。不別標為。極至五月名曰衣時。非作衣時。問。五月辨異。至義可然。一月云何。答。亦約元意。一心元心我若作衣。先受五利。若不作衣便止不受。復有一人不別標為。此兩人中。前名作衣時。後名衣時也。三施衣時如前者。謂我者立。謂十二月中。𠏉施衣處得辨眾食。以施時不取。後須難得。故開受者。自得濟形。福利施主故也。道行二行為四五二緣者。十誦欲行行竟別食俱提。故十誦第十三云。昨日來今日食提。明日行今日食提。即日行別食不犯。船行亦爾。七緣中道為第四。船當第五。故曰為四五二緣也。食足四人長一人為患者。文謂一人為四人之患。乃至一人為百人之患也。如東家四人。或百人供食有限。西家有一人為東家四人百人

之患。令此百人得別眾食罪。謂長西家一人也。言大眾集時者。謂准十誦八人為大眾。開別眾食。七人已下不開。是犯。案十誦。極少乃至八人。四客比丘。四舊比丘共集。以是因緣故。令聚落中諸所士不能供給諸比丘餘飲食。故開也。若減八人集時別眾食。波逸提。若八人若過八人集時不犯。四分但言食足四人長一人為患。戒疏依古師有二解。初有人言。謂食處四中長一。添成眾。故非謂外人。由是三人隨意食也。乃至百人長一人為患者。應云長九十七人為患。但云長名義同。故云一也。如和先等六十頭陀同名一供養也。此古師意。謂先有三人非犯。由一人足成四。故犯。曰為患也。故賓云。古人食足四人長一人為患者。先是三人長第四人以成犯。患即展轉相望為患成犯。乃至百人長九十七於其長中發同一人。故曰一人為患也。此解不正。二有人言。元𠏉解也。礪疏云。五分。諸佛常法歲二大會。春夏末月。諸方比丘並來問訊。以眾多故。次請甚疎。乞食難得。比丘念言。若佛聽我等大會時受別請眾食者。不致此苦。白佛。佛遂

＊元字原本不明或無字歟

◆補入與字

開遮大會時受別衆食今言大衆集者辨有二義一釋大衆者謂八人已上名爲大衆食無倍供又是難得開別無犯七人已下名爲小衆食雖難得容有兼備故亦不開是以律文將開大衆集時不犯及小衆是犯故言食足四人長一人爲患以不開故由此一人令他得罪名之爲患（反解小衆是犯者謂律言食足四人長一爲患者此是小衆也欲明大衆衆不犯且反明小衆衆是犯既言小衆犯顯大衆時所犯故言爲患患元犯也）又多論云食難得處所別四人已上開使不犯以食無倍供故若別三人已下犯以容兼濟故若食易得所別之處莫問多少悉犯別衆若依此律村落既小食復難得彼此限局各不相通所別之處不問多少悉開不犯高云論意云八人爲大衆主客各四以施主唯供四人食名之爲主所別之處亦有四人曰客食無倍供開使不犯若主有四客唯三人則容兼濟謂減主四人之分與客三人共食也若不減與者是犯七人已下不名大衆集時不成開也又一解云此是兩家聚落東家限與四人食西家限與一人彼此二家施心限局各不相融餘處乞食復是難得若不開者

＊無字原本不明或亢字歟

西家一人與東家四人作患由是患故開使不犯此謂舉患以開爲患（此解同鈔注）問既是開何故明患不明無患答言爲患者將開大衆集時不犯先反解少衆是犯故云食足四人長一人爲患乃至五人百人皆以一人爲患則知四人已上無患也律文好略唯出於患無患自彰注云儉故開成者以大衆集時飲食難得名之爲儉故開別衆食豐時不開也故多論云客主各四名爲大衆食不難得亦不聽別云云准多論意八人爲大衆時開不犯者謂主客各四無是能別處曰主所別處曰客食唯足四不得更供四客故曰食無倍供此時開不犯若客唯有三人已下仰須抽能別之處四人食分相共食之故曰容有兼濟若別此三人已下不名大衆集時是犯也今京輦者帝所都處曰京也天子所乘禮制必輦如拜南郊是也今不敢言及天子但指所乘之輦或言車駕等如言陛下亦是指所坐基陛之地也說文云人挽引車曰輦古者卿大夫亦乘輦自漢已來唯獨天子乘之見聞斂迹者迹謂心也亦曰行迹也五分門外有客乃至

四疑六

會疑食

衣不疑下

語往本寺等者。雖令往本寺。彼僧遂語而去。然今家內之僧。猶得別衆食罪。沙門釋子外諸出家等者。立明九十六種外道皆曰沙門。若施食時。開無別衆之罪。此是外道沙門。非是釋子。故曰外也。又准論中僧次不犯者。即是多論也。以僧次無遮。即是開緣。都合九緣者。謂四分七緣不犯。如上。更取多論僧次請者。隨界內無僧不犯。又心不遮約故開也。又取四分作衣時也。將此多論五分兩緣。足四分七緣。成九也。問四分已有衣時。何須更取五分衣時者。解云。四分但約迦提一月五月作衣時。開別衆會。餘月雖作衣。不開別衆食也。五分十二月隨作衣時。不至用一縫時。皆開別衆食。案五分中總開八緣。一病時。二衣時。三施衣時。四作衣時。五路行時。六船行時。七大會時。八沙門會時也。言衣時者。迦絺那衣時。開五利等也。言施衣者。謂檀越施食時并施衣也。得受此衣開別衆罪。言作衣時者。謂比丘欲作衣。爲乞食故。衣不即成。妨廢行道。便作是念。若佛聽我作衣時受別衆食者。衣則速成。不廢行道。白佛。佛言。聽作衣時受別衆食。

鈔中直言五分衣時者。錯也。合引五分作衣時耳。至五分衣時。乃當四分自恣竟作衣時也。五分更別有作衣時。通十二月也。鈔意正引此句耳。則須著作字。若直言衣時。便同四分作衣時。既無簡異。何須引之。故知是欠作字明矣。礪對此戒緣釋開意者。病人苦惱。若不開者。無以存濟。又無異計惱僧之義。是以開許。衣時者。作衣久延。恐廢正業。故施衣時。益及道俗故。施時不取。後須難得。此是益道。又合施主於僧田行施。獲反報之屬。此是益俗故也。若直言衣時。一月五月是受利時。故道行船行。此二多難。又復食難求故。多劫賊難。如緣起說。大衆集時者。衆多難濟。故所以開沙門者。爲少益外道故。問如外道等無定。如何乃言爲益外道聽別衆食。答四分文不了。如五分中。瓶沙王弟名曰迦留。事一種外道。而年年曾請九十六種沙門。作一大會。聞釋子沙門不受別衆食。而力不能廣及衆僧。以是闕無佛道沙門。愁憂不樂。便作念言。我今云何致沙門釋子。唯當委王。然後可果。便以白王。王以弟意白佛。佛因遂聽沙門食時受別請衆食。容問別食本爲難調。慈愍白衣。見論覆

疊疑氎○得入耶字

益此律七開寧免二過答順開行事明非難調故不違理師子長者別請五百羅漢者案雜一阿含經云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師子長者至舍利弗所作禮白言願受我請又至目連所大迦葉阿那律迦旃延憂波離須菩提羅云均提沙彌等總請五百上首還家設供養長者手自斟酌種種飲食人人施一白疊食訖羅云來佛所問今日飲食細耶麤耶答云甚妙又且豐多又施白疊佛問僧衆幾人誰爲上座答云我和上舍利弗最爲上首及諸神德有五百人佛問羅云彼長者獲福多不答云施一羅漢受福無量況今五百眞人其福何限佛言今請五百羅漢不如從衆中一沙門請以供養所得之福比前之福千萬億倍不可爲喩猶如有人欲飲一切江河諸水終不可得以閻浮地廣有四大河一一河有五百道今欲盡飲但勞其功終不可盡不如飲海水以一切衆流皆歸于海由此因緣則攝衆流之水今若一一別請猶如諸流或獲福或不獲福其僧者如彼大海所以然者河水入海便滅本名同一海稱令三乘四

令疑耳

果皆由衆中非獨自立師子長者聞佛說此語後時來白佛我今已後常當供養衆僧佛言我非令汝但供養衆僧不供餘人今施畜生猶獲其福何況餘人但我所說者福有多少年長者言我從今已後常供養衆不選擇人佛言能平等施不害此持戒此破戒如此平等惠施長夜獲福高云請言羅漢福少者謂數局五百人又局羅漢其三果四向及凡夫僧皆被簡故若僧中次請一人則通凡聖田獲福也賢愚以氎施佛等者榮疏云摩訶波闍波提此云大愛道是佛姨母乳養如來佛後出家波闍戀憶手自織成金縷之氎待佛還宮擬以奉佛佛後還國波闍將奉於佛佛時出口恩愛心施無大功德莫供養我當供養僧即供養三歸汝隨我語則供養佛別相也爲解脫故即供養法別相法也衆僧之受用即供養僧別相僧也案賢愚云時佛姨母波闍波提佛出家已手自紡績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積心係想唯悕見佛擬用奉上佛後還宮持氎奉佛佛言汝持此氎往奉衆僧波闍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紡織規心施

佛唯顯垂愍。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尊心欲奉施
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
事。故以相勸。佛又言曰。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
請。雖獲福報亦未為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
八輩四果四向。不如僧中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
十六分中未及至一。將來末世法垂欲盡。正使比丘畜
妻挾子。四人已上名字衆僧。應當敬視如舍利弗目
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先以至衣奉施僧。僧中
次行無欲取者。到彌勒前尋為受之。彌勒正著金色
氎表裏相稱。威儀庠序。入波羅奈城中乞食。人觀已
相看者無厭。云云 律明開緣僧次一種功益自他者。
謂自身不犯。又能令他免別請別衆之過。故言功益
自他。又僧次請來能使施主福多。亦曰益他義也。注
云自身是開益他犯別者。謂本有三人得自恣食。由
後一人是道行病等作衣之人足前三人成四。自身
有作衣道行之緣。是開無罪。足前成四。由此一人足
前三人。使前三人俱犯。問且言病人足四不成犯。限
今此病人足他。那使他犯者。答病緣不同前列。以狂

插入同字

痴故名病由體非僧數。今此病者小小病耳。故下文
云下至脚跟劈。故不同前病也。言劈者謂抑破也。今
冬月有人脚折裂者。披擘反 諸戒開病。病則不同。此戒
下至脚劈洗浴開病。下至身體臭穢露燃開病。下至
須大便身背請開病。下至不堪一坐食過一食開病。
若離彼增動病名雖同。各隨其相隨文應知。律中若
無如上諸緣即起白言者。戒疏云。無緣直出所以須
白者。護施主故也。下文有緣直入而須白者。護白比
丘故。有緣入須儀式。故隨次入解釋疑也。若不白入
謂我僧次無緣之徒。隨我人故。故白簡之。無緣白出
疑亦爾。若有別衆食緣欲入當白者。立謂拂疑。故須
白也。若不自云我有某緣。恐餘無緣之人見人亦隨
入也。又彰已不犯此戒。故須白云我有某緣合得別
衆食也

取歸婦估客食戒第三十四　此戒攝緣有辦。以取
食義同故合為一戒。僧尼同得墮罪。一是上二緣者。
是上歸婦是一。估客是一。故曰二也。三無緣者。病時
開也。四取過三鉢者。立謂過取長貪令他匱竭。減則

●謂疑召

●引疑列

●屑字原本不明

不濟飢渴令彼福薄故齊三鉢不損施主又得充足
礪云若上鉢取一無罪二鉢是犯中鉢取二無犯取
三則犯下鉢取三不犯取四方犯今言過三者就下
鉢爲言若一人取過三鉢前一人不犯後一人犯以
前云已持三鉢來汝莫持來過在後人故此謂四人
各取一鉢也望捐處過三即結不望食人自已過三
方結五分僧祇過受及不分比丘食俱犯提此律則
不爾
足食戒三十五　此戒古德建名不同亦曰數數食
戒尼得吉羅也今文中立兩个五緣者解云前是鈔
家立五緣引成犯之相後五緣者是律中列解前足
食之義案律文云一知是飯麨乾飯等二知持來三
知遮四知威儀五知捨威儀者此等律文中名爲五
處解言所言處者元上知是飯等五事是成足之所
稱之爲處此是律中波離問佛比丘有幾處應足食
佛言有五處應足食云何五處元上所列者是注云
長床船梁等者明先於此中坐食忽移床身分離坐
處船頭拄岸後分離船名壞威儀也案祇文呼爲長
床坐床下自解云獨坐小床名坐床也四不復受益
者立謂食境巡飢足不受云我未作斷心更擬後當
食也注食無飽期約境定犯者謂食罷少時飢至還
欲得喫將何爲飽之限齊以斯緣故不許也糒音備
律文云乾飯也立云十誦家喚四分家乾飯曰糒是
一體也餘同四分者十誦詔四分乾飯爲糒餘四種
飯麨魚肉四名同四分也床粟麤皮反見蒼頡篇云云
有人音力外反者是專輒聲言也應師云關西謂之糜
冀州謂之穄字體作穈麤皮反託跛改之去林留禾故
字書不載自宋至陳曾無識者致言力外反莠子者
今時荷尾草是也錯麥迦師者立謂錯麥此方言
迦師是梵語今梵漢兩舉故曰也北人呼爲鸎麥南
人呼爲雀麥是也又解舊來相承喚錯麥爲大麥也
迦師爲小麥也若依南山闍梨錯麥與迦師一義耳
如前解鈔文相承錯者誤也檢十誦文乃是錯麥音少
五種佉陀食者即草根莖等者火取汁也僧祇五正
同此者謂祇中五正食名體與四分文同也五雜正
者祇律喚不正食爲五雜正也細末磨者礪云謂麵

時疑衍〇舊入二十句三字

等是故十誦云麘稻大麥也大小麳麥者即青科或大麥也處處滿足食等者謂既非正食處處食之不犯足食處處雖食不犯別衆之過也若少飯和多水等者顧律師時五正食互相和作句總得三百二十句並犯足得提謂將飯作頭有十六句單食飯為一句以餘麨等四个食一一和飯作得四句（飯和麨飯和乾飯飯和魚肉等飯有四句）又以餘四一一來和飯為六句（雖用飯為主將雙寸多少物更來和知得六句）三三來和為三句又以餘四併來和飯得一句又以佉闍尼來和飯得一句合計得十六句餘麨等四為頭各得十六合成八十句約四威儀中一儀既有八十句四八三十二便成三百二十句若以菜和正不正為粥若說正名成遮等者案見論云若以菜雜魚肉作羹若言受菜羹遮不成遮若言受肉羹遮成遮若正不正雜為粥若說正名成遮說不正名不成遮（此說文正齊）景云以呼為飯粥即遮若稠菜粥則不遮也立云以見此粥稠似飯先云此粥堪飽足作此語竟成遮若言此粥稀薄不堪飽足作此說竟雖食不遮後也

食疑更

時有比丘見上座來等者立謂年少見上座來不起犯小罪故須陳其所以尼不敬僧戒中者謂尼行八敬百歲之尼見新受戒僧須起迎逆問訊今緣坐食雖見不起便須白言我不作餘食法作此白已無違教罪據此而言尼亦有殘食法也何況僧祇八遮者案祇云八種成遮一自恣足二少欲足三穢汙足四雜足五不便足六諂曲足七停住足八自已足言自恣足者謂檀越自恣與麨飯等五正食自恣勸足食比丘言我已滿足如是起離座不作餘食法食食提二少欲足者亦自恣與食謂人與五正食比丘動手現少欲相離座更食提三穢汙足者行食時淨人自有瘡諸不淨等比丘見汚惡之言不用過去離座提四雜足者淨人持乳酪器盛麨飯汚故比丘見已惡之言不用亦爾五不便足者淨人行食比丘問言是何等食答言麨比丘言此動我風病我不便過去已如是離座更食提若行飯時比丘問言為堅耎答言堅比丘言此粳米難消我不便過去若言耎有言此爛難食我不便過去若行肉時比丘問言是何等肉

◆性疑病

◆搏入鄙聞言須麨五字

答言牛肉。比丘言牛肉熱。我不便過去。若言本牛肉。比丘言性冷難消。過去我不便。若言鹿肉。比丘言此風性。我不便過去。如是離座已食。食提。六謟曲足者。淨人行五正食五雜正食。比丘畏口言足。現手作相。若搖頭若縮鉢。作不須相。離更食提。七停住足者。淨人以五正。比丘莫先行飯揣。恐人當先下菜冷水。如是離座更食提。若作維那直月等指示現相。不名足。八自已足者。比丘乞食至一家。放麨囊置地。從主人乞水欲飲。檀越作是念。此比丘必當須麨。即問言須麨不。比丘作是念。此檀越必欲家中取麨與我。答言須時。檀越即捉比丘麨囊授比丘。比丘以惜已麨故。恐檀越㨿已鉢。便言置置。如是語已。離座更食提。看律文意。此八種若離座已。不受作殘食法。悉提。有人云。此八皆約未離座也。由隨作此八事竟。恐已足更不合食一切食也。雖未離座。由緣此八事故。皆不得更食。若更作餘食法。方許食也。以授食人謂言比丘不用更不食也。立云。八遮者只是上文行住坐臥長短二床船乘爲八也（恐非）。一是比丘者。簡下三衆

◆覆疑脫

◆聚疑誤

無餘食法也。尼雖有此法。是五分文也。四分不明有殘食法也。三身康和者。簡病時直開數食。何論殘法。一聚時除儉者。謂開八事中有不作餘食法。二所對是比丘者。簡不對餘下衆也。三未足食者。簡餘足食竟人不得相對也。以彼不得更食故。不得爲他作殘法也。時食及淸淨等者。簡非時食不須作也。言淸淨者。謂簡有八患之食作法不成。新淨非病人殘者。簡殘不用作法。直爾得食。不覆藏者。須覆持來也。礪云。非餘覆上也。堅故畏他嫌。故有覆藏也。僧祇若持鉢盤等者。立謂若准祇文。要須食之。乃至但食鉢中。不食椀中。椀中不成殘。四分不要須食。但使者人報言是我殘則成。又祇文若持鉢椀作法。以食鉢中者。謂椀中椀中亦成殘。若持二椀相離作法。以食餅橫其二鉢上。若食餅中央。則二鉢俱成殘法也。下明義解。律不犯者。食作非食想。不受作餘食法者。礪云。食作非食想者。如且食稠粥作薄想。中食上不受作餘食法不犯。又一解。如且食稠粥。決意作出釜時薄粥想。或可至中飢不堪耐。謂前不足。故言不受者。明一向

不受故。謂其人且來。未曾受食也。非食不作法者。謂
既非五正食。何須作餘殘法也。但是非正名。爲非食
也。礪云。非食不作法者。謂前食薄粥故也。若已作餘
食法者。謂先作餘食故也已上礪解
勸足食戒三十六　尼但犯吉二知者立。謂知足食
已故勸犯提。若實足已作足食疑勸則吉。羅若未足
食足想與疑勸俱犯吉。立云。此戒與前戒同是足食。
以自他有異。故爲二戒。礪云。此戒與前戒有四種不
同。一業有異。前足食戒是口止共身犯。私云。口止不
作餘食法。又假身業咽咽也。此勸足是口止作業假
他身犯。口止不作餘食法曰止也。發言勸他名口作
業。假他咽時我始得罪。故曰假他身也。二開緣有別。
足食開病勸足無開。三起業不同。足食是貪心犯。勸
足以嗔心生犯。此且據緣起說。然若好心勸亦成犯。
四食不食異。足食要自咽犯。勸足自身不食他咽有
犯。有斯四異。故離爲二戒
非時食戒三十七　此戒僧尼同犯。五分非時時想
疑俱提。言非時者。慧師云。旭旦則始。曾未異晚日則

飯食復終。莫若辰午之間。則是初成之際。故午以往
則號非時。礪云。將欲解非時。先反解時也。若法無時
云何聽時食遮非時食等者。案智論第一卷解如是
我聞一時義。破蕩時相不可得。謂見陰界入生滅假
名爲時。所謂一異長短等名字。出凡夫人心。謂實性中有無
名相言語路絕。求三際不可得。寧可於中論其時乎　即問曰。若無時。云何聽時
食遮非時食爲戒。答曰。我已說世界名字法有時非
實法。汝不應難。亦是毗尼中結戒法。是世界中實非
第一實法相。吾我法相實不可得。故亦爲衆人嗔呵
故。亦欲護佛法使久存。定弟子禮法。故諸佛世尊結
諸戒。是中不應求有何實有何名字等。何者相應。何
者不相應。何者是法如是相。何者是法不如是相。以
是義故。是事不應難。問意云。理本無時。何以約時而
制戒。不聽非時食也。答云。結戒依世諦。不依於眞諦。
以衆生計時爲有。故聖隨世流布。約假名制非時食
也。爲衆人呵責者。若不制此戒。遮非時食則招外道
俗人譏呵之過也。即如緣中。迦留陀夷著衣持鉢入
羅閱城乞食。値天陰闇。至一懷妊婦女家乞。此女持

實疑貨

食出門值天雷電暫見其面時女驚怖稱言鬼鬼即瞋身迦留報言大妹我非鬼我是沙門釋子婦女恚言沙門釋子寧自破腹不應夜乞食時迦留聞還來白佛故制以息人呵也不應求有何名字相應等者聖人昔日制戒防禁緣非隨機設教藥病相稱本唯爲現未示眞宗或重解微登示衣中之實故凡所施設約世裁規何得於中比類眞如之道而言戒法與理相應不相應耶據終而言無非趣極即事相羅戒乃有爲若爾何故但說假名時者此問意云汝既道眞理中無時非時何不莫論時而强立於時耶以通多分故者立云一切凡夫皆計假名有時非時若眞如中無時不時世人未了識者亦尠今隱而不說但世人計時非時者多今從多分而論且立制於時中以制此戒又以衆宜聞故若說眞時衆生不悟也經云早起諸天食者案毗羅三昧經上卷云朝爲諸天子食日中爲佛食晡時爲諸畜生食夜爲鬼神食唯日中與朝食得福晡夜二食使人得病也晝夜各分九時者有云是多論亦如祇分三十須臾也日下近

補入有字

須疑衍文

飯疑飲

地熱漸寒甚者謂冬日落南離地近故日短夜長須臾有增減也二十四氣者謂齊中明相云十五日爲一氣事同佛法中二十四半月也日極長晝則十八須臾夜十二也者一日有三十須臾日長者十八夜有十二日短有十二夜有十八案祇云二十念名一瞬須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四天下亦爾者謂四天下皆以午前爲曆今日月則一日一夜匝四天下如南方午西州日出東則日沒北則半夜如是遷移比對可知今有神通者於此方齊竟有去西方食不犯謂不是前也如是一日中得四過食不犯由是午前故日正中時食者名時非時若食得吉者景云以是時非時中間故名時非時也非時漿明相出飲聽者立謂先加口法受竟至明相出非時之法有謝巳失受法若飲得不受食提若從淨人受飯亦吉礪意云時食過中名爲非時非時過明相名爲非時家非時七日過服亦名非時盡形之藥無過時故無有非時不得約失但無病服者結不應吉注云犯有輕重者深云若七日藥

◆國字十字索詳與本無之

◆揷入作字

過得提盡形藥無病服吉如是例知注云若不加口法非時服四藥皆墮故戒本除水楊枝等者大家相承云南山不合對此引除水及楊枝此乃不受食戒家之事今引是錯也有云此鈔家依貝謫了疏作此說行護太急故礪云古師有解云油蜜等若加口法得七日服若無口法但得時服礪尺云此義今宜抉此義礪又云油蜜生蘇等與時食雜者作餘食法若獨食者是非時藥故隨食無過何以知者如七百結集中問言足食已捨威儀以蘇油蜜生蘇石蜜和酪一處得食不離波多答言不得問言何處制答舍衛國不作餘食法中制卽指足食戒文也故知蘇油等雜時食者須作餘食法不雜時食不須作餘食法明知非時得噉蘇油也五分得嘗食但不得咽者礪引祇云開嘗食然不得咽緣起諸比丘雇作人比丘爲羹食嫌或淡或醎等言我不能爲比丘作比丘白佛佛開羹時嘗之不得咽若是供養僧設會等食進護淨經皆不許嘗嘗有是殘將供佛僧無福有罪唐勞辛苦今鈔引文明非時中亦不得嘗食須知二俱犯

◆蒙疑誤

◆差疑著

蜜者謂令比丘作如是上事能教所教同犯五百問中後一切有形之物不得入口者立云謂齊得也其摩訶乾陀經中亦同此說賓云然非時食戒遍尋諸部曾無開文唯十誦中文開意蜜故彼律六十云那律弟子病服下藥中後心悶佛言與煮稻華汁與竟悶猶不止佛言與筭汁不差佛言囊盛米羹粥絞汁與不差佛言將屏處與米粥曰遮稻汁筭汁囊盛米汁次第悶息理卽不開悶極臨終後方開粥今有愚人不服下藥又非悶極妄憑聖教直進稠粥咽咽結羅上言意蜜者文言開粥乃是不開以稻汁等足至天曉故五分第八服吐下藥不及時食腹中而悶佛言以蘇塗身故不差以麨塗身故不差酥和麨塗身故不差以煖湯澡洗故不差與煖湯飲故不差以鉢盛肉汁坐著中以如此等足以至曉一切不得過時食明知十誦稻汁等意漸引至明非直開也僧祇十七亦云若比丘服吐下藥醫言應與淸粥若不得者便死當云何爾時應以洮米沿是也汁槽盛淸病比丘若病人不堪者取不破稻䵃麥七過淨洗盛差甕中

◆會本僧卷中三之三

𣫍頭淨洗器凑之。不得稻頭破。若破者。不得與病比
丘
食殘宿食戒三十八　尼提四藥以論過限結罪。如
前戒者。深云指前非時食戒中云。受時藥已過中。瞬
髮過則失受。非時漿七日藥過七日盡等之文也。立
云此是通舉四藥過時是殘宿義。耳時藥過午失受。
食則結罪。非時藥加口手二法已明相出名非時食。
即犯罪。七日藥過七日名非時。盡形藥病差名非時。
皆是過限義。食者皆犯殘宿罪。故今通明也。四句答
之一殘而非宿吉羅者。礪云亦有惡觸罪也。三亦
殘亦宿提者。礪云得一提又是內宿一吉并任運失
受惡觸一吉。從此已下殘宿內宿亦有四句義也。二
是內非殘者。立云吉也。有云淨地無內宿者。此明古
師有此執也。既結淨地已。縱僧中經明相亦無內宿。
若使結竟不免內宿用結何爲。今言不然。律令除比
丘。當知有比丘則是內宿也。汝雖言結竟不免內宿
罪。用結何爲者。向若不結遍藍通犯。今既結竟淨地
宿。犯大界無罪。何爲無益。然外部通結藍爲淨地。亦

◆政疑故不

謂不結僧房而通結庭下耳。文云除去比丘故知有
也。若此是鈔家意也。謂淨地不許有比丘。律文令除
去。故云除去比丘。若不除去得其內宿罪。故知有也
故人消此除去比丘之字。情見不同。有云除去比丘
者。謂憂波離爾述前言。謂如前所制我已領竟除比
丘房。外更有尼房。得作淨。不佛言得作。故曰除去非
謂不得同宿名除去也。以坐禪比丘爲緣起者。律中
迦羅比丘以少欲省事故我今一乞以供多日。豈不
省功耶。此乃善心犯戒。佛呵云。汝意雖少欲知足。後
代比丘相法而行事不可也。敬戒而增道業者。因戒
發慧破壞煩惱終獲道益。功歸於戒也。十誦若鉢著
不淨脂蘇受麨等者。立謂鉢曾貯蘇脂等洗不脫也。
今將貯麨但食鉢中央者不犯殘宿也。不淨殘宿鹽
食吉者。景云此舉加法鹽不病而服故得吉耳。或是
儉時故開。離此二緣皆不合食也。深云其鹽是盡形
藥。以先加口法。今病差而服理合得吉。若先未加法
鹽食者得提。伽論膩故不去者。非食膩故者。明二三
度澡豆洗不去者。此是新熏餘膩致去非食膩故也。

注云義准今食殘食與俗人等者。立謂如今過鉢。盋與淨人沙彌等盋食鉢中猶存殘食者。便過與他以心不斷。擬後更來。其淨人將此食更觸僧家淨食。即名惡觸。令一切僧得惡觸。不清淨食罪。今若有此事。可須絕心捨與淨人也。又一解云。以不絕心過與淨人自成惡觸。以後來入手。即結罪也。比丘傳食與沙彌等者。立謂比丘與沙彌傳鉢共食。若沙彌過與比丘須洗手受。若過與沙彌時。須絕心與。若復從受。如前洗手。皆無惡觸之罪。注云如善見者。好者謂如上見論云。多比丘與一沙彌行。比丘各自擔食。而與沙彌相易好也。佛言無急事不應使沙彌持鉢者。謂沙彌食已。將不淨鉢與師。故不許也。今若朝朝從受無過。文中明至不受耳。抓者應師云。所陟反說文云。從上抲取也。通俗文云。掫上取曰抓也。切韻云。從上擇取物也。五百問因緣同上者。立謂彼論明曠野石上取食因緣。同上祇多二文也。如鬱單越法者。立謂彼國於一切物。無我所心也。今引此意。明石上落食無我所心。以施主又捨與比丘。又捨與鳥。鳥既不來此

食無主屬也。僧祇莫問時非時等者。立謂無問時中及非時中。受食但過中一瞬。髮則是非時食。犯一墮。更置地經須臾。又得停食。失受一墮。停過須臾。復得停食食墮者。案祇文直約時食以明也。文云。若五正食若時中受。時中食無罪。若時中受過時。髮瞬食得一提。若停置過須臾食者。又得一提。謂犯非時食罪及停食食罪也。若非時中食得一提。停置過須臾。又得停食之提。如上明也。以祇中有停食食戒與非時食戒合制。須知鈔家引意。還直約時食。一如祇律文也。非約非時。懸知之。注云若過二時名曰非時者。謂若時中受得食。過非時如瞬髮名一時也。又若入非時經一須臾。又是一時。故曰二時也。此謂中前受食過中。得一提。名一時也。若入非時放地經須臾。又得一提。即是二時也。深云。二時者。從旦至中名一時也。正中之時名非時。又是一也。粗為觕者略也。又云纖也。在苦反見應師經音義釋也。善見若乞食時值風雨塵土落鉢中。乃至施沙彌等者。景云。以無人授。雖落鉢中。故不成受。若自攝取者。更不須受也。若鉢有孔罅

者（陟亞反）罅由說文罅由裂也又云坼也
不受食戒三十九　尼提諸家章疏對此戒皆有十
門利約首疏大同二爲作證明者謂能授人作證知
比丘非自取噉也三爲止誹謗者緣起呵言我不喜
見著割截衣人不受而食是爲不與取亦同賊相四
爲成少欲知足者旣從他受裁約由人不得恣情故
成少欲之行也昔有比丘與外道共行樹下者案多
論第八卷云如昔一時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
樹下樹上有果外道語比丘言上樹取果比丘言我
比丘法樹過人不應上外道又言搖樹取菓比丘言
我法不應搖樹落果外道有自上樹取果擲地與之
語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法不得不受而食外道生信
敬心知佛法淸淨卽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尋得漏
盡上釋制意竟能受是比丘者簡餘下衆及餘趣爲
受比丘不得食也住於自性者明比丘之法服袈裟
爲相受持禁戒爲自性今能受之人須具持戒善是
破戒爲受卽不合食故言住於自性也勝云無犯是
住自性求得在於此處者立謂求得者謂所求之食

也此處者謂一比丘受巳度與餘比丘食詺此能受
之人爲此處也餘一切比丘從此比丘處取之俱得
食故言在於此處勝云此處者有下文地及水中也
若破戒等十三難不成受者景云此等人自受自食
成若過與餘淸淨人則不成也上來解能受義竟從
此巳下明所對境也除自巳及同類者立謂不得自
取受故言除自巳又不得從比丘受故言同類餘三
類衆生隨被教不被教等者卽人非人畜也若從此
人受皆成也然此中在通案謂約山世不同可知言
隨被不被教者謂被比丘使過食故曰被教彼自授
與非比丘使過故曰不被教並成受也牛上受食至
不得觸之者案祇云有比丘欲行從他借淨人臨發
時便言我無淨人尊者有牛須者當取使淨人長囊
盛種種糗食計日日食分作一齊巳紐結著牛上至
食時當使淨人取若無淨人者一人挽紐一人承取
口言受受若囊食盡而行未至前所當解囊淨洗巳
更求糗食著囊中一如前法烏來啄一口去但棄啄
處者約在手中也飛烏成受者立云佛在時烏能言

●快舉使

也。知解人語。故成受。如多論中畜生。古時皆能言者。以劫先有人天。未有三惡道。並從人天中來。宿習故語。今多從三惡趣來。所以不語。若准祇文。受食義寬。案彼律中。有淨人食燉豆。時比丘欲得。從索淨人。不欲與。比丘搦淨人手。寫著衣裓中。口言受。受得名受。非威儀。又獼猴樹上噉果。比丘欲得果。語獼猴言。與我果。獼猴動樹下果。比丘以器承墮器中。名受。但非威儀。又有比丘乞食時。若烏鳥墮段比丘鉢中。亦名受。又有比丘道行。過甘蔗園邊。守園人乞。答言尊者自取。比丘爾時以繩紐繫好甘蔗著牛頭。作如是言。知是衆生甘蔗園邊有火聚。即驅牛行過火。不使燒牛。使甘蔗得作淨。已一人●快舉牛頭。一人解紐。作是言受。受是名爲受。蔓菁根亦如是。迦葉從帝釋受者。案五分。時大迦葉從貧乞食。釋提桓因作是念。今大德迦葉從貧乞。我今當作方便。使受我食。即於迦葉乞食之次。作一貧窮織師。即在機上織。復化作一女人。爲王作織。迦葉從乞。織師取鉢。盛百味飲食。與之。迦葉得已。念言此人貧窮。從何得此食。即入定觀。知是帝釋。語言憍尸迦。復莫復作。遂不敢食。以是白佛。佛言今聽諸比丘從天受食。佛從獼猴受蜜者。案祇云。佛住梨耆園河邊。佛鉢與諸比丘鉢。共在一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非惡意。獼猴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佛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虫。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持到水邊洗。盆水灒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歡喜。却行而舞。墮坑命終。時諸比丘即說偈言。十力世雄在棒林。佛鉢在露處。野獸植德有情。知見好成熟無蜂蜜。直前往趣世尊鉢。比丘欲遮。佛不聽。得鉢盛蜜來獻佛。如來慈愍爲受之。心悅歡喜。却行舞。脚跌墜岸而命終。即生三十三天上。下生出家成羅漢。立云。然此獼猴是迦葉佛時比丘。爲惡罵人。謂見比丘跳溝。罵言猶如獼猴。相似以五百生中作獼猴身。今施蜜時。最後第五百生也。輕繫地獄者。謂大海畔邊。諸山間多有諸小地獄。晝則受罪。夜則受樂。或時夜受罪。晝則受樂。從此人受成受慈。云正大地獄不成受食。以苦重故。准此六道知解者。

成受等者。立謂一切比。丘不得自取食。食二謂前食是可食物。三知比丘是受施人故曰。也上引諸文證成六道俱成受食。上釋對境義。竟下明所。受十誦五種塵不用。受善見令受二文相違者。解云。前十誦恐是無人處故不須受此。見論據有人處也。又一解云。前十誦所明據小塵。眼所不見者。故不須受見論據是眼所見者理須受也。善見若塵落鉢中乃至餘者不犯細者更受者。意云最大者餘之極。小眼不見者。不須受。故言不犯。若不者是眼所見不可捉得者。須受。故言細者更受又解餘不犯者。立云。是望艸木等棄却又不觸食故云不犯。又云餘者是食也。既除所落之塵。已餘食不成觸。故不犯。注云觸明中塵者許高反窻也。日光照窻時。小塵運運而動者是也。比塵餘食迸入鉢中者。深云。比塵比丘受得食。已餘食迸入巳鉢中故成受。若本從淨人手中。迸入鉢者則不成受也。僧尼互淨互受者。景云比丘殘宿惡觸於尼爲淨。尼於比丘亦然。故言互淨尼得過食與比丘。比丘亦得過食與。尼而得非法吉。故言互。受十誦聽擔食

行乃至取一搦等者。案十誦云。有守邏人從比丘乞食若與食。少不與又。嘱是事白佛。佛言從今日聽擔食藏莫使人。見若食出道取一搦。不受得食。以邏曠澤故。景云此舉無人處。但開一搦不受而食。不得過也大澤者。應是山澤處也。案十誦律云。憍薩羅國諸比丘賈客俱向舍婆提城。逕過大澤。諸比丘從賈客乞食報言。汝知此間食難得何不自擔糗比丘。言佛未聽我道路賫糗諸比丘不知云何。白佛。佛言從今日聽自擔糗。從他易淨食乃聽噉不易不聽噉。注云前無人處者。立謂指上一搦文。也山野無人處乃至七日自作食者。景云此舉無人處。初從淨人邊受得七日自作而食。非謂都不受也。要先從淨人淨米。已受取故得也。灰水見面者謂清。故見面。不須受也。淮僧祇好者。明至四分開楊枝不受。淮上僧祇文咽汁須受此義爲好。上釋須不義竟。已下明轉變義也。受生蒔後生牙者。景云此舉雖生牙先巳受得。牙從受生後不失受。以牙新出故須火淨。不淨而食得提非生牙處得食者。此舉牙生。巳不淨。非牙處得食也。鹽變

成水者。亦謂本受得鹽。後消滅水不失受也。酪蘇甘蔗石蜜等者。立明時中受得此物。以食不盡。故便加記識云。此中淨物生我當受。作非時藥。或作七日藥。作此法。竟後雖轉變。不失受。皆謂酪變成蘇。蔗成石蜜。蘇成油。故言蘇油等也。上釋所受義。已竟。五受食處。明了論求得在此處者。立謂一淸淨比丘受得食已。除一切皆得食。故言求得在此處也。地及水中空中不成等者。明了疏處何者。地及水者。受食不過此二處。若身在空中受食，此受不成。受由空中無何依止。故。文止遮此。立云地者。謂持食置地。令僧自取。有緣開成。有端正女人及邪見人等之緣。是也。水中者。卽上流放食。使僧下接。義非成受。必有難緣。理亦開得。空中者。如得烏吊食與比丘。義亦開成。又如樹上放果。比丘下接。但不觸中間枝葉。皆成受也。看了論意。義不相應。直言地及水中成受。空中不成。云云。景云。此舉比丘在地水中處成受。但比丘在空中則不成。受能受既爾。二俱在空。理不成也。義准若能授在空。所受在地。義亦應成。如前受中說者。深云。指第二門中明了義論解至求得在此處文也。上釋處義。竟。下明受食法。一至身邊者。立謂施主持食至比丘身邊。授與比丘也。二至物邊者。謂施主擔食。令比丘來取。比丘行至物邊。前人過與。則成受也。三至器邊者。立謂器盛食與比丘也。此三各別。一是物來就身。二是身往就物。皆以手受。三是器貯。捉器成受。異上二手受也。故有三別。已下明身心相對。就中分四。一身受非心者。景云。以受時雖無心方便。有心故成受也。二心受非身受者。立謂施主踞食而去。或端正女人送食與僧。置地而退。或邪見不喜見僧。置地令自取。皆成受。准祇文。當見放時口加受。受以嫌比丘故。菩案母論云。毗舍離國穀貴。乞食難得。比丘有神力。菩乘神力至外道國乞食。諸外道見比丘來乞。嫌其不淨。以食著地。捨之而去。諸比丘白佛。佛言。雖手不受。將來菩前。卽是與竟成受也。又有比丘。此時往宋登伽國乞食。彼國惡賤比丘。持食著地。不過手中。除間前緣。三身心平等非所遮者。立謂其人示足食。則不遮於後食。名爲非所遮。今身心平等。故成受。若已足食

竟又不作餘食法。後更不合食。名爲所遮。雖身心平等亦不成受。又解非所遮者。約授食人身心現前。專心奉送。手自過與。故曰身心平等。無所遮礙。即而成受。故曰非所遮也。景云。此舉身心是如法受。諸聖教不遮也。若已足食竟不作殘等者。立謂既足食已。不得更食。雖身心平等。亦不成受。要欲作餘食法方成受也。身心不闕故。並成受者。爲中前先有口欵期會已竟。後送食來。便不須受也。從此已下明單心無對義也。僧祇邪見人不與食。當漸茶邏者。案祇云。邊方有登瞿國是邊地。邪見人惡比丘。故不授食。爾時應作漸茶邏(此翻爲壇)言。不與比丘食者不肯置手中也。若棄擲者。將樹葉布地作壇。合置食於上也。大同明了者。謂此祇文同前了論。單心無對也。須云受受受。十誦亦同。不相解等同之者。首疏云。別國人不肯授受與比丘。亦如前文。故曰同也。立云。十誦不相解等者。能授之人無有解心。不知比丘是能受之人。雖授要加口法受受受。火燒馬屋者。案五分云。爾時有販馬人請佛僧。行水已。有人語言。火燒馬屋。彼以此不展

授食語比丘。言可自取食。言已便去。諸比丘疑不敢食。白佛。佛言。若無淨人。聽諸比丘以施主語食爲受食。僧祇禪眠與食不覺者不成者。案祇云。若比丘床上坐禪。若眠。淨人持食來著梔中。若覺者即是受。若不覺者。覺時當從淨人更受。若不欲食者。當自捉授與淨人。如是著床上。懸床邊亦爾。立謂此舉先無契會。後忽送來。故不覺不成。上言盡地作相食置於中成受者。謂先有契約。後雖入定等成受。若不欲自食。自捉與淨人者。謂禪眠覺已。見此食不欲自食。將與淨人。不受輙捉不成惡觸。已下正明觸礙之義。祇若纖連器物相連不斷者。案祇云。若比丘乞食時店肆家以斗盛麨。與比丘。斗鏁連諸斗。或五升四升三升二升一升相連。比丘爾時應語施主解後斗令相離已授我。若鏁不可得解者。當索葉。已令寫葉上受。是名器叢。見纖緊不成受。以無口法者。立明見論無加受加受之法。故纖絆等不成受。即如連斗之類也。僧祇如上成受。非威儀者。見論纖緊不成。由無口法。僧祇既有口法。如上連斗應成。但非威儀。容有小罪。祇

井上懸食已下井底比丘口言受受勿突中間生
草木者。案祇云爲蘭若比丘。無淨人。比丘自抒井。故
在中受食也。勿突中間生草者。縱突亦名受。立謂先
解云突則授受兩心俱動。則不成受。祇文無此意。知
之。若在屋上繩連捋者。謂僧俗互在上下皆得成受。
以注下流故。若。案十誦云。沙彌白衣捉瓶蘇麻油注
比丘鉢中不斷。諸比丘心中疑。我或非是受。決便白
佛。言是注下流非上流。不破受法。古來相承解云。諸
比丘從淨人受蘇油。爲時注不斷。疑謂既一頭在淨
人手中。一頭在比丘鉢中。將非淨人觸失受耶。佛言
成受。不名觸失。以注時流向下。故謂流入比丘鉢中
也。向者若流向上入淨人手中。可言是觸。今流向下。
非觸明矣。應語懸放等者。謂淨人行食。若手觸比丘
鉢。或掐觸鉢等。皆非法非惡觸故。果墮草上即去等
者。謂西方多用食案。案上著草。淨人行食落草上。若
少時住草上成受。若雖落草上不住。有行至地者。則
不成受。景云此舉局開。但置案上成受。非手受。墮草
也。注云淨衣踞坐者。西方食時皆踞坐也。三世佛出

皆有此法。佛昔受牧牛女乳糜。亦踞坐受也。當語稍
稍授我者。謂上既淨人畢不離地。雖成受以非威儀
也。今則可令減之稍稍授成也。當安鉛時口云受受
者。以爲熱故加此法也。從此巳下明心境相當受也。
淨人作三法比丘作三法者。深云能所俱有。須當之
心受授之法也。景云淨人三法者。一知比丘不得自
取食。二知可食物。三知是受施人食。無七過者。一殘
宿。二內宿。三惡觸。四自煑。五內煑。六販博所得。七犯
竟殘藥。巳下非心境受也。如上乞食自取儉開者。立
謂乞食不得取昨日不上食也。及儉時開八事不受
食當一事也。此既得即進噉。何論心境。從此巳下明
觀門法付已德行全缺多減者。立謂戒行全是多。戒
行缺是減。四正事良藥取濟形苦者。意在療飢以除
渴乏。離食醉之過。及離求好顏色肥充之心。廣如下
對施中說也。五爲求道業世報非意者。今食此食使
身安修道。遠趣菩提。假茲在立人天福樂名世報非
我所求之意也。了論云。除一切文句。縱廣道應知者。
景云此是彼論偈兩句。彼論長行廣釋食觀勝云縱

◆啟餘作賊

廣道應知者。論疏云律爲廣道。行此得至一切義中。故名廣道。律中廣明此義。故言應知。解云下至然後噉之來者。此是了論疏。疏解也。不爾徒自衣食者應作去聲讀之。義則寬通。若平聲爲衣。入聲言食。義則是狹。且如言衣。但攝三衣。不攝裙被。若言去聲。通收裙被之屬。又復外曰衣。內曰裳。言衣則攝不盡。亦如冠字平去二聲。義有所以。此衣食之義。亦復如是。亦如後卷者。即指第二十與治之篇也。從此巳下。明正受食法。若遙過物如上說者。立謂持物及手得四句竟。至第五句如前文巳明竟。故前云四分若遙過物與者俱知中間無觸礙。即其文也。復有五種身衣曲肘等者。立謂明至此五句相對受也。上五句是交互。作此句是自相對。如身與身受。器與器受。乃至置地與也。此後一句加口受。受此上兩五句。依律如此。

◆何疑所

淨人觸比丘故觸手不應受者。以心輕浮。何以不應

◆有疑即

從受也。下明失受之法。有如亡人不淨食器者不須翻穢者。鈔云以穢從畜生。無畜心。故無穢可翻也。生變

◆說疑記

成熟並失本受者。謂失加說識法也。六遇緣失如多

◆疏大安字

論淨人觸失更洗手受者。然若遇緣觸竟比丘勿即捉之。喚淨人來更授。未必要須洗手。若遇緣觸竟比丘求受。即捉是惡觸。今更受要須洗手。以比丘手中有惡觸食氣故也。若准西方不論觸不觸。要須行水者。表沙門淨心法也。如佛受園案水洗手等可知。巳下明釋義五種佉闍尼如足食戒中明五不正是也。非時七日藥限過亦壞者。非時藥明相出則失受。七日藥過七日失受。若不復受而食者提。盡形無緣不受食吉羅者。謂無病緣也。此藥既加法竟。若無人觸永不失受。更不須受。有病有服無病而服得吉。是此不受食戒中明。故言不受。非謂失受。竟不受而食只得吉也。至藥既名盡形一受之後。無任運失。但可有遇緣失耳。巳下明不犯法也

索美食戒第四十　律中尼吉羅也。問何以尼結輕者。疏云大僧丈夫身報力強。喜乞美食取資身。故所以重制。尼乞美食女人所諱爲希。故輕律結吉者結不同。罪實結提。舍問不同何罪而結於尼。答不同非罪示不同成。隨結方便。使異二部。一是美食者案論

解。云何以名美食者。以價貴故。以亦難得故。以愈疾病。故有四句。一是美食非美藥。乳酪蘇等是。二是美藥非美食。生蘇油是。三亦美食亦美藥。蘇肉魚脯是。四非美食非美藥。呵梨勒是。二無病者。依祇文約此無病緣。與下第四食咽犯緣作四句。一不病時索病時咽。吉二病時索不病時咽無犯。三病時索病時咽無犯。四不病時索不病時咽。提犯此戒也。不得就居家乞肉汁者。立謂肉汁堪錢。一爲脂能治風。故喜往乞。八種乳酪等者。案祇云一謂不得無病時往蘇家乞蘇。若乞食時自與者得受。二不得從押油家乞油。若乞食時自與者得。三不至採蜜家索蜜。四不得至笮甘蔗家乞石蜜。五不得從放牛家乞乳。六不得從作酪家乞酪。七不得從捕魚家乞魚。八不得從屠家乞肉汁。此上八種。若不病時輒索僧提罪。尼犯八提舍尼罪。若病時開乞。仍不得從上來八種家乞。得從餘家乞。若餘乞食時至此八種家。索餘食語比丘言我無餘物。正有此等物者。得受無罪。又云若比丘服吐下藥時。醫言此應服肉汁。爾時得乞肉汁。不得至

居家乞。不得往不信家乞。何以故。恐索時譏比丘但食味故索耳。若餘乞食時從索。藥若檀越言無藥。正有肉汁須者。當與爾時得取無罪

與外道食戒四十一　僧尼犯同。緣異可知。制此戒時。爾無呵責云云　一是外道者。戒疏云謂出家外道。以在家者道俗位別。不生疑惑。但犯小罪。然由出家名同。眞僞難別。生人惑倒。故所以重。高闍云外道有九十六種。佛道爲在其數外數內。答諸律論不同。祇律佛法在九十六之內。故彼販賣戒云與一切九十六種出家人賣買不犯。既不甄簡佛法明在其中。若准多論淨施中云一切九十六種無淨施法。唯佛法有。又云此三衣名九十六種外道所無。祕故勝。故又云六師各有十五弟子。師徒合有九十六。准此佛法在外也。若准大莊嚴論佛法在內。故草繫緣中云佛之正道不同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報。修行佛道必獲正果。二知者除置地遺人與不犯。以食味是通理無獨飽。既不自授寧生惑倒。故開不犯。三自與食者。甄去非親里與父母外道恩重故聽。若如

僧祇十八父母兄弟姊妹在外道出家者不得自與當使淨人無淨人者鉛全自取彼若嫌言汝今便作旃陀羅體遇我比丘應答云汝出家不得處我佛制戒如是若食便食不食者隨意四非置地使人者約是食除與衣犯小罪然食味是通與之義故制以重衣則別屬情著難捨與希故輕五被手受便犯者此五緣心疏所立與鈔不同與無見人不犯者立謂邪見人也亦名斷見人也又一解無見者謂無斷常二見識有因果能契中道故曰也既計有因果非即邪見故與食非犯也深云此是著空外道不見有一師教十五弟子各各受行異見六師各別有法與資不同故師及資通數有九十六如是相傳常有不絕也

不囑同利入聚戒四十二　同受一家請利養是同故曰同利尼同犯提二食前後者約小食前後也若大食之後入聚非非此科此戒約時明犯下戒祇約食竟明犯不論早晚縱且食五正已亦不得入聚此戒要是中前故約小食前後也故律云食前者從明相出至食時此應是約小食時也又云食後者從食時至日中此是從小食時至日中也只呼爲中時是食時要約中前分爲食前後也鈔云食前者喫齋食之前也食後喫齋食竟猶在中前也問既食齋竟往他家何過答緣中食雖已竟時猶午前有檀越送果子與僧爲待跋難陀故不傳與僧故制食後不得不囑入白衣家也今雖食竟或未飽足日時未過後還房中得食得果直得更噉或雖飽足日亦未過開作餘法亦得食之故使食前食後俱不許入於聚也若過午入聚自犯後戒案十誦所明食前後大異文云若比丘許他請僧中前中後行到餘家波夜提下解云中前者從地了至日中中後者從日中至地未了餘家者白衣舍也賓云律文言前食後食者梵語倒也應言食前食後譯者不迴文也[illegible]曰謂齋食前齋食後也四詣餘家無緣者若迦提月及作白已去皆曰緣也因往他家得二墮者一是背犯前背請戒故提一是不囑同利犯此戒也已下明義準若二比丘各受常請交往亦爾者案祇云有二比丘各各別受一家長請若第一比丘語第二比丘言長老今日共

白疑白

到我檀越家食去第二比丘應白已去若不白去者提若第二比丘請第一比丘亦如是（看文意似白施主）立亦云張王二家各請一人張家比丘欲往王家王家比丘欲往張家各自本施主也從食時至日中者鈔意准時經正在禺中故是食時注云准此與時經食時同者謂此經明步影而食與四分同以齊約日中也祇文不爾雖早了即曰非時庫藏處及邊房者有云並是寺內邊遠處向如是處則失前授法若至餘僧寺亦無失文若向餘等庫藏倒失也礪云此言囑授竟至餘庫藏尼寺等皆失前法當更須囑後開通文云若無比丘不囑至餘庫藏及尼寺等不犯者此約無人可囑以不囑故雖入諸處皆開也若家家多敷坐具等者景云此舉一聚落多家共設一供而家別各敷待比丘也隨至何處皆是請處故不犯也以元通請故底如下卷者即訃請法中明也景問曰如大聚落有衆多家初入村門未知犯罪分齊如何答初入村門得一提後過家界隨至衆界結多犯不要入家方犯賓云囑授辭句義立云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先受某甲請今有某緣事欲入某聚落至某家白大德知今詳但須的囑一人令善憶持不必要須大德一心念等設今逝相告白理亦是開

食家强坐戒四十三　此戒僧尼同得提罪也四食之中至觸食來等者四食謂揣觸思識也立謂舊云摶食亦曰段食段食則攝義寬通也案攝大乘論云四食者一段食二觸食三思食四識食言段食者變成爲相何以故此段若變異能作身利益事是名段食觸食者依塵爲相由緣色等諸塵能作利益身事是名觸食思食者望得爲相此望得意能作利益事如人飢渴至飲食處望得飲食命身不死是名思食識食者執持爲相由此識能持身故住世不壞若無識執則同死人身即爛壞是名識食此四食中觸食屬六識思食屬意望得段食屬色不關心識食於三義中屬何義若汝不說有阿梨耶識依何義說此識食復次若人眠中不夢及心悶絕入滅盡定等六識已滅又無段思觸三食何法持此身令不壞若無阿梨耶識執持此身則壞故知定應以阿梨耶識爲食

此是觸食者依前攝論解。六識所得皆屬觸食。立云男女相視情相愛染義如食也。以眼對故故言觸也。四分云男以女為食女以男為食。案祇云麨飯魚肉名為食也。復有食名眼識見色起愛念生欲著乃至鼻舌身意亦如是皆名食。復有食名釜以蓋為食臼以杵為食斛以斗為食。復有食名男子是女人食女人是男子食如上皆名為食。資云南山云四食之中此是觸食者謬也。此意說貪不欲辨食今言食家有發者從陰為名也。噉食欲味故名為食互相愛重名之為寶。一是食家者。礪云以男女情相視曰食家。若斷婬等之家即不名食家也。互受一日戒者以緣起妨事故。制令夫妻互持一日戒以無婬事可妨故開不犯。資云受八戒也。四無第四人者夫妻及比丘是三故犯。更有異人成四妨事非獨在我故也。多論以著寶衣等者立謂此解其家有寶義也。謂女著寶衣輕明照內身外現發欲故曰有寶也。准祇云俱男女亦不犯。以非食家故

屏與女坐戒四十四　尼同提若大小淨人等者。立云或年八九十老耄不知時事。七歲已下未識時事也。注云前已重明者。二不定中已廣辨屏義

四分律鈔批卷第十本

◎以上二經・卍續藏本